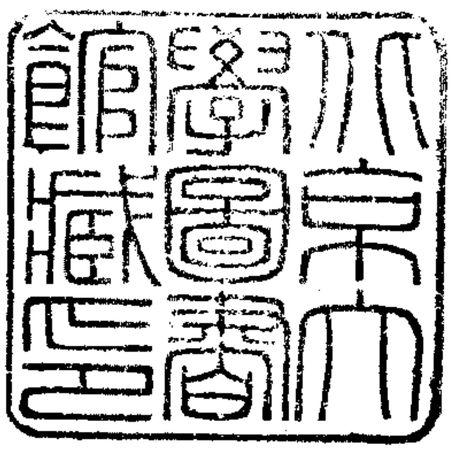
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六五・子部・小説家類

夷堅志一百八十卷（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支甲十卷支乙十卷支丁十卷支戊十卷支庚十卷支癸十卷三志己十卷三支辛十卷三志壬十卷）（乙志卷一至支癸卷十）……〔宋〕洪　邁撰……一

24130/85

夷堅乙志序

夷堅初志成十大夫或傳之今鏤板于閩于蜀于婺于臨安蓋家有其書人以予好奇尚異也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於是五年間又得卷帙多寡與前編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書合爲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盡萃於是矣夫齊諧之志怪莊周之談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逮千寶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異河東之記宣室之志稽神之錄皆不能無寓言於其間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謂子不信其往見烏有先生而問之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陽洪邁景盧叙

八年夏五月以會稽本別刻于贛去五事易二事其它亦頗有改定處淳熙七年七月又刻于建安

夷堅乙志目録

卷第一十四事
更生佛
莊君平
蟹山
變古獄
食牛夢戒
趙子顯夢
李三英詩
卷第二十二事
樹中蠆
蔣教授
張夢孫
張十妻
文三官人
吳圻夢
卷第三十四事
蛙乞命
臭鬼
仙弈
佐命功臣
俠婦人
羊寇
夢讀異書
小郗先生

陳述古女詩
浦城道
竇氏妾父
興元鍾誌
陽大明
混沌燈
卷第四十一事
夢登黑梯
許顗夢賦詩
廬州老兵
大孤龍
趙士藻
殯宮餅
卷第五十二事
司命眞君
梓潼夢
宋固殺人報
畫學生
韓蘄王誅盜
張夫人婢
王夫人齋僧
賀州道人
劉苦虛
王通直祠
張文規
掠剩相公奴
張聿夢
張績妻
樂清二士
劉子昂
張九罔人田
張女對冥事
周勉仲
樹中盜物
異僧符
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齊先生
杏氏村祖
劉乂死後文
廟神止奏章
趙七使
蒙城觀道士
卷第七十一事
畢令女
汀州山魈
寧都吏僕
布張家
天心法
孫尚書僕
卷第八十三事
虞司戶妾
李南金
袁州獄
蔡侍郎
建康伍伯
猪足符
榕樹鷺巢
魅與法鬬
西內骨灰獄
黃蓮山伽藍
杜三不孝
何丞相
虞并甫奏章

牛鬼
萬壽宮印
吹燈鬼
長人國
無縫舡
葛師夔
小郁題詩
卷第九十事
胡氏子
李孝壽
金剛不壞身
二盜自死
王敢仁
卷第十十二事
張銑醫
金馬駒
吳信叟
義烏古墓
歌漢宮春
師立三異
無頭鬼
秀州司録廳
詹林宗
虔州城樓
欄街虎
八段錦
黃士傑
劉正彥
崔婆偈
餘杭宗女
湖口龍
王先生
夢女屬對
閩清異境
松毬
卷第十一十三事
玉華侍郎
唐氏蛇
劉氏葬
涌金門白鼠
陽山龍
牛道人
天衣山
卷第十二十一事
眞州異僧
大散關老人
韓信首級
王晌惡讖
成都鑷工
龍泉張氏子
卷第十三十三事
巢先生
梁元明
永平樓
鞏固治生
米張家
金尼生鬚
遇仙樓
白獼猴
章惠仲
肇慶土偶
江東漕屬舍
秦昌時
武夷道人

劉子文
法慧燃目
盱眙道人
嚴州乞兒
海島大竹
黃龍
蔣山蛇

卷第十四十三事

筍毒
浙東憲司雷
振濟勝佛事
南禪鍾神
魚陂癩鬼
結竹村鬼
趙清憲
邢大將

卷第十五十四事

董染工
九華天仙
蚌中觀音
牛觸倡
食牛詩
嵩山三異
慶老詩

劉蓑衣
常州解元
王俊明
洪粹中
全師穢跡
新淦驛中詞
大名倉鬼
臨川巫

上猶道人
趙善廣
馬妾寃
京師酒肆
大孤山龍
程師回

卷第十六十五事

劉姑女
海中紅旗
董穎霜傑集
朱希真夢
金鄉大風
鬼入磨齊
趙令族
姚氏妾

卷第十七十五事

翟楫得子
王訢託生
諸般染鋪
宣城寃夢
何衝水鬬
桂真官
皇甫自牧
徐偲病忘

卷第十六十五事

劉供奉犬
鄒平驛鬼
韓府鬼
張撫幹
何村公案
雲溪王氏婦
三山尾閭

卷第十七十五事

張八叔
閻皂大鬼

宣州孟郎中
女鬼惑仇鐸
鬼化火光
林酒仙
沈十九
錢瑞反鼈
卷第十八十三事
張淡道人
天寧行者
呂少霞
超化寺
趙小哥
魏陳二夢
青童神君
卷第十九十三事
賈誠之
光禄寺
楊戩二怪
馴鳩
張成憲
滄浪亭
蒸山羅漢
十八婆
太學白金
趙不他
龔濤前身
嘉陵江邊寺
休寧獵戶
張山人詩
盧山僧鬼
望仙巖
沈傳見冥吏
韓氏放鬼
卷第二十十二事
童銀匠
祖寺丞
龍世清夢
神霄宮商人
潞府鬼
蜀州女子
二相公廟
馬望兒
療蛇毒藥
馬識遠
秦奴花精
吳祖壽
天寶石移
夢得二兎
徐三爲冥卒
城隍門客
王祖德
飲食忌

夷堅乙志卷第一十三事

更生佛

仙井監蘭池鄉民鮮逑因病誤服藥病旦亟恍忽不知人見三黃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二白衣者啸於梁上逑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賈藥未還願廷須吏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歸三人從以入逑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一曰蜍充一曰稅中定行久之入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矣問逑來故逑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事也曹賀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邪曰虞太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為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王者旒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皆釋云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逑平生修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游冗屋山瞻辟支佛瑞色甚勝及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録所言持以上王書其後曰放還逑拜於庭回數步聞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為我報家人今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室宇赫然逑又拜而出至大樓闕下望題榜緑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即蘇妻子正哭泣具櫬將斂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云虞名祺字齊年平生不讀佛書嘗為夔漕漕方軍興時諸道以聚斂為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最後在潼川當紹興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睨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子允文旁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不可容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逑事傳然後虞成佛之證益顯更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新寧丞陳瑞作記

臭鬼

開封人張儼說政和末年清明日太學士人某與同舍生出郊縱飲還緣汴堤而上見白衣人在後相去十數步堂堂一丈夫也但臭穢逆鼻初猶意其偶相值已而接踵入學問同舍皆莫見殊怪之逮反室則立左右扣之不答叱之則

隱倏忽復見追隨不少置臭日倍前士人不勝其懼或教之曰恐君福淺或為寇所劫盍還家養親無以功名為念脫可免乃如之甫出京其人日以遠遂不見士人家居累年不能無壹鬱二親復督使修業心志前怪矣遂如京師參吉踰月因送客至舊飲酒處復遇其人厲聲曰此度見汝不捨矣相隨如初而臭益甚士人登時恍忽遂臥病旬日卒

莊君平

李伯紀丞相少弟季言綸云福州有道人無他技獨傳相神仙之術同曰有道之士所以異於人者眼碧色也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臉紅潤瞳子深碧竊迹其所往正在一客邸中明日徃就之執弟子禮甚謹同室而居凡歲餘邈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為捧溺器以進叟訝其煖答曰懼冷氣傷先生眞諸被中爾叟大感異之曰吾不知子之有心如此其可不以實告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見有如子者探囊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脩身度世之說季言頗能誦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與功名不直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三句而已道人留閩久之亦不見

仙弈

南劒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十六樵于山見二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啄楊梅墮一顆于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俛取以食遽失二人所在林歸即辟穀不食不知其所終

蟹山

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日市數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媪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媪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又我立其上羣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

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
于里域神頃之媪至設位所曰痛豈復可忍爲
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羣蟹令持以受生
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日鏤神章板每夕焚
百紙終喪乃罷（徐搏說）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鄰士甚貧以教授爲
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
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
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
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
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既覺未敢遽
往昨夕復夢頗見譙責某謝曰自少孤苦不省
先壠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
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爲守
者瘞于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
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
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
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爲證曰
不知所在矣命鍬鍤斸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
得之守者驚懼慙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
右吞并者今當訟于開封乞正之希亮大異其
事爲賛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
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
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
相首乞甄録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王嘉）

變古獄（史志一　人姓名　說志士）

大觀初司勳郎官郭權死而復生言徧至陰府
多見近世貴人其間一獄因繫甚衆問之曰此
新所立變古獄也（陳方石說）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
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
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
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

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
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
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
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闊
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閉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
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
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
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喜
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

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
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連留飲至夜妾
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
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首死董業已漏泄又疑
兩人欲圖己大悔懼及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
笑曰以女弟託賈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
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
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
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

泣一聽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
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
納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
國凡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却則
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
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
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
慮鄰里覺即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
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遂南行略無資糧

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
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
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
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
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
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
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
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縫綻處黃色隱然拆
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既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

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叙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范至能說

食牛夢戒

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緋袍人据桉治囚又有緋緑者數十人以客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捽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坐客皆起爲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頃愈至今恪守此禁時時爲人言之紹興三十年周監鹽官倉

羊寃

吳道夫說其妻族弟爲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去釀金買諸旁郡字養

趙公稱字子顯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爲贛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它館日餽食之每

約飭使勿爲過嘗晝寢夢故居門庭毛血狼籍命掃除之隨即如故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矣矍然而寤護戎以邏事入白曰宗室某子自泉州來以舊識使君屠數牛爲市考其數與夢合子顯悟神告逮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遂嚴其禁趙不廣說

夢讀異書

沈濬字道元錢塘人爲人清修不妄語居湖州仙潭村郡中親表間嘗以姻事邀致入城宴飲

稠疊連日不得歸意頗厭倦夢謁友人陸維之見堆桉有書數十種主人方束帶沈信手披一編其間章之多寡大抵類眞誥擇一章最簡者讀之其詞云人喜食桃李桃李不可多食食蟹大可笑凡食蟹必以純陽得道殺陰也如不得已能食車中之鼠溷厠之蜣蜋乃可讀未盡數句維之顧曰文頗怪子宜畢之俱一笑乃覺欲尋其致夢之由而不可得久之始悟半歲前有婺女僧懷政來同寓慧通寺政作東坡玉糝羹約沈陸共之陸至則羹盡矣因戲政曰恰似河來見舟中婦人作洗手蟹偶得一詩持贈子云紫騣霜蟹殼如紙蒲萄作肉琥珀髓主人擅腕斫兩螯點醋搴橙薦新醴癖禪受生無此味一箸菜根飽欲死喚渠試與赭釜底換取舌頭別參起坐皆傳翫擊節沈默有感徐曰詩則美矣其如語大工何維之驚謝沈自是不食蟹稍證夢中大可笑之說又二年因餌蒼术禁食桃李方盡省一章語云

沈自有文記此

李三英詩

舊傳鄭獬牓進士周師厚者策名居五甲末纔壓一人曰陳傳師厚戲爲語曰舉首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傳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十朋魁多士同郡吳己正爲殿李三英以特奏名得出身列於吳下吳效前語曰舉頭不敢攀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其歇後體殆若天成云

小郗先生

李次仲季與小郗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見丐

者踹踖行前滿股瘡穢李謂郁曰此人惡疾如此願先生救之郁曰不難也正恐怪奇驚衆耳李固請乃索紙一幅吐津塗其上稠如膠餳持以與丐者令貼于股移時問之曰覺熱否曰始時甚痛已而極痒今正熱不可忍郁揭紙命李視之新肉已滿瘢痕悉平市人爭來聚觀郁於衆中逸去李急追訪之不及矣 湯與立說

夷堅乙志卷第二　十二事

樹中甕

毗陵胡氏家欲廣堂屋以中庭朴樹爲礙伐去之剖其中得陶甕甚可受三斗米而皮節宛然即日山贓見怪有行者善誦龍樹呪召使治之命童子觀焉見人物皆長數寸爲龍樹所逐入婦人榻上遂憑以語乃結壇考擊逐去蓋擾擾半年乃定

宜興民

宜興民素以滑稽著有山鬼入其室自天窻垂一足徹地黑毛毯毯民戲謂之曰若果神通更下一足鬼不能荅少頃收足去自是不復至 蔣相丞說

蔣教授

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絶悲至則一叟挾雙鬟女子攔道哭蔣悽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挈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

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囑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捨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緩此計何如即舉餘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顧亡益也蔣曰叟果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爲姬妾勿憂也叟謝曰諾約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拭淚而別蔣下車載女自策杖踵其後將至家寘女外館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人今安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間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常常女子至是顏色日豔嫣然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叟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託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櫛鬢女把櫛揮涕不止問之不荅咄曰憶汝父邪欲去耶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令數且盡願急作書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爲不祥語女曰事亟矣過頃刻便不可爲吾言不敢妄顧廷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收櫛秉筆強蔣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蔣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縉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拊掌而滅蔣隨即仆地死耳鼻口眼皆血流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人皆謂蔣爲義不終至此或說蔣初赴縉雲人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到官數日行圃後隙地得巨井礲石覆之意怪處其下命發視見大白蚓長丈餘麤若柱引錐刺其首蚓即失去及信州之死疑是物云唐信道蔣子禮說

陳氏女

無錫人陳彥亨居南禪寺側妻邊氏有身夢妾子紅衣素裳掬水廷下仰視曰妾崑山縣陳提

舉女也來南禪赴水陸會若功德圓就當生夫人家爲男子如其不然亦可爲女也邊氏視此女甚美謝曰爲兒女非所敢望幸來相過肯啜茶足矣女笑而去既寤以告彦享使詢之果有陳彦武提舉者自崑山來爲十八歲亡女設水陸明日邊生一子

張夢孫

毗陵張汝楫維濟紹興十三年知明州奉化縣其子婦李氏孕及期維濟夢故人陳郁文卿來曰相別十六年矣今欲與君爲孫何如維濟喜明日語僧曰智曰文卿佳士也吾必得賢孫可賀我已而李氏乃得女遂名之曰夢孫及數歲戲祖旁偶見文卿生時書則捧視曰我所書也文卿無錫人與維濟皆沈元用牓進士爲楊州司理參軍建炎中虜犯淮甸死官下

人化犬

姑蘇瞿秀才家乳婢王氏平生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歲時贅生於戌日以痛楚用膏藥傳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　兩手於地匍匐移足乃可動伺犬遠就槽輒隨之食夜與共寢蹄半歲乃死又節級徐忠因病亦生一尾謂妻子曰我坐拋飲食之過夢入城隍廟令詣曹供狀自今勿得食人食惟舐糠　一旦和糠來既至蹲踞而食與犬亡少異其家爲作浮屠供悔謝旬日而死時紹興三十年五月也

張十妻

吳江縣民張十妻嗜殺生又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紹興二十九年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齧骨及髓宛轉呻痛聲達鄰里久之每遺糞必自取食并食薦席皆盡期年乃死

承天寺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紹興五年登科調信州司戶既赴官夢往它郡游僧舍牓曰承天寺室宇甚壯了無僧居獨老頭陀出應客曰此寺乃本師所建既成以緣事未了捨之游方踰期不還

衆僧亦悉委去惟某僅存老病無力不得供掃
洒事也去幾何時曰二十七年何時當來曰今
歲歸矣愷時春秋二十七既罷以為不祥會是
年秋試考校南康軍至中塗日薄晚投宿民家
不肯容指支徑小曲曰是間佛刹頗潔士大夫
來者多就館盖過之行數十步果得野寺視其
額則承天也入門寂然廊廡殿宇凝塵如積徘
徊良久但一人出相與問荅全如夢中所言愷
戲登禪牀作長老說法以為夢證已應無他矣

既而導至上方啓戶拂榻凡室中之藏器玩木
戒皆歷歷可識始大惡之不能留強宿於旁舍
明晨去之自爾以來精爽常攣攣既入試闈晝
減食夜忘睡與同院交際無復笑語訝而問之
始告之故曰吾恐死安得有樂趣同院更出言
諭解莫能得畢事即還抵樂平驛有道士上謁
曰吾欲見戶曹君小史入白愷拒弗見道士直
入睨愷曰急治行後三日猶可與家人訣緩則
無及矣不揖而出愷愈懼走信告其家遂奄奄

感疾越三日至德興急招邑令相見曰愷且死
不暇與君語路逢狂道士言當命盡今日設如
其言以身後事累公令曰安有此君當勞苦成
疾吾歸取酒飲君同宿於是勿懼也今甫上車
庵中人迎與語僧不荅以袂蒙面徑造南夫書
室就視無人焉純夫失聲泣而德興奉愷喪至
以卧轎輿歸首戴暖帽則所見僧蓋愷也程之泰說俞文

文三官人

王菲朝議東州人建炎初避地吳興寓居空相
寺其姪文老薄暮行寺外見人衣青道服乘馬
而過甚類其所親文三兄者隨而呼之回顧曰
昨夕抵此檥舟白蘋亭下適有故須亟出城明
當奉謁不然君幸過我遂馳出青塘門文老與
之別數年矣詰旦訪得其舟呼其僕曰欲見三
官人僕曰死逾月矣文老曰昨乘馬過吾門與
我語安得有是具道所見僕驚報家人皆大哭

而出其妻泣曰夫死時羈困方甚不能具冠帶故以便服斂君所見皆是也文老歸念青塘門外有慈感寺徑詣之問夜來何客至此僧曰無重客但施主設水陸耳方悟來赴冥集云徐淳立說

莫小孺人

紹興十五年許子中叔容自丹陽還烏墩舟至奔牛與前廣州鄭通判柩同泊堰下日且暮一紫衣吏自稱林提轄求見曰某鄭氏之隸也主君嬖妾莫氏本烏墩莫知錄庶女嫡母不容方在孕時逐其母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為人妾致其極欲敢諸境內僧舍中家貲絶豐莫氏悉有之將從此歸其父聞君居烏墩幸為達一書使來相迎許曰諾行數十里明日復會林曰莫氏顧一見君祈為先致囊囊許恐有他嫌拒弗受頃之又至曰書不暇作但致此意於知録君足矣許至家他日詣知録君告其事驚吳

有也居數月許與中表高公儒遇語及之高驚曰吾幾墮其計中乃話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值林生其詞略同末云莫氏欲歸其父自念平生不相聞且失身於人必不見禮欲嫁為人婦士大夫有所不可而閭閻市井又非厥偶思欲復入大家為姬侍其人顏色絶美隨身貲財可直數千萬使君頗有意乎高入謀諸妻妻慕其貨許納焉林曰欲先見之否高喜留飲酒出立舷外以俟少時婦人青衣紅裳步堤上令童子以小青蓋障面霽支綽約容止閑暇為之心醉林笑曰頗當君意否然此良家子難立券君當稍致幣帛如聘禮乃可即以綵一束授之及暮而來曰約定矣今悉舉橐中物置君舟明日相見於某寺然後成禮語未訖負十餘簏來皆金珠犀象沉麝之屬及期林導高入寺至一室戶外望簾間數女子笑語紅裳者在焉顧見外人皆反走林曰君少止吾當先告語之入半日許悄無復命堂下誦經僧訝高久立來問故具以

所見言僧曰山寺冷落安得有此高猶以爲妄
厲聲咄之老僧自室中出歎曰必此怪也比頻
有所覩引入視則藏院後列殯宮十餘所皆出
木牌書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寂後曰提轄林
承信方震駭走出僕人奔報舟且没繼一僕云
舟幸無恙而所寄之物皆非矣遽視之犀象香
藥盡白黑紙錢灰所謂金珠器皿蓋髑髏獸骨
馬牛糞也二人所遇如此高僅得脫耳太學生錢之望說未詳於詳也

乙志十

吳圻夢

吳圻元翰政和中以太學録習樂恩得上舍及第爲鎮江府教授代李伯紀已入官舍伯紀館書室未去圻夢一鬼紫袍金帶拜廷下曰後十五年當爲樞密使寤而甚喜由此益自負意執政可指期得既而仕官殊不進靖康元年至定州鹿令以死伯紀乃以是年知樞密院圻之侄德說

趙士珙

徐擇之丞相居睢陽與南外宗正仲爺善洎帥

原缺

尊公名爲何曰已忘不能言仲葩字爲何沉吟移
具權而其父乃字茂實敦義止悔與鬼語乘其
誤叱之曰爾乃下鬼憑附非具趙撫幹也豈有
爲人子而不知父字者乎命速輿出吏拊式歎
曰招我來不見禮而相逐無故人意如此令我
羞見他人既還家敦義意殊未快復折簡詢其
死後在何地有何人拘録何以能來此世間所
傳禍福報應事果何如何以吏曰所問事多容我
爲報索紙方欲下筆忽號呼數聲大書曰奉差
我捉去見天齊仁聖帝蹶然仆地凡三日吏乃
魅荒盖鬼留者幾半月其去也人　戟門神所劾
或恐泄陰間事故云敦義自是不再歲亦亡三
徐同一紙書而敦濟敦立獨不爲所記録豈非
壽禄未艾黠鬼不能窺邪士珙死時才三十七

敦立說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四事

蛙乞命

浙西兵馬都監康濟居臨安寶連山夏夜旦睡
爲蛙聲所聒命小童捕之濟孰寐夢十三人乞
命濟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
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必爲驚寤告其妻
妻曰得非群蛙乎呼童詰之已實一釿中驗其
數正十三枚也即釋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張才甫說

舟人王貴

紹興三十一年北方遣使者高景山王全來賀
天申節詔中貴人黃述持扇帕迎賜之例用兩
浙漕司舟舟師王貴者病死於楚州洪澤有二
子其妻泣告述曰夫死舟當還官則一家數口
且濱溝壑儻得長子繼役乃可續食矣願丐一
言於漕使述許之還至鎮江與漕遇伸其請即
日刺爲兵以代貴述至丹陽晚泊貴棹小舟
望而拜曰舉家荷公恩惠無以論報呼之使前
謝曰人鬼路殊不敢登公舟也始省其死呼左

右至已無所見

陳述古女詩

陳述古諸女多能詩艾其一嫁婿曰李生爲晉寧軍判官部使者知其妻於詩最工以所藏小屏從之求題品婦自作黃鸝直小楷細書兩絶句其一曰夏淡蘆歌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偏舟阻向江鄉去却喜相逢一枕中其二曰曲屏誰畫小瀟湘鴈落秋風夢半黃雲澹雨踈孤嶼遠舍令清夢到高唐兩篇清紀灑落如是

不必眞見畫也

韓蘄王誅盜

韓蘄王宣撫淮東獲凶盜數十輩引至金山陳刀劒于廷下以次斬之皆股戰就誅獨一盜躍而出揖指一刀最大者曰願從相公乞此刀唼韓笑曰甚好時有中使來宣旨者在坐爲言此人臨死不怯似亦可用韓曰彼用計欲脫耳竟殺之

浦城道店蠅

浦城永豐境上村民作旅店有嚴州客人齎絲絹一擔來僦房安泊留數日主婦性淫蕩挑與姦通既而告其夫云此客所將貨物不少而卑獨出路可圖也夫郎醉以酒中夜持刀斫之客大叫救人聲徹于鄰彼處居者甚少僅有一鄰叟奔而至婦走立于門以右手遮拒使勿入左手持客絲一把與之叟喜而去客遂死夫婦共舁戶埋於百步外山崦裹倉卒荒怖攻土殊淺主人自意無由泄露經數月客之子訝父久役

不返向時固相隨作商凡次舍道塗悉所諳熟於是逐程體訪到此店跡絶因駐物色正晝悶坐一蠅頗大飛著于臂揮之復來至于五六子念父心切極疑焉祝之曰豈非神明使爾有所告乎但引我行遠飛起此子從其後蠅營營如語徑飛至客寢處群蠅無數子伸首探之尸儼然存走報里伍捕凶人赴縣鄰叟之過亦彰遂爲明證店夫婦並伏誅叟坐杖脊官毀凶室爲墟鄭景實自莆田往臨安道出其地正見屋廬

皆蕩折遺趾一空時淳熙十一二年間也客寓得蠅而仲始與新昌鹿麑相類蓋得鬼而詛云

張夫人婢

張嵇仲叔夜樞密之夫人宗室克敬女也有小婢常侍左右每出必從在海州時因侍夫人夜如厠將還呼之不應至于再三他妾聞之亟往視乃俱歸將答責此婢而是日以疾卧元未嘗出始知先携燈者鬼物耳夫人不淹旬遂病踰月而卒張才父說

乙志三

竇氏妾父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闊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於地若有物憑依乃言曰某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碎千賊羈蔥無所歸欲就此女而食而神不許守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憐我今日始得入竇氏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亟去許諾妾即蘇竇氏如所約陰與之戒勿令妾知又再歲其父

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前事蓋黠鬼所爲以竊食云

王夫人齋僧

宗室瓊王仲儡之子士周娶王晉卿都尉孫女少年時墮胎死死二十有二年當紹興丁丑士周以復州防禦使奉朝請居臨安糯米倉巷歲五月十二日天未曉妾楊氏夢人促使起曰天竺和尚且至既明上竺僧中左來謁曰被命飯僧敢請其意出池紙貼子一其辭云奉太尉台

乙志三　五

旨十五日就本院齋僧一堂承受使臣陳興押士周愕曰初未嘗有此意而使令中亦無陳興者中左慙而退出門遇中竺僧慶敷靈隱僧了心皆言以齋意來白遂俱入復謁士周方拒其說未了聞室中喧呼入視之乃其子不寧之婢來喜者爲物所憑作王氏語謂士周曰無詰三僧爲此事者乃我也我以平生洗頭洗足分外用水及費纏帛履襪之罪陰府積穢水五大甕令日飲之乳母亦代我飲纔盡三斗又逐去不

使代我我不堪其苦欲求佛功德以自救無由
可得聞瓊王主龍瑞宮從者數百輩平生姬侍
如萬恭人王恭人夏基童輩皆在左右獨我以
身污穢不得前近從它人假大衣特舉方得入
拜庭下王憫我窮以陳保義借我故使散齋貼
於三寺我自爾請米錢三十千時為夫婦今月
俸十倍忍不救我又喚一乳媪曰汝嘗見我何
不言媪曰前日實見我夫人立太尉牀前恐太尉
懼不敢說又責家人以其女嫁胡氏資送太薄

至於典衣而不能贖又囑使嫁孀妹已而大慟
且勸家人力為善勿殺生其言切至聞者皆悲
泣士周許為齋三寺僧且於仙林寺設水陸王
氏頗喜戲曰為我典錢作功德無誦言於後也
三僧言陳興者貌甚黑衣四褁皂衫持舊青蓋
人與之語輒退避飲茶設食但舉而嗅之初疑
其飽與錢二百苦辭其半又從監寺僧取知委
狀而去且告以士周所居云如得錢分從者時
無須留待我我今往平江矣士周即以錢授三

原缺

寺後兩夕來喜者復夢王氏云我今坐蓮花盆中去不來矣龍瑞官在會稽山下瓊王疑為其神云張掄才父王脩也嘗見昕書齋貼

楊大明

南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雞為狸捕去藏之石穴次夕大雷震石粉碎狸死焉人以為孝感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入無礙俄取按間小黑石拊摩之噓呵良久則成紫金矣又變藥末為圓劑以授大明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復探瓢取道服

乙志三　九

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椽間曰陽君真確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送巡檄頒石遺子為饋享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既而墨色粲發字體飛動皆疑其人仙者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胥以事聞于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匹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其事具起居注

劉若虛

錢塘人劉實字若虛老於場屋紹興五年赴省試寓北山僧舍其僕王高者服勤累年矣夜扣戶呼曰適夢明日牓出樊光遠爲第一人劉若虛次之夢中了然主公必高選劉亦喜如期揭牓樊冠多士而劉被黜識者審其夢云若虛劉字也牓不言劉實而言劉若虛無名之兆耳後七年始以特奏名試大廷又入五等爲助教納勑不拜會

顯仁皇后北歸劉與同科沈亮功皆獻頌有旨許出官一任調主吉州太和簿族人有精五行者謂劉無食祿相踰年官期至縣遣手力一人來迎劉書生也已大喜滿望置酒呼族人賀之曰平生言我不作官今迸卒至矣族人但引咎悔謝酒罷還家復布筭推測竟告人曰昔虛荀得祿吾不復談命竟以登塗前一日死

混沌燈

會稽陸農師左丞少子寶居無錫縣招老儒陳先生誨諸子幼子甫六歲敏慧夙成纔入學即白先生乞爲對偶以兩字三字命之笑曰不足爲也益至五字乃可試書曰鷺宿沙頭月應聲曰鶖翻樹杪風又令對濃霜鷹陣寒荅曰殘月雞聲曉每出語輒驚人而不置思父母皆喜謂兒長大當可繼左丞明年正月八日令其僕買大竹作燈毬漫以黑紙挂于几按之側人問何物曰此名渾沌燈明日究其一竅如是凡七日至十五日而七竅成兒是夕亦卒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異哉

王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丞簿尉至録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爲其近怪故以屬公

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蒼黃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絶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為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密斃之於獄邑中今為立廟曰王通直祠云王嘉說

夷堅乙志卷第三

夢登黑梯

俞舜凱徽州人紹興十八年赴省試夢紅黑二梯倚簷間有使登紅梯者俞顧梯級甚峻辭以足弱不能躡遂登黑梯造其顛而寤是歲中特奏名一人楚贊說亦徽人

張文規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冉調英州司理參軍眞陽縣民張五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未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瘦死獄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歸蓄禺區血死文規雪寃獄活十人當

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為劾奏
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
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
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徵作
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舡上
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牀聞一人
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
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
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不得

已與俱往頃刻間至英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
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
俟取公案須吏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
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為追我方悟已死矣
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戟列衛甚整同行
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
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
一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
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
之其人怒曰何為難伏事須臾前行迫者先入門
出引衆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
不敢仰視潛習殿上為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
行者使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
果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
卿至結王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
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收 敢問其說王
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進賞格當改合入
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

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二薦章既赴部而
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聞知之
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
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
見文書自簾出 衛者引吾至所司遥見吳
邈荷校於簾 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
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
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
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

吾佯爲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其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是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鍾　有之乎京師人戲語肖濮州鍾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令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讒諂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冥和尚也凡人冤鬼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

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爲白知州許朝散亡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爲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蓋

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恍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舡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膀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爲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爲不勝

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
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
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為火所毀
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至大觀二年年七十
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
紋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
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
問以為失出僞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

乙志四　六　黃仲

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政和四年乃辛年八
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
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
尾為一紀又自夢發歲至終午為半紀云（臨川人吳可嘗作傳文規之孫平傳之）

許顗彥周

許顗字彥周拱州襄邑人宣和己亥訪所親鄭
和叔於城北因宿焉夢行大路中寒沙沒足其
旁皆丘壠荊棘有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
中無沙易行顗往從之足弱不能登婦人援其
手以上月正明無樹木彌望皆野田麥芃芃然
婦人引顗藉草

處有矮博臺臺上

有紙筆顗題曰閑花亂草春春有邊鴻社燕年
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跡稀拍筆
臺上有聲驚覺歷歷在目疑其巔墟墓間事不
祥也是歲大病幾死

掠剩相公奴

沈傳曜侍郎昭遠紹興戊辰自江西移帥湖南

乙志四　七　黃仲

過袁州逆旅人令蒼頭趨走於前年十三四矣
容止安詳殊無村野小兒態喜而問之答曰嘗
在一宮人家為小童數年近方辭歸傳曜曰肯
從我乎曰幸甚且請歸白父母少選復至遂隨
以西出入房闥間極謹飭凡所使令皆能知人
意舉家愛之至潭半歲忽求去傳曜曰汝方習
熟於此姑留可也曰奴自有所職但當事侍郎
許時期至當去耳傳曜怪其語問所職為何對
曰見為掠剩相公奴所掌者人間鞋履也人所

着鞋更新換舊皆有簿曆書之唯謹如侍郎平日所服用皆記録無遺因取袖間曆并以舊屨數十緉出示再拜而去傳曜始驚異知其非人後數日而傳曜卒 張栻欽甫説

盧州老兵

呂安老尚書祉既以淮西事不幸死盧州人或云見之至今虚正廳不居紹興二十六年吴達爲守當春時家人思欲出郊城外有道觀相承爲踏青宴飲之地達宿戒騶從遲明即出方五鼓直宿老兵起望廳上已有燈燭即屏間窺覘乃安老據梭治事吏校列侍其旁典謁者持賓客牌白曰某官某官過廳安老起迎數客肅揖就坐賓主之禮與常日郡守見僚屬不殊客退安老回顧見老兵令呼出曰見我不致敬敢竊窺邪敕五伯杖之二十老兵拜謝起了無所覩旦視其創乃眞受杖也療之數月乃愈

張津字子問紹興戊辰自常州録事參軍歲滿赴吏部磨勘同鋪有張聿從政者建康人罷水清泚舟至中流屹不動如有物維之者舟人没水周視無所遇忽於柁上見小兒可長五寸形體皆具垂兩股夾柁而坐柁爲之泉亢仰視見人不變色遽以告郭郭命衣冠焚香瀝酒請

大孤龍

郭三益樞密赴長沙過大孤山下天晴無風江

之有頃化爲長蛇昂首入水中舟即能去

張績妻

張績彥偉鄱陽人妻王氏孕十有二月未産而績死王氏哭泣數日間胎失去了無所知覺廣說

趙士藻

趙士藻紹興中權廣州東南道稅官既罷興同官劉令孫尉共買舟泛海如臨安士藻挈妻子已下凡六人俱初抵廣利王廟下舟人言法當具牲酒奠謁藻欲往而令尉者持不可是夕藻

十 志四 劉孟

夢與二人入廟中王震怒責之曰汝曹爲士大夫當知去就大凡過一郡一邑猶有地主之敬今欲航巨海沒而傲我不謁豈禮也哉藻言初心願展謁之意王捨之顧左右執二人斬首少焉吏以銀柈盛二猪頭至前血淋滿屬地藻驚悟視令尉則亦起坐意甚恐怖告以夢協而二人皆坐於亥云明日三人同詣廟拜謁謝罪藻獨禱於神問去留之計孟珓曰吉乃歸舟至夜令尉同捐寢有蛇如箸大徑其腹以過自三更

幾達明乃絕且而視其下一物蜿蜒蟠繞如數百丈索留半日乃不見皆大駭然業已辦行不暇止是晚海中火光如電掣舟人大懼急入一

十一 俞文

濡浦中巨浪隨至須臾舟已溺藻立近舷外虞候挾之登脚舡取佩刀斷纜僅得至岸入一寺中謂僧曰它物無所惜獨告身及妻妾淪沒爲可痛耳有行者健甚自云能入水不濡即許厚賞遣之時舟雖沉望桅檣猶可認行者移兩時方出已癡不知人久乃能言曰值大黑龍不見

乙志四 十二

首尾其身充滿於舡中無隙可入震悸而出幾爲所吞藻臨水號慟明日浪止於溺處得告勅囊及雹陵香一席遂復還郡中初藻客游得攝事以竊賄成家始娶婦買妾及是儼然孤窮與初不異乃貨所餘香陸行歸浙

樂清二士

温州樂清縣分兩部號邑西邑東賈如愚秀才居邑東赴鄉舉夢解榜揭樓上曰陳七賈不能曉以告鄉人謝權甫謝曰君必中選邑東陳字

也而君行第七其爲陳七昭昭矣明日報至果然王龜齡紹興丙寅歲同其弟補試太學寓湖上九曲寺得失之心頗切忽夢揭牓有王二者兄當爲第二覺以爲其弟且中選弟曰王二者兄當爲第二人耳既而亦然又甲戌年赴省試寂無夢兆嘗獨行窻下見故紙堆積默禱求識乃信手揭之得敗紙半幅如占五行者字皆滅矣唯丁丑二字可辨是年不利至丁丑歲遂甩天下云龜齡說

殯宮餅

乙志四

靖康元年春京師受圍監察御史姚舜明之子家欲歸越出南薰門買舟已得舟欲復入城適有旨不許諸門納入者家無可柰何率所善士人兩輩陸馳而東循汴數日晚至道側小寺僧盡不在僧房多殯宮王子者不可前姑留宿令僕買酒於村店并得猪肉以來寺庖久不爨什器皆闕雖有肉不能饌一士笑曰吾自有計取肉實一棺上縷切之以爲羹讀棺前楊識知其爲婦人士戲之曰中夜寂寞不妨過我三子既

醉寢過夜半此士蹶起嘔吐狼籍意緒昏昏旦視之所嘔皆餅餌而昨夕未嘗食也云昨方熟有好婦人來相與飲以餅啖我遂住殯前物色之蓋死者家陳餅以供滿楪皆片裂矣

夷堅乙志卷第四

司命眞君

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丙部銀綱往行在欲覲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于表弟韓知剛岳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牀前呼曰司命眞君相召嗣索所逮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即起着紫窄衫繫帶而出曰視一身卧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中至此爲之柰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曜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亭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眞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内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甕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眞官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即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命眞官之殿如儀以謁即引上視眞官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嗣欲言之或云張讀聖行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二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皇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攷校之列眞官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王不二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　若能辭榮納　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眞官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宰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曰元路行經一殿

門聞人聲嘈雜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真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為重罪曰不孝為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花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官負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負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一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真官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花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即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為甘露嗣艴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穰之術公到家曰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今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靜坐冥心呪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修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

平日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荅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岐徑歸即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綢劄子遲明詣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洎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為人道其始末如此但自作記人謂嗣必享上壽福未艾也然是後七年而卒

劉子昂

紹興三十二年劉子昂為和州守方淮上亂定獨身之官他日見好婦人出入郡舍意惑之招與合歷數月久因詣天慶觀朝謁有老道士請間曰使君不挈家而神色枯顇黧黑殆有妖氣如何劉初諱不荅再三言之乃以實妾對道士曰非人也將不可治今以二符相與逮夜宜懸於戶外渠當不敢入劉以符歸夜未半婦人至怒罵曰相待如夫婦何物道士乃爾吾去即去

憶我劉不能割愛亟起取符壞之終不悟
生人何以畏符復綢繆如初又數日道士入
府問訊望見劉驚惋曰弗活矣柰何柰何然當
令使君見之命取水數十檐覆于堂其一隅方
五六尺許水至即乾掘之但巨屍偃然于地略
無棺衾之屬僵而不損劉審視蓋所偶婦人也
大惡之不旬日而殂

王嘉叟說得之於韓進之于李明

梓潼夢

梓潼神夢之靈前志已載矣成都人羅彥國累
試不第既四舉齋戒乞夢夢蔡魯公謂曰已奏
除公樞密直學士矣次年省試又下乃以累舉
恩得密州文學靡浦人邵允踽紹興七年被鄉
薦亦乞夢于神夢神告曰已與鄉安排甲門高
第矣及類試果為第一乃刻石紀于廟西廡後
罷眉州幕官赴調臨安舟行至閘口鎮病死始
驗甲門之語蓋閘字也

張九圂人田

張九圂人田宅未幾其人欲加
廣都人張九典同姓人田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

其口曰說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湮在此湮
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爲泰山府
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
直符走吏意其爲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
趙哲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幞
取紙　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
有影如人戴幞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
頭着褐布袍具筆札令女爲狀且曰當追長子
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
以其不慧故免蓋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
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始病時有持符來牀
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
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
矣廡下各列門户或牓云鑊湯地獄或牓云剉
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
碓地獄其室甚多皆高鐍不見人遥見故姻家
寺後墻門欲出一人長丈許推之入責追者曰
張侍郎小娘子爾何人而得呼之追者不答則
身已在墻外有甚檐甚飾使登馬兩人肩舁約
行數百里又度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
煥上施大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
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
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
父爲衆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荅
云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

畫學生

成都郫縣人王道亨七歲知丹青用筆命意已有過人處政和中肇置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道亨首入試試唐人詩兩句爲題曰胡

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餘人犬率淺
下獨道士作蘇屬國牧羊北海上被氈杖節而
卧雙蝶飛舞其上沙漠風雪羈棲愁苦之容種
種相稱別畫林木扶踈上有子規月正當午木
影在地亭榭樓觀皆隱隱可辨曲盡一聯之景
逐中甦選明日進呈

徽宗奇之握為畫學録又學中嘗以六月杖藜
來石路午陰多處聽瀑湲為題餘人皆畫高木
臨清谿一客對水坐有一工獨為長林絶壑亂

石磴道一人於樹陰深處傾耳以聽而水在山
下目未嘗覩也雅得聽瀑湲之意亦占優列

周勉仲

周勉仲自強為蘄州司法時以驛舍為官廨晚
步中門外往來微倦顧廳側有板倚使人取之
欲坐及其處則了無一物宅後枕郡治之萬芝
堂堂有池白晝見人蓬首對水坐叱之使起其
人矍然立背如負大甕者躍入池中有聲紈然
識者以為龜鼈之精云又嘗往廬山與歸宗長

老坐小室見一人往來窻下著烏巾其身僅與
窻等訝其太短出視之無所見 勉仔說

樹中盜物

王深之湛家臨川每失去盆栞餅合及衣服之
屬輒譴責僕婢然不復可得一夕暴風起屋東
大皁莢樹吹折斷處中空凡王氏積年所失物
皆貯其內半壤矣其樹今猶在云 郭汜絜已說

扈司戶妻

洪州分寧王氏壻扈司戶自京師買一妾甚美

携歸寘于妻家妻母謂人曰扈郎妾信美然語
音僅能出口十句只可辨一二面目極峭冷與
人寡合而足絶小可藏於袴中類非人間女子
久留不去非扈氏福也扈生聞之疑其妻不能
容故毋言如此未忍決絶妾來時以白犬自隨
行止飲食不暫捨遠夜則寢牀下經一歲妾入
佛堂瞻禮急大呼乞救人往視之則為犬契齒斷
一臂卧血中死矣犬亦繼死 李紹祖說

異僧符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謂津吏曰以頃見黃衫五人荷籠而至者切勿使渡渡則有奇禍至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籔　乙以授吏曰必不可拒當以此示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也然私怪之至午果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各負兩籠籠直前登舟吏不許皆怒罵殆欲相歐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轉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訝發之中有小棺五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家圖祀之是歲江浙多疫唯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乃瘟部鬼也予過江州及儀州見土人言各不同竟未知孰是　余禮說

乙志五　十一

李南金

樂平士人李南金紹興二十七年登科纔唱名罷歸旅舍夢二女子執板歌詞以侑酒曰君是園中楊柳能得幾時青趁金明春光尚好尊酒賞閑情它年歸去強山陰處一枕曉霞清覺而其語不曉強山爲何處既調官得光化軍教授未赴來謁提點坑治李植獻新發鐵山自督二烹煉一日見巨蛇仰首向爐如有所訴李戒坑户勿得害既而殺之它日又有蛇其大如柱來治處傍小蛇千餘隨之結爲大團巨蛇躍起首高丈餘李猶今　持杖捶之僕不敢前又遣人　家取勑告置　上蛇徑行不顧李甚駭即覺體中不佳遂　先是其家人夢一姥來尋李教授曰枉殺我兒及是知其不可起數日而卒

石棺中婦人

紹興初南劒州將樂尉蘭敬因捕盜至山村見農人掘地得石棺無鐫呼匠者鑿開視之一婦人長三尺餘瞑目裸體形色紅潤如生兩手各握一劒口銜一劒敬即以油傘裹塵之不知何物也

衣州獄

向待制子長久中元符中爲衣州司理者試南

安軍與新昌令黃某并別州鄭判官二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爲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衣而黃令首前二年實爲衣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煙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塗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荅俄指向所用銅槃曰其價幾何可輟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爾何遽爲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利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叫通夕不少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願見毋妻向即日爲書走馹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脫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

欲來及厄慭如此之狀黃開自傾聽忍痛言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紿白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手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白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麄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

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倩汝四人許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兇狀意其或否舁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寬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囚相顧泣下曰初以爲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挺其縛尉已司知之密曰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寃安敢不爲辨守無可柰何移獄于録曹又移于縣郡失入之罪衆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于朝矣令同官相鐫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爲書名于牘尾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吾黽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黃衣人持挺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亡亡黃衣以挺擊之四吏俱

入舍不出吾　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橫陳逡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　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寃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

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檀袴露
膝流血穿漏曰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大限若滿
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
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毋妻與訣別
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
安在黃指曰皆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
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
脫理既許其與毋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
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即止利不復

作然厥厥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毋已來幸
爲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
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于院門之外
褰簾一揖而絶向元伯樂平人其子
齊先生 為開封令蔡魯公已致仕嘗

宣和五年向元伯為開封令蔡魯公已致仕嘗
設醼于城外凝祥宮向往謁之蔡留宿明旦見
其子攸孫衡等十餘人來問安皆腰金施玦且
多張蓋者向退省其舅何志同尚書歎詫其盛

作詩以白蔡公公和之其末云昨夜三更夢
秋風落葉此真是也哀哉時諸蔡方盛皆不敢
出聲三歲而蔡氏敗齊先生淄州人 元伯說
蔡待郎

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
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倩所親王生
作青詞以日而蔡卒未幾王生暴亡三日復蘇
連呼曰請侍郎夫人來夫人至王乃亡初如夢
中有人相追逮拒不肯往其人就牀見執回顧
身元在牀 自意已死遂俱行天色如濃陰大

霧中足常離地三尺許約十數里至公庭王者問何以詭作青詞誑上蒼某方知所謂拱對曰皆是蔡侍郎命意某行文而已主者怒稍霽令退立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扣械聡貫立庭下別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頓掣苦痛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主者退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秖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乎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慫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時中作黃籙醮爲謝罪請命

杏氏村祖

贛州光孝首坐僧普瑞說嘗附江州通判舡過池州泊村岸聞岸上人相呼參祖燒香者瑞往隨之見百千人憧憧往來有屋可三間堂內飾小室如人家供佛處翁媪二人各長三尺禿髮腦後一髻絶小以綿衣衾擁下體唯露頭而已瑞還具語通判君即盡室往謁享以錢燭茶酒撮綿作小包蘸酒寘二老口亦伸舌舐之或引手摸其胷乳皮皆伸骨不知幾百歲其人云一村皆姓杏此二老爲村祖云

建康伍伯

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從求錢百千吏纔許其半伍伯怒嘆手嘻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墻間急上下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及肘登時瘡痛告假歸踰月創始愈

劉乂死後文

知保德軍王清臣請紫姑神既而作文數百言自云唐進士劉乂其詞曰余少爲俠徧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余辭而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惡少年恃權強妾良家子既而又族其室余不忍吉民無訴乘夜厥從聚淫余奮劒斷其頸十數人且膽其肝而餔之日夕游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林非也

余數世爲人直信棄已濟衆設教化人報不平之事行無極之道以是故用達仙至於歌詩皆末跡也因子見契聊爲一啓思史之謬詞昔之異行令余忸然感歎余終于終南門人葬于山之陽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爲余墓也以余無勳庸于國故史氏聽小人之言書不知所終設如子儀光弼輩後世皆知其大功然當時史詞褒飾甚多蓋世之情如斯也嗚呼盡信史則不如無史彼若不能撫實但務華以媚

天子自可詢有知而書之何必縱繆言誣介義之士於有過之地哉使余當時聞之必令此佞夫首足異處余既爲仙不復競姑隱之後世哲者共爲我鑒諸

猪足符

聶景言居衡陽有細民欲舉債買猪蹄來獻聶受之付厨作羹庖婢舉刀破爪閒見小紙書符在其内亟出告使呼其人還之人曰適從屠机買來方有求於君家豈敢以符爲厭呪復持與

廟神止奏章

段元肅家居京師鄰家有病者爲祟所撓治之不效欲請道士奏章訴于帝段之祖夢人如神明者告之曰凡神祇有功於人者歲滿必遷吾主此地若干歲今當及遷而君鄰家之鬼正在部内方自往治之聞其家將奏章恐致相累丙

君一言令罷之病者自安矣懇請至再三段許諾且問其所止曰亦與君家爲鄰明日思之乃皮場廟也如神言告其鄰止不奏病者即日愈

榕樹鷺巢

福州儀門外夾植榕樹每樹上鳴噪往來穢污盈路過之者皆掩鼻薛直老弼爲守嘗乘涼輿出爲糞污衣以爲不祥欲盡伐其樹而未言是夜安撫司參議官曾悟夢介冑者遽云某受命護府治所部數百人皆棲榕

間今府主欲伐去吾無所歸矣願爲一言悟旣覺以不聞伐樹事不以爲意明夜復夢曰乞即言之不然無及矣府主所惡不過鷺穅耳此甚易事請期三日悉去之悟許諾明日過府爲言薛驚曰吾固欲伐之然未嘗出諸口而神已知可敬也至暮大雨閱三日乃止鷺群悉空樹濯濯如新

趙七使

宗室趙子舉字升之壯年時喪其妻心戀戀不已於房中飾小室事之如生夜獨宿次覺有從室中啓戶出者恐而呼侍婢婢旣應復寢須臾間已至牀前牽帳低語曰莫怕莫怕我來也時精爽頓昏不知死生之隔遂與共寢歡如平生自是日日至每飲食必對案僕妾輩從旁窺之無所見但器中物亦類有人殘餘者繾綣益久意中憤憤漸不喜食行步言氣衰劣然未嘗與人言有道人乞食過門適見之歎曰君甘與鬼游獨不爲性命計吾能行天心正法今以授君努力爲之鬼不攻自退矣子舉灑然悟即再拜傳受繪六甲六丁像齋戒奉事唯謹妻猶如故態頗亦不樂時時長吁如不得志者又半年涕泣辭訣曰久留恐壞君法吾去矣遂絶不至子舉從此奉法愈力爲人治病輒驗建炎二年子妻族張氏　地自京師南下寓居揚州龍興寺先是有祖姑嫁趙氏夫爲絳州守未赴居太原值虜騎圍城姑　于砲下又有八叔者爲賊所得臠食之是　妻祖母田氏病彷彿見此兩人在窻外子舉適同居寺中外舅以事告之子舉命死然是公家戚屬不宜加罪當以酒幣善遣之如其言病亦尋愈

魅與法鬪

趙伯兀者子舉之子效其父習行天心法未成有饋鯉魚於家者魚從盆中跳出高數尺如舞躍然時子舉出行家人亟呼伯兀兀杖劒誦呪臨以正法魚躍愈高幾至丈許兀亦恐遽趨避

之又嘗與群從飲于嚴州雙溪亭上婢子卧竿側忽放聲大哭問焉不應伯丌知爲物所憑亦行法與相競自申至三更不止不勝倦苦捨之去伯丌從弟伯禔說

蒙城觀道士

亳州蒙城縣莊子觀玉冊殿扃鑰嚴謹非時不許開宣和中道士張沖俊掌觀事夜聞其中直決遣聲盡二十乃止明旦呼衆人啓鑰視之蓋一道士常持天心法者縛於梁間足反居上兩脊杖痕如盌大已死矣雙足虛抱于梁初繩縶也郭沽說時其父爲永興隨

夷堅乙志卷第六

夷堅乙志卷第七十一事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目曰路眞官常齋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壁縣縣令畢造已受代檥舟未發聞路君至來謁曰家有仲女爲鬼所禍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翛爲所辱罵至或遭箠去者今病益深非眞官不能救願辱臨舟中一視之路許入舟坐定病女徑起著衣出拜凝立於旁略無病態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眞官天與之幸平生一壹鬱不得吐今見眞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陵侮頃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竟不成昏心鞅鞅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錄鬼鬼漂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祕法法欲成又爲二姐壞了大姐不幸生死爲此妹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至寃且以謝九天

玄女也眞官但當爲人治祟有寃欲報勢不可已願眞官勿復言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詞強顧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困憊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則大姐之言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來弔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何以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中當洞知其本求畢令曰向固有一異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長女既亡葬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掃祭舉家盡往葬室之側有士人居焉出而扃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窺觀仲女見梜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刼也吾以爲物有相類且京師貨此者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妙妹各得其一聲結襯緣皆出我乎所用紙某官謁刺也視之信然方嗟歎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覩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墓取物姦贓具在吾來擒盜耳遂縛之士人乃言

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戶曰爲阿姑譴怒逐使歸父母家家在城中無從可還願見容一夕泣訴甚切不獲已納之繾綣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鬢女見而笑曰無鏡耶我適有之遂取以相餉即此物也時時携衣服去補治獨不肯說爲誰家人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須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後夜當復來遂去今晨獨處無悰故散步野外以遣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發驗乃可走往殯所蹤跡之其後有罅可容手啓甎見棺大釘皆拔起寸餘及撤蓋板則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　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膚理温軟腰以上猶是枯　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使去自是及今蓋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說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邪事既彰露不可復續而白發其事皆出仲女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路君亦爲之驚咤道出山陽以

語郭同升升之子汚說以造字

西內嵩灰獄

政和四年有旨修西內命京西轉運司董其役轉運使王某坐科擾爲河南尹蔡安持劾罷起徽猷閣待制宋君於服中以爲都轉運使免判常程文書專以修宮室爲職宋銳於立事數以語督同列曰速成之醵賞可立得也轉運判官孫貺獨以役大不可成戲荅曰公聞狐埽虎之說乎狐　女擇埽得虎焉成禮之夕儐者祝之曰願早生五男二女狐才立曰五男二女非敢望但早放知臏命爲幸耳今日之事正類此也宋不樂貺即引疾罷去凡宮城廣袤十六里創立御廊四百四十間殿宇丹漆之飾猥多率以趣辦需牛骨和灰不能給洛城外二十里有千人家數十丘幹官韓生獻計曰是皆無主朽骴發而焚之其骨不可勝用矣自王漕時已用此宋然之管幹官成州刺史郭逵容佐使臣彭玘十餘人皆幸集事舉無異詞宋以功除顯謨閣

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宣和中孫貺病死至泰山府外門牓曰清夷之門獄族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古冢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諱孫請與諸人對望兩囚荷鐵校立廡下各有一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至前乃宋王二君也猶與相撐拄孫歷舉狐虎之說及所以去官廷下人皆大笑兩人屈服去孫復甦他日韓生亦夢如孫所見者供狀畢將引退仰而言曰某罪不勝誅但先祖魏公有大勳勞於宗社不應坐一孫而赤族主者凝思良久曰只供減房狀乃如之自是數月死不一歲妻子皆盡今唯取同宗之子以繼云子聞此事於臨川人吳虎臣曾吳得之韓子蒼子以國史院簡策參之得其歲月官職如此邵武李郁光祖云有朝士亦以是役進秩後居鄧州得異疾疽生於臀長寸許中有骨焉不可坐臥醫以藥齕之人而墜地拳曲如小猪尾數日又如故復以前法治之如

是歲餘几落三十六節乃死王曰嚴云宋君
尸屬議或以爲不便宋入宅思之必欲行自
批一紙出付司孔目官某慮異時爲人所訟以
所批黏入櫝中後數年冥府攝對獄見牛頭卒
引一人從烈焰出乃宋也孔目許曰事皆由待
制手筆尚存主者敕一卒往取頃刻即至以示
宋宋引伏孔目者乃得歸明日詣曹閱故牘首
尾千百番皆在獨失宋批矣遂以病自列去吏
歸而弃家爲苦行道者

汀州山魈

汀州多山魈其居郡治者爲七姑子倅廳後有
皁莢樹極大榦分爲三王蔽堂屋亦有物居之
陳吉老爲通判女已嫁矣與壻皆來夜半女在
牀外睡覺有撼其几者頗懼移身入裏間則如
人登焉席薦皆震動夫妻連聲呼有賊吉老
起與長子録曹者偕往無所見詫曰公廨守衛
嚴賊安得至若鬼也爭敢爾老兵馬吉方宿直
命詣厨温酒厨與堂接屋馬吉方及門失聲大
叫錢曹素有膽氣自箭火視之吉仆絶于地
液縱橫灌以良藥久之始能言曰一黑漢模糊
長大出屋直來壓己不知所以然吉老猶不信
録曹見白衣人長七尺自厨出趨堂開門而出
眞以爲盜急逐之而堂門元閉自若也啓之又
見其物開廳門去復逐之亦閉如故洎至廳上
白衣徑奏東箱卒伍持更處一卒即驚魘衆救
之已絶矣後數年趙子璋爲倅攝郡時屬邑寇
作江西大將程師回自贛上來逐捕將班師小
休倅廳出所携二妾與趙飲正行酒有小妾長
才二尺許褐衫素裙緩步且前程迎擊以杖乃
一猫躍出衣服皆委地子璋子伯禔隨父之官

黃蓮山伽藍

韶州樂昌縣黃蓮山寺爲一邑勝處建炎二年
冬郡守延臨江靜師往主法席寺伽藍神素著
靈異邑人祈賽必殺牲釃酒旣則飲酒乃歸師
始至與神約曰神受佛囑付守護伽藍不應當

此供自今日以往更具淨饌神其聽之由是人無敢以酒肉入山門者明年十一月晦有檀越營佛事畢欲飲酒三僕舁一缸由東廂過神祠前一犬不知從何來突出正與缸相值應時破碎無復餘瀝見者莫不歎異（鄉次南說）

寧都吏僕

贛州寧都縣吏李某督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于逋戶不滿志縛諸桑上灌以糞得千錢即日雲雷四起斃僕于村中普安寺前錢正在腰間打四百文入肉。中皮蒙其上紹興十四年三月也縣是時曰虔化云（寺僧祖說）

杜三不孝

洪州崇眞坊北有大井民杜三汲水賣之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與母及一弟同居弟傭於餅家唯兄以兩飯養母然特酬酒小不如意至於辱詈加箠鄰曲見者皆扼腕導其母使訟未及也一旦大醉歸復毆母俄忽忽如狂取所舍蚊市人以爲醉不知藥毒已發矣頃刻而死其不孝之報歟

布張家

邢州富人張翁本以接小商布貨爲業一夕閉荼肆訖聞外有人呻痛聲出視之乃晝日市曹所杖殺死囚也曰氣絶復蘇得水尚可活恐爲邏者所見則復死矣張即牽入門徐解縛扶置卧榻上設薦席令睡與其妻謹視之飼以粥餌雖子婦弗及知經兩月脅瘡皆平能行張與路

貴天未曉親送之出城亦未嘗問其鄉里姓名也過十年久有大客乘馬從徒齎布五千疋入市大　爭迎之客曰張牙人在乎吾欲令貨衆嗤笑爲呼張來張辭曰家貲所有不滿數萬錢此大交易願別擇豪長者客曰吾固欲煩翁但訪好鋪戶賒與之以契約授我待我還鄉復來索錢未晚張勉如其言居數日客謂翁可具酒飲我勿招他賓既至邀其妻共飲酒酣起曰翁識我否乃十年前牀下所養人也平生爲寇切

往來十餘郡未嘗敗獨至邢一出而獲荷翁再生之恩既出門即指天自誓云今日以往不復殺人但得一主好錢持報張翁更不作賊纔上大行便遇一人獨行劫之正得千餘緡遂作賈客販賣今於晉絳間有田宅專以此布來償翁媼恩元約復授翁可悉取錢營生產業吾不復來矣拜訣而去張氏因此起富貲至十千萬邢人呼爲布張家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與同舍生黃君詢日者孫黯問命黯袒衣踞坐丞相先占既布筭黯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貶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黯愠曰黯老矣粗有生計今詢一秀才其獲幾何柰何命實中格丞相曰然則何時作狀元曰乙未歲何年爲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絶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尋常奉使絶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有宰相入國者此爲不可曉耳初丞相自仙井來時過桐栢於廟中上書乞夢其夕夢人報霍侍郎來見何狀元遂出相見霍曰將來殿策問道及至京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夢人告如霍所言既覺試作策頭數百字以示黃君黃以爲不佳丞相時爲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霍侍郎來既坐霍曰君昨擬道策甚謬　上所解道德經更三日以賜二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即録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悉以經語對遂爲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皆如黯言霍公蓋先兩牓爲龍首者

天心法

李士美丞相長子衡老初學天心正法時飲食坐起未嘗不持攝寓居桂林夜如厠見燈盞出於外心已怪之復取寘中間俄又在外已則登其上既而益高盞正覆而油不傾旋轉滿室將及頭上衡老方踞厠勢不可施法怖懼大呼而出自是不敢輕習行或云初行符籙非鬼物所

樂故多設怪以恐試之爾 嘉叟說

虞并甫奏章

虞并甫侍其父漕潼川以父病齋戒浹日命道士劉冷然奏章請命劉素以精確著名自子夜登壇伏遲明方興言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內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算帝指示吾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而不言從其請已而父竟卒後十有八年并甫參大政 字文仔說

孫尚書僕

孫仲益尚書居毗陵遣兩僕往平江一人暴卒于道一人買葦席覆其尸而歸報其家經宿至則死者復活矣云方同行下路左遺溲遇黃衣卒持藤棒來驅曰官喚汝牽舡果有舡相銜行運河中獨押我挽之舟行如飛不知爲何處心以謂無縣文引在手何得擅呼我伺其小怠擠諸河急從故道歸至則見身在葦席下無計可入彷徨不忍去乃坐于上天將曉行人過見而叱曰何爲獨坐此非鬼乎竦然如失不覺入身

中乃寤方知爲死也 俊李者說

夷堅乙志卷第七

夷堅乙志卷第八十三事

牛鬼

秉義郎高世令居台州黃巖紹興四年攝征稅于温州白沙鎮二月十九夜已就枕聞窻外兩人呼曰異物且來殺君君謹避之堅塞五竅勿與校庶或可脱審其聲乃舊同寮明州都監李利見台州巡檢趙禄皆死矣大懼即蒙被危坐以待少頃聞有詬李趙者曰我殺高世令于君何事别一人以杖拄地行過牀後若瞽者細語云彼呼君時切勿應又聞詬者曰盲畜生汝亦復強預人事李趙相與勸解曰殺一高世令於君何益既而一蟲薨然自窻隙入帳中繞被飛鳴且十數匝高窺見蟲色爛然如金垂紅線于後引手欲挽之李趙又呼云禍事禍事殺之冤害益重乃縱之來往盡夜終不得逞而去小史窺窻外見少年與一嫗對立少年曰須與翁索命嫗曰宜然天明啓門則兩牛卧籬下跡所從來乃近鎮五里農家物也鎮蔡巡檢聞此怪招高飲開釋之俄而求歸曰老嫗少年皆在卓下矣高妻孥皆在黃巖是夜見其妾云君來時我已有娠今小蘇以死昨嘗寄履鞾達乎方啜泣李趙褰帷入叙闊如平生高度必死竟夕秉燭通作書與親舊訣得八十幅語或雜偈頌殆類有物憑之者屢冠帶走出將赴舍前江水復聞空中語曰勿與鞋與即去矣左右藏去之凡不飲食五日乃醒家人來視之所謂孕妾實姙身四月食牛肉而墜元不死也高亦無恙吳傅朋説

歌漢宮春

紹興四年蜀道類試進士成都使臣某人禱于梓潼神願知今歲類元姓字庶夜夢至廟中見二士人握手出共歌漢宮春詞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簾之句神君指曰此是也明日復入廟將驗昨夢士人來者紛紛不絶久之有兩人同出攜手而歌果夢中句也省其狀貌皆是即趨出揖之曰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選者具以夢告皆大喜已而更相辯質曰自我發端曰我正唱此一

人者仙井黃貢也奮然曰此吾家舊夢何預君事邪吾父初登科時夢神君贈詩云玉堂消息圻金牓姓名高覺而喜自謂必爲翰林學士然但至成都教授而終以今思之端爲我設所謂玉堂消息者正指詞中語耳是歲貢果爲第一兩世共證一夢雖一時笑歌亦已素定於數十年之前神君其靈矣哉關壽卿說

萬壽宮印

乾道二年靜江臨桂令郭子應夢人告曰君新除提舉萬壽觀郭方以邑事爲苦而驟得祠官夢中喜甚明日轉運判官朱玘以諸州折米錢檄郭涖納令別關印用之於辛字庫中得印一紐後數日取視之其文乃桂州王清萬壽宮記臨桂張寅說

師立三異

饒州妙果長老師立少年時行脚至衡山福嚴寺方夏四月晚游寺前塊率橋見潭下峭壁間異僧背負石而立師立凴聞人言此地有羅漢隱見不常且噫藏經所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竦然敬視忽壁開尺許僧入其中復合無纖罅又旬日放參畢與同參二人信步到寺後虎跑泉亭上天風倏起二僧欲歸師立獨少留二僧曰久知亭下多異師無庸留立方壯不以爲意俄亭西南角有扣柱者繼即伸手內向漸進不止肘幾過五尺立戚之曰復能縮否應聲而退少頃又聞扣柱聲立曰若聖者邪當隱若山鬼也又三歲還鄉過廬山白雲庵清夜禮佛有物如嬰兒初生指狀立頗恐即下山時紹興十年即見形如食久一手復出五指初大如椽漸小行牕外類牛及虎開戶視之一黑牛絶大裴回往來立念日中無所見豈鬼邪明日至其處乃巨青石偃卧正昨夕牛行處云師立說

吹燈鬼

妻族壻王氏子居唐州方城縣麥陂團與邑僧一人厚善僧死數年矣夢如平生來語笑良久且贈詩而去既覺能憶兩句曰父母立墳畢兒

豫歎自緣忘其末聯復祝曰若果有靈勿惜夢遂復得之曰青山無限好歸去莫留連明日味其語疑為不祥他日自縣歸舍薄暮矣被酒策馬獨行僕在後未至行二十里望叢棘間七八人相聚附火往就之皆丐者也環坐不語細觀其形狀略與人同而或斷臂或缺目或駢項無一具體見王生躍而起吹其所執燈燈以猪胞為之得不滅震悚疾馳鬼追之不置又二十里乃到家急扣門曰鬼逐我門中人皷譟以出始散去遂得病死

無頰鬼

吾鄉白石村民為人織紗於十里外負機軸夜歸月正明一人來同行曰吾瞻怯多畏聞此地有鬼物夜出願得俱行民許之其人曰脫有所覩何以為計曰我見之當擊以軸腰下插大鐮刀亦可殺也其人竦然行稍後又呼曰人言鬼無頰試視我面民知其鬼也舉刀回首欲揮之頷與胷接兩眼眈眈然遂不見

長人國

明州人泛海值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利刀登岸欲伐薪望百步外有篠籬入其中見蔬甲頗多一長人高遠方蹲踞摘菜忽聞拊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出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為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竅穿以巨藤縛諸高樹而去俄頃間首戴一鑊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知其且烹己大恐始憶腰間有刀取以斫藤忍痛極力僅得斷遽登舟斫纜離岸已遠長人入海追之如履平地水財及腹遂至前執舷發勁努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舩中乃舍去指麤如椽徐兢明叔云嘗見之何德獻說

秀州司録廳

秀州司録廳多怪常有著青巾布袍形短而廣行步遲重者又有婦人每夜輒出惑打更吏卒者先公居官時伯兄丞相方蘇後兩日公晚見張目瞪視連稱水水移時方九歲白晝如有所

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忽大呼仆地公素聞鬼畏革帶即取以縛妾扶置牀久之乃言曰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謂帶也我不敢近却不知我從左邊來方幸擒執又為官人打鍾馗陣留我我即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肯言至于再三乃曰我嘉興縣農人支九也與鄉人水三者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漂餓方官賑濟活人時獨已先死今居于宅後大樹上前日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吾事真武甚謹爾何得入此公大怒叱曰速去不然當縛送酆都受苦楚乃曰我實不敢住此但無所歸耳公曰汝既無所歸可往他處何得住此乃曰此間有真武行像及土地竈神之屬汝安得輒至曰我見此間事真聖每夜被髮杖劒飛行屋上我謹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輒戒責適入厨中司命問何處去答曰閑行叱曰不得作過曰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為何曰青巾者石精也稱為石大郎正在書院牕外籬下入地三尺許婦人者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吾每月朔望以紙錢供大土地何為反容外鬼汝為我往問明日當毀其祠曰官豈不曉雖有錢用柰腹中飢餒何我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至今默默食頃復言曰已如所戒曰之土地怒我饒舌以杖驅我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時節享祀必往觀聞飲食芬芬欲食不得列位中亦有虛席者唯一黃衫夫人見我必怒又使往覘俄氣喘色變徐乃言曰方及門為夫人持杖追逐急反走僅得脫所謂夫人者曾祖母紀國也公問所須曰鬼趣苦飢願得一飽饌好酒肥鵝與衆人共之無如常時以瘦雞相待也語畢竦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震怒逐我兩家出今暫止城頭無所歸訖願急放我歸自此不敢復來矣乃解其帶妾昏睡經日乃醒

無縫舩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於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間島人引

見其主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為中國人者忽具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棠寨巡檢以為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文昭招子往視之其舟刳巨木所為更無縫罅獨開一竅出入內有小倉闊三尺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疎秀但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日細問之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未及予亦終更罷去至今為恨云

詹林宗

鄉士詹林宗紹興三十二年讀書于城西妙果塔院晨起巾櫛有小蛇正據巾上移時方去逮秋試中第五人乾道元年當科舉往近村大時湖僧庵肄業默自禱曰前三年靈瑞已得第五今舉或魁選當感大蛇為兆禱之明日方獨坐作尚書義有蛇不知從何來蟠其坐側伸首顧驚之不動久乃趨出詹殊自喜及揭牓果第一人

葛師夔

葛師夔為洪州武寧簿入府白事泊於上藍寺欲以遲明上謁時方六月惡從吏同室撓睡獨設一榻扃戶而寢但小吏在戶外餘皆宿水陸堂就枕未幾聞蹋牀上人鼾睡叱之稍止纔欲寐則聲復厲葛伸手取溺器正觸其身甚怒須天明始之泪雞唱外報可起既下牀鼾者尚不動葛出戶呼小史以燈入驗為何人史駭叫曰死漢也奔出外盡呼宿直者與主僧來觀乃一男子戴烏帽皂袍束帶偃然其上奄奄無喘息僧識之驚曰是寺中素所往來者死已五日昨莭於寺後何以能至此急邀其子視空處棺空矣他日又至寺憩方丈中主僧相就夜語葛偶及故人劉縣丞數歲無消息者僧蓋與劉善指卧榻曰丞死於別室其妻則終此榻也葛初不

知此頗懼然不克徙既寢展轉不寐聞擊牀屏
者三心矍然強呼曰若是故人何惜明告即連
扣數聲大呼葛字曰鳴道安樂否葛蒙被亟走
出明日遷居紹興甲子葛爲餘干丞與予言令
追書之失劉丞姓字矣

虔州城樓

紹興十七年夏先公南遷予與季弟從行八月
二日至虔州泊舟浮橋下登城樓少休郡守曾
卿端伯愷來見曰此非館處獨鬱孤臺可爾而

周康州先居之明當去矣姑爲一夕留可也是
夜奉先公正中設榻予兄弟席于旁丁夜予起
更衣從北偏門出一人正理髮髮垂至地時兩
僕宿門內曰汪三程七予謂是此兩人呼之不
應復還視門內蓋寢如初固疑之矣又出焉運
櫛尚未止面對女墻足太半垂在外風吹其髮
蓬蓬然心始動乃還榻明日而先公言汝夜何
所往吾聞抱關老卒云樓故多怪每夕必出予
因道昨所見者是日徙于鬱孤竟夜不成寐又

夷堅乙志卷第八

夷堅乙志卷第九十事

胡氏子

舒州人胡永孚說其叔父頁爲蜀中倅至官數自季子適後圃見墻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適人而死葬此下今去而官于某矣問容貌何似曰老兵無所識聞諸倡言自前後太守以至餘官諸家所見婦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聞之心動指几上香火曰此亦太冷落明日取熏爐花壺往爲供私酌酒奠之心搖搖然冀幸得一見自是日日往精誠之極發於夢寐凡兩月餘他日又往爲屋簾微動若有人呼嘯聲俄一女子袨服出光麗動人胡子心知所謂徑前就之女曰無用懼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來胡驚喜欲狂即與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爲常讀書盡廢家人少見其面亦不復窺圃唯精爽消鑠飲食益損父母竊憂之密以扣宿直小兵云夜與人切切笑語呼問子子不敢諱以實告父母曰此鬼也當爲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來初頗爲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上下言語動息無少分不與人同者安得爲鬼父母曰然則有何異曰但每設食時未嘗下箸只飲酒啖果實而已父母曰俟其復至使之食吾當自觀之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延之至于再三不可曰常時來往無所礙今食此則身有所著欲歸不得矣子又強之不得已一舉箸父母從外入女矍起將避匿而形不能隱跼蹐慙窘泣拜謝罪胡氏盡室環之問其情狀曰亦自不能覺向者意欲來則來欲去則去不謂今若此又問曰既不能去今爲人邪鬼邪曰身在也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塚驗之如其言破冢見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大喜曰冥數如此是當爲吾家婦爲改館于外擇謹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與家人來視眞吾女也遂成禮而去後生男女數人亡今尚存女姓趙氏李德遠說志其州名及胡氏子名

欄街虎

趙清憲公父元卿爲東州某縣令有婦人亡賴健訟爲一邑之患稱曰欄街虎視笞撻如爬搔公雖知之然未嘗有意治也會其人以訟事至府而寂無一人排徊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近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紫貴人來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喧轟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爲大鐵牀向來金石絲竹皆叉矛鋸鑽法當決杖數未訖而死邏迹致然非過爲慘酷殺之也而橫爲淫厲累年于茲至於大神之前了無忌憚神聰明正直願有以分明之使曲在元卿不敢逃譴如其不然則不應容其久見苦也禱畢又拜而起遂無所見趙公悟之說

李孝壽

政和二年李孝壽爲開封尹以嚴猛居官肅穀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游士寓汴河上逆旅中暴得疾憒不知人者累日忽洒然醒問人曰大尹安否曰無恙曰是將死矣因言病中憒憒見壁間隱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鋪朱戶高明伉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宏麗類好官府而寂無一人徊徙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近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紫貴人來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喧轟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爲大鐵牀向來金石絲竹皆叉矛鋸鑽物也百鬼爭進剥其衣碎之磨割焚炙備極慘楚號呼宛轉不可忍視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復爲妓牀復爲輿又矛復爲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爲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吾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才一月果死

方孝壽治京師尤留意姦盜有白馬甚駿將入朝爲人竊去散遣邏者伺諸城門閱五日或牓于門曰白馬已染成烏馬今行千里矣蓋盜既得馬黔其皮鬣乘以出故不可捕明年濮州諸李遣信致餉發其簏馬皮在焉姦猶能玩人如此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矩彌大爲起居郎有欲爲親事官者兩省員額素窄不能容却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業可活妻子得爲守闕在左右無以

俸爲也乃許之早朝晏出未嘗頃刻輒委去雖休沐日亦然朝脯飲膳無人曾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事官名爲取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況後省冷落爾曹所弃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游嬉且已爲卑隸於事當爾似矩素於聲色簡薄多獨止外舍倣方士熊經鳥申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席於牀下正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噓吸按摩行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

怪之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爲玩已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既不曉胡爲屢笑此人但謝過既而至于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牀正容而問曰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衆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跼蹐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眞人也悉世俗學道趨眞者益少欲得淳村端敬之士教誨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二年

于此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洒落似有道骨可教故託身爲役驗所營爲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爲長生安樂法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聽其言面熱汗下具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略授以大指至要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爲君歸報王先生以半歲爲期復來矣凌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知光州終身不

再見沈度公雅說

金剛不壞身

醫師能太丞居京師高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晚歲於城外買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既卒三歲女真犯闕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弃尸道旁亂定其子訥修理墳塋見僵尸暴子墓左頹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

訥精於産科官至遥郡團練使陷虜在陳王悟失家為先君言

黃士傑

南劒州將樂人黃士傑母余氏夢人持省試榜告曰爾子得官母曰吾長子士安已入道少者名士傑無此人曰改名而字元翰可也母志諸壁而不言紹興四年士傑欲應秋舉母曰若素不學徒有往反費不可士傑以告叔父叔為之言母曰必欲往須更名名不改不可試叔謂士傑曰汝母所見若是其可違乃異

紙筆往請母即書黃光弼字元翰果預薦次年登科士安後名大成子嘗見之於嶺外 大成說

二盜自死

族弟爟紹興十八年為坑冶司檢踏官自鄱陽如信州與縣小胥某偕行至餘干族人為尉以酒殽犒從者小胥空腹飲數杯醉不能起爟先行待之終日不至越三日遣一介還緣道訪之不得胥有端硯甚大酷愛之常寘腰間是日乘醉行有兩人視其腰下疑為白金也殺之探其物非是乃束以菅藨投諸江略無一人知者明年二盜共在一處白晝擾擾如與人爭辯狀自言曰曩實誤殺汝吾過矣為傍人說去年事歸及家皆死

劉正彥

宣和初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彥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角門間必見紫衣金章人如唐巾幘裴回其中小童拱

立於後亦時時來宅堂出没爲人害正彦表兄某平生尚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怪乃書刺往謁置于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居此三百年在唐朝實爲汴宋節度使以臣節不終闔宗三百口併命此處至今追思雖悔無及也客曰歲月如許胡爲尚淪鬼録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脱客曰爲公徼福於釋氏作水陸法拯拔以資冥路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彦他日呼闍黎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胡床而觀小童在傍几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懼振杵誦降鬼神呪才出口紫衣已覺厲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僧即仆地如爲物搏擊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囊貯灰掛寺浮圖三級下塹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舍我踰時乃醒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元不知所言此童蓋爲僧所箠殺死後乃從紫衣者僧見之故懼至建炎中正彦卒以逆誅

王敦仁

胡汝明待制　舜陟　師廣西與轉運使呂源以職事相失府吏徐竿者獲罪於胡杖而逐之陰求胡過失以啖源得其罳州買馬折閱事劾奏于朝故相秦檜入其言紹興十三年遣大理丞袁柟燕仰之爲制使鞫治是歲六月捕胡下吏凡一時左證皆就逮竿亦對獄才旬日胡死獄中二丞懼祕不使言陽令府中召醫入諭醫者王敦仁使證爲病篤舁出外竿亦得歸家行未至忽劇衣襟曲躬向空而揖曰待制在此即時病及家而死後三年六月敦仁以疽發背死憑其家人言曰我頃入獄視胡待制時實已死我畏寺丞之責妄言疾勢八分合服鍾乳藥至已無所付自飲之而出致其冤不得直今須我對於地下呂源受代居衡州且死戒子弟治身後事指其棺曰入此見胡待制時大賚分説在竟亦不起又胡公在獄時得以一婢自隨後嫁桂林

市人白晝見胡從外入曰急須汝證吾冤勉
吾行婢曰待制有命敢不從胡喜而出婢具告
其夫將更衣索浴未及而逝

崔婆偈

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為宣義郎元明乳
母平生茹素性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
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
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
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

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喝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
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襪脚踏蓮花
步步生諷味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
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
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華然元明友

夷堅乙志卷第九

夷堅乙志卷第十 十二事

張銳醫

成州團練使張銳字子剛以醫知名居鄭州政
和中蔡魯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
為陽證傷寒懼胎之墮不敢投涼劑魯公客信
邀銳來銳曰兒處胞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
如常法與藥且使倍服半日兒生病亦失去明
日婦大泄不止而喉痺不入食衆醫交指其疵
且曰二疾如冰炭又產蓐甫爾雖扁鵲復生無

活理也銳曰無庸憂將使即日愈取藥數十粒
使吞之咽喉即平泄亦止逮滿月魯公開宴自
諸子諸孫及女婦甥壻合六十人請銳為客公
親酌酒為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
藥而治兩疾何也銳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
處之向者听用乃附子理中圓裹以紫雪耳方
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為用既已下咽則消釋
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
愈公大加歎異盡斂席上金匕箸遺之慕容彥

逢爲起居舍人時母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暑銳欲入視慕容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當悉奉償不煩入也銳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不得已延入銳揭面帛注視呼仵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開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歷耳不死也無亟斂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煮其半灌病　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勃然遺

矢已滿席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喜敲門呼銳銳應曰吾今日體困不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徑命駕歸鄭慕容詣其室但留平胃散一貼而已母服之數日良愈蓋銳忽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入蜀王秬叔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也僅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脉察色皆爲熱極命煮承氣湯欲飲之且飲復疑至于再三將遂飲有如掣吾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顫悸覆

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爲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知萬一自以爲足吁可懼哉　王秬叔堅說

餘杭宗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會稽如錢塘赴兩浙漕試館于普濟寺寺後空室有旅櫬欲觀之僧止之曰是中乃一婦人棺半開半闔時時出與人往來非數人同入視不可唐曰豈有秀才畏鬼者乎竟獨往棺上誌曰某王宮幾縣主之柩蓋距

是時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許歲粉黛鉛華如新傳者容色與生人無少異驚歎而出還會稽以語吳棫材老材老曰是鳥足爲異哉吾居餘杭縣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僧坊者每夕與僧飲酒歌笑旁若無人通社席之好遲明就木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浸聞其父父怒謀舉而焚之母夢女悲泣告曰兒不幸死而冥數當與僧合自知淫穢以貽父母羞然腹已有孕儻不得生子則沉淪幽趣長無脫期願少緩三

月使畢此緣然後就焚無害也母亦泣而寤以
告夫夫愈怒曰兒已死乃與庸僧遊又欲爲生
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
人悉夢女來如前訴之語而加苦切申言至數
四明日合謂白其父父堅忍人也愈益怒不俟
所擇日至立呼凶肆之人輿薪　火　棺而藝
之其腹皤然以瓦馬折裂果有嬰兒已　形矣信說

金馬駒

京師人郭自明太尉以事　太宗藩　恩至濮
州刺史賜宅于炭坊巷嘗夜半聞屋上甲馬奔
驟聲怪之遣人出視見一馬大如猫而差高馳
走不止一卒以狄帚撲得之取至地乃黃色小
馬蓋生物也收養于家久而馴熟出入無所畏
郭氏寶惜之遇食時婦女翦嫩草如絲縷手曰
餵飼呼爲金馬駒後爲人誤擊其足微有損處
然嘶鳴飲齕自若也又一夕有人扣門曰還太
尉馬錢守者以告遣視駒已死矣及啓關五百
千宛然在地郭氏取錢而瘞其駒更數歲發瘞

而觀則成一金馬旋化爲銅所損足已落至今
猶在其玄孫繪居鄭州新鄭者實藏之繪從弟
沂說

湖口龍

池州每歲發兵三千人遣一將督戍江西率以
夏五月會于豫章番休而歸紹興二十五年統
制官趙玘受代去行兩日泊舟順濟祠下祭罷
携妓入廟飲酒以舟中苦熱命設榻于西廂飲
福廳將翼日早發廟祝知神不樂不敢明言但
云龍王不在廟出巡江矣度一二日西歸大軍
若果行懼或相值遇不便也玘素膽勇且被酒
聞祝言殊不信叱曰師行何所畏如期打鼓發
舡行未至湖口縣三十里遥望若有山橫前舟
人震恐玘以爲眞山竦身立觀之少焉北風大
作白浪涌起如屋見向所謂山者乃大赤斑龍
無首無尾其身長正與江閣等擁水而南玘猶
命射之百矢俱發其來愈近玘始懼急回棹奔
入小澦避之矴纜方畢龍直前而過寒風肅然

當盛暑皆有挾纊意久之乃息他毋覆者數十艘沉土卒數十人巨商同宗行者亦多溺死時外舅鎮江西圯具列其事獨諱廟中之過云

吳信叟

鄉樞王恭簡公時亨紹興丁卯歲爲明州節度推官時吳信叟罷右史鄉居與賓客罕還往唯樞及簽判王某鄞縣宰劉某三人者得陪杖履然信叟與樞厚甚一日延之坐問曰君家祖塋相對當有三峯峙立水流其前是否樞驚曰然公何以知之曰吾非瞽史但習靜滋久中心泊然或可以前知豈特此也君異時官職亦可言從此十年當爲館職歷著廷掌教王府由柱下史至侍從然後出爲大帥迺入東樞極劉宰固佳士但壽算垂盡得終此任幸矣王簽判亦碌碌一兩政皆非君比樞雖素敬之然亦疑信居半且謂已第二人及第一任回便可覲入館不應在十年後既而劉卒於鄞王簽判亦偃蹇樞受代改官纔得洪州教授待次丙子歲乃之官會信叟入爲給事中薦之召拜校書郎閱兩月除佐著作兼二王府教授而信叟遷吏部侍郎樞往賀留與飲情意懇懇臨上馬謂曰見君止此耳樞訝其言不祥已而爲銓試考官在貢院聞信叟坐論事罷知毗陵即去國固已不及見暨出院遣使持書問訊至蕭山則信叟死於縣驛矣樞果自右史登掖垣出鎮蜀道還朝同知密院而薨考其所言無毫釐不合王公說

王先生

濮州王老志先生以道術知名濮有士人饒口辯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墉但開狗竇出入士人匐匐就之方談詞如雲忽地下旋渦拆俄已盈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客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馬蹏局不行偶得一土室入避之望先生庵廬百拜乞命僅得脫其他事多見於蔡絛國史後補

義烏古蹟

金華喻葆光字如晦義烏人也紹興丙辰正月命奴江陸耕所居之南前郭園耕未竟土中洞然有聲牛爲之驚時陸意其下有藏窖輟耕掘地深二尺得瓦缶廣六寸厚一寸形模甚古下覆一甕甕正圓可容三斗烝四耳附口口徑四寸視之其色蒼然扣之其音鏗然發缶窺之枵然無有也洗滌淳垢置之几案閒莫有能別其爲何代物者遇客至則以盛酒葆光之子良能嘗作古甕賦至今存焉

夢女屬對

喻叔奇良能紹興丁巳閏十月十三日夜宿於居之南齋夢友人相携乃至一處雲窓霧閣幽闥繡戶蕭灑可愛如名妓家一女子方笄歲秀色靡曼衣製嫺雅牀幬茵席蘭麝之芬郁然屏几供張皆華好相稱坐良久女子顧曰妾有隔句欲煩郎君屬對如何叔奇唯唯乃言曰皇天生奚誘之人見魚便摸叔奇問誘字若何書曰從酉旁寸人字作才字叔奇謂者是也何謂奚酧曰人之風流者爲奚酧何命奴江陸耕所居之南前郭園耕未竟土中洞然有聲牛爲之驚時陸意其下有藏窖輟耕掘地深二尺得瓦缶廣六寸厚一寸形模甚古下覆一甕甕正圓可容三斗烝四耳附口口徑四寸視之其色蒼然扣之其音鏗然發缶窺之枵然無有也洗滌淳垢置之几案閒莫有能別其爲何代物者遇客至則以盛酒葆光之子良能嘗作古甕賦至今存焉

閩清異境

福州閩清縣近村有大溪溪北有寺溪南大山長谷草樹縣延父老相傳自古以來人跡所不到到則遇奇怪有三僧從他處來皆好尋幽選勝欣然欲往相與裹糗糧拏小舟度彼岸爲三宿計行未久滿道虵縱橫踐之以過異鳥形容可憎鳴噪紛紛觸目生怖不半日兩人願還一僧獨奮曰出家兒視死爲等閑況怖懼乎我將獨往乃并兩人所齎草行露宿愈益南去三之日虵鳥漸少稍有徑路可尋三之日亦覺勘苦遥望山下木杪炊煙起知有人居復行前抵其處得茅屋一間寂不見人僧就憩取亂葉藝之俄一人自外荷鉏至架鉏於門上趨近附火

視之人也不交一談袖中出芋十枚炮熟指其半與僧自食其半既暮徑卧土榻上僧亦同宿終不相誰何天將曉人已去僧亦從此歸泓道處處記之到寺具以所見語兩人兩人悔前日空反乃相約重尋之歷三日與曩所記無異及大木下則茅屋已焚但斫木皮尺餘題詩其間曰偶與雲水合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悵然而歸後無有能去者何德獻說

巢先生

紹興八年無錫縣有道人曰眉山巢谷年百十七歲少時與東坡兄弟往來狀兒雖甚老然面不黧皺瞳子碧光炯然飲酒食肉皆過人舅氏大學博士沈公體仁居高村距縣十餘里谷每杖策至輒留連信宿自言三十歲時逢異人謂已壽不長至五十五歲數盡因授以祕法使記其歲月日時俟時至當即靜室北斗而被髮卧魁星下必可免自是每十五年輒有大厄須五如此若滿百二十歲則長生不死矣始時在

宿州天慶觀以正月十六夜當死如異人教絕食一日從道士借空房，託云行氣屏處其中正晝已見鬼物紛紜如有所追捕夜且半來者愈衆周旋室內至踐髮膚以過然身殊輕不能壓人皆咨嗟叱咤曰必在此何以不見失今夕不取吾曾罪在不赦柰何其夜擾擾幾達曉寂無所聞乃敢出凡四度若此所見皆同今年又當爾未知終可脫否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徧告邑中所善者乃還寓舍閉户過三日人訝其不出發户視之已死皐端一道正白不知以何日終

巢

豈非造化大限竟不可逃乎蘇黃門作巢公傳已言其卒於嶺南今此其人豈是乎惜無有人以此問之者

松毬　閻氏說

紹興戊午冬予兄弟同奉先夫人之喪居無錫大池塢外家墳庵庵前後巨松二萬株次年春兩松各結一毬松高四五丈毬生其巔四向翠葉圍繞宛然天成庵僧紹明曰近村邊氏墓松

亦曾如此其狀差小而其孫安野秀才預薦今數二而大豈非沈氏有二子登科乎是時內兄沈自強自求方應進士舉既而皆不利而予伯氏仲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學宏辭蓋習此科時正在庵肄業遂合二毬之瑞

梁元明

予友壻梁元明嘗夢入冥府冥官令詣曹對狀戒之曰還家勿泄於人雖父母妻子亦不可言若犯令當滅族梁再拜受命追者導之還經地獄門引入至鑊湯見獄卒以長叉叉囚置鑊內骨肉糜爛腥臭逆鼻正如人間瓠羹然是夜夢覺以告其妻妻亦不敢問所供何事梁自是不食瓠羹云聞其氣輒嘔逆後三年從桂林如衡山道經零陵逢他人喪柩書銘旌曰漢陽軍簽判梁宣義詢其鄉里曰東平人元明新調漢陽簽幕鄉貫官氏皆同深惡之竟不及赴官而卒時紹興十四年

夷堅乙志卷第十一

玉華侍郎

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為歙州婺源宰病熱困卧覺耳中鏘鏘天樂聲少頃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旛縣幢幡至前俄采雲從足起掩蔣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潔金書其門曰太華之宮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拜方驚起欲攻答道士拱手言某於先生役隸

也願端坐受敬拜畢跽白曰碧落洞玉華宮莫真君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嗣見有日欽遲好音方懵然不知所荅道士曰下土溷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書所得藥方揭于通衢問病者如方治之即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于天上帝嘉其功當以仙班相召

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為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于白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為賦為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栝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為脩文郎專以文字為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曉幸紫霞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晚起纔畫一眉即趨出迎謁帝顧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星

輿至只畫人間一壁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怙寵為衆所嫉下遷羣玉外監既陛辭帝曰羣玉殿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是後宴見稍疎一日帝與諸仙游瑤圃思先生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婦之想為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為東家男女為西家女皆謫墮人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為閩人先生既登第為邵　判官曰帝命召還有不相樂者奏云邵武分　火氣方重須此人仙骨以鎮之乃止近已有詔　一紀復故處莫真君乃代先生為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者先已得歸　持寶幢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綸真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師子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瞿然如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寤蓋已三日即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云先君頃於鄉人胡霖卿　消　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夫去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槩如是今追書之復有遺忘處矣

永平樓

饒州永平監樓南臨鄱江紹興三十二年會稽陸瀛毗陵張抑居官舍晚飲微醉同登樓凭欄立傍無侍史方縱談呼笑有婦人不知所從來

立於兩人中間亦凭欄笑曰爾兩人在此說甚事未及荅已無所覩皆大驚悸急下樓後不敢復往鄒已說

唐氏蛇

唐信道於會稽所居治松棚畢俯見短枝出地二寸許以爲松也將拾棄之其物蠢蠢有動態拔之不出呼童發土取之則漸太凡深數尺蓋一異蛇也尾細如箸其身乃麤大與人臂等至頭復甚小與尾相稱越人皆所不識子前志有融州蛇事與此相反云唐說

乙志卷十

龔固治生

方城人龔固者以機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子相繼死但餘一老媪并十歲孫固置酒延媪以善言誘誅之開以利害曰媪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曷若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資給媪終老育而葬焉越三月墓師果死延慶位至節度使子光世至太傅揚國公劉堯仁山甫說

米張家

京師脩內司兵士闞喜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

賣果實自給其妻湯氏舊給事掖廷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尤密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聞木杪呼小鬼繼有應之者呼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事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聵妄聞之無懼也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於此代汝汝當爲我饋湯氏慧人也伺其時至聞應荅聲畢遽曰

既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收實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裏蹺金也盡拾瓜皮與所坐敗簞覆籃共舁以歸僅能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於張家茶肆中出募有力者挈取張氏訝其蒼黃如許發簞見物悉以屓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尚可得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

小鬼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竟喜將訟于官妻曰鬼神不我與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爲幸館于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徙居城北俗呼爲米張家云

湧金門白鼠

京師人魯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

閘下忘携錢行解衣質于庫見主人如舊熟識者思之而未得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言及之蓋數年前所常見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于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以賣少子嘗見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于禽戲者必直數百步勿失也迨旦毋與偕至故處果見鼠逐之及湧金門墻下入穴中而滅毋立不去遣子歸取鍤斸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揭

去之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遽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啓亟詣府自列願以半與官而乞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銀凡五千兩持所得即日鬻南之買屋以居而用其錢爲子本遂成富家即主人也時說

金尼生鬚

平江傳法寺何師本章子厚家青衣也其徒曰師亦故章妾畫卧室中道人叩門入乞食令師曰院中冷落殊乏好供ㄴ隨緣足矣吾適到妙湛院欲少留而屍氣觸人不可入故捨而至此乃設飯延之食畢將去金師夙苦瘵疾常奄奄短氣漫言曰我久抱病先生還有藥見療乎曰適有一粒正可服即同往佛殿命汲水東向吞之詢其鄉里曰我河東人骨肉甚多不肯言姓名臨去時囑曰既服我藥用兩事爲戒切不可臨喪及送葬更十二年吾當復來遂出金師歸舍便聞食氣逆鼻兩日不食何師怒罵之曰汝從野道人喫毒草藥損汚腸胃當即死矣強之使食纔下咽即嘔自是竟不食久之鬚髮皆生黧黑光潤如男子後因赴親戚家喪齋遂思食距服樂時正十二年道人亦絶不至金師遭虜寇之難死於兵間見何德獻說何及金師生鬚時

陽山龍

平江府二十里間陽山龍毋祠相傳其子每歲四月必一至祠下皆取道野外吳中人多見之唯紹興二十年獨入城章幾道僅宅後有廨院曹雲借居之是日雷電旋繞其室曹在堂上有物擁之向壁揭庭下松棚從空起室中箱篋皆挈徙它處幾道與其甥何德輔俯仰望見雲中火光巨鱗赫然或僧或道士或尼或倡女雜遝其前履空躡雲爲捧迎狀越城一角而去何德獻說

遇仙樓

信州弋陽人吳滂字潤甫所居曰結竹村幼子大同生而不能言手亦攣縮紹興十七年年十一歲方秋時與里中兒戲山下有道人過問吳潤甫家所在旁兒指曰在彼曰此子何不荅我

曰不能言道人曰然則我先爲治此疾而後往乃摘茅一莖取其葳鍼大同兩耳下應時呼號又連鍼其肘遽伸手執道人衣曰何爲刺我羣兒皆驚異與俱還滂家道人入門曰君家又有一人廢疾可舁至縣中尋吾治之且約以某日蓋滂兄濬長子不能行四十五歲矣過期數日乃入邑訪之無所見後滂與大同至縣見丐者鬅髻藍縷大同指曰此是也滂以錢遺之不受曰沽酒飲我足矣至酒肆方具杯擲去之曰此

不足一醉自入庫中取巨甕兩人不能勝者獨挈之出其直千錢舉甕盡飲之乃去又曰君家麻車源木甚多可伐之爲我建一樓於所居竹間麻源者去結竹七里產大木滂如其言立命曰遇仙常烹羊釀酒爲慶會自此道人不復至大同獨時有所適或經日乃返不告家人以其處始時身絕短小今形容偉然氣韻落落又數年復來告曰俟爾父母捐館妻子亦謝世當訪我於貴溪紫竹巖會滂夫婦皆死大同妻子

華宮瑤館遊畢却返絳節回鸞翼荷旂勤三耸香醪供養我上真仙客赤霧浮空祥雲遠布是我來仙跡且頻脩　泛舸上雲秋碧晝畢人問曰先生降臨何以爲驗曰赤雲滿空則吾至矣異日復至果然故詞中及之

白獼猴

朝請郎劉公佐罷衡州守舟行歸京師道中得疾其妻趙氏每夕必至所寢處視診藥餌時方盛夏馬門不關一夕趙至牀側公佐睡未覺一

物如猴色正白直從寢閤衝人而出徑歷外戶跳登岸趙氏畏驚病者不敢言獨呼子總出視之物猶在岸上睢盱回顧久之始去劉生於丙申屬猴人以謂精爽逝矣至泗州而卒

天衣山

李處度平仲居會稽紹興十八年被疾未甚篤州監倉方釋之與數客往省之李方燕語往來且道醫之謬忽顧曰近被旨置絲數萬兩不知其價幾何客訝語不倫俄呼虞候令傳語唐運

使且喜同官今先行相待可便治裝也又語客曰得一廨舍在天衣山中極明潔客不敢荅即引去是夜遂卒唐君名閎其室與李相近時病廢家居聞之甚懼次日亦卒李之葬乃在天衣山云方子張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

乙志十二　十二　俞平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　十一事

真州異僧

金華范茂載渭建炎二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發運司幹官官舍在儀真方劇賊張遇寇淮甸民間正驩范泊家舟牛而曰詣曹治事其妻張夫人平生躭信佛教每游僧及門目所見物悉與之不少吝郡有僧鳴鐃鈸行乞于岸呼曰泗州有箇張和尚緣化錢修外羅城張邀至舟所僧於袖間出雕刻木人十許枚指之曰此為僧伽大聖此為木叉此為善財此為土地命之笑則木人欣然啓齒面有喜色取一兒枕鼓而寢者以與張曰此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授張戒使吞之張施以紫紗皂綃各一匹僧甫去范君適從外來次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遣人追及將折困之僧殊不動容索紙書十字者二又書九字及徐字于下以付范即去張氏取藥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婢磨碎調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問曰曾餌吾藥否以

實對僧歎咤曰何不竟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也後兩日賊船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船獨回泊真州殺人肆掠是時岸下舟多不可計舳艫相銜跬步不得動范氏之人無長少皆登津散走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并妾宜奴者三人不去但默誦救苦觀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登舟從蓬背揕矛入當張坐處所覆縣衾四重皆穿透刃自腋下過無所損賊跳入中又舉矛刺之出兩股之間亦無

傷焉賊驚異釋仗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產後得病故待死於此但誦佛耳安得術哉家藏金銀一小篋持以相贈幸捨我賊取之而留其衣服曰以爲買粥費去未久又一賊來持火藥罐發之欲焚其舟未及發而器墜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岸火大起延及水中范氏舟纜已斷如有牽挽者由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不知東西唯宜奴扶柁夷猶任所向及天明則在揚州矣范之弟茂直爲司農丞從

車駕行在即挈取之是日一家十四口數處奔迸並集于揚不失一人方悟碎藥無害之說使如僧言吞之當無驚散之苦矣范歸鄉因溺水被疾而殂正年三十九葬于婺買山于徐家盡與紙上字合僧不復見而所留木兒亦不能動其後張夫人沉痾去體壽七十乃終其子元卿端臣說

章惠仲告虎

成都人章惠仲與其妹壻丘生紹興二十六年

以四川類試中選同赴廷試未出峽舟覆于江丘生死焉章僅得免既賜第調井研縣主簿還至峽州得家書報其弟病死章姑哀在道兼程而西跨羸馬倩一川兵挈囊以隨過萬州曰勢薄晚猶前行不已遂墜崖下去岸十餘丈遍體皆傷不可起俄有虎至奮而前銜其髻欲食章窘怖呼而言曰汝虎有靈幸聽我語吾母年八十矣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壻死於水今年弟死於家獨吾一身存將以微祿充養今汝食

我亦命也無足惜柰吾老母何虎自聞其言已釋髻低首爲傾聽狀語畢即捨去盤旋其傍若有所扞禦夜過半章痛稍定睡石上夢人告曰天欲曉可行矣覺而已明攀危木寸步而上及登岸馬猶立不動遂乘以行告救皆在身但囊橐爲兵攜去章赴官滿秩而母亡未幾章亦卒乃知一念起孝脫於死地專爲母故也異類知義如此與夫落陷穽不引手而擠之下石者遠矣可以人而不如虎乎

大散關老人

政和末張魏公自漢州與鄉人吳鼎同入京省試徒步出大散關遇暴雨而傘爲僕先持去無以障共趨入粉壁屋内避之敗宇穿漏殆不容立望道左新屋數間急往造焉老父出迎客意色甚謹縱觀容貌舉止目不暫置二人同辭而問曰老父豈能相乎應曰唯唯魏公先指吳生扣之笑曰大好大好而不肯明言吳生指魏公曰張秀才前程如何起而荅曰此公骨法貴無與比異日中原有變是其奮發之秋出將入相爲國柱石非吾子可擬也二人皆不以爲然會雨止即捨之去明年魏公登科吳下第公送之出西郊臨別謂曰君過散關時幸復訪道傍老父吳雖不樂父言然亦欲再謁休咎及至昨處唯粉壁故在無所謂新居者詢關下往來人皆莫知魏公既貴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吳猶布衣以公恩得一官竟不顯（二事仲秉説皆黄）

肇慶土偶

鄭安恭爲肇慶守有直吏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矣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牓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爲盜之端不能隱具以實言鄭意必土偶爲姦乃繫卒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

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令此卒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怪遂絶安恭說

韓信首級

席中丞晉仲旦政和中爲長安帥因公使庫頹圮命工改築於地中得石函一其狀類玉蓋上刻韓信首級四字乃篆文也其中空無一物即徙于高原祭而掩之朝奉郎鄭師孟說鄭與席爲姻家

江東轉運司在建康府三屬官廨舍處其中其景北有相傳有怪前後居者多不寧隆興二年陳阜卿爲守湖州通判方釋之送女嫁其子館是舍見東窻壁間人影雜沓謂墻外行人往來不以爲異如是者終日試往就視則人物長不滿尺騎從甚盛如世之方伯威儀馳走不絶方君懼即他徙趙善仁獨不信故往宿焉中夜聞呼其姓名晨起求巾幘衣服皆不見乃盡懸于梁上皇恐而出郡人言此地昔嘗爲廟云釋之說

王晌惡讖

王晌神道在京師時從妙應太師問相得兩句偈曰姓名不過程家渡出郭猶行十里村紹興丙子歲罷當塗守在宣興縣又從達真黃元道求詩其末句曰異嶺直下梅家店福禄難過丑年春會江東提舉官呂忱中發其在宣城時事置獄廣德軍所校無實狀獄不成移鞫徽州出

廣德南門過一嶺問其名曰異嶺固已不樂至渡頭客舍小憩則梅家店也矍然惡之不覺墮渡同行士人衛博寬釋之少解命僕具酒老兵就戶限椎鹿脯晌責其不潔兵恚曰此與建康府不同何足校晌忿其不遜盛怒酒杯落地即得疾不起時丁丑年正月九日也渡曰程家渡去廣德恰十里孫暉說

秦昌時

秦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二十三年昌

齡宮觀蒲將赴調見達真黃元道戒曰君壽命不甚永然最忌為宣州官若得之切不可受受必死既而添差寧國軍簽判不欲往具以事白其叔父叔父誚責之遂赴官昌時自浙東提刑來家五日而死竟不及赴會葬聞達真在溧陽往見之達真曰今年葬簽判明年葬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時怒且懼果訪之于會稽取紙寫詩有二五相逢路再迷之語昌時曰壽止二年或五年邪曰否二月或五月邪曰否然則但二日五日乎曰恐如是時會稽守趙士粲提舉常平高百之皆在坐盛問曰提刑今去歲見之於溧陽神已去如此何為有是言曰去歲見之於溧陽神已去幹曾與約送葬壽夭定數也何足訝今不過七日耳是月十八日昌時具飯召百之及其壻馮某達真在焉昌時坐間取永嘉黃柑手自銓擇達真隨輒食之食數顆又擘其餘攔之地昌時為摘鬚亦何所憚吾之不遇命也即狂走于市呼曰先生捨我何處去夜以繼日飢渴寒暑皆

成都鑷工

政和初成都有鑷工出行廛間妻獨居一壻髯道人來求摘耐毛先與錢二百妻謝曰工夫不多只十金足矣曰但取之為我耐煩可也遂就坐先剃其左次及右既畢回面則左方毛已茁然又去之右邊復爾如是至再三日過午妻不勝倦厭還其錢罷遣之夫歸具以告夫愠曰此必鍾離先生也何為拒之正使盡今日至明日為摘鬚亦何所憚吾之不遇命也即狂走于市呼曰先生捨我何處去夜以繼日飢渴寒暑皆

不顧如是三四年徧歷外邑以至山間逢樵人弛擔樵詰之曰汝何爲者告以故樵者曰此神仙中人彼來尋君則可君今僕僕一生亦何益吾雖至愚然聞得道者非積陰功至行不可僥冀吾有秘術授君君假此輔道摩以歲月儻遂如願戲拔茅一莖噓之則成金釵謂工曰試用我法爲之當有濟工曰此皆幻術不足學我所願則見先生耳樵者曰君未見其人正遇之何以識曰詢于吾妻得其貌已圖而置諸袖中矣

乙志卷二　十一

樵者曰然則君三拜我我能令君見工設拜拜起樵問曰視吾面何如曰猶適所覩耳再拜又問至于三視之無復樵容儼然與所圖無少異曰汝真至誠求道者汝哀號數年聲徹雲漢間上帝亦深憐汝志故令吾委曲喚汝汝從我去遂與俱入山中後二年還鄉別其所知而去今不再出

武夷道人

韶州崇安縣武夷山境像幽絕中臨清溪盤折九曲游者泛舟其下仰望極目道流但指言古跡所在云莫有登之者紹興初有道人至沖佑觀獨欲深入訪洞天經數月尋歷殆遍無所遇忽於山崦間得草庵有道姑屏處長眉紅頰旁無侍女問其來故謂曰洞天有名無形相傳如是吾處此久矣不見也道人曰業欲一往要當盡此身尋之時天色陰翳日已暮姑邀宿庵中道人謝曰子婦人獨居於義不可曰非有他也茲地多虎狼恐或傷君耳竟不肯入危坐於戶

乙志卷二　十二　葉仲

外夜未久果有虎咆哮來前姑急開門呼之荅曰寧死於虎決不入少焉又增一虎嗥嘯愈甚姑又語之曰此兩黑虎性慈仁餘皆搏人不遺力君將爲韲粉矣道人守前說不爲動俄而五虎同集銜其頭足以往纔十數步攔於坡下而去體無少損遂堅坐達明姑延入坐嘉歎曰子有志如此非我所及洞天蓋去此不遠然尚隔深淵淵闊十餘丈驚湍怒流但一竿竹橫其上非身生羽翼不可過亦時有雙鬟樵人往來

子試往幸而相遇當拜而問塗不然無策也既至溪流洶湧崩騰木石皆振弱竹梟獍不可著脚適逢樵者出乃前再拜樵者矍然退避曰山中野人采薪以供家安敢當此具以所欲拱白之樵始秘不言既而曰誰爲君道此曰聞諸庵中女樵怒曰多口老婆妄泄吾事令道人閉目挽其衣以行覺如騰虛空雲龍出沒澒洞兩耳聞既復地乃在平岡上宮殿崔嵬金鋪玉戶一人碧冠朱履顧左右曰安得有凡氣道人趨出稽首碧冠叱曰誰引汝來以樵者告即遣追至前袒其背以鐵拄杖鞭之三百六十血肉分離骨破髓出道人亦戰懼碧冠曰洞天乃高仙所聚汝何人乃得輒至黃汝罪宜速回積行累功他時或可來命取水一杓飲之中有胡麻飯一顆飲水畢嚼飯咀嚥移時僅能食三之一腹已大飽碧冠笑曰汝食吾飯一粒尚不能盡豈得居此遂還至崖下見被杖者呻痛草間曰坐汝至此吾方被謫墮不知經幾百劫乃得釋汝去

龍泉張氏子

處州龍泉縣米鋪張氏之子十五歲嘗携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撥刺不已刀誤傷指痛殊甚停刀少憩忽念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羣魚刮鱗剔腮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棄於溪即日入深山中依石實以居絶不飲食父母怪兒不歸意其墮水死明年寒食鄉人游山者始見之身如枯腊脚瘠見骨然面目猶可認急報其父母來欲呼以歸掉頭不顧曰我非汝家人無急我父母泣而去後十年復往視則肌體已復故顏色悅澤人不知所以然今居山四事皆黃達真說二十餘歲矣

夷堅乙志卷第十三　十二事

劉子文

劉總字子文紹興初為忠州臨江令秩滿寓居鄰邑塾江縣有子曰侍老六歲矣子文忽見其乳嫗旁有小兒長短與侍老相似意其與外僕私通所生者以咎其妻妻李氏癡懦不能治家然知為妄也應曰無是事子文怒時已苦股痛常策木瓜杖即挾妻背使出往白其母母曰兒誤聞之安得有是言子文嗟恚曰吾母尚如此復何望歸舍以果誘侍老曰爾乳母夜與何人寢其兒為誰侍老愕然不能對子文遽前執其手攫拏不置左右急救之猶敗面流血遂呼嫗逐去之曰汝來我家數年兒亦長矣乃以姦穢自敗以吾兒故不忍治汝汝好去嫗泣拜出子文目送之笑語侍人曰渠兒已相隨出門醜跡俱露而家人共蔽匿之何也衆知其將病不旬時果被疾死病中時自言我數與太守爭辯不得汝非不知何為相守不去後其弟綍云子文為夔州士曹日獄有一囚在生死之間郡守欲殺之子文不強爭囚竟死則病中所見疑其祟云

子文子外姑之兄也

九華天仙

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縣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為誰曰世人所謂巫山神女者是也賦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闋其一圓瑤闕瓊宮高枕巫山十二靚瞿塘千載灩灩雲濤沸異景無窮好閉吟滿酌金卮

億前時楚襄王曾來夢中相會吾正鬢亂釵橫斂霞衣雲縷向前低揖問我仙職桃杏遍開綠草萋萋鋪地燕子來時向巫山朝朝行雨暮行雲有閑時只恁畫堂高枕

梯上徹青霄霞外與諸仙同飲鎮長春醉虎嘯猿吟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想人間難識這般滋味妲娥奏樂簫韶有仙音異品自然清脆過住行雲不敢飛空凝滯好是波瀾澄湛一溪香水

山染青螺縹緲人間難睹有珠

珍光照晝夜無休息仙景無極欲言時汝等何
知且脩心要觀游亦非大段難易下俯浮生尚
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擾擾兵戈起天慘雲
愁念時衰如何是使我輩終日蓬宮下淚第四再啓諸公百歲還如電急高名顯位瞬息
爾泛水輕漚霎那間難久立晝燭當風裏安能
久之速仁茅峯割愛休名避世等功成須有上
真相引指放死求生施良藥功無比千萬記此
箇奇方第一玉爵富貴食蟠桃駕鶴乙志卷十三 十三 周祥

翠枝交映蟠桃顆顆仙味真香美遂命雙成持
靈刀割來甘服一粒令我延年萬歲堪笑東方
便起私心盜餌使宮中仙伴遞互相尤殢無柰
雙成向王母高陳之遂拍方偷了蟠桃是你過清寧觀第二紫雲絳霧高擁瑤砌　光中無限部
列肅整天仙隊又有殊音欲舉聲還止朝罷時
亦有清香飄世玉駕繽輿高上真仙盡退有瓊
花如雪散漫飛空裏玉女金童捧丹文傳仙誨
撫諸仙早起勞卿過耳張道陵第三光陰奇扶

明年淵道自祠宮起提舉秦司茶馬度淮而北至鄭陽虜兵大至蒼黃奔歸盡室幾不免河南復陷考詞中之句神其知之矣

法慧燃目

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徧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音於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石目以施即取鐵彈投諸火煆令通紅置眼中然香其上香焰纔起

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慧眼即枯深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殊自喜也後三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隅珠拒不許二僧在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我等施主也慧曰女人恐不識路師何不相引同行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林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

蚌中觀音

溧水人俞集宣和中赴泰州興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蚌蛤舟人日買以食集見必輟買放諸江他日得一籃甚重衆欲烹食倍價償之堅不可遂寘諸釜中忽大聲從釜起光焰相屬舟人

大恐熟視之一大蚌裂開現觀世音像于殼間傍有竹兩竿挺挺如生菩薩相好端嚴冠衣瓔珞及竹葉枝榦皆細真珠綴成者集令舟中人皆誦佛悔罪而取其殼以歸傳燈録載唐文宗嗜蛤蜊亦覩佛像之異但此又有雙竹爲奇耳

宋貺益謙說

盱眙道人

紹興三十年楊抑之抗爲盱眙守有道人不知所從來能大言談人禍福或中楊敬之如神館

于郡治之東齋每招寮屬與共飲道人時時舉目旁視類有所覩春夜過半楊之子恂婦將就蓐恂出外喚人呼乳醫過東齋聞道人在室內與客語及還又見其送客出隱隱有黑影自南去固已怪之忽前揖曰尊公已出廳吾將往謁恂曰方熟睡未起也咄曰燈燭羅陳賓客滿坐君何以戲我恂止之不可遂還舍明日白其父父猶謂其與異人相過戒勿輕言後半月宿直者早起齋門已開而道人不見急尋之乃在齋北叢竹間以帶自絞死矣始知前所見皆鬼祟也蔣德誠天佑時爲通判親見之

牛觸倡

桂林之北二十里曰甘棠鋪紹興十六年方務德滋爲廣西漕桂府官吏皆出迎候營妓亦集於鋪前散詣民家憩息一黃犢逸出攔群倡奔避牛徑於衆中觸一人以角抵其腹於壁腸胃皆出即死牛發狂掣走入山里正與土兵數十人執弓弩槍杖逐之凡兩日乃射死倡之姓名曰甘美自後風雨陰晦之夕人皆聞其冤哭聲歷數年方止

嚴州乞兒

嚴州東門外有丐者坐大樹下身形垢汗便穢滿前行人過之皆掩鼻李次仲季獨疑爲異人具衣冠往拜丐者大罵極口次仲拱立不敢去忽笑曰吾有一詩贈君即唱曰緣木求魚世所希誰知木杪有魚飛乘流遇坎衆人事纔三句復云你却不次仲懇求末句又大罵竟不成章

明年紹興甲子歲嚴州大水郡人連坊漂溺死者甚衆而次仲家居最高獨免其禍始悟詩意及你却不之語

次仲說食牛詩

秀州人盛肇居青龍鎮超果寺好食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嘗遣僕來約旦日會食視其簡無有是言獨於勻碧牋紙一幅內大書曰萬物皆心化唯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肇驚嗟久之呼其僕已不見旦而詢諸陳氏元未

嘗遣也肇懼自此不食牛趙細立振甫說

海島大竹

明州有道人行乞於市持大竹一節徑三尺許血痕溼其中自云本山東商人曾泛海遇風漂墮島上登岸縱目望巨竹參天翠色欲滴歎訝其異方徘徊賞翫俄有皁衣兩人來云尋汝正急乃在此耶荅曰適從舟中來尚不知此爲何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拊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角也益怪之復前行至一處主者責曰汝好食牛當受苦報始大恐拜乞命曰請後不敢主者曰汝既悔過今釋汝可歸語世人視此爲戒曰有如不信以何物爲驗主者顧左右令截竹使持歸便見兩人携大鋸趨入林中少頃而竹至鮮血盈管下流污衣云方鋸解因未了聞呼即辭鄉里他適而溷迹丙中趙振甫屢見之

嵩山三異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顛最深處曰控鶴庵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窮日力乃至兩人不堪其憂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凡二十年遭亂南來紹興間嘗召入宮賜沖靜處士今廬於豫章之東湖每爲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拊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盆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出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逼而聽之寂然既退復爾其後石壁摧得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真黃白之學無所不有既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十篇餘悉焚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劉生於元豐七年甲子歲

黃蘗龍

黃蘗寺在福州南六十里山上有龍潭從崖石間成一穴直下無底潭口闊可五尺寺僧曰此福德龍也常時行雨歸多聞音樂迎導之聲或於雲霧中隱隱見盤花對引其前者泉州僧慶老聞而悅之與輩流數人至潭畔焚香默禱且誦白傘蓋真言願覩其狀先取楮鎚投水中即有物自下引之倏然而沒固已駭之矣時方白晝黑雲如扇起頃之滿空對面不相識徐徐稍開一物起潭中類蓮華而莖柄皆赤色繼有兩眼如日輝采射人突起其上諸僧怖懼急奔走下山雷霆已隨其後移時乃止

乙志十三　十一　黃中

慶老詩

慶老字龜年能為詩初見李漢老參政投贄有共看栖樹鴉之句大奇之以為得韋蘇州風味所居北山下山頂有橫石如舟自稱舟峰漢老更之曰石帆庵為賦詩曰鶵作衣裳鐵作肝老將身事付寒巖諸天香積猶多供百鳥山花已罷啣定起水沉和月冷詩成冰彩敵雲緘山頭畫舸誰安纜我欲看公使石帆又嘗訪之不值留詩曰惠遠過溪應送陵玉川入寺不逢曦夕陽半嶺鴉栖樹拄杖尋山步步遲其後慶老死漢老作文祭之曰今洪覺範古湯惠休亦嘗從佛日宗杲參禪杲不印可曰正如水滴石一點入不得蓋以言語為之祟云泉州報恩寺慶書記亦能詩漢老稱賞其一聯云人從曉月殘邊去路入雲山瘦處行以為可入圖畫

乙志十二　十二　葉仲

蔣山蛇

泉州都監王貴說紹興初張循王駐軍建康裨校苗團練至蔣山下路營地中塗無故馬驚怪之見大蛇在桑間以身繞樹樹為之傾伸首入井中飲水苗不敢復進策馬欲還循王之子十四機宜者適領五十騎在後苗呼曰前有異物驚人宜速還機宜年少壯勇且恃眾加鞭獨前問知其故即引弓射之不中又射之正中桑本蛇回首著樹校張口向人吐氣如黑霧人馬皆

辟易百餘步面目無色不三月間苗張及從騎盡死右四事嘉叟說王

筍毒

鄉人聶邦用嘗游薦福寺就竹林燒筍兩根食之歸而腹中憒悶遇痛作時殆不可忍如是五年瘦悴骨立但誦觀世音名以祈助其弟惠璉爲僧在永寧寺邦用所居曰麗池去郡三每入城必宿于璉公房夢人告曰君明日出寺門遇貨偏僻藥者往問之當能療君疾疾若愈明年當及第然須彌勒下世乃可邦用覺以夢語璉數異之晝出寺門外果遇賣藥者見之即曰君病甚異當因食筍所致蓋蛇方交合遺精入筍中君不察而食之蛇胎入腹今已孕矣幸其未開目可以取儻更旬日蛇目開必食盡五藏乃出雖我不能救也乃取藥二錢匕使以酒服之藥入未幾洞瀉穢惡斗餘一蛇如指大蝻結糞中雙目尚閉不啓邦用以疾平爲喜獨疑及第之說時郡中以永寧爲試闈逮秋試邦用列坐正在彌勒院牌下果登科

劉蓑衣

何子應麒爲江東提刑隆興二年十月行部至建康入茅山謁張達道先生聞劉蓑衣者亦隱山中常時不與士大夫接望導從且至則急上山椒避之子應盡屏吏卒但以虞候一人自隨杖策訪焉劉問爲誰以閑人對劉呼與連坐才其額曰太平宰相張天覺四海閑人呂洞賓子應乃天覺外孫驚其言起曰張丞相麒外祖也先生何以知之劉曰以君骨法頗類偶言之耳

吾與丞相甚熟君還至觀中視向年留題可知也子應請其術笑曰本無所解然亦有甚難理會處君也只曉此又從扣養生之要復曰有甚難理會處竟不肯明言子應辭去且問所需曰此中一物不闕吾乃陝西人好食麪能爲至此足矣明年若無事時幸再過我子應去數步回顧則已登山其行如飛迨及觀中求張公題字蓋紹聖間到山所書也乃買麪數斗遣道僕送再訪之及當塗而卒所謂明年若無事者豈非知其死乎

浙東憲司雷

浙東提刑公廨堂屋之南隅舍五間謝誠甫祖信居官時其弟充甫處之夏日暴雨震霆洊至如在窻几間充甫正衣危坐靜以觀之聞梁木聲未及趨避已折矣籠篋之屬元在東壁然有聲未及趨避已折矣籠篋之屬元在東壁下暨雷雨止則已徙于西邊位置高下一無所改方震時蓋未嘗見室中有人也

常州解元

紹興十年常州秋試有術士言今歲解元姓名字中須帶草木口聞者皆謂人名姓犯此三者固多豈不或中及牓出乃李薦爲首薦字信可姓中有木名中有草字中有口餘人皆不盡然

振濟勝佛事

湯致遠樞密鎮江金壇人爲人剛褊居官鄉皆寡合鄉人以故多憚與還往其子廷直先卒兩孫皆粹謹能反乃祖所行族黨翕然稱之隆

興二年湯公薨數月後見夢于長孫曰我生時無大過死後不落惡趣不須營功果但歲方苦饑能發廩出穀以振民遠勝作佛事於吾亦有賴也是夕里中人多夢湯至其言皆同長孫即持未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救餓者且盡又以三百斛繼之

袁仲誠說

王俊明

蜀人王俊明洞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說天星災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君夜以盆水直氐房下望之皆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窖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躁枯索寞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絶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逐出府界寓于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理前說曰及今改圖尚爲不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爲太常博士後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唯蜀爲福地不受兵君宜西歸勿以家試禍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稚信其言亟謁鄉相何文縝求去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衛士輿轎急召俊明至宮門聞胡人已登城委之而去匍匐下車莫知其所往疑擠于溝壑矣其家行哭尋之數日竟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爲死日云

虞并甫說

南禪鍾神

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氏居鍾樓下其婦產子焉數日後一妾無故仆地起作神語斥其褻污曰速徙出不爾且有大禍前日爨下食器破乃我爲之汝誤笞婢子矣馬氏謂爲妖厲呼僧誦首楞嚴呪祛逐之厲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鍾者也安得見迫此鍾本陳氏女子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謹凡寺以鍾聲爲號令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叩擊吾以首代受之不勝痛盍爲語寺僧別造小鍾遇上官至則擊之脫不我信當以未來三事爲

驗自此信宿有倡女來設供繼有商人劉順施
刹竿又旬日宣州僧日智道者來設大水陸三
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
加敬禮語訖寂然馬氏懼即遷居所謂三事者
皆如其說縣人邊知常作記

洪粹中

樂平士人洪斿字粹中爲人俊爽秀發然好以
語言立議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綴緝凡里
巷短長無不備記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樸
友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兄喪葬
之費皆出於樸後數年樸與醫者葉君禮夜坐
葉先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便延坐交語家人竊
聽之粹中聲也愀然曰思君如昨願一見道舊
謝送死之恩而屢至門皆爲閽者所阻今隨令
兄七承事自周原來七承事葬處也故得入念臨終時
非吾兄高義朽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
見吏卒來云迎赴官即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
局絶優游無事特苦境界黑暗冥漠愁人雖爲
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當
爲大官正坐口業妄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
之無及矣生時所爲文一編在十二郎處煩兄
明旦乘其未起往取之秖在渠箱中替子上樸
恍忽間不憶其已死喚人點茶遂不見時燈火
雖設無復光焰葉醫驚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
郎家得其書粹中夙與妻不睦後再適葉氏亦
時時來附語葉生聞洪粹中博學

十二郎其姪也

魚陂癘鬼

族人洪洋自樂平還所居日已暮二僕荷轎一
僕負擔必欲以中夜至家邑之南二十里曰吴
口市又五里曰魚陂畈到彼時已二更微有月
明聞大聲發山間如巨木數十本摧折者其響
漸近洋謂爲虎而虎聲亦不至是心知其異矣
至下車與僕謀所避處將復還吴口已不可欲
前行則去人居尚遠進退無策望道左小澗無

水可以蔽匿即趨而下其物已在前立身長可三丈從頂至踵皆燈也三轎僕震怖殆死擔僕竄入轎中屏息洋素持觀音大悲呪急誦之且數百遍物植立不動洋亦喪膽仆地然誦呪不輟物稍退步相去差遠呼曰我去矣徑往畈下一里許入小民家遂不見洋歸而病一年乃愈擔僕亦然二轎僕皆死後訪畈下民家闔門五六口咸死於疫始知異物蓋癘鬼云

全師穢跡

乙志十四

樂平人許吉先家于九墩市後買大僧程氏宅以居居數年鬼瞰其室或時形見自言我黃三江一也同爲賈客販絲帛皆終于是今當與君共此屋初亦未爲怪既而入其子房中本夫婦夜卧如常時至明則兩髮相結移置別舍矣方食稻飯忽變爲麥食早穀飯忽變爲晚米或賓客對席且食且化皆懼而捨去吉先招迎術士作法祛逐延道流醮謝祀神禱請略不効所居側鳳林寺僧全師者能持穢跡呪欲召之時

時倏大數倍俄爲人擒搦以行僧曰當更於病者牀後見兩物始真去耳明日牀後大櫃旁涌出牛角一雙良久而没自是遂絶不至凡爲厲自春及秋乃歇許氏爲之蕭然

三事洪波說

結竹村鬼

弋陽縣結竹村吳慶長遣僕夜守田中稻有操鐮竊刈之者持挺逐之不獲明夜復然且而視其稻蓋自若也僕素有膽氣自謀曰挺短無及事當以長槍爲備至夜果來見人出則走僕大

步追擊椿以槍遂執之秉火而視乃故杉木一截取卧于牀下明日將焚之以語里巫師巫師曰是能變化全而焚之不可即碎爲片片置小缶和湯煮之新火方熾臭不可忍聞二缶中號叫哀泣曰幸赦我我不敢復擾君苟爲不然必從巫師索命償僕爲破缶擲諸原果不復至

新塗驛中詞

倪巨濟次子治爲洪州新建尉請告送其妻歸寧還至新塗境遣行前者占一驛及至欲入遥聞其中人語逼而聽之譆笑自如而外間略無僕從將詢爲何人而不得入門窺之聲在堂上暨入堂上則又在房中治疑懼亟走出徧訪驛外居民一人云嘗遣小童來借筆硯去未見其出也乃與健僕排闥直入見西房壁間題小詞云霜風摧蘭銀屏生曉寒淡掃眉山臉紅勢瀟湘浦芙蓉灣相思數聲哀歎畫樓尊酒閑墨色尚濕筆硯在地曾無人跡倪氏不敢宿而去事

趙清憲

趙清憲丞相抃之侍父官北京時病利踰月而死沐浴更衣將就木忽有京師遞角至發之無文書但得侯家利藥一貼以爲神助即扶口灌之少頃復蘇遽遣人入京扣奏邸吏蓋其家一子苦泄利買藥欲服誤以入郵筒中也又嘗病黃疸勢已殆有嫗負小盞至門家人問所貨何物曰善烙黃叫使視之發盞取鐵匕燒熱上下熨烙數處黃色應手退翌日脫然後爲徐州通判罷官將行又以利疾委頓素與梁道人相善其日忽至問所苦曰無傷也命取水一梧置按上端坐呪之須臾水躍起如沸湯持以飲趙公即時痛止公心念無以報但嘗接高麗使者得銀盂一欲以贈之未及言道人笑曰高麗銀何異不須得長揖而出追之不復見東城集中有贈梁道人詩曰采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曆日雨斜江上一漁蓑神仙護短

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即此翁也

大名倉鬼

王履道左丞政和初監大名府崇寧倉門官舍在大門之內一夕守宿吏士數十人同時叫呼聲徹于外左丞披衣驚起一卒白云有怪物甚可怖公勿出乃伏屏間覘之一大鬼跨倉門而坐足垂至地振膝自得屋瓦皆動搖火焉闊步跨出外入李秀才家而滅李生即時死

邢大將

邢大將者保州人居近塞以不仁起富積微勞得軍大將嘗以寒食日率家人上家祀畢飲酒見小白鼠出入松栢間相與逐之鼠見人至首帖地不動遂取以歸鼠身毛皆白而眼足赬紅可愛邢捧置馬上及家即走不復見即日百怪畢出金鬲兩兩相抱持而行器皿易位貓大作人言不可訶叱邢寢榻旁壁土脫落寸許突出小人面如土木偶又五日已長大成一胡人頭長鬚鬈髮朋髻殊可憎惡語音與生人不少異且索酒肉邢不敢拒隨所需即與之稍緩輒怒一家長少服事之唯謹凡一歲邢死諸怪皆不見三事

嘉叟說

董染工

鄉里洪源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而破其腦串以竹歸則焚稻稈褰節炳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生所殺不可計老而得奇疾偏體生麤皮鱗皴如樹遇其奇癢時非復爬搔可濟但取茅稈以燎四體則移時乃定纏又若頭痛不服藥每痛甚輒令人以片竹擊腦數十下始稍止人以爲殺生之報如是三年日一償此苦然後死

臨川巫

臨川有巫所事神曰木平三郎專爲人逐捕鬼魅靈驗章著遠近趨向之自以與鬼爲仇敵慮其能害已日日戒家人云如外人訪我不以親疎長少但悉以不在家先告之然後白我里中人方耕田見兩客員戴行支徑中褰裳踽步若有礙其前者耕者曰何爲乃爾曰水深路滑沮洳滿徑急欲前進而不可耕者笑曰平地無水安得有是言兩客悟謝曰眼花昏妄賴君指迷也欣然直前曾不留礙徑至巫門自稱建州某官人頃爲祟所撓得法師救護今遣我齎新茶來致謝家人喜引之入勞苦尉藉始以告巫巫問何在曰已入矣大驚曰常戒汝云何今無及矣使出詢其人無所見巫知必死正付囑後事忽如人擊其背即踣于地涎凝喉中頃之死

上猶道人

鄉人董璞宣和四年爲南安軍上猶丞有道人從嶺外來長六尺餘云將自此朝南嶽且言有戲術董爲置酒召客而使至前陳其伎獨撐無厓竹畚一枚泥滿其中庭下觀者數百道人令自取泥如豆納口內人人詢之欲得作何物或果實或穀饌或飴蜜不以時節土地所應有皆以其意言道人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須而變戒令勿嚼勿嚥可再易他物於是方爲肉者能成果爲果者能成肉千變萬化無有窮極而一丸泥自若也董氏子弟或不信遣鄉僕

胡滿出戒之曰汝亦說一物正使誠然姑應曰不是試觀其何以處僕含泥呼曰欲櫻桃道人呵問之曰非也再三問皆然笑曰汝欲戲我耶吾將苦汝又呵氣入之則爲大蒜辛臭達于外僕猶執爲未然道人偏告衆曰此人見海已甚當令諸君皆聞之指其口曰大糞出應聲間穢氣充塞徹于庭上僕急吐出取水濯漱良久尚有餘臭觀者大笑益敬之道人亦求去與之錢公裳可也既至公府庭下侍衛峻整威容凜凜不受獨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爲何許人何可畏主者据案怒色曰趙善佐汝前生何以敢

姓氏也董外孫洪應賢邦直從在官下親覩其異

說應賢

諸般染鋪

王錫文在京師見一人推小車車上有囊其外爲花門立小牌曰諸般染鋪架上掛雜色繒十數條人窺其囊但貯濁汁斗許或授以尺絹曰欲染青受而投之少頃取出則成青絹矣又以尺紗欲染茜亦投于中及取出成茜紗矣他或黃或赤或黑或白以丹爲碧以紫爲絳從所求

索應之如響而斗水未嘗竭視所染色皆明潔精好如練肆經日所爲者竟無人能測其何術

趙善廣

趙敦本不葦紹興二十九年爲臨安通判其子善廣在侍傍夢人持符追之曰府主喚廣辭不肯行曰吾父與府公共事吾知子弟職耳何爲喚我持符者捽之以行廣問當以何服見曰具公裳可也既至公府庭下侍衛峻整威容凜凜可畏主者据案怒曰趙善佐汝前生何以敢

殺孕婦廣拜而對曰某名善廣非佐也主者顧追吏曰此豈小事而誤追人邪命捽送獄而釋廣廣還至家但見眼界正黑不能得其身自念平生誦法華經令不見何邪忽覺所誦經在手光燄煥然已身乃卧床上投以入遂寤家人蓋不覺也後七年爲饒州司户乃卒

宣城寃夢

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秦棣爲郡守合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

與語秦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案致其罪同
獄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
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
金素善訟爲吏畫策命取具案及條令反覆尋
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四囚不得有所言
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即爲南金作道地引
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
謁經界官王昺宿于沓屯客邸夜中驚厲叔呼
之不應撼之數十但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喚

鄰室人并力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
眞不可作曩者救急爲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
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
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本不負汝命今當相償
死便取大鐵盆覆我故不能出聲非叔見救眞
以魘死矣又十年竟遇虵妖以卒 洪紘說

馬妾寃

蜀婦人常氏者先嫁潭州益陽楚椿卿與嬖妾
馬氏以妬寵相嫉乘楚生出箠殺之楚生仕至

水鬬

樂平縣何衝里皆程氏所居其北有田一　數十百頃紹興十四年夏五月積雨方霽日正中無雲田水如爲物所捲悉聚爲一直西行至杉木墩而止其高三四丈初無隄防了不汎決里南程伯高家相去可三百步井水忽溢起亦高數丈夭矯如長虹震響如霹靂北行穿程聰家墻又毀樓西北角而過村民遥望有物兩角似羊踊躍其中與青衣童數人徑赴墩側田水趨迎之相扞鬬且前且郤凡十刻乃解北水各散

歸田與未鬬時不少減南水亦循舊路入井中是日滿村洶洶疑有水災既而無他事伯高者本以富雄其里自是浸衰未幾遂死今田疇皆爲他人有而聰亦與弟訟分財數年始定然則非吉祥也

京師酒肆

廉布宣仲孫悛肖之在太學遇元夕與同舍生三人告假出游窮觀極覽眼飽足倦然心中拳拳未嘗不在婦人也夜四鼓街上行人寥落獨見一騎來騶導數輩近而覘之美好少子也遂隨以行欲迹其所向俄至曲巷酒肆下馬入買酒獨酌時時與導者笑語三子者亦入相對揖案索酒情不能自制遥呼婦人曰欲相伴坐如何即應曰可皆欣然趨就之且推肖之與接膝意爲名倡也婦人以巾蒙首不盡覩其貌容戲發之乃一大面惡鬼殊可驚怖合聲大呼曰有鬼酒家奴出視則寂無一物嗤其妄具以所遇告奴曰但見三秀才入肆安得有此三子戰栗

通昔至曉乃敢歸

桂真官

會稽人桂百祥能役使六甲六丁以持正法著名稱爲真官先是吴松江長橋下每潮來多損舟舡相傳云龍性惡所致縣人共雇一僧禳訴牒請於桂桂曰若用我法當具章上奏則此龍必死事體至大吾所不忍姑爲其易者乃判狀授僧戒曰汝歸持往尋常覆舟處語之曰桂真官問江龍何爲輒害人宜速改過自新脫或再

犯當飛章上天捕治行法矣此人持歸報父老
別募一漁者使伺潮將至從第四橋出白之漁
者迎投判牘具告桂語瞬息間潮頭正及其處
即滔滔而返自是不復爲害（二事趙公懋元功說）

大孤山龍

陳晦叔輝爲江西漕出按部舟行過吳城廟下
登岸謁禮不敬至晚有風濤之變雙桅皆折百
計救護僅能達岸明日發南康舡人白當以猪
賽廟晦叔曰觀昨日如此敢愛一豕乎使如其

請以祀而心殊不平舡纔離岸則風引之回開
闥四五自旦至日中乃能行又明日抵大孤山
舡人復有請晦叔怒曰連日食吾猪龍亦合飽
鼓棹北行不顧纔數里天地斗暗雷電風雨揔
至對面不辨色白波連空巨龍出水上高與檣
齊其大蹇江口吐猛火赫然照人百靈祕怪奇
形異狀環繞前後不可勝數舟中人知命在頃
刻各以衣帶相纏結冀溺死後屍易斂竟毀前
司捕兵將官牛信從吏在別舫最懼俯伏扳上

燕人程師回

燕人程師回既歸國爲江西大將紹興十二年
朝廷遣還北方舟行過大孤山下舟人白凡舟

過此者不得作樂及煎油或犯之菩薩必怒師回曰菩薩爲誰不肯言逼之再三乃以龍告師回嘻笑曰是何敢然龍居水中吾不能制其所爲吾在舟中龍安能制我命其徒擊鼓吹笛奏蕃樂燒油煠魚香達于外自取胡牀坐舡背陳弓矢劒戟其旁舟人皆相顧拊膺長歎曰吾曹爲此胡所累命盡今日矣柰何時天氣清明風忽暴起噎霧四合震霆一聲有物在煙波間兩目如金盤相去僅數十步睨舡欲進威容甚猛

師回曰所謂菩薩者乃爾邪引弓射之正中一目其物郤退睢盱入水中未幾風浪亦息安流而去人皆服其勇江行人相傳以烹油爲戒云

蛟螭之屬聞油香則出多騰入舟舟必覆或至於穿決隄岸乃去師回所射蓋是物也

徐偃病忘

婺州水康人徐偃字彥思素以能文爲州里推重鄉人欲爲父祖立銘碣必往求之平生無時輟讀書後仕至建州通判歸暮年忽病忘世間百物皆不能辨興賓客故舊對面不相識甚至於妻孥在前亦如路人方食肉不知其爲肉飲酒不知其爲酒飢渴寒暑晝夜之變一切盡然手亦不能作一字閱三年乃卒蓋苦學精思喪其良心云　喻良能說

劉姑女

方城縣境有花山近麥陂市市人率錢築道堂以處道女村民劉姑者棄家入道處堂中其女既嫁矣一夕夢見之泣曰我昨與夫壻忿爭相毆擊誤仆戶限上癈損兩乳已死矣姑驚恒而寤即下山詣女家詢之果以昨日死扣其曲折良是欲執壻送縣里人勸止之曰姑名爲出家而以一女自累不可也乃止里胥亦幸無事祕不言女寃竟不獲伸

雲溪王氏婦

政和七年秋婺源縣雲溪王氏婦死經日復生邑人朱喬年松方讀書溪上亟往問所見曰昨方入室見二吏倚于戶外遂率以去步於泱莽中天氣昏昏不能辨蓼暮俄頃入大城廛市井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甚盛凡先亡之親戚鄰里皆在焉相見各驚嗟問所以來故追吏引入官府歷西廂下拱立者使閉目坐舩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鼈也平生未

海中紅旗

趙丞相居朱崖時挂林帥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饋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者使閉目坐舩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蓋巨鼈也平生未

嘗覩所謂紅旗者鰣鱗鼉耳世所傳吞舟魚何足道使是鰌與吾舟相值在十數里之間身一展轉則已淪溺於鯨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鰌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莊子鯤鵬之說非寓言也時外舅張淵道爲帥云張子思說得之於使臣外舅不知也

三山尾閭

台州寧海縣東涉海有島曰三山鎮鎮屯巡檢兵百人凡兩潮乃可得至先君爲主簿時曾以公事詣其處與巡檢登山頂縱觀四面皆大洋之陰水尤峭急從高而望水汩汩成渦而陷不滿者數十處云此所謂尾閭泄水者也

董穎霜傑集

饒州德興縣士人董穎字仲達平生作詩成每屬思時寢食盡廢詩成必徧以示人嘗有子蒼激賞徐師川爲改汀字爲川汪彥章曰此一字大有利害目其文曰霜傑集且製叙以表

學語云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汀秋蒙

出之然其窮至骨他日入郡爲人作秦丞相生日詩窮思過當遂得狂疾走出欲投江水或爲遣人呼其子買舟載以歸歸數日而死家貧子弱葬不以禮亦無錢能作佛事歷十餘日宗人董應夢者夢見之曰穎死後以家貧之故不蒙佛力尚未脫地獄苦吾兄儻施宗誼微爲作齋七以資冥路併刻霜傑集傳于世則瞑目九泉別當報德矣　如其請先飯僧作齋又夢來謝曰荷兄追拔已得解脫霜傑願終惠也以詩或能言之應夢家正開書肆竟爲刻集

劉供奉大

臨安萬松嶺上多中貴人宅陳內侍之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納涼至四鼓未寢道上人跡已絕忽見獄卒衣黃衣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行前其次着紫衫又其次着涼衫到劉供奉門外升階欲上金紫者難之獄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時已晚請速行乃俛首而入

原缺

之正寢扃鐍甚固孫喚驛吏啓門吏曰此室爲異鬼所居凡數十年矣無敢入者孫生年少又爲大府僚屬擁從卒百人恃勇使氣竟發户而入至夜明燭于前取劒寘几上過二更後獨坐心動未能就枕忽聞梁上有聲仰視之一青鬼長二尺許正跨梁拊掌而笑孫容呼户外從者皆熟寢不應久之鬼冉冉而下立孫側盤旋而舞以焉奪劒執之舞不止孫益懼但端坐聽命俄有婦人頂冠出屏後衣服甚整笑曰小鬼莫惱官人便歸去言畢皆不見牕紙已明蓋擾擾達旦也肇仕豫爲吏部侍郎出知棣州因大旱用畜法祈雨執肇坐於烈日中汲水數十桶更互澆其體遂得病死

金鄉大風

濟州金鄉縣城郭甚固陷於北虜紹興壬戌歲有人中夜扣城門欲入閽者不可其人怒罵久之曰必不啓關吾自有計忽大風震天城門破裂吹閣者出城外一縣室屋皆飛舞而出自令

丞以下身如御風而行不復自制到城外乃墜地是歲州爲河所淪一城爲魚而金鄉獨全遂爲州治二事趙不庸說

韓府鬼

韓郡王解樞柄建第于臨安清湖之東其女晚至後院見婦人圓冠褐衫背面立以爲姊妹也呼之婦人回首甚女胷即仆地猶能言所見遂短氣欲絶三招方士宋安國視之揭帳諦觀曰雖有祟然無傷也一女子年可十八九說其衣冠皆同又一老媪五十餘歲皆在左右今當遣去命取大竹一竿掛紙錢其上使小童執之令病者噓氣宋以口承之吹入竹杪如是者二竹勢爲之曲宋曰邪氣盛如此豈不爲人害又汲水噀其竿童力不能勝與竹俱仆女遂醒先是某人家室女爲淫行父母并其乳婢生投于井中覆以大青石且刻其罪于石陰今所見蓋此二鬼鬼爲宋言如是宋字通甫治崇不假符籙考召其簡妙非他人比也韓府今爲左藏庫

鬼入磨齋

鎮江都統制王勝獨行後圃遥望山石後有人引首近而視之乃牛頭人著朱衣相對立勝叱問曰誰牛頭亦曰汝爲誰勝捫搏擊之亦擲搏相報勝懼捨之而還其妻初嫁軍小將又嫁陳思恭末乃嫁勝嘗見二前夫同坐於堂以語勝勝曰復來當急告我明日又至勝出其坐自如亟逐二鬼皆　至西廂入磨齋中乃滅勝以手擊磨王指皆　是年死二事韓子温

張撫幹

延平人張撫幹有術行使鬼神鍾士顯世明病瘧折簡求藥張不與藥不荅簡　書押字於簡板上戒曰以舌舐之當愈果愈鍾婦翁林氏富人也用千緡買美妾林如福州而妾病沉困不食鍾邀張治之張曰事急矣度可延三日命林君如期歸則可見乃呵氣入妾口中少頃目開體動索粥飲之頗能語信宿林歸妾亦死又與鄧秀才者同如福州鄧羸劣不及事張曰吾以一

力假君何如鄧曰君自無僕何戲我前過一神祠指黃衣卒曰以此人奉借鄧特以爲相戲侮遂分道各行至前溪渡頭舟人檥船待曰君非鄧秀才乎適有急脚過此令具舟相載固已怪之矣晚到村市見旅舍貼片紙曰鄧秀才占問之又此人也自是三日皆然至福唐夢黃衣來曰從公數日勞苦至矣略無一錢相謝何耶我坐貪程行速蹙損兩指當亟爲療治覺而異之即焚楮緡數萬祝獻歸途過祠下視黃衣足指果斷其二乃自和泥補治之

趙令族

趙令族居京師泰山廟巷僕人嘗入報有髑髏在書牕外井旁令族曰是必鴟鳶銜食墜下者善屏弃之僕持箕帚去此物殊不動將及矣遽躍入井中其聲紈如僕以事告令族曰乃汝恐懼不自持誤蹙之隧水姑以石窒之勿汲也明日又往則復在石上且前視之逮相近宛轉從旁揭石以入僕益恐令族猶不信曰明日謹伺之我將觀焉乃窺於牕隙中所見與僕言同亦懼會元夕張燈自登梯捲簾未竟忽悲哭而下問之不荅遂得心疾厭厭如狂癡其妻議徙居以避禍既得宅於城西遣其子子澈先往妻與令族共乘一塊擔子澈掃洒畢回迎之過諸東角樓下揭簾問安否令族神色頓清但時時探首東望極目乃已及至新居則洒然醒悟能說病時事云憶初登梯時見婦人被髮蒙面從堂哭而出聲絶哀吾不勝悲亟趨而下向東行吾即覺神觀稍復舊覩其出通衢雜稠人中不可辨乃止以今日之醒念前日之迷得不墮鬼計中幸矣令族既免續又有宗室五觀察來居之不半年死時宣和中

何村公案

秦棣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半夜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

有兵甲意爲凶盜即擊鼓集鄰里合僕奴持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全火盜爲功言諸縣縣既知之矣以事諉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征遂趨郡棣釋巡檢以下而執三人取麻絚通纏其體自有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人者皆死棣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即致　明年棣卒於郡又明年楊原仲爲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杻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北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趣書史端楷録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趙不庵

之李次伸

姚氏妾

會稽姚宏買一妾善女工庖厨且有姿色又慧

謹飭能承迎人自上毋以下皆愛之居數月久一夕姚氏舉家覺寒氣滿室切切偪人已而聞鬼哨一聲從牕間出家人驚怖稍定方舉相存問獨此妾不見視其榻衣裘皆在焉牕紙上小竅如錢大不知何怪也　郭老堂説

翟揖得子

京師人翟揖居湖州四安縣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婦人以槃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橫陳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男子彌月不育又禱請如初有聞其夢者告揖曰子酷嗜牛肉豈謂是歟揖竦然即誓闔家不復食遂復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妻遂生子爲成人同階說

張八叔

邊知白公式居平江祖母汪氏臥病更數醫不效有客扣門青巾烏袍白皙而髯言吾乃潤州范公橋織羅張八叔也前巷袁二十五秀才令來切脉公式出見之客曰不必診脉吾已得尊夫人疾狀留一藥方曰烏金散使即飲之邊氏家小黃犬方生數日背有黑綬帶文客曰幸以與我後三日復來取矣公式笑不答後三日犬忽死汪氏病亦愈乃詣袁秀才謝其意袁殊大驚坐側有畫圖視之乃呂洞賓象宛然前所見者畫本實得於張八叔家邊遠姪維說

王訢託生

王訢字享之江陰人紹興戊辰登科待楊州教授闕未赴以乙亥三月卒于家冬十月其田僕見一人跨馬兩卒爲馭諦視之教授君也驚問何所適曰吾欲到彭萬因千二秀才家僕曰此去彭萬十餘里日勢已暮恐不能達訢曰遠非所憚爲我前導足矣乃與俱行至初更及因氏之門訢下馬留一紙裹與僕曰謝汝俱來倏從門隙中入僕懼甚亟歸視裹中物得銅錢五十枚不敢語人明日又往問乃因氏孫婦是夜得子嚴康朝說

閻皂大鬼

臨江軍閻皂山下張氏者以財雄鄉里紹興十四年家僕晨興啓戶有人長丈餘通身黑色湮入坐廳上詰之不應叱之不動急報主人及呼衆僕至擊之以杖鏗然有聲刺之以矛不能入

刃皆拳曲如鉤沃之以湯了不沾濕頑然自如亦無怒態江西鄉居多寇竊人家往往蓄大鼓遇有緩急擊以集衆至是鼓不鳴張氏念不可與力競乃扣頭祈哀又不顧徐徐奮而起循行堂中井竈湢廁無不至者張室藏帑悉以巨鑰扃鑰鬼輕劑之即開所之既徧復出坐及暮將明燭火亦不然一家惴懼登山上王笥觀設黃籙九幽醮命道士奏章于天七日始不見張氏自此衰替今爲　人石田人汪介能說

乙志十七

宣州孟郎中

乾道元年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僕王十五正耘于田忽僵仆家人至視之死矣昇歸舍尚有微喘不敢斂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十餘人自西來皆著道服所齎有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捽着地上加毆擊驅令荷擔行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通引官傳侯旨問來何所須荅曰當於婺源行瘟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可趣令急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傳呼曰不即行別有處分遂捨去入嶽廟復逐乃從浙嶺適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所言如婺源皆不許遂至徽州遍走三廟亦不許十人者慘沮不樂迤邐之宣州入二大祠才及門數人已出迎若先知其來者相見大喜入白神神許諾仍敕健步徧報所屬土地且假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中家始既至以所齎物藏竈下運大木立寨柵于外若今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推其腦即仆地次遇

乙志十七　四　游元

僕婢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而隕凡留徒一人入報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殲弩射之即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暨登陴則已大熾焚其柵立盡不及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賡新調廣德軍簽判見其事其妹壻余永觀適爲宣城尉即遣書詢之云孟生乃醫者七月間闔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歸而死孟氏

悉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禬始愈蓋所謂火焚其
柵者此也是歲浙西民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
事歙之神可謂仁矣（石曰人注拱說王十三乃其家漢也）

馴鳩

鹽官縣慶善寺明義大師了宣退居邑人鄒氏
庵隆興元年春晨起行徑中見鳩雛墮地携以
歸躬自哺飼兩月乃能飛日縱所適夜則投宿
屏几間是歲十月其徒惠月復主慶善寺迎致
其師于丈室之西偏遠暮鳩歸則聞無人矣旋

室百匝悲鳴不止守舍者憐之謂曰吾送汝歸
老師處明日籠以授宣自是不復出馴狎左右
以手摩拊皆不動他人近之輒驚起鳴呼孰謂
畜產無知乎（竇思永說）

女鬼惑仇鐸

紫姑神類多假託或能害人予所聞見者憂矣
今紀近事一節以爲後生戒天台士人仇鐸者
本待制（嵩）之族派也浮游江淮壯年未娶乾道
元年秋數數延紫姑求詩詞諷詠不去口遂爲
降生癸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
生於箕口得導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
八月三日過高郵軍見台州進士仇鐸往延洪
寺塔院內請蓬萊大島真仙爲愛本人年少遂
降箕筆詐稱我姊妹在蓬萊山承子供養今日
降汝汝宜至誠不得妄想我當長降於汝又自
日來往益熟不合舉意寫媒語誘鐸人說將來
有宰相分以此惑亂其心十七日到泰州娶與
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遂告鐸云汝父恨

不孝焚章奏天上天降旨三日內有雷震汝宜多設茶果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爲汝祈天免禍又索度人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爲夫妻意欲鐸恐懼從已又僞稱呂翁在門令來日未明來東門外石墳側相見鐸欲往赴爲衆人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香半兩異狂渴赴水死至於引頭擊柱用破磁敗面皆不死遂稱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豪薦中伏於牀下作呂翁救解之言曰天神幸以呂巖故赦此

人此人若死巖不復爲神仙如是經兩時久不能殺鐸至晚方與鐸言我非蓬仙是白犬精今日代汝震死永爲下鬼宜以杯酒叙別明日又來云我乃與化阿母山白虵精從前所殺三千七百餘人矣衆人招法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我只畏龍虎山張天師餘人不畏也緣三六娘本意虵著仇鐸迷而不返須要纏繞本人損其性命今爲鐸訴于本郡城隍奏天治罪伏蒙取責文狀所供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重　其

所書凡千五百字即日録焚之鐸後三日蓋爲所困幾一月婦人自稱死於癸巳歲至是時已五十三年矣鬼趣亦久矣哉

張成憲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其事捕獲強盜兩種合十有五人送于縣具獄未上尉即出參告曰郡守求合兩盜爲一異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

二者爲一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爲郡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爲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王宬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至殿庭殿上王者問曰陳州事尚能記憶否對曰歷歷皆不忘但無案牘可證王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許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綢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祕閣而終　遼維獻說

鬼化火光

韓郡王居故府時有小妓二十輩其子子温年十二歲與妾寧兒者晚戲東廂下見一人行前各止年狀亦一小妓也呼之不應乃大步逐之子温行甚遽其人雍容緩步初不爲急然竟不可及將至外戶子温大呼忽已在庭下化形如匹練迸爲火光赫然入溝中而滅問寧兒所見皆同歸白其父皆以爲當有伏尸或寶物欲發地驗之既而以功役甚大乃止

滄浪亭

姑蘇城中滄浪亭本蘇子美宅今爲韓咸安所有金人入寇時民入後圃避匿盡死於池中以故處者多不寧其後韓氏自居之每月夜必見數百人出没池上或僧或道士或婦人或商賈歌呼雜還良久必哀歎乃止守宿老卒方寢爲數十人舁去臨入池卒陝西人素膽勇知其鬼也無懼意正色謂之曰汝等死於此歲月已久吾爲汝言於主人翁盡取骸骨改葬於高原而與東君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緑花紅一點洞庭萬變江村煙雨濛濛金　又閑泛玉仙還欲頽莫教更漏促趁取

林酒仙

崇寧間平江有狂僧嗜酒亡賴好作詩偈衝口即成郡人呼爲林酒仙多易而侮之唯郭氏一家敬待之甚厚郭母病僧與之藥一盞曰飲不盡即止勿強進也已而飲三分之二僧取其弃於地皆成黄金色母病即愈且留朱砂圓方與其　郭氏如方貨之遂致富蘇人有能傳其詩者曰門前緑柳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與東君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緑花紅一點洞庭萬變江村煙雨濛濛金　又閑泛玉仙還欲頽莫教更漏促趁取

月明迴他皆類此

蒸山羅漢

邊公式家祖塋在平江之蒸山宣和元年公式爲太學録得武洞清石木羅漢象十　道家致之墳庵前一夕行者劉普因夢十餘僧持學録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庵中所得鮮薄尋當供僧行三兩人猶不繼安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起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旦話此夢未竟而石本至公式足成一章曰松蘿深處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流傳袖中出簡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顧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語雖非工然皆紀實也

沈十九

崑山民沈十九能與人裝治書畫而其家又以煮蟹自給縣人錢五八新繪地藏菩薩象倩沈裝飾之其傍寘蟹蓋不輟也夜夢入冥府所見獄吏皆牛頭阿旁左右列大鑊舉义置人煮之將及沈忽有僧振錫與錢生皆在側諭獄吏曰但令此人入鑊淨洗足矣沈猶畏怖吏命解衣而入俄頃即出於沸鼎烈焰之中衆囚冤呼不可聞已獨無苦趣清涼自如正如澡浴身意甚快展轉而寤遂戒前業賣餙以活云時紹興十二年也　三事邊維嶽說

十八婆

葉審言樞密未第時與衢州士人馬民彝善民贍稱其妻爲十八婆紹興三十二年葉公自西府奉祠歸壽昌縣故居曰社塲時方冬日有兩村夫荷轎輿一老婦人自通爲馬先生妻來相見葉公命其女延之中堂視其容貌昔肥今瘠絶與十八婆不類問其故荅曰年老多事形骸銷瘦無足怪者皆疑之扣其僕僕曰但見從店中出指令來此不知所自也葉氏容徐欽此嫗面色枯黑覺其非人又從行小奴輩裝

在手皆紙所爲已故弊乃送死明器耳大呼而入曰此鬼也逐出之嫗猶作色曰謂人爲鬼何無禮如是既出門轎不由正道而旁入山崦間遂不見數日後民彝至言其妻蓋未嘗出也 說郛

錢瑞反鬼

乾道元年六月秀州大疫吏人錢瑞亦病旬餘忽譫語切切如有所見自言被追至官府仰視見大理正俞長吉朝服坐殿上瑞嘗爲棘寺吏識之即趨拜拱立俞曰所以呼汝來欲活一獄

左右引入直舍驗視案牘乃浙西提刑司公事也胥呈者凡五六十人瑞結正齋呈甚喜因愬乞歸俞未許瑞無計退立廊左見故人龔三因首立揖瑞言舊爲漕司吏曾誤斷一事遂捕至此向來文字在某廚青紗袋中吾累夕歸取之家人以爲寇至故不可得煩君歸語吾兒取而焚寄我瑞許之望長吉治事畢復出瀝懇始得歸令人送還才出門命乘一大舟舟乃在平地瑞以爲苦夢中呼云把水灑地正盡力叫號舟

夷堅乙志卷第十八十三事

張淡道人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唯著青巾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携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營閉户揲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比非君所解明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析筭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

壽夭皆可坐致持以驗之不必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乃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燒銀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立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冥瓦盆内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尼速用我法禳禬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即捨去入空空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吹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予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絹火書之筆蹟甚偉又以匹絹書永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軌析之術徐氏子孫略知其大槩而不精矣逢原欽鄰說

太學白金

任子諒在太學夜過齋後於叢竹間見銀百餘笏月光照之粲爛奪目子諒默禱曰天知諒清

貪陰有大賜然晻昧之物終不敢當願歸諸神祇他日明中拜賜乃幸耳遂委而去及登厠復還至其處覺白物頗動搖屈伸訝而注目乃巨白蛇其長丈餘急反室明日不復見不知白金之精蕩于異物耶將蟒怪爲孽欲致人害之耶二者不可曉也

天寧行者

邵武光澤縣天寧寺多寄菆行者六七人前後皆得癡疾積勞悴以死唯一獨存亦大病自謂不免已而平安始告人曰每爲女子誘入密室中幽媾遂閤牀禪明麗締夫婦之好凡所著衣履皆其手製如是往來且一年久一日土地神出現呼女子責曰合寺行者皆爲汝輩所殺豈不留一人給伽藍掃灑事自今無得復呼之女拜而謝罪流涕告辭自此遂絶始能飲食漸以復常念向來所遊處歷歷可想乃邑內民家女菆房曰其父母發視蓋既死十年顏色肌體皆如生傍有一僧鞋已就兩手又抱隻履運鍼未

歇枕畔烏紗巾存焉父母泣而改殯

趙不他

趙不他爲汀州貢外稅官留家邵武而獨往寓城內開元寺與官妓一人相往來時取入寺宿一夕五鼓方酣寢妓父呼于外曰判官誕日亟起賀倉黃而出趙心眷眷未已妓復還曰我諭吾父持數百錢賂營將不必往遂復就枕明旦將具食趙之暱友馮八官者來妓避之戶內曰是嘗過我我以君故不忍納方蓄憾未解不欲出馮君嗜石榴已留兩顆在厨矣及馮入與趙飲酒啖榴即去妓出對食迨曉索湯濯足夜同卧趙之姪適至問安否妓令趙聳身外向已伏于內姪楫牀下不揭帳亦去兩人綢繆笑語趙忽睡夢携手出寺行市中至下坊妓指一曲曰此吾家也既過門能爲頃刻留否趙心念身爲見任難以至妓館力拒之遂驚覺流汗如洗方知獨寢呼其僕問妓安在僕曰某人未明歸去至今不曾來問對食及濯足事曰公今具兩

人食而無他客黃昏時又令燔湯盥濯然未嘗用也始悟其鬼自是得大病遍身皮皆脫落一年乃愈自云幸不入其家入則死矣 二事光吉叔說

呂少霞

紹興二十年徐昌言知江州其姪琰觀衆客下紫姑神啓白敢問大仙姓名爲誰何代人也書曰唐朝呂少霞琰曰琰覬望改秩仙能前知可得聞歟曰天機不可泄琰曰但爲書經史或詩詞兩句寓意其間當自深索之遂大書韋蘇州五兵志文

詩曰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坐客傳翫莫能測其旨後十五年琰方得京官調吳縣宰乃悟詩意洞庭正隸吳也 琰說

龔濤前身

龔濤仲山說其母方娠時在衢州及期將就蓐遣呼乳醫時已夜半醫居于郡治之南過司法廳見門外擾擾往來云官病亟及至龔氏而濤生磕葆畢復還則司法已死明日爲龔氏言之司法君姓周氏爲人潔清好策杖著帽每出必呼小史以二物自隨濤三歲能言時常呼人取帽及拄杖其家乃知爲周君後身也

超化寺鬼

衢州超化寺在郡城北隅左右菱芡池數百畝地勢幽閒士大夫多寓居寺後附城有雲山閣閣下寢堂三間多物怪無敢至者唯曾通判獨挈家處之往見影響猶以爲僕妾妄語拒不信幼丁年二歲方匍匐在地乳母轉眄與人語忽失之舉家繞寺求索且禱于佛僧竟夕不見明日聞簷中啼聲啓鑰見兒蓋熟睡方起也即日徙出至今空此室云 長老說

嘉陵江邊寺

中奉大夫王旦字明仲興州人所居去郡數十里前枕嘉陵江嘗晚飲霑醉獨行江邊小憩磵石上望道左松檜森蔚成行月影在地顧而樂之憶常時所未見也乘興步其中且二里得一蕭寺佛殿屹立長明燈熒熒然寂不見人稍行至方丈始有一僧迎揖乃故人也就坐良久忽

悟僧已死問曰師去世累歲矣乃在此邪僧曰然語笑如初存問交游今皆安在幾至夜半倦欲寐僧引入西偏小室使就枕戒之曰此多惡趣毋輒出須天且明吾來呼公起矣遂去旦裴回室中覺境象荒閎不能睡俯窺牕外竹影參差心愈動登牀屢轉目不交睫不暇候其呼徑起出戶遥見僧堂燈燭甚盛趨就焉衆方列坐數僕以杓行粥鉢內炎炎有光逼而視之蓋鎔銅汁也熟腥逆鼻不可聞辭而還復見昨僧咄曰戒君勿出無恐否命行者秉炬送歸中塗炬滅自蹶于地驚而寤則身元在石上了不省出殆如夢游云 黄仲秉說

趙小哥

泉州通判李端彦説紹興十六年在秀州識道人趙小哥者字進道嘗隸兵籍不知名自云居咸平縣狀皃短小目視荒荒有曰膜蒙其上尋常能以果實草木治人病其所用物蓋非方書所傳或以冷水調燕支末療痔疾或以拘尾草療沙石淋皆隨手輒愈喜飲酒醉後略能談人禍福事通判朱君館之舟中因熱疾沉困發狂躍入水偶落漁罔中救出之汗被體即蘇後三年來臨安上省吏孫敏脩家適卧病不食七日吐利垂死有二走卒持洪州趙都監書來市民陶婆家報趙道人死于洪蓋平時皆與厚善者陶曰道人固無恙正爾在孫中奉宅遠同往問訊趙既聞之亟起出若未嘗病者二人大駭拜之不已趙但默誦眞誥中語殊不答其說即往後市街常知班家好事者爭焚香致敬趙拱手凝日時舉手上下不措一詞逮夜外人散去其家遣一子侍直至曉前後門悉開已不知所在久之復歸湖上過李氏墳庵與端彦相見壁垢盈體若遠涉萬里狀問所往不肯言但云前者爲人所戹苦且避之今不敢再入城矣半年又告去曰此地疫起吾當治藥救人去一年然後歸端彦問曰君爲道人亦畏疫癘乎曰天災豈可不避自是還往浸闊紹興三十年又來臨安

館于馬軍王小將家進奏官劉某以風痺求醫教以薄荷汁搜附子末服之劉餌之過度遂死其子歸咎欲訟于有司趙曰不須爾取所餘藥盡服之亦死王氏爲買棺斂而瘞諸小堰門外投者封坎畢還憩門側粥肆中見趙在前呼揖曰甚苦諸君見送衆人異之急返啓其柩空無一物矣

休寧獵戶

休寧張村民張五以弋獵爲生家道粗給嘗逐一麂麂將二子行不能速遂爲所及度不可免顧田之下有浮土乃引二子下擁土培覆之而自投於罔中張之母遥望見奔至罔所具以告其子即破罔出麂并二雛皆得活張氏母子相顧悔前所爲悉取罝罘之屬焚弃之自是不復獵休寧多猴喜暴人稼穡民以計籠取之至一盤數百然後微開其板纔可容一猴呼語之曰放一枚出則釋汝羣猴共執一小者推出之民擊之以椎即死檻中猴望而號呼至於墮淚則

文索其一如是至盡乃止土人云麥禾方熟時猴百十爲羣執臂人立爲魚麗之陣自東而西跳踉數四禾盡偃乃攫取之餘者皆捽路委去丘中爲空故惡而殺之然亦不仁矣朱晦翁顧說

魏陳二夢

史丞相直翁代魏丞相南夫爲餘姚尉方受代魏夢與史同至一處皆稱宰相而已所服乃緋衣覺以告史殊不曉服章之說後十五年史公爲右相魏公以工部郎中輪對宰相奏事退即繼上殿正著緋袍恍憶所覩殆與夢中無異謂已應之矣史去位三年而魏拜右僕射正踐其處陳阜鄉爲吏部侍郎夢與王德言爲交代德言仕至知樞密院阜鄉其所薦也亦甚喜謂且登政路未幾除建康留守思德言所終之地大惡之既至凡居室燕寢皆避不敢往纔踰月而卒二夢吉凶榮悴相反如此

張山人詩

張山人自山東入京師以十七字作詩著名於

元祐紹聖間至今人能道之其詞雖俚然多頼
脫含譏諷所至皆畏其以爭以酒食錢帛遺之
年益老頗猷倦乃還鄉里未至而死於道道旁
人亦舊識憐其無子爲買葦席束而葬諸原柦
木書其上久之一輕薄子至店側閔有語及此
者奮然曰張翁平生豪於詩今死矣不可無紀
述即命筆題　揭曰此是山人墳過者應惆悵
兩片蘆席包勃葬人以爲口業報云吳傅朋說

青童神君

龍大淵深父始事潛邸時得傷寒疾越五日而汗不出膝下冷氣徹骨舌端生白膏醫者束手以爲惡證是夕灼艾罷侵昏能寢夢若至諸天閣下四顧無人獨仲子乳母在傍方竚立有騶導從東來相續數百輩身皆長大著淡素寬袍中車垂簾色盡白杳杳望西北方去行聲稍絶又有繼其後者侍衛皆青衣女童各執芙蓉花麾纛旂幢俠列左右一人乘輅如王者戴捲雲王冠被青衣兩綬自頂垂至腰縹縹然容貌清整微

有鬚似十三四歲男子深父望之以手加額輅既過一女童招深父使前顧曰識車中尊神乎曾施敬否曰車過速僅得與手瞻仰耳曰甚善甚善此青童神君也使子遇白衣童子則不及粉然當再回不可不避以手中花子深父顧其後武士令導往對街雙闕門曰宜亟入徐則及禍趨至門門內人問曰用何物爲驗示以花即引使入乳媼繼進戶者止之武士取花房下小瞗實其手亦得入遂登高樓樓施楮檻檻外飛

閣繚繞躡虛而成四望極目少選曰輿從西北轔轔復來前後素衣紛紜漸化爲白氣一道長數百丈霹靂從中起聲震大空望東北而去凡所經亘室屋垣墻山阜林木不以巨細高卑在坑在谷皆爲微塵獨門內樓檻屹立不動深父悸不自定俯瞰閣下澄潭瑩澈如大圓鏡正窺水小立有人擡之墜潭中靡然而寤汗流峽膺鍾既鳴矣急呼其子記神名設香火位詰朝益愈方能言其事道士云此東海青童君也白車

夷堅乙志卷第十九　十三事

賈成之

賈成之者寶文閣學士讜之子通判橫州有吏材負氣不肯處人下太守鄱陽王翰不與校以郡事付之得其歡心凡同寮四年而後守趙持來始至即與賈立敵盡捕通判羣吏械于獄必令列其官不法事吏不勝笞掠強誣服亡通判每納經制銀率取耗什三以入已持以告轉運判官未玘玘知其不然移檄罷其獄且召賈入莫府持慮爲已害與所善鄧教授謀遣軍校黃賜采毒草于外合爲藥而具酒延賈中席更衣呼其子以藥授官奴阮王投酒中捧以爲壽寧浦令劉儼時在坐酒入賈口便覺腸胃掣痛眼鼻血流急命駕歸及家已冥冥妻子環坐哭賈開目曰勿哭我落人先手輸了性命不用經有司吾當下訴陰府遠則五日近以三日爲期先取趙持次取鄧某然後及儼王輩經夕而死臨入棺頭而皆拆裂郡人見通判騎從如常日儀

趨詣府閤者入白持涔然如斗水沃體明日出視事未至廳屏有撒沙自上而下每著身處皆成火燃典客立于傍一沙濺之亦遭灼良久乃止又明日坐堂上小孫八九歲方戲劇驚曰賈通判掣翁翁頭巾颺空去持摸其首則巾乃在地上遂　病時時扪膺曰節級縛我待教授來我即去越三日死時乾道元年七月也鄧教授考試象州與監試簽判王燦然試官廬覺參語忽起與人揖回顧曰賈通判相守勢須俱行

煩鄉人爲我治後事鄉人者覺也二人曰白晝昭昭焉有是事君豈以心勞致恍忽邪鄧指無下曰彼在此危立久矣趨入室什床上小吏喚之已絶黃賜阮玉不數旬繼死劉儼罷官如桂林乘舟上灘水見賈來壓其舟遂病死既而復蘇如是者至于再不知今爲如何持之子護喪至貴州亦暴卒復生然昏昏如狂醉矣王翰說

馬識遠

馬識遠字彥達東州人宣和六年武舉進士第一建炎三年爲壽春守虜騎南侵過城下識遠以靖康時嘗奉使至虜虜將知之扣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壽春人籍籍言郡守有異志即自爲降書啓城迎拜虜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與俱行通判又欲以虜退爲己功乃上章言郡守降虜已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纔留北軍三日通判窘懼即爲惡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家人子亦多

死朝廷嘉通判之功擢爲本郡守大喜過望受命之日合樂享吏士酒纔三行於坐上得疾如有所見叩頭雪泣引罪自責曰某實以城降乃冒以爲功而使公罹非命某悔無及矣即仆地死至紹興十年復河南地觀文殿學士孟富文庾爲西京留守辟掾屬十人每日會食承議郎王尚功者忽以病不至公遣掌客邀之良久不來滿坐怪之既而數輩同至面無人色言曰王制幹瞪坐于

地頭如拷栲形容絶可怖見之皆驚變氣絶移時乃蘇是以後期至孟公率莫府步往視之王猶能言曰乞與召嵩山道士時道士適在府即結壇召呼鬼神俄有暴風肅然起于庭風止一人長可尺餘紫袍金帶冒目皆可覩冉冉空際福國公主宅華屋朱門積殺婢妾甚衆皆埋宅中是以多物怪今無敢居之者 王嘉史說

秦奴花精

劉綷字穆仲予外姑之弟也少年時從道士學法籙後隨外　守姑蘇與家人俱游靈巖寺夜宿僧舍遥聞山中呼劉二官人久之聲漸近舍中人亦睡覺綷問曰聞此聲否皆笑曰蒙天心正法力宜如是明日綷爲牒責土地神曰吾至誠行法未嘗有破戒犯禁事山鬼安得輒侮我是夕夢神告曰已戒從吏搜索乃花精所爲非鬼也行且治之矣綷還家夢其故妾秦奴者來曰寺後呼君者蓋我耳君若不相忘無令伽藍神急我綷又爲牒如世間繳狀遣人投于祠數日又夢妾來別曰君已投狀我不敢復留泣而

謀糊城又矯爲降文宣言于下以致殺身破家之禍通判既攘郡印有之王生亦用保境受賞嗟乎寃哉言訖泣下歔欷曰帝許我報有罪矣瞥然而逝王生明日死前一説聞之馬氏子炎所傳或誤以爲一事云

光禄寺

臨安光禄寺在漾沙坑坡下初爲官舍吳信叟嘗居之其妻晝寢有沙紛紛落面上拂去復然驚異自語曰屋下安得此則有自屋山應者曰

去秦奴者京師人死於臨安至是時已六年矣

楊戩二怪

宣和中內侍楊戩方貴幸其妻夜睡覺見紅光自牖入徹帳粲爛奪目一道人長尺許繞帳乘空而行徐於胥間取一盂髻中取小瓢傾酒滿之其香裂鼻笑顧戩妻曰能飲此否妻疑懼不敢應道人旋繞數匝再三問之終不應道人曰然則吾當自飲一引而盡倏然乘紅光復出遂不見其家聞酒香經數日乃歇戩新作書室壯麗特甚設一榻其中外施緘鏁他人皆不得至嘗上直小童入報有女子往來室中妻遽出視之詔顏麗態目所未覩回眸微笑舉止自若需戩歸責之白買妾屏處顧不使我知戩自辯數且相與至室外望之信然及啓鑰女巫登榻引被蒙首坐戩夫婦率妾侍并力擊之牢不可取良久回面向壁身稍偃意其已困復揭之但見巨蟒正白蟠屈十數重其大如臂僵伏不動家人皆駭走戩遣悍卒十輩連榻舁出棄諸城外中不敢回顧未幾時戩死

吳祖壽

吳幵正仲娶劉仲馮樞密女生一子曰祖壽建炎中隨父責居韶州夢有人著唐衣冠如舊相識來謁曰吾相尋二百年天涯地角游訪殆遍不謂得見於此祖壽曰君爲何人有何事見尋如是其切其人曰君當唐末爲縣令吾一家十口皆以非罪死君手歲月久矣君忘之邪因邀往一處稍從容祖壽問曰君處地下久當能測人未來事吾欲知前程壽夭通塞盍爲我言之曰君命只止此官爵年壽榮富福祿皆如是而已無一可言者祖壽愀然不樂夢中鞅鞅成氣疾瘤生於肩驚而寤覺枕畔如有物捫之真有小瘤在肩上明日而浸長俄成大癰高與頭等痛楚徹骨不可卧劉夫人迎醫召巫延道士作章醮萬方救療之竟不起

廬山僧鬼

僧聞修姓陳氏行脚至廬山將往東林值日暮

微雪作不能前乃入路側一小刹求宿知客曰略無閑房唯僧堂頗潔但往年有客僧以非命死其下時出爲怪過者多不敢入聞修自度不可他適又疑寺中不相容設爲此說竟獨處焉知客爲張燈熾火且告以僧名慰勞而出逮夜跌坐地爐上衲帔蒙頭默誦經呪微睡未熟隱的見一僧相對亦蒙頭誦經知其鬼也厲聲詰之曰同是空門兄弟生死路殊幸且好去不答亦不起聞修閉目合掌誦大悲呪亦梵聲相應

和聞修心動稱其名叱之曰汝是某人那其人遽起含睡噁聞修面滿所拔紙衾上皆鮮血遂不見知客聞叱咤聲知有怪亟來視之紙衾蓋白如故遂邀與歸同宿天明即下山

說聞修

二相公廟

京師二相公廟在城西內城腳下舉人入京者必往謁祈夢率以錢實左右童子手中去最有神靈崇寧二年毗陵霍端友桐廬胡獻可開封柴天因三人求夢皆得詩兩句霍詩曰已得新消息臚傳占獨班柴曰一擲得花王春風萬里香胡曰黃傘亭亭天仗近紅綃隱隱鳳鞘鳴既而霍魁多七胡與柴皆登第鄉人余國器應求崇寧五年赴省城其父石月老人携往廟中焚香作文禱之夜夢一童子年可十三四走馬至所館門外告曰送省牓來覺而牓出果中選其他靈驗甚多不勝載石月老人說

望仙巖

廣西某州隔江岸壁峭絶有望仙巖自來殺人

能亞對巖曰望仙鋪鋪兵饒俊老矣唯耆酒不撿宣和末有道人過之已醉從俊寓宿至晚吐穢淋漓呼俊曰爾且起以所寢牀借我如其言夜過半又呼曰凱甚恩一雞食幸惠我俊唯有所養長鳴雞殺而與之食至曉辭去書一詩授俊曰饒俟饒俊聽我語仙鄉咫尺沒寒暑與君說盡止如斯莫戀浮生不肯去轉眄間道人騰至巖上端坐含笑俊望之如在雲霄大叫曰先生何不帶我去久之不應即踊身投江同輩驚

號曰饒上名落水相率救之俊乍見乍沒入波愈深且溺矣道人忽如飛翔徑到波面携俊髻以行傍人見祥雲湧起即時達巖畔後還家與妻子別告人云此呂翁也黃道人說州名不眞

馬望兒母子

唐州倡馬望兒者以能歌柳耆卿詞著名籍中方城人張二郎遊狎其家累年既而挈以歸後虜騎犯京西張氏避地入巴峽望兒死於峽州宜都縣時夜過半未及斂與置空室中明日買

棺至其處獨衣服委地如蛻不見尸矣求之乃在門掩間倚壁立自頂至踵無寸縷著體人謂其爲倡時少年來遊或謝錢不如意并衣冠皆剝取之是以及此報生二子曰運居宜都田間紹興二十七年六月與其僕過江視胡麻農人在曰者數輩天正熱日光赫然忽片雲從中起正罩運身項之陰翳如墨對面不相識傍人但聞運連呼曰告菩薩如一食頃天氣復清運已仆於地親身之衣皆焚灼而汗衫碧裙無傷氣

殫殫未盡衆共扶掖行數十步入一民家猶呻吟稱苦苦數聲遂死時年三十四

沈傳見冥吏

鄱陽士人沈傳早游學校鄉里稱善人家居北關外五里埃之側年四十餘歲得傷寒疾八九日未愈方困頓伏枕正黃昏時一黃衣持藤棒徑從外入直至牀前全類郡府承局端立不語時時回顧寢門外又一人黑幘而綠袍捧文書在手欲入未入黃衣搖手謂曰善善綠袍於袖中取筆展簿勾去一行兩人遂繼踵而去傳驚愕良久問妻子皆無所覩怖愈甚即時汗出如洗越一日乃瘳後以壽終

療蛇毒藥

臨川有人以弄蛇貨藥爲業一日方作場爲蝮所齧即時殞絕一臂之大如股以選徧身皮脹作黃黑色遂死一道人方傍觀出言曰此人死矣我有藥能療但恐毒氣益深或不可活諸君能相與證明方敢爲出力衆咸踊勸之乃求

錢一十文以往纔食頃奔而至命汲新水解中藥調一升以杖抉傷者口灌入之藥盡覺腹中撻撻然黃水自其口出腥穢逆人四體應手消縮良久復故已能起與未傷時無異遍拜觀者且鄭重謝道人道人曰此藥不難得亦甚易辦吾不惜傳諸人乃香白芷一物也法當以門冬湯調服適事急不暇姑以水代之吾今活一人可行矣拂袖而去鄭邵州　得其方鄱陽徼卒夜直更舍爲蛇齧腹明旦赤腫欲裂以此飲之即愈

乙志十九　十二

韓氏放鬼

江浙之俗信巫鬼相傳人死則其魄復還以其日測之某日當至則盡室出避于外名爲避放命壯僕或僧守其廬布灰于地明日視其跡云永寧寺僧宗達宿焉達瞑目誦經中夕聞嫗房受生爲人爲異物矣鄱陽民韓氏嫗死倩族人中有聲嗚嗚然久之漸厲若在甕盎間蹴踢四壁略不少止達心亦懼但益誦首楞嚴呪至數十過天將曉韓氏子亦來猶聞物觸戶聲不已達告之故偕執杖而入見一物四足首戴一甕直來觸人達擊之甕即破乃一犬呦然而出蓋初閉門時犬先在房中矣甕有穅伸首吒之不能出故戴而號呼耳諺謂疑心生暗鬼殆此類

童銀匠

樂平桐林市童銀匠者爲德興張舍人宅打銀每夕工作有婦人年二十餘歲容貌可觀携酒殽出共飲飲罷則共寢天將曉乃去凡所持器皿皆出主人翁家疑爲侍婢也不敢却亦不敢言往來月餘他人知之者謂曰吾聞昔日王氏少婢自縊於此常爲惑怪爾所見得非此鬼乎幸爲性命計童甚恐是夜復以酒至即迎告之曰人言汝是自縊鬼果否婦人驚對曰誰道耶遽升梁間吐舌長二尺而滅童不敢復留明日辭去

天寶石移

福州福清縣太平鄉修仁里石竹山俗曰蝦蟆山去邑十五里乾道二年三月三日夜半後居民鄭周延等咸聞山上有聲如震雷移時方止或見門外天星光明迹其聲勢在瑞雲院後石竹山上明旦相與視之山頂之東南有大石方可九丈飛落半腰間所過成蹊闊皆四尺而山之木石略無所損縣士李槐云山下舊有碑蠹山妙應師讖語頃因大水碑失今復在縣橋下其語曰天寶石移狀元來期龍瓜花紅狀元西東邑境有石陂磨天寶　所築目曰天寶陂距石竹山財十里是月集英　試多士永　人蕭國梁魁天下永福　西閩人以爲應矣又三年興化鄭　之正在福清之東狀元西東之語無一不驗云

趙公時

祖寺丞

侍郎政和八年冬爲無爲軍教授通判祖翔者濟南人本法家嘗任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爲己任趙嘗夢游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　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艱屍忽起逐人趙蹴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于三其行稍緩其容戚然若

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爲通判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敢決不妄殺人荅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即躍入水趙睨重　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逾卒不可踰越屍自　中指云從高處過甚易遂如其言跟蹡一本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之時翔適出外邑迨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日頓愈忽中風痿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濼口舟壞水入篙師急救極僅能登岸翔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爲可惜也趙公自記此事

夢得二兔

龍深父生於辛卯年二十五歲時夢入大宮及門武士門焉旁列四兔顧深父曰以一與爾

俯而取之得第一枚褐身而紫脊抱置于手武士又呼其後一人授以次兔俄又呼深父復與其一腹白而毫紫者負于肩以歸乃寤時妻方娠即語之曰我夢如此當得子不疑然必當生汝勿恐妻聞之懼泣以告其姑姑責深父曰婦人未產子而以此言恐之柰何後三月兔但生一男子時乙卯年也已悟首兔之兆其子名雩亦以二十五歲得男子又已卯年也然再得兔蓋有孫之祥三世皆生於卯亦異矣

龍世清夢

龍世清建炎中爲處州鈐轄攝州事其後郡守梁　吉至以交承之故凡倉帑事務悉委之主領又提舉公使庫有過客至郡梁餉以錢三十萬吏白以謂故事未嘗有龍爲　道地分爲三番以與客梁視事三月坐寇至失守罷去繼之者有宿怨劾其請供給錢過數即州獄窮治一郡官稍涉纖芥者皆坐獄龍亦收繫懼不得脫夜夢入荒野間登古冢視其中杳然以深

黑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墜未墜一人不知從何來持其髻擲于平地顧而言曰我高進也遂驚覺後兩日温州判官高敏信來置院鞫勘一見龍獄辭曰太守自以庫金與客何預他人事釋出之乃知所謂高進者此也及獄具梁失官同坐者皆以謫去獨龍獲免

徐三爲冥卒

湖州烏程縣潯溪村民徐三者紹興十五年七月中暴死四日而蘇言追至冥府主者据案阜吏滿前引問平生既畢授以鐵　使爲獄卒立殿下凡呼他囚姓名即與同列驅而進吏前數其過惡令持箠笞擊應手爲血以水噀之乃復爲人如是者非一良久事稍間縱步廡下過一室牓曰判官院陳列幃帳几格細視其人蓋故主翁王蘊監稅也詢所以來備言始末且力丐歸蘊許諾與俱過他府令坐門外須臾出呼曰汝未當來此今可復生手書牒見付使亟還且云我在此極不惡但乏錢及紙筆爲用汝歸語

封識宛然徐後七年至秀州魏塘爲方氏傭耕又七年以負租穀不能償泛舟遁歸其鄉過太湖全家溺死（子弟景裴說方氏壻也）

神霄宮商人

古象戴確者京師人年十二歲時從父兄游常州入神霄宮訪道士不遇出至門有商人語者吾欲見知宮時道教尊重出入門皆有厲閽者索姓名及刺謁此人不肯與紛爭良久捽于地歐之徑入戶諸戴恐其累己皆捨去此人

既入即不見而於厨屋内遍壁上下皆書呂洞賓至四字知　者聞之拊膺太息曰神仙過我而不得見命也明日謹傳一州後三日戴氏諸人飯于僧寺　起如厠還就石槽盥手傍一人俛首滌籌一客相對與共語確望客容貌蓋神霄所見者趨前再拜其人驚問何故曰公乃呂先生也具以前事告其人笑命就甕取水一盃自飲其半以其半與確確飲之出白其父奔至厠所訪之無及矣確既長能爲費孝先軌革卦影名曰古象後居臨安三橋爲卜肆有丐者結束爲道人藍縷憔悴以淘渠取給嘗爲倡女舍後除　確心竊憐之明日延之坐具食謂曰君名爲道人須有所奉事高真像貌今日日從投渠中所得幾何況於入倡家衣服手足皆不潔清得無反招罪咎道人謝實有之特牽於口不暇恤確贈以錢二百忽笑曰頗相憶乎偶然不省曰方見君於此不憶也道人曰五十年前君遇呂翁於常州僧寺時有據石滌

識之乎我是也　謝方欲詢姓名長揖而去自是不復見確自飲殘水後至七十餘歲無一日病苦　趙立說

城隍門客

建康士人陳堯道字德廣死之三年同舍郭九德夢之如平生郭曰公已死那得復來陳云吾爲城隍作門客掌牋記甚勞苦今日主人赴陰山宴集陰山廟在南門外十里　始得暇故來見君因問其家父母兄弟泣下久之郭曰公既爲城隍客當知吾鄉今歲秋舉與來春登科人姓名曰此非我所職別有掌　籍者歸當扣之居數日又夢曰君來春必及第我與君雅素故告君他雖知之不敢泄也郭果以明年第進士又有劉子固者與堯道同里巷其妹壻黃森賢而有文父爲吏負官錢身死家破森亦不得志以死死數月其妻在兄家忽着森在時衣與兄長揖容止聲如真子固驚愴呼其字曰元功君今安在曰森平生苦學望一青衫不可得比蒙陳德廣力

見薦於城隍爲判官有典掌綠袍槐簡絶勝在
生時恐吾妻相念故來告之子固問來春鄉人
誰及第曰但有郭九德一人耳有頃乃去其言
與前夢合 方德說

潞州判廳在府治西相傳殭鬼其中無敢
居者以爲防城油庫安陽王審言爲司法
參軍當春時與同寮來之郤綦亢數人妓載
酒往游焉且詣後園習射射畢酣飲忽聞

屏後笑聲如偉丈夫一坐盡驚客中有旷氣者
呼問曰所笑何事荅曰身居此久壹欝不自聊
知諸君春游羨人生之樂不覺失聲耳能飲乎
曰甚善客起酌巨桮翻手置屏內即有接者又
聞引滿稱快聲俄擲空桮出容又問曰君爲烈
士當精於弓矢能一發乎曰敢不爲君歡然當
小相避也既以弓矢入衆各負壁坐少焉一矢
破屏紙而出捷疾中的不少偏始敬異之皆起
曰敢問君爲何代人姓名爲何何以終此地曰

吾姓賀蘭名忝釜語未竟或哂其名不雅馴怒曰
君何不學豈不見詩小戎篇陰靷鋈續者乎遂
言曰釜生於唐大曆間因至昭義謁節度使李
抱真干以平山東之策爲讒口所諸見殺於此
俊人也頗相哀否坐客皆愀然有問以休咎者
一一詢官氏徐而語曰來司户位至侍從然享
壽之永則不若王司法時諸曹吏士及官奴見

如是皆奔歸謹傳一州太守馬玿中玉獨不信
以爲僚吏湎于酒興妄言盡械繫其從卒且將
論劾之衆懼各散去明日中玉自至其處察視
之屏上宛紙固在命發堂門鑰鑰已開門閉如
初呼健卒併力推扉牢不可啓已而大聲起於
梁間叱曰汝何敢爾獨不爲君歡然當記作星子尉時某事
耶中玉趨而出自是無人復敢往司户乃來之
邵果爲工部侍郎審言以列大夫知萊州壽七
十五而卒 王公明說萊州乃其伯祖也余中及第括異志亦載此事甚略誤以

爲王丕皆不同

王祖德

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年來臨安得監邛州作院既之官矣聞虞并甫以兵部尚書宣諭陝西即求四川制置司檄以稟議爲名往秦州上謁未及用以歲六月客死于秦虞公遣卒護其柩且先以訃報其家王氏即日發喪哭設位於堂既而柩至蜀人風俗重中元節率以前兩日祀先列葷饌以供及節日則詣佛寺

爲盂蘭盆齋唯王氏以有服但用望日就几筵辦祭正行禮未竟一卒抱胡床從外入汗流徹體曰作院受性太急自泰州兼程歸凡四晝抵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舁一轎至亦皆有悴色轎中人徑升于堂據東榻坐乃祖德也呼其妻語曰欲歸甚久爲虞尚書苦留近方得脫行役不勝倦傳聞人以我爲死欲壞我生計爾當已信之妻曰向接虞公書報君没於秦靈輀前日已至何爲爾始笑曰汝勿怖吾實死矣吾

中議賣宅宅乃祖業也安得貨吾所寶黃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聞已持出議價吾下世幾何時未至窮乏何忍遽如是吾思家甚切無由可歸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故得暫來然亦不能久又呼所愛婢子恩意周盡是時一家如癡不能辦生死忽青煙從地起跬步不相識煙止寂無所見闔壽卿孫館于夾街之居見戶外擾擾亟往視之已滅矣

蜀州女子

彭州人蘇彥質爲蜀州録事參軍有女年八九歲因戲于牀隅視地上小穴通明擿之以管焉走報其父持長竿測之其深至竿抄不能極及取出有敗絳帛挂于上大異之呼役夫斸其地踰丈許得枯骸一軀首足皆備即斂而葬諸原明日忽有好女子遊于室中家人逼而問之輒避入壁罅終莫得致詰是時郡有陳愈秀才者從閬中來善相人且能以道術却鬼魅召使視之俄一婦人至曰妾本漢州段家女許適同

郡唐氏將嫁矣而唐氏以吾家倏貧竟負元約既不得復嫁遂賣身爲此州費録曹妾不幸以顏色見寵於主人爲主母生瘞于地下閱數年矣非蘇公改葬當爲滯魄但初出上時役者不細謹鉏妾脛骨欲斷今不能行不得已留此非有他也陳曰欲去何難吾爲汝計取紙翦成人形曰用以馱汝乃笑謝而退是夜彦質嫂夢一僕夫背負此女來再拜辭去 二事皆黄仲秉説

飲食忌

食黄顙魚不可服荆芥食蟹不可食鱉食河豚不可服風藥皆信而有證吴人魏幾道志在妻家啖黄魚羹罷采荆芥和茶而飲少爲足底奇痒上徹心肺跌走行沙中馳宕如狂足皮皆破欲裂急求解毒藥餌之幾兩日乃止韶州月華寺側民家設僧供新蜜方熟羣僧飽食之别院長老兩人還至半道遇村虚賣鮓不能忍饞買食盡半斤是夕皆死李悆郎中過常州王子雲爲郡招之晨餐辦河豚爲饌李以素不食

餉其妻妻方平明服藥不以爲慮啜之甚即時口鼻流血而絶李未終席計音至矣 中一事月 悟宗後一事王日 嚴説 前事

夷堅丙志序

始予萃夷堅三書顓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纂述人事及稱人之惡也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秩成編故頗違初心如甲志中人爲飛禽乙志中建昌黃氏寃馮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其究乃至於誣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如所說蓋以告者過或子聽焉不審爲竦然以慙既刪削是正而冗部所儲可爲第三書者又已襞積懲前之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縱史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於是取爲丙志亦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云乾道七年五月十八日洪邁景盧叙

夷堅丙志目録

卷第一八事

九聖奇鬼
貢院鬼
閻羅王
神乞簾

卷第二十事

舞陽侯廟
蜀州紅梅仙
羅赤脚
長道漁翁
朱真人

卷第三十一事

黃花倀鬼
李弼違
楊希仲
常羅漢
楊抽馬
陳舜民
東橋土地
文氏女
南嶽判官
魏秀才
劉小五郎
趙縮手
守約長老
聶從志
諾距捘奪者
費道樞
張四郎
道人留筮
王孔目

唐八郎
卷第四十四事
餅店道人
青城老澤
閬州通判子
趙和尚
蜀州紫氣
小溪縣令妾
桃源石又
卷第五十三事
李明微
葉議秀才
青田小胥
鼈逐人
西洋廟
江安世
祠川酒
卷第六十三事
麻姑洞婦人
孫鬼腦
廬州詩
景家宅
查氏餅異
郢人捕黿
韭黃雞子
錦州驛舍
小令村民
長生牛
縉雲鱠飛
徐秉鈞女
蘭溪獄
范子珉
孫拱家猴
李秀才
十字經
温州風災
福州大悲巫
汪子毀神指
卷第七十七事
大儀古驛
楊州雷鬼
壽昌縣君
錢大夫妻
子夏蹴酒
陰司判官
馬述尹
雷火爍金
蝘虎報
卷第八十二事
紅奴兒
桃源圖
徐侍郎
長人島
諸天靈應
張八削香像
安氏寃
新城桐郎
利國圩工
蔡十九郎
周莊仲
沈押録
馬先覺
大瀆尤生

無足婦人
趙士遏
白石大王
黃十翁
頂山回客
耿愚侍婢
卷第九十四事
上竺觀音
二郎廟
温州賃宅
老僧入夢
沈先生
吳江九幽醮
石土祠夢
卷第十十一事
方氏女
掠剩大夫
黃法師醮
胡秀才
謝七娘
莫東得官
衡山民
粉縣主
江氏白鷰
酆都宮使
宣和龍
應夢石人
聶貴遠詩
李吉燻雞
鄭氏犬
泰山府君
高教授
生肉勸酒
朱新仲夢
常熟圬者
樂橋妖
雍熙婦人詞
卷第十一十六事
李鐵笛
華嚴井鬼
胡匠賽神
白衣婦人
牛疫鬼
程佛子
葉伯益
錢爲鼠鳴
卷第十二十三事
舒州刻工
吳旺訴寃
朱二殺鬼
饒氏婦
蛇犬妖
茶肆民子
劉景文
朱氏乳媪
施三娘
趙哲得解
錦香囊
牛媪夢
芝山鬼
李生虱瘤
張二子

紅蜥蜴
青城丈人
吳德充
卷第十三　十三事
藍姐
福州異猪
林翁要
洪州通判
鐵冠道士
太平宰相
長樂海寇
蟹治瘡
卷第十四　十三事
張五姑
劉媼故夫
王八郎
忠孝節義判官
水月大師符
僧法恩
李主簿
長溪民
福州屠家兒
郭揣友
金君卿妻
張鬼子
路當可
蔡州禳災
宜都宋仙
錫盆冰花
楊宣贊
龍可前知
賈縣丞
鄭道士
綦叔厚
卷第十五
黃師憲禱梨
房梁公父墓
朱僕射
阮郴州婦
朱氏替蜈異
卷第十六　十六事
陶豕子
王屋山
餘杭三夜叉
華陽觀詩
會稽儀曹廨
王省元
碓夢
王氏石銘
黃烏喬
魚肉道人
種茴香道人
燕子樓
兵侍郎換骨
金山設冥
太清宮道人
王少保
張常先
秦昌齡
王氏二妾
廣州女
異人癯疽方
馮尚書

卷第十七
目録
皮見鬼
仙嚴三羊
興元夢
安國寺神
畏龍眼
苕溪龍
卷第十八
張風子
韓太尉
星　金鑰
煤蝦笋
桂生大丹
國香詩
卷第十九
宋氏葬地
棠陰角鷹
靈顯眞人
閻山獠
雜肉饅頭
王鐵面
劉夷叔
猪耳鐶
契丹誦詩
閬州道人
徐大夫
林靈素
張拱遇仙
餅家小紅
薛秀才
卷第二十　十五事
九華山偉人
劉希范
時適及第
兩頭龜
鄭司業庖人
蕭六郎
房州湯泉
蠟屐亭詩
朱通判
汪大郎馬
婺州雷
天帝召段璉
屈師放鯉
虞亮死兆
咸恩院主
濰州猪
雷鬼墜巾
無町畦道人
青城監稅子
青墩竅蛇
施聞詩夢
荆南妖巫
玉師子
張朝女
頂山寺
長生道人
王君儀

夷堅丙志卷第一 八事

九聖奇鬼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之子也隆興二年秋比鄰沈氏母病宣遣子沄與何氏二問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沄與二甥皆見神將着戎服長數寸見於茶托上飲食言語與人不殊得沈氏亡妾挾與偕去追沈母之魂頃刻二至形如生身化爲流光入母頂疾爲稍以往亦敗安之色不怡燒符追玉笥三雷院兵爲援會日暮不決後二日始有執旗來獻捷者

怪女積抱心恙邀安之視之執二魈馬狀類猴而手足不具神將白其三遠遁請得追迹俄甲士數百建旗來前旗章畫三辰八卦舒光燁然器械悉具弩梁施八龍首機藏柄中觸一機則八龍張吻受箭激而發之躍如也無何縛三魈至又執二人一青巾一髽皆木葉被體命置如世間捷旗而後加謹報二字得一酋冕服而朱纓械之大青鬼稱爲雷部憑空立雲氣覆冒其體鼓於雲間霆聲再震金蛇長數丈來電光入幽圄中沄及何甥謂與常雷電亡異而餘人不覺其夜神將曰聞遠方神物爲諸鬼地且將刼吾獄命檻車錮囚於內羅甲卒衛守安之焚楮鏹數萬以犒士既焚則已班給人纔得七錢數日女疾如故安之復領神將來曰女鬼又爲碎死而復甦屢矣訖不承安之呼別將藍面跨馬者訊治叱左右考鞫親折鬼四支投于空而

囚之何甥自是無所覩云見神將形漸長大如人揖季宣就席與論鬼神之事曰是非眞有原皆起於人心人心存而有之無無有有蓋無所致詰又語云問學曰當讀睿智顯謨兩先生丈集告以世無此書已爲秦政焚滅矣承烈先生者顯謨先生子也其意蓋指帝堯及文王武王又曰人無信不立果知自信則先王之道可由學而致宣外甥久病瘧女兄覩此事敬異之神即傍顧曰聞親戚間有鬼瘧可并案也安

之不許明日女兄來假室治甥病神降者三人其一類左司公呼宣小字曰虎兒吾汝父也今爲天上明威王位在岳飛右吾兄吏部嘉言待制弼姻家孫祕丞端朝分將五雷兵亦爲三明當與孫公過汝宜治具以待凡捕得七鬼悉繫獄迨夜下漏呼囚大略如人世明日神將來甚衆自此不復離堂戶或稱南北斗眞武嶽帝灌口神君成湯高宗伊尹周公陳摶司馬溫公者又言堯舜在天爲左右相文王典樞密孔子居

翰苑其語多鄙野可笑閻羅王續至望神將再拜謁勑陰吏索薛氏先亡者得男女十有六人宣父母及外舅孫公咸在皆公服帔裳一家婢僕悉見席罷曰獄事未竟明當再來今日饌具殊薄惡後必加豐令足以成禮遂去獨留兩偏將徼巡云出見吏士塞途所經祠廟主者迎謁一走卒還白曰上天以下元考功吾王轉飛天大神王以元帥董督五院矣五院者安之所往法也宣凡寧仲竊怪之誦言曰此奇鬼附託不

足復祀宣曰鬼神固難知既　吾先人安得不祭神將稍不懌爲奏誣寧仲等不孝請于帝滅其筭旋得詔報可意欲以懼宣明夜十六人復集自設供張變堂奧爲廣庭幄帝皆錦繡器用皆金玉男子貂蟬冕服婦人褕衣侍女珠翠金石備樂如埠篪柷敔之屬云所未嘗見酒既酣奏妓爲潑寒胡曼延龍爵之戲千詭萬態聽其音調若因風自遠而至伶官致語多識未來事或誚不已信者皆麤俗持兩端自相繆戾頗覺

人議已左司者哭而言曰汝謂死而無知可乎
殆有相熒惑者非汝之過可繪我與孫公像并
所事神將祠于室宣曰大人死爲天神甚善子
孫當蒙福不宜見怪以邀非正之享今其絶影
響勿復來應曰諾詰旦卧未起妻淑者祕丞女
也亦疑以爲不可復祀宣未對所謂左司祕丞
者已泣于床隅曰眞絶我乎淑曰阿舅阿父幸
見臨何爲造兒女子床下皆大慚曰汝言是也
西廟五通九聖也沈安之所事皆吾魈屬此郡
人必不爲此殆是假其名而竊食者語竟即有
驅先二人未曰此等皆妄也眞飛天王使我捕
之宣叱曰汝輩魑魅亡狀又欲以眞飛天誑我
拔劒擊之則復其本質少焉盡室皆魈移時乃
沒明日沄誦書堂上又有啓戶者曰二魈已伏
誅吾來報子宣以劒拂其處血光赫然它奇形
異狀者踵至皆計窮捨去其一槃辟於廷曰晝
日吾無可柰何夜能苦子耳及夜徑來逼沄宣
抱之於懷魈將以物實沄口宣掩之沄於手中

夢爲羣猴舁入穴青色鬼牽虎齒斷齒斷然於是其像廟既壞邦佐方引咎請於沄宣還家續七人至其一自名蕭邦貢沄呼曰神將胡不捻此即有大星出中庭雲烝其下三魈扶搖而上旋致于灾室其四脫走火輪石斧交涌雲際凡俘鬼三十一皆斬首其十五尸印火文于背曰山魈不道天命誅之其六尸印文稱古埋伏尸不著墳墓害及　人者竿梟其首以徇是夕啓獄灾迹從橫凌亂而蟄者才五葦將上送北酆

金甲神持黃紙符勑示沄上爲列星九中晝黑殺符下云小大鬼神邪道者並誅之沄録示華華喜曰上帝有命矣質明詣獄問吏吏白制勑已定行刑可也首惡非王邦佐實蕭文佐蕭忠彦李不逮餘不可勝計姓名不足問也甲卒以木驢石砭火印木丸之屬列廷下吏具成案律書盈几呼軍正梭法一吏捧策書至曰已有持旨無庸以律令從事先列罪於漆板易以朱榜金填之立大旗書太清天樞院下揭牌曰奉勑

神將行刑吏以引示沄曰有勑諸魈并其所偶一切案誅之五雷判官者進曰元惡斃以陰雷皆三生三死次十五人支解餘陰雷擊之引以籃盛尸去三朱榜標其後曰九聖曰山魈曰五通罪皆有狀使徇于廟相次以驢牀釘二男四女及六魈劊者朱帕首虎文衣亦各書其罪一人乃舊婢華奴以震死而爲厲者一人非命而爲禾魅者男強死而行疫者魈正神而邪行者詐稱九聖者竊正神之廟食者生不守正死爲邪鬼殺人誤國無所不至而蹤跡詭祕如某人者皆先啗以食吞以木丸而後臠之其斃於雷火者又二十二人竟刑皆失所在武吏持云樞院牒致宣曰山魈之戮非本院敢違大律爲據臣僚奏請專勑施行牒請照會初郡人事九聖涅祠久爲民患及是光響訖熄自沈巫治從女病以十月七日迨二十八日乃畢事首尾踰再旬彥華所降天人與沈巫之怪無以異弟語

音如鍾磬金玉細若嬰兒而怪聲則重濁類人云宣恨其始以輕信召禍自爲文曰志過紀本末尤詳子采取其大槩著諸此云時方十四五歲

陳舜民

晉江主簿陳舜民被檄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自東偏房出著淡黃衫靚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闋舜民知其鬼物默誦天蓬呪殊不顧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呪聲漸厲婦人頽然怒曰何必如此趨入房乃不見 梁叔子谷政說

貢院鬼

臨安貢院故多物怪吏卒往往見之乾道元年秋試黃仲秉鈞胡長文元通芮國瑞燁昌禹功永爲考試官國子監脊長柳榮獨處一室病疝晝卧一男子一婦人携手而入招榮曰門外極可觀君柰何獨塊處此榮不應就榻強挽之榮起坐澄念誦天蓬呪才數句兩人即趨出禹功之僕取湯於中堂覺如人疾步相躡者心頗動望堂上燈光方敢回顧乃白鵝一羣叱之即沒長文之小史從堂後中間過遇婦人高髻盛服凭闌坐不見其足稍前視之已失矣持更者言每夕必見此鬼往來云

東橋土地

李允升者以進士登第用樞密使汪明遠薦得上元令歸宜興待闕夢縣之東橋土地遣人來迎云當作交代允升辭以當赴官不願爲此職土偶甚怒曰汝且去上元滿一任允升到官二年以事去竟用贓罪徙嶺南

閻羅王

林衡字平甫平生仕宦以剛猛疾惡自任嘗知秀州年過八十乃以薦被召除直敷文閣既而言者以爲不當得罷歸歸而病病且革見吏抱案牘來紙尾大書閻羅王林請衡花書名衡覺以語其家前此二十年蓋嘗夢當爲此職祕不敢言今其不免矣家人憂之少日遂卒卒之夕秀州精嚴寺僧十餘人同夢出南門迎閻羅王

車中坐者儼然林君也衡居于秀之南門外時乾道二年（二事方務德說）

文氏女

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文氏女及笄已定昏將嫁前兩夕夢黃衣人領至官曹判官綠袍戴幘迎謂曰且得汝來此間錯了公事起大獄十五六年累人不少汝且歸明日復來遂覺以白父母殊不曉其言次夕又夢至殿下王者据案坐判官抱文牘以上王判云改正即有人持湯一杯於廷下飲之極腥惡出門而嘔則化爲男子矣父母驚遣報壻壻家以爲本非女子特以詐紿人投牒訟于州按驗得實乃已其語音態度猶與女不異但改衣男服爾壻家復欲妻之以女云

（丙志十）

神乞簾

永州譙門相對有小廟廟神見夢于錄事參軍何生曰吾一方土地神耳非王侯也郡守每出入必徑祠下我輒趨避之殊不自安就君乞一簾蔽我如其言明日夢來謝（化州守何休說錄事之子也）

南嶽判官

李撫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度江寓居縉雲調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鈐轄趙士垚善以官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往居撫稍葺鈐轄廨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廨內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即日反故宅撫還亦但處元廨中久之從容謂趙曰吾前生爲天曹錄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此半月當發惡瘡死敢以後事累君趙噩然曰必無是理勿妄言才旬日疽生于腦信宿侵淫見骨果死死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教授來遣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撫死矣以在生隱惡受譴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請婢著青袍執簡謝罪于天趙即呼道士如其請婢戴幘雍容出拜外間聞之爭入觀婢炷香跪爐與官人無少異醮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

苦趣猶當爲異類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幸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蟒蟠屈土中半露其脊趙醉之以酒他日婢復作撫來又邀趙謂曰蟒禍已免今爲南嶽判官威權況味非陽官可及得請於
上天許般家矣遺骸滿室唯君是託爲趙責之曰君爲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无不幸早世而令一家共八鬼録可乎婢不復答少頃郎蘇未幾撫妻繼亡三子皆幼凡其送終之事趙悉辦之撫從兄德升尚書擢後居天台始收卹其孤云

夷堅丙志卷第二

十事

舞陽侯廟

馮當可時行爲萬州守郡有舞陽侯樊噲廟民俗奉之甚謹馮以爲噲曾從漢高祖入蜀漢未久即還定三秦取項羽未嘗復西而萬州落南已深與黔中接非噲所得至也是必夷秋之鬼假託附著以取血食爾法不當祀即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儀狀甚武坐於公庭上馮知其怪也叱之掀鬚怒曰吾乃漢舞

陽侯廟食于茲地千歲矣何負於君而見毀撤吾無所歸今當與君同處此馮以所疑質責之其人自言爲眞噲不已馮奮曰借使眞樊噲亦何足道歷詆其平生所爲不少懾神無以爲計奄奄而滅自是雖不復形見然日撓其家馮之子年七八歲屢執縛于大木之杪如是數月馮用公事去郡然後已

魏秀才

成都雙流縣宇文氏大族也即僧寺爲書堂

廣都士人魏君誨其羣從子弟宅日家有姻張樂命伎優伶之戲甚盛諸生皆往觀至暮僮僕數輩亦委去魏獨處室中心頗動上堂欲尋僧而諸僧適出民家作佛事闔寺悄然乃反室張燈而坐夏夜盛熱牕牖穿漏松竹凄戛明月滿庭一婦人數往來知其鬼也外戶猶未閉不敢起益添膏油數挑燈舉手顫掉誤觸燈滅不勝恐急登床引帳自蔽時時望庭下婦人固自若也既又觸帳繩絕帳墮墜蕩然一榻空無遮闌愈益懼不覺昏睡及寤婦人已在側魏蒼黃無計運枕擲之婦人悵惋驚起不復出外但繞室徘徊且笑且泣雞初鳴忽趨出少焉僧盡歸呼語其故乃三日前民家葬一柩於此今所見蓋其鬼云

蜀州紅梅仙

舊傳蜀州州治有所謂紅梅仙者紹興中王相之爲守延資中人李石爲館客石年少才傷勇於見異戲作兩小詩書屏間以挑之明日便題

一章于後若相酬答他日郡宴客中夕方散石已寢見一女子背榻踞胡床而坐問之不對疑司理遣官奴來相汙染爲謔或使君侍妾乘主父被酒而私出者不然則鬼也自謀曰三者必居一于此矣不如殺之猶足以立清名于世取劒奮而前女子起行相去數步間逐之出戶俄躍升高木上奄冉而滅亡始大恐欲反室足弱不能動會持更卒振鈴至前乃與俱還次夕又至初覺暗中如小圓光漸隱隱辨人物已而成人形雖不敢與語然財合眼必見之其友趙莊叔達輩兩三人同結科舉課來共宿石囑之曰必相與喚我無令熟寐以墮鬼計然自是不復可脫後如成都亦隨以至或教之曰青城丈人觀神仙窟宅也君第往彼必不敢來既而亦然石迨悔前戲付之於無可柰何久之歸東川過靈泉縣朱眞人分棟山下將入簡州境始不見蓋歲餘乃絕石字知幾乾道中爲尚書郎

劉小五郎

漢州德陽人劉小五郎已就寢聞門外人爭鬨一卒入呼之不覺隨以行回顧則身元在床上審其死意殊悵然才及門見老嫗携一女子氣貌悲忽別有兩大神自言城隍及里域主者取大鏡照之寒氣逼人毛髮皆立其中若人相殺傷狀二神曰非也此女自爲南劒州劉五郎所殺君乃漢州劉小五郎了無相干吾固知其誤而早來必欲入君門所以紛爭者吾止之不聽故也今但善還無恐女子聞此言泫然泣下歎曰茫茫尋不得漠漠歸長夜遂捨去劉生即蘇

羅赤脚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携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盡銃送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鈇質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連奏爲太和沖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簋奠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即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僧舍今安在曰在某處驅呼之伺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毋訃試發書乃畫一宮人緑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柩凶服者隨之而哭廣都龍華寺僧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楊村鎮館於陳氏夜如厠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

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温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幸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言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寘我死地固語汝勿爲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及温江而殂蜀人以爲年百七八十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奇應如神兹不載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塗有方外之遇遂棄家出游至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胷次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之酒自一盃至百盃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放言文潞公入蜀事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黃仲秉鈞家寫其眞事之成都人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氣近術談道近禪被揭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胷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觜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中白雲裏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高談不是胡歌虜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表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柰何趙不答但歌詞一闋曰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周回四壁海遮蘭萬象森羅爲斗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通仙云此吕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頁箇帶修安穩路休遣人知須是著便宜運轉臨時祆知險裏却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引數杯無所言而去

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表果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眞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住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据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卒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鉤聯如鎖子云

長道漁父爲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興州長道民以釣魚爲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

必孥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晡而返老矣尚自力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遥望之民宛然據石如常時而呼之不應疑以爲得疾其子遽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咂齧不置若披蓑首首然蓋平生取魚用蚓爲餌也

守約長老

漢州楊村鎮三聖寺長老守約彭州人元受業於州之白鹿山既死其弟子在山中者夢之曰觀中張忠定參政燾爲府帥爲建小殿以奉焉

聶從志

儀州華亭人聶從志良醫也邑丞妻李氏病垂死治之得生李氏美而淫慕聶之貌他日丞往傍郡李僞稱有疾使邀之伺其至語之曰我幾入鬼録賴君復生顧世間物無足以報德願以此身供枕席之奉聶驚懼但巽詞謝李垂涕固請辭情愈哀聶不敢答趨而出徑還家再招不復往迨夜李盛飾治容扣門就之持其手曰君必從我聶絶袖脫去乃止亦未嘗與人言後歲餘儀州推官黃靖國病陰吏逮入冥證事且還一吏揖使少留將有所覩又行至河邊見獄吏捽一婦人持刀剖其腹攫其腸而滌之傍有僧語曰此乃子同官某之妻也欲與醫者聶生通聶不許見好色而不動心可謂善士其人壽止六十以此陰德遂延一紀仍世世賜子孫一人官婦人減筭如聶所增之數所以蕩滌腸胃者除其淫也靖國素與聶善既甦密往詢之聶驚曰方私語時無一人聞者而奔來之夕吾獨處室中此唯婦人與吾知爾君安所得聞靖國具以告由是播於衆口時熙寧初也王敏仲勸善録書其事他曲折甚詳然頗有小異又無聶君名及李氏姓聶死後一子登科其孫曰圖南紹興中爲漢州雒縣丞屬仙井喻迪鴞（一作隱）作隱德詩數百言以發潛德其詞曰太虛八境初無二中有道人常洞視借問道人何等公從志其名聶其氏華亭春酣戰桃李香氣入簾人破睡凌波微步度勞塵梔子同心傳密意道人不動如澄水看破新裝小年紀回身向郎郎忍弃愁眺月華空掩涕含羞轉態春百媚而我定心初不起世人悠悠初未知故有冥籍還見記儀州判官臨潁生良原田夜黃衣吏手提淡墨但舍黃門列陰兵更奇倪昧爽堂皇勢呀豁玉帶神君氣高厲靖國再拜呼使前案頭吏抱百葉紙數行具書一善事聶君夜郤淫奔李由來曾中無濁見前塵百暗心常止一室超然方隱几入眼狂花亂飄墜定情豈復顧條脫合歡未許同

陽燧坐令窓行動幽祇棘使華年增一紀出門仍問紫衣翁陰誅與世無差異百葉部中分次第忠孝弃捐神所剿殺生之報定何如朝生暮死蜉蝣游爾踏翠裁紅可憐妓濯足瓊漿被鞭箠房公湖邊秋色裏阿孫圖南前拜跪和頭授我如上事願謁英篇書所以我聞南曹北曹天有尺天知地知元窓漏豈惟妙藥徹五藏況復寶鑑懸千里幽中諒有鬼能言窓處須防墻有耳諸生舉止雖細微動念觀心實幽邃端知天上

戊申録託盡人間不平地東鄰西舍揔不知却有鬼神知子細障礙爲壁通爲空只有此心難掩蔽云何是中有明暗至行通神裁一理道人兩眼無赤青揩定人間幾眞僞趙驊已矣馬元死郡有隱德如君子嗟我諸生苦流轉奔色奔聲復奔味其間貪賤尤陰詭收索携提入饞喙都兒阿對共揶揄突殺官人常夢穢雖云幽暗巧規避僮僕羞之那不愧哀哉詭謫王葉公未省胡顔向祁奢我愛昔人尤簡貴寡欲清眞有

高氣曠然濶處但眞獨胷中豈復留塵累生死幽明了不期是心默與神明契王忱繡被下庭堂李約寶珠存令祿九原可作吾與歸欵膝容之想幽致喻公詩頗奇澀或不可曉云仲秉云此卷皆黃

夷堅丙志卷第二

夷堅丙志卷第三十一事

黃花倀鬼

成都人楊起字成翁政和中興卿人任皐同入京赴省試出散關下行黃花右界中此地素多虎不敢緩轡馬瘡僕痛三暑倦困入道旁僧舍少憩長廊閒寂不逢一僧兩客即堂上假寐楊睡未熟一青衣童長二尺面色蒼黑自外來持白紙一幅直至于傍欲以覆其面相去尺許若人掣其肘不能前童却二咨嗟久之掩泣而去楊以爲不祥洒淚自悼亦不敢語人是夕泊村店中方就枕童亦至徑造皐側以所攜紙蒙之退而舞躍爲得志洋洋之態皐不覺也明日行三十里間逢清溪流水二人往濯足畢事揚先登皐方以滌蕩爲愜未忍去忽大聲疾呼楊回首視之已爲虎銜去矣始知所見蓋倀鬼云楊是年登科

諾距那尊者

州青神縣中巖山諾距那尊者道場也山下

三石筍峭扌鼎立游人齋戒往宿多獲見華幢豪光之瑞臨圯宋似孫過其地逢一僧在前酣醉跌宕挂新笋三枝於杖頭時方午暑殊可憎然未嘗語也僧回首咄曰我不飲酒君何得以犯戒謗我宋怒不對猶以其醉強忍不與校僧又曰知君是依政宋官人薄有淨緣故得至此宋忽悟其人負三笋豈非尊者示現乎下車欲致敬無所覩矣

李弼違

李弼違者東州人建炎間入蜀後爲蜀州江原宰與邑人胡主簿胡生妾四川都轉運使之女嘗陷虜後乃嫁胡弼違每戲侮之至作小詩以資嘲誚胡積不能堪采摭其公過肆惡惡之言售于都漕所善張君適爲幹官證以爲然下其事於眉州州令録事參軍鞫态典治逮捕邑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己贓弼違當官清白無過可指但得嘗買鐵湯餅爲價錢七百五十指爲虧直忞以爲非皐難即追攝郡守畏

者不從忞言立遣吏逮之弼違不勝忿自刎死
死財一月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明
生亦卒忞官罷赴調成都過雙流縣就郭外民
家宿夜且半聞扣寢門者問爲誰曰弼違也又
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牀前立忞甚懼回
面向壁引弼違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絜
之故吾今目掩之即解罨間帛匝其頸忞不獲
已起坐弼違曰吾前寃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

衆非君來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祿命垂盡
故敢奉煩一行尚有未到人甚多天符在是可
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忞如黃紙微淺碧其上
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弼違指曰此卷中
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
何人安得與我有故荅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
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公翁躡履出迎曰
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
才殆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真以告翁流
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
夢果所見女之時即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
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爲巴東守

費道樞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
長安舍于燕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
家婦嫣然倚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
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
費愕然曰汝何爲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
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
貧無以歸不能忍獨宿冒恥就子費曰吾不欲
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

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
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
何人安得與我有故荅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
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公翁躡履出迎曰
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
才殆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真以告翁流
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
夢果所見女之時即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
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爲巴東守

楊希仲

楊希仲字季達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爲成都某氏館客主人小婦少而蕩詣學舍調客欲與綢繆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舉知之當令甦多士以爲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全蜀類試希仲爲第一人

張四郎

丙志三

邛州南十里白鶴山張四郎祠蓋神仙者流山下碑甚古字畫不可識郡人云四郎所立以禦魑魅救疾疫後人能辨其字者則可學仙青城唐耜爲邛守好游其地異有所遇每立碑下摩挲讀之忽能認一字曰豈非某字乎傍有人應曰然耜惡其儳言叱使去既而悔之不見其人矣又嘗出游逢道人立路左作戲呼曰使君奉贈一土鏡命從吏取之乃頑塊也怒以爲悔已將執以歸細視其塊果耿耿有光采始疑爲

丙志三　五

人俄亦不知所在唐氏至今寶此土耜字益夫仕至祕閣脩撰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媪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坐延入僧顧其僕去街東弟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子泣請曰尊

丙志三　六　上

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正啓醮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折肉蒲梨分賓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責雞家及楊氏悉夢媪至謝曰坐生時罪業見責爲雞賴常羅漢悔謝之賜今解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爲冥塗得助紹興末卒今肉身猶存

道人留笠

永康青城山每歲二月十五日爲道會四遠

至巨室張氏唐氏輪主之會者既集則閉門
須齋罷乃啓一日方齋有道人扣門欲入閣者
止之呼罵不已閽往告張氏子張慮其撓衆堅
不許其人不樂乃往山下賣茶家少駐索筆題
壁間脫所頂笠挂其上祝主人曰爲我視此徐
當復來去未久笠如轉輪旋繞於壁上見者驚
異走報觀中人共揭笠觀之得詩一首其語曰
偶乘青帝出蓬萊劒戟崢嶸遍九垓綠鬢黃冠
俱不識爲留一笠不沉埋衆但相視悔恨然無
及矣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吕蜀州江原人自爲兒童所見已
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筒中所携數啓之
而信既長遂以術聞蜀人目爲楊抽馬抽謂與人祿也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絶奇其居舍南大木蔽芾數丈忽書楬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過則遇奇禍縣人皆相戒勿敢往如期木自拔仆地盈塞街中而兩旁屋瓦略不損然所爲初乃類妖誕每持縑帛賣于肆若三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償錢使去既而驗之財三四尺爾或跨驟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驟其庭行久不反驟亦無聲視之前告其妖亦每祠祀時設爲位六虛其東偏二位而楊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其下左道惑衆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敢加械杻又慮逸去楊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當再被刑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前日爲某事某事法所不捨蓋魔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楊言曰賢叔某有信來乎殊可惜忱不答暨出户而成都人來正報叔訃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喜名連望字者四人及第忱一女年十六七歲暴得疾更數醫不効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扑樹内蛇祟爾急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爲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蓋常見小蛇延

樹間而所說易醫用藥皆不妄後楊受杖歸書符遺忱使挂于樹女即洒然明年忱羣從兄弟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望民望松望恭望先是楊取倡女爲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萬令用官大杖撻己及妻各二十下兩人驚問故曰吾夫婦當罹此禍今先禳之皆不敢從而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禳之數而持杖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命應時即答或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

信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爲一詩示人語祕不可曉迨揭牓則甥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牓百餘人預書而緘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以告楊楊曰在某室某匱第幾咨中如言而獲眉山師琛造其家鄉人在坐新得一馬黑體而白鼻楊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客恚曰先生恃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日而可翌取乎楊曰欲爲君救此厄而不吾信

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寃當督報謹志之勿視其匊秣善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客愈怒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躍踶其左肋下即死關壽卿者孫爲果州教授致書爲同僚詢休咎僕未至楊在室告其妻令以飯犒關教授僕飯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不問己事而爲他人來何也僕驚拜殊不知所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千富子靳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家女夫壻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欣然延納與共寢慮父母覺未曉呼使起香不應但聞血腥滿帳挑燈照之女身首斷爲三鮮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悸幾絶自念奇禍作非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與今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楊笑曰此易爾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

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惴惴竟夜遲明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漬汙者不勝喜即日携酒穀且携酒穀過楊所楊曰吾家冗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對酌視當壚婦絶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爲不類婦亦頻屬目類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留連竟夕暨睡醒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鬼去

虞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遺書扣所向楊答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書不帶同字已久既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爲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爲簽書故加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王孔目

成都孔目吏王生住大安門外每五鼓趨府必誦犬隨求呪一通將及門率值婦人行汲如是久之一旦有惑志誦呪稍輟婦人忽至前曰我

每旦將過此吾主公必夙興如有汲水不敢緩今日獨否君豈有所慢乎王生竦然而去固不曉其語晚歸過江瀆廟心動亟入瞻謁見壁畫一婦人手持汲器蓋平生所見者

唐八郎

唐八郎者本青城趙氏子父曰趙老居山下喜接道流唐年十許歲似有所遇家人失之踰兩月得於山後磐石上取以歸自是率意狂言嘗升木抄大呼曰青城市中水且至明日縣乃大

乃悟倒置之意士子十數輩將應舉來謁唐唐
士君輩皆非虞任之比任之者虞育也是年育
免舉衆士俱不利負顯道 興宗家以肉葅作餅
食而餘其四其日晚唐至索食顯道曰適無一
物可以爲先生供唐笑曰肉餅尚有四枚何靳
也凡所見皆類此隆興初成都村民挽車入市
逢道人遺交子二千授以書曰倩汝送與仙井
唐八郎民接書即行同輩稍黠者咤曰吾聞八
郎異人也書中得非有奇藥方書乎發視之白
紙也急復緘封之纔至仙井唐迎罵曰何不還
吾書民再拜謝罪唐執書再三讀歎曰又遲了
我二十四年不樂而去至今猶存此卷皆負興
宗顯道說

夷堅丙志卷第三

餅店道人

青城道會時會者萬計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
以鬻茶果有賣餅家得一店初啓肆之日一客
被酒造其居醉語無度袒卧門左餅師殊苦之
與之錢不受飼以餅不納先是有風折大木居
民祈爲二橙正臨門側以待過者店去江頗遠
方汲水二器未及用客忽起縛苐帚蘸水洗木
撋撋踰兩時又卧其上往來望見者皆惡之及

門即返餅終日不得泄客亦捨去謝主人曰毋
怒我我明日携錢償汝直當倍售矣遂行或詣
橙旁欲坐見光采爛然乃濃墨大書呂先生來
四字取刀削之愈削愈明深透木底上下若一
觀者如堵自此餅果大售時紹興三十二年二
月關壽卿親見其洗木時亦云一清瘦道人也

麻姑洞婦人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有麻姑洞相傳云汴姑脩
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中塗

過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蔔而出弛擔牽裳道上清泉跣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麻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取蘿蔔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爲何人得非戲我歟忽焉如悟回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爲人章醮自稱火部尚書壽過百歲隆興中乃卒

青城老澤

青城縣外八十里老人村土人謂之老澤東坡集中所載不食鹽酪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以春暮作意往游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淒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葦席而坐諸客謝曰中夜爲不速之客庖僕尚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飡明當償直矣翁曰幸不以糲食見鄙敢論直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盆當席間環以椀揖客共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烝一物如小兒狀寘于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擘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導往傍舍亦皆喜爭相延飲饌曰茲地無稅租吾翦山爲壠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賢何爲肯臨之留三日始送出山几在彼所見數百人其少者亦髦眉白髮略無小兒女曹後不暇再往 右三事皆關壽卿說

孫思腦

眉山人孫斯文文懿公抃曾孫也生而美風姿嘗謁成都靈顯王廟視夫人塑象端麗心慕之私自言曰得妻如是樂哉是夕還舍夢人持鋸截其頭別以一頭綴項上覺而摸索其貌大駭取燭自照呼妻視之妻驚怖即死紹興二十八年斯文至臨安予屢見之於景靈行香處醜狀

駭人面絶大深目俗皐厚脣廣舌髮賁髮髯髻如蠆每啖物時伸舌捲取咀嚼如風雨聲赫然一土偶判官也畫工圖其形鬻於市壓以爲笑斯文深諱前事人問者輒曰道與之貌也楊公全識其未換首時曰與今不類蜀人目之爲孫鬼腦云

閬州通判子

閬州通判之子數遣小兵貨物於市嘗持家勞至富民家民詰之曰此吾家物汝從何得之兵以實告民入索篋中果不見證其爲盜執而訟于官時同郡數家被盜所失財物甚衆立賞迹捕莫能得及聞是事皆詣府投牒吏就鞫問其對如初郡守韓君以語倅倅心疑其子潛入書室見所陳衣服器皿玩好皆非已所有大駭呼問之以竊對父震怒曰吾不幸生子而以穿窬爲罪世間之辱何以過此命擒縛送府子殊無懼色守以美言誘之曰吾與汝父同寮當爲汝地但還諸人元失物必不窮竟也遣兵官監詣其室盡取所藏子具言某物某家者某物某家者乃各以付失主但餘皮鞾一雙無主名子再拜貎請曰願以見賜守問何所用對曰頃登子城見此物在城下試取著之便復空如平地自是入人家白晝亦不能覺守益不信還其鞾且驗焉子欣然才著畢騰升屋端了無滯礙其去如飛竟失所往予婦姪張寅爲臨桂丞聞之於靈川尉王琨琨云此近年事不欲顯其姓名特未審也

廬州詩

廬州自鄱瓊之難死者或出爲厲帥守相繼病死歷陽張晉彦祁作詩千言諷邦人立廟祀之廬人如其戒郡治始寧其詩曰平湖阻城南長淮帶城西壯哉金斗勢吳人築合肥曹瞞狼顧地箚秦又顛擠六飛駐吳會重兵鎮邊陲紹興丁巳歲書生綰戎機鄱瓊劫衆叛度河從僞齊蒼黃驅迫際白刃加扶持在職諸君子臨難節不虧尚書徇國事既以身死之罵賊語悲壯

一　一　一　

候聲喔咿嗚呼趙使君忠血濺路歧趙康國知廬州喬
張實大將橫戶枕階基至今遺部曲言之皆涕
洟統制官喬仲福張不從亂被害於州治以法當為請謚史策垂
清規法當為立廟血食安淮圻柰何後之人邈
然弗吾思官居潭潭府神不茫茅茨寃氣與精
曉皇皇何所依所以州宅內鬼物多怪奇月明
廷廡下髣髴若有窺譽欬聞動息衣冠儼容儀
士民日凋瘵岳牧嬰禍罹一紀八除帥五喪三
哭妻張節度宗顏夫婦俱喪陳閣學規李舍人
詛韓大夫沃鮑左司珞皆死杜觀察琳吳
徽猷垌皆喪妻張侯及內子遍體生瘡痍爬搔疼徹骨
脫衣痛粘皮狂氓據聽事夫人憑指揮玉勒要
烏馬雲鬟追小姬同殂頃刻許異事今古稀張宗顏妻既死一日有村民狂走登聽事據坐作妻附語怨詈家事又言欲取烏馬與小婢俄皆死
磊落陳閣學文章李紫徵築城志不遂起廢止
於斯杜侯在官日夜寢鬼來笞拔劒起驅逐反
顧出戶幃曰杜二汝福即有鼓盆悲杜琳夜為喬張笞擊拔劒擊之乃顧曰杜二汝有福德章罷郡去厭厭若行尸還家
席未煖凶問忽四馳鮑德章字安道移嘉禾病骨何

足咎來者猶可追儻依包孝肅或依皇地祇經營數楹屋豐儉隨公私（城中有后土廢祠孝肅公故第皆爽塏可附爲宇）丹青羅像設香火奉歲時尚書名位重正寢或可施吕姬徇夫葬義婦嚴中閨（有得吕尚書括髮之帛歸吴中者夫人吴氏持之自盡以殉葬）清賢列兩廡後先分等衰當時同難士物色不可遺張陳李鮑韓勢必相追隨德章病而去取更臨時尊罍陳儼雅劒佩光陸離匠事落成日酾祭蠲州台青詞奏上帝册祝告神知若曰物異趣人鬼安同栖兹焉卜

新宅再拜迎將歸悲笳響蕭瑟風馭行差池穹（内志四　八一　黄仲）旻亦異色道路皆慘悽巍巍文武廟千載無傾歌使君享安隱高堂樂融怡豈弟布惠政吉祥介繁禧遂紆紫泥詔入侍白玉墀斯民獲後福年穀得禳祈坎坎夜伐鼓欣欣朝薦犧人神所依賴時平物不疵中興天子聖群公方倚毗明德格幽顯和風被華夷典章粲文治昭然日星垂目工靡不報秩祀當緝熙四聰無壅塞百揆欽疇咨咨爾淮西吏不請奚俟爲露章書中旨

施行敢稽遲太常定廟額金牓華標題特書旌死節大字刻豐碑碑陰有堅石鐫我廬州詩

趙和尚

僧宗印本陝西士人姓趙氏棄俗爲僧靖康時在長安住大刹好談世間事詞鋒如雲方金冠犯闕范謙叔（致虚）左丞帥京兆節制五路軍一見大喜邀使反儒服而往謁華山廟自言以身濟世之意遂從范公范以便宜命之官辭難中頗有功（貝）遷至直龍圖閣已而隸川陝宣撫司

（南志四　九一　上雷住）

亦領兵數千人對客輒大言常云吾留意釋氏得大辨才在古佛中當與淨明維摩等至於貫穿今古精練吏事於天下文官實爲第一料敵應變決機兩陣之間於天下武官亦爲第一若四方多壘煙塵未清則爲盜賊第一人不敢多議坐客畏其言無敢荅者其評議人物凶險好罵蓋出天資既得志前後度僧五百皆名曰宗印使之代已時已年六十餘矣不復娶唯買妾二十人後解兵閑居數歲而得疾藏府洞泄無

時羣妾弃去不視趙自取其糞食之有見而怪之者荅曰汝安得知此味經旬乃死識者以爲口業之報席大光守河中日嘗蒙其力適帥湖南爲飯千僧以資福趙雖通顯人猶呼爲趙和尚云

景家宅

達州江外民景氏宅甚大其側古冢屹然時時鬼物出見處者不寧徙入城避之予婦家入蜀僦以居外舅之弟宗正夏夜露宿過三更見大

丙志四

毛物瞎盱而前引手拍其項宗正矍起厲聲叱之曰汝豈不見北斗在上乎乃敢爾其物應聲退安寢至明

蜀州紫氣

崇寧三年成都人凌戩詣闕告言蜀州新津縣瑞應鄉民程遇本名紀嫌名家葬父母其墳山上常有火光紫氣詔下本郡令速徙它處仍命掘其穴成池環山三里內自今不許爲墓域郡每以季月差邑官檢視明年詔以其地屬有光景

十一官佐

查氏餅異

荊南查氏世居沙頭有女自幼好食餅每食時但取其中有糖及麻者咀之而棄其圈亦小兒常態也乾道二年女十四歲矣因步中庭雨忽作有物挾以騰空震雷擊之墮地死天雨餅棬者移時乃止群犬攫食與真者不異朱子說

丙志中

小溪縣令妾

蜀士某部綱東下出成都泊舟江瀆廟天未明入祠拜謁望正殿內一婦人已先在疑其鬼也甚懼稍定倚户窺之婦人焚香亟拜泣而禱曰妾本京師人早失父隨母西入川嫁成都人某氏今七年生男女二人良人去年赴叙州小溪令不挈家行亦無書信來近聞負約別娶矣妾

窮獨難久處四顧子子更無親戚可依曉夕思之惟有一死願大王監此心即以剚刀自刎登時仆地士人驚愕且恐暗昧累已亟登舟解維過小溪所謂縣令者乃鄉人也出迎於江亭從容及其家事令曰向買一妾留家間久未暇取士人略道其形容蹤跡令驚曰皆是也君何由知之乃話所見令瞿然俛首不語俄告去喚湯至已不能執杯曰君所言才畢此人即在傍吾不免矣遂升車回及縣治而死此乾道元年事也亦黃仲秉說云者欲再訪其詳未得也

鼈人捕鼈

郢州二中積苦老鼈出沒爲隄岸及舟船之害郡設百千賞募人殺之有漁者出應募問所須但求一渡船兩人操楫大蟇一枚猪肝一具及鐵鉤環索之屬至日登舟穴蟇底以鉤絓肝寘其內順流以行移時鼈出食肝併吞鉤首不能縮怒甚引頸出於蟇欲犯船而身礙蟇間進退不可漁者以笞垂擊其首紈然而沒則放索隨之任其所往度已困復舉索引鉤又擊之至于三四鼈死始棹舟檥岸邦人觀者如堵喜其去害爭出錢與之蓋鼈性嗜猪肝漁者知之又得操縱之術故爲力甚易仲秉說

桃源石文

建炎三年四月鼎州桃源洞大水巨石隨流而下石間有文似天書而字畫皎然可識凡三十二字云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百地收人鬼其言雖簡而有警於人世

韭黃雞子

張魏公居京師赴客飯以韭黃雞子爲饌公不欲食主人強之不得已爲食三顆而意亦作惡不終席而歸夜中忽足痛不可忍秉燭照之乃三雞啄其足一牡二牝金甲大神立於旁扣公曰發願否公曰願盡此生不食雞子神曰願輕公又曰某此生不犯戒則母氏延無量之壽犯此者爲不孝神人頷之倏忽間與雞皆不見迨

曉視啄處赤腫猶
寸餘自是不復食雞卵 趙公說

夷堅丙志卷第四

夷堅丙志卷五

十四

夷堅丙志卷第五 十三事

李明微

李明微法師福州人道戒孤高爲人拜章伏詞報應甚著紹興五年建州通判表復一使與天慶觀葉道士同拜醮既罷謂葉曰適拜章時到三天門下見此郡張道士亦爲人奏青詞函封極草率又巳破碎天師云此不可進御擲去之矣葉曰張乃觀中道侶也但不知今夕在誰人家明日張自外歸葉扣其所往曰昨在二十里外葉家作醮村民家生疎青詞紙絶不佳及焚奏之際架復傾側詞墜于地吾急施手扳承之賴以不甚損然鶴氅遂遭燕葉爲話明微所見張甚懼即日自具一醮謝罪云

號州驛舍

宣和中號州路分都監新到官以代者未去寓家于驛日未晡會食堂上白氣從廷下井中勃勃如霧務須臾青衣女子出於井歷階而上遍視坐人丁髻森如目光可鑒已而入西邊小亭

沁壁而升遂失所在舉室皆悚至夕不敢寐二
鼓後門窓無故自闢由外入者紛紛亦未疑爲
怪就視之面目衣冠盡與一家人不異而家人
所見又皆類都監憧憧往來莫知孰爲人孰爲
鬼雖有刀劒懼悞傷人不敢擊達旦方止老幼
驚怖如癡即日徙出後月餘緡雲人陳汝錫來
通判州事方葺官舍亦暫泊驛中都監者具以
前事告陳不謂然過三日群婢悉夢覺有見人
物極大而無首者有遭鬼物自牀舁至地者亦
至曉乃止然別無它

丙志五

葉議秀才

紹興二年處州青田人潘紘閒丘觀俱爲蕭山
尉同處一寺鄉人葉議秀才以家貧母老來相
依日飯尉家夜則寢僧舍時三衢柴生能相手
紋談禍福視葉手驚曰君色殊不佳法當殺人
否則爲人所殺近三日事爾切勿妄出正恐不
得免爲葉素怯懦且方僑寄爲客與人未欵曲
度必無如是事姑應曰諾越三日薄暮二尉留
與飲中夕醉歸同室僧已寢一盜在外尾其後
以入發篋有聲僧覺之潛起將取杖擊盜正與
盜遇盜以刃傷僧僧絶叫而走葉熟睡聞呼聲
蹶然起盜適當前葉急持其袂盜慮不得脫掣
其肘曰放我不然將殺汝葉醉甚持之愈急盜
恐衆至乃剚刃而去葉即死二尉聞之懼以是
坐罪迹捕未獲見葉從廡下掩腹入僧房左右
無一覩者邑有女巫能通鬼神事遣詢之方及
門巫舉止言語如葉平生大慟曰爲我謝二尉
我以宿業不幸死今已得凶人更數日就擒無
所憾獨念母老且貧吾囊中所貯可及百千望
爲火吾骸收遺骨及餘貲與母則存沒受賜矣
尉悉如所戒後五日果得盜盜言殺葉之次日
即見諸百步外已而漸近昨乃與同卧起自知
必敗云

丙志五

小令村民

青田小令村民家婦年二十餘愚而醜爲祟所
憑能與人言唯婦見其形用大紙滿書其上不

能成字貼婦房內壁仍設一卓置香爐如人家
供神佛者每日焚香十餘度或沉或檀或栢子
和香之屬莫知所從來富人徐勉素木強聞其
事特往驗之方及門空中語曰好客且來可設
茶勉已愕然既坐問民曰聞汝家有鬼胡不令
出見我語未竟一物墜背間甚重遂墮地視之
則茶磨上扇也背亦不覺痛勉怖而出崇遂冀
逐而洒之有行者善誦穢跡呪能祛斥鬼物勉
邀至民家未及施術一刈草大鐮刀從空飛舞
而下揮霍眩轉如人執持刃垂及衣裾急竄去
僅免後頗盜微物以益其家山間牧童嘗窺見
之似十二三歲兒遍體皆黃毛疑爲猴玃之屬
至今尚存

青田小胥

建炎中青田小胥陳某者嘗上直同輩三人皆
竊出陳素謹畏獨卧吏舍明旦門不啓主吏扣
戶連呼之不應以告縣令陳彥才破壁以入衣
衾巾屨皆在獨不見人而窓壁整密如常時莫

能測陳父日夕悲泣山椒水涯尋訪略遍適路
時中過永嘉道出青田蔣存誠祭酒方鄉居憐
其父老而失子爲以情禱之時中命具狀訴于
驅邪院而判其後云當所土地里域眞官仰來
日辰時要見陳某下落如係邪祟枉害生人亦
仰拘赴所屬根治餘依清律施行仍盡玉女于
後令焚于城隍祠明日去縣五里曰下浦漁者
方收網忽潭水沸騰聲如雷震急檥舟岸側以
避俄頃一物躍出高丈餘復墜水亦平帖徐而
觀之乃陳胥之尸時秋尚熱死已旬日而面色
如生竟不測爲何祟其身何以能出户也

長生牛

紹興元年車駕在會稽時庶事草創有旨禁私
屠牛甚嚴而衛卒往往犯禁有水牛頂重刃由
禹廟側突入城見者辟易廂卒慮其踩躪欲闌
執之爲所觸幾死時府治寓大善寺牛迤邐入
三門過西廊一馬繫廊下見生牛至奮蹄蹴之牛
怒觸其腹腹裂腸挂于角怒愈甚逢人則逐徑

詣廷中郡守陳汝錫方治事牛望見乃緩行引首悲鳴遂卧階下陳令健卒爲去刃傳藥死然不動且告以立賞捕屠者命牽付圓通寺作長生牛即就絁而去與常牛無以異後數年方死

鼈逐人

大理司直陳棣幼嗜鼈所居青田山邑艱得之隨得則食初未嘗起念紹興壬戌歲寥適通衢見鼈二十餘出水中行甚遽且將齧已急走還及門鼈亦踵至復趨堂上相逐愈急窘甚跳登

食牀鼈競緣四脚而上棣大怖謂曰我元無食汝意何爲迫我叱之而寤明旦啓門有村僕持所親劉元中書致一竹奩餉鼈二十八頭發視之絶類昨夢所覩時元中新得僕善捕鼈赤手行水際察沙石間則知鼈所隱日獲數十枚以故親黨亦蒙惠棣舉所餉放諸溪自是不復食鼈

縉雲鱠飛

縉雲縣溪澗淺澀尋常無大魚漁者嘗獲巨鯉及食忽霧霧晝冥雷雨驟至拌中鱠縷舞躍而出大風徹屋脊瓦落勢如崩盛夏淒寒坐客毛髮皆立火毬如五斗栲栳大飛集筵間客趨避書閤中火亦隨入電光中巨人迭往來踰數刻雨止屋内猶黑秉燭視令則與兩妓已仆地良久乃蘇客及從吏衣裾多焦灼川流溢溢踰旬始平識者以爲龍蜃之類也

西洋廟

永嘉胡漢臣世居西洋忽爲崇所撓始則揚沙擊石石之所擊自門廊洞達卧内皆鏗然有聲而壁户略無小損既久則空中與人語時置糞汙於飲食器皿中雖買熟物亦皆然其家良以爲苦幼女始分雙髻見白衣丈夫持剪刀來前呼曰小娘子與我頭上角兒女驚啼間已失一髻漢臣從外生抱女膝上方泣訴又呼曰彼人復來前剪我髻矣急護其首則又失其一命道士巫覡百計禳治皆不驗謀徙居避之家具什物

悉膠著于地雖至輕者亦極力不可舉弗克去如是幾二年因飲親戚家大醉歸及所居巷口望見小廟疑其爲祟乘醉就鄰家假巨斧碎土偶并香案諸物鎖鑰其門自是怪不作

徐秉鈞女

永嘉徐秉鈞縣丞有女曰十七娘慧解過人將笄而死母馮氏悼念不能釋忽夢女坐庭中弄悼具記其已死呼謂之曰自汝死後我無頃刻不念汝汝何得在此女曰不須見憶兒已復生

丙志五　八

爲男子矣取骰子示母曰此葉子格也悼徒以骰子兩采相向爲葉子蓋是我受生處他日至黃土山前米鋪之鄰訪我彼家亦且作官人言訖而覺以語徐徐所居在安溪村不知黃土山爲何地或曰乃南郭外一虛市去城財五里即往尋跡正得一米肆其鄰若士人居詢之六葉子羽秀才宅驗與夢相符投刺入謁從容及其子弟葉曰數日前誕一男子較其日乃馮氏所夢之夜具以告之且求見其子眉目宛與女相類顧徐有喜笑

江安世

江安世蘭溪人好道士說受籙於龍虎山張靜應天師受法於南嶽黃必美先生所居曰元潭村於堂側建小室爲奉事之所一日雨初霽砌下五色光十數道直出簷間或大如椽或小如竹莫知其所起疑有伏寶命僕斸之過丈餘無所睹復塡甃之光出如故治之以法又不効黃

丙志五　九　余川

先生至其家爲作黃籙醮埋金龍於甃下光始絕嘗清旦入道室焚香見一石當香桉前周匝皆青苔石體尚濕蓋方自溪澗出者江君常時唯用二小童掃洒他人莫得入意童爲戲然石甚重非二人所能舉也不復問但令舁著門外塘水中明日如初又徙置三里外大潭而扃此室明日親啓戶石又在焉默禱于神書符其上投之溪流又明日乃不見江甚喜以爲蒙符力殃悞不敢至矣正對客飯有物擊堂屋上瓦聲

犖有聲墜于廷驗之蓋元所見石昨符尚存題其旁云此符有未是處反視其背別一符存焉與江所書小異江自度無可柰乃納諸室中久之得朱書小紙於案曰公既無如我何盍圖我昆弟之形我當助公行法江祝曰汝爲何神昆弟有幾作何形相果能助我行法當明告我復有片紙曰我三靈官也悉以狀貌衣冠告之江不得已爲圖象置壇側其家亦時時遇之由是生計頓替二年江亡怪亦絶

蘭溪獄

蘭溪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書宅之側鑿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具於岸邊樹下莫知所從來鄰不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丐至祝氏需索無獻祝怒驅使出語不遜祝歐之道人佯死祝蒼黃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里正夙與祝氏訟田有隙遂稱祝昔嘗箠人至死今尸正在其塘內以白縣縣宰信以爲然逮下獄凡證左胥史訟其寃宰悉以爲受賕託愈加繩治笞掠無虛日祝素富室且業儒未嘗知官府事不勝慘毒自誣服其母慮不得免迎枯骨之鬼歸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牓立賞募人捕眞盜縣獄具將上之郡矣前所謂行丐者在鄂岳間欲過湘南陟衡嶽夢人告曰子未可遽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與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事曰吾從婺州來到蘭溪時聞市人籍籍談祝家寃事因具語之丐者矍然曰詐之者我也我坐此罪固已得譴於幽冥今彼繫囹圄死在旦暮我不往直之則眞緣我以死寃債何時竟乎乃強後來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列於縣縣宰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它邑獲盜訊鞫間自言本屠者嘗賒買客牛客督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置尸祝氏塘中云祝於是始得釋

桐川酒

紹興二十五年沈德和介爲廣德守檄司理

棣兼公使庫時　煮酒畢已疊成棧一日庫吏出酒走告亡第二棧亡酒數百尊棣入視之信然疑小人爲欺但責其蹤跡姦盜又旬日所亡滋多上層究然不動皆自下失去周視墻垣牕壁鎖鑰無纖介踈漏殊怪之特未遽信爲鬼物也郡兵行子城上得一壺於兩竹間驗之則桐川印記莫能究其所以然又數日與同官沈文司戶偕往觀所失蓋不可勝計沈恐地有陷處秉燭炤之地平如掌一層之下空空無餘方議

以事聞于郡吏卒相謂庫舊有神祠前官輒去之得非其爲孽乎密市牲醪羅拜禱請許以再立廟明日衆至則亡酒皆如故其後給散校元數唯欠一尊蓋竹間者也乃爲立祠此卷皆縉雲陳棣說

夷堅丙志卷第五

夷堅丙志卷第六十四事

范子珉

處州道士范子珉者酒落魄初自鴈蕩游天台至會稽中道得異石寶之賞玩不去手後爲同行道士竊去遂若有所失語多不倫談人意外事時時奇中獨善畫爲人作煙江寒林深入妙品而牛最工浙東人以故呼爲范牛但好弄溷穢或匊於手或濡以衣或置冠髻間或以汚神祠道佛象或染指作字書人家牕壁然不覺有

穢氣從人乞錢米先以若干語之如數即受或多或少皆弃去不取其所得亦多投厠中青田縣吏留光死家貧未能葬槀殯於城隍祠前以年冢爲雨所壞露棺一角范過其旁取瓦礫敲之曰勿悲惱更三日有親人伴汝矣時光弟矩亦爲吏果以後三日暴死諸子幼群胥爲葬於光冢之側云遂昌葉道士結菴山間范謁之中塗失路遇葉之僕問津焉僕畏其擾也紿曰左左乃山窮絶處非人所行范知之舉手指僕曰

汝却從此去乃由他路詣菴中葉欲具食而俟僕不至范告之故葉自往尋僕正危坐大石上神氣如癡呼問之始醒言曰適不合欺范先生先生指令從此去即覺有物牽引以行茫如醉夢非尊師見呼不可還矣葉亦懼令僕謝罪焉後至婺州赤松觀見觀中人無所不狎侮每飲必斗餘買牛肉就道室煮食醉飽即卧已則遣糞滿地徐徐起引手剜弄以十指印壁上一室皆滿房內人悉捨去無敢與校但伺其出汲水

（丙志六）

淨滌之而已唯陳樂天惡之時對衆咄罵范笑詛怒曰汝乃敢毀我趨詣三清殿下再拜呫囁有禱拂衣出過兩日樂天無疾死以是黃冠益謹事之觀前橫小溪往來病涉道士姓施者與弟子一人捐囊中錢爲石橋工役已具范曰勿爲此橋君將不利施君曰吾以私錢爲濟衆事何不可之有卒爲之范亦不強止笑謂之曰如此亦大好我恰有紅合子兩箇將持贈君以助費施敬謝曰諾不知何物也他日復至無所獲

（丙志六）

施以爲請曰吾既許子矣必不妄言後三月成二道士繼死匠師輿兩紅棺以斂云太尉成閔責居婺范嘗往謁外報潘承宣來閔將出迎范曰勿見此人恐公家不免閔有子娶秦國大長公主女潘之妹也以昏姻之故竟延入坐范曰禍作矣禍作矣急買紙錢取公夫婦衣來我爲爾解祟旣具范焚香誦呪并衣與紙同焚之居亡何秦國薨閔與夫人往弔俱得疾夫人在素幃裏風涎暴作冥不知人閔泄利交下殊困

（丙志六）

急強舁以歸未幾平安而夫人經年僅小愈乃知元索衣時侍婢但以閔兩袴往非夫人者也

乾道二年錢竽爲縉雲守范自衢往訪之曰負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畢則行矣畫成儼然就逝將斂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地詔范子珉蓋其亡日也

（陳天與說）

紅奴兒

池州青陽主簿斛世將官滿還臨安縣人劉公事者亦赴調寓於它館斛過之共飯飯才罷又

欲同詣肆啜湯餅劉曰食方下咽勢不能即
君盍還邸小憩吾徐往相就矣解去移時劉往
訪之已病卧牀上望見劉悲淚如雨良久言曰
吾死期至矣適從君所歸穿抱劒營街未畢逢
一婦人呼語曰君向與我約如何始以不娶欺
我既而背之我病君略不相視天地間豈有忍
人如君比者今事已爾我亦不復云但君亦且
得病病狀殊類我我雖在此必不往視君君勉
之遂別去吾行數步思之蓋昔時所與游倡女

紅奴兒者其死三年矣吾心惘然迨反舍意緒
良不佳疾勢已然當不能起柰何柰何劉爲作
粥煮藥至暮乃歸邸後七日果死其黨能談其
往事者云曲折病狀皆與鬼言合蓋索買湯餅

之時魂已去幹矣時乾道二年 韓彦端說

孫拱家猴

秀州魏塘鎮孫拱家養一猴數年矣拱妻顧氏
嘗晚步門外橋上呼小童牽至前猴趨挽顧衣
爲欲淫之狀顧怒命僕痛箠之數十遂歸迨夜
聞室內悤櫺動搖有聲謂盜至起覘之忽兩毛
手自牖執其臂驚悸大叫隨即仆絶家人聞之
盡起張燈出視正見猴踞于外猶堅持臂不肯
釋擊以杖乃退顧昏然不知人扶齒灌藥扶救
竟夕乃甦方事急時不暇縛猴得脫走登木
跳踉不可柰孫氏集其鄰繞村追躡射殺之凡
三日乃定

桃源圖

縉雲人劉甫通判成都曰遇異人揖於道左携

一籃中貯二板堅勁如鐵言能刻桃源景物恨

未有所屬也吾視君可受其一甫喜延入官舍
異人求一室獨居索斗酒引滿入室須臾出板
示甫圖已成樓閣人物細如絲髮儼然可覩女
仙七十二各執樂具知音者案之乃霓裳法曲
全部也其押案節奏舞蹈行綴皆中音會一漁
翁檝舟岸傍位置規模雕刻之精雖世間二畫
善巧者所不能到同時爲倅者亦欲得其一初
不閉拒即詣之所需如前刻纔半板忽碎裂遂

失其人所在時天聖中也劉氏世傳寶之建炎之亂逸於民間今爲毗陵胡氏所有郡士孫希記之云淵明所志桃源事止言桃花夾岸中無雜木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今是圖乃有臺殿如仙宮佛國又無桃林與記頗異疑異人所見與世所傳不同或神仙方外之事不可以當理度也予嘗見墨本悉如上說豈非仙家境界別有所謂桃源者乎

李秀才

李綸居福州好與方外人處嵩山李秀才者不知從何來一見合意即留館門下且數月其人尚氣不檢嘗毆人折齒捕録送府綸爲言於府帥薛公弼得免他日又毆人綸責數之甚至自是不復出一日天正寒李生素不擁爐忽索火邀綸共坐謂綸曰君好尚爐鼎亦有得乎顧其僕取炙餅來餅至則細嚼吐其滓爲四以捺鐵箸投火中少焉爲紅焰騰上挾而擲之地箸中斤既成白金矣綸驚愕因言頃嘗得小郗先生所呵石炙餅生笑曰此不足爲也吾當以黃者贈君綸大喜而未敢言子詵之甫數歲家人教之拜使求戲術生脫詵之銀扼臂塗以津亦置火中及取出其一純爲黃金一變其半迮下黃菊已槁詵之折一枝請爲戲噓呵少頃亦成金花後數日綸請所謂黃餅者生曰君貪心如許何由能成道姑以紅者示君取一餅持刀中分之噓其半邊裹以紙良久出視已成丹沙墻壁稜稜光明可監又索水銀兩器飲其一竦身距躍

珠星從毛竅間踊出的皪蒲地堅凝可掃復以一器漱齒隨即吐之皆成銀如丸墨之狀綸益敬異爲會綸將調官臨安生緘水四壺授之曰以是餞行是夕反舍遂不見綸行至中途發水悉爲美醞於幕紙上大書麻姑酒三字凡所化物今皆在詵之處其銀著斷處化爲金云

徐侍郎

衢州人徐生爲新喻丞被憲司檄鞫獄于廬陵行未至吉水三十里值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

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丞意以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先牌題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願以子孫爲託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薄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踰月而訖事東歸徑謁叟叟館犒如初然禮敬頗衰矣臨別愀然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疇昔之夜夢神人告我謂君受人錢五百千鞫獄故不以實官爵當削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荅既還家會薦員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即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僧也隨子之官日夜導衆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歐殺人丞納民賂抑民僕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既亡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初

劉敏士文伯說

十字經

吳人周舉建炎元年自京師歸鄉里時中國受兵所在寇盜如織舉遇星冠羽服人謂曰子明日當死於兵刃能誦十字經不唯免死亦能解寃延壽舉跪以請云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十字是也拜而受之明日果遇盜逼逐至林間窘懼次猛憶昨語亟誦一聲猶未絕口雷聲大震群盜驚走遂得脫

趙學老說

長人島

密州板橋鎮人航海往廣州遭大風霧迷不知東西任帆所向歷十許日所齎水告竭人畏渴死望一島嶼漸近急奔赴之登其上汲泉甘甚乃悉輦餅罌之屬運水入舟彌望皆棗林朱實下垂又以竿撲取得數斛欲儲以爲糧大喜過望眷眷未忍還共入一石嵓中憩息俄有巨人四輩至身皆長二丈餘被髮裸體唯以木葉蔽形見人亦驚顧相與耳語三人徑去行如奔馬嵓下大石度非百人不可舉其留者獨挈之以塞竇口亦去然兩旁小竅尚可容出入諸人相續奔入船趣解維一人來追跳入水以手捉船

船上人盡力撐篙不能去急取搭鉤鉤止之奮利斧斷其一臂始得脫臂長過五尺舟中人浥之以鹽擡乃歸示人高思道時居板橋曾見之沈公雅爲予說予甲志書昌國人及島上婦人乙志書長人國皆此類也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無所不有可畏哉

温州風災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温州大風震地居人屋廬及沿江舟楫吹蕩漂溺不勝計淨居尼寺三殿屹立其二壓焉天慶觀鍾樓亦仆唯江心寺在水中夾山顛二塔甚高峻獨無所損先是兩日有巨商檥舟寺下夢神告曰後日大風雨爲害不細可亟以舟中之物它徙吾今夕赴麻行水陸會會罷即來寺後守塔矣商人如其戒麻行者村中地名也繼往偵問果有設水陸家之父相聚詬擊巫欲執以送官巫曰少緩我容我盡術汝子自出矣無傷也觀者踵至四繞池邊以待移時聞若千萬人聲起於池衆皆辟易兩兒自水中出一以繩縛大鯉一從後箠之

諸天靈應

永嘉許及之深甫之父事諸天甚著靈應盜嘗夜入門家未之覺許老嫗冠至爲巨人持長槍逐之驚寤遽起視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明旦見一槍于大門之外不知從何來及入諸天室焚香則神手所持槍失之矣始悟昨夢

福州大悲巫

福州有巫能持穢跡呪行法爲人治祟蠱甚驗俗呼爲大悲里民家處女忽懷孕父母詰其故初不知所以然召巫考治之才至即有小兒盤辟入門舞躍良久徑投舍前池中此兒乃比鄰富家子也迨暮不復出明日別一兒又如是兩家之父相聚詬擊巫欲執以送官巫曰少緩我容我盡術汝子自出矣無傷也觀者踵至四繞池邊以待移時聞若千萬人聲起於池衆皆辟易兩兒自水中出一以繩縛大鯉一從後箠之

曳登岸鯉已死兩兒揚揚如平常略無所知覺
巫命累掷辟纊於女腹上舉杖悉碎之已而暴下
孕即失去乃驗鯉爲祟云

張八削香像

温州市人張八居家客持檀香觀音像來貨張
恐其作僞欲試之而遍體皆采繪不可毀乃以
小刀刮足底香屑熱之既而左足大痛如疽毒
攻其内者藥不能施足遂爛至今扶杖乃能行

右四事皆木蘊之說

丙志六

汪子毀神指

饒州雙店民汪渙世事善神龍其像於室中幼
子五歲戲折其中指渙夢金甲神訴曰吾衛護
翁家有年矣未嘗令翁家有小不祥事奈何容
嬰兒毀吾指渙驚謝旦而視之信然亟命工補
治此子即日病中指間瘡絶痛既愈遂拳縮不
可展

十二

上官佳

夷堅丙志卷第六

夷堅丙志卷第七

大儀古驛

右侍禁姜迪蔡州新息人爲天長縣大儀鎮巡
檢寨去縣六十里迪嘗趨縣回遇雨弛擔道上
古驛遣從者具食迪被酒如厠見婦人高髻長
裙類唐時裝束持朱柄銅戟來直前刺迪迪盡
力拒之且大叫從吏繼集始捨去索室中無所
見是夕不克行但徙於西序小閣而戒數卒守
門迪欲寢婦人已先在曰適相戲爾何至是挽
使就枕迪不得已與同衾問其姓名不荅未曉
趨去及迪起行又執戟前導至寨前乃反自是
每詣驛必出共寢其出也輒導至邑門外及還
又送之而左右無一見者迪浸惑焉率以旬日
間假職事一往來同僚稍聞其異迪亦無所隱
一夕方寢又有二小手扼其喉甚急迪驚呼外
人至已失矣即撤帳明燭環以僕從少頃皆睡
熟燭亦滅婦人復來曰曩亦妹子相戲爾便有
小婦一人尤美色參寢榻上明日歸寨兩婦皆

戟而前如是歲餘氣力枯悴漸不能食會供
官孫古者來攝天長稅官古嘗受上清籙持天
心法甚驗迪家人邀治之設壇考召佩以靈符
迪明日出雙戟不至行數十步始見於道旁大
婦怒曰吾姊妹於君無負豈有心害君乃以法
遣我耶憤邑之氣形於顏色幼者從旁解之曰
此人無情若木石然離合皆定數何必戚戚于
此遂瞥然而逝古戒之曰百日內勿再經是驛
迪以疾故亦解官還鄉沉綿累月乃得脫 王翰之時徐仲

爲天長宰日嚴內翰伯父也 內志七

安氏寃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爲祟所憑呼
道士治之乃白馬犬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
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
祟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殊死法師太不恕須
史考問亦廟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
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祟乃鬼爾法師可以
誅吾爲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既用極刑損二
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
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纔
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所訴者隔世寃也我本
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乘吾之出與外
人宣淫伺吾歸陰以計見殺寃鬼棲棲行求四
方　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始見二鬼言
其詳知前妻乃在此今得命相償則可云師無
見苦也道士曰汝既有寃吾不汝治但冀事歲
月已久寃寃相報寧有窮期吾今令李宅作善

緣薦汝俾汝盡釋前憤以得生天如何安氏自
趨下作蜀音聲嗌爲男子拜以謝李公即命
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
拜謝欻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醮前一
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譙責之拱而言
曰諸事蒙盡力冥塗豈不知感但明日醮指當
與何州何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稟曰
今如不言則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道
所以然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

皆得往生李從其請安氏遂無恙安氏之姊嫁趙伯儀伯儀居湖州武康爲王昉說

楊州雷鬼

上官彥衡侍郎家居揚州夫人楊氏白晝在堂中與兒女聚坐忽雷雨大作奇鬼從空隕于地長僅三尺許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幘如世間幞頭乃肉爲之與額相連顧見人掩面如笑旣而觀者漸衆笑亦不止頃之大霆激于屋表雲霾晦冥不辨人物俄爾乘空而去

新城桐郎

練師中爲臨安新城丞廨有樓樓外古桐一株其大合抱蔽蔭甚廣師中女及笄嘗登樓外顧忽若與人語笑者自是日事塗澤而處樓上雖風雨寒暑不輟師中頗怪之呼巫訪藥治之不火衰家人但見其對桐笑語疑其爲祟命伐之女驚嗟號慟連呼桐郎數聲怪乃絶女後亦無恙詢其前事蓋恍然無所覺也

壽昌縣君

朝散大夫池州通判丁餘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官舍越十四日子愉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南然猶爲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汝與汝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爲男子愉覺以告父後數日孫百朋又夢經官府衛卒羅陳方趨而過或呼于後曰縣君在此安得不省謁遽回入府門至東廡下果見之言曰吾於此蕭然無親舊而旦暮有趨府之勞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嬰拘縶之苦矣語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可去矣旣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録衣人据案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綱承議也百朋憶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與祖父同年世契不薄願母荅拜綱受之旣坐詢大夫安否甚悉少頃吏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綱曰施縣君與子親歟曰如聞已有往生之士祖母綱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緣而未脫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立

曰祖父昔從公游今祖母生緣在公謦　苟得轉爲男存沒被厚德矣綱曰柰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綱曰子少俟當試爲圖之於是綱出循廡而上迤邐升殿中若無影響須臾復下則左右翼扶步武詳緩笑曰已遂所請然須歸誦佛說月上女經及不增不減經以助度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視祖母猶立階下大言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寤盡記其說餘且驚且疑曰二經之名所未嘗聞使訪諸乾明院果得之乃月上女以辨才聞道如來授記轉女身爲男及慧命舍利弗問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減之義餘始歎異擇僧之賢及令家人女子皆齋潔持誦數至千卷設冥陽水陸齋以侑之迨百日餘夢妻來曰佛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薦恩今生於廬州霍家爲子矣謝訣而去

利國圩工

政和中太平州修利國圩工徒甚衆忽有鴉千數噪集于別埂之傍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

一役夫已斃而殉銜土以覆之蔽瘞幾半又令啓土於死者胷臆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衆莫不敬歎爲徙諸高原飲而奠之舊事多有此比者

錢大夫妻

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箠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卧疾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爲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訐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妾答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蔡十九郎

紹興二十一年秀州當湖人魯璟赴省試第一場出億賦中第七韻忘押官韻顧無術可取次日彷徨於按間惘然如失臯衣吏問知其故言曰我能爲君盜此卷然吾家甚貧當有以報我寧至三四璟許謝錢二百千乃云猶疑其不

然未幾果取至即塗乙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爲蔡十九郎居於暗門裏某苍第幾家差在貢院未能出且以批字倩璩達其家璩試罷持所許錢及書訪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於院中今兩舉矣尚能念家貧邪是年璩登第復厚之仍貽其子以爲奴二十六年考試湖州以此奴行因爲人言之此事與唐人所載郭承嘏事相類而近年士大夫所傳或小誤云

子夏酤酒

丙志七

湖州學每歲四仲月堂試諸生三場謄録封彌與常試等其中選首者郡餉酒五尊第二第三人三尊第四第五人兩尊紹興二十一年唐嘉猷（堯封）爲教授既試將揭牓游學進士福州人陳炎夢登大成殿夫子賜之酒五尊子夏怒形於色舉足蹴其二覺而異之以語同舍生及牓出名在第二嘉猷告之曰君本居甿選坐誤引子夏事故少貶始驗所夢

周莊仲

夷堅志　丙志卷七

周莊仲建炎二年登科夢至殿廷下一人持文字令書押視其文若世間願狀云當作閻羅王辭以母老初入仕不肯從使者強之再三令押字不得已從之覺而殊不樂明日遂改花書至夜夢昨夕人復來云汝已書押豈可更改但事猶在二十年後紹興十七年爲司農寺主簿又夢人持黃牒來請受閻王勑更二年當復來愈惡之祕不語人逮十九年七月恰及二年方爲户部郎官自謂必無事始爲家人詔前夢其夜

丙志七　九

夢門神土地之屬來拜辭若有金鼓騎從相送迎者翌旦在部中欲飯覺頭昏不清急歸不及治藥而卒

陰司判官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湖州教授趙（失其名）夜夢人投刺來謁曰莫仔既入坐起而言曰仔城南人適聞天符下除教授爲陰司判官仔副之方有聯事之幸不敢不修謁趙大駭扣其何人荅曰仔郡之富民也行第七十一嘗以入粟得助教

覺而惡之明日詰學具以所見語諸生諸生言果有此人名族排行皆不妄然已墮鬼籍二竿矣趙意色愴然退即感疾不藥而死

沈押録

紹興二十七年冬湖州長興縣沈押録因公事追赴郡獄繫兩月乃得釋時已逼冬至沈晚出門欲通夕步歸雖天氣昏暝不暇止行四十餘里夜過半逢一民居駐立户外須臾女童開門問何人告之故女曰村落近多盜緩急或生事不若入門内宿沈亦念不可前進乃從之女又曰娘子今夜獨宿後房君試入當有好事沈不答又言之沈曰恰打官方了來那敢作此罪過女曰無妨也強邀至數四沈求湯洗足女童即入以大盆盛湯付沈沈洗足已取腰間小書刀削爪刀纔出鞘宅與人及盆皆不見身正坐一冢上急捨去乃免

馬述尹

馬述尹年十八隨父肅夫調官京師抱疾而終有姊嫁常州秩官秉義郎李樞母留姊家不知子之亡李氏婢忽如狂作男子聲曰我即馬述尹也某月某日以疾死今幾月矣欲一見吾母與大姊故附舟來欲丐佛果以助超生母與姊始聞之悲駭扣之而信遂許其請婢乃不言即召太平寺僧誦經具饌寫疏以薦明日婢復語云荷吾母與姊姊如此但某僧看經至某處止某僧至某處止功德不圓爲可惜爾其母未深信　呼僧責之皆慙謝而退亟更誦焉

馬先覺

馬肅夫次子先覺嘗與其友游神祠見壁間所繪執樂妓女中姝麗者心悅之戲指曰得此人爲室家素願足矣是夕婦人見於夢寐恥溺既久視以爲常始猶畏人知祕不敢言後亦無復忌憚每切切然私語於室中外人或入遇之則曰家人在此蓋荒惑之甚不悟其爲非也父母以爲憂百方禳治弗少衰竟至不起

雷火爍金

姑蘇人徐簡叔之祖居鄉里日震雷發於房宇間煙火蔽塞移時始散棟柱破裂龍跡存焉其後啓木櫝欲取白金器皿乃類多穿蝕皆成珠顆流散于下櫝之扃鐍元不動而內自融液蓋神龍之火尤攻於敗金石也

大瀆尤生

長洲人尤二十三者富民也居于大瀆村紹興三年感疾死初無它異旣而鄰邑崑山之東農家牛生白犢脊下黑毛成七字曰尤廿三曾作牢子蓋尤始貧時曾爲縣獄吏有隱惡云尤氏子欲贖以二萬錢其家不許

蠅虎報

秉義郎李樞妻之乳媪好以消夜圖爲博戲每於彩繪時多捕蠅虎取血和筆塗之蓋俗厭勝術欲使己多勝也習以爲常後老疾將終語人曰無數蠅虎兒咬殺我爲我捕去而旁人略無所見知其不永久之乃死 此卷皆王日嚴昕傳日嚴多得於其弟

無足婦人

閻子東說其兄博士演在京師見婦人丐於市衣敝體垢無兩足但以手行而容貌絶治有朝士見而悅之駐馬問曰汝有父母乎曰無有姻戚乎曰無能縫乎曰頗亦能之朝士曰與其行乞棲棲若爲人妾斂眉歎曰形骸若此不能自料理若爲婢子則於人者也安能使人爲己役乎誰肯用之士歸語其妻妻亦惻然取致其家爲之沐浴更衣調視其飲食授以針指敏捷二紀一家憐愛焉士亦稍與之昵居一年許出游相國寺遇道人駭曰子妖氣甚盛奈何士以爲誑已怒不應異日再見曰祟急矣子其實語我我無求於子也家豈有古器若折足鐺鼎之屬乎曰無之問不已士不能掩始以妾告曰是矣是矣亟避之明日宜馳往百里外藉使不能及姑隨日力所至託宿深關固拒中夜聞扣戶者無得開或可以免捨是無策也士始

怖不謀於家假良馬盡日極行逼暮舍於逆旅歇未定道上塵起旗幟前驅一偉丈夫乘黑馬亦詣焉長揖而坐指一房相對宿略不交談士愈懼閉户不敢寢夜艾外間疾呼曰君家忽值喪禍令我持書來時燈火尚存自隙窺覘乃無足婦人　兩肉翼翼色正青士駭汗如雨偉人遽撤關出揮劒擊之婦人長嘯而去明旦士起見偉人拜而謝之曰微尊官吾不知死所矣敢問公爲誰曰子識我乎乃相國寺道人也曩固告子矣我即子之本命神以子平生虔心奉我故來救護言訖與車馬皆不見

兩足人

胡秀才

姜補之　師仲　在太學與胡秀才同舍胡指上病贅疣欲灼艾去之或告曰今日人神在指當俟他日胡不以爲信遂灸焉七日而劄發皮剥去一重見人面在中如鏡所照惡之亟覆以膏又七日稍瘉痒甚因絶搔皮起人面如故歷四十餘日劄益大且痛竟不起

趙士遏

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某爲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小留郡守假以教授廨舍遇舊同官趙士遏訝其顏色青黑而欹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疇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祖傳瘵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芽吾次子沅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愈者而不能絶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籙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公果生信心試爲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沅使吞之吞未久遍手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復遷延當生黑毛則不能拯療今猶可爲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

上帝訖令黃君汎掃寓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寘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鼎一枚父子著白衣閉門對牀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

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蜎四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蜣螂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鼎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虫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亦投鼎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歡異知其靈驗默禱於天願爲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救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十餘人內有衣皁小團花衫者持素黃籙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但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眞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白如乳道衆恐雨作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絶士遏字進臣時右朝請大夫魏彥良通判池州爲作記

謝七娘

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白秫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游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杭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娘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即脫衣授之婦反復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爲牛皮牢不可脫舅聞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今不知存亡

白石大王

福州人陳祖安之父待究州通判關麥黃衣吏持符至曰帝命公爲白石大王問所在曰今未也俟公見巨石玷一角乃當去及期復來迎矣覺而大惡之後赴官兩月謁泰山宿山下一寺適見庭下大石其一角正缺悵然不樂還郡未久而黃衣至遂以其日卒

莫東得官

吳興莫伯甄爲奉議郎時三子皆未官嘗夢以恩澤補第二孫東寤而喜曰東於子孫數爲第五吾得以延賞恩及之足矣至紹興三十二年以朝請郎爲潼川轉運判官遇登極恩當遣子弟奉表入賀時長子澄已登科仲季以母服不可往乃命吏持函空其名令至吳興以授澄使自處之澄長子果次子東果讀書頗有聲謂必能繼取名第乃以官與東伯甄聞之念前夢憮然不樂是年以覃恩及磨勘進秩朝散大夫不及拜而卒生前所蒙但一孫得官爾　右二事倪文舉說

黃十翁

黃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爲黃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兩旁植垂柳池水清澈可愛荷花如盛夏時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嵯峨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廷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黃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青衣童引出東門回顧餘人已驅之北去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來闐闐行未遠別見宮闕甚麗內外多牛頭阿旁王者旒冕秉圭坐威嚴肅然紫衣吏問曰汝住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曾爲二寇掠財物徐就擒捕保伍欲戮之大言愍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戒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寃業即令詣總管司照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人其副乃廣德出攝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若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嫉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爲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出死罪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爲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貫具疏奏城隍司以

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薦亡須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命祭祀亦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囚聽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宜往觀之至　覩所謂無憂閣者衆琉所成高出雲表祥光　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盛麗持香花經巷徜徉采雲之間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衆皆鎖梏囚執厄劣憔悴跪伏

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蕩無所覩王總管云已憑今日佛蔭脫地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衆其相識者託爲囑子孫丐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祕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導之歸望一鐵山烈火熾然燒炙群囚號叫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劒因扳援而上受剉割之苦積尸無數大言合掌誦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震雷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殘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爲地神收貯於此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勑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即生人世受安樂福作惡者萬劫不回受無間苦今聞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花如初過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黃翁時年八十五崇仁縣主簿秦絳爲作記

衡山民

乾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獨歸跌於田坎永中恍忽如狂急緣田塍行至其家已閉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牀績麻二子戲于前妻時時咄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罵亦不荅民驚曰得非已死乎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父祖列坐其所泣拜以告父曰勿恐吾爲汝貌土地即起俄土地神至布衫草屨全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顧小童令隨民去童禿髮赤

類牧牛兒相從出門尋元路復至坎下教民

自抱其身大呼數聲壁然而寤時妻以夫深夜在外倩鄰人持火炬求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歸子婦姪張子寅說

頂山回客

平江常熟縣僧慈悅結庵於縣北頂山絶巘白龍廟之傍凡三十餘年以至誠事龍得其歡心有禱必應邑人甚重之紹興三十二年年七十八矣忽得蠱病水浮虜華閒累月不瘳朝夕呻吟殆無生意棺衾皆治辦待盡而已一　不知

丙志八十

從何來戴碧紗方頂巾著白苧袍眉宇軒昂與常人異自山下至龍祠禮謁因歷僧舍見慈悅病問之曰病幾何時矣此乃水腫吾有藥能悅欣然請其術命解衣正卧以爪甲畫其腹并臍下應手水流溢於揭下宿腫即消又採藥一餅如彈丸大色正黑戒曰宜取商陸根與菉豆同水十椀煮至沸去其滓任意飲之藥盡則病愈矣兼師壽可至八十五歲悅愧謝數四且詢其姓氏鄉里曰我回客也臨安人又曰和尚

今世上人識假不識真語訖揖而去悅如言飲藥味殊甘美越兩日乃盡病如失去亦不復知客爲何人後兩月別一客言來從都下因觀補陀山觀音至此出一卷畫贈悅曰此我所爲者即去既而展視之乃畫薛荔纏結中覆呂眞人象始知所謂回客者此云縣主簿趙彦清爲作記

粉縣主

宗室郇康孝王仲御孫女曰粉縣主者年十四

丙志八

五時與家人會飲于堂忽大風從庭起雷雨繼至火光如毬縱橫飛擊煙霧四合對面不相覩男子號哭乞命婦人掩耳仆卓上或有墮地者移時方止天晴如初點檢坐中人獨不見縣主久之但得雙目睛於庭砌下尸失所在矣縣主之父曰士驪

耿愚侍婢

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認以爲母眷戀不忍

去婢亦拑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既祥矣父未以爲信試往瘞所視之似爲盜所發不見尸還家携兒謁耿氏之鄰密訪婢姓氏直厥妻也即佯爲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敘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爲吾夫小　吾子也耿聞之怒詬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僧可驗何敢爾夫　諸　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因行至一橋迷失路爲牙媪引去迫於飢餒故自鬻牙媪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取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朱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江氏白鶂

江遐舉邕宣和中爲虹縣令長子自嚴州奉母往官下有白鶂白雀各一皆瑩潔可觀共一籠寘諸舟背入汴數十里過靈惠二郎祠舟人入白曰神素愛此等物願收之即擕入卧處一婢從庖所來至籠畔無故失足觸籠墜視之鶂死矣 說鳴三

夷堅丙志卷第八

夷堅丙志卷第九十四事

上竺觀音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楪貯六茄爲餽惡之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蛸蜂差小而比螃蟹爲大揚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爲必中黃甲之兆泊牓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操赴漕司舉又

同詣寺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毀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爲衆強之方詣笥下人　如　者從佛背趨出謂其　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啓三籤果不吉餘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之持者　至几列三等已爲中等第一人賀客　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與待牓他日　市聞呼於後曰元

賀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司牓内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譙之則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門入矣遂相與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邪去年君過我　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及第今　實然故來賀以　吾術非有所求也遽辭去沉思其　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　不合周果居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爲

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眡兆已先見於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元説

酆都宮使

林乂字材臣姑蘇人剛正尚誼鄉里目爲林無差以其名近乂字也睨以貢士特奏名得官調嘉興主簿任滿還家夢吏士來迎入官府升堂正坐掾屬數十輩或衣金紫銀章列拜廷下出文牘摘紙尾使書視官階乃印銜闊徑三寸

辨但識其下文五字曰酆都官使林如是凡數紙又平生讀道書頗慕神仙事顧謂吏曰學道之人皆當爲仙官此乃冥司主掌非以罪譴者不至且吾聞居此職者率二百四十年始一遷非美言也不願拜吏曰此上帝命也安得拒恐得罪於天將降充下列雖此官復下得矣又不得已乃書名遂寤知其命不得長以告所善道士呂山友又弟又之婦虞氏尚書女也不食豬肉誚之曰吾家寒素非汝家比安得常有羊肉盍隨家儉勉食之婦謝曰何敢爾但新婦自少小時聞燒豬氣頭痛不可忍今見則畏之非有所擇也又曰我若真爲酆都官必使汝食婦笑曰幸蒙伯力爲增此食料新婦大願也久之又調官京師還及泗上卒於舟中初又父挈家過泗謁普照其母生又於舟中及其死也亦然計未至是遂能食時又卒已半月

不甚詳又以人爲穀

二郎廟

政和七年京師市中一小兒騎獵犬揚言於衆曰哥哥遣我來昨日申時灌口廟爲火所焚欲於此地建立兒方七歲問其鄉里及姓名皆不荅至晚神降于都門憑人以言如兒所欲者有司以聞遂爲修神保都人素畏事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助名曰獻土至飾爲鬼使巡門納土者人物憧或牓於通衢曰某人獻土識者以爲不祥旋有旨禁絶既而蜀中永康神廟火其日正同此兒後養於廟祝家然常質也

宣和龍

宣和元年五月京師大雨連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家未明起拂拭桉榻見若犬蹲其旁至旦人豬爲麵餅弟婦問曰何物盛饌芬香如此人曰豬肉也婦曰試以與我取食之立視之龍也有聲如牛驚而仆茶肆與軍器作坊鄰諸卒適赴役見之殺而分其肉街吏懼不

都人圖玩其形長六七尺鱗色蒼黑首如
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坐極長於其際始
分兩岐與世間所繪龍相類後十餘日忽大水
犯都城高出十文自西北牟駝岡至萬勝門外
馬監民居盡沒　以爲大河決溢然水色清澄
河又未嘗決終莫知所從來居數日水已入汴
渠達曉將溢朝廷募人乘風水之勢決其下流
乃田城北入五丈河下注梁山濼首尾幾月乃
已故俗傳爲龍復雠云見蔡絛西志丸後史補　五

温州賃宅

温州城中一宅素凶怪先是仲監稅居之一家
盡死後數年　監稅者自福州黃崎鎮罷官來
亦居之常見仲君露首禿　往來西舍間女子
年十二三最惱人伺客至輒映壁窺之而笑
弄什器塗　几不可　逐唯一嫗頗恭謹每
女子出必叱去呂妻病數日不愈嫗教之曰縣
君無它疾但煎五苓散下半硫丸足矣呂以其
言有理亟從之一服而愈然人鬼雜處家之百
物震動無時或空轎自行於廳上舉室殊以爲
憂他日嫗又告曰我輩相與共議欲迎君作三
約用後月某日此計若成君必不免宜急徙以
避禍呂以告胡季　襄季　舉爲福州幹官時識
之亦勸使去去之日西舍男女數十輩駢肩出
觀相顧嗟惜似恨謀之不早也後無復有敢僦
舍者經一月未畢呂胥挈家來或告其故胥笑
曰我乃人中鬼也彼用兩爾何足畏處之不疑
羣鬼亦掃跡

丙志九

應夢石人

廉大元帥蜀丁母宋夫人憂將葬于青城山議
已定夢兩人入謁行步重遲遍體瘡瘢可憎告
曰大夫人葬地蓋在温州地名徐家上與庚山
甲向者是也公必往求之異時畢事幸爲我療
吾瘡廉公嘗寓居永嘉心亦欲還顧憚遠未決
覺而異之書其事於策即具舟東下并奉其父
中丞柩歸于温窆日已迫而宅兆殊未定招
人張　卜之偕止山寺中其姪七郎適

田舍主人翁問所往告之故翁曰去此一田許名徐家上輿有一穴庚山甲向者人多以爲吉地用善價求之者甚衆徐氏皆不許君試往觀之會日暮不克往歸而言之語未竟席曰得非庚山甲向者乎取所書夢驗焉無少異明日親訪其處一姐出言曰吾徐翁妻也昔吾夫嘗欲用此地以葬父夢金甲大神持挺見逐指蘆席上坐者一人曰此席相公家地汝安得輒爾自是以來四十年今以與公不取錢吾兒方爲

丙志九　　七　　羅定

里正得爲曰邑大夫免其役足矣席大喜過望但不曉夢中所見爲何人既葬二親又自爲壽塋於左次役夫斸土有聲丁丁然視之乃兩石人卧其下埋没既久身皆穿穴席祭之以酒舁出外命和泥補治而爲立祠牓曰應夢石人云

張大猷說

老僧入夢

乾道三年武經郎王瓘幹辦蔣叅政府其弟以冬至日游天竺先一日從瓘假馬瓘令厩

辭曰老去乏筋力或得從君願少寬鞭箠之罰琮驚謝而寤明日馬至即乘之以行既出都門蹉跼不肯進方舉鞭擊之忽悟曰疇昔之夢豈非此乎亟以付馭者歸而步入寺蔣府聞之亦不復留命反諸故處　瓘說

聶貢遠詩

聶貢遠昌靖康元年冬以同知樞密院爲議使割河東之地以賂北虜閏十一月十二日至

丙志九　　八　　羅定

絳州州門已閉郡人登諸城上抉其目而臠之時其父用之尚無恙紹興十一年張銖自北方南歸過絳驛見壁間有染血書詩一章絳人言聶之靈所作也其詞曰星流一箭五心摧電徹雙眸兩脅開車馬踐時頭似粉烏鳶啄處骨如灰父兄有感空垂念子弟無知不舉哀回首臨川歸不得冥中虛築望鄉臺銖録之以示其子昂載於行狀

沈先生

沈先生者和州道士也不知始所以得道常時默不深與人往來值其從容時肆意談說未嘗爲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藏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氏韓　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柰何以鬼待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愠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蓋鬼技等耳　右二事皆唐少劉說

居　在外者皆被害後二年偏詣　市與人相別且告之曰有米莫做粥有錢莫做屋人不能領其意自是不知所如往是歲虜犯淮西和州受禍最酷云

李吉

范　寘自長沙調官于臨安與客買酒昇陽樓上坐者某人及道士也不知始所以得道常時默不深與人雜處商販傭作而未嘗爲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藏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氏韓　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柰何以鬼待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愠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蓋鬼技等耳　右二事皆唐少劉說

吳江九幽醮

吳松江石塘西連太湖舟楫去來多風濤之虞或致覆溺乾道三年趙伯虛爲吳江宰念幽冥間滯魄無所訴集道士設九幽醮于縣治以拔度之汴人薛山爲館客因以故友黃昇司理并其子溺水之由白之就設二位以祀既罷三

伯仁被提舉常平符按所部營田與山共載絶湖抵九里寺夜過半夢黃君來訪如平生斂襟肅容若特有所謂者山猶意其赴官而告別也徐問之則曰向自吳門分袂狼狽于此久矣比蒙縣尹大賜周旋其行方從是脫去山曰何不一謁之以謝此意曰固屢往矣而門庭甚峻非復可入敢以諉吾故人既而告退就階登馬廷下立者數百人山戲之曰車騎一何都邪黃曰不然此皆平時留滯同荷趙君恩而去者也已別山驚寤以語伯虛乃知昨朝所絶湖正黃父子没處也

丙志九

鄭氏犬

福州人奉議郎鄭某宣和中知樂平縣自鄉里携一犬來常時馴擾不嗾人邑有販婦以賣花粉之屬爲業出入縣舍鄭氏甚重之嘗白晝入堂犬迎齧其乳仆地幾死鄭叱家童縛犬念其遠至不忍殺持以與報本寺僧是夜鄭被盜後半月捕得鞫之乃此婦爲囊橐導賊至始悟犬

丙志九

靈識復呼以歸 僧德淵說

后土祠夢

撫州后土祠靈響昭著宜黃士人鄒極未第時致禱求夢夢入廟詹敬畢轉眄東壁有大書一詩睨而讀之既覺歷歷可記詩曰天道本無成明從公下生温黃前後並黑闇裏頭行大十口止各常常啼哭聲兩箇齊六十只此是前程鄒玩其語多不佳懼或死於疫後以治平三年鄉薦賦題曰天道無爲而物成次年省試賦題曰

丙志九

公生明列坐之次温州人居前黃州人居後時亮陰罷廷對始驗前詩二聯之意鄒仕終江西提刑蓋大十口止各本路字也常常啼哭聲刑獄象也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夫四十字之徵而場屋二題坐次先後朝家之變故官壽之終極與妻室之年靡不先見吁其異矣

泰山府君

臨川雷度字世則性剛介好讀書雖登名鄉貢而不肯赴省試其甥蔡直夫爲永康軍通判

之　是年九月晦蔡妻徐氏夢人持尺書類臺檄徐讀之竟迨寤　憶紙尾大書云泰山府君雷度押畏其不祥且未知度之安否　旬日蔡卒妻孥護柩以歸明年至鄉里始知度以故歲八月卒矣泰山之夢其然乎　石二事皆川展說

夷堅丙志卷第十九

方氏女

婺州浦江方氏女未適人爲魅所惑每日過午則盛飾插花就枕移兩時乃寤必酒色著面喜氣津津然女兄問其故曰不可言人世無此樂也道士百法治之反遭困辱或發其隱慝曰汝與某家婦人往來道行如此安得敢治我或爲批頰抵冠狼狽而出近縣巫術聞之皆莫敢至其家掃室焚香具爲訴牒遣僕如貴溪告于龍虎山張天師僕至彼之日女在堂上見兩黃衣卒來追已初猶不肯行卒曰娘子無所苦纔對事畢即歸矣遂隨以去凡所經途皆平日所識俄至東嶽行祠引入小殿下殿正北向主者命呼女升殿女竊視其服紫袍紅鞓帶佩魚全如今侍從之服戒之曰汝爲山魈繳繞曲折吾已盡知但當直述將釋汝初女被祟時實其亡叔爲媒妁是日先在廷下瞬目招女使勿言女竟隱其事但說魅情狀及所與飲狎者主者判云

元悉及其黨十人皆杖脊遠配永不放還而不
剌面餘五六十人亦杖臀編管傳囚決遣與世
間不少異又救兩卒送女還時家人見女什地
踰兩時口眼皆閉扶齒灌藥施鍼灼艾俱不省
但四體不冷知其非死也僕歸云既投狀天師
判送東嶽限一時內結絶故神速如此自是女
早安如常踰年而嫁則猶處子云

高教授

鄉人高適字廣聲爲秦昌時壻居于會稽外邑
與詹道子元宗 友善紹興辛巳淮上受兵適入
城舍於詹氏與館客陳確日同處相得甚驩隆
興二年適爲太學録確夫婦同夢適來而身絶
短小確語妻曰不見高廣聲才數月一何短如
此俄相隨入卧內妻惶愠曰高教授當識道理何
爲至吾牀闥間逐之不見遂驚寤明日以告道
子時適已病困道子方以爲憂聞其事良不懌
是夕而計至明年確妻復夢人舁柩入門問之
曰高官人也覺而語確確心知適之來爲已子

更戒產具即日得一男右二事詹道子說皆

掠剩大夫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失其名及鄉里居官頗強直通判饒
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
於瓜洲前一夕沈聞書窻外人語曰君明日禄
盡馬絶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
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
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
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絓鐙間不可脫馳四十里
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
糊不可辨識舁歸舍氣息殗殗經一日而絶惠
卿憐其以已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
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體挾冰霜或時稍怠
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緑袍
官人坐柩上執梃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
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
馬跕躥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偏呼諸
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剩大夫饒

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閽氏之弟榕傳其事

生肉勸酒

南豐曾氏爲臨川李氏壻初親迎時舅母張氏以生肉勸酒使我心惡不可堪人問其狀曰羊一槃豬一槃鴨雞各一槃凡四品槃各四巨揲皆生物也飣餖雖豐豈復可食家人亦皆咄咄

丙志一　四　周祥

曰不謂李宮人家野陋乃如此村婦鄧八婆實從張爲客私語人曰安得是事縣君豈別有所覩乎張之夫先爲光化軍司理不挈家行久之得訃云死矣後其子歸乃言以去臘未盡三日死死之日同僚隨土俗具祭用生物四大槃其器皿名物悉與張所見同蓋張從李氏歸時司理君始死受奠千里影響符契若是異哉異哉

右二事皆李德遠說

黃法師醮

魏道弼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六日以病亡至四七日女壻胡長文元質延洞真法師黃在中設九幽醮影響所接報應殊偉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日復命主黃籙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自入室持幡侍視既入慟哭云母自白幡下坐椅上垂足入浴盆左右挂所著衣正舉首相顧忽焉不見所以哀泣已而迎魂至東偏靈位黃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即仆地曰媽媽在此

丙志十　五　周祥

家婢小奴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甚久黃慮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椀令飲即醒云適往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錦袍擁一轎四角皆金鳳口銜金絲毬二仙童行前捧金香爐唾壺到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生再拜請符才得符收寘袖間却乘金毛羚羊二童導而去遂覺蓋所見者乃是夕壇上所供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入大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韝引而行殿上人

服青服戴青冠執青圭坐龍椅上云太一救苦
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天司命第 主者同
坐俄空中青雲起玉女數百捧紅幡幢迎上清
宮第六位至共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爲異鬼如
師子形者逼逐令去將軍此曰救苦天尊請來
對罪安得輒逐命獄卒碎斫之左右天仙無數
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冠動搖有聲云是狠茫
冠上天真宰下降檢察地獄將軍曰三界各有
體天界逍遙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尚

南志十

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尚威猛正自不同又
聞呼都案判官追在獄囚列廷下約禺人皆荷
鐵校傳呼引第十八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
閣可二尺長袤文徑至地挾此人同上雲去其
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鍛治于一楚毒備極三
人著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爲臨政酷虐二爲
事父不孝三爲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
潭州稅官盜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
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何可救曰除是轉九天

南志十六 閻祥

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至鏤湯碓石爲
律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曰舊
在人間姓王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
府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赴不若
只稱第幾司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幙
次甚窄身却不在彼常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
一步便一兩宇亦從吾手中過然後奏上吾一
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奏
去只爲排得幙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

南志十七 樂府

人炷香衣服不潔負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衫小
兒抱嬰孩來天尊位前戲神天尊怒皆追來枷
了青詞甚好宣開地獄赦亦至誠特以判官聲
雄道字不真有一字讀作潭字數人猜不出天
尊主者皆怒已而辨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放
六人判官盜言赦文不明白再墮其四只赦兩
人其一則趙氏也將軍曰汝父常誚汝懶惰不
讀書我教汝聰明呪云無量無遮廣聰明爾律
莎訶無緊揭又聰明偈云大廣天地無量遮一

界遲奇北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才管一覺無
尋空戒令勿泄每遇節序焚香默誦百過且謂
人心如鏡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汗自然聰明又
言吾一身五臟第一三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二
黃先生主掌文字第三自然山主第四監灰河
主第五職事微不可說遂引叔介至灰河無罪
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著度河褌由河中過
岸上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挂於上續以
車載從橋行衣上各書姓名窺其一標云屠氏
十娘叔介瞥欲歸拜將軍曰自到冥間荷將軍
慈顧荅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昔嘗與汝
同官曾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
時凡此中所見所說盡爲人道之使知省戒無
得隱情揖別而行望其家已近母在一室塗澤
畢令引至壇對曰黃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母乃
獨登之偏禮列位詣黃君幕前焚香拜曰謝救
苦黃法師便再再翔空回首言宿世冤家皆得
解脫汝勿復悲惱令從者取盂水噀叔介面仍
叱之遂寤犬方明自寢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
聞見連日言之不舵盡魏公以其事物色之蓋
醮筵置龍虎堂於四廂偏近外庖往來喧雜灶
香者乃老卒而汲木一兵患疥瘡圍中兒每教
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
處而易就事者禁兒勿得至又考所謂潭字之
誤蓋詞文舊語內云或死於水濤之中道童書
濤爲淘以唾潤指揩作濤字不甚明了故讀者

朱新仲夢

朱新仲待制翌紹興二十八年守嚴州夢至大
山下左右指云崑山也未幾徙宣州宣城獻地
圖有鄉名崑山者謂前夢已應又一歲徙平江
崑山正其屬縣在平江日夢典謁報洪內翰來
亟出迎則予仲兄也時自翰林學士奉祠居鄉
里既坐乃居東道覺而異之不兩月新仲罷
仲兄實踵其後云

常熟坊者

中大夫吳温卒 德州人累爲郡守後居平江之
常熟縣建第方成每夕必夢七人衣白衣自屋
脊而下以告家人莫曉何祥也未幾得疾不起
其子欲驗物怪命役夫升屋墩瓦遍觀得紙人
七枚於其中乃圬者以傭直不滿志故爲厭勝
之術以禍主人時王顯道喚爲郡守聞之盡捕
群匠送獄皆杖脊配遠州吳人之俗每覆瓦時
雖盛暑亦遣子弟親登其上臨視蓋懼此也吳
君北人不知此故墮其邪計

茶肆民子

乾道五年六月平江茶肆民家失其十歲兒父
母連日出求訪但留幼女守舍一黃衣卒來啜
茶告云爾家幾郎使我寄語早晚當附木梳還
家女喜祈客少駐以俟父母歸堅不可臨去又
云明日幾郎自別寄信來遂去迨暮父母歸女
具道其故莫測所以然而憂其非吉語也明旦
外傳有浮尸在升平橋河岸木梳側奔往視之
乃所失子傍人言頃年一急足溺于此則民女
所見殆其鬼乎

樂橋妖

平江樂橋民家女既嫁每夕爲妖物所擾母念
之切乃與同榻卧將伺察之財日暮則一人從
地踊起垂兩髻于背紅繻奕然大聲如疾雷地
亦隨合凡數夕如是以告其夫穿地覓之僅
二尺許得一銅鈴以紅帶繫其鼻始憶數年前
朝廷申嚴銅禁故瘞鈴土中久而忘之矣即擊
碎棄之女疾遂愈 右四事皆朱似叔名說

劉景文

承議郎任隨成劉景文 季孫 甥也言景文知忻
州時每數日輒一謁晉文公祠至必與神偶語
移時乃出神亦時時入郡郡吏見景文閉閤與
客語則神至也他日於廣坐中謂一曹掾曰天
帝當來召君君即去吾且繼往坐客相視失色
未幾掾果無疾而逝景文亦相繼亡經夕蹶然
復甦索筆作三詩詩成語家人曰吾今掌事雷
部中不復爲世聞人矣瞑目竟死其一章云中

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鳳舞往往芝木
華揮手謝世人竦身入雲霞公暇詠天海我非
世人譁二章云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棲殿高低
霞霧勻左右虬龍偏雲車山岳聳風蟾天地壇
從茲得舊渥萬動毫端變其三云從亦英傑自
消磨好笑人天事更多艮上巽中爲進發二車
安穩渡銀河其語皆不可曉于案東坡集景文
爲陝州守以沒此云忻州恐非何遠春渚記聞
云景文夢爲文公之代而辛其說不同坡公稱
景文詩句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
無其清警如此今三詩乃爾生死之隔一至是
乎

雍熙婦人詞

姑蘇雍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
間歌小詞且笑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
蒲目江山憶舊游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樣住
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
人莫上望京樓好事者往往録藏之士子慕容

李鐵笛

饒州道士曹與善政和中以道學上舍貢于京師與河北李陶眞道人相識李好吹鐵笛蓋放浪不羈之士也曹後歸鄉里宣和三年爲神霄宮副李從京師來見之有一馬置于四十里店民家時以薦福寺爲官每吹笛宮門則馬不煩僕御而自至往來月餘一旦告別會曹入城李來不相值彷徨良久顧道童周永眞索筆硯題詩壁間云一別仙標歷四春神霄今復又相親爐中氣候丹初熟匣裏光芒劒有神未駕鸞輿朝碧落且將蹤跡傲紅塵乘風暫過羌廬去異日相期拜紫宸書其後曰潛眞散人瀟湘訪曹副宮不遇留題方擲筆曹適歸永眞以告而李已不知所在矣明年一客白袍皁絛兒甚古入曹之室視壁間字問誰所書永眞言李陶眞先生也客笑曰九百漢亦索筆書對壁自稱道人李抱一云一粒金丹續命基箄來由我更由誰

卒 周說

朱氏乳媼

鄉人朱漢臣宣和中爲太學官其乳母死槀殯于僧菴及還鄉里不暇焚其骨朱妻弟李元崇景山入京舍客館夢老婦人徒跣且泣訴曰我朱家乳母也不幸客死今寄某坊某菴中甚不便願舅挈我歸李曰菴中嘗不少何以爲誌曰在菴之西偏家上植竹兩竿南者長而北者短柩上所題字尚存索之當可

行李旣覺不復寢急取紙筆書之遲明往訪尋至其處如所言以告守僧出柩而焚之裹遺燼付一僕僧因言此中瘞者以百數初來時每夜聞歌叫嘻諠聲終則多歎泣至明所供器或東西易位月夕尤甚殆不安寢今久矣亦不復畏也李歸番陽未至之三日朱氏夢嫗來有喜色曰久處異鄉殊寂寞賴李二舅挾我歸將至矣一家皆爲哀歎遣人迎諸塗盛僧具以葬焉

華嚴井鬼

丙未十二十

劉彥適登第歸與其弟設水陸齋於永寧寺泗州院會散宿院中闇黎僧繼登督其徒收拾供具見客戶不閉責問僮奴皆云二劉掩關寢久矣秉燭巡視室空無人念祠亦不見疑爲它往而三門又已扃鑰登咤曰必華嚴鬼也一命取鈴杵往訪焉先是西廊華嚴院一行者合縊於院後井旁栗樹上時出爲物怪繼登過西邊得遺被及華嚴墻畔又得一履院僧熟睡排闥而入徑趨井所二劉果對坐井上互舉手推挹爲遜讓之狀即扶以歸旣醒扣其故曰終夕倦局恰登床欲寢而行者來傳闔梨之意云夜尚早正煎湯相待幸可款語遂隨以行了不知墻壁之留礙俄聞婦人歌笑聲朱門華屋赫然煥耀或導使入門念兄弟同行義難先後方相撝避忽冥然無所覩非師見救皆墮井死矣彥適字立道

施三嫂

州民張元中所居通達與董梧州宅相對董氏

丙辰二一

設水陸張夢女僧施三娌來曰久不到君家今日蒙董知郡招喚以衆客未集願假館爲須臾留張記其已死不肯荅又曰曩與君買婢君約謝我錢五千至今未得我裹之久矣非時不得至此幸見償張寤而惡之明日買紙錢一束焚于澹津湖橋下夜復夢曰所負五千而償不用百儻弗吾與將投牒訟君是時勿悔也張不得已如其所須之數舉以付寺僧使誦經既而歎曰數與鬼語更督無名之債吾豈不久於世乎

然其後八年乃死

胡匠賽神

番陽民俗殺牲以事神貧不能辦全體者買猪頭及四蹄享之謂之頭足願木工胡六病其妻用歲除日具禱賽寘五物金中俟巫者會節序多祀事巫至昏乃來妻遣女取饌奔而還告母曰母自往取之兒欲視吾父色殊怖沮母至厨發幕舉穴亡其一蹄台矣倉黃不暇究但別買肉以補之既罷女始言適欲入厨見黑物賀賀徹屋上下了不能辨其狀故驚而出後數日胡匠死

趙哲得解

鄱陽縣吏李某乾道四年七月夢出城過東嶽行宮道上見故同列抱文牘從中出告曰此本州今秋解試牓來書嶽帝李問吾所親及鄉里何人預薦曰但有君巷内趙哲一人耳夢中思之無此子以爲疑其人曰趙醫秉德之子也李曰此吾近鄰熟識之渠名中興非哲也曰吾言不妄君當自知之遂去時此吏死數年矣李異之出詣趙欲話其事遇諸塗趙曰吾已納保狀夜夢人相勸云朝廷方崇太平之業而子尚名中興又與國姓同不可能易之乃佳吾甚惑此夢今將謀之朋友李大笑具道所見使改名哲且曰子若薦送吾以女嫁子是歲哲果登名于春官李遂納爲壻

白衣婦人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于前問其故曰我菜圃中人也良人已没藐然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　得疾同舍生或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馮何至此扣其所有曰但嘗遺一袍相服取眠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遺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呪黑豆投於井怪乃絶不至然董亦死

錦香囊

德興縣石田人汪蹈紹興十六年延上饒龔溪爲館客書室元設兩榻龔處其東虛其西以待外客之至者秋夜龔已寢燈未滅覺西榻窓窣聲俄有婦人揭帳出珮冠珠翹瑤環玉珥奇衣袨服儀狀瓌麗圖書盈中所未覩徑前相就龔喜懼交懷肅容問之曰君何人何自至此曰中丞不須問龔曰吾布衣也安得蒙此稱曰君明年登名鄉書即擢第前程定矣遂留宿雞初鳴灑泣求去解所佩錦香囊爲別曰謹祕此物無得妄示人苟一人見即不復香矣過四十年當復來取之戀戀良久携手出户仰視天漢指一大星曰此我也方諦觀次有物如白練自星中起下垂至地婦人即登之既去丈餘回顧曰郎亟反室脫有問者勿得應違吾言將致大禍遂冉冉上騰而滅龔凝竚詹慕不忍去忽思向所戒急歸閉關未一息聞人擊户拒不答怒罵而去至明視所遺囊文錦爛然非世間物中貯一合

如玳瑁以香實之芳氣酷烈不可名狀具以語汪翁汪壻王慶老屢求觀不得乘醉發笥偷翫香自此歇矣龔果自此登科所謂中丞之祥未知信否子族人紱代龔爲館見汪翁道此

牛疫鬼

紹興六年餘于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扣門者急起眠之見壯夫數百輩皆被五花甲著紅墨鎁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

牛媪夢

樂平縣杭橋市染工程氏夢老媪來曰貧君家錢若干涂亡償還外猶欠若干幸餘一屋可以充數今別君云矣再拜而辭既寤聞一牝牛死於空屋中剥貨得錢如夢告之數

程佛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旦必携漁具往踞磵石而坐施罔罟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

獲吞舟魚覺而異之雞鳴便往久無所覩自念夢其欺我歟忽光從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面澄心諦觀但有大卵石白如雪光耀粲爛一舉網即得之持以歸婦子皆驚曰爾遍身安得火光取置佛卓上一室如晝妻窺之乃如乾紅色頃刻化爲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欲熟間大已如楹其長稱是懼而出率家人列拜俄聞屋中腷膊聲穴隙而望如人拋擲散錢者妻持竹箒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已滿箒矣

小兒女用它器物拾取莫不然良久遍其所居或擲諸小塘未移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已過所望願神明亟還無爲驚動鄉閭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踊一牛頭搖耳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贍每歲必以正月十六日設齋飯緇黃名曰龍會齋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目爲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其孫亦讀書應舉

芝山鬼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甃柩相望風雪陰雨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闔寺聞山下人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三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爲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毆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葉伯益

浮梁程士廓宏遠乾道三年自祕書丞罷歸妻有娠臨月其弟宏父如景德鎮十二月十五夜夢葉伯益謙亨舍人訪其居求一室寄跡宏父曰兄弟宴居處不甚潔獨士廓新治書齋爲勝君試觀之相隨而入見供張華潔如宿辦者喜共坐索飯且求曰此中便可久留吾得之足矣火肉火肉鄉饌也伯益生時固嗜此索之諸房又得於士廓位既具饌客飽食就枕宏父夢覺

明日還家道遇僕至報士廓妻得子因名之曰享孫時伯益物故怡三年矣

李生虱瘤

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隱起如覆盂無所痛苦唯痒不可忍飲食日以削無能識其爲何病暨者秦德立見之曰此虱瘤也吾能治之取藥傅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圍經夕瘤破出虱斗許皆蠢蠕能行動即日體輕但一小竅如箸端不合時時虱涌出不勝計竟死子記唐小說載賈

魏公鎮滑臺日州民病此魏公云世間無藥可療唯千年木梳燒灰及黃龍浴水乃能治爾正與此同

錢爲鼠鳴

吾鄉里昔有小民樸鈍無它技唯與人傭力受直族祖家日以三十錢顧之春穀凡歲餘得錢十四千寘于牀隅戒妻子不得輒用每旦起詹亂摩拊乃出一夕寢不寐羣鼠鳴于旁拊牀逐之不止吹燈照索無物也燈滅復然擾擾通夕蚤起意間殊不樂信步門外正遇兩人相毆折齒流血四旁無人遂指以爲證里胥捕送縣皆入獄民固愚莫知其爭端不能答一辭受杖而歸凡道途與胥史之費積鏹如洗矣

張二子

番陽城中民張二以賣粥爲業有子十九歲矣嗜酒亡賴每醉時雖父母亦遭咄罵鄰里皆惡之乾道七年二月寢於乃祖榻上夜半忽驚蹶介介不能出聲救療踰十刻方醒久之能言曰

爲黃衫人呼去逼入浴室中四向皆焊火熱不可向啼叫展轉覺有人在外相援而身不得出如是移時欻然而寤謂爲夢覺然境界歷歷可想也俄頃雞唱父詣厨作粥牝貓適產五子於竈中其一死矣疑是兒所墮處云自是始知悔懼設誓不飲酒盡改故態此卷皆吾州事

夷堅丙志卷第十一

舒州刻工

紹興十六年淮南轉運司刊太平聖惠方板分其半於舒州州募匠數十輩置局於學日飲喧譁士人以爲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諸城南癸門樓上命懷寧令甄倚監督之七月十七日門傍小佛塔高丈五尺無故傾摧明旦天色廓清至千黑雲倏起西邊罩覆樓上迅風暴雨隨之時羣匠及市民賣物者百餘人震雷一擊其八十人隨聲而仆餘亦驚憒失魄良久樓下飛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硫黃氣經一時頃仆者復甦作頭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眠內五匠曰蘄州周亮建州葉濬楊通福州鄭英廬州李勝同聲大叫踣而死遍體傷破尋詢其罪蓋此五人兀嗜酒懶惰急於板成將字書點畫多及藥味分兩隨意更改以誤人故受此譴

紫竹園女

隆興二年舒州懷寧縣主簿章裕之官僕顧超夜宿書軒見一女子著綠衣裳訴云爲母叱逐無所歸知爾獨處故來相就問所居曰在城南紫竹園遂共寢才數夕超恍惚如癡貌瘦刀乏裕怪而詰之以實告裕曰必妖物也將害汝俟今夜至此宜執之而大呼吾當往賬其袖呼有鬼女奮身絕袖而竄舉燈炤之乃巳蕉葉也先是軒外紫竹滿園中巳萠一叢甚大曩亦嘗爲怪裕命芟除之血津津然并竹亦伐去且逐超歸超自此厭厭不樂竟抱疾死

吳旺訴寃

紹興十五年陳祖安爲吳縣宰甥女陸氏病困爲鬼物所憑陳欲邀道士禁治鬼云無用治我我抱寃恨於幽冥間幾二十年不獲伸是以欲展愬問其故云我姓名曰吳旺南京人遭兵火南渡家於府子城下以貨絛自給嘗與鄉人蔡生飲泜河夜歸蔡醉甚誤溺水死邏卒適見之疑我擒之于河執送府下獄訊治不勝痛自引

伏有司處法杖死於雍熙寺前石塔下衙寃久矣今日聊爲公言之陳曰當時之事誰主此答曰獄官亦無心其事盡出獄吏蓋吏憚於推鞫姑欲速成不容辯析而獄官不明便以爲是竟抵極法因歷道推吏獄卒及行刑人姓名陳曰審如是何爲獨愬於我曰寺與縣爲鄰乃本府禱祈之所平時公入寺我必見之故熟識公今事已久不能復直第欲世人一知之耳陳曰汝骨安在吾爲汝尋瘞使安於土可乎曰遺骸零落所存僅十一二葬之亦無益公幸哀我願丐永陸一會以資受生陳曰此費侈吾貧不能辦曰然則但於水陸會中入一名使人至石塔前密呼吳旺俾知之亦沾功德可以託生矣陳曰何處最佳曰皆有功德而楓橋者尤爲殊勝幸就彼爲之陳許諾鬼巽謝陳問病者可瘥否曰陸氏數盡恐不能逃醫藥祈禳皆無所用也後數日女果死明年王葆彥光往楓橋作齋陳以俸錢爲旺設位

舒州雨米

乾道四年春舒州大雨城內外皆下黑米其硬如鐵嚼碎米粒通心亦黑人疑向來米綱舟覆於江因龍取水行雨而捲至也

朱二殺鬼

平江常熟民朱二夜宿田塍守稻有女子從外來連三四夕寢昵體冷如冰知其非人偏村落測之了無蹤跡密以布被縫作袋欲貯之於中女已知之是夜至舍外悲泣朱問故曰汝設意不善我不復來矣朱曰恐此間風冷病汝故欲與同卧其間無他意也乃入宿袋中過夜半朱詐言內逼遂起負袋於肩以行女號呼求出朱不應始時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眡之已化爲杉板取斧碎之流血不止明夜扣門索命久乃

右五事皆新安胡倜說

河北道士

宣和七年正月望夜京師太一宮張燈觀者塞道二人墜于池宮卒急拯之不肯上肆言如狂

道衆施符勑百端皆弗効事聞禁中詔寶籙宮主者往治主者懼不勝躬詣道堂徧揖曰吾黨有高術者願相與出力不然將爲教門之累堂中數百人皆不敢答某道士從河北來獨奮身起誚之曰平時不肯力學緩急乃殆人即仗劍以往至池畔二溺人皆拱手某道士語衆曰此強鬼也非先拔其骨不可衆固不曉爲何法某道士繞池禹步誦呪良久遣健卒入水掖溺者已身軟如絲洎至岸則凝然塊肉也叱問所自

來同辭對曰某等亦道士也生時善法籙坐罪受譴雖幽明殊塗　平生所習固在度非都下同儕所能敵不意神師一臨莛無所措今過惡昭著執而囚諸無間獄亦唯命以爲鏖粉亦唯命儻慈悲不殺導以生路使得免於下鬼師之惠也許之復默存食頃悉起立如常其家人扶以去兩觀黃冠合詞喜謝扣其故曰此鬼不易制若與之角力雖千人不能勝吾嘗學拔鬼筋法故一施之筋骨既盡無能爲矣皆歎曰非所及也撫州民宋善長爲人傭入京得事此道士宋狡而慧頗窺見所營爲又嘗竊發其笥習讀要訣私爲閭閻治小祟輒驗師亦喜之將傳授祕旨而宋詭譎無行且懶惰不肯竟其學會靖康之變西歸後爲道士居州之祥符觀其治鬼魅亦如神凡病瘧及疫者以指畫其面中間須臾左熱如火而右冷如氷隨其冷熱呼吸之應手而愈門人數十皆得其緒餘一人嘗至村民家民家大小皆以疫卧治之不愈詣郡邀宋行

宋入道室取神將前茅鞭三擊地又取供餅裂其半授之曰無庸我去汝持此與食自能起矣門人還至民家病者皆已起言曰賴宋法師三聲雷救我蓋其所習者五雷法也

饒氏婦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即癡卧不復知人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

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態音律小誤必蚩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貌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欺亦即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以厭苦跋穫禱禮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已久人神異路願不至媟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與衆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其得計營一廟甚華麗日迎以祠越五日復至言謔如初饒翁責之曰既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漢耶如許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衰替云

徐世英兄弟

徐世英撫州人登進士第爲建昌軍司戶官舍後有淫祠欲去之未果忽得惑疾兀兀如白癡飲食言笑皆與人異趣兄世傑聞其故自鄉里往眡之既至未及語英迎噩其面傑愕不知所爲便覺恍惚而英灑然如平常傑抱疾以歸音不能言日用所須每書字以告性嗜杜詩雖屏弃人事惟求觀此詩不輟其後浸劇每出必裸袒家人閉在一室中僅二十年乃死英仕至廣州教授亦幸兄弟皆以文學推於臨川而不幸如是爲可怪也

蛇犬斃

林廷彥爲臨川守之任未幾被疾廷中人正晝見人坐于廳事椅上以爲使君病間能出矣或前眡之乃州宅犬母焉又二蛇蟠于側取杖欲擊之蛇去不見但斃犬貨于屠肆是年林卒又宜黃縣涂千里者夏日與賓友坐于所居之燕堂犬銜蛇徑至前齧殺之委于地而去客以爲此揚震鸝雀銜鱣之瑞千里愀然曰吾生於乙巳今行已運而有蛇禍吾殆不免乎不一歲果卒

宜黃縣疎山寺僧奉閻梨者善加持水陸及工誦呪偈年益老患舉音不能清每當入道場輒飲雞汁數杯云可以助聲氣或得酬謝不滿意輒肆言詈辱暮年得疾舌左右岐出與元舌爲三飲食語言皆不可醫者爲傳藥割去之楚痛不堪忍纔旬日復然則又施前術凡至五六竟不止最後困劇其徒於白晝見青面大鬼目窓入捽之而去就眠死矣

紅蜥蜴 丙志十二

豫章新建縣治乾道四年七月夜半大雷震令廳屋瓦皆鳴家人共聚一室聞風聲洶洶窓櫺戛然疑即有覆壓之患五鼓乃定及明眡之圃後拔出巨柳其長三丈大十圍寸斷如截偏滿丞主簿舍中一蜥蜴色如渥丹長僅尺僵死地上人疑以爲異物云川右六事皆臨川劉名世說

僧法恩

紹興十年明州僧法恩坐不軌誅恩初以持穢跡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冀因是幸富貴約某月某日奉以爲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忘則逃入海時郡守仇待制念已去通判高世定攝事群凶謂事必成至聚飲酒家舉杯勸酬相呼爲太尉未發一日其黨書恩甲子詣卜者包天常問休咎方退又一人來迨午未間至者益衆而所問皆同且曰欲圖一事可成否包疑焉紿最後者曰此非君五行在吾術中有不可言之貴眡君狀貌不足以當之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

也問者喜走白恩與俱至包肆包下帷對之再拜曰賤術何所取而天賜之福今乃遇非常之慶家有息女不至醜陋願得備姬嬪之列即延入室導妻子出拜置酒歌舞使女勸之飲包敬立良久託爲買殽饌亟出告之世定趣呼兵官即日悉擒獲獄成恩及元惡臠于市餘黨死者數十人陳尸道上是夜路都監出徼巡見一人披髮轉於衆尸中乃杖死而復甦者扶起詢之云初入市就刑但知怖懼不復記省方杖脅一下

神從頂間出坐屋簷上觀此身受杖畢乃冥冥如夢不知今所以活也都監曰汝既合死那得活舉足踧其傷復死世定用是得直秘閣包生亦拜官郡人合錢百萬與之

青城丈人

相州人作千道齋薦亡僧道乞句皆預凡坐中人各隨意誦經一卷有道人但誦太乙尋聲救苦天尊一聲遂就食鄰坐僧戲之曰只誦一聲莫舌乾否道人曰苟有益死者奚用多爲齋罷徑出漆盆楪內皆有朱書字如刻曰青城丈人以刀削之愈見

南唐十二

李主簿

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冥司主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它苦

但常病腎痛以木爲兩椎刻其中每日扣擊數百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清所致云

吳德充

吳公才字德充弋陽人入太學年至五十無所成欲罷舉歸決夢於二相公廟夢童子告曰君明年甚佳自此泰矣吳信之勉爲留計明年上舍中選自顧年益高復起歸思又夢曰即登科矣無庸歸明年果於嘉王牓擢第既謂宮臨出涼又夢前人來曰君仕官不可作郡守蓋以前

南唐十三

生爲郡治獄不明誤斷一事雖出於無心然陰譴不薄已令君損一目矣切勿再居此官以招禍覺而思之曰吾五十二歲僅得一官勢不能至二千石且吾雙目瞭然安有眇理不以爲信後三歲因病赤目果偏失明而仕於州縣不甚待次自虔州零都罷歷通判衡州永州建康府紹興十二年至臨安又求倅貳時王慶曾次翁參知政事與吳有同舍契謂之曰君三任通判資歷已高當作州何疑薦於時相以爲宜春守

吳不樂纔至家而卒

夷堅丙志卷第十二

夷堅丙志卷第十三　十五事

藍姐

紹興十二年京東人王知軍者寓居臨江新淦之青泥寺寺去城邑遠地迥多盜而王以多貲聞嘗與客飲中夕乃散夫婦皆醉眠俄有盜入幾三十輩悉取諸子及羣婢縛之婢呼曰主張家事獨藍姐一人我輩何預也藍蓋王所嬖即從衆中出應曰主家凡物皆在我手諸君欲之非敢惜但主公主母方熟睡願勿相驚恐秉燭使得一一

閒大燭引盜入西偏一室指床上篋笥曰此爲酒器此爲綵帛此爲衣衾付以鑰使稱意自取盜拆被爲大複取器皿蹴踏實于中燭盡又繼之大喜過望凡留十刻許乃去去良久王老亦醒藍始告其故且悉解衆縛明旦訴于縣縣達于郡王老戚戚成疾藍姐密白曰官何用愛盜不難捕也王怒罵曰汝婦人何知既盡以家貲與賊乃言易捕何邪對曰三十盜皆著白布袍妾秉燭時盡以灺污其背但以是驗之其必

敗王用其言以告逐捕者不兩日得七人於牛肆中展轉求跡不逸一人所劫物皆在初無所失漢張敞傳所記偷長以赭汙羣偷裾而執之此事與之暗合婢妾忠於主人正已不易得至於遇難不懼怯倉卒有奇智雖編之列女傳不愧也

長溪民

福州長溪民爲贅壻於海上人家以漁爲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覺其意明日即告歸民不肯留而其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俟得魚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聞母語聲急藏魚于舍後復誑其母且告之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既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既多且大常日不曾有此汝何苦留此媪邪妻往眡則滿盤皆蛇也驚走報民民不信自往爲果見羣蛇蟠結一最大者昂首出徑咋其喉即死蛇亦不見

福州異楮

福州南臺寺塑新佛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要者求得觀音歸事之後數月操舟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汝汝寧不救我語訖身

便自浮得一板乘之驚濤亘天約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笥頗有所資而歸人以爲佛助傳右四事皆福州太平寺僧蔣寶所書曰冥司報應記此事

郭端友

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衆紙筆緣自出力以清旦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染時疾忽兩目失光翳膜障蔽醫巫救療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拜觀音願於夢中賜藥或方書五月六日夢阜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獺掌散熊膽圓則可明日遣詣市訪二藥但得獺掌散點之不效二十七夜夢赴薦福寺飯之及門見婦女三十餘人中一人長八尺著阜衣人告曰汝要眼明春羅衣兩耳垂肩青頭綠鬢戴木香花冠如五斗器大郭心知其異欲候回面瞻禮俄紫衣道士執笏前揖曰我乃都正也專爲華嚴來迎請歸舍啜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殿垂長黃旛一

女跪爐禮觀音簾外青布幙下十六僧對鋪坐具而坐道士下階取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徑趨法堂似有所感遇夜分乃覺明日告其妻黃氏云熊膽圓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而甥朱彥明至曰昨夜於觀中偶獲觀音治眼熊膽圓方舉室驚異與夢聰合即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便書前藥方靈應特異增爲十部乃止今眸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而熊膽一分爲主黃連蜜蒙花羌活皆一兩半防已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賊仙靈脂皆一兩麒麟竭一錢半麝香子一合皆半兩薤仁一錢半麝麟竭一兩瞿麥旋覆花甘菊花同爲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杵而圓之如桐子大飯後用米飲下三十粒諸藥修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薤仁用肉蔓菁水淘蛇蛻炙去郭生自記其本末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洪州通判

鄉人李賓主 利用 紹興二年知新淦縣以宣撫使入境躬至村墟督賦其僕夢主人歸匆匆過傳呼曰洪州通判來且以告主母李公至妻言其事李笑曰孤寒如是方大軍絡繹過縣幸不以乏興爲罪得供給糧餉足矣別乘非所望也明年八月滿秩果爲洪州倅卒如僕夢

金君卿婦

荊南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歲既得婿將擇日成禮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之夫乃金君卿也 丙志十三 既覺不以語人但於繡帶至每寸輒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胥史小吏無有此人詰其女具以夢白未幾所議之婿果死後半歲新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則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別厚待之留連累日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大馬之齒四十有二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其六爲且悼亡未久義不忍也至人強之且曰因緣定數君安能辭不得已竟成昏卒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郎中番陽人也 右二事皆李賓王說

鐵冠道士

鄭介夫 俠 福州福清人熙寧中以直諫貶英州元祐初東坡公薦之復官紹聖初再謫英時坡公貶惠州始共相遇一見如故交政和戊戌介夫在福清夢客至自通鐵冠道士遺詩一章視之乃坡公也坡在海上嘗自稱鐵冠道人時下 南唐十主 世十七年矣其詩曰人間眞實人取次衣離眞官爲憂君失家因好禮貧門闌多祀菊亭檻盡松筠我友迂踈者相從恨不頻又曰介夫不久須當來寤而歎曰吾將逝矣時年七十八明年秋被疾語其孫嘉正曰人之一身四大合成四者若散此身何有口占一詩曰似此平生只藉天還如過鳥在雲邊如今身畔渾無物贏得虛堂一枕眠數日而卒

張思子

洪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
居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
三日則改爲二日它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
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吏以怖
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眞要得
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
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于後是夜詣
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
之怒曰畜産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

承閣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
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即死鬼子出立於庭
言曰吾眞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
符至今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
命今弄假似眞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遯齋閒覽
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
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太平宰相

宣和中艮嶽之觀游極其偉麗既有絳霄樓華
脊殿諸離宮矣其東偏接景龍門巨竹千箇蔽
虧翠密京師他苑囿亦罕比宮嬪出入其間如
仙晨帝所
徽宗命建樓以臨之既成而未有名夢金紫人
言曰艮岳新樓宜名爲倚翠取唐杜甫詩所謂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之句也夢中問汝何
人對曰臣乃太平宰相宅而異之明旦翰林學
士李邦彥入對奏事畢偶問曰近於苑中立小
樓下有脩竹當以何爲名邦彥了不經思即以

倚翠對
上驚喜謂與夢協時邦彥眷注已深有意大用
自是數日間拜尚書右丞遂爲次相

路當可得法

政和中路君寶瑾知陳州商水縣其子當可時中
侍行方十七歲未授室讀書于縣圃四照堂時
梁仲禮爲主簿一子俊彥敏彥皆十餘歲相與
游處一夕圃吏告失時中所在君寶遣卒遍索
於邑中不可得閱五日乃出謂其逸游杖之時

中不敢自直但常常吐鮮血而私語梁主簿曰閻者獨坐小室有道人不知何許來與某言久之曰汝可教吾付汝以符術可制天下鬼神然没五藏間穢汗充積非悉掃去不可初甚懼其說笑曰無傷也命取生油白蜜生薑各一斤合食之遂與俱去亦不知何地凡數日不思食唯覺血液津津自口出每夕以文書十餘策使誦讀畫則無所見臨別又言曰汝已位爲眞官階品絶高但如吾術行之足矣自是遂以法籙著

後數月謂梁子曰吾此書一符錯誤讀不小當削階數級仍有癰疽之害未幾疽發于背如盆大痛楚備極凡四十九日乃瘥右二事皆梁俊彦子正說

長樂海寇

紹興八年丹陽蘇文瓘爲福州長樂令獲海寇二十六人先是廣州估客及部官綱者凡二十有八人共僦一舟舟中篙工柁師人數略相敵然皆勁悍不逞見諸客所齎物厚陰作意圖之行七八日相與飲酒大醉悉害客反縛投海中

獨留兩僕使執爨至長樂境上雙檣折溢咫使二人往南臺市之因泊浦中以待時時登岸爲盜且掠居人婦女入船無日不醉兩僕逸其一徑詣縣告焉尉入村未返文瓘發巡檢兵自將以往行九十里與盜遇會其醉盡縛之還至半道逢小舟雙檣橫前叱問之不敢對又執以行無一人漏網者時張子戩給事致遠爲帥命取舟檢索覺佗尾百物縈繞或入水視之所殺羣尸並萃其下僵而不腐亦不爲魚鱉所傷張公歎異亟爲斂葬盜所得物纔三日元未之用也

張庭實德輝說

蔡州禳災

呂安老尚書少時入蔡州學同舍生七八人黃昏潛出游中夕乃還忽驟雨傾注而無雨具是時學制崇嚴又未嘗謁告不敢外宿旋於酒家假單布衾以竹揭其四角負之而趨將及學墻東望巡邏者持火炬傳呼而來大恐相距二十餘步未敢前邏卒忽反走不復回顧於是得踰

張五姑

外舅女弟五姑名宗淑自幼明慧知書既笄嫁襄陽人董二子八秀才董懦而無立淑性高亢庸奴其夫鬱鬱不滿至於病瘵靖康之冬郭京潰卒犯襄鄧董死於漢江明年淑從其母田夫人至南陽飲酒笑嬉了不悲戚宿痾亦浸瘳方自欣慶一旦無　嘔血斗餘不止心疑懼使呼

和中事

一

汝和中蓋淑字雖家人皆不知之淑識其聲為故夫叱曰我平生為汝累今死矣尚復繳繞我使我再歸它人何預汝事乎無語而甦淑固自若會外舅來南挈與偕行至揚州謀壻將以嫁王邏淑曰一生坐文官所困不願再見之得一武弁足矣遂適閻門宣贊舍人席某時二年五月董氏喪制猶未終其冬席生又死於盜淑隨母兄度江寓溧陽三年三月晦夢席生自牖捽其頭覺而項痛丹瘤生左頰臥病踰月昏昏不

蟹治漆

丙志十三事

乾道五年襄陽有劫盜富死特　貸命黥配州牧慮其復為人害既受刑又以生漆塗其兩眼囚行至荊門肓不見物寄禁長林縣獄以待傳送時里正適以事在獄中憐而語之曰汝去時倩防送者往蒙泉側尋石蟹搗碎之濾汁滴眼刀漆當隨汁流散瘡亦愈矣明日路遇卒得一小蟹用其法經二日目睛如初略　損予妹婿朱晞顏時以當陽尉攝邑令親

能知人二婢往視之笑曰姑夫恰在此聞伶伶至去矣問爲誰曰二十八郎也自是但與董之語以至於亡明年其母在達州夢淑與人聚博於樓上猶如在生時母責之曰賭博從曉連夕豈是女子所爲事淑念怒化爲旋風逐母至牀母驚號曰鬼掣我子婦急起視則身已半墮地明日不能起兩月而卒

宣都宋仙

宣和中外舅爲峽州宜都令盛夏不雨徧禱請祀無所應邑人云某山宋仙祠極著靈響乃具饌謁其廟財下山片雲已起於山腹方烈日如焚忽大雷雨百里霑足邑人戴神之賜相與出錢葺其廟而莫知仙之爲男爲女攻諸圖志問於父老皆無所適從外舅書寢夢大輿自外來旛蓋麾眊儀物頗盛巍然高出於屋私念言縣門卑陋安能容此轉眄間已至廷中跂而窺之則婦人睟容穠飾坐其內驚起欲致敬倏然而寤乃命塑爲女仙象未及請廟額而移官去云

劉媼故夫

唐州人張文吉下世十餘年妻劉氏年且八十白晝逢故夫挽其衣使行曰相與歸去無爲久住此相持不解劉遂仆地其季子至前掖張翁使去曰囷吾母如是何也又扶媼起立然後去媼長子及婦猶輩見老人仆仆起趨視之歷歷聞其言時季子亦死久矣咸憂懼知其爲不祥未幾媼死

錫盆泳苑

外舅清河公紹興六年以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往淮西撫諭張少保軍留家於建康十二月十五日生辰家人取常用大錫盆洗滌傾濁水未盡餘盆內凝結成冰如雕鏤者細視之一壽星坐磐石上長松覆之一龜一鶴分立左右宛如世所圖畫粲然外姑劉夫人命呼畫工寫其狀工所居遠比其至已消釋矣自是無日不融結佳花美木長林遠景千情萬態雖善巧者用意爲之莫及也迨春暄乃止而外

舅有兵部侍郎之命　春渚記聞有葛之一事甚相似

王八郎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爲大賈因與一倡綢繆每歸家必憎惡其妻銃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四女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荅曰與爾爲婦二十餘歲女嫁有孫矣今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挈倡來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竇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空如窶人王復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

丙志十四　四　會正

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然曰果如是非告于官不可即執夫袂走詣縣縣聽訖離而中分其貲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弃婦孽倡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于別村買餅餌之屬列門首若販鬻者故夫它日過門猶以舊恩意與之語曰此物獲利幾何胡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既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城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緡田氏盡得之王

丙志卷一四　二二一

聞於妻族

忠孝節義判官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爲廣州瀧觀察推官死官下喪未還其姪洵在鄉里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欻見緯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伸色

丙志十四　羅定　五　右六事皆

脩然如平生洵跪問曰叔父今何之曰吾今爲忠孝節義判官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旁人但見洵拜且言皆怪之將行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就彼立祠洵忽寤告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云云如此衆悲駭因呼工造像工技素拙及像成與緯不少異始知其神然以官不顯又無蹟狀故州縣不肯上其事祠竟不克立緯生爲善人所居官專務以孝弟教民正直好義故没而爲神

考諸傳記蓋未嘗有此陰官也

龍可前知

東平龍可字仲堪遼於歷學能逆知未來事宣和末趙九齡見之於京師趙以父病急歸遇可於門可曰京師將有大變吾亦從此去矣扣之曰火龍其日飛雪滿天明年金虜犯都城以丙辰日不守時大雪連綿皆符其語

水月大師符

紹興二十一年襄陽夏大雨十日不止漢江且

溢吏民以爲憂襄陽知縣閻君謂同寮曰事急矣吾有策可令立止雖近亟怪然不敢避此名也遂命駕出城至江上探懷中符投之酌酒三祭而歸是夜雨止明日水平如故一郡敬而神之臨川李德遠時爲觀察推官就扣其說閻具以教之曰但如我法人人可爲之無他巧也其法以方三寸紙朱書一圈而外繞九重末如一字書水月大師四字於其上凡水旱疾疫刀兵鬼神山林木石之怪無所不治遇凶宅妖穴書而揭之皆

奇効德遠歸臨川其姪婦每至晡時輒爲物所憑新粧易衣坐于榻以伺少頃則與人嬉笑謔浪竟夜乃息德遠密書符貼戶限內婦不知也明日在牀上見偉男子冠帶如常時而來及房外若有所礙戰手罵曰賊女子忍遽忘我乎婦應曰我未嘗有此心何爲發是語男子舉足欲入終不能前遂去婦洒然如醉而醒始爲人言之蓋罔罔冥冥了不知身之所寄也自是遂安乎爲禮部郎日德遠爲太常主簿

同行事齋宮爲予書之然未之用也

賈縣丞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于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于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去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衮衮可聽又嘗爲縉雲丞說鬼仙英華事跡尤有据依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款　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爲勑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怪神唐具述英華之故李應荅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鬚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即死其兄葬之于某處吾送之空乃反于今十年矣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髮爲洒淅除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飲啄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鄭道士

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爲人請雨治祟召呼雷霆若響荅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得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仗劒叱宅良久陰風肅然煙霧虧蔽一神人戴冠持斧立於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招喚願聞其指鄭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它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敢至治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坐者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

李德遠說

黃烏喬

邵武黃敦立少時游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膽戲笑優游閭里間邑人以其色黑而狡譎月之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縑帛以嫁女

祝知難以詞卻姑語之曰君盍以盃珓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帛廟中頗爲無用移此以惠人神所樂也而庸祝不解神意尚復云云大王果見賜願示以聖珓或得陰珓則天人垂憐尤爲上願若得陽珓則闔廟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敢言竟負帛以歸它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名有瞻令能持百錢詣廟每偶人手中置一錢然後歸當釀酒肉以犒君黃奮衣即行二少年輕勇者陰迹其後間道先入廟雜於土偶間窺其所爲有頃黃至拜而入曰黃敦立來施錢大王請知遂摸索偶像各寘其一或手不可執則宜諸宥上俄至少年所立處突前執其臂黃以爲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鈐勒部曲吾來倩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行如初略無怯意既畢事倘廟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徒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荅曰吾發願如此非有求也黃疑其必爲人害詐爲它故連夕往是物如常能負

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尚往來吾煩子多矣願施微力以報物謝不可黃強舉而抱之先已戒家僕束草然巨石財達岸即擲于石上其物哀鳴丐命及燭至化爲青面大獾矣歐殺投火中環數里皆聞其臭怪自此絕

徐博記

綦叔厚

綦叔厚尚書 宣禮登第後僦馬出謁道過一坊曲適與賣藥翁相值藥架甚華楚上列白陶缶數十陳熟藥其中蓋新潔飾而出者馬驚觸之翁仆地缶碎者幾半綦下馬愧謝翁市井人也輕而倨不問所從來捽其裾數而責之曰君在此嘗見太師出入乎從者喝呼以百數街卒持杖前訶兩岸坐者皆起立行人望塵斂避亦嘗見大尹出乎武士獄卒傳呼相銜吾曹見其節奔走不暇今君獨跨敝馬孑子而來使我何由恠意既畢事倘廟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徒涉者必負之而相避凡侮誚數百言惡少觀者如堵綦素有諧辨不爲動色徐徐對之曰翁翁責我甚當我罪多矣爲馬所累顧無可柰何然人生富貴自有

時我豈不願爲宰相豈不願爲大尹但方得一官何敢覬望翁不見井子劉家藥肆乎高門赫然正面大屋七間吾雖不善騎必不至單馬撞入誤觸器物也惡少皆大笑稱善翁亦羞沮以俚語謂綦曰也得也得遂釋之井子者劉氏所居京師大藥肆也故綦用以爲荅趙怙季和說

夷堅丙志卷第十四

南康士曹

夷堅丙志卷第十五

黃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黃師憲自莆田赴省試與里中陳應求約同行以事未辦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詣梨嶽李侯廟謁夢夢神告曰汝不必吾言只見陳俊卿已訖者是已黃至臨安方與陳會詢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廣也辭以不能知黃逼之不已陳怒大聲咄曰師憲做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黃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暨揭榜如其說

周昌時孝行

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招數醫治藥罔無小効紹熙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泊罷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厠耳刃懷小刀下庭向空朝北斗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腹取肝啖母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蒼慈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刀忽聞有聲自後

唱且以杖擊其背驚回顧寂不見人
貼在地取視之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
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
俟明旦以進母積病頓瘳方具所見告妻子
虞孟文妻
衢州龍游人虞孟文以錢十四萬買妾頗有姿
伎蒙專房之愛無何孟文死其從弟仲文忍人
也強以元直畀陳氏領妾以歸僅數月妾夢故
主君來責之曰汝在此處睡莫未便寤而攫以
告仲文仲文向曰彼已死烏能畏我雞鳴起奏
廁方過再下克詩祇坐堂上起逐之擊之至再
走而　遂得病士
魚肉道人
黃元道本成都小家子生於大觀一亥得風搐
病兩手攣縮不可展膝上柱頤面掣向後又瘖
不能啼父母欲其死置于室一隅飢凍交切然
竟不死獨祖母哀憐之時時灌以粥飲活至七
歲遇道人過門從其母求施物母愧謝曰家

原缺

越一夜乃出則神氣洒落方寸豁如非復前日
事不知幾何時矣牽牛還王家主人訝曰小兒
何所往許入不歸目此日游廛市能說　肺腑
隱匿或罵某人曰汝行負神明且入鬼録又罵
某人曰汝欺罔平民將有官事已而果然市人
畏其發伏相戒謹避之王翁縛而閉諸室尋縱
去入峩眉山累年會張魏公爲宣撫使奉母天
人來游山見之携以出後隨公出蜀甫下峽不
具以對曰料汝且飢且渴自起揭所坐石石下
泉一泓極清指曰此可飲黄以槲葉杓酌之可

許腹大痛亟出大泄二十餘行始定復入
方命之坐始言曰浮世榮華富貴疑若可樂
至人達觀直與腐鼠等耳人能處此地與居富
貴等雖盡今生至來生不厭倦儻一毫帶芥頃
不可留汝觀此間別有佳處否對曰游先生
之庭尚不敢左右眄焉知其他野人曰汝試觀
吾受用處引手捫石壁劃然洞開相與入其中
其上正平光采如鏡其下清泉巧石奇花異卉
從橫布列兩池相對謂黄曰汝留此爲我治花

野人王代時　惠州刺史弃官學道令仙品已
高宜往敬拜以求延年度世之術欣然而行至
羅浮崇真觀問津觀主曰山有三石樓高數百
無路可上須扳藤蘿援枯木如猿猱以登不幸
墮墜必糜碎于不測之淵君不爲性命計則可
往黄曰若顧惜性命安肯來此乃告以其處杖
策徑行而下石樓始自崖而升崖可容足將尽
中樓風雨驟至急趨一石穴避之迫暮留宿夜
聞林莽戛戛聲大蚺蛇入穴繼之者源源不已
蟠繞于旁黄瞑目坐達日群蛇以次去復前行
崖路中絶獨巨藤拔下垂援之以上時時得小
徑然財數十步即途窮俯瞰江水相望極目但
隨蔓執高下以進日力垂盡始到上樓一穴圓
明通中匍匐過之達嵓　望野人緑毛被體踞
石坐肅容設拜拱而立其人殊不視黄不敢喘
息久之忽問曰汝爲誰何目來此亦何用見我
具以對曰料汝且飢且渴自起揭所坐石石下
泉一泓極清指曰此可飲黄以槲葉杓酌之可

國東池水可供飲西池以溉灌勿誤也遂先出閉壁門黃奉所教地方七八丈而無所不有牡丹五色花皆徑尺室中常明不能辨晝夜居之甚久花葉常如春一日野人啓門入甚喜曰汝果能留意於此眞可教汝姑去此吾之學長生久視法也與寂滅之道不同當盡世間緣乃可兼汝服珍泉滌穢已盡宜別有所食於鉢中取魚肉如故山所得者與之指石窟宿溺使盡飲遣下山曰汝歸逢人與魚肉任意噉之直俟不欲食時復來見我黃再拜辭去從此能啖生肉至十斤後稍減火紹興二十八年召入宮賜名元道封達眞先生戒令勿食魚御製贊賜之曰不火而食太古之民不思而書莫測其神外示朴野內含至眞白雲無迹紫府常春周參政葵舊與之善閑居宜與黃過之書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十字以獻後二年黃以口過逐居婺周公適自當塗移守新所書始驗凡此諸說多得之於周乾道二年予見之鄱陽貪肉二斤而飲

水猶一斗證其得道始末與周說不差故采著其大略又一年在九江爲郡守林采黃中所劾治杖而編隸之

房梁公父墓

呂忠穆丞相政和初葬其父於濟南之歷城穿壙二丈得石槨墓兆儼然中空無所有但存一石曰隋可隸刺史房產謙之墓與呂氏所卜地空穴無分寸不同遂葬其處彥謙即唐宰相梁公玄齡之父也梁公爲太平賢相而忠穆亦爲中興名宰相去五百年而休證冥合如是異哉

趙不說

種茴香道人

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道俗會者數千人皆擊　致敬獨一道人怒目在前立林訝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敢如是曰無所能林曰既無所能何以在此道人曰先生無所不能亦何能拱而

徽宗時在幕中聽竊異之宣問實有何能拱而

對曰臣能生養萬物即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茴香一匊以付之俾二衛卒監視種於嶽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茴香已蔚然成叢矣

朱僕射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　民連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　州守馮季周詢修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　秀者溺死八月四日也右二事皆吳虎臣說

燕子樓

譚州府舍　燕子樓去宅堂頗遠家人不能至帥某卿好游其上卿晚得良家女爲妾名之曰酥酥兒嬖寵殊甚一日亦登樓問其所以來荅曰顧見主翁心不憚遠卿益喜留連經時使之　薄晚卿還酥迎於堂卿顧曰適歸無它否然曰今日在房中足跡未嘗出外安有是卿怒曰汝來燕子樓視我與汝語良久乃去何諱之有酥面發赤曰素不識樓上路何敢獨行公特戲我傍人盡證其不然卿惘惘不樂入燕寢徑卧疑向者所見定鬼物也少時酥入室拊其背掖之使起坐曰我真至公所恐他人知之故匿不言亦因以惱公爾何以戚戚爲卿意方自解又與嬉笑忽曰今以實告公我非酥酥也計細視我視之則一大青黑面極可憎怖卿拊牀大叫外人疾趨至無所覩即抱病遂

王嘉叟說聞之張敬甫、

阮郴州婦

丙志十五

戶部員外郎阮閱江州人宣和末爲郴州守子婦以病辛權殯于天寧寺阮將受代語其子曰吾老矣幸得解印還鄉老人多忌諱不暇挈婦喪以東汝善囑寺僧守視他日來取之可也子不敢違是夜阮夢婦至拜泣曰妾寄殯寺中是爲客鬼爲伽藍神所拘雖時得一還家每晨昏鍾鳴必奔往聽命極爲悲苦今不獲同歸則永無脫理恐以櫬木爲累乞就焚而以骨行得早窆山丘無所復恨阮寤而感動命其子先護柩

州營葬并是夜夢子婦來謝云

岳侍郎撰骨

興十一年歲除之夕岳少保以非命亡其子

商鄉霖并弟震同妻女皆羈管惠州郡拘置兵

爲都監廳之後僧寺墻南土室內兄弟對榻僅

足容身飲食出入唯都監是聽秦檜死朝廷

岳公之冤且詔存訪其家還諸子與差遣商鄉

未拜命間一夕聞寺鐘鳴恍惚如夢見青袍一

卒類親從快行繫兩袖於腰手挈竹籃貯刀劒

推鑿之屬鋒毛吹刃頓於榻上長揖一聲大喝

云奉　上帝勑旨爲官人撰仙骨語畢升榻商

鄉怖汗如雨謹聽所爲遂以所齎器具恣加制

剔然殊不覺痛須臾訖事收器而下復唱云撰

骨訖揖而告去商鄉揭帳視之髑髏一軀自首

至足臥于地遂驚覺日已亭午震在傍言聞

呻吟聲其苦呼撼之不應念無策可爲但堅

護至今猶未盥櫛商鄉檜道所視事才絕

轎來邀致仍傳慶語乃告命已至

之意淳熙間持湖北漕節鄱陽胡　德

監分司糧料院與之談此青袍傳旨時以大

官職稱之不欲自言後擢工部侍郎廣東經

而卒

朱氏蠆異

湖州村落朱家頃民朱佛大昔遞年以蠆衆爲

業常日事節甚謹故以得名紹熙五年所育蠆

至三眠將老其一忽變異體如人面如佛其色

如金眉目皆具朱取寘小合敬奉於香火堂中

鄰里悉往觀李巨源在彼亦借歸瞻視誠與佛

像無少異經數日因開合已化爲蛾即飛去

金山設冥

太學博士莊安常子上宜與人同妻亡爲於金

山設水陸冥會資薦深夜事畢暫寄榻上夢妻

來冠服新潔有喜色脫所著鞋在地襪而登虛

漸騰入雲表始沒驚覺以白于僧及它人皆云

是生天象也

夷堅丙志卷第十五

陶彖子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彖素聞其名即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主為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亦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為壇設觀世音菩薩像取楊枝露水洒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荅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荅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輾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為物所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為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為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秦少游記此事黃仲

太清宮道人

亳州蓋老君鄉里故立太清宮崇事之嘗有道人賣藥者敝衣負橐而意氣揚揚甚倨攜藥爐詣殿下燒藥大言自尊指聖像曰此吾之弟子也吾為老君師聚觀漸衆須臾火自爐出灼其衣焰發滿身驚而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火所經他物不焚獨焚厥身已而北面像前若首伏者遂斃視其軀幹皆灼爛矣

王屋山

道士齊希莊不知何許人學養生喜游名山至王屋樂之不忍去架草堂居于燕眞人巖前山多栗黃精及諸果蔌可食者以時收采給食居三年猴入其室逐之不去視人坐起百爲從傍効之希莊大怪憶初入山時客教以逐猴法取猴棄懸而擊之試用之猴舍去甫數日別有大猴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傚其動作如前懼不敢復逐意欲出山未決聞有呼之者出戶見丫髻童子黃單衣綠帶目有光貌不全

（兩志十六）

類人問曰麻籠山自何往指示之疾去如飛直瘦嶺壑望之不可及自是舍傍百物皆夜有聲一夕大雪晨起見門外人迹無數希莊發悸不能復居走山下得喑疾數歲方愈（右二事皆見張文潛集）

王火保

王德火保葬于建康數十里間紹興三十一年其妻李夫人以寒食上冢先一夕宿城外五鼓而行至村民家少憩天尚未明民知爲火保家言曰火保夜來方過此今尚未遠夫人驚問其故荅曰昨夜過半有馬軍數十過門三貴人下馬叩戶以錢五千買穀秣馬良久乃去意兒殊不款曲密詢後騎曰何處官人欲往何地騎曰韓郡王張郡王王火保以番賊欲作過急領兵過淮北扞禦也夫人命取所留錢乃楮鏹耳傷感不勝情祀畢還家得疾而卒是年四月子在臨安聞之於媒媼劉氏不敢與人言但密爲韓子温道之及秋來虜果入寇

餘杭三夜叉

（兩志十六）

乾道五年餘杭縣人余主簿妻趙産子青面毛身兩肉角獰惡可怖即日殺之未幾同邑文氏婦生子絶與前類而兩面相向大非凡所聞見比亦殺之而賂乳媪錢三十千使勿言然外人悉知之矣已而一圃人妻復生一物亦然三家之怪相去不兩年所居只一二里內豈非一氣所滲乎（王三聘說）

張常先

張常先者嵇仲樞密第三子也悮不遜秦丞相

以其父故超資用之紹興二十五年除江西轉運判官其居在信州將行從郡守林景度檄假吏卒別墓怒不設銀香爐捽州指使吳成忠杖之林不敢校赴官三月爲言者論罷既又坐告訐張魏公生日詩事削籍編管循州刑部下信州差一使臣十卒護送時常先方自豫章歸未至信信守遣人逆諸途所謂吳成忠者偶當行才被差不復治裝即日行遇于三十里間叱下車褫其巾使步於馬前夫半舍困苦不可忍適

逢所善皇甫世通泣言其情世通爲祈吳生賂以銀二百兩乃得冠巾乘轎且撰二妾俱西每至宿店吳生令十卒監常先同處一房鎖其戶而自據二妾凡兩月乃至循時疫癘大作循民死者十四五郡守張寧爲治城外台隱堂舍之常先已病困居數日愈甚不暇入城而死吳生亦繼焉蓋復惡已甚矣

華陽觀詩

紹興二十五年春秦丞相在位其子嬉謁告來

建康焚黃因游茅山華陽觀題詩曰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峯秀氣回會散寶珠何處去碧嵓南洞白雲堆時宋爲建康守即日鐫諸板揭于梁間至晚秦往觀之見牌側隱約有白字命舉梯就視則和章也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顏幾時回榮華富貴三春夢顏色馨香一土堆讀之大不懌方秦氏擅震天下是行也郡縣迎候趨走唯恐不至無由有人敢譏切之如此窮詰其所自了不可得宋與道流皆懼不知

所爲是歲冬秦亡

秦昌齡

秦昌齡寫眞挂于書室魚肉和尚見之題曰動著萬丈懸崖不動當處沉埋彌勒八萬樓閣擊著處處門開會得紫羅帳裏事不妨行處作徘徊時紹興二十三年也至九月昌齡調宣州簽判歸中塗感疾至溧水疾亟寓於王季羔宗丞空宅中忽覺寒甚欲得夾帳縣令辭某買紫羅製以遺之遂死于其間又是年春在某山觀前

遇一人目如鬼著白布袍擔草屨一雙籠餅兩
歌而過曰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
蓋昌齡正四十三歲也（右二事皆太平廣記湯三益說）

會稽儀曹廨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于會稽舊儀曹廨中二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閤內見婦人羅衫而粉黛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一廻搦旁而滅呼廻起語之廻曰今日天未明婦人在窻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間復睡竟不知爲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門卒曰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者其人也世傳鬼畏桃花其說戾矣（江鳴玉說）

王氏二妾

靖康二年春都城不守虜指取官吏軍民無虛日宗室婦女倡優多不免朝士王某家早啓關二婦人坐于外徑趨入中堂泣拜曰妾等已發至軍前竊自脫命二人皆美色王納之王無正室嬖之甚至與約不復娶後爲中書舍人出奉祠忽起伉儷之議一日食罷二人盛飾出拜驚問之對曰昔以當死之身家主君力以得更生旦有天日之約不謂君賜不終中饋將有所屬妾誼不得生行當永訣故告辭王方慰而止之又泣曰業已如是然妾不忍獨死早來湯餅中輒已置藥恐毒發須臾願勉處後事妾今先導入泉塗矣再拜而出王大駭起視之則徑相攜赴水死王無以爲計呼家人語其故急求藥解之不及而卒

王省元

臨江人王省元失其名居于村墅未第時家苦貧入城就館月得束脩二千嘗有鄰人持其家信至欲買市中物時去俸日尚旬浹王君令學生白父母豫貸爲生持錢出值王暫出外乃爲寘諸席間而未之告也是夕王夢二蛇往來

舞一榻上驚覺不復能寐明日鄰人欲歸王又以語學生生具以告乃悟昨夢喟然歎曰二千之入至微矣先旬日得之至於蛇妖入夢陶朱猗頓果何人哉寧躡僑還家茹藜飯糗以終此身爾功名富貴非吾事也即日弃館而行不復有意於進取科詔下朋友交挽之勉入舉場遂薦送明年省闈中第一人仕亦通顯伯凡在館中聞同舍說

廣州女

廣州番巷內民家女父母甚愛之納壻於家女

很戾不孝無日不悖其親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因晝飲過醉復詈母既又走出戶以右手指晝肆言穢惡不可聞鄰人不能堪至欲相率告官者忽片雲頭上起雷隨大震女擊死於道上其身不仆手猶舉指如初予時在南海即聞之

碓夢

靖康末有達官不欲書姓名守郡於青齊間以不幸死後十餘年其子夢行通達中夾道榆柳寂無行人聞大聲起於前若數百鼓隱隱然漸近疑爲大兵來趨避諸路旁土室而密窺於牖問既至乃數百鬼負大磨旋轉不已有人頭出磨上流血滂池諦視之蓋乃翁也方驚痛則復有聲如前近而睨之又其母夫人不覺大哭遂寤懼冥祥可怖亟詣嚴州以錢數百千作黃籙醮延宗室兵馬監押子舉主醮事是夕衆人皆見浴室外一人衣紫袍金帶長尺許眉目宛然可識立於幡脚少焉入浴間醮事訖子舉爲奏章請命謂其子曰尊公事不忍宣言當令君昆弟自

觀之取一大合布灰其內周圍泥封使經日而後發視及發之上有畫字如世間書云某人稟非三世業乎張晉彥祁適在彼偶行壇下遇男子作婦人泣曰我乃公親戚間女也靖康中從夫官河北爲寇所害旅櫬無所歸賴今夕醮力以得至此歷問諸家姻眷甚悉晉彥亦以諸親不存者詢之相與酬答幾至曉不可脫迨旦又

壇立於法師之後日光盛乃隱王嘉事說之於晉

異人癰疽方

歙縣丞胡權遇異人都下授以治癰疽內托散方曰吾此藥能令未成者速散已成者速潰敗膿自出無用手擠惡肉自去不假刀砭服之後痛苦頓減其法用人參當歸黃芪各二兩芎窮防風厚朴桔梗白芷甘草各半之皆細末爲粉別入桂末一兩令勻每以三五錢投熱酒內服之以多爲妙不能飲者煎木香湯代之然要不若酒力之奇妙京師人苦背瘍七十餘頭衆醫竭其技弗驗權示以此方相目而笑曰未聞是權固爭之曰古人處治癰疽惡瘡而用藥如是皆受性和平大抵以通方自有意義觀此十種皆導血脉祛中益氣爲本縱未能已疾必不至爲害何傷也乃親治藥與服以熱酒半升下　錢七七以頃痛減什七數服之後創大潰膿血流送若有物托之於內經月良愈又一老人瘡發於匈毒氣浸淫上攻如大瓠斜垂項石不能動

服藥一口瘡即散餘小瘡如粟許明日平安常又一翁發腦不肯信此方殊命醫手明年其子亦得疾與父之狀不異懲前之失縱酒飲藥焉遂大醉竟日展轉地上酒醒而病已云其它効驗甚多真神仙濟世之寶也選藥皆貴精去麤取淨　之子兩兄以刻於新安當塗郡

王氏石銘

邵武人危氏者大觀二年葬其親於郡西塔院下路傍踰月雨過視墳側隱然有痕掘之得銀酒杯二銅水缶及鏡各一又得埋銘　其文曰琅邪王氏女江南熙載妻丙申閏七月葬在石城　諸器皆古而制度精巧非世工可及

馮尚書

邵武士人黃豐馮諤一鄉佳士也同謁本郡福廟求夢夢有黃三元馮當之語皆喜目其後豐以應武舉作解頭又連魁文解竟不第所謂三元乃如此諤試南省名在第二廷對甲科爲臨安府教授攝國子正與同年林大

鼎梅卿厚善林驟得位至吏部尚書薦諤自代未及周辛於官所謂尚書乃如此

夷堅丙志卷第十七

沈見鬼

越民沈氏出居山陰道旁郡人奉諸瀆東嶽廟甚謹每三月二十八日天齊帝生朝合數郡伎術人畢集祠下往來者必經沈生門紹興乙亥歲三道流歸天台以是日至門少憩一人老矣衣服藍縷二人甚壯頗整絜隨身齎乾糒及馬杓之屬坐久沈出見之三人長揖求湯沃飯沈併遺以蔬菜濁酒皆喜謝畢飯老者從容告曰子將有目疾解腰間小瓢奉藥三粒云疾作時幸可用此沈唯唯須臾辭去復言曰中秋日當再過此千萬候我於門若不相遇後不復會矣沈亦唯唯真藥佛堂隱奧處未嘗以語家人亦莫之信也夏六月眞苦赤目腫痛特甚寢食俱廢凡可用之藥無不試有加無瘳始憶道人語而忘藥所在命遍索之經日得於佛堂塵埃中取一粒沃之以湯銅箸點入眼如氷雪冷徹腦閒痛即止腫亦漸退是夜熟睡明旦起雙目如

常所居去城十五里城外石橋曰跨湖頃兵難時多殺人於此一日騎驢入城過午而歸經此橋見橋上下被髮流血者斬首斷臂者三兩相扶莫知其極奇形異狀毫毛不能隱驚而墜迨起復見之如故態旦驚旦走不敢開目比至家日已晡暮出舍前見田間水際亦如是大怖而還過數日又入城其歸差早於前所見儼然但正心澄念以待之悸鬼稍定自是常有所覩漸不加畏鄉人頗知其事多往訪焉韓總管喪愛子念之不忘召問沈沈云小人但見鬼物耳若追召遣逐不能也韓曰吾正不爲此但恐兒鬼尚幽滯煩君一觀之引詣昔所居沈初不識具言容貌舉止所衣之服與生時了不異立於室中韓舉室大慟其後問者不可以縷數大抵皆如韓氏事遂呼爲沈見鬼五年之後漸無所覩云所謂道人中秋之約竟忘之矣好事者爲惜之

仙巖三羊

建炎中北方士大夫多寓南土王顯道侍郎翌家來信州之貴溪止于近郭仙巖下一山寺里落相往還者饋之生羊三王氏素戒殺亦不忍賣放誇山間無人牧視任其棲止羊逐食登高遂至絶巘既而不可下留止嵓穴望之宛然飲噣自若凡三歲王氏它徙三羊尚存後人逐目之爲仙羊過二十餘年乃不見仙巖距龍虎山不遠靈跡甚多蓋神仙窟宅也

張仲誠南說

靈顯眞人

建炎四年張魏公在蜀方秦中失利密有根本之憂陰禱于閬州靈顯廟夢神言曰吾昔膺受玉爵下應世緣故吉凶成敗職皆主掌自大觀後蒙大眞人之封名雖清崇而退處散地其於人間萬事未嘗過而問焉血食至今吾方自愧國家大計何庸可知張公寤而歎異立請于朝復舊封爵且具禮祭告自是靈響如初俗謂二郎者是也

典元夢

紹興三年劉彥脩子羽知典元府往謁靈顯王廟欲知秋冬間邊事寧否夜夢入廟中神召升殿劉如所欲言扣之神曰方請于帝吾亦未知臨出門使婦人持一拌示之曰賀廢劉視其物唯猪肺一具石榴一顆覺而竊喜知劉豫且廢矣又四歲豫果滅

閻山獐

乾道辛卯歲饒州久不雨江流皆澁閻山漁者三人空手入番江捕魚二人先出其一覺兩股忽冷如冰微有涎冰懼獐死其下故息出獨一人不見告其家守之至暮而還後二日尸浮於五里外左股下一穴如拳大舉體皆白蓋為獐所繞而　其血也獐狀全與鰻鱺魚同長至八九尺亦蛟類也閻山民李十嘗捕得之

安國寺神

饒州安國寺長老新入院夜率其徒繞廊誦大悲呪明夜夢五偉人衣冠森整同列而拜曰弟

原缺

三衢人王廷善相人不妄許與士大夫目爲王鐵面乾道三年至臨安以六月三日來見予予時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又權直學士院廷曰君顙上色甚明潤自此三十二日及四十九日有爲眞之喜明日子在湍舍與從官言之皆相託招致子退以語廷廷曰所言元未驗遽見薦使我何以藉口俟君遷除了它日復來不失此約矣竟不肯詣周元特權兵部侍郎欲求去邀之至扃廷曰冬季當遷異時典州未晚也

戶部郎中子蒙　金部郎中何希深　逢原謫在坐廷曰更一月莫郎中當帶職帥邊何郎中當作監司元特曰吾方求理莫郎中縱補外未應得職名何郎中入蜀十年持使者節多矣還朝未半年何由便去廷曰我信吾術爾無柰公所言人事何也密謂元特曰何公明年祿盡豈特一去邪廷留數日即歸鄉至七月六日子忝掖垣之拜二十二日直院落權字與所指兩日不小差子蒙以八月除直

徽猷閣帥淮東希深出爲福建提刑次年卒元特以十一月拜吏部又二年乃爲太平州皆如其言此蓋親見者而所傳數事尤奇崛可紀除吉卿　嘉語侍郎紹興三十一年宮觀在衢廷見之曰公從今六十日當召用吉卿曰與汝鄉里勿見戲廷曰廷平生不諛人安得此姑以二事驗之一月後得五百里外骨肉間訃繼有登高顛墜之厄則吾言應矣已而吉卿長女嫁馬希言者卒于臨安吉卿因省先塋登山而跌礙樹

閒不至揖會朝廷擇使出疆趣召之日月皆膠合其見予之歲嘗至鎮江謂通判毛欽望曰君終任造朝得一虛名郡守金山主僧方入院廷曰即日游行二百里僧殊不信宵二日方務德自建康遣信招之遂行求決於廷廷曰至彼且復來來之日有小驚　然不關身也及歸方弛擔而西津火寺之僦舍十餘家焚焉欽望秩得全州不及赴而致仕又過姑蘇見王　明曰將罹伉儷之戚自此賢閤雖小疾亦宜善爲

之防浚明不敢荅妻宋氏窺於屏間聞之擊屏
風怒罵而入未幾果以腹痛卧疾訖不起范至
能方閑居謂之曰今年縱得官皆不成俟入新
太歲乃極佳耳吴人耽時舉以恩科得文學形
模舉止如素貴蒙胡長文力爲獻朝廷曰此人
不得官尚可活數年食禄一日死矣耿不旋踵
而亡至能除提舉浙東常平命未出而寢立春
日差知處州至郡數月召還爲侍從廷約再見
予予遲其來而竟不來予亦罷去得非知其如
傳成
是未有可以爲言者乎凡徐吉卿事聞之胡
長文鎮江事聞之黄仲秉姑蘇事聞之范至能
亡

苕溪龍

莫子蒙在吴興挈家游苕溪時六月上旬荷華
極目飲酒嘯歌盡清賞之致日下昃望數里外
火煜煜起少焉漸近陰風掠面甚冷舟人曰此
龍神過也宜急避之子蒙與家人皆登岸入小
民家坐猶未穩大風拂溪水而過震霆隨之飛

電赫然其去如激箭驟雨翻盆僅兩刻許晴雲
烈日如初視向來所游處幾不可識荷芰洗空
無一存舟陷入泥中不可即取所携器皿皆壞
非舟人先知殆落危境矣　託子蒙

劉夷叔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校書郎任元理　賈言暴
卒其官秦議郎不應延賞於是祕書　監任信
與同舍議爲請于朝廷以元理乃故諫官德
翁之孫乞特官其嗣以勸忠義予時諸公令予
傳成
秉筆正字劉夷叔望之摘予起言曰只如此意
似不廣宜增數語去亦使四方英俊知館閣養
士雖其不幸亦蒙哀恤如此既如其言然私訝
之任氏得一子官相去僅月餘夷叔因食冷淘
破腹一夕卒其官亦奉議郎遂符前志同舍又
請焉湯丞相曰若更行此遂成永例恐議者不
謂然聞其生前多著書若悉上送官亦可持以
爲說虞丞相時爲祕書丞命其子盡録又遺文
合數百卷上之下兩省看詳已

卷終

夷堅丙志卷第十八十二事

張風子

張風子者不知何許人紹興中來鄱陽止於申氏客邸每旦出賣相晚輒醉歸與人言初若可曉忽墮莽耏中不可復問養一雞一晝眉冬之夜熾炭滿爐自坐床上而置二蟲於兩旁火將盡必言曰向火已暖可睡矣最善呼鼠申媪以爲請張散飯于地誦偈數句少頃衆鼠累累而至或緣隙鑽穴蓋以百數聚於前攫飯而食食罷張曰好去勿得齧衣服損器血羣鳴跳跟在東歸東在西歸西勿得亂行苟犯令必殺汝鼠默默引去不敢出聲或請除之則用誦呪而遣往官舍中云法不許殺也目光紺碧如鏡旋溺時直溉文許乃墮好歌蒲庭芳詞曰咄哉牛兒心壯力壯幾人能可牽繫爲愛原上嬌嫩草萋萋只管侵青逐翠奔走後豈顧群迷爭知道山遥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能有智長繩牢把短稍高攜乃任從它入泥入水無爲我自心調步穩青松下橫笛長吹當歸處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皆云其所作也留歲餘乃去

猪耳環

將仕郎宋衛自蜀道出峽至雲安關殺猪賽廟洗肚時見耳下一方鏃墨色猶明潤蓋必前身爲人而犯盜者也

韓太尉

韓公裔太尉紹興中以觀察使奉朝請暴得疾太上皇帝念藩邸舊人遣御醫王繼先診之曰疾不可爲也時氣息已絶舉家發聲哭繼先回奏命以銀絹各三百賜其家臨就木適草澤豎過門呼曰有偏僻病者道來韓氏諸子試延入醫眡色切脉鍼其四體至再三鼻息拂拂微能呻吟遂命進藥逗晚頓蘇明日具奏歸所賜復賜爲藥餌費宗室中善謔者至相戲曰吾家貧如許若如韓太尉死得一番亦大妙後韓至節度使又三十年乃卒

契丹誦詩

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每爲子言以爲笑如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棗和尚門子打水底棗樹上老鴉坐大率如此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

星宮金鑰

甲志載建昌某氏紫姑神事同縣李氏亦奉之甚謹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家間遂與狎昵時對席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從致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一往吾家乎即携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已具促登車障以帷　略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宮　砌佳麗列屋氣候和淑不能分晝夜時時縱游它所見珠毬甚多粲絢五色挂於　間問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謂爲星者也留久之一日凭闌立女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舍於客邸主家遇之頗窒時時召與小飲雖微微直或虧弗校也留數月而去臨去別主人愧謝

閬州道人

閬州故多蚊蟲市間寢者終夜不交睫某道人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詒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復留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語別取小樸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斂手任足所向道地則到人間然後爲還家計生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携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寖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空孑一身茫不知爲計瞥樸視之正存金鑰匙一箇貨于市得錢二十千會綱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見悲喜曰失之數月矣

再三　起至井旁言曰吾在此久君獨能見知無以報德當令君家永絕蚊蚋之患　取氈中藥一粒投井中戒曰謹覆之過三日乃可汲逐去果如其言每暑夕蚊雷羣鳴於簷間而不能入室張魏公宣撫川陝時開府於閬士人佑客往來無算　集此邸至於散宿戶外計所獲眠它邸蓋數倍焉

煤蝦翁

建炎中謝亮大卿使夏國道漢江晚泊見岸上蟻子以數爭入水眠之已化爲蝦如是纍纍不絕謝卿登岸迹其所從來乃自小冢間出詢諸居者云向一翁居此三十年以煤蝦爲業死數月矣此其葬處也始驗其骸爲蟻所食而復墮蝦類云

徐大夫

紹興初韓叔夏璜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尚疎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次眠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曰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縱見得廟堂亦何所濟以馬朝退省吏從廡下過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某事已即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亦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燎爐在前袖拂湯斫什衝灰蔽室而不暇致一語是日韓除右司諫即具所見奏劾之以爲身任使者

媚事胥徒遂放罷後數年起知婺州時劉立道大中爲禮部尚書旦夕且秉政其父不樂在臨安來攝法曹於婺因白事遲緩徐責之曰老耄如此胡不歸劉曰兒子不見容所以在此徐瞠曰賢郎爲誰曰大中也遽易嗔爲笑曰君精采逼人雖老而健法掾非所處教官處帝勉爲諧生一臨之即以權州學教授

桂生大丹

貴溪桂縝家兩事已載甲志縝又言其叔祖名其

好道尤篤常欲吐納烟霞黃治變化爲　生
舉之計有客過之自云能合九轉大丹信之不
疑盡禮延納傾身竭家聽其所取費不可勝計
踰年丹成容舉置淨室封以朱泥外畫八卦列
宿　日十二辰極其嚴閟而謂桂生曰吾今欲
游三神山訪吾侶三年而後還及是時藥乃可
　毋背吾言遂云桂日詣丹室焚香設拜歲餘
忽念曰仙家多詭人正使丹可服或蘄固不吾
與將柰何竊啓其藏則　丹儼然其中矣不勝
喜不與妻子謀汲水徑服之藥方下咽外報客
至才入門望見桂三驚而走桂遣僕追挽之客
曰吾藥雖成而日月未滿初未嘗告服餌法也
顧不聽吾戒且吾豈眞游三山乎元未始離此
也今若是旦夕必死矣吾方從神仙久視之學
豈當與行尸共處耶竟去是日暮桂覺五藏間
皆如火灼明日不可忍跳入門外沼中不數刻
沼水皆沸荷花盡萎屋角樹高數丈能騰立其
杪俄而復下奔馳叫號越三晝夜七竅血流而
死

林靈素

林靈素傳役使五雷神之術京師嘗苦熱彌月
不雨詔使施法焉對曰天意未欲雨四海百川
水源皆已封錮非有　上帝命不許取獨黃河
弗禁而不可用也　上曰人方在焚灼中但得
甘澤一洗之雖濁何害林奉命即往上清宮勑
翰林學士宇文粹中涖其事林取水一盂仗劒
禹步誦呪數通謂宇文曰內翰可去稍緩或窘
雨宇文出門上馬有雲如扇大起空中頃之如
蓋震聲從地起焉驚而馳僅及家雨大至迅雷
霆踰兩時乃止人家瓦溝皆泥滿其中水積
于地尺餘黃濁不可飲於未稼殊無所益也洪慶善說

國香詩

建中靖國元年山谷先生自黔中還少留荊南
見里巷問一女子以謂幽閑婉娩麗目所未覩惜
其已適人因作水仙花詩以寓意曰淤泥解出
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

流落小民家命其容高子勉荷屬和後數年山谷下世女在民家生二子荊楚歲饑貧不能目存其夫鬻之於田氏爲侍兒一日召客飲子勉在焉妾出侑觴掩抑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昔日事相與感歎爲請於主人采詩中語名之曰國香以成山谷之志政和三年子勉客京師與表弟汝陰王性之銓會語及之性之拊髀歎息曰可流諸篇詠爲異時一段奇事子勉遂作長句甚奇偉其詞曰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從　毫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托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三門墻迂貴從藍橋庭户怪負居十年目色遥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句聞道離鸞別鶴悲蓼砧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入酬贈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臺柳寶髻犀梳金鳳翹樽前初識董嬌饒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却把水仙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聞話此詳索詩栽與漫淒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性之用其韻尤悲抑頓挫曰百花零落悲春晚不復園林門可款待花結實春始歸到頭只有東風管楚宮女子春華歎爲雨爲雲皆有餘親逢一顧傾國色不解迎入專城居目成未到投梭處後會難憑人已去可憐天壤擅詩聲不如崔護桃花句坐令永抱埋玉悲游子那知京兆眉難堪別鶴分飛後猶是驚鴻初見時新懽密愛應長久暫向華筵賞賞友舞畫盤春風　不禁困裏膏支一渦柳坐上何人贈翠翹蜀州風調尤情饒歡濃酒暈上玉頰香暖紅酥疑欲銷佳人薄命古相似先後乃逢天下士但惜盈盈一水時當年不寄相思字宜州遺恨君能詳瘴雲萬里空悲涼無限風流等閑別幾人鑒賞得黃香

張拱過仙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嘗黨龔氏出爲

靈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
嘗晨起披衣櫛髮未洗顏有道士迎日而來
目光炯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
上坐拱頗忽其　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
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
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
有道質故來誨汝何賜拒之深拱悟起冠巾而
出與之語及出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
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
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　不繼儻使不
食可飽則上願也俄而蠭萬丞棗者來道士取先
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
為下然欲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
可以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
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可乎人能不淫俗念
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
之曰汝陷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食亦無禁
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
然既陷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既終
昏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
於　絶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其門
一念不起坐卧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
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遥乎六合之外矣過
此非今日可以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
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
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氣輒嘔遂不食踰二年
俱絶　氣明　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
旦至暮緣京城外郛可市者五反蓋數百里也
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小差母病痔二十年
泉藥不驗漫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
不御　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
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兼數人爾後
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許者扃諸室試之不以
爲苦人或召豎則携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
坐于旁雖逾旬浹月杯水粒粟無所須喜飲酒
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　母没不

夷堅丙志卷第十九十六事

知所終作李方叔

宋氏葬地

宋文安公　白開封人葬于鄭州再世矣方士過其處指墓側澗水曰此在五行書極佳它日當出天子宋氏聞之懼命役徒悉力閉塞之遂為平陸自是宦緒不進亦不復有人登科崇寧初大水汎溢衝舊澗成小渠僅闊尺許明年曾孫渙擢第距文安之沒正百年又六年兄榘繼之然渙仕財至郡守榘　士以役其後終不顯榘與子婦翁同門壻也

餅家小紅

張外舅寓無錫買隙地數畝營邸舍方役土工老兵劉溫戲拈塊紿衆曰我正獲黃金一塊衆爭觀之非也笑而擲之乃真得金一於碎土中賣得錢數千即日感疾半年乃愈　張氏居南禪寺鬼降于紫姑箕上書灰曰我所營邸處土中人也名曰小紅居于西門姊妹二人吾父為餅師不幸後母無狀虐遇我我二

人不能堪皆自經死今我重不幸朽骨爲公隷
人所壞壙中物可直萬錢劉老翁悉取之我無
所歸今只在牕外胡桃樹下依公家以居不可
復去矣人曰汝坐後母以死胡不求報耶曰已
訴於天既報之矣許以佛經不肯受人曰大仙
方至汝安得久此答曰如是且歸樹　續當復
來張氏多賂以佛事及焚錢設饌祭之乃絶

棠陰甸鷹

番陽棠陰寨西枕有甸鷹巢于近山上
每掠湖面捕鳧食一日用勢過當雙爪擱
鳧脊陷骨中不可出鳧抱痛猛入水鷹盡力不
能脫少頃二物皆浮死水上人謂鷹之力豈遽
不能勝一鳧蓋亦業報也

薛秀才

三荊公居金陵半山又建書堂於蔣山道上多
寢處其間客至必留宿寒士則假以衾裯其去
也舉以遺之臨安薛昂秀才來謁公與之夜坐
遣取被於家吳夫人厭其不時之須應曰被盡
矣公不懌俄而曰吾自有計先有猲坐挂梁聞
自持又取之以授薛明日又留飯與弈棋約負
者作梅花詩一章公先輸一絶句已而薛敗不
能如約公口占代之云野水荒山寂寞濱　條
弄色最關春欲將明艷　霜雪未怕青腰玉女
嗔薛後登第貴顯爲門下侍郎至祀公於家言
話動作率以爲法每著和御製詩亦用字說其
子入太學夸語同舍曰家君對御作詩閫不偶
然頃在學時舉學

金甲神人破屋而降　曰君可學吟詩它日與
聖人　和去今而果驗客李驥者素滑稽應聲
賡頌連言曰果不偶然果不偶然薛子詰之再
三驥曰天使是時已爲尊公頃惱了蓋以薛不
能詩故戲之也韓子蒼爲著作郎人或譖之薛
云韓改王智興詩譏侮公其詞曰三十年前一
乞兒荊公曾爲替梅詩如今翰了無人替莫向
金陵更下棋薛泣訴於榻前韓坐罷知分寧縣
其實非韓作也　吳傳明說金甲事得之吳虎臣

朱通判

紹興九年邕州通判朱履秩滿攜孥還家裝貲甚富又部官銀綱直可二十萬緡舟行出廣西朱有棋癖每與客對局寢食皆廢嘗願得高僧逸士能此執者與之終身焉及中塗與謁吏通某道士求見自言棋品甚高朱大喜亟延入其人長身美　談詞　雲合命席置局薄暮不少倦遂下榻留宿從容　欲　同行之意道士曰某客游子且常知人門而乞食得　陪後乘平生幸願也　益善及解維置諸舟　無日不同食別一秀才作侍皆能痛飲高歌頗出小戲街娼其子弟上下皆恍之相從兩旬　至重湖會大風雨不能進泊于別浦飲奕如初二鼓後舩忽歌側壯夫十餘輩突門入舉白　嘯呼朱氏小兒爭抱道　衣求救道士拱手曰荷公家顧遇之極不得已至此豈宜以刃相向命以次收縛投諸湖明旦分挈財貨以去縣聞之遣官驗視但浮尸狼籍莫知主名而於岸側得小曆一卷乃群盜常日所用口食曆姓第具在凡十有七人以告于郡事至朝廷有旨令諸路迹捕得一賊者白身爲承信郎賞錢二百萬建昌縣弓手數輩善捕寇因蹤跡盜海客任齊乳香者請于尉李鏞願應募西至長沙見人賣廣藥于肆試以姓第呼之輒回首走報戎　執之與俱詣旅邸一室施青紗厨列器皿甚濟訪其人則從後戶遁矣蓋僞道士者也獄鞫於臨江旦自通爲王小哥　同殺朱通判者其徒　秀才曰汪先皆亡命爲可恨鏞用賞升從事郎調饒州司法與子言

咸恩院主

婺源縣山寺曰咸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老壞不葺毗沙門天王殿圮即其柱爲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於法堂呼俱會名訶北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

僧所有衣衾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弃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至從厨下冉冉空行而出箱篋匱櫝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煙出其中急發視悉燼燼燼矣僧不勝窘憤盡裒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詈其主云汝乃敢罪人禍旦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籍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挺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爲神攝至所居室屋　華麗　衛滿前大人小兒皆青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冥冥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徒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汪大郎馬

崇寧中婺源縣市人汪大郎得良馬毛骨精神翹然出類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調制以時起居

馬益肥好它郡塑工來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廟門下馬或戲謂曰能肖汪大郎馬則爲名手致謝當加厚工正欲售其技銑往訪此童啖以果實稍與之狎日即其牧所睥睨之又時飲以酒引至山崦伺其醉睡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至於耳目口鼻鬃　微茸　不曲盡并童亦然已悉得其眞始詣祠下爲之既成宛然汪氏馬與僕也擇日點目睛才畢手汪馬忽狂逸童追躡乘之徑赴城南杉　皆溺水死自後馬每夜出西湖飲水或　近　食田間必印馬　而浮萍　著泥馬脣吻間禾穗零落道上童亦有靈響人祈夢以　至宣和初方臘來寇廟遭毀馬乃滅跡今老人尚能言之　右二事皆李緝說

濰州猪

宣和六年強休父知濰州屠者以猪皮一片來上有六字如指大云三世不孝父母朱書然表裏相透郡中爭傳觀之屠者亦即日改業

宗子趙不設侍父爲儀曹及見之

婺州雷

紹興六年六月趙不設在婺州與數人登保寧軍樓納涼黑雲欻起天末頃之彌空雷電激烈雨聲如翻江衮火毬六七入于樓不設輩悸慴臥伏樓板上以手揜面但聞腥穢不可忍稍定竊視之見三四人長七八尺面醜黑短髮血赤色逢首不巾執槝如骨朶狀或曰在或曰不在或曰只這裏只這裏言散雨霽起驗視乃樓直如線傍有龍爪跡云

雷鬼墜巾

紹興二年四月婺州義烏縣驟雨大雷電中墜一青布頭巾於村落間非復人世頂製惟四直縫之持以冒三斗水甕正可相稱帶長三四尺閎如掌村民不敢留以實神祠中數日因雷雨復失去石三事皆得之李繪云趙不設所說

天帝召段璟

段璟字德瑱衮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數十口皆爲所剽璟挺身持金帛往贖賊歎重其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處處大旱　朱　千錢璟盡發宿藏止取直又爲粥以食饑者　以活者不可計後忽厭人事結菴於嚴田之山中　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　與叙　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爲然經數日

走視所居　衣履存　去鄉人

邑官有不樂者沮止之遂已　上於朝而

無町畦道人

馮觀國邵武人幼敏悟讀書既冠意若有所厭即弃鄉里游方外遇異人得道導引內丹之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而精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自養所言人吉凶及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詢其醉飲狂怪者觀國不與校以詩謝之云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

是良儔朝來應笑酡顏叟道不相侔風馬牛又
述懷詩云落鳧塵寰觸處然深藏妙用散神仙
筆端間作龍蛇走壺裏常挑日月懸漫假人倫
來混世只將酒盞度流年潛修功行歸何處笑
指瀛洲返洞天餘詩尚多皆脫塵出離俗罔等
語人亦莫能曉也紹興三十二年三月遍辞知
舊旦寄詩言別至十四日端坐作偈而逝儀真
李觀民爲郡守聞而敬之命塑其身於城東治
平宮右二事得之宗說

屈師放鯉

番城西南數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餘家
皆以漁釣江湖間自給有屈師者撲買他處魚
塘至冬築小堰于外盡放塘水欲竭澤取魚見
兩大黑鯉越出堰外復乘水跳入如是者至再
三竊異焉迹其所爲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
窟中不能出故雌雄往來且銜且徙寧其身之
蹈死地而不恤也屈生慨然歎息爲以箕悉
出之弃役而歸後數年病死入冥陰官語之曰
其說笑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向汝道蓋罔
人相傳秦時爲西江害者乃蹇角龍也故舉此
語以爲戲楊君迫憶舊事與之言無一不合隆
興元年壽卿詣闕此子年　有三矣不知其後
何如也壽卿說令記姓名不能審

虜亮

紹興三十一年于楊州予
從事樞密行府在有客詣府
上書云以太一局當以冬
至前有蕭墻之變八日
咎至天重陰提舉能爲天文
告予曰昨夕四鼓而東北忽穿
漏一大星墜焉而報至果
符兩人之言是時虜將戕其主欲遣使報我訪
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眞使持牒請和眞到家
妻子凶服而出謂其已戰沒方命僧作四七道
場既相見悲喜交集眞取靈几自焚之云

青墩竅蛇

汝漁者以罔罟爲業而有好生之心其用意又非它人比延汝壽一紀歸語世人勿殘害天物也蓋死一夕而復生

青城監稅子

蜀人楊迪功宣和中游太學不成名晚以恩得官監青城縣稅有子敏延老儒寒先生誨之學邑人鄰壽卿過楊書館其子忽稱父字長揖而言曰亦記上庠同舍之款乎吾飯與俱至某自離亂出京不復數千人獨吾與君爲知心友父子雖形容隔生非復可識無方遂道舊所習經及誦所爲文翻出口元不經意時寒老方自作萬物皆於我論試問之曰此論當作何主張應聲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大而爲天地高而爲山岳流形動植品彙散殊而六尺之軀厥理悉備此其貴蓋與天地等蚩蚩泯泯自賤厥身眞可歎也寒老愕然復詳扣番陽蓮河村楊氏子買永和鎮青墩四甚愛之寘小室窻外首春微暄啓牕坐其上覺如人肘其衣回顧無有也以馬又觸其股稍痛起視之見有物宛轉于竅內所觸處已瘇赤成創急呼家人出破墩以驗蓋動沃之以湯皆死走越三日而亡

九華山偉人

紹興三十一年虜寇迫淮上池州青陽　相率避地處某秀至九華山搜索隱者深入高　中見泓練置斧左臂重斧蓋丈餘矣蛇也戰奔還不

吳興施德公廟夢

角合一箇言曰乃骰子六枚皆成四采揭　録至第三枚見施姓者湖州長興人而缺其名疑問之曰此是矣明日以語同舍皆賀吉夢曰子及第必居高甲且爲博士骰子者博具也別一人往來牕外應聲曰夢非今日事其應尚遠施頗不樂出外之無人焉已而京城亂歸故鄉家間多故不復就舉後三十年而德初登科以掌圖司戔表刊名正在第三枚時官年恰二十四當紹興二十四年始盡悟　六未生

長興劉夜不能

視執政此

荆南妖巫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爲人禍福播於里中居郡縣者莫敢問吳興高某爲江陵宰積不能堪捕欲杖之大吏泣諫請勿治且掇奇禍高愈怒捽

吏下與巫對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纔食頃高聲而微腫攬鏡而視已格格浮漲僅存兩眼如綫大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偕往吏以爲必拜謁謝過乃告其處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敗屋也巫出迎高叱從卒縛諸柱命以隨行杖乱箠凡神像經文等悉焚之巫偃然自若後入其室獲小笥破鐍觀之首髮包裹數十重得木人長又碎之始有惧色然歐掠無完膚矣高面平復初如執以還明旦入府白曰妖人無狀某不惜一身為邦人除害惧語泄必遁去故不暇先言今治之垂死敢以告府帥壯其決諭使盡其命而投之江

時適及第

時適者徐州鄉人夢見之說朋友亨如何曰劉豫牓中當及第寤而告適適謂豫乃濟南人既為御史矣未知與同姓名者復何在固不信也後十五年當逆豫僭竊時乃中其

鄉人問曰時仲魚一頭使生食又芳如醴捧鉢盡飲有聲入腹錚錚然忽若推墮崖下所見猶元牧之處　在旁齕草無以異覺四體不佳跳入山澗中坐水深及肩展轉酣

指嘗之甘

貧安得有餘力道人曰然則與我一兒亦可毋以病者告曰得此足矣以布囊盛之負而出乃父跡其所往則至野外取兒寘地上掬曰水洗濯脫所披紙被蒙其

納兒口

兩頭不能伸縮惡之以與潛山觀道士使養於山間不數日失去是冬棟妻趙氏卒以爲不祥之兆蓋亦偶然耳右三事王嘉叟記

張朝女

紹興十年張

鄭司業庵人

鄭明仲司業南福州師至丹陽逢故舊數人與同舟隨行僕能設饌諸人皆喜願得同庵飲食鄭呼僕告之毅然曰所以來但能服事一主人翁爾不願雜他客也

無一言

汗爐上腥穢之氣逼閉户掃除就寢明夜復至睡愈熟剛身仰面張口呀然昱先以秤錘寘火中急取納其口即號叫而遁聲如老猪衣襟曳餘火延燒落葉時已

昏黑無人敢追視竟不知何等怪也後月餘學
生在窻下聞外間窸窣穴窻窺之霜月皎然黑
物如猴蹲水溝小橋上別一物正白如三尺枯
搓相對箕踞移時起
風定

先吟曰

不見至夜半注漸能呻吟食粥數日而愈伯莫
從容詰所覩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婢不
爲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即死密埋
之浴室

六郎
如雪從西偏户内
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　貫未曾請動設使天
命合終猶當作節山洞主爾下愚暗鬼不速去
吾將治爾連叱之嫗悲啼復匍匐趨故處叟亦

死尸何敢
形骸
蓋眞人眞氣
麗類貴游而言辭鄙俗無
去曰雖然終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今兒
曹奉陪次客曰我專爲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

甚惡之糞

以歸但路絶遠願借一宿明旦晴即去不然須
少留也不獲已命館於松菊墅時天又晴五更
大雨作蘇意

飲啗自如再令拾刺字井丹貼欲燒未飲之不
復見後數日長子如京　以客言命圖黃象象

家人以頂暖不忍歛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笥視
之藥故在取投口中須臾即能起洒然若無疾

甲踊出怖而死予妻族入蜀時過其處泊僧寺
中隨行使臣劉享寢浴舍見貧悴者十餘輩伸

何人曰采薪燒水連晝夜不得息凍

而絕時年八十餘紹興中造五輅或

鐫藏之戒

開當以畀江十三

原缺

夷堅丁志序

凡甲丁四書為十一百有五十事亡慮三十萬言有觀而笑者曰詩書易春秋通不贏卜萬言司馬氏史記上下數千載多纔八十萬言子不能玩心聖經啓瞶閒門戶顧以三十年之久勞勤心口耳日瑣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曼漶支離連犴鼓醸聖人所不語楊子雲所不讀有是書不能為益毫毛無是書於世何所欠既已人可笑而又稽以為驗非必出於當世賢卿大夫蓋寒人野僧山容道士瞽巫俚婦下隷走卒凡以異聞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詰人何用考信茲非益可笑與予亦笑曰六經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請即子之言而印焉昔馬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奇乎長陵神君北下黃石不荒怪乎書荊軻事證侍醫夏無且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與前所謂寒人巫隷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子特此古歸姑閟其笑也日戊志

丁志序

夷堅丁志卷第

夷堅丁志目
卷第一
王浪仙
左都監
夏氏骰子
挑氣法
金陵邸
僧如勝
許提刑
治挑生法
南豐知縣

卷第二
鄒家犬
管樞密
富池廟
海鹽道人
張通判
潮州孕婦
劉道昌
劉三娘
丘氏承禍
張敦夢醫
小孤廟
濟南王生
二鼈哦詩
孫士道
張注夢
李家遇仙丹
興國獄卒
宣城死婦

卷第三
白沙驛鬼
武師亮
雲林山
江致平
陸仲舉
翁起子
窓櫺小婦
海門鹽場
海門主簿
謝花六

卷第四十四事
孫五哥
劉士彥
皁衣髽婦
德清樹妖
鎮江酒庫
戴世榮
李元禮
王通判僕妻
孫光祿
嵩山竹林寺
洛中怪獸
胡大夫
韶州東驛
揚州醉人
南豐主簿

建昌井中魚
卷第五十五事
三士問相
四眼狗
張一償債
句容人
負家犬
靈泉鬼雕
石曰湖螭龍
卷第六十四事
張琴童
和州毛
奢侈報
高氏飢蟲
陳墓杉木
犬齧緑袍人
茅山道人
僧化犬賦
王立媲鴨
陳通判女
師逸來生債
吳輝妻妾
荆山莊蠆
威懷廟神
魚病豆瘡
陳才輔
王文卿相
陳元輿
翁吉師
永寧莊牛
葉德孚
泉州楊客
張翁殺蠏
卷第七十六事
戴棲門宅
王厚蘿蔔
濟州逆馬
秉國大夫
大軍王
湯史二相
夏二娘
武昌州宅
卷第八十四事
華陽洞門
南豐雷媪
宜黄人相船
胡道士
亂漢道人
吳僧伽
鼎州汲婦
卷第九十一事
林氏堵婢
天台玉蟾蜍
南京龜蛇
朱勝私印
張氏獄
荆山客邸
華陰小廳子
大庾疑訟
雷擊王四
泥中人跡
頰瘤巨虱
趙監廟
和旨樓
何丞相
瑞雲雀

太原意娘
滕明之
舒懋鄴鄲異
河東鄭屠
龍澤陳永年
陝西劉生
卷第十　十三事
鄧城巫
符助教
秦楚材
洞元先生
大洪山跛虎
新建獄
劉左武
卷第十一　十四事
田道人
豐城孝婦
天隨子
許道壽
西池游
陳媳婦
張顏承節
錢塘潮
婁二逆報
徐樓臺
水陽陸醫
建康頭陀
天門授事
張臺卿詞
潮州象
餅中桃花
李衛公廟
鄭僑雲梯
金雞渡
蔡河秀才
王從事妻
沈緯甫
卷第十二　十六事
龔丕顯
王寓判玉堂
鄭安子孫
陳十四父子
吉撝之妻
謝眼妖術
洞庭走沙
淮陰民女
卷第十三　十五事
邢舜舉
李遇與鬼鬬
周三郎
昭惠齋
黃龍溪
桂林庫溝
沈仲隊崖
霍將軍
遜長老
汀民呪詛獄
温大賣木
西津亭詞
胡生妻
薛士隆
淮陰人
李婦食醋
高縣君
潘秀才
漢陽石榴
孔勞叔

梁統制
張尚書兒
葉克己
雞頭人
卷第十四 十二事
武眞人
明州老翁
武唐公
白崖神
蔡郝妻妾
劉十九郎
卷第十五 十六事
譚李二醫
賈林惡夢
田三姑
聶進食厭物
詹小哥
水上婦人
李氏虎首
閻四老
臨安民
存心齋
千雞夢
孔都
慈感蚌珠
郭提刑妾
雷震大
黃谷取膽
龜夢告方
汪澄憑語
新廣祐王
鬼端揆
張珪復生
張容奇遇
杜默謁項王
卷第十六
胡飛英夢
鄭生夫婦
吳民放鱔
雷丹
牛舍利塔
浙西提舉
祝鈗二刀
龍華三會
玉眞道人
吳氏迎婦
卷第十七
甘棠失目
袁仲誠
王楨不飲
薛賀州
吳二孝感
龜鶴小石
蔡相骨字
黃安道
仙舟上天
酒蟲
雞子夢
胡邦寧
國子監夢
葉岊江舟
臨邛李生
瑠璃餅
閻羅城
淳安民
三鴉鎮

劉尭舉

卷第十八
路當可
史翁女
劉狗麼
袁孝顯
齊安百詠
李菱遇仙

卷第十九
留怙香囊
黃州野人
玉女喜神術
江南木客
龍門山
復塘龍珠
陳氏妻
許德和麥

饒廷直
紙姑藍粥詩
張珍奴
賣詩秀才
東坡雪堂
唐蕭氏女

英華詩詞
史言命術
盱江丁僧
鬼卒渡溪
郴卒唐顛
建昌犀石
謝生靈掛

卷第二十十三事
郎巖妻
蛇妖
紅葉入懷
姚師文
妹承議
興國道人
烏山媪

黃資深
二狗
楊氏竈神
徐以
巴山蛇
陳磨鏡

凡二百九十二事

王浪仙

温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即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何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值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爲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爲說大槩又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有得彼殊不以爲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進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絶人矣有以墓域訟者求吏焉其卦遇賁曰爲墳穴土此不勝之兆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冢上有草當即日得直既而盡然西游錢塘時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輒寘諸罰不少貸王書刺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

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當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輩相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真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飲王生預席守曰王先生謂吾今日忝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既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趍立廷下觀日影賀曰且至矣須臾郵筒發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偕入京三日遠郡鄙人願一識都邑僥倖發身但家貧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兼程而北不爲晚守許之既行或問其故曰使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至國門乃別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僧如勝

永嘉僧如朕與鄉僧行脚至臨安憩道店見小兒獨卦影者勝筮之兆云有玉在土中至九月十六日當出土兒曰吉卦也鄉僧得兆盡官人挽弓射一僧兩矢不中後一矢貫其足下有龍蟠兒不能曉僧自推之曰我必將以薦作長老至三乃効耳人龍者君象我且游京師庶或幸未幾鎮江太守具帖疏備禮延如勝住甘露寺正以九月十六日鄉僧亦喜謂且繼此得志數年無所成會杭卒陳通作亂僧避入南山嵒出至山腰蔽樹視下賊黨數輩行陲中仰高亂射以搜伏兵連發三矢最後正中僧足別一僧坐于傍曰隆上坐乃始驗卦中象無一不應云

左都監

修武郎左良紹興二十八年爲婺州兵馬都監赴幕官王作德日休晚集歸家已夜兩人隨之而入至中堂乃覺良怒曰汝何爲者敢至此執具一痛棰之首有兩角屹然良知其陰吏也猶不肯釋其一從後捽良嘗仆坐遂冥冥長往將曉乃甦言被追到冥府二使方白其拒抗之罪主者審姓名對曰婺州都監左良主者曰吾命逮左琅何關此人事即放還良行十餘步回顧則二使者已對縶於廡間矣明日同官來問良疾具說其故良嘗在張魏公府爲帳下氣幹甚偉自再生之後神觀索然蓋人與鬼鬬爲所傷云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度河河北提刑許亢坐棄洛口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卒十餘人間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鬨僧密詣郡告云遭潰兵行劫實繁有徒郡守李定信之即調兵捜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并從卒送獄亢至廷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豈有曾爲監司所至不出謁而避匿者乎諭獄吏研鞫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陽與好言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劫之狀亢舍黃南來妻

妾淪落告救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
長子善占夢亢語之曰吾夢父子持繖行雨中
已而大風起吹三繖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
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為三之象也是夕
孔目又來劈酒殽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
亢曰提刑勉一醉火頃徙兩令郎宅舍矣會罷
各分囚之過夜半悉以鐵椎擊死定上奏自言
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內繼
死唯孔目獨存鄆陵人周西瑞琥嘗知南康軍
與定先後隔政其子設聞之於孔目云亢以武
舉得官

夏氏瞽子

夏厓字幾道衛州汲縣人崇寧大觀間居太學
甚久未成名家故貧至無一錢同舍生或相聚
博戲則袖手旁觀時從勝者覓錙銖俗謂之乞
頭是也一夕束帶焚香對局設拜曰厓聞博具
有靈敢以身事敬卜今年或中選願於十擲內
賜之渾化不然將東書歸耕無復進矣祝罷

上則胃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鬲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候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挑氣法

從事郎陳通爲德慶府理官鞫一巫師獄巫善挑氣其始與人有讎隙欲加害則中夜扣門呼這侯其在內應荅語言相聞乃以氣挑過是人腹肚漸脹日久腹皮薄如紙窺見心肺呼吸喘息病根牢結藥不可治獄未成而死江璨鳴三作守以事涉誕怪不敢實於典憲但杖脊配海南此妖術蓋有數種或呪人使腹中生蠶者或削樹皮呪之候樹復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以治法右二事陳通說

南豐知縣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李子二十歲未授室與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聞窻外窸窣有聲自牖窺之一婦人徘徊月明下方駭噩間已傍窻相揖驚問云汝何人竊至此曰我東鄰女也慕君讀書踰墻相從肯容我一聽乎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曉往夕來子神情日昏悴飲食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訊左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白而未敢父知爲鬼所惑徙歸同榻寢即寂然踰月顏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爲人捽髻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爲婢僕共牽挽而力不可制迤邐由書院東趨後園纔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大井邊欻仆地不醒家人共扶舁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徙室不復來今旦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戟手肆罵曰許時覓汝不得元來只在此便向前捽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內即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

二尺交拽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須翁坐小涼轎僕從三十輩目園角奔而至傳呼云不得不得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梃亂擊皆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婦低首斂衽無一言又曰元有大石鎮井上今何在僕曰宅內人舉將搗衣矣咄曰不合動著鞭婦人數十罵之曰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害況郎君自有前程那逐入井命別扛巨石窒于上告我曰吾乃上地也來救郎君郎君性命幾爲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復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豐宰

金陵邸

紹興初朝士赴調臨安過金陵投宿官舍從僕解擔散去獨坐堂上良久東邊房門自開一奴蓬首出青衫白袴瞠目視之舉手指胷曰胷中有玉環問君知不定方攝衣正席西邊房門又幾欲墮地驚覷小定方攝衣正席西邊房門又開一婦人衫裙俱青抱嬰兒以出亦瞠目而視

夷堅志丁第一卷終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事

鄒家犬

筠州新昌縣民鄒氏豢犬極馴每主翁自外歸無問遠近必搖尾踴躍迎于前鄒生嘗負租繫獄踰旬得釋比還家日已晚犬喜異常時仆誤胥王衣衣爲之裂鄒以爲不祥　妻曰我恰出犬乃爾遼山寺方作屋吾欲搆匠可殺犬烹之副以麪五斗往妻如其言明日鄒詣寺命童負一合自隨至則僧待於門迎白曰勿啓合得

非以犬與麪來乎鄒愕然問所以僧曰擅越入坐堂上玆事言之則不忍不言則負所託昨夜夢檀越之父曰我以貪戀故不能超脫託生爲本家犬故見吾兒歸必出迎適以其釋囚係而還喜其誤敗其衣兒遂與婦謀而殺我充饋雖然就死亦幸捨畜身若得免刲臠之苦師恩厚矣生時有銀若干密埋于竈外恐爲人盜取常睡卧其上煩戒吾兒發取之爲作佛事以資冥福持所餘尚足營生也鄒聞言悲慟且云大日

夜　寢于彼遂瘞之寺後歸發其藏果得銀如數乃設水陸於寺中

張敦夢醫

廬陵人張敦精於醫術浪跡嶺外嘗僑寓潮州夢人邀去大屋沈沈如王居立俟門左吏導之使入及廷下望其上帝幕赫然主人冠服正坐一少年著淺色衣紅勒巾引敦上診脉敦云腎藏風虛恐耳鳴爲害冠服者曰連日正苦耳痛看得極好且覓藥頒少年可與錢二十千敦未

暇予藥驚而寤不省爲何處疑必神祠也明日徧訪求至南海行廟盡憶所歷引而上者蓋東廡小殿王子也登正殿瞻視神像左耳黃蜂巢焉即謹剔去焚香再拜而退又明日郡之稅官折簡來云客船過務敗稅抵言是君家物果否敦念初無此亟往證其妄見舟人已繫梁閒遥呼曰某乃劉提舉姻家蔡秀才田客知君與提舉厚又與監稅游故託以爲詞爾敦爲營解縱去既而蔡來謝且餉布帛之屬正直二十千提

舉者劉景也

管樞密

縉雲管樞密 師仁 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將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則我不能入家無疫患遂不見

小孤廟

丁志三

呂 中赴湖北轉運舟行過小孤山入謁廟見案上古銅洗甚奇有款識愛之曰于神以所用銅盆 去寘諸行李舟中揚帆而上薄晚繫纜獨此舟不來明日先行達九江商人繼至言後一舟沉溺方呼岸上人漉取輜重呂亟遣往視果也篤師云離廟下未遠便若有物縶柁厓百計取之不能動初無風濤正爾覆溺點檢所載雖濕壞皆不失獨銅洗不知所如矣他日有客至廟中蓋宛然在故處

冨池廟

興國江口冨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靈應章著舟行不敢不敬謁牲牢之奠無虛日建炎閒巨冦馬進自蘄黃度江至廟下求盃珓欲屠與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得勝珓亦屠城得陰珓則 廟 爲復手自擲之一珓墮地一不見俄附著于門頰 去地數尺屹立不墜進驚懼拜謝而出迄今龕護於故處過者必瞻禮殿內高辟上亦有二大珓虛綴楣間相傳以爲黃巢所擲也

丁志三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 曾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里閒憩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望舍後橫屋數楹簾幙華楚問爲 曰某提舉赴官閩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吏今累月矣遲窺其內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少艾注目不能去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閥審其未爲言提舉家一女極韶媚方相託議親于有

意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官鍾愛息女謀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壻彼北在旅不能具六禮一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昏且許生挈女歸濟南須至閩遣信來迎既別不復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起居嗜好與常不殊但僮僕汲水時只用前桶而弃其後以爲一絜自携　婢來儿調飪紉縫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卧床下　告生云我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俄頃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盡室危怖移時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處龍母祠因入謁覩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蟠馬鞍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過泊出乃不見後遇茲異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海鹽道人

王觀復待制本崇寧初爲海鹽令當春月啓縣

賣酒游人杏至王長子鈺字秉義年十餘歲亦目爲逢一野道人舉手前揖呼爲供奉談笑久之乃去鈺惡其官歸以白父莫測所謂也後十年政和官制行西頭供奉官爲秉義郎始悟道人之言乃更名鈇而字承可

二鼈哦詩

王承可侍郎建炎末居分寧田舍夢黑衣男女僅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於前餘皆列于後泣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明日縱步門外逢村民負鼈來　置地上二人者居前餘二十六枚在後恍憶昨夕事盡買之放諸溪流是夜夢一墨衣然有自得之貌喜色可掬蓋向者鼈阪澤之間而爲人所取也

張通判

乾道六年縉雲人張某爲韶州通判隨行僕與婢　事敗擒付獄陰諭録參吳君使斃之吳以白郡守周濟美元周以爲不可使正法異獄杖

配隸嶺北張意不滿擇木廳軍校使
云殺之而歸當厚賞校奉命就道越二日拉殺
之于南雄境上是夜周夢僕泣訴曰某有罪賴
使君全活之思令竟為通判所殺幸使君　之
明日窮治其事軍校者已歸趣治之亦坐決配
張在書室見僕立于前方以未押行為怒忽
所覩即仆地遂得疾暴下踰旬而卒

孫士道

福州海口巡檢孫士道嘗遇異人授符法治病
甚簡易神應響荅提刑王某之弟婦得疾為物
馮焉斥王君姓名呼罵不絕口如是踰年禳祀
禱逐無不極其至不火痊聞孫名遣招之孫請
盡室齋戒七日然後冠帶焚香親具狀投天樞
院弟婦已知之云孫巡檢但能治邪鬼爾如我
負寃何及孫至邀婦人使出王曰病態若此呼
者必遭咄罵豈有出理孫曰試言之婦欣然應
曰諾火須盥洗即出矣良久整衣斂容如平時
見孫曰我一家四人皆無罪而死於非命既得
請上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言且披其
示之云被酷如此寃安得釋孫但開曉勸解使
勿爲厲即再三拜謝而入孫密告王曰公憶南
劔州事乎王不能省孫先已書四人姓名于掌
內展示之王　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
劔日以盜發屬邑往督捕得民爲盜囊橐者禽
其大婦戮之其女嫁近村閭父母被害亟來哭
悲號忿詈王怒又執而戮之女方有娠實四人
併命也孫曰此寃於吾法不可治特可暫寧爾
它日疾再作勿見喚也自是婦稍定越兩月復
然訖王死婦乃安

潮州孕婦

乾道三年潮州城西婦人孕過期及產兒才如
手指大五體皆具幾百枚蠕蠕能動以籃滿載
投于江婦人亦無恙古今多有此異也

張注夢

邵武人張汪紹興丁卯秋試夢人以箸插于鬠
曰子欲高薦當如此乃可鬠既寤熟思之曰吾

汪若首加點則爲注乃更名　是年果薦送將試春官又夢綠衣小兒自　中曳其衣曰勿遠往可待我也既而不利至乾道己　始以免舉再行而同里丁朝佐亦預計偕二人同登科朝佐正生於丁卯始悟前夢戲謂　曰爲爾小子我二十一年相與大笑而已

劉道昌

劉道昌　本豫章丘子略識字嗜酒亡　橫肆閭嘗以罪受杖于府羞見儕輩不敢歸徑登

滕王閣假寐夢道士持一卷書實其袖曰謹祕此行之可濟人雖父兄勿示也戒飭甚至既在袖間頓覺神思洒落視其文蓋符呪之還家即繪事真武象爲人治病行醮所書之符與尋常道家篆法絶異　所療治或服符水或揑香爐灰或呪棗殊爲簡易且告人曰夜必有報應無不如意以治牛疫亦皆愈郡人久而知敬共作真武堂居之初將鑿池取水施病盡忽有泉涌千庭極甘洌及加浚治正得一古井今其術盛行而道書不可得見但以符十許道刻石云

李家遇仙丹

豫章丙者李全舊隸建康兵籍紹興辛巳之戰傷目折足汰爲民而病廢不能治生乃乞於市二枴以行目視荒荒索塗甚苦每過王侍郎宅門必與數錢忽連日不至謂必死矣經半月復來則雙目瞭然行步輕捷自說逢道人授藥方且戒我服之有効當貸以濟人勿冒没圖利

日　七百錢便足問其姓不肯言我積所丙今藥服之十日眼已見七分而脚力如舊矣

即用其方賣藥持大扇書李家遇仙丹揭二于竿服者皆驗然所得未嘗遇七百錢一日多至兩千遂卧病不能出錢盡乃安時乾道己丑歲也

劉三娘

豫章狂婦劉三娘病心　每持二木箠相敲擊終日奔走于市衣　藍　垢汙好辱罵人夜或

宿祠廟中雖有子爲兵然視之汨如也宋樞密樸獨識爲異人張如瑩尚書（澄）作守常呼入府舍留三兩夕飲食或弃廷下或矢被

久之忽告常所往來者曰某日吾當死已而果然其子瘞諸野後半年駛往長沙見之擊篳如故駛問曰三娘爾死矣那得在此笑曰寄語吾兒在北甚安再三問不對亦不復再見歸語其子發視處空空然

興國獄卒

興國軍司理院有囚抵法當陵遲獄卒李鎮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柰我何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時王濟推川爲通判親見之

丘氏承禍

乾道六年南雄州攝助教丘悅家病疫其家大豬育數子或人頭雞頭豹首馬首儼如塑繪瘟鬼狀遂殺祭而禳之其禍愈甚悅與妻皆死長子如岡鄉鷹亦夫婦併亡凡八九喪百計禱禳久乃定此近永禍也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爲立祠城中蹀血之餘往往多丘墟民家婦任娠未産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以行至廟左而没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以行至廟左而没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綴其裾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門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故共發家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荊山編亦有一事小異

白沙驛鬼

南劒州東界白沙驛素多物怪行客僕廝單寡莫敢宿紹興甲戌方務德侍郎（滋）帥閩幕府八人來迎皆宿是驛時當初暑並設榻堂上

方就杌主管機宜王曉忽驚覺　呼衆起燭視之尚爲紛拏抵鬬之狀良久乃醒云適睡猶未熟有白衣婦人來　床見逼驅逐不去且吾衣不置諸君起方相捨耳衆視曉袒服碎如懸鶉爲之通夕秉燭不敢寐

李元禮

福州福清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爲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引手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得承務郎財受告便見冤死者立於前悒悒不樂方調官臨安同邸者扣其故頗自言如此亟注　州同安縣以歸束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僅行十里宿龍山邸中是夜暴卒此卷皆王稚川說

武師亮

撫州金谿主簿武師亮秩滿泊家　近打龍首院夜有擲瓦擊牕者疑寺僧所爲旦而詰之僧不敢對徐言曰此邑三郎神響跡昭著得非有所犯乎武永信明日行廊廡間瓦礫從空而下紛紛不絕時方雪作而擲者皆乾殆若古墓中物武始懼召僧誦經禱謝怪亦然至飛石滿磬其父取一塼題誌擲而祝曰果觸犯三聖願復以來頃之再至題處宛然不得已自東廂遷於西以避其怒行李未定擾擾如初乃盡室入邑中寓妙音道觀怪益甚呼道士設醮致敬略不爲止武怒呼神名詬之曰汝爲神當聰明正直何暴我如是吾之待汝亦至矣曾不少恡恣具邪佷自今以往吾不復畏汝矣語訖音響寂然先是家之箱篋雖無鎖鑰者亦如爲物所據牢不可啓是日開闔如常石害遂息

王通判僕妻

撫州王通判家居疎山寺其僕之妻少而美寓
士周舜臣深屬意焉而不可致會王遣人篝火
扣門邀周夜話及開門乃僕妻也顧周笑吹燈
滅相隨以入曰非通判招君我作意來此爾周
不勝愜適遂留宿明日再相逢漠然如不識面
頗怪之又疑與疇昔　夜所合者肥瘠不類至
夜復來不敢納堅不肯去天未明忽不見周密
扣寺僧蓋鄰室有婦人厥柩旋得病月餘乃愈
蔡子思教授者聞之特詣其室焚香致禱求一
見欲詢鄉里姓氏爲誰將爲訪其家寂無所覩

雲林山

臨川徐彦長居金谿雲林山下妻黨倪氏訪之
宿於外室時天雨晦冥夜半後有物推門門即
開徑入踞爐吹火明而坐倪從帳間窺之似羊
有髯遍體皆濕下床叱之物躍起仆於倪身倪
大叫走出得脫不知何怪也

孫光祿

鄭人贈光祿大夫孫俣卒其家卜地以葬長子

恪夢與弟河東尉悚侍父及客張彦和者同游
山寺光祿令煮麪恪辭以飽彦和亦不食而起
獨悚與對食食罷光祿曰此去小梅山只四五
里耳彦和曰幾有十里光祿曰然蓋楊妃村只
四五里也夢後十日河中報悚訃音至亦相從
卜葬正與光祿同日既過墳寺寺僧饌麪以供
兩靈几宛然夢中事也墓在小梅山南相去十
里又四里有楊家莊云

江致平

江致平與能相老翁　翁忽告之曰君何爲作
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江吉人也應曰吾安得
有此翁　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爲
試官時　一親舊在高等其　有私罵獨此事
耳　曰是也君以一已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
其不免矣未幾而卒嗚呼世人之過倍　公万
万者比肩立可不懼哉

嵩山竹林寺

西京嵩山法王寺相近皆大竹林彌望不極每

當僧齋時鍾聲隱隱出林表因目爲竹林寺或云五百大羅漢靈境也有僧從陝右來禮達磨道逢一僧　吾竹林之徒也一書欲達于典座但扣寺傍大木當有出應者僧受書　到其處深　茂竹無人可問試扣木焉一小行者出引以入行數百步得石橋度橋百步大刹金碧棄目知客來迎示以所持書知客曰渠適往梵天走齋少頃歸矣坐良久望空中僧百餘駕飛鶴乘師子或龍或鳳冉冉而下僧擎書授之且

乞掛搭堅不許復命前人引出尋舊路以還至石橋指　徑令獨去才數步反顧則峻壁千尋喬木參天了不知寺所在

陸仲舉

大觀中太學生陸仲舉因上書論事屏出學後復游京師夢神告云汝當發跡何不上書明夜再夢陸以嘗坐此謫殊不信乃遷舍避之是夜又夢猶未謂然走謁故人高伸尚書西歸資相見甚喜留之宿翌旦朝回謂曰天覺極惱人作　典令吾爲校證官陸曰此乃周官六典中一事耳何不便作六典而獨舉其一耶伸曰君好作一書言其事陸始思神言亟草書論之伸命楷書吏立謄寫以入遂得迪功郎時張天覺爲相

洛中怪獸

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獸髣髴如犬或如驢夜出晝隱民間訛言能抓人肌膚成瘡瘡一民夜坐簷下正見獸入其家揮杖痛擊之聲絶

而仆取燭視之乃幼女臥於地已死如是者不一明年而爲金虜所陷

翁起予

翁起予商友家於建安郭外去郡可十里上元之夕約鄰家二少年入城觀燈步月松徑行未及半遇村夫荷鉏而歌二少年悸甚不能前但欲宿道傍民舍翁扣其故一人曰適見青面鬼持刀來一人曰非也我見未鬚豹禪持木骨朶耳翁爲證其不然明旦方入城其說青面者不

疾而卒朱鬟者得疾還死于家翁獨無恙

胡大夫

常州人胡大夫爲信州守方交印廳事大梁迸有聲呼匠升屋相視將加整葺梁折廳摧壓死者數人不越數日胡疽發于背堂中湯爐内灰火無故飛揚遍滿一室巨蛇垂頭梁上吼吼作兒啼胡病三日而卒 右十事皆鄭人孫申元翰所錄

竈鼬小婦

常州宜興僧妙湍掌僧司文籍與其輩二人以

歲暮持簿書赴縣審核宿于廡下空室三僧同榻二僕在門外已滅燭就枕湍善鼓琴暗中搏拊不止二僧亦未交睫聞有敲窗者問之不對以爲小吏故作戲耳少焉一聲劃牕甚響僧起再明燈即升榻望窗紙破處有婦人小面正可櫺間良久入卓上立形體悉具僅高尺餘僧嗔兵刃戛擊其呼譟應和之聲全與世間惡少年僕不應密相與計此亦無足畏俟其至前則兩人執之一人啓門呼僕入五男子當一女鬼便可成擒也婦人稍下據倚坐已與常人等遂揭帳而登僧始聳然如體抉氷霜不暇施前策婦人忽趨而下自爲揜帳取鉢便溺水退至火邊大聲吼雷從地起物與燈皆不見湍琴猶在膝驚鼻定方復起共坐達旦明日告邑昏皆莫如何怪其室今爲吏舍云

韶州東驛

王行中 凡克中自撫州金谿攜僕卒十餘人往廣州省其父過韶州東境將入驛驛卒白此有所謂七聖者多爲往來之害不若詣旅邸安

靜無事行中以謂卒憚於供承故妄言恐我且吾一行不爲少止有物怪豈不能禦竟宿焉衆僕廳外三僕在堂夜且半内外諸門忽同時洞開燈燭陳列行中又疑爲盜杖劒瞻上須其入而殺之克中但蒙被坐誦楞嚴呪良久聞堂上兵刃戛擊其呼譟應和之聲全與世間惡少年所習技等行中窺于門見七男子被髮袒裼各持兩刀跳擲作戲始大懼徑登床伏于凡後衆鬼入堂盡挈箱篋出井帳亦制手去取行廚食物

啖嚼又竊窺之已斷三僕首并手足肝肺分挂四壁益駭怖不敢復開目漸亦昏睡俄鄰雞再唱寂不聞聲心稍定天明而起則籠帳之屬元不移故處三僕悉無恙略述所見頗同但不深記屠割時事其宿于外十輩亦有被此害者雖皆不死而神氣頓癡顏色枯悴蓋血液已失故也克中仕至肇慶通判行中爲廣西幹官而卒

海門鹽場

通州海門縣監鹽場劉某生一男夜睡驚啼父母往視見兒頭上有泥捻饅頭兩枚揮去之兒即愈它日復然自是常置坐側或與乳嫗介處則怪復至劉知祟所爲責之曰汝能爲怪胡不施吾大婦間但困嬰孩何也是夜故出宿外舍以驗之明旦起枕席及踢牀上凡列泥饅頭三十餘大小各異又衣服器皿之類多無故而失

官員性猛厲將執汝盡去之客會愈喧豗不可禁訪之無蹤婢妾良以爲苦一日守門者語老僕良久大夫君出謁宣仲獨守舍客經入室解索縛宣仲於案時羣僕悉出無救解者周生亦閉戶客忽自捨去登高橋語行人曰我適詣某店有也少頃門者見其出即隨逐之過墻角小廟

而隱劉具香酒詣其處禱曰自居官以來於事神之禮無所曠何乃造妖如此今與神約能悉改前事當召僧誦經辦水陸供以資冥福不然投偶像於海中焚祠伐樹二者唯所擇再拜而退才還家前後績失衣皿六十種宛然具存兒疾亦不作劉滿秩善去代者到郡郡守田世卿招飯席間話此事至暮更衣久不返遣官奴就視已仆地氣絶呼醫拯療中夕始甦既之官兩子併夭世卿聞彼大樹起孽命卒伐爲薪劉氏免其禍而代者當之爲可憐也

揚州醉人

建炎二年鄭人孫宣仲甫侍父大夫君恪如揚州舍於旅邸周官人者亦寓焉一客醉且往從外來踞肆邸內出穢惡語周指孫居室謂曰此官員性猛厲將執汝盡去之客愈喧豗不可禁良久大夫君出謁宣仲獨守舍客徑入室解索縛宣仲於案時羣僕悉出無救解者周生亦閉戶客忽自捨去登高橋語行人曰我適詣某店

遭孫大夫父子困辱無面目見人遂取腰間小佩刀刎喉下立死邏卒以告兵官亟逮捕孫周諸人至且將驗視死者俄而復蘇能言自索紙對狀云實以醉後狂言元未嘗爲孫氏所辱橋上云云亦不能記皆身之所爲他人無預也於是盡得釋其人旋踵竟死非生前一狀孫幾爲所累云

海門主簿

通州海門縣主簿攝尉事入海巡警爲巨潮所驚得心疾謂其妻曰汝年少又子弱柰歸計何妻訝其不祥簿曰有婦人立我傍求緋昔子宜即與妻縫緋紙製造焚之明日又言渠甚感激但云大一裾耳妻詣昨焚處檢視得於灰中未化也復爲製一衣簿時時說見人從竈突中下而居室相去遠目力不能到凡月餘預以死日告妻奄忽而隕官舍寓尼寺妻不勝懼倩兩尼伴宿才過靈幃前一尼遽升几坐作亡者語且命邀邑宰孫懋孫來與問答甚悉又數小吏某人之過乞筆之孫如其戒而諭以理曰君　不幸死亦命也眷眷如是何得超脫爲邀僧惠瑜說佛法經一日尼乃醒及喪歸又對衆附語令其妻欲嫁則嫁切不可作羞汙閨門戶事吾不恕汝人或疑小吏之故云

南豐主簿

閩人王某名不欲爲南豐主簿感官奴龍瑩遺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慤諫止之不肯聽終竊負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攜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盌內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弃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爲嫌汝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忿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縱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入非知其然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旦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之元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服與候兵通欲寘

藥毒主翁然後罄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滅等杖脊而已此可爲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謝花六

吉州太和民謝六以盜成家舉體雕青故人目爲花六自稱曰青師子凡爲盜數十發未嘗敗官司名捕者踵接然施施自如巡檢邑尉數員累共集近舍窮索之其黨康花七者家已豐餘欲洗心自新佯爲出探官軍密以告尉尉孫華

又激諭使必得遂斷其足來乃遣吏護致扣其平生自言精星禽遁甲每日演所得禽名視以藏匿如值畢月烏則以月夜隱於烏巢之下值房日兎則當晝訪兎蹊往來若與本禽遇則必敗家居大屋而多棲止高樹上是時與康一同行劫事既彰露課得當火猴乃往水濱猴獲所常游處忽一猴過焉甚悪之明日復得前課又明日亦如之而猴無足知必無脫理見康七來疑之欲引避爲甘言所啖又念相與爲盜十年不應遽賣我纔相近右足遂遭斫尚能跳行數十步得一草藥解止血定痛枝以裹斷處又行百步痛極乃仆今無所逃死也是年會赦亦以一支折得故歸今猶存雖不復出但爲羣盜之師鄉里苦之　右七事孫華說

孫五哥

鄭人孫愈王氏甥也年十八九歲時到外家與舅女眞眞者凭闌相視有嘉耦之約歸而念之會有來議昏對者母知其意云如眞眞足矣母愛之甚亟爲訪于凡凡言吾數壻皆官人而甥獨未仕若能取鄉薦當嫁以女愈本好讀書由此益自勤苦凡再試姑蘇輒不利女亦長大勢不可復留乃許嫁少保趙密之子愈省凡憩于

臨安因赴飲舅氏眞眞乘隙垂淚謂曰身已屬他人與子事不諧矣愈不復留即還崑山故居遇姪華於道邀同舟問之曰世俗所言相思病有之否我比日厭厭不聊賴腸皆製痛如寸截必以此死華宛轉尉解且誚之曰叔少年有慈親而無端戀著如此豈不爲姻黨所笑既至家館華于外舍愈宿母榻半夜走出呼華起曰恰寢未熟聞人呼五哥愈弟視之則眞眞也急下牀茫無所覩此何祥哉華留旬日過臨安適眞

眞成禮於趙氏次日合宴恍然見人立其旁驚曰五哥何以在此便得疾踰月乃瘳是時愈已病羸瘠骨立與母謁醫蘇城及門爲母言此病最忌噦逆及嘔血若證候一見定不可活語畢忽作惡吐鮮血數堆而死方女有所見之夕愈尚無恙豈非魂魄已逝乎後生妄想不識好惡此爲尤甚故書以戒云女今猶存

司命府丞

王筌字子眞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

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窨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慶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熙處士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峰石洞忽開眞誥所

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既而筌乃來受上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人與黃衣從者數百乘擁白寃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峰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頓視左右金庭玉室兩青衣童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曰帝已勑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尺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天下投道人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頃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其衣冠端坐而卒時建中靖國歲春秋財六十一

劉士彥

劉士彥自睦州通判替歸京師檝舟宿泗間遇乞人年可千七八目瑩脣朱光采可鑑異而問之對曰吾賣豆每粒千二百錢劉曰吾適乏錢只有所衣綿襖以奉償如何曰固可也容取豆以紙一幅於兩乳間捻摩之輒有黑豆數粒出一與劉擲其餘汁水中劉欲吞之曰未也又胃掖間復有菉豆數粒出亦其餘劉併吞二豆畢與所許衣笑而不取劉始病盡不能食即日食如初而益多後面色如丹但每歲一發渴必飲水數斗覺二豆在腹中如棗大乞人又約某年相見於淮西不知如何也

右二事見休集

蔣濟馬

乾道七年秋大饑江西湖南尤甚民多餒死入年春邵州遣吏蔣濟往衡山岳市朴硝等物造甲乘馬以行緣道踐人　田或以米飼馬二月二十七日至衡山境內櫟岡忽天色斗暗不辨人物雷聲大震良久　晴濟與馬皆仆地死矣邵州以事申轉運司轉運判官陳從古揭牓一路以示戒

阜衣髽婦

婺源士人汪生乾道六年春過常州宜興為周參政館客季冬之夕有婦人自外來通身昏早衣頂為兩髻貌絕美手捧漆拌拌中盛果饌別

用一銀杅貯酒徐步至前曰夫人以天寒夜長念先生孤坐令妾進酒汪且喜且疑謂夫人不應深夜遣美妾獨出豈非宅內好事者欲試我歟然服飾太古似非時世裝二者皆可疑不敢舉首亦不飲婦人曰此酒正爲先生設何所嫌言之再三汪遂飲猶未半婦人自取果恣食又浪嬉笑通綢繆之意汪始愧恐放酒走出良久復入爲一無所見明夜其來如初至于三汪不得已悉所見白周公公曰家間尋銀杅無處所方以責婢僕得非怪邪命遍索幽隱至酒室見古鐺甚朴杅杅皆在內周曰必此物也舉其腹視之乃唐乾封年造即碎之自此無所覩

汪說

沅州秀才

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者十數輩寺側某秀才善妖術能制其命凡僧出入必往告得賙施必中分不然且受禍雖雞犬亦不可容紹興三十年客僧旦過方解包會鄰村有死者急喚僧誦經入殮時寺衆盡出唯此客獨往得錢七百以還既而衆歸知是事相顧嗟愕至暮悉捨去客不悟也飢甚入厨取食畢自閉三門升佛殿坐佛脚下以袈裟蒙頭誦楞嚴呪夜過半迅雷一聲起霹靂繼之而窓櫺間月色如晝俄聞鈴鐸音若數壯大負巨欲上復下如是三四反又若失脚而墮遂無所聞天明出視得四紙人於階下旁一棺亦紙爲之漫揩於懷中少頃衆至見之驚爭問夜所覩具以本末告之且云彼人習邪法既不能害人當自被其害試共往檢索忠者體究其事云

王允老說

德清樹妖

宋安國爲浙西都監駐湖州其行天心法猶不廢德清民家爲祟擾邀宋至其居治不効更爲思挫辱宋忿怒謂近村道觀齋戒七日書符誦咒極其精專乃仗劍被髮入民居後大樹下禹步旋繞忽震雷從空起樹高數丈十圍從頂至根析爲兩又震數聲枝榦無巨細皆劈裂如

箕籌堆積蔽地怪遂掃跡

郭簽判女

湖州德清縣寶覺寺頃有郭簽判歿女柩於僧房出與人相接大爲妖害後既徙葬而物怪如初寺中扃此屋三間不敢居久之侍衛步軍遣將卒來近郊牧馬宗室子趙大詣寺假屋沽酒僧云無閑舍獨彼三間以鬼故不爲人所　然非所以處君也趙曰得之足矣吾自有以待之即日啓門通三室爲一正中設榻枕劒而卧夜

漏方上女已颯然出豔粧立於前趙曰汝何人何爲至此笑而不言問之再三皆不對趙遽起抱之頗窘畏爲欲去之狀俄頃間如煙霧而散懷中了無物自是帖然趙居之十餘年不復有所覩

鎮江酒庫

歐陽當世爲鎮江揔領所酒官以酒庫摧陋買民屋數區即其處撤而新之時長沙王先生赴召過鎮江其人精治菜醴甚不假符水呪祓蓋自能默覩歐陽遇之於府舍即具食以待扣之曰此地有鬼物乎曰有二鬼一以焚死一以縊死然皆畏君不敢出但一大蛇枉死不知其故當令君見其形左右聞者毛悚飯罷王語主人可視壁間視之蛇影大如椽長袤丈自東而西乃具詢主吏對曰一酒匠因丞酒墮火中一庫典以盜官錢自盡皆盡而不能記蛇事云

三事皆歐陽揔說此其文也

胡教授母

處州胡教授母年九十而終前兩日何人來與語使之告世人云大鼓不鳴溟水不流六月降霜蘆沉石浮聞陽寒泉高山一丘且言冥司處令人報世間公直爲上勿攘田土錢物見專治此等事更有數語傳者以爲不可載時乾道八年

何德揚說

戴世榮

武翼郎戴世榮建昌新城富室也所居甚壯麗紹興三十二年家忽生變怪每啓房門常見朽

枠殺饌羅列地上羣犬拱立于傍筵中時時火作燒衣物過半而筵不壞妻趙氏在寢覺牀側如人擊破瓦缶數枚者一室振動塵霧滃然尋即卧病或擲甎石器物從空而下門閫窗柱敲擊不暫停其音亦錚淙可愛驗擊處皆如繭栗痕歷歷可數醫者黃通理持藥至奪而覆之舍黃却走飛石搏其腦立死巫者湯決先跳躍作法爲二圓石中其踝匍匐而出僧志通持穢跡呪結壇作禮未竟遭濕沙數斗壅其頭項幾至不免親戚來問疾者慮有所傷敗皆面壁而行百種禳禬無少效趙氏以所受張天師法籙鋪帳頂裂而擲之地竟不起世榮足患小疽遭怪尤甚乃取魚網離地數尺徧布室中以避投石之害猶擲於網之下不已相近三二十里人家盆楪陶器無一存者皆不知所以失蓋其日夜所擊之物也世榮疾篤見異物立廷下馬首赤鬣長丈餘須臾首漸低大吼一聲拏空而去不數日疽潰而死家遂衰替世永雖富室子然鄉里稱善人殊不文測所以致怪也趙氏凡善筆說

京西田中蛇

河中府老兵胡德壯年往京西捕盜晝過村野遇大蛇於麥壠中昂首疾行麥爲之靡數卒挾槍刺殺之其長丈許分爲十餘臠各挈提以去德取其頭挂于槍行未遠村婦人望見搏膺迎哭曰誰令兒輕出以速死率家人共挽德至所居哀訴且買蛇頭瘞之又一客以端午日入農民家乞漿值其盡出刈麥方小立開屋側喀喀作聲趨而視則有蛇踞屋上垂頭簷間滴血于盆中客知必毒人者默自念五吾當爲人除害乃悉取血實其家鼈甕內詣鄰邸以須良久彼家長幼負麥歸皆渴困爭赴廚飲鼈汁客飯異復過其門則舉室死矣外舅爲河中教授日胡德爲閻者說此事

建昌井中魚

大觀戊子年七月五日建昌軍驛前大井水連日腥不可飲居民淺治之得一魚可三指大

鯽而眼上赤紋色如金頭有兩角細而堅
貯以巨桶并買楮鏹送于江至暮大風急雨吹
折大木無數皆疑以爲龍類云

王立燔鴨

中散大夫史志自建康通判蒲秩還臨安鹽橋
故居獨留虞候一人嘗與俱出市值賣燔鴨者
甚類舊庖卒王立虞候亦云無小異時立死一
年史在官日猶給錢與之葬矣恍忽間已拜于
前曰倉卒逢使主不暇書謁遂隨以歸且獻柈
中所餘一鴨史曰汝既非人安得白晝行帝城
中乎對曰自離本府即來此今臨安城中人以
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輩也或官負或僧或道士
或商販或倡女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還不殊
略不爲人害人自不能別耳史曰鴨豈眞物乎
曰亦買之於市日五隻天未明臠詣大作坊
釜竈爇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販
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以餬口但至夜則不
說既無屋可居多伏於屠肆肉按下往往爲大

三士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槩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君即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而弼槩如其言崇蹉跎恰九歲方復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爲至此崇話疇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法當得陞朝官以上柰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文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相者曰往來如織安能記省姑以君今日論之

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夭妻改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之凡歸須有以處妾遂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即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廷內以驗甚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扶淚而已蓋黃氏貲業微豐崇畏兒長大必謀分析故云狀如此宜其隕身絕祀也李弼仕至朝奉郎宗子博士翁槩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可謂造妙矣

陳通判女

興化陳子輝紹興戊午待南雄通判闕居鄉里當夏夜家人聚飲其妻顧長女使理樂樂聲失節怒而叱去之女不復出酒罷問所在得於後堂空室中對燈把針癡不省事挾與還臥床則已死氣雖絕而心微温醫巫拯療不效凡奄奄百二十日聞泉州有道士善持法招之而至先以法印印遍體乃召其魂云爲漳州大廟所錄後兩夕忽呻吟作聲至旦屈右足呼痛視之一指破流血正書稍能開目又明日始言外翁

我去女外家在漳州元未嘗識而說其舍宇不少差旦云外翁嫁我與大主作小妻受聘財金釵兩雙又臂纏一雙銀十笏錢千貫采帛不勝計豬羊各二十口酒數十缸我入王宮大人極相憐每日食飲必三人共坐又令訓諸小婢音樂留甚久外報家人來欲取我未欲歸王亦使逐去比兩日間又報或持官文書督取甚峻王發怒遣兵扞拒之使者將舉火焚宮通我身皆火焰王欲相近不復得屬吏曳我以出王索轎送我轎卒恐懼奔竄不得已獨行山路險确膂股俱疲過嶺下小石損我足仆地移時至今猶痛不堪忍自是神采如舊但每至陰雨則小腹必痛後以嫁迪功郎郭某卒酉歲成昏於南雄州

丁志五　三　皇

四眼狗

建陽黃德琬買一犬純黑而眉下兩點白如眼然因呼爲四眼居三歲田僕陳六來告曰宅中衆犬屢齧殺羊驗之而信家凡六犬命悉殺之勿令遺類以相教習五犬死獨四眼俠去過兩夕來夢於黃妻云官欲盡殺犬我實無罪平生不咬羊只在後門夜守賊願免一死妻言之於黃明日再究詰果不與同類混跡心欲貸之已復歸矣自是其宿後墻下又七年尚存

師逸來生債

建陽醫僧師逸好負債嘗從縣吏劉和借錢十千累取不肯償劉憤曰放爾來生債自是絶口不言後五歲逸死又　歲劉之母夢其來如平

丁志五　四　俞正

常俯而言曰昔欠録公錢十貫今日謹奉還遂去母覺而告劉此何祥也拂旦田僕來報昨三更白痒生犢

張一償債

建陽鄉民張一貸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與言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元數八百熊亦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来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坐啜茶乃去

覺而與妻說方竟一僕扣門曰牛生犢甚大急欲酒作福熊喜甚僅再旬犢不疾輒死鄰屠來就買熊需兩千屠笑曰是有何所直剥而盡貨豈不及此數但有蠻牛之名當先以酒及梧羹啖里正又以餉四鄰乃取其贏令唯有八百錢幸見付否則已耳解腰間囊擲于地正張生夢中所償處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吳輝妻妾

紹興甲子五月江浙閩所在大水崇安縣黃亭鎮人百餘家盡走登扣冰庵以避之門廊堂殿皆滿建陽人吳輝娶黃氏藍氏端午日妻歸寧正值水禍同一妾從父母棲于庵之鍾樓睡覺聞雞鳴則身乃在山上松林中莫知所以能至迨旦觀之蓋庵後山也妾亦在旁父母與家人皆不見凡來庵中千口其得生者十之一悉若虛空中有人送出者庵屋盡為水蕩去地面亦無復存

句容人

夷堅志 丁志卷五

死矣奔詣道旁舍扣戶告主人曰我欲還府有山下守尸者相從失足溝中似不可救幸為語諸人使視之舍翁燭火以往正見數輩驚遽馳走言失却死尸聞其報隨以前果得之復舁還室舉置繩縗中明日尉熊若訥始至蓋強虜附尸欲為厲馳卒亦危哉

荆山莊壑

秦氏當國時金陵田業甚富曰永寧莊者保義郎劉穩主之曰荆山莊者陳某主之紹興士申

劉因事過陳舍留宿晚如厠見群豬環　飲米爲豬所摩微露黃色扣之則銅也還訪於陳曰頃以瓦瘞或木槽飼豕屢爲所壞前歲耕夫獲此於上中　以米五斗得之質性堅重庶其可久劉曰我欲買往句容改鑄器玩可乎陳曰細事耳劉償絹兩匹命僕持歸磨治瑩潔光采粲然是歲齎租入詣秦府試以獻相君相君視之乃眞金也蓋漢時生金所製重二十四斤即奏諸　御府而厚以錢帛犒劉生

貟琦爲建康軍統領官日部有四人善盜畫解人衣夜探雞犬無虛日琦諭隊將戒之貸其前過日後勿復犯琦家養狗黑身而白足名爲銀蹄隨呼拜跪甚可愛忽失之捐牓募贖凡兩日餘老兵來報四偷方殺狗享食巫遣驗視狗已熟皮毛儼然琦命虞候涖埋又以灰印印地面使不可竊取窮究曲折果四人同謀二人用索胃之於東門外城下琦　責將官猶以已

物使勿深治將官取同謀者杖背五十正盜者鞭滿百旬日內受鞭者皆死一夕琦門內聞狗屙聲絕似銀蹄家人皆笑曰豈狗鬼乎呼之即應及啓門搖尾而入街人衣且拜且躍怳樂不勝名狀明日驗瘞處卽如初土亦不陷但穴中空空又疑向所殺者爲他人家畜復具載形色遍牓外閭許人識認亦無尋訪者始知其寃業所召云銀蹄再活十年方死

威懷廟神

建陽縣二十里間蓋竹村有威懷廟以靈應著陳秀公升之少年時家苦貧朋友勉以應鄉舉公雖行而心不樂過廟入謁祝盃筊曰某家貧今非費數千不可動亦無所從出敢以決於靈侯舉三投之皆陰也意愈不樂同塗者強挽以前既入城夢人白言蓋竹威惠侯來相見出延之其賓主禮神起謝曰公惠顧時吾適赴庵山宴集夫人不契勘誤發三陰筊公此舉即登科官至宰相矣公驚寤他日齎戒密往禱　得

卜如所占果拔鄉薦明年登甲科爲縣寧相

靈泉鬼魋

王田功撫幹建陽人居縣境之靈泉寺寺前有田田中有墩墩上巨木十餘株徑皆數尺藤蘿繞絡居民目爲鬼魋幽陰肅然亦有歲時享祀者王將伐爲薪呼田僕操斧皆不敢往王怒欲撻之不得已而行繞施數斧木中血流僕懼乃止還白爲王撻其爲首者二人曰只是老樹皮汁出安得血羣僕知不可免共買紙錢焚之被髮斫樹每下一斧即呼曰王撫幹使我斫竟空其林得薪三千束時紹興十三年也經月王瘍發於背自言見祟物既死祟猶不去衆爲別栽木其處以謝之今蔚然成林祟始息

魚病豆瘡

溧水尉黃德琬巡警至高淳鎮見漁人撐舟十數泊岸傍不施罟貌有愁色問其故對曰今歲黃顙魚遭疫皆患豆瘡數日以來無一魚可

黃命取驗之舉罟得數枚熟睨果病瘡正

人所苦無異或遍身或頭尾口眼聞云踰旬方平復然居人畏有毒不敢食也

石臼湖螭龍

溧水縣石臼固陽湖中淺處有官圩亘八十四里爲田千頃名曰永豐圩政和以來歷賜蔡韓秦三將相家紹興二十三年四月爲江水所壞朝廷下江東發四郡民三萬修築時秦氏當國州縣用命督工甚整次年四月十二日正晝忽有巨物浮宣江而下蹙浪敲川昂首游其間如

蛟螭之類而戴角村民老弱夾岸呼譟爭擕罔罟簺備循水旁捕魚邑尉黃德琬適董役見之問其人皆云螭龍也或一年或二年或三五年必一出其體涎沫甘腥故羣魚逐而啖食但掠岸時漁人所獲無百斤以下者是日此物穿舟陽湖而去至歲暮石臼湖氷合舟楫不通月望夜又一螭自湖中徙丹陽聲如震霆堅氷裂開一丈二尺餘鼓浪亦高氷破處經兩日不合乃知圩隄決潰蓋是獸所爲也

陳才輔

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蹶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嚞同招安群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爲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三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去則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脚倒垂梁閒大竹篾荐其手劒戟成林相近尺許垂一刀甚利至二更衆皆醉

丁志五　十三　俞正

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前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蔵兩手既釋稍扶援割截繫縛盡斷遂握刀趨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具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却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巷約一里聞彼處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窘顧路旁坎下窒竹蒙醫急藏其間而千炬齊發搜殆遍坎中亦下搶刀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劒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刀得錢買飯直趨泉州就其姊壻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舉以血汙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柰何使至此扛置邸中眞以爲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

丁志五　十四　俞正

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閒擕棍棒揮擊即死南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張琴童

張永年居京師時值暮冬大雪家人宴賞遣小蒼頭曰琴童者持糖蟹海錯餉三里間親戚家小兒輕捷不憚勞雪中往復三四反雙足受凍

色紫黑其母居門首見而念之呼入與湯使沐洗凍已極不知痛次頃八指悉墮盆中母視之皮肉血皆成氷爲湯所沃故相激而斷此卷皆說黃德琬

夷堅丁志卷第五

夷堅丁志卷六

夷堅丁志卷第六十四事

和州毛人

宣和中和州一老婦人推乃兩男大者二十六歲小者二十歲云在孕皆二十四月乃生遍體長黑毛有光采眼睛如點漆白處如碧雲脣朱如丹皆善相術嘗召赴京師賜金帛遣歸州通判黃達如邀問相大者曰可至大夫與州生大子其半得官黃呼長子出見問有官否搖其首問壽幾何曰將錢來數至四十四錢頃其弟曰是歷弟曰是即與之又相長女問有封邑否不對問壽得五十三錢相次女得二十七錢凡閱數人率如是而已初無多言是後二十餘年黃仕歷御史郎官至朝請大夫知徽州而卒六子三入官長子長女享年如所得錢之數次女以紹興甲子歲從其夫祝生赴衡山尉溺死於江恰二十七歲

王文卿相

建昌道士王文卿在政和宣和間不但以道術

顯其相人亦妙入神蔡京嘗延至家使子孫盡出見王皆唯唯而已獨呼一小兒謂曰異日能興崇道教者必爾也京最愛幼子再詢之王拊所呼兒背曰俟此兒橫金著紫當賴其力可復官京大不樂小兒者陳楠元承也母馮氏蔡之甥故因以出入蔡府紹興間諸蔡廢絶陳佐韓蘄王幕府王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歲在辛酉蔡京子孫見存者特叙官向所謂幼子者適來池陽料理陳爲之保奏陳行天心法食素眞黃冠耳

奢侈報

紹興二十三年鎮江一酒官愚騃成性無日不會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官家雖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奢多鬬靡務以豪侈勝人嘗令匠者造十卓嫌漆色小不佳持斧擊碎更造焉啖羊肉唯嚼汁棄吐其滓他皆類此統領官負琦從軍於彼每苦口諫之反遭訕辱後八年琦從太尉劉錡信叔來臨安謁貴人於漾泱坑邀至所寓餉　羊酒又與錢數十千使贖告身後不復見又有郭信　京師人父爲内諸司官獨此一子愛之甚篤遣從臨安蔡元忠先生學信自僦一齋好潔其衣服左顧右眄小不整即呼匠治之以練羅吳綾爲鞋襪微汗便弃去浣濯者不復着黃德珉以紹興已卯赴調適與之鄰每勸之曰君後生朱知世務錢財不易得君家雖富亦不宜枉費日復一日後來恐不能相繼耳信殊不謂然隆興甲申冬黃再入都因訪

親戚陳晟見信在焉為晟教幼子衣冠藍縷身寒欲顫月得千錢自言父巳死尚有田三百畝家貲數千緡盡為後母所擅一夕徑去不知所往素不識田疇所在無由尋索也黃輿數百錢捧謝而退

陳元輿

陳元輿軒侍郎建陽人元名某未第前夢經兩高門各有金書額右寺觀然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既覺即改名以嘉祐八年第二人登科履眞至右丞而陳但龍圖閣直學士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年守杭州日寄居達官盛怒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而此兵年餘七十法不應杖吾既聽贖而達官折簡來相誚不獲已復呼入其家人羅拜泣請曰若杖必死吾不聽亟命行決果死於杖下輿尸而出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追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其不登大位汝等宜戒之方陳憂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其後始以為執政蓋幽冥中已知之

高氏飢蟲

從政郎陳僕建陽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猫甚大極愛之常置于旁猫嬌呼則取魚肉和飯以飼建炎三年夏夜露坐納涼猫適叫命取麨脯自嚼而啖猫至于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于地喚燭照其物凝然頭尖匾類塌沙魚身如鰕殼長八寸漸大侔兩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鰍人皆莫能識為何物蓋聞脯香而出也高氏疾即愈

翁吉師

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趍向籍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為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當遠出無得輒與人問事治病翁家艱訢曰累世恃神力為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遍命天下

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日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絜祭禱擲珓百通訖不下至十一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却番王諸路神祇盡放遣矣即日靈響如初

陳墓杉木

建陽民陳普祖墓傍杉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十二房共以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約次日祠墓伐木是夜普夢白須翁數人云主

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黃察院作棟安得便伐普曰誰爲黃察院曰招賢里黃知府也普曰渠今居信州豈必來此翁曰汝若不信必生官災況我輩守護歷載雖欲賣必不成普覺而語其妻妻曰只爲此樹常遭孫姪怒罵切勿安言明日王一擔乃錢酒及鵝鴨來祀家冢罷與衆聚飲於普家飲畢人分錢千有八十尚餘四十錢普取之曰當以償我新直一婬姪素兇很奪而撒于地普怒歐之至折其足王一猶未去懼必興訟不復買木但從諸人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歐遂詣邑列訴初諸陳各有田三二十畝因是蕩焉或竄徙它縣後五年黃察院卒於信州其子德琥買棟未得訪求於故里有以陳杉來言去願鬻已久因校四十錢數房蕩析恐不能遽合爾試遣營之則三日之前在外者適還是時已成十六家各與千錢皆喜而來就竟仆以爲棟普方話昔年夢琥細視木理恰三百八十餘暈云

察院名達如

永寧壯牛

嶲氏建康永寧莊有牧童桀橫常騎巨牛縱食人禾麥民泣請不悛但時舉手加額訴于天地紹興二十四年三月中正食麥苗風雨雷電揔至牛及童俱震死同牧兒望見空中七八長人通身著青布衣於烈焰中提童去又一人挈牛升虛鑿其腦後一竅闊寸許舌出一尺火燎其毛無遺監莊劉穩命舁牛弃諸江民竊攬取剥食之劉詣尉訴尉諭勸之乃止

犬超薗緑袍人

崇安人彭盈納粟得將仕郎既受命詣妻家致謝其家養七八犬甚大且悪居深山間素無官人登門彭服緑袍拜妻母未竟羣犬不吠同時而出一犬先齧慢頭衆犬環搏之面皮耳鼻皆破裂轉于地家人驚迫以巨棒痛撃方退彭已困卧血中惛不能知人兩日而死犬吠所怪蓋真有之鍾士顯侍郎只一子蔭補入官往妻族講禮弊於犬其事正同

葉德孚

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爲汝歸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爲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鋌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挽我出勿得弃我我雖死必懇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

日富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昏宗室得將郎明年參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愷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詢前程俟過二十二日立秋別相訪當細爲君說葉大怒幾欲箠辱之同坐黄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即嘔血始以爲憂同行鄉僧來貨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陵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來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茅山道人

丙志所紀秦昌齡咎證事不甚詳的今得其始末復載於此紹興癸酉三月秦同其姪煒詣茅山觀鶴會邀溧水尉黄德琬訪劉養衣於黒虎洞林間席地飲酒遣小史呼能唱詞道人俄二十輩來迨夜步月行歌至清眞觀路口道

坐諸人各呈其伎忽空中如人歌四句黃尉能記其二云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秦正四十三歲矣大不樂歷扣二十人此誰所言皆曰元未嘗發口乃罷酒而遠遠九月果卒前一年達眞黃元道謂秦曰君有寃對切忌四三秦貎求解釋之術時幼兒弄磁甌爲戲黃取其一呵祝以授秦秦接之手內如火不覺撲于地黃復拾取歎息曰了不得回顧醫者湯三益曰君宜藏此物遇有急則傾例之得青丸則不可服

紅丸則可服後三年湯病傷寒甚篤試傾其甌得紅藥一顆服之即廖至今猶在

泉州楊客

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爲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錄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荅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還楊甚恐以七月某日　錢塘江下幸無不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劒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垛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楊目述前夢且曰度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酬神願餘携歸泉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賫沉香龍腦珠琲珍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楊顧語其僕不過燒得麁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黑煙直上屋即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爲燼燼燼矣遂自經於庫墻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棄葬云

僧化犬賦

陳茂秀才建陽人工爲文聚徒數十人於開福寺地藏院院僧德輔能誦孔雀經主持水陸戒律頗嚴陳之徒擾之已甚稍不副其欲浸潤於陳陳遂撰德輔白晝化犬賦播于外其隔聯云飢噬米糠幾度尋思於藥食冷眠苫帚這回拋

弃於僤床闔邑士民驚而來問四遠傳者皆以爲然輔不勝具疏告天地旦旦登鍾樓以額扣鍾一扣一拜日百拜乃止已而陳得疾瘡癤遍體不復能聚徒困悴以死衆謂口業招譴然僧之用心報復亦爲已甚矣

張翁殺蠶

乾道八年信州弋陽縣葉驟貴斤直百錢沙溪民張某育蠶再眠矣忽起牟利之意告其妻與子婦曰吾家見葉以飼蠶尚欠其半若如今價安得百千以買脫或不熟爲將柰何今宜悉舉箔投于江而采葉出售不唯百千錢可立得且徑快省事翁素伉暴妻不敢違陰與婦謀恐一旦殺蠶明年難得種乃留兩箕藏婦床下是夕適有竊桑者翁忿怒半夜持矛往伺之正見一人立樹間仰椿以矛洞其腹立墜地死歸語家人曰已刺殺一賊矣彼夜入爲盜雖殺之無罪妻矍然疑必其子趍視之果也即解裙自經于樹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復自經死獨餘婦一身燭火尋其夫乃見三尸大呼告鄰里具疏告天地旦旦登鍾樓以額扣鍾一扣一拜日百拜乃止已而陳得疾瘡癤遍體不復能聚徒困悴以死衆謂口業招譴然僧之用心報復亦爲已甚矣

里正至將執婦送官婦急脫一家無遺元未得一錢用也天報速哉此卷亦黃德珑說

夷堅丁志卷第七

戴樓門宅

顯謨閣直學士林邵年二十歲時赴省試入京師僦居戴樓門內所處極荒僻人多言彼宅凶怪以其僦直廉不問也數日後聞堂屋兩山小兒語聲喚僕登屋視之無所見次夕三鼓宿房內有盜至盡揭蓋覆衣衾去而門窻如初須臾一僕舉所卧薦席其下若新坎穴衣衾在焉又次夕陰晦中一物墜地聲甚太至曉乃花紋石段四五各長數尺里巷來觀有識者云此州橋花石也時方修橋往驗之信然遂徙出

林氏壻婢

林顯謨長女初嫁一武官夫婦對飲遣婢往堂後小圃摘菜少頃壻忽大叫仆地如中風狀至曉始蘇婢亦方還蓬頭垢面衣服皆沾汚疑其乘隙有他過詰之云初入圃放燈籠於側以小刀掘菜根方舉一窠有小兒長尺許自地踊出揮刀斫之應手成四五兒愈斫愈多羣衣而上遂爲所壓墜昏不醒及覺日已出正壻得疾之際壻自是感心疾死林　女後適中大夫任廱

王厚蘿蔔

王厚韶之長子位至節度使爲邊帥晚年歸京師一日家集菜棣內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棣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死幼弟寀字輔道宣和初爲兵部侍郎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殺之報

天台王蟾蜍

蔡州城西軍營中有廟曰天台山廟不知其義廟中有石高三尺石眼有水雖旱歲不涸嘗爲人發地測之愈深愈大不可窮極又有小白蟾蜍雪色而朱目常在水中或至人家則爲吉兆朱魯公丞相　勝非　郡人也崇寧四年春得之於所居堂戶限下以淨器覆之周圍封誌甚密祝之曰若果通靈當自歸廟至暮舉器無見矣徑

往廟訪視乃在水中是歲朱公登第

濟州逆馬

政和初濟州村民家馬生駒七日大與母等額上一目中有二睛鼻吻如龍吻邊與蹄上斑文如虎色正赤兩膊皆起肉焰一夕食其母皮骨無遺逸出田間民慮其爲患集數十人追殺之近邸畫工圖其形以示人蓋獸中梟獍也

南京龜

靖康元年閏月北虜犯南京合圍方急有穹龜見中大如車輪高三尺骨尾九條甲色黃如蠟每甲刻一字可辨者八云郭貢放生千秋萬歲節不可讀目光射人頸鱗如錢顧視殊不凡留守朱魯公命置于城隍廟郡人爭往觀公畏其惑衆乃言龜不食豈思水耶投之南湖不復出繼又雷萬春廟有大赤蛇蟠香爐中累日不動但時或舉首人莫敢近公作文祭焉且言賊犯城不施陰助乃出異物以怖人何也即日蛇亡凡受敵踰半年竟不能陷

東國大夫

張邦昌爲中書舍人使高麗至明州謁東海廟夜夢神告曰他日至中書侍郎但不可爲東國大夫後數年當宣和末果有鳳池之拜靖康元年正月九日圍城中拜少宰出質於虜營挾以歸燕山明年都城失守虜脅立爲楚帝遂坐誅

朱勝私印

朱丞相留守南京虜寇來攻方修守備夜巡城至南門見壕外光照地囘然如燭遣人視之無物也謹識其處旦而掘之得一銅印大徑寸古篆四字曰朱勝私印銅色深緑製作甚精朱公名勝非而印曰朱勝私亦異矣（右八事皆見朱丞相秀水閒居錄）

乾道八年子仲兄留守建康亦發土得印徑寸七分其文十二字曰西道行營水陸諸軍都虞候印欲考其何時而未暇也

大渾王

聞人與祖字餘慶秀州人博學有文采甥伉豪

不拘小節居於近郊自稱東郊耕民爲州
與學諭妻虞友善紹興丁卯夏虞以疾卒秋
九月興祖夢一客來訪其居緋袍跨馬導從甚
盛諦視乃虞也謂興祖曰幸當與君聯事呼後
使升曰此馬頃刻千里俛仰間身已據鞍遂
交轡而行夾道列炬如畫行數里火光浸微至
大官府中有殿南向垂簾簾內燈燭明滅廷下
吏卒或坐或臥見二騎至不爲起二人轉而東
復少北有聽事對設兩榻執事者鞫躬聲喏廬
揖就坐曰此君治所也俄一小兒自屏間出挽
其衣虞曰君且歸徐當相迎興祖方擾攘蹙然而
寤明日偏告常所來往者疑爲不祥未幾因出
謂過妻氏之門毛骨凜然俱竦即得疾扶歸家
信宿而卒卒後其表弟陳振夢見之與語如平
生振曰聞兄爲冥吏信否興祖唯唯振又曰人
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
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
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
曰吾失言吾失言號慟而去振驚寤尚依約
其哭聲云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
侍郎之孫楊卓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
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户不得志婦尤鬱
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時陵若此時節
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
次子士騾妻吳氏王荊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

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爲奇貨即補張實
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陵
遲處斬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法安
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
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矍然不謂至此騾與兩
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騾見婦人被血蹲屏
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
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
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

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興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巴有行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鄱王女及吳氏俱至八十

湯史二相

縉雲湯丞相四明史丞相紹興十五年乙丑俱在臨安湯公以政和令赴詞科史公以進士赴省試同詣韓惴問命惴時方葺所居僅留一席地每客來立談即逝及二公至各言甲子惴呼小女設倚延坐置茶咨歎良久拱手曰二公皆宰相即日耳奢矣皆不敢自謂然是年並擢第湯公由館閣翰苑登樞府以丁丑歲拜相史公方爲大學博士常語人曰韓惴言湯公信神驗何獨至於我而失之今之相望真天冠地屨也庚辰之冬湯公自左揆免歸史公正直講

建邸用擧附恩亟遷癸未春拜相

荆山客邸

韓洙者沼州人流離南來寓家信州弋陽縣大郴村獨往縣東二十里地名荆山開酒肆及客邸乾道七年季冬南方擧人赴省試來往甚盛瓊州黎秀才宿其邸旦而行遺小布囊於房店僕持白洙洙曰謹守之俟來取時審細分付黎生行至丁頭巖既一驛矣始覺亟回韓庄徑趨卧室內翻揭席薦無所見而出面色如墨目瞠口呀不復能言洙曰豈非有遺忘物乎愀然曰家在海外相去五千里僅有少物以給道費一夕失之必死於道路不歸骨矣洙笑曰爲君政得不必憂命僕取以還封記如初解視之凡爲銀四十四兩金五兩又金釵一雙黎奉銀五兩致謝拒不受黎感泣而去明年游士范萬頃詢知其事題詩壁間曰囊金遺失正茫然逆旅仁心盡付還從此弋陽添故事不教陰德擅燕山又跋云世間嗜利爲小人之行者比比皆是聞

韓子之風得無愧乎洙今見存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而十四貫坐謫爲王氏驢面黯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即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早從南董門入一驟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門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元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録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廷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

嗟異良久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詩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壯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華陰小廳子

宣和間陝西某郡守赴官食於道上驛舍一道人從外直入閣者諭使去不肯聽家人望見亦怒　遣逐之獨郡守延問其故但云尊官過華陰時若見小廳子幸留意他無所言也語畢徑出守欲扣其曲折使追之不可及泊入闕浮舟沂渭晚泊矣從吏白有小史持刺稱華陰小廳子欲參謁推以非時則曰有一事將語使君然善祇役於邑中來日朔旦不可脫身故乘休假馳至此此去邑尚百里也守憶道人語命呼登舟則又曰所言絶祕不願傍近聞之必移泊北岸乃可守又從之舟人謂繫纜已定無故而北豈非姦　設計乎北又非安穩處不得已而行迨至北岸其人杳不來盡室怨悔業已爾無可

奈何夜未半失風忽起如山頹泉決之聲魚龍悲吟波浪濺激挫兀不得寐兢憂達曉望南岸既崩摧數仞客舟元同憩宿者淪溺無餘及到縣訪求此吏蓋未嘗有也一家免葬魚腹異哉

武昌州宅

劉亞夫爲武昌守始入州宅望堂上若有人及升堂正見婦人在門扇內立垂雙足于外親往視之蓋新被刖者履襪皆鮮潔不見上體立而不什劉疑以爲姦人所爲陰察中外寂無聲跡

凡停留兩日乃命埋藏之竟不測其異 孫革說

大庾疑訟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淫通乘節出氷挈三歲兒奔之節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乃弃草間縣手力李三者適以事到彼見兒宛轉地上心不忍抱之歸家人皆喜節還舍失妻子求訪備至李三居數里間正挾兒爲戲而節來即告其鄰共捕執送縣窮鞫甚苦李誣服云家無子故殺黃之妻沉尸于江而竊兒以歸今

既成擒甘就死不悔獄成且詣郡正械立廷下陰雲忽興雷電皆至季杻械自解脫兀兀如癡稍定則惟吏已死背有朱書字似言獄冤諸吏二十輩皆失巾邑令亦怖慴良久呼問李所見但云眼界漆黑不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帳中耳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淫夫終不獲時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并此兒至今無恙

夷堅丁志卷第八十四事

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值歲暮不盤桓（語謂生肆賣術爲游市爲盤術）正旦日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可愛因相携登隴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滑足李不覺隕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膚不小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即觸石壁循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方爛熳雖飢渴又攻而花與水皆不可及已而明甚前過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門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絶了不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誦經聲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所覩俄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寺憩于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我一梧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滁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曰也李曰吾已墜七日財如一晝耳增率衆挾兵刃邀李尋故蹊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遠颺陽訪舊館到已暮夜和尸主人問爲誰以姓名對舉室唾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戶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事或誚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乎且雙石洞門安知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之何益李有子今在臨川（陳鈁說之大川）

雷擊王四

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于官每爲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與之曰以是爲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於旁舍雨止而出

聞惡子已震死趨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脅下皮
內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携已失矣

南豐雷媪

南豐縣押録黃伸家因大雨墜雷媪于廷擾擾
東西蒼黃失措髮茁然赤色甚短雨足但三指
大略皆如人形良久雲氣斗暗震電閃爍遂去
不見

泥中人跡

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居民聞空中數百人同
聲大笑明旦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其旁泥内
印巨人跡絶偉膏膞痕入地尺餘足長二尺闊
稱之疑神物盡力拔樹遇滑而蹙故衆共笑之
云

宜黃人相船

宜黃人多能相船但父子相傳眼訣而無所謂
占書之類乾道五年縣民莫寅造大艦成以大
錢邀善術者視之曰此爲雌船而體得雄一板
如矛鞚爲居中其相既成在法當凶官事且起
災于主翁寅欲改更之曰禍福已定不可爲也
寅持錢三百萬將買鹽淮東適州儒船載上供
錢拘以往至大孤山下桅檣爲風所折倉卒無
可買伐岸傍杉爲之人或言此神樹不暇恤是
夕滿船聞奇響震厲莫測所以然既過丹陽盜
夜入船諦觀之若甲士數十輩往來者寅家藏
古刀累世矣近年遇夜後光采發見訝其異取
以自隨乃攜此力徑趨前問值一人熟睡手横
腹上奮刀連斫之斷其右臂救至得不死蓋部

綱官劉尉也初劉生以寅解事有膽故處其舟
中元未嘗有纖介之隙寅殊不知覺遂就擒鞫
于鎮江獄府官欲論以死而劉尉持不肯曰固
他生宿冤耳非今世事吾幸存餘生何必處以
極典遂用疑獄奏讞得減死黥隸邵武軍

頰瘤巨虱

臨川人有瘤生頰間痒不復可忍每以火烘炙
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眞
虱瘤也當剖而出之取油紙圍項上然後施砭

瘤才破小虱通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乃與頰了不相干略無瘢痕但瘤所障處正白爾

胡道士

胡五者宜黃細民每鄉社聚戲作矸鼓時則爲道士故自爲胡道士以煮螺師爲業必先揭其甲然後剪之及肚病自舉右手一指曰一螺在此遂以針剔去其瓜流血披掌呼叫稱痛少焉又剔其次者至并足甲皆盡乃死

趙監廟

建昌寄居趙監廟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則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一枚以長鐵管插入其肉間少頃血凝滿管中乃服鹿日受此苦血盡而死趙果膚革充盛健飲啖而所服既多矣晚得疾遍體生異瘡陷肉成竅痒無以喻必以竹管立瘡中注沸湯灌之痒方息終日不暫寧兩月而卒

亂漢道人

乙志所載陽大明遇人呵石成柴金事予於起居注得之今又得南康尉陳世材所記微有不同而甚詳故復書於此大明者南康縣程龍里士人父喪廬慕次其明年歲在壬戌乙志作七癸亥月七日晨興有道人從山下來陽時與學童三四人處一僕執炊荒山寂寞左右前後十里間絶無人居扳緣蘿蔓乃得到正無可與語見客來喜而迎之坐客曰子心月當有厄服吾藥可免取薯間小瓢出藥一粒令以水吞且曰吾有

求於子其許我乎曰何求客指架上布衫曰以此見與陽欲許而頗疑其僞未即與請至再不得已付之客捲納瓢中瓢口倦容指陽雖怪咤然默念豈幻我歟既而言吾豈貪真欲衫聊相試耳便能見贈爲可嘉也探瓢出還之索椀水實藥未一撮撥旋久之成紅丸如彈揖陽曰能服此否陽曰身幸無病不願服客即自吞之徐徐語曰子久此當窘用吾有遺於子呼學童掬塊土大如拳握而噓之者三顧陽曰意吾手中何

物曰不知也置諸几則爛然金一塊歷歷有
指痕曰可收此　晨昏之費蓋陽母尚存陽
方知爲異人尚疑　財利嘗試我拒弗受客
笑擲之地引脚蹴之遂成頑石起辭去留與飲
不可漫指壁間詩謂曰此皆諸公見寄者願得
先生一篇如何客曰子欲詩可矣取案上禿筆
就地拂數四蘸桉水中大書于壁略無丹墨之
跡殊不可辨既送之下山回視已若淡紫色其
詩云陽君眞確士孝行洞穹曠皇上憐其艱七

夕遣回往返巡樂頑石遺子爲饋孝子既不我
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
首鼠記青雲看反掌前題亂漢道人四字字徑
四寸許俄又加赤色正如赤土所書明日遍詢
村民皆莫見所謂道人者鄉之士共以告縣縣
告郡郡聞於朝賜束帛後五年世材自福州來
爲尉親見陽談始末如此訪程龍之廬　屋
頹他詩悉剝落獨道人者洒然如新詩中云
回往疑必呂洞賓云陽廬父墓終喪母繼亡亦

吳僧伽

吳僧伽顏川信豐縣僧文本姓吳落髮出游
結庵於贛縣屺嶺久而去之客雲都淨寺之僧
伽院事遂主院事故因目為吾僧伽佯狂市廛
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以扣之曰趙家天子
趙家王不曉其意逢善人塗輒拱揖致敬貪

暴不仁者率抵以狗亂不少屈惡少年不樂至
羣輩譟逐之嘗走避于某家園竹中疾呼求救
且拊其竹曰大大竹林成掃帚不旬洟萬竹悉
枯此家固一凶族自是褰替寺後竹叢一竿最
巨忽夜半造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連夕如
是他僧爲之廢寢怒而伐之既而紫芝徑尺生
槃上邑民曾德黍老無子與妻議飯吳以祈未
及召旦而排闥來曾大驚謹饋之食將去曰當
何爲報唯有二珠而已果連生二子縣市舊集

于南洲而　外但曠野　過門必言曰錢將
乎嘗矣反洲沒於水市遂徙于邑門之陽嘗求
菜于民婦戒使多爲具婦　夫歸怒其妄費
吳至乞醯生啖之若欲輟而　食者再三婦曰
食飽則已何必盡曰欲免汝夫婦責言耳民駭
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慶巖定應師
師曰雩川自有佛禮我何爲孫曰佛爲誰曰吾
法弟僧伽也爲吾持一扇寄之舟檝岸吳已至
後結銜具所授官何公思之廷試所取無慮五
百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也及唱第果魁多士

本物而去由是狂名日減多擁爲生佛一夕遍
詣同寺諸刹門鋪坐其作禮曰珍重珍重皆寂
無應者中夕趺坐而逝時太中祥符己酉六月
六日也是日邑大商在蜀遇之於河梁問吳僧
何往痾僂急趍曰火幹火幹商歸乃知其亡其
士也異香滿室數日不變僉議勿火化而塋其
全體事之元豐乙丑冬一僧來郡城訪桂安雅
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爲何人曰雩都妙淨寺明
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踰閾遂不見後乃審

其故云明覺即僧伽也眞身至今存

何丞相

何文縝丞相初自仙井來京師過梓潼欲謁張
王廟而忘之行十里始覺亟下馬還望默禱再
拜是夕夢入廟廷神坐簾中投文書一軸于外
發視之全類世間告命亦有詞語覺而記其三
旬云朕臨軒策士得十人者今汝褒然爲舉首
後結銜具所授官何公思之廷試所取無慮五
百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也及唱第果魁多士

第一甲元放九人既而傳崧卿以省元升甲遂足十數蓋夢中指言第一甲也所得官正同葉石林書此

鼎州汲婦

鼎州開元寺多寓客數客同坐寺門見婦人汲水一客善幻術戲惱之即挈水不動不知彼婦蓋自能幻也顧而言曰諸君勿相戲客不對有頃曰若是須校法乃可攔其擔化爲小蛇客探懷取塊粉急畫地作二十餘圈而立其中蛇至

不能入婦人含水噀之稍大於前又狺言官人莫相戲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噀水叱之遂大如椽徑躡中圈將向客婦又相喻止客猶不聽蛇即從其足纏繞至項不可解路人聚觀且數百同寺者欲走訴于官婦笑曰無傷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擔耳笑謂客曰汝術未盡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悔謝因隨詣其家爲弟子云

瑞雲雀

邵武軍泰寧瑞雲院主僧顯用之師普聞乾六年十一月一十八日巡堂殿梵香至羅漢像前方瞻禮次一雀飛鳴盤旋欽翼立爐上歷一時久凝駐不動視之已化矣鄉人接跡來觀了不傾側正與像相對顯用具白縣縣宰趙善扛書偈于紙尾曰日日飛鳴宣妙旨幻華起滅復何疑可憐多少風塵客去去來來只自欺寺僧圖其狀刻石今經數年雀羽毛不摧落儼然如生遠近起敬者不絕于甲志所載鼠壞經事亦此寺也紹興初宗本住泰寧之丹霞亦有雀化

異 顯用持來 刻本

夷堅丁志卷第九十二事

太原意娘

京師人楊從善陷虜在雲中以幹如　山　于酒樓見壁間留題自稱太原意娘又有小詞皆尋憶良人之語認其姓名字畫蓋表兄　厚妻王氏也自亂離睽隔不復相聞細驗所書墨尚濕問酒家人曰恰數婦女來共飲其中一人索筆而書去猶未遠楊便起追躡及之數人同行其一衣紫佩金馬盂以帛擁填見楊愕然不

敢公招喚時時舉目使相從逮夜衆散引楊到大宅門外立語曰頃與良人避地至淮泗爲虜所掠其酋撒八太尉者欲相逼我義不受辱引刀自剄不殊大酋之妻韓國夫人聞而憐我亟命救療且以自隨蒼黃別良人不知安往似聞在江　爲官每念念不能釋此韓國宅也適與女伴出游因感而書　謂叔　間願再訪我儻得良人音息幸見報楊恐宅　人出不敢久留連悵然告別雖眷眷于懷未欲復往它日但之酒樓瞻玩墨蹟忽睹別壁新題字并七一詞正所謂韓師厚也驚扣此爲誰酒家曰南朝遣使通和在館有四五人來買酒此蓋其所書時　禁未立奉使官屬尚得與外人相往來楊急謂館果見韓把手悲喜爲言意娘所在韓駭曰　遭掠時親見其自刎死那得生楊固執前說邀與俱至向一宅則閒無人居荒草如織逢墻外打線媪試告爲媪曰意娘實在此然非生者昨韓國夫人閔其節義爲火骨以來韓

國亡因隨葬井此遂指示空處二人踰垣入恍然見從廡下趨室中皆驚懼然業已至即隨之乃韓國影堂傍繪意娘像衣貌悉襲所見韓悲痛還館具酒殽作文祭酹欲挈遺燼歸拜而祝曰願往不願往當以影響相告良久出現曰勞君愛念孤冤寓此豈不願有歸然從君而南得常常善視我庶慰冥漠君如更娶妻不復我顧則不若不南之愈也韓感泣誓不再娶於是竊發裹骨歸至建康備禮卜葬每旬日輒往臨

後數年韓無以爲家竟有所娶而於故妻墓稍
益踈夢其來怨恚甚切曰我在彼甚安君強攜乃
我今正違誓言不忍獨寂寞須屈君同此況味
韓愧怖得病知不可免不數日卒

許道壽

許道壽者本建康道士後還爲民居臨安太廟
前以鬻香爲業做廣州造龍涎諸香雖沉麝箋
檀亦太半作僞其母寡居久忽如妊娠一産二
物身成小兒形而頭一爲猫一爲鴉惡而殺之

數日間母子皆死時隆興元年

滕明之

臨安人滕明之初爲諸司吏坐事失職無以養
妻子乃爲人管幹官爵差遣規取其贏且好把
持人語言短長求取無度識者畏而惡之紹興
丁卯之秋告其妻曰吾適夢至望仙橋入馬胎
中驚怛而寤此何祥也即得疾死死之夕家人
皆聞馬嘶聲妻後亦流爲倡云

西池游

宣和中京師西池春游內酒庫吏周欽倚仙橋
欄檻投餅餌以飼魚魚去來游泳觀者雜沓良
久皆散唯一婦人留引周裾與言視之蓋舊鄰
賣藥駱生妻也自徙居後聲迹不相聞見之喜
甚問良人安在顧額曰向與子鄰時彼謂我私
子子既徙去猶屢筆辱我我不能堪與之決絕
今寓食阿姨家聞子已喪偶思欲遺媒妁言議
而未及不料獲相逢於此周愈喜即邀入酒肆
草草成約納爲妻踰數月因出城回買飯于市

駱生適自樂笈過門周以娶其出婦之故羞見
之掩面欲避駱遽入相揖周勉與語且詢其室
家駱傷惋曰首春病疫死矣吾如失左右手悲
念之不忘遂泣下周寬譬使去殊大驚又疑駱
諱前事而爲之說立詣舊　訪鄰里皆言駱妻
死明白曰吾屬皆送葬者也周益自失懼不敢
還家又不知所爲縱飲酒壚醉就睡迨夜乃出
信步行茫無所之值當道臥者絆而仆沾濕滿
身復起行財數十步聞連呼殺人邏卒躡尋見

周意狀蒼忙而汚血被體共執送官具說蹤跡如此竟不能自明涼死於獄而真盜逸至京東以他過敗獲具言都城殺人事移牒開封剖周既死矣可謂奇禍也其子子明亦坐惡逆誅

舒懋育鰍鱓

臨安浙江人舒懋以賣魚飯爲業多育鰍鱓墓器中旋殺旋熬一日發壑失所蓄遍尋之乃悉緣著屋壁纍纍欲上而無所届繚繞蚪結可畏懋甚懼取投諸江誓不復殺而易爲蔬饌經數

月所入殊薄不足以贍家乃如其故俄又失二物所在因汲水見窓蟘　不暇顧省拾取而烹之時乾道五年春也及秋疫作盡室皆死懋獨不然但遍身生瘡每瘡輒有鰍鱓頭喙突出痛楚特甚後一月乃死

陳媳婦

宣和四年京師鬻果小民子夜遇婦人艷粧秀色來與語邀至一處相與燕狎頗得衣物之贈是夜夜見之所獲益多民服飾驟鮮華而容

日　醫巫不能愈有禁衛典首劉某持齋戒不食但啖乳香飲水能制鬼物都人謂之喫香劉太保民父母偕往貌祈劉呼視其子曰此物乃爲怪耶吾久疑其必作孽今果爾即共造產科醫者陳媳婦家陳之門刻木爲婦人飾以衣服冠珥稍故暗則加采繪而更新其衣自父祖以來有之不記歲月矣劉揭其首纂令民子視之則宛然夜所兒者乃就其家設壇位步罡作法舉火四十九炬焚之怪遂絶

河東鄭屠

臨安豬但一大屠爲之長每五鼓擊殺于作坊須割裂既竟然後衆屠兒分挈以去獨河東人鄭六十者自置肆殺之嘗　內於案鉤上用力頗銳鉤尖利甚傷其掌刃透手背痛逾月方愈又臨竈燖豬恍若有物挽捽入大釜中妻子急　之半身煮爛死矣

張顏承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宮人自脫冠巾引頸觸

欄柱不已觀者環視恍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
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滿冥仆于地徼巡卒共
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曰我張顏承節
也往某坊內幸爲傚人舁歸既至家逐大委頓
頭顱腫潰如盎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扣
其端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猛爬
搔則又腫潰才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
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
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冰監杜令史施

惡瘡藥絶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諸彼庶見證
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爲導亟訪之杜生屏人曰
頗憶前年中秋夜僕所在乎曰志之矣杜曰吾能
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
樣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
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
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柱斧擲之中額僕回舟
待彼肯捨與否有司固不可得而強無用藥爲
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
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

滅其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瀝漉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即隕墜于下頭縮入項間而死

龍澤陳永年

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凡三人震死於一室初澤父全既死澤妹鐵師居曰龜池爲娼其母但處女家遇子受俸米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頗厭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亦相與罵侮以乞婆目之故獲此譴同時有嚴州人陳永年同其兄開銀鋪于臨安市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母恚悶仆絶久追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卧是夕永年亦遭震厄

錢塘潮

錢塘江潮八月十八日最大天下偉觀也臨安民俗太半出觀紹興十年秋前二夕江上居民或聞空中語曰今年當死于橋者數百皆出不孝之人其間有名而未至者當分遣促之不預此籍則斥去又聞應者甚衆民怪駭不敢言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橋且折旦而告其鄰數家所夢皆略同相與危懼比朝將至橋上人已滿得夢者從傍伺之遇親識立于上者密勸之使下咸以爲妖妄不聽須臾潮至奔洶異常驚濤激岸橋震壞入水凡壓溺而死數百人既而死者家來號泣收歛道路指言其人盡平日不逞輩也乃知神明罰惡假手致誅非偶然爾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爲僞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友曰庠庠士賴于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告之賞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五百貫可見還李忽怒曰安有是吾寧死耳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爲李言極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

藩穽中柰何可較曲直身與貨孰多且敗大事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爲庠游詭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應曰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絳劉曰我亦欲到彼偕行可乎即同塗過河中府少憩於河灘兩人各携一擔僕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荅之劉曰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我亦宋遺民不幸淪沒僞朝廷每遣人探事多采道聽土常恨無以自効

塗說不得實幸有誠慤如李三者吾曹當出力助成之奈何反挾持以取貨庠諱曰是固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其詳吾與汝無怨惡但恐南方士大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傷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投尸于河并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乃告之故李欲奉半直以謝劉笑曰我豈殺人以規利乎長揖而別李南還訛此而失劉之名焉可惜也

要二逆報

姑蘇村民要二以漁爲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墮于地死焉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爲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久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饋能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襆被登舟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持斧立母前怒目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不愛柰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爲民舊斧將及母母分必死久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死于野遍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也民之家遂絶此卷忠翊

夷堅丁志卷第十十三事

鄧城巫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又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贍力足以振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飽君二萬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一錢不可得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汚攪雜糝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痊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爲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甚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爲一巫所困今酒甕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迹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　止人言凡爲此法以敗五穀者

獲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爲拜章上懇其家方忽恚迫切趣營醮筵道士伏廷下踰數刻始起曰

王帝有勑百日內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是巫日覺踝間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新所係搖搖才一縷稍爲物掛觸則痛徹心膂不復可履地子孫織竹爲簀舁以行丐飲食屎溲雜簀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胡少汲尚書宰邑尚見之

其子栝說

徐樓臺

當塗外科醫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瘇者嘗獲鄉貢樓臺標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益工其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蠭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平常笑語精神殊不衰減唯卧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痒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瘉是夜用

衆客環視徐以鍼刺其瘡撚紙長五寸許如錢
緡大點藥插竅中江隨呼好痛連聲漸高徐曰
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膿才潰痛當立
定江之子源怒毆不肯與曰元約不爲少今夕
無事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
在旁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
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云血液交湧如泉呼
聲浸低徐方詫爲痛定家人視之蓋已斃膿出
猶不止不一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絶聲但云舜
明莫打我我固不是汝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
乃死二子隨母改嫁其家醫遂絶

符助教

宣城符裏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亡
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
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爲人療疾將辭歸自詣市
買果實正坐肆中一黃衣卒忽至前瞠曰汝是
符助教那陰司喚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
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爲所追人姓名也符
曰使者肯見容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
以七日爲期遂不見滿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
去及還至鎮岸臨欲登黃衣已立津步上舉所
執藤棒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黃衣曰汝元來也
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盆凡呼譽七晝夜
乃死

水陽陸醫

宣城管內水陽村醫陸陽字義若以技稱建炎
中北人朱莘老編脩避亂南下挈家居船間其
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爲言吾平生氣血劣弱
不堪服凉劑今雖心躁元不作渴蓋因避寇驚
憂失飢所致切不可據外證投我以凉藥編脩
嗜酒得渴疾每王藥必以凉爲上不必與渠議
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爲藥直君但買好藥見
欲君知我虛實故丁寧相語陸診脉認爲傷寒
陽證煮小茇胡湯以來婦人曰香氣類茇胡君
宜審細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幸寧心飲之婦
人又申言甚切陸竟不變才下咽吐瀉交作婦

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
而絶後數年溧水高淳鎮李氏子病瘵來召之
用功數日未効出從倡家飲而索錢并酒饌於
李氏李之兄怒叱不　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
數十粒病者云藥在鬲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
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
忍自床顫悸隆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沙皆
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紹興九年陸暴
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
也旬日而死

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上
客邸既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
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
稱秦姓名投盃珓以請前設大鑊煎膏油正沸
秦悸栗不知所爲屢告其僕李福欲爲自盡計
夜將四鼓壯夫者連檮不獲遂覆油于地而去
明旦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程未可量不然
吾輩當悉坐獄乃　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
或二年或五年輒捕人漬諸油中烹以祭鬼其
鬼曰獰瞪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垂死而
脫吁其危哉顧邸中衆客各各率錢爲獻秦始憶
自過宿州即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
行至上牐頗自喜約同舍出卜逢黥面道人揖乃
小籃揖秦曰積金　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
得誤　了路却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
一塊授之曰他日却相見同舍讙曰此無望之
物不宜獨享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
令視金反覆咨玩不澤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
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
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
鬻以製酒杯茶湯匕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
此三十年無病若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臥疾
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果越月而亡積金

峰在茅山元符宮云

建康頭陀

初陳康學校方盛有頭陁道人之學至
望齋前再三瞻視不去齋中錢范二秀才詰之
曰道人何爲者對曰異事異事八坐貴人都
一屋鬧了兩府宣如許多便没興不卿溜厓也
是從官有秦秀才者衆目爲秦長脚范素薄之
乃指謂曰這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容曰君勿浪
言他時生死都在其手蒲坐大笑客瞠曰諸君
莫笑揔不及此公時同舍生中人唯邢之綷者
最負才氣爲一齋推重適從外來衆和之曰也

是箇官人略無褒語逐退後四十年間其言悉
驗秦乃大師檜也范擇善同叚去塵拂魏道弼
良臣三參政何任叟若巫子先仅兩樞密錢端
脩時敏元英周材兩從官一忘其姓名獨邢生
潦倒得一官即死

洞元先生

沈若濟臨安人結菴茅山以施藥爲務宣和間
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
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汙下爲言不

紹興十五年卒其徒用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
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劒于此觀者異爲豈非
先有神物告之者乎佳城湫燈之說信有之矣

右六事皆湯三益說

天門授事

贛州寧都縣胡太公廟其神名雄邑民也生有
異相顧自見其耳死而著靈響能禍福人里中
因爲立祠崇寧初邑士孫勰志康夢白須翁邀
至其家問曰如何可得封爵孫意其神也告曰

宜行陰功無專禍人翁曰吾豈禍人者吾爲天
門授事日掌此邦人禍福必左右竊聞之託吾
所云妄出擾惑爾孫曰歲時水旱最民所急若
能極力拯濟則縣令郡守必以上於朝封爵可
立致也覺而審其爲太公五年遂封靈著侯噫神
於祠俄頃風雲怒起如有物驅逐之火即滅縣
以事白府奏賜博濟廟明年丙戌縣大火禱
既受職於天猶規規然慕出之榮名唯恐不得
乃知封爵之加固非細事孫公夢中能曉神如

是可謂正士矣（黎珝作記）

大洪山跋虎

隨州大洪山寺有別墅曰落湖莊紹興十一年莊僧遣信報長老淨嚴遂師云當路有跋虎出頗害人往來者今不敢登山殊懼送供之不繼也淨嚴即命肩輿而下至虎所過處下輿焚紙錢遙見其來麾從僕及侍僧皆退避獨踞胡床以待火烏虎造前蹲伏于旁俯耳若聽命時棄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還遂卒于官壽止四十臺陽隨兩縣巡檢張騰適被郤檄就寺納二卿稅

九

租亦同往且升高木諦觀之不知嚴所說何語也虎俄趨而去自是絶跡不復出（見漢東志）

十

張臺卿祠

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清源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無盡商英登庸皆張臺卿闢草麻竟無遷寵時蔡京責太子少保張當制詆之甚切爲搢紳所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即出張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

新建獄

豫章新建村民夏夜羣聚納涼有自他所疾走來以手掩腹叫號曰某人殺我奔趨及其家即死家訴于縣縣捕菜人訊之自言此夕在某處爲客與死者略無干涉鞫不成悉逮納涼者二十輩分囚之使各道所見皆曰實聞其言如是他非所知也縣令必欲得其情箠掠不可忍乃共爲證辭以實之引某人參對不能勝衆強誣服仰天而呼曰某果殺人不敢逃戮若寃也願

天令證人死於獄以爲驗不旬日獄疫暴起凡十人相繼殂縣令知其然又憂凶身不獲竟不釋此人終亦死

潮州象

乾道七年縉雲陳田義自閩入廣省其父提舶過潮陽見土人言比歲惠州太守挈家從福州赴官道出于此地多野象數百爲羣方秋成之際除鄉民畏其蹂食禾稻張設陷穽於田間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舉群合閩惠中於中門半日不解惠之迓卒一二百人相視無所施力太守家人窘懼至有驚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衆負稻穀積于四旁象望見猶不顧所積滿欲始解圍往食之其禍乃脫蓋象以計取食故攻其所必救尪然異類有智如此然爲潮之害端不在鰐魚下也

劉左武

劉左武者河北人南來江西一邑三十年而亡數歲間妻及男女數人繼死但餘子婦并幼子不能葬其姪宗旦邑人涂氏甥也内弟伯牛以旦故助之錢　千且相率詣其家奠酹頃隨父爲靖安宰聘小史來是日從行忽升堂據几爲劉君揖客狀呼其僕罵曰吾一家五人未能入土此爲何時汝忍破蕩吾生計使至此極非涂親惠賜於我當柰何拱手起就伯牛欲致謝牛避不與之接遂罵子婦田坐汝不解事以及此今復何言又罵僕曰汝乃愚人無足問吾亦不訴於陰司所以責汝者聊欲使汝知幽明異路不可欺也僕但俛首不敢荅旦醒曰我少頃屢叱逐之且高誦天蓬諸呪即瞠目曰我少頃自退何用作此凡五六刻乃去小史蹙然而無所覺伯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一　十四事

田道人

田道人者河北人避亂南度居京口每歲三月茅山鶴會欲與其徒偕往必有故而輟紹興壬午之春始獲一游因留連月餘將歸足疾驟作不可行既止即愈欲行復作如是者屢矣意其緣在此山禱于神乞爲終焉之計自爾不復病夢神告曰此非汝居也汝自有菴在山中其址東向者是宜亟訪之固以爲想念所兆未深信

丁志十

越數夕夢如初猶未決又念身赤立於此縱得其基雖草廬豈易能辦是夕夢神怒曰旬日不遷必死茲地矣晨興訪同類且託尋跡之杳不可得或曰吾聞大茅君藏丹之處名丹沙洞地勢正東但知名耳不識其所在盍詢之耆老間乎亦竟莫有知者旬日之期既迫皇皇不敢怠獨徘徊兎徑忽有村夫擧其胥方恐懼其人乃問曰汝非尋丹沙洞菴地者乎我知之引至中以足頓地曰此是也田四顧山林翔抱正可爲東向居喜甚猶以百錢笑曰我豈求此者將安用之不顧而去田沿路標誌而反明日往芟薙荆棘以籧篨作屋宿焉中夜大虎來倚卧于外曉乃退岩石下有蛇微露脊膂大如柱皆不傷人又明日偶工携畚鍤平治於積葉三四尺下得磐石嶙峋嵌空縱廣數尺若爪所攫拏而穿者發之得石蓮華盆有水浸丹沙一塊重可二十兩取而藏之蓋前日村夫頓足處是後蛇虎皆不見疑爲衛丹之鎮云隆興甲申乙酉歲

丁志十　二

近境疾疫起田以丹末刀圭揉成丸救之服者皆活所濟數千人共以木石錢粟爲營一菴於洞中去玉晨觀不遠爲人布氣治疾亦多驗乾道己丑藍師稷爲江東提刑過茅山親見田說及分得丹三錢辛卯歲以菴與楊和王之孫奮衣出山不言所向

餅中桃花

孟處義去非知楚州元夕享客以通草作梅花綴桃枝上插兩銅壺中未嘗貯水也中春後桃

枝忽結花甚盛數日方落孟殊以自喜至有閨門之戚明年而爲淮漕

豐城孝婦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繼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絶溪而比妻愍姑老不忍弃掖之以行陷於淖俛而取履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却還何用去復掖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在曰恰到此爲黃黑斑牛銜入林矣遽奔林間訪視蓋爲虎所食流血污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是時藍叔成爲臨川守寓客黃彪彪父自丰城來云得之彼溪旁民財數日事也 石三事皆藍叔成說

李衛公廟

温州城東有唐李衛公廟州人每精禱祈夢無不應者紹興三十二年郡士木待問蘊之得漕薦謁廟扣得失夢著紫衫獨立於田間士子數子擁一棺馳去皆回首視蘊之明旦以語同舍生潘樫樫解曰君當魁天下棺之字從木從官君得官無疑數千葬舁之明皆出君下也果如其言時同郡木子正亦夢神告曰明年本州再出狀元其姓名曰木棐子正以爲神報已必斜子正始悟木之身乃十字移傍兩筆合棐之上爲朋字其下復一木爲則十朋之後踵之者姓木而非棐也

天隨子

乾道六年木蘊之待洪府通判缺居鄉里火焚其廬生事垂罄作忍貧詩曰忍貧如忍炎痛定疾良已餘子愛一飽美疹不知死步兵哭窮途文公謝五鬼百世賢哲心可復寘憂喜誦經作

負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可作我合耕甫里踰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我乎我則天隨子也以君好讀予文又大書予杞菊賦於壁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予意故願就見爲君一言予昔有田四頃崴嵬常足食惟遇潦則浸沒不得穫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禍而窮悴踵之是水爲我災而大爲子厄也然予田尚在獨爲蝘蜓所集不可耕無有能爲予驅除者不免恩子耳既寤殊不曉其言晨起偶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啓置按上視之乃甫里先生傳前日固未嘗取讀也篇中有云先生有田十萬步（吳田一畝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十趾耕夫百餘指而田汚下暑雨一晝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畜積正與夢中語合而一田字上有二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拂拭去之

鄭僑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冉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爲天下第一其次曰温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右三事皆木蘊之說）

金溪渡讖

泉州南安縣金溪渡去縣數里闊百許丈湍險深浚不可以爲梁舊相傳讖語云金溪通人行狀元方始生郡人皆欲副其讖姓金者多更名通行姓方者更名始生然莫有應者江給事常自京師丁母夫人憂歸泉南建炎丁未卜墓地干渡之南岸工役者日有履險之勞南安宰事江公謹甚命暫聚竹筏爲小橋僅可輕單往來未幾復爲水所壞是年實生梁丞相所謂通人符之語其應如是

南安黃龍

州南安縣學前有溪名黃龍乾道四年邑令
台鹿何趍府歸過學門聞路人喧呼轎卒皆
駐足驚顧怪問之曰黃龍溪上龍見鹿停車熟
視波瀾洶涌中一物高數丈蘄然頭角出沒其
間須臾雷聲大震烟霧蔽蒙騰空而上人多有
見其尾者鹿爲之駭愕知此地必有嘉祥因賦
詩勉諸生得句云雛渡已苻當日讖龍溪仍見
此時祥士大夫多屬和明年大廷策士縣人石
起宗初爲牓首矣既而列在第二龍之爲靈其
非偶然父老謂頃曾魯公擢第時溪龍亦見公
廷試第一以一足微跛降第二人兩事甚相類
云右二事鹿伯可說于崇曾魯公父會
乃第二人而魯公在宋郊牓爲第五

蔡河秀才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自外學晚
出游方三月開溝亂石欄道至坊曲轉街處其
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謁宿假不敢躡
尋遂歸經日始告于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
也乃移文開封府以付賊　鑑鑑到學詢

此士姓名曰孫行中亡　甫束帶者帽而出鑑
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衆謂江東士人多好游
蔡河岸妓家則　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
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趍衙參約客使待已
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内小板皮上烏紗帽存取
視之金書強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僚
伏于外須妓歸并嫗收縛送府始自言向夕
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款曲以其衣裘華絜而舉
止生梗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于河斥賣
其物皆盡　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
敗冤鬼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昌朝說

桂林庫溝

靜江府軍資庫溝積爲物所窒水不行而金帛
數失去蹤跡其原殊不測所以來處主藏吏迭
以　償爲苦庫官白府帥撤而修之當溝之中
道有兩尸以首相值仰卧其間既槁矣旁有束
綃存亦斷壞不可拾其後聞　偷兒言向來每
穿窬皆由溝外以入竇甚窄僅能容身必以頭

先之而足作勢乃可進此蓋一人出未竟別一人不知而入之邂逅相遇進退皆不可故卒於死云時外舅張公爲帥

王從事妻

紹興初四方寇盜未定汴人王從事挈妻妾來臨安調官止抱劒營邸中頗左右皆娼家不爲便乃出外僦民居歸語妻曰我已得某巷某家甚寬潔明當先護籠篋行却倚轎取汝明日遂行移時而轎至妻亦往久之王復回舊邸訪覓

即翁曰君去不數刻遣車來君夫人登時去妾隨之矣得非失路耶王驚　而反竟失妻不復可尋後五年爲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鼈甚美坐客皆大嚼王食一臠停箸悲涕宰問故曰憶亡妻在時最能饌此每治鱉裙去黑皮必盡切臠必正方今一何似也所以泣因具言始末宰亦悵然託更衣入宅既出即罷酒曰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教授既爾吾曹何心飲哉客皆去宰揖王入堂上喚一婦人出乃其妻也相顧大慟欲絶蓋昔年將徙舍之夕姦人竊聞之遂詐輿至女僧　而貨於宰得錢三十萬宰以爲側室尋常初不使治庖厨是日偶然耳便呼車送諸王氏王拜而謝願盡償元直宰曰以同官妻爲妾不能審詳其過大矣幸無男女于此尚敢言錢乎卒歸之予頃聞錢塘俞倅話此能道其姓名鄉里今皆忘之如西安宰之賢不傳於世尤可惜也

沈仲隆崖

予叔父家養羊數百頭放諸山上多爲狼所食嘗遣表姪沈仲迹尋之值夜未畢事方獨行忽逢家所使劉行者在前戲呼其姓名仲雖怒而暗中喜得侶即相應荅劉曰此路甚險惡宜隨我來乃踵以前才數十步遂墮落崖中臀幾折忍痛大叫屠牛者居山下識其聲急張燈携梯掖之以上扶還家左臂穿穴透骨猶能道所見而劉行蓋未嘗出始知鬼也

沈緯甫

沈緯甫温州瑞安人久游太學不成名罷歸鄉里頗以交結邑官顧貲謝爲業然遇科詔下亦赴試每不利必仰而詬人曰緯甫潦倒無成爲鄉曲笑五内分裂夫亦知我手乾道六年邑尉黄君遭民訟使者遣官按究得實矣尉甚恐載酒食訪沈日夜謀所以脱免計一日挾兩妓拏舟邀沈泛湖將近其

居使妓捧杯夾之曰可唱平地一聲雷之詞爲沈學士壽沈謝曰得如此五内不分裂矣即跪受之飲未釂雲霧斗合風雨驟至舟力挽不可前時二月八日雷始發聲俄有霹靂震沈氏之堂一柱飛揚如屑屋脊穿透無全瓦寢室文書盡焚帷帳碎折屏榻若受萬斧而四隅略無纖隙莫知雷所自來明日邑人相率焚香告語曰惡事不可爲沈氏之雷其得不監彼好言五内分裂斯其應乎堂門有天篆數行外人莫得見黄尉驚悸得心疾兩月小愈出詣沈沈猶舉手加額曰先生所謂一聲雷也了不省悟黄後三年亦亡 瑞安主簿陳勳後説

霍將軍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逢黥卒蓬首黧面袒臂然出於榛中見衆至有喜色左顧而嘯俄數人相繼出挾槊持刀氣貌兇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脱同行霍秀才者長大勇健能角觝技擊鄉里目爲霍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于後獨操所策短棒奮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几上肉霍連奮擊輒中其脇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

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輩出没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邀諸客小駐自率衆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八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霍非與君偕來已落賊乎矣霍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立衛吾後無反顧憂此所以能勝也 朝嚴説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十六事

龔不顯

上饒龔不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廷下與其徒數百人皆著白袍居西邊王者坐于上吏一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滂亦預選不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趨升殿有所白旋下入東廊抱文書巨峇而上揭以示王王繙閱移時連領首判官復下却挽使西愠而寤憮然不樂是年下第滂獨登科不顯知夢已驗但不曉終何事嬰罰自是無進取意蹭蹬怡一紀用免舉到省乃獲正奏名既廷試喜曰事畢矣尚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竚立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顧己曰汝欲見及第勑乎出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龔不顯三字又細書曰爲不合爭論昏姻事展十二年驚起具語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爲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訐之惡子懼與婦人約急納幣結昏吾甥亦強委禽焉

焉惡子不能平訟于官甥謁吾求援吾與爲道地竟得妻一時良以爲得策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不顯爲餘干尉竟不達而卒

遜長老

李似之侍郎彌遜爲臨川守以火師公忌日往踈山設僧　與長老行蒲共飯滿年八十餘矣飯且竟熟睨李曰公乃遜老乎李不應左右皆愕俄又曰此老僧同門兄也名上下二字皆與公同自聞公出守固已疑之今日察公言笑動作精采容貌了不見少異公其後身復何疑李扣其以何年終則元祐戊辰三李初生之歲也李亦感異還家揭燕寢曰小雲堂而賦詩曰老子何因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同參尚有緣那得見拈花却修淨業尋來路滄泊如今居蒲　在異世猶將遜老誇結習未忘能作舞因士家李初命名時固得於夢兆甲志載之矣

王寓判玉堂

九江人王寓政和間爲洪州進賢三簿將受代

原缺

子春語之曰是爲爛緣血風我有一藥治此名曰二百味草花膏病者驚曰用藥品如是世上方書所未有豈易遽辦君直相戲耳趙曰我適有見藥當以與君明日推一錢匕至堅凝成膏使以匙抄少許入口一日淚止三日腫消二日痛定豁然而愈乃往謁趙致謝且扣其名物笑曰只是用一羯羊膽去其皮脂而滿填好蜜拌勻之候乾則入鉢研細爲膏以蜂采百花養百草故隱其名以眩人云或云亦有它方證載云

汀民呪訛獄

汀州民聶氏與某氏爲詛殺之兩家數十口相繼死唯聶氏于慶獨存從長老法海住南巖寺三年海遷天寧慶與之俱中塗遇瘴疾死而復甦語海曰似夢中見五人來相逮甚遽云追汝久矣汝在南巖吾不敢進今須汝往圓案也驅逐疾行慶皇懼念佛乞哀救至麻潭渡遇白衣王于道五人俯伏屏息當主告之曰不必慶

送死者唯此木爾汝爲我子何忍見奪耶翟珪遣軍校張有部役夫方欲牽挽木從山自衮下其末斷折丈許見者異爲四月初温在田蒔稆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由鼻準中分右畔如火所爇煙色鬱鬱然左畔半體仍舊而不死今母子皆存翟珪說

陳十四父子

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鄰人忿爭密與妻謀牽其母使出鬬母久病瞽且老不能堪捽拽顛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爲鄰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爲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度溪視女遭震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采長藤入水纏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復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絶

知縣務淮說

西津亭詞

葉少蘊左丞初登第調潤州丹徒尉郡守器重之俾檢察征稅之出入務亭在西津上葉嘗以休日往與監官並欄于立望江中有采舫傳亭而南蒲載皆婦女嬉笑自若謂爲貴富家人方趨避之舫已泊岸十許輩衣服而登徑詣亭上問小史曰葉學士安在幸爲入白葉不得已出見之皆再拜致詞曰學士儒聲滿江表妾輩乃真州妓也常願一侍尊俎愜平生心而身隸樂籍儀眞過客如雲無時不開宴望頃刻之適不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會集故相約絶江此來殆天與其幸也葉慰謝命之坐同官謀取酒與飲則又起言不度鄙賤輒草具敢醞自隨敢以一杯爲公壽願得公妙語持歸夸示淮人爲無窮光榮志願足矣顧從奴挈榼而上饌品皆精潔迭起歌舞酒數行其魁捧花牋以請葉命筆立成不加點竄即今所傳賀新郎詞也其詞曰睡起聞鶯語點蒼苔簾櫳畫掩亂紅無數吹盡殘花無人見唯有垂楊自舞漸暖霧初回輕暑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尚有乘鸞女

驚舊恨鎮如許江南夢斷橫江渚浪粘天蒲陶漲渌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蘋花寄取但悵望蘭舟容與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重爲我唱金縷卒章蓋紀實也此詞膾炙人口配坡公乳燕華屋之作而葉公自以爲非其絶唱人亦罕知其事云葉畴叔說

吉撝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撝之唐州湖陽人初娶王氏樞密倫女弟也既士復娶同郡張氏居于長沙張氏生女數日得危疾醫不能治其母深憂之邀巫媪測視云王氏立於前作祟甚劇命設位禱解許以酺懺不肯去巫語撝之曰必得長官劾人間夫婦決絶寫離書與之乃可脫撝之不忍從張日加困篤不得已洒淚握筆書以授巫即雜紙錢焚付之巫曰婦人執書展讀竟慟哭而出矣張果愈生人休死妻古未聞也張與予室爲同堂姊妹今尚存

胡生妻

謝眼妖術

謝眼者贛州寧都人一目眇而有妖術嘗與客坐村店遥望數婦人著新衣出游戲謂客曰彼方祛服吾必使之跣行袖手良久諸人果裹回窘撓皆脫履襪牽衣而過既至前問其故曰沮洳被徑殊爲妨人謝笑命反顧則坦途自若也一小兒負餅餌兩奩隨其母歸外家謝就求之兒不可即取青竹篾一條密寘後奩兒覺擔頗重行稍遲毋屢待之俄而偏重不能舉怪而發幕但見小青蛇蒲其中大懼悉弃之又有民挈

豬頭以過者謝曰吾能得此以侑觴默誦呪數十言民行至山下訝血臭視之已變爲人首矣怖而走謝徐取以歸與客煮食每入酒家飲無敢不致敬或待遇小不愜則拋擲葦杖而出便有蛇出地上洒徒皆避席由是鄉里畏事之後年老負悴以死其後亦絶　陳熙說

薛士隆

薛士隆季宣家既遭九聖之異其後稱神物降其居者尚連年不絶乾道癸巳歲自吳興守解印歸永嘉得疼疾爲庸醫以毒藥攻之遂熏烝至斃死之數日其子法病中聞若有誦禪氏所謂偈者其語云議著即差擬著即錯挑起杖頭將錯就錯魚鳥飛沉各由至樂要知樂處無夢無覺吁亦異矣士隆學無所不通見地尤高明淵粹剛正而有識方向用於時年財四十而至此極善類咸嗟惜焉官止通直郎待常州闕不及赴　洞庭走沙

謝異與權乾道七年十一月自澧州守受代與其孥陸行抵巴陵舍于岳陽樓凡輜重之屬悉寘兩大舟又空一舟規以自載涉重湖後三日乃至岳是日岳守王習爲具招之宴郡齋舟方西來司法呂棐官舍在樓側當冬至節假乘間率妻妾登坡上縱目遥望湖心有黑物甚長乍出乍沒尾三丈而下初疑爲龍土人曰是名走沙江湖中雖有之而不常見也良久抵岸謝亦還遂乘舟去呂復觀爲黑物隨之如初既行三十里至九龍浦欲赴道人磯宿泊沙忽猛漲成圍漸束及舡半篙師大恐入白謝請急出避遽呼家人由沙上跳登岸少頃一巨龜升舟其身長闊丈餘以首并足盡力壓舟頂重載者皆平沉入水獨所乘輕者無恙其生之具并衾幬裘褐盡没暮寒方厲遣信假衣衾於王守王令道人磯巡檢募兵卒善没者下拯之水深不可測檣竿高數丈猶不見表知無可柰何乃止一家亦僅脫死危矣哉　呂棐說

淮陰人

紹興三十一年浦城葉榮良貴爲淮陰令邑士人有死三日而活者　被追入冥至官府追者引從東廂過見儀仗列屋皆萬乘所用異之不敢問既立廷下主者曰汝未合死宜亟還遂由西廂出所見如初方扣其人此何用荅曰府君將迎

新天子故排比乘輿法物耳及門而寤他日以告葉葉戒使勿敢言明年

皇上登極乃印其事

淮陰民女

淮陰小民喪其女經寒食節欲作佛事薦嚴而無以爲資母截髮鬻之得六百錢出街將尋僧值五人過門迎揖作禮告其故皆轉相推避良久一僧始留曰今日不携經文行能自往假借否婦人遍訪諸鄰得金光明經一部以授僧方展卷啓白婦人涕淚如雨僧惻然曰不謂汝悲痛若此吾當就市澡浴以來爲汝盡心旣至誠持誦具疏回向畢乃受錢歸遇向同行四人者於茶肆扣其所得邀與共買酒已就坐未及舉杯聞窻外女子呼聲獨經僧起應之泣曰我乃彼家亡女也淪滯冥路久適蒙師課經精專之功遂得超脫閻王已勑令受生文符悉具但未用印耳師若飲酒破齋則前功盡廢實爲可惜能忍俟明日乎僧大感懼以語衆皆悚然而退亦紹興末年事也

李婦食醋

世人飲啄之物各有冥籍傳記所載及丙志所書材又弟婦豬肉皆是也泉南爲海錯崇觀之地杯盤之間非醋不可舉著李氏一婦獨不能飲消滴其弟因夢入冥對事臨放還過廊廡諸曹局見門上榜曰食料茶就視之正得泉州一簿白吏借檢視於女兄之下每日所食纖細悉具但無醋字乃取筆書醋半升三字及寤而病瘵女兄自是日遂啖醋如常人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

夷堅丁志卷第十三　十五事

邢舜舉

邢舜舉者大觀間由武舉入官爲虢州巡檢平生躭好道術凡以一技至必與之友嘗獨行郊外逢婦人竹冠道服前揖曰君非邢良輔乎曰然一生何所好曰好修養術然學之頗久了未睹其妙曰君雖酷好柰俗情未斷何吾與君一藥用新水服之非唯延齡又能斷衆疾亦修真之一端也邢喜謝曰幸甚固未暇即服又探袖中取一方曰還少丹授之曰餌此當有益稍疑其異人試問休咎曰前程難立談君中年將困厄晚始見佳處耳復扣其姓氏居止笑曰與君相從父何問爲獨不憶壁間畫卷乎乃我也今日故告君必敬必戒毋忘斯言忽不見邢亟還舍審厥象蓋所事何仙姑道貌與適婦人無少異怏怏自失取水吞藥且如方治丹謹服之覺精力益壯顏色潤好暨南渡出入岳少保之門歷福建路鈐轄坐岳事貶竄不數年併失

子家道淪替幾二十年方得隨州鈐轄知郢州後致仕居襄陽逮乾道癸巳春秋八十九矣略無病苦目光如童兒髮不白猶能上馬馳騁人指爲還丹之驗後三年方病病起三月又大瀉腹中出一物如升堅滑有光無攙氣邢慘然語旁人曰藥丹既下吾無生理矣明日而卒寻葬襄陽及見之

高縣君

紹興二十四年保義郎李琦監和州東關鎮稅家頗豐贍有高指使者赴官舒州與其妻來謁願貸錢五萬爲行裝約終任償倍息李如其數假之高既蒲任欲如約妻曰百千不易辦幸相去遠彼未必來索姑俟他日可也高然其計歸塗過和州不見李後三年李爲黃州巡轄官方晝倦卧見高妻披騶皮來拜堂上云負公家錢久今來奉償未及荅徑趨馬廐李驚覺廐卒報馬生牝騶往視之正卧母旁未能動李咨歎良久與語曰高大夫借錢我固不介意那至此若

果縣君也盡起行應聲跳躍行數步李大驚異遣書扣高生其妻正用是日死李飼養此騾不忍乘外人或欲見則徐徐牽以出但呼爲高縣君云

李遇與鬼鬬

無爲軍指使李遇迎新郡守於城西旣行十餘里聞尚遠遂還家忽百許小兒從路傍出皆始四五歲大呼而前合圍擊之李初不懼與相歐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然才仆即起已散復合

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掬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小兒遂散老人亦不見李回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惛不醒諸子揭衣視但青痕遍體即就其處招魂呼僧誦經涉半年餘始策杖能出老人疑爲土地神云時紹興二十八年也

潘秀才

夷堅志 丁志卷十三

潁昌舞陽縣石柱村去縣十餘里路中素有怪村民李順者入縣酣醉抵暮跨驢歸出門未遠或自後呼其姓名曰我乃汝比鄰周三郎適往縣市幹事回腳氣忽發步履絕艱苦汝能與我

共載還家當作　人以報順雖醉尚亦記此
物怪不敢應亦不反顧其人怒曰相與鄰里無
人情如此吾必與汝同此驢語畢已坐于鞍橋
後順甚窘密解所服條轉手併繫之加鞭亟行
漸近家遽連聲欲下曰須奏厠順復不對又曰
汝且回頭看我言至再三順佯若不聞到家寂
寂無聲呼其子就視乃朽棺板也斧而焚之路
怪由是遂絕

漢陽石榴

紹興初漢陽軍有寡婦事姑甚謹姑無疾而卒
鄰家誣婦冥毒訴于官婦不勝考掠服其辜臨
出獄獄卒以石榴花一枝簪其髻行及市曹頃
行刑者三爲我取此花插坡上石縫中既而祝
曰我實不殺姑天若監之願使花成樹我若有
罪則花即日萎死聞者皆憐之乃就刑明日花
已生新葉遂成樹高三尺許至今每歲結實

昭惠齋

武昌村民共設昭惠齋一牧童得饅頭二隻以
木葉包其一置腰間魚挈中將還家天忽冥晦
雷電以風童仆地少頃復起行見者問其故童
曰初不聞雷聲但見神人數百疾驅至頗相逼
有老人握我手曰汝何敢以齋食置魚挈中我
荅曰欲歸遺母老人喜即揮衆使退

孔勞

孔思文長沙人居鄂州少時曾遇張天師授法
并能治傳尸病故人呼爲孔勞蟲荆南劉五客
者往來江湖妻頓氏與二子在家夜坐聞窻外
人問劉五郎在否頓氏左右顧不見人甚懼不
敢應復言曰歸時倩爲我傳語我去也劉歸妻
道其事議欲徙居忽又有言曰五郎在路不易
劉叱曰何物怪鬼頻來我家我元不畏汝笑曰
吾即五通神非怪也今將有求於君苟能祀我
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長年賈販汨没風波間
獲利幾何而蹈性命不可測之險二者君宜詳
思可否在君何必怒遂去不復交談劉固
嗜利頗然其說遽於屋側建小祠即有高

馬傳呼而來曰郎君奉謁劉出迎客黃衫烏巾容狀華楚才入坐盤飧酒漿絡繹精腆自是日一來無間朝暮博奕嬉笑四鄰莫測何人金銀錢帛贈餉不知數如是一年劉絕意客游家人大以爲無望之福他夕因弈棋爭先忿劉不假借推局而起明日劉訪篋中所畜無一存不勝悔怒謀召道士治之適孔生在焉具以告孔遣劉先還繼詣祠所灶香白曰吾聞此家有祟豈汝乎空中大笑曰然知劉五命君治我君欲何

爲不過効書符小技吾正神也何懼朱砂爲孔曰聞神至靈　修敬審實何治之云問荅良久孔誚之曰吾來見神是客也獨不能設茶相耶指顧間茶已在卓上孔曰果不與劉宅作祟盡供狀授我初頗作難既而言供與不妨少頃蒲卓皆細字如炭煤所書不甚明了孔謝去慰以好語曰令日定知爲正神劉五妾訢勿恤也適過相觸突敢請罪既退以語劉料其夕當至作法隱身仗劒伏門左夜未半黃衣果來冠服

從屋皆垂首下飲頃刻而盡遂入白梁遺小枝迹其所往歷歷見過江至大別山下直入深窟中居人　言此物宂居有年未嘗爲人害人亦莫敢近也明旦梁呼帳下趙諄領數十壯卒操勁弓傅毒矢度江又令一人登山吹笛火焉蟒出立射殺之數夕後梁夢婦人　作色言曰我何罪於君木見殺今相從索命趨而前欲搏梁梁大窘即與之鬬婦人不勝曰姑以大郎君爲代未幾長子果卒諸兵死者數輩餘亦大病趙

諄懼晝夜焚香禱謝僅得免越四歲梁士漢陽人謂蝟爲山神故能報仇如是然生不能庇其軀捨江水不飲而遠戀斛中以自取禍何也

李氏虎首

乾道五年八月衡湘間寓居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呼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爲虎急報趙至問其已不能　兒女圍繞拊之但含淚捫幼子若憐惜狀與飲食略不經目與生肉則攫取而食六

十志三

七日後稍搦在旁兒女如欲啖食自是人莫敢近趙舁置空室扃其戶日飼以生肉數斤邀其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李爲人無狀衆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咎必至盍與之焚章告天使得業盡而死亦善事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數筵李方絶命生時凶戾很妬不孝翁姑暴其親鄰趙生不敢校及是無人憐之者　右卜事皆梅師忠說

張尚書兒

張克公尚書夫人劉氏生三子皆不育其狀甚異一無舌一陰囊有腎十枚張公竟無子劉夫人御婢妾少思每瞋恚輒閉諸空室不與食晚年不能飲啖十日共食米一升銷瘦骨立乃卒人以爲業報云劉氏予外姑之姊也

閻四老

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旦爲驢試視我打驟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眞與驢等又曰可剉細草和烝豆來我欲飽

十志幸

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畢復卧少頃氣絶閻平生蓋在鄉里作牙儈者

葉克已

壽昌葉克已年十歲時從其父大夫將居揚州病赤目繼以血利久之大小便皆結塞遇一僧曰是服藥茹毒元藏已壞今當取而下之即出外旋剉治藥十兩許摻入溷以酒使服預戒其家具浴盆以俟少焉腸胃痛徹亟踞盆有物墜于內乃腐腸也長尺許如是者再氣息僅屬父

凡謂必死至晚忽呻呼索粥旦而履地一家驚異之俄大疽發于陰尻間穿七竅糞溺自其中出臭汚不堪聞僧曰此非俗人家所能供視當隨吾以歸既而不勝其煩復以還葉氏蓋又十年從其兄行巳寓蘭溪有道人過而語之曰汝抱疾甚異吾能識之但飲我酒明日爲汝治一錢不汝索也即取酒二升與飲喜曰良醞也所釀幾何曰五斗戒使秘留之乃去明日果來燒通赤火箸剸入尾閭六七寸晏然如不覺繼以

冷箸塗藥隨傅之數反又燒鐵劖烙疽上皮皆焦落然後摻藥填六竅而存其一曰不可窒此窒則死兄在傍不忍視掩袂而起財兩夕瘡痂盡脫所烙處肉已平六竅皆盈實腹內別生小腸自是與常人立異飲啖倍於他日而所下糞全似雞遂娶妻生子年過五十疽復發於臍下洞腹乃死凡無腸而活者四十二年世間無此病也二醫疑皆異人云

臨安民

臨安民因病傷寒而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筆管通粥飲入口每日坐于門某道人見之咨曰吾能療此頃刻間事耳索藥材不可得何民家人聞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肯告而去明日又言之會中貴人罷直歸下馬觀病者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固問所須乃梅花片腦也笑曰此不難致即遣僕馳取以付之道人屑爲末摻舌上隨手而縮凡用二錢病立愈

雞頭人

徐吉卿侍郎嘉語居衢州之北三十里乾道六年間白晝有物立於墻下人身雞頭長可一丈侍妾出見之驚仆即死健僕或持瓦石揮擊若無所覺良久乃沒徐之次子宦于秀州數日後問其計正此怪見之日而徐公壽考康寧固未怪不能爲之祟也徐公宗人說

夷堅丁志卷第十四　十二事

武真人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茉食則如初母甚異之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照鞅鞅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笞怒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眞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升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事謫塵境三紀復來汝歸休粮遂弃人間事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強又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　合眞人印俾度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絶姻事俾遂迺志自是獨居淨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奏求符或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糧至中塗從者餒但市桃兩顆呵氣授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旁別圃建層樓圃人告有騎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薄暮攜劒印宿于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趣之歸曰幼女係空中如物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巾家人益恐致書招元照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初無疾者照携之宿樓上越三晝夜無所覩女亦泰然韓子宸太尉公齋官楚下嘗自書章擬奏于天述遭遇

太上與運事人無知者邀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

上帝嘉公恬靖無覬幸批荅云謹守千二日辨曹賞厥功後皆應如照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申照爲按摩覺骨間如火熱又摩其髀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中出登時履地歐疾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叫呼而出值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照及

户而返曰室有自縊者蓬首出舌見吾求度即
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眞官符超
生不復來矣啓關而出韓氏設榻留照寢不聞
啼息徐見青雲起皐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
碧流離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
家婢有娠過期不産請照往諸婢雜立照獨視
孕者咨嗟曰爾宿生爲樵夫嘗擊殺大蛇今故
佳仆汝在腹食爾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
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産一大蛇王聞
之大駭敬禮之欲贈以金繒不受復如韓氏留
歲餘欲歸止之不可涕泣而別言予不再至矣
衆疑其將羽化也旦日拏舟歸蕭山至家無疾
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照衣道服各詣其
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照家訪之家人云
死矣邑子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
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時紹興十一
年也 韓侯廷碩說

存心齋

趙言璉與其弟居衢州肄業城内一寺牓小室
曰亦樂齋是歲獲解而絀於春官或爲言樂與
落同音士子所深諱而以名其居宜不利矣乃
改爲居易齋久之夢老翁高冠雪顏來相訪指
而言曰子所以易此者正以樂字爲不美獨不
思居易者唐白樂天之名乎白樂之稱尤爲未
韙璉謝曰然則何爲而可曰當命爲存心齋可
矣覺而更之遂以乾道五年登第調章貢幕官
爲予言

明州老翁

明州城外五十里小溪村有富家翁造巨宅凡
門廊廳級皆如大官舍或諫其爲非民居所宜
怒不聽財成而翁死其子不能守先是魏南夫
丞相寓城中無宅可居及罷相來歸窀藁中得
千萬買之家人時見老翁往來咨歎如有恨
者共以白丞相爲立小室塑以爲土地自是不
復出 徐閎說

千雞夢

新安郡士人夢雞數百千隻飛翔廷中時方應舉疑非沖騰之物以告所善者或曰世謂雞為五德今若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為君賀果登科羅頌說

武唐公

武唐公者本閬州僧官嗜酒亡賴嘗夜半出扣酒家求沽怒酒僕啓戶遲奮拳捶其胷立死踰城亡命逃遷至台州國清寺自稱武道人素精醫技凡所拯療用藥皆非常法又必痛飲斗餘

十志四

五

大醉跌宕方肯診視然疾者輒瘉後浪游衢州江山縣豪族顏忠訓之妻毛氏孕二十四月未育武乘醉欲入視顏曰道人醉矣須明旦可乎武曰吾自醉爾病人不醉也遂入又呼酒數升乃言曰賢室非妊娠所感甚異幸其物未出設更半月殆矣吾請言其證平生好食雞每食必遣婢縛生雞於前徐觀其死天明一飽食終日不復再飯審如是乎顏生驚曰誠然武與約索錢至二十萬始留藥一服戒家人預備巨針及利刃曰即餌藥中夕腹痛當喚我如期果大痛急遽之入入則毛氏正產一物武持刃斷為兩覆以鉢命婢掖孕者起繞房行明旦啓鉢視之蓋大鼈也首足皆成全形目亦開特為膜所絡動轉未快故不能殺人顏生敬謝欲償元約且以所主酒坊與之皆笑不取曰吾特戲君耳建炎中卒於國清年八十餘歲國清僧道益從其學醫話此事

孔都

十志十四

六

饒州獄卒孔都素與酒家婦人淫一日過其門用他故爭鬥郡牙校夏生適見之明晨婦人訴于郡夏生頗左右之孔受杖心銜其事後數日出至永平監之東欲買酒而夏生又先在彼望見孔入從後戶　去孔徑回抵贍軍庫以私告官官亟追賣酒人并比鄰送獄獄成釀者坐徒刑且籍產折屋四鄰皆均償錢夏生亦被罪釀者當出賞百餘千無以償至於鬻其女不勝怨率鄰人共詣東嶽行宮具訴孔夏私隙遷怒

破其家析神爲主是日孔在家忽震恐不自持
呼妻子及里人聚坐過夜半乃言遭十餘人見
捕賴此間黨盛今舍去矣天未曉索衫著出曰
當往獄官廳是晚不還家歷五日或言有溺死
於澹津湖者孔妻驚疑必其夫及廂官撈出尸
果也蓋孔挾一時之忿致諸家撓壞如此故神
殛之云淳熙元年四月也

白崖神

梓潼射洪縣白崖陸使君祠舊傳云姓陸名弼
丁志卷十四
終於梁州刺史今廟食益盛政和八年十月
七日蜀人迪功郎郭時自昌州歸臨邛過宿瀼
川驛夢爲二吏所召行數里至官府極宏麗廳
事對設二錦茵廷一侍衛肅然頃之失紫吏十
輩擁一神人紫袍金帶引時對立時睨眙未及
言神顧曰且易服乃退如西廡吏云王自言與
君有同年家契當受君拜曷爲不言王甚不樂
時曰王爲誰曰射洪顯惠廟神昔年瀘南安撫
使英州刺史王公也其子雲今爲簡州守時始

悟與雲寶同年進士甚懼曰然則欲謝不敏且
致拜可乎吏曰可再揖至茵次通敘委曲因再
拜神喜跪受勞問如世間禮遂就坐神曰吾入
蜀踰二紀矣曩過陸使君廟留詩曰瀘州刺史
作遷謫合是龍歸舊洞來一時傳誦指爲讖纂
暨以言事得罪弃官謝世獲居于此獨恨王氏
族人無知者藉子之簡州告吾兒時敬諾寤後
六日至簡池謁太守弗獲不得告明年過資州
復夢神召見責其食言時愧謝神曰是行必爲
丁志卷十四
我言之吾近數有功於民不久亦稍增秩禮命
矣時既覺兼程至簡以手書達所夢太守感泣
訪手澤於家而得其詩王公名獻可字補之自
又階易武仕至諸司使英州刺史知瀘南而卒
豈非代陸公爲白崖神乎龍歸洞之事見於廟
記宣和六年宇文虛中與雲同在河北宣撫幕
府爲作記云

慈感蚌珠

大觀中湖州人邵宗益買蚌於市烹而剖之其

一有珠宛然成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觀者敬駭遂奉以歸慈感寺僧櫝藏客至必出示葉少　作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鷲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一時名流屬和甚衆曾公衮　紆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霤水直通方廣古靈源光潔得非僧徒夜踰垣至君内乎郝信以爲然日夕訶責其妄晨忌百端雖小故不捨妾不勝

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此寺臨溪流建炎間兩浙提刑楊應誠與客傳玩不覺越檻躍入水中四坐失色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杳茫之間一索而獲　葛常之　立方說

蔡郝妻妾

蔡待制之子某建炎間自金州　陽令解官避地入蜀久之得監大寧監鹽井挈家之任妻生男五歲女三歲矣同處一舟而蔡私挾外舍婦人別乘一小艇日往焉常相距數里至暮或相

失妻密知之平旦遣童持合至蔡所曰孺人送點心來啓之則二兒首也蔡驚痛如癡止棹以須其至至已自刎矣蔡竟與嬖人之官持身復不謹爲郡守王君所按其家多貲悉傾倒以獻僅得免未幾亦卒郝師莊者嘗爲忠州墊江令後寓夔府僧寺妻先亡一妾有子專家政郝生招同寺人飲酒或指墻而笑曰此處獨無瓦又光潔得非僧徒夜踰垣至君内乎郝信以爲然日夕訶責其妄晨忌百端雖小故不捨妾不勝

寃忿伺郝曉出即刃厥子且藏刀衣下郝聞變走還及門欲入適別婢擁篲在前瞬目使去凶妾知不可柰亦自戕婦人天資鷙忍故殺子隕身而不憚傳記中所載或有之　周祥

郭提刑妾

政和末陝西提刑郭允迪招提舉木筏葉大夫飲酒出家伎侑席一姬失寵於主人解逢迎客意葉乘醉謔之曰吾從主公求汝必可得當卜日遣車相迎姬大喜翹望信爲誠說窮日夜望

之眠食盡廢遂綿綿得疾不能興傍人往視病輒曰葉提舉車馬來未明年元夕忽自力新粧易衣告人曰向正約今日而肩輿果來我即去才舉步奄然而隕蓋葉君酒間戲言旋踵不記憶此姬乃用迷著以致致死二司皆在河中府時外舅爲學官云

劉十九郎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疃歷洪源石村何衙 十二 付說 不聽怪黨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趨廡下客房宿略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旦劉氏子出怪甦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纔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如前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雲蔽屋店中漸暗客妻出呼犬爲一青面長人掣其手使去少頃開晴犬已死毛皆焦灼直上屋瓦碎者甚多犬之罪無由可知然雷威亦褻矣

雷震犬

淳熙元年六月十五日饒州大雷雨市店有客攜獵犬來數日矣是日正午臥于茶卓下忽濃

夢龜告方

奚州士人徐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醫者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矣夜夢龜言曰吾惟整痛不能整骨有奇方奉告幸勿相害也蟠扣之云取生地黃一斤生姜四兩搗研細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罨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止痛後整骨大有神効蟠用其法果驗

田三姑

淄州人田穀女嫁攸縣劉郎中之子劉下世數年田氏病遣僕至衡山招表姪張敏中欲託以後事未克往而田不起初田有兄娶衡山廖氏女女死又取其妹兄亦亡獨後嫂在乃與敏中同往弔寓于張故居没山閣時隆興甲申冬也是夕廖嫂暴心痛醫療小愈過夜半欻起坐語言不倫張往省候則其姊憑焉嗤嗤責妹曰何處無昏姻必欲與我共一婿死又不設位祀我使我歲時無所依非相率同歸不可張諫曉之曰此自田叔所爲非今嬸過既一家姊妹寧忍如此少頃忽拱手曰叔翁萬福又曰慶孫汝可上床坐叔翁者田三之季父穀慶孫者其雄子也皆亡矣蓋群鬼滿室左右盡悚俄開目變貌作田氏音聲顧張曰知縣其爲姑來姑生前有欲言者今當具以告邀使稍前歷道始死時夫兄侵牟及婢妾竊攘事主名物色的的不差且囑立所養次子爲劉氏　復切切屏語似不欲

他人預聞良久洒淚曰我無大罪惡不墮地獄道中但受生有程未能便超脫耳嗚咽而去方附著時廖氏眼瞤笑渦及十指纖長全如田姑在生容貌如是繼日來訖于廖歸明年春將祔于劉塋張與廖送葬宿其冢次方寒雨淒零松風荅響皆起怖悸意廖復爲所憑張譙之曰必山鬼野怪假託若眞田三姑何爲容色不與去冬等隨聲而變宛然不少異申言曩事丁寧委曲然後已迨廖氏還家又來倩有禱於張旁人欲入不見容我不免爲是後一年廖卒始絶鬼附生人多矣獨能使形狀如之爲可怪也

汪澄憑語

番陽人汪澄家頗富獨好以漁弋罣罦爲樂年財三十以乾道九年五月死其妻里中余氏女也稍取其敎戲之具與人或毀弃之明年七月旦初夜妻在床未睡覺四體竦淅驚惴呼告其乳媪媪亦然俄頃作澄語罵其妻曰賤人來吾

死能幾時汝已萌改適他人意二子皆十許歲家貲殊不薄豈不能守以終喪吾甚愛鸚鵡彫籠及雙角弓何得便與三十五舅三十五舅者妻之兄仲滔也所居正比鄰密覘壁間澄厲聲曰何不入視我而頹竊聽滔懼即舍去又使招其仲兒辭以疾則歎息曰生時不相睦固知其不肯來吾父可得見否父老且病扶杖哭而入澄拱手而揖爲恭敬聽命之狀父曰兒既不幸早世得不墮惡趣寬吾悲心無爲見怪於家怖

妻子也澄亦泣曰大人有言澄當去媪遂厥然而默如兩食頃復附語呼其子曰我將出而土地見阻汝宜辦小祭善爲我辭子遽殺雞取酒詣祠禱解媪乃蘇　氏說

聶進食厭物

北京人聶進家世奉道不茹犬鴈鼈蒜之屬唯進獨喜食父常戒之輒曰將止矣他日又如初年二十二歲時病傷寒困頓見青衣人來喚遂隨以行踰山涉水乃抵大城門門吏問此何人青衣曰聶進也吏亦曰來矣官人相候久可速入進殊驚悸引立廡下或呼令升階進密舉首見三人皆王者服据案坐諭進曰汝嗜食厭物雖父兄戒飭不敬聽是何理耶此等物亦有何好進伏地告曰茲蒙嚴旨自此決當斷食王曰果能爾當放還進曰苟復念此罪死不赦王命吏送歸冥行不知所之及家望好累聚泣吏推之身投牖上血汗從鼻出約兩斗許移時漸甦進後由北方歸正得官淳熙元年年四十九矣

新廣祐王

邵武軍北大乾山廣祐王廟攷圖記乃唐宋歐陽使君之神距縣二十里對路立屋數楹以館祠客有王道人者居其旁躬洒埽事頗謹樸愨直乾道四年秋夢車騎滿野羽儀輿蓋如迎方伯連率而又過之皆自廟中出趨問何所往一

吏曰遠接新廣祐王曰敢問王何人今居何地
曰在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覺而記其語明
日徑走其處詢訪之果有陳丞以進士登第平
生廉正為鄉里所稱死方五日道人驗夢可信
喜而歸稍以告人今猶處祠側

詹小哥

撫州南門黃栢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縴常
為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徑竄
逸他處久而不反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

不祥直以為死矣會中元盂蘭盆齋前一夕詹
氏羅紙錢以待其薄暮若有幽歎于外者母曰
小哥真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紉錢祝曰果為吾
兒能製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
陰風肅肅類人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
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
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未可稍前諦
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冥受傭
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為鬼所詐云

晁端揆

晁端揆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眄寄情未能諧
偶婦忽乘夜來挽衣求共被晁大喜未明索去
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辱褥
間餘血溼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閭聞
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晁掩
涕而歸

水上婦人

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失其名以威風肖

直震郡縣嘗乘舟按部還遥見水上若婦人長
尺餘衣袂蹁躚迎舟而下泊相近容色悽慘類
有所愬及相去只尺迷不知所在疑為偶然也
次日所見復如之其色益悲周謂必冤鬼伸吐
遂停棹即近縣追一倡須語言稍警惠者衆莫
測何為既至衣冠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
此倡以言吾為汝直須臾倡凜凜改容哀且泣
音聲如他州人云妾其州某縣某氏為某人謀
財見殺事不聞于官無由自白敢以遺恨告周

隨録其語密檄下彼郡捕得凶民一問具伏遂寘諸法周表卿尚書爲冝黄丞時爲陳山長老了如説而忘其名或云即茂振樞密麟之父也

張珪復生

江吳之俗指傷寒疾爲疫癘病者氣才絶即斂而寄諸四郊不敢時刻留臨川民張珪死寘柩于城西廣澤庵庵僧了壽夜聞撲索有聲起而伺則張柩中也既不敢發視之陽城數里無由得言但拱手而已良久聲息遲明奔告其家亦不問至秋將大葬剖柩見尸乃側卧掩面衣服盡碎裂蓋曩夕復蘇而不獲伸也吁可傷哉番陽亦有小民以六月拜嶽帝祠觸熱悶絶亟舁歸厝于普通塔其事正同

張客奇遇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人鮮衣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卧自述所從來曰我鄰家子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者得非爲所惑否張祕不肯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略無羞諱色曰是也張與之狎弗畏懼委曲扣其實曰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取我貲貨二百千約以禮昏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悒悒成瘵疾求生不能家人漸見厭不勝憤投繯而死家持所居售人今爲邸店此室實吾故棲尚眷戀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事絶如意婦人嗟嘈良久曰我當以始終託子憶埋白金五十兩於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費張發地得金如言不誣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低語曰久留此無益幸能挈我歸乎張曰諾令書一牌曰廿二娘位緘于篋遇所至啓緘微呼便出相見張悉從之結束告去邸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於道路張殊不以爲疑日日經行無不共處既到家徐於壁間開位牌妻謂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遂出妻詰夫曰彼何人斯勿盜良家子累我張

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問同室凡五日又求
往州中督債張許之達城南正度江婦人出曰
甚愧謝爾柰相從不久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
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
楊客居則荒擾殊甚鄰人曰楊元無疾適七竅
流血而死張駭怖遽歸竟無復遇臨川吳彥周
舊就館於張鄉里能談其異但未暇質完也
吳二孝感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

出入虧贏必先陰告忽來見夢曰汝明日午時
當為雷擊死二乞救護神曰　受命於天不可
免也吳雖下　人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以進
白云將他適請暫詣姊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日
中天地冥暗雷聲填然吳益慮驚母趣使閉戶
自出坐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
禍亟歸抎其母猶疑神言不必實未敢以告是
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也
母子至今如初

杜默謁項王

和州士人杜默累歲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
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露醉才炷香拜訖
徑升偶坐据神頸抎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
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
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又慟淚如雨
廟祝畏其必獲罪強扶掖下抎之出猶回首長
嘆不能自釋祝秉燭入撿視神像亦垂淚向未
已

龜鶴小石

王仲禮因作屋就隙地取土遂成窪池得黑石
小塊才廣二寸許汲水滌之上有白龜白鶴形
模宛然鶴之尾龜之背則純黑初謂前人染成
者稍刮磨之實然於是盛以磁器置之書案猶
未覺其異他日夕陽透牕正照鼎上二物皆浮
起於水中取出諦視元在故處復置諸水則亦
如先所見始加珍秘時紹熙甲子歲也至于乙
亥恰一紀忽焉失之

丁志十五卷終

夷堅丁志卷第十六　十九事

胡飛英夢

淳熙二年鄉士張玘赴省試詣之十二
試罷具酒炙約同往
寄紙錢致謁願
回一、

鄭生夫婦

鄭毅夫內翰姪孫燿爲林才中大　壻成親四年生一男一女伉儷甚睦鄭因入京遇一元節先一日將游上清宮偶故人留飯食牛脯甚美草ㄱ至宮才觀燈殿上忽覺神思敞冈亟歸已發狂妄語手指其前若有所見曰

殺此人當時有男子在旁見用藥旁人乃公妻也呼問林氏亦約略能記憶中毒者責罵之頗峻林氏曰本非同舉意何爲及我其人曰因何不言自是鄭生常如病風數歐詈厥妻無復平時歡意不能一朝居林卿命女此離歸家寃隨之不釋遂爲尼鄭訖爲廢人後出

著僧服死於無錫縣寺

黃安道

番陽士人黃安道治詩累試不第議欲罷舉爲

其後門人呂川作

湖湘旱府帥張安國

邦人或曰東明石像觀音夙著顯應一

說禱之果雨於是議飾殿宇以備他日祈禱之

地蔡攢適在殿後乃語其孫衛使徙之衛喜於

往來京洛閑陝間小有所贏逐利之心遂固
方自京齎貨且西適料詔下鄉人在都者交責
之曰君養親忍不自克而爲賈客乎不得已同
寓一寺夜夢人著道服仙衣据案坐前有簿書
呼語之曰此先輩牓黃意其神也再拜哀禱求
知姓名仙問汝誰氏子何許人具以對乃啓簿
葉指一黃戛示之曰君也對曰姓是各非恐
必不然仙曰是矣至于再三黃始沉思曰然則
當易　應之耳謝而且退仙又曰典謨訓誥是

汝及第時黃寤與鄉人語疑所治經復不同或
勸使併改經遂名戛而以書應舉即預薦到南
省第二道義題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果登第

矢民放鱓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鬻鱓爲業日贏三百錢
甲嘗得鱓未賣夢人哀鳴曰念我有子言至再
四驚而覺無所覩燃火照尋聲在桶內一鱓仰
頭喰喁喎審聽之口中如云念我有子者甲遽悟
曰賣爾求利本非善圖即默發願改業明日又
以當所贏錢與乙而併買其所負者放諸江
迎水引首隨之久而不去甲祝曰我坐貧故不
念罪福令既放爾而相逐不捨豈非尚有怨乎
應聲而沒既空歸其妻以失累日所得詬之曰
必以供飲博費窮詰不已始具告之殊弗信是
夜別夢數十人言汝欲圖錢作經紀盍往某路
二十里間當可得既寤憶所指非人常行處試
往焉約二十里草蔓遂密中似有物視之得舊
開元通寶錢二萬如宿藏者欣然拜受負以還

用爲本業家遂小康

仙舟上天

馬忠玉隨其父爲金陵幕官七月中家一女一
婦同登舍後小樓天色約未申間仰空寓目見
一舟凌虛直上數道士環坐笑語須臾扣大表
天爲之開色正赤舟徑由開處入天即合無
而開處尚赩赩如霞忠玉聞而往觀但猶見一
道赤色耳

雷丹

大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雨忽作雷電摠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有飛光大如燕自勑書樓過而南須臾稍息外報縣南村中民饒相家貯穀倉遭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變如甕狀後數十日有商客類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燒倉中敗穀堅如石成五色或如蜂蜨蚓蝗龜魚蠶蛾之類或猶是穀穗客取數品藏去焚香三一前及取碎末於盆內研細酌溪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此雷丹也凡有禍有病者此悉能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病祟輒愈取之幾半饒氏方知愛惜設杙遮闌衆乃不至而自外至中心皆成佛象侍衛羅漢儼然徙歸居室供事智甫遣吏往求但於裂罅中得類物形者少許而已饒相官爲率府率

酒蟲

齊州士曹席進孺招所親張彬秀才爲館客彬嗜酒每夜必置數升於床隅遇其興發暗中一引而盡無此物則不能聊生一夕忘設焉夜半大渴求之不可得忿悶呼躁俄頃嘔逆吐一物地既乏燈可照倦極就杭安眠達旦諸生畢未起往視之見床下塊肉如肝而黃上猶微動諸生曰先生不夙興索飲而困出此蟲乎取酒沃之唧唧有聲亦然始悟平生

雞子夢

東平董瑛堅老之父知澤州凌川縣縣素荒寂

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每以飲饌蕭索爲苦會將嫁妹郡官寄餉乾寥牙雞子三十枚大以爲珍珠食其七而留其餘挂於堂內梁上已而妹壻至庖妾請以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著帚帔而跛足旦起顧面妾持刈取所挂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乃捨之遍求牝雞於同官家分抱爲皆一一成雞唯一雌病脚董自是不殺生 右八事皆董堅老相授云其君火保川北事故皆遠年事也

浙西提舉

司馬漢章綽紹興二十七年自浙西提舉常平罷其幹官張某夢人告曰司馬復得舊物矣旁又一人言乃其弟季思也張馳以白漢章且賀其擢序不久繼邸報至除國子監朱丞墳名字正同已歎其驗朱公即福州相君也陞日留爲右正言而謝景思得之與季思名同鬼神善戲人如此

胡邦寧

夷堅志　丁志卷一六

江西劇盜出沒吉州之西山官兵追捕不能獲積爲民間巨害累歲乃就擒既磔死於豫章本郡發夷其父冢戶已槁未盡壞當心有白蝘宂究然如一劒但未脫鞘耳其子盜弄池兵宜 鉞異哉二事皆說漢章說

祝鑰二刀

縉雲祝鑰乾道壬辰春就銓夢人來報之中第三等又有持二刀授之考既榜出中選如夢迨注官射隆興之新建尉建昌之廣昌南劒之劒浦主簿凡三闕竟得劒浦乃悟二刀之兆

國子監夢

汪安行徽州績溪人既改官調知廬州舒城縣闕到而代者再任汪欲走都下別謀之到郡見教授林文潛同年生也勸之曰二年缺正自不易得何以易爲汪即有歸志夜夢人促其行云已得國子監羔遣矣寤而喜語其僕復決行計至都數日乃被勑差充國子監別試所謄録對讀官給本監講堂印一紐所謂差遣者乃如此

孰謂小事非前定乎

龍華三會

汪安行爲蘄州教授乾道辛卯秋校試廬州得一卷文理甚優可居前列而誤用一韋之三董州教授時仗堅謂當未有以

三會也、

旁僧解之曰此微事耳、二方勉爲書庭謝去遂覺乃驗士

葉芮江舟

葉岳字子中信州玉山人自會稽渡錢塘至江岸同待渡二百人其七十人立墩上餘皆趁趕人皆倉卒

事皆祝養直說

高子勉荷世居荆渚多貲而

玉眞道人

萬貝美妾寘諸別圃作竹樓居之名曰三人日游其間有佳客至則呼之侑席無事輒終日閉關未嘗時節出嬉歷數歲當寒食拜掃子勉邀與家人同出辭不肯強之至再三則曰主

水濱值潮勢甚大水濱之人急回就岸已爲濤所溺潮將至墩衆惶惑相視無所逃命俄一舡從西來有出舷邊促篙工急救墩上官人者岳即登其舟隨而登者三十輩皆獲免半濟岳謝問姓名乃芮國器祭酒之子何爲得得見救芮云衆後數年岳侍兄大江先已亂尼

公有命豈得終違我此出必凶是亦命也子勉
怪其言但疑其不欲與妻相見竟使偕行玉眞
乘轎雜於衆人間甫出郊上家者紛紛適有獵
師過前眞戰栗之聲已聞于外少頃雙鷹往來
掠簾外雙犬即轎中曳出之齧其喉立死子勉
奔救已無及容質儼然如生將舉尸歸始見尾
垂地蓋野狐云此事絶類唐鄭生也王齊賢說

臨邛李生

邛州李大夫之孫元夕觀燈惑一游丁志十六

不暫捨女時時回首微笑若招令出郭
又一男子同途適素所善者以爲得侶竊自喜
徐行至江邊男子忽捨去女不從橋過而下臨
水濱李心猶了然頗怪訝亟往呼之女從水面
掩冉而返逼李之身環繞數四遂迷不顧省乃
携手凌波而度徑入山寺中趨廊下曲室屋甚
窄幾壓其背不勝悶極聲大呼寺僧固知所謂
秉炬來訪蓋誰家婦敲堂李踞卧于上如欲入
而未獲者僧識之曰此李中孚使君家人也急

扶掖詣方丈灌以藥到明稍甦送之歸凡病彌
月始愈司馬漢章　乃其妻舅于夫人之外弟
也

吳氏迎婦

樂平吳璞女嫁德興余寧一有子娶婺原張氏
女爲婦余生死吳繼改嫁後十年亦亡余家老
婢晝夢人來謂己曰吳夫人具棕舟在江中遣
我迎婦及汝婢夢中固拒不肯往婦獨命車隨
其使登舟未數月婦小病遽不起時淳熙元年
也婢至今存丁志十六

夷堅丁志卷第十七　十二事

甘棠失目

番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道人頎而長著黃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來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

江岸岸先檥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挂金書牌刻勅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爲汝醫棠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卧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搜攪眶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餅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卧如初棠知無可柰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眶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邸爲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棠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爲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瑠璃鈃

徽宗嘗以北流離膽鈃十付小瑞使命匠範金托其裏瑞持示苑匠皆束手曰實金於中當用

鐵　熬烙之乃安貼而是器頸窄不能容又脆薄不堪手觸必治之且破碎寧獲罪不敢爲也瑞知不可強漫貯篋中他日行廬間見錫工釦陶器精甚試以一授之曰爲我托裏工不復擬議但約明旦來取至則已畢瑞曰吾觀汝伎能絶出禁苑諸人右顧屈居此得非以貧累乎因以實諗之荅曰易事耳瑞即與俱入而奏其事上亦欲親閱視爲之幸後苑悉呼衆金工列庭下一一詢之皆如昨說錫工者獨前取金鍛治

薄如紙舉而裹餅外衆咄曰若然誰不能固知汝俗工何足辨此其人笑不應俄剥所裹者才于銀箸上插餅中稍稍實以汞揜餅口左右頌之良久金附著滿中了無罅隙徐以爪甲匀其上而已衆始愕　相視其人奏言瑠璃爲器豈復容堅物振觸獨水銀柔而重徐入而不傷雖其性必蝕金然片目所睹處無害也

上大喜厚賚賜遣之予又記元祐間中官宋用臣謫舒州郡新作大樂鼓甚華飾以金采既登

攲其股爲鎖鬚狀以鐵固鼓腹之竅使極窄即敲環入竅中纔入而鬚張遂不復脫是皆巧思得之於心出人意表者　前事劉子思說

表仲誠

丹陽表仲誠孚自右正言外補已而爲江東提刑夢人告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其義如何夢中不能荅明日以語館客范存誠存誠曰下文蓋云命世亞聖之大才眞吉夢也未旬日表得

風疾卒于官識者始解之曰二句之上云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表所歷官及所得疾皆見於是矣何物黠鬼司夢能戲弄人如此時乾道三年

閻羅城

襄陽南漳人張腆居縣之鴈汊世工醫紹興十八年夏夜夢自所居東行二里許過固城鋪北上久之入大城出北門登溪上高橋橋上水中人往來如織見其妻鄭氏亦涉水登岸欲前同

途轉眄間已相失俄別至一城同行者莫知其數腆已入門回閤户者此何郡縣曰閻羅城也腆知身已死甚悲懼彷徨無計不覺又前進至階北見大門三楹與衆俱入過百許步復至一門五楹金碧照曜頃之又過一門塗飾益華兩廡下對列司局正殿極高大垂黄簾腆且行且觀至東廡吏舍門內頗舍中人悉冠帶或朱或紫前揖之了不相應獨一緋衣者微作荅腆立移時緋衣頗相憫以足撥一氈云可坐此坐未

定妻忽立於門外相顧皆漠然頃之一人自殿簾出著黃背子背拱手仰視屋梠移步甚緩若有所思久而復入腆問何官緋衣搖手低語曰此閻羅天子也腆曰適觀狀貌與人間所畫不同却與清元眞君甚相似言未既殿上卷簾呼押文字羣吏奔而往下列囚甚衆或送獄或枷訊或即放去度兩時許人去且盡腆在吏舍遙見其妻亦決杖二十但驚痛垂涕而已須臾簾復垂吏還舍解衣半坐半卧緋衣指腆謂同列曰此人無過何不令還衆皆默然又言之乃曰公欲遣去何必相問其中一人云渠雖欲去三重門如何過得緋衣戒腆曰外面如有人相問但云司隸令喚獄子腆遜謝而出每及一門必有問者如其言即免復尋舊路急行將近屋東橋下跌水中而寤雞既鳴矣呼其妻亦矍然驚覺語所夢無不同者妻罵曰我方受苦時君在旁略不顧我情如路人豈可復為夫婦遂各寢處才數日鄭氏暑下忽微瘧繼生巨瘡痛不堪忍凡十日膿始潰又十日方瘉腆慨然弃家詣均州武當山從孫先生者訪道越十七年乃亡穀城醫者王思明與腆相好景裴弟官襄慕得於思明云

王稹不飲

嚴州觀察判官王稹京東人每與人燕會酒不濡脣同官皆疑為挾詐云得非陰伺吾曹醉中過失售諸長官以資進身計乎益久稍以獨醒侵之稹長歎移時愀然曰久欲祕此事諸君既相疑敢不盡言即袒衣示之皆兩瘢相對如嘗受徒刑者徐而言曰三年前疽發於背甚惡一日瘡劇冥冥不知人或呼使出外到官府中有据案見詰曰汝曾為某州幕職乎對曰然曰某時某事某人不應坐某罪汝何得輒斷之對曰此郡守之意稹持之連日嘗入議狀爭辨至遭叱怒訖不能回公牘始末具存恨無由取至爾主者命左右云云一卒趨而出俄頃已持文案來主者反覆閱視喜曰汝實無罪幾誤殺汝今

遣汝歸呼元追吏護送吏頗賢沿路款語力戒曰回世間切勿飲酒問其故不肯言及寤腥血交流瘡已潰即日遂瘉性本好飲思冥吏之戒不忍再速死也聞者皆慘懼自悔云

淳安民

嚴州淳安縣富家翁誤毆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為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為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為人弟即具牒將詣縣方君固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己而荅曰此我

家僕何敢然當諭使止之彼不過薄有所覬耳為喚僕面責且道寺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為方君謝纔數月僕復宣言翁入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邑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訊倩市滓二百斤倉卒不辦買翁幸為我市當酬葷錢以償真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數送滓

明年僕又欲終訟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法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距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為鄂州蒲圻宰白晝恍恍於廳事對羣吏震悸言曰固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速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語仆地卒吏以所見白始知其冥報云

薛賀州

鄭人薛銳仲藏為賀州守晚治事昏昏不佳枕胡床假寐或揖其前請行身隨以出到某處他吏來言曰官人傳語使君使君大期甚不遠若自此不出仕前程猶未艾也薛寓會稽久生理從容宦情素薄聞之即應曰願自此不復仕吏即去俄復來曰官人欲得一文書為證薛索紙筆書授之吏顧曰既已形於文牘不可復悔矣遂去已而又來曰官人甚喜使君可歸薛惘然如夢覺即日上章乞祠官還越時

淳熙三年官為朝請郎為人言少須至大夫經郊恩任子當挂冠矣（後二年薛致仕）

三鴉鎮

三鴉鎮在河北孤迥處（汝州魯山縣亦有三鴉鎮）鎮官一員俸入不能給妻孥官況蕭條地多塘濼捨蒲藕魚鼈之外市井絶無可買前後監司　嘗至有運使行部從吏導之過焉入其治則官吏已悉委去無薄書可尋詰徘徊堂上顧紙屏間題字尚濕試閱之乃小詩曰二年憔悴在三鴉無米無錢長養家（下缺一字）每日兩餐唯是藕看看只裏出蓮花運使默笑而去好事者傳誦焉蒙城高公泗師魯紹興末監平江市征吳中羊價絶高肉一斤為錢九百時郡守去官漸漕林安宅居仁攝府事其人介而嗇意郡僚買羊肉食者必貪將索買物曆驗之通判沈度公雅以告師魯曰君北人必不免食此盍取曆窻改毋為府公所困師魯笑謝為沈話前説且曰亦嘗倣其體作一絶句云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九）把魚鰕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聞者皆大笑林公微聞之索曆之事亦已（右四事皆高師魯説）

劉堯舉

紹興十七年京師人劉觀為秀州許市巡檢其子堯舉買舟趨郡就流寓試悦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盡之女亦似有意翁媪覺焉防禦不少懈及到郡猶憩舟中翁每出則媪止媪每出則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試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賦秋風生桂枝詩皆所素為者但賦韻不同（下缺一字）須加修潤迨昏乃出次日試論復然既無所黜（貢仁）寘運筆一揮未午而歸舟舟人固以為如昨日也翁媪皆入市獨女在生徑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夢人持牓來報秀才為牓首傍一人曰非也郎君所為事不義天殛殺一舉矣覺而相語皆驚異生還家父母責訊之諱不言已而乃以雜犯見牓後舟人來其事始露又三年從官淮西果黜薦然竟不第以死

路當可

丙志載梁子正說路當可事云其父為商水主簿路之父君寶為令故見其得法甚的滕彦智云當可乃其舅氏蓋得法於蜀而君寶是其叔祖子正之說不然滕言嘗與中外兄弟白舅氏丙一常行小術可以護身者　曰談何容易吾平生持身莊敬不敢不敢斯須與慢心猶三遇厄當為汝輩道之其一事云頃經嚴州村落間過舊友方氏家留飲款洽日且暮里豪葉氏介主人來言笄女未嫁而為魅所惑撓凡以法至者沮敗以去敢敬請於公吾雖被酒固不妨行法即如葉氏喚女出既出端麗絶人默驚羨以為向所未覩女忽奮而前若為人所驅擁吾惘然變色急趨避于佛堂中女追逐至門乃反吾以鬼見困從其家求閒靜處將具奏于天主人引吾至西邊小圃一堂前後皆巨竹與所居相去數百步云此最潔清吾取筯筒朱丹符筆之屬寘几上未暇舉筆俄蒙然無所知閉目審聽覺身在虚空坐處搖兀不小定蓋已見縶於竹扒食頃還故處則几桉牕户皆糞穢狼籍不可　度未能與敵急喚僕肩輿出外行十許里適得道觀遂託宿精神稍寧始趨庭中望斗下焚香百拜謝過退而焚奏章留兩宿微似有影響遣一道流詣葉氏物色之歸云火昨從圃中堂起盡焫叢竹延及山後高林門前屋數十區并土地小廟皆煨燼吾知訟已直自還扣之一家長少正相賀云女經年冥冥不知人今日如醉醒說去歲在房内見一老翁來為媒妁出入數四又數日以金珠幣帛數合來已而迎一少年入與我為夫婦明日挾我歸謁翁姑其他稱伯叔者又十餘人翁甚老呼謂衆曰吾家受葉氏香火幾世矣汝等後生肆為不義禍必及我何不取諸他處乎少年曰此憑媒納幣而取之昏禮明白何所懼後數聞術士至必相與合力敵之往往告捉及路真官來翁又呼謂衆曰吾聞路真官法

力通神非常人比必不免衆亦頗懼　有喚我言眞官叫汝我遂行衆皆從于後將至書院忽呼笑曰眞官奇汝好盍往就之遂擁我以前既退翁問所以歎曰事已至此果能殺之則大善今禍猶在也適方會食門內火遽起煙炎亘天翁拊膺慟哭曰禍至矣以手推我出曰爲汝滅吾家我纔得歸火乃稍息常時所見室宇臺觀一切無子遺所謂行媒者土地也此事本末可畏如此吾幾受其害豈汝輩所當學哉彦智舉此時尚有兩事未及言而卒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邇妻妾翛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尚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詞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煙漫漫夜深人散萬籟息獨對清影憑欄干一聲長嘯天宇知是殘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回看往事一磁甌下視擧世俱亡羊嗟子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游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三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河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縊而死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或疑其尸解仙云云東坡公作黃鶴樓詩紀馮當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王定國亦載之於書疑此亦其流也

史翁女

南城人饒邠大觀間預貢西上遂留近京館于士人胡賈夫家胡亦貢士也他日同入京暮投道　見老媼以黃羅帕髮執青蓋過門外類莊家人別有小女絶姝美相逐而去且行且眄光艷動人胡生惑之率邠躡其後甫食頃恍迷所如在前進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門老翁垂白負杖出自言爲史氏見客極喜迎肅殊有

禮節廳事上挂觀世音像香花奉事甚嚴盡
光彩非人間筆既夕留宿休僕馬于外二子請
入拜其媪許之則逆旅所見者詢其故笑曰早
携孫女訪姻戚薄暮歸不知二君在彼失於趨
避深負愧怍頃又呼孫女出真國色也言談
姿態横生二子恍然心醉須臾引入中堂供
張華楚治具豐潔賓主酬酢歡甚半酣胡試挑
其女女欣然就之郤起便旋翁使乳婢秉燭從
姿色亦可悅郤出盥手沃以水爲戲皆大笑

羅女侍胡寢婢侍郤寢皆熟寐及　寒風襲人
被衣起視東方已白回顧無復華屋洞户乃在
楓林古木間二子相視歎怖羣僕　莫知所以
然　怳歸邸竟不測爲何物妖魅也

紫姑籃粥詩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園藝花子姪聚學其中暇
日迎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焉意後
生僞爲之而託以惑衆弗信也一日再至見執
箕者皆童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
求詩箕徐動曰德林素不見信昌爲索詩漫贈
絶句云末豆應急冏屑榆豈充欲嗜好肖趙張
蒼皇救文叔衆不曉所謂復禱　神願明以告
我又徐書云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
唐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
後漢馮異傳檢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
氏者家世賣粥人以藍粥呼之楠前夕方宿其
館神因以此戲之云德林楠字也

劉狗麝

南城人劉生別業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鯉湖時
往其所檢視錢穀至則必留旬日徘徊不忍捨
嘗赴鄰家飲中夜未歸守舍僕倦甚就卧主榻
少頃見婦人衣二紅衫自外徑入登床熟視審
非劉生罵曰爾何人輒睡于此僕應聲搏之脫
手亟去翻身踰垣時月色正明隨逐之化爲花
狗走出僕因是始疑主公留連不去之意蓋爲
所惑也明日告鄰人則其家所畜者殺之剖腹
中已有異方知其恠變如此後鄉人目之爲劉

張珍奴

張珍奴者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吳興官妓而未審也雖落風塵中而性頗淡素每夕盥濯更衣燒香扣天祈脫去甚切某士人過其家珍出近見其風神秀異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凡往來幾月然終不及亂珍訝而問曰荷君見顧不爲不久獨不肯少留一昔以盡相歡豈非以下妾猥陋不足以娛侍君子耶

十志二八

不然人情相得不在是所貴心相知爾他日酒半客詢珍曰汝居常更何所爲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每夕告天祈竟此債爾客曰然則何不學道曰迫於口體之奉何暇爲此且何從得師乎客曰吾爲汝師何如曰果爾則幸也起更衣炷香拜之爲師既去數日不至珍方獨處漫自書云逢師　多時　說些兒个及至如今悶損我援毫之際客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爲者珍不荅而匿之客曰示我何害示之即續其後

參方

云別無巧妙　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門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再三致謝自是豁然若有悟亦密有所傳授第不以告人然未知其爲何人也累月告去珍開宴餞之臨岐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閱之及啓緘乃小詞一首皆言修煉之事云坎离乾兌分子午但認取自家宗祖此下失一句煉甲庚更降龍虎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澆灌黃芽出土有人君問是誰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始悟其洞賓也

丁志二八

遂齋戒謝賓客繪其象嚴奉事脩其說行之踰年尸解而去

袁從政

袁從政宜春人紹興庚辰登第調郴縣尉先是筠州上高陳氏女新寡來歸以妻袁夫婦相歡嘗有彼此勿相忘一死則生者不得嫁娶之約既之官未　秩陳亡不能挈柩歸但殯道旁僧舍之山下再調桂陽軍平陽丞遂負前誓更娶奉新涂氏女相與赴平陽道由是寺同年有官

於彼者爲具召之才就坐見故妻從外來戟手
罵云平生之誓云何今反負約邪不捨汝矣袁
但向空咄咄咄如與人言又呼從史令回城隍牒
史駭愕漫應云已回牒了袁終席不復顧主人
不告而起歸與涂氏說其詳中夜發狂出走涂
追照以燭袁吹滅之竟赴井死

賣詩秀才

張季直中原人待湖北漕幕缺寓居豫章龍興
寺嘗晝寢恍惚間聞人拊掌笑曰休休得也

雲深處高卧斜陽驚起視之無見也再就枕
聞之張不敢寐走出訪寺僧僧曰昔年有秀才
以賣詩爲生病終此室豈其鬼乎張悚然立西
休官不半年亦死及葬西山其地名得也岡云

右三事李叔達說

齊安百詠

黃州赤壁竹樓雪堂諸勝境以周公瑾王元之
蘇公遺蹟之故名聞四海紹興戊午郡守韓之
美通判時行之各賦齊安百詠欲刊之郡齋韓

夢兩君子自言爲杜牧之及元之云二君所賦
多是蘇子瞻故實如吾昔臨郡時可紀固不少
何爲不得預幸取吾二集觀之采集中所傳廣
爲篇詠則盡善矣韓夢覺且愧且恐方欲取奘
川小畜二集益爲二百詠會將受代不暇作遂
并前百詠皆不敢刊

東坡雪堂

黃人何琥東坡門人何頡斯舉之子也兵革後
寓居鄂渚每歲寒食必一歸紹興戊午黃守韓

之美重建雪堂理坡公舊路時當中春琥適來
游夢坡公告之曰雪堂基址比吾頃年差一百
二十步小橋細柳皆非元所汝宜正之夢中歷
歷憶所指不少忘明日往白韓韓如其言悉改
定他日有故老唐德明者八十七歲矣自黃陂
來觀歎曰此處真蘇學士故基也右二事韓守說

李菱遇仙

濟南李菱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
暇則縱游湖山嘗欲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

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斸筍簽揖之道人問所欲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芠皇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　逸行步如飛洎歸舍不復飲食其從兄大猷莫爲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大猷爲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報數年前已輕擧乘雲而去今唯繪象存

唐蕭氏女

殿前司游奕軍卒李立以貧隸兵籍日爲主將刈馬芻嘗至湖山深僻無人處遇女子秀麗姝少顧仕宦家人自邀與合仍以衣服遺之自是日會其地且時致錢帛給用度立賴是以蘇其徒積訝之意必盜也共白主將密使察之無他故始疑其必有異遇因善術者宋安國試扣焉宋使呼立立至作法召女子亦來曰妾非今世人蓋唐時蕭家女立宿生前乃白侍郎子相許結昏未嫁而妾不幸爲洛中神物所錄遂弗克諧立福力淺薄屢轉墮爲馬曹然妾一念故未嘗捨也近者與神緣盡得自由遍求白氏子後身到此乃知爲李立遂與償夙孽憐其苦貧是以賙給之爾宋曰汝所與物得非竊取乎曰非也皆取諸豪貴家有餘者宋曰汝可速去勿復顧戀恐詒後患吾當移文東嶽令汝受生女唯唯拜謝而退後果不復見立貧如初右二事皆童敏德藻之說

留怙香囊

衢人留怙疹彊年二十餘進士及第調官歸鄉常獨處一室其地濱水水次皆芰荷景趣奇迥忽若有所遇家人莫得而知也第怪其入室即扃户非温清與賓客至輒不出入竊疑之而不可問後因易衣浣濯家人得珠囊於帶間皆北珠結成而極圓瑩　潔非世能有所串銀線桑軟光好不可名狀囊中香氣又特異持以叩所

自來不肯言伺間密聽之時聞弈棋下子聲遂作計啓關掩其不備乃一美婦人對局見外人至急趨入屏後就視之無所覩父兄意其鬼魅深以為憂呼方士巫者治禜百方終不驗而怙顏皃充壯了不類困於異物者及將赴官始絶不至所存珠佩其父遺擲弃海中怙生平康寧無疾至老嗜欲不衰年八十餘尚有少妾十輩官至中大夫年幾九斗晚年人問昔所遇曰水仙也當時失不詢名氏無得而傳蓋得養生之術於彼云其曾孫清卿說

英華詩詞

縉雲英華事前志屢書然未嘗聞其能詩詞也今得兩篇其詩云夜雨連空歇曉晴前山重染一回青林梢日暖禽聲滑苦動春心不忍聽其惜春詞云東風忽起黃昏雨紅紫飄殘香滿路凭闌空有惜春心濃緑滿枝無處訴春光背我堂堂去縱有黃金難買住欲將春去問殘花花亦不言春已暮殊有情致故或者又以為神云

公安尉蔡聰發說

黃州野人

黃州麻城縣境有泰陂山邵武人黃志從居之其地多茂林絶麓黃常自種藝其間百果粟豆成實每苦為物所竊食密伺之見如人而毛者搏之則逝追之不及百計羅絡因結繩置壠間而獲焉初不甚了了養之數日始能言乃實人也公我某村陳氏子年四十餘靖康之難全家死于兵身獨得脫竄伏山間山有高嵓可扳援

藤蘿而上上有草如毬可覆飢餐中實水葉渴
夠澗泉飲之久而慣習遍體坐毛亦無疾痛忘
其去家而居深山也且敏捷如猿猱黃與之食
又強使受室久之膚毛皆脫不復輕趫人皆以
爲若復縱之還山或可不死使之飲食者欲爲
可惜黃不從時童邳直爲郡守外孫王仲共垂
侍行見其事爲作野人記并詩云

史言命術

王垂仲共南城人紹興乙丑赴省試聞術士史
鼎周楠余去病石仲堪四先輩來問命言獨不
取石君餘皆當高過又詢所業經曰習易史曰
適南劒鄧暐先輩亦云治易此人今年當擢第
語罷始推王五行曰母諱吾說君非但今玆不
利後舉亦不得鄉薦歲在庚午當再舉辛未必
成就也王不樂而退已而六人得失皆驗所談
王後來事的的不差既延對又與同年鄉人江
秉鈞往謁史已不憶前事獨云二君復何問豈
非欲知高下耶然科級皆不高王君尚可居黃
甲更有一說江君生乙巳帶格乃殺必過房義
養者二人相顧歎異蓋江本甘氏子來爲江翁
後云暨唱名王第四甲江末等史生之精妙如
此右一事皆王仲共既

玉女喜神術

邵武人黃通判自太平州秩滿寓居句容縣僧
寺寺與茅山接一女未出適輒有孕父母疑與
人爲姦然女常日不出亦無男子往來其家者
密詰之女泣曰兒實非有過但每睡時似夢非
夢必爲一道士迎置靜室中邀與飲宴且行房
室之事以至有身久負羞恨而不敢言也父意
茅山方士所爲乃託故具齋悉集十里內道流
使女自帷中窺之果某觀中道士頎然秀整類
有道者擒問之具伏遂縛致于縣縣令考其跡
狀曰某所行蓋玉女喜神術也令加械扭囚諸
獄道士高吟數語未絕聲黑霧四塞對面不相
覩少頃霧散唯五木狼藉于地道士不見矣文饒

盱江丁僧

紹興初盱江城北十五里間黃氏客邨有僧過其家體貌軒昂云俗姓丁留數日白主人曰入城中行乞夜即　凡數月所得錢物亦分以與黃黃異待之相處益久出入無所疑間遂挑其妻妻年尚以有容質既喜僧姿相又以數得財故心許而佯拒之迨闇排僧闖而入房內無燈而自然光明僧衣金欄袈裟坐壁間青蓮華上

類世所畫佛菩薩然妻驚　佯禮僧遽躍下語之曰吾非世人將度汝汝勿泄即留與亂自是每夫出必往浸久黃知而詰之不敢隱盡以直告黃怒設計將捕治託故出宿密反人定後妻又詣僧摘語之曰我夫欲捉汝爲之柰何僧曰汝無憂闔户就寢黃伏户外側聽愈怒欲入而不可但呼罵之初亦相應荅已則其聲漸遠俄寂然無聞壞壁入竈火照之室已虛矣四壁栲栳道壯偉婦女遭之者率獻若不堪贏悴無色精神奄然有轉而爲巫者人指以爲仙謂逢忤而

損處呼集鄰里追尋到明竟無音跡竟莫知所向

建昌崇真觀黃法中說

江南木客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機鬼其神怪甚倪異多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獨脚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獠是也李善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先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皆是

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孤魅相似或能使人作富故小人好之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徵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遇盛夏多販易材木於江湖間隱見不常人絕畏懼至不敢忤言祀賽惟謹尤喜淫或爲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慕而化形或止見本形至者如猴猱如尨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趫捷勁健冷若氷鐵陽

病者為仙病又有三五日至旬月僵卧不起如死而復蘇者自言身在華屋洞户與貴人驩狎亦有攝藏挾去累日方出者亦有相遇即發狂易性理乖亂不可療者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神言宿契當爾不然不得近也交際訖事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今紀十餘事于此建昌軍城西北隅兵馬監押廨本吏人曹氏居室藉入于官屋後有小祠來者多為所擾趙宥之女已嫁與夫　父行為所迷至白晝出與接不見其形但聞女悲泣呻吟手足撓亂

女竟死趙不訥妾年可三十許有姿態嘗奏欲起髮忽為橫木所串閣于屋梁上絶叫求救人為解免便得病才數日死南城尉耿弁妻吳言人來逼已去而視之遺溺正黑浹液衣被中有祟孕臨蓐痛不可忍呼僧誦孔雀呪吞符乃下鬼雛遍體皆毛陳氏女未嫁而孕既嫁産肉塊如紫帛包裹衣物者畏而瘞之女亦死龔氏妻生子形如人而絶醜惡洎長不畏寒暑霜天能溪浴翁一八郎妻虞年以乾道癸巳遇男子每夕來同宿夫元不知雖在房常擲置地上或户外初亦罔覺但睡醒則不在床虞孕三年至淳熙乙未秋産塊如斗大弃之溪流尋亦死饒氏婦三在家為女時已有感既嫁亦來遂見形顏色秀麗如婦人鮮衣華飾與人語笑外客至則相與飣餖蔬果若家人然以佛之即擲沙礫作風火置人矢牛糞於飲食中莫不憎畏後遣歸其父母家禍乃息王不知所終李一妻黃劉

十八妻周生子如猪狗毛甚長墮地能跳躑一死一失所在黃氏妻是夜遇物如蠶而長大逼與交孕過期乃生得一青物類其父胡氏妻黃孕不産占之巫云已在雲頭上受喜神欲迎之不可為也果死新城縣中田村民李氏妾生子軀幹矬小面目睢盱如猴手足指僅寸不類人三弟皆然今五六十歲南豐縣京源村民江氏妻孕十年兒時時腹中作聲母欲出門胎必騰踏痛至徹心不出方上後産一赤猴色如血弃

之野毋幸獨存宜黃縣下潦村民袁氏女汲水門外井中為大蛇繳繞仆地遂與接束之困急女號啼宛轉家人驚擾召巫巫云是木客所為不可殺久當自去薄暮乃解舁女歸色萎如蠟病踰月乃瘳顏狀終不復舊成癡人矣

鬼卒渡溪

紹興癸　新城縣村渡月明中漁人繫舟將歸聞隔岸人喚船欲渡就之則皆文身荷兵刃者二十餘輩意其卒也不暇問而載之既齊探囊予錢登岸謝別而去平時兵卒經過未嘗有也漁人既喜且訝明日視其錢皆紙也始悟其鬼

（十志二九）

（卷九）

（袁光）

（邵士說）

龍門山

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顛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僧相去差遠既寢聞户外人呼聲驚怪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床欲走門已為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

（邵士說）

復塘龍珠

豫章武寧縣復塘村乾道己丑歲七月二十一

日白晝雷雨大作數牧童放牛壠上見西北方電光中二龍鬬良久東南震霆數聲起逐退之二龍奔逃墜一物於半空中大如車輪上下凡數十而不止火頃紅霞白雲盤旋圍繞竟不得上遂墮田間其光漸微僅若鳧卵大圓明如珠衆童競取之二樵者見其爭不已爲擊以斧欲碎而分之極力不少傷相近富人余氏聞之來觀見光采異常知其龍珠也易以數十錢映空而視中有仙女焉遂爲所得府帥吳明可　給事聞而訪之余氏以僞珠塞命吳亦不復取自此後邑境連年水災繼以荒旱莫睨其故也

十志十九

建昌犀石

建昌縣富民有不肖子常亡賴縱飲因大醉臥路旁既醒見一石如盆大巉嵓可愛日光射其中有物焉審視之則犀牛也不甚以爲貴持往江州德安潘氏者奇之餉錢十萬取其石後其父聞而索之已無及矣時乾道五年八月也

陳氏妻

新塗民陳氏所居在修德鄉之郭下里隆興初元妻爲物所魅經數年百方禳逐弗効夫問之汝常日所見幾何人厥狀何如妻曰先有白衣人強我同寢我每績麻時老嫗必來伴績仍携兩童爲執襆無日不然姑亦苦之謂婦曰若至當報我婦奉教會嫗入室走白姑姑挾刃徑往褰帳嫗正理麻即斫之嫗示以囊金曰所爲來欲富汝家安得殺我姑遂止轉眼間已滅不見陳曰妖易治爾磨刀授妻曰白衣至便斫之妻

十志十九

如言舉刃中肩怪走而嫗至焉曰郎與若相處許久今乃謀殺之何無人情如此使在家受盡楚痛展轉不能亦不恨汝令我來覓藥妻不應刀猶在手伺隙剸其脇嫗奔大山風掀裙起狐尾露焉俄兩女童哭而至曰汝已傷我郎君又傷我婆婆可謂無義妻連斫之皆化爲石自是

謝生靈柑

温州民謝生母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

不啻飢渴謝生搏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膝爲之穿裂詰旦已纍纍結毋實數顆跪摘以奉母食之痼疾遂瘳聞者傳爲孝感

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歌誦其美目曰靈柑詩軸郡守王滌巽澤詒書它邦奓廣其事惜不上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之芳塵以示不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許德和麥

樂平明口人許德和聞城下米麥價高令幹僕董德押一船出糴既至而價復增德用沙礫拌和以與人每一石又贏五升不數日貨盡載錢回甫及家天氣正好晴忽變陰暗雷風掀其目於田間即時震死

夷堅丁志卷第二十 十五事

郎巖妻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言初巖嘗與倡暱妻不勝忿妬自經死于房雖葬猶數爲影響嘗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始以實言巖向空中唾罵之從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謀畏避婦曰無用避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終慮其害已馳還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弃我邪宜速反黃不敢荅但冥心禱天地默誦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產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絶

黃資深

黃資深秀才廣昌人館于鄉里王氏去主家百步許有婦人自言主家女來與亂既久遂病瘵主人疑焉子弟於薄暮見牝狗銜酒器人立而扣館門匿跡窺之黃啓户延入俄聞飲食語笑聲亦未敢呼問明日密詢之諱　甚力是日且晚狗趨屋後山間久不返子弟隨觀其所為乃入破冢中戴髑髏而出急逐之弃而走追擊以杖殺而曳歸剖其腹似有孕一物如皮毬膜裹皆精液凝結如乳即煮熟之加鹽醯託為野物以啗黃婦人遂不至黃他日始知其詳大驚愧然所患瘵疾亦愈

廣昌黃襄說

蛇妖

蛇最能為妖化形魅人傳記多載亦有眞形親與婦女交會者南城縣東五十里大竹村建炎間民家少婦因歸寧行兩山間聞林中有聲回顧見大蛇在後婦驚走蛇昂首張口疾追及繞而淫之婦宛轉不得脫叫呼求救見者奔告其家鄰里皆來赴莫能措手盡夜至旦乃去又壕口寶慈觀側田家胡氏婦年少白晳春月餉田去家數里負擔行山麓過叢薄中蛇追之婦弃擔走未百步驚顫而仆為所及以身匝繞舉尾褰裳其捷如手裳皆破裂淫接甚久其夫訝餉不至歸就食至則見之憤恚不知所出呼數十人持杖來救蛇對衆舉首怒目呀口吐氣蓬勃如煙衆股栗莫敢前但熟視遠伺而已數日乃去婦困卧不能起形腫腹脹津沫狼藉舁歸下五色汁汁餘病逾年色如蠟宜黃縣富家居近山女刺繡開窻每見一蛇相顧咽間有聲鳴其傍伺左右無人疾走入室徑就女為淫時時以吻接女口又引首捨肩上如並頭狀女啼呼死轉不忍聞家人環視欲殺蛇恐并及女交訖乃去遂妊娠十月產蜿蜒數十南豐縣菜洛坑紹興丁丑歲董氏婦夏日浴溪中遇黑衣男子與奸合又同歸舍坐卧房內家人但見長黑蛇亦不敢殺七日而後去婦蓋不知為異物也此四女婦皆存

士人傳合寶慈道士黃師肇說

二狗怪

臨川縣曹舍村吳氏女未嫁而孕父母責之女云每夕黃昏後有黃衣人踰墻推戶入強我與交因遂感孕家人密伺之果如女言將入迎椿以刃即死取火照視乃鄰家老黃狗也以藥去其胎得異雛焉南城竹油村田家嘗失火婦尋捕無迹半月而後歸云爲烏衣官人迎入山處大屋下飲宴相歡不知何人也自是常常失之或至旬日家人以爲山鬼率鄰里壯男子深入探逐正見大石穴如屋黑拘抱婦酣寢不虞人至無復能化形遂擊殺之以婦歸

紅葉入懷

撫州金溪士人藍獻卿妻頗有姿貌與夫歸寧母家肩輿行塗中風雨暴作空中飄紅葉冉冉入懷鮮紅可愛撫翫不已至夜恍惚間有人登床與接及明告其夫俄得狂疾言語錯亂被髮裸跣不可制藍大以爲撓醫巫無所施其伎了不知何物爲妖也朱極說

楊氏竈神

南城楊氏家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豪屋中藉草而寢霜重月明寒不得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張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翳暝虎若被物逐倉黃走衆倀亦散既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公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攡地上後其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縣士羅臨說

姚師文

姚師文南城人建炎初登第得宣春尉以死家之田園先以歲饑速售產去而稅存妻弱子幼多邑令李莫知買者主名閱十餘年負官物至多邑令李鼎治逋峻繫姚子於獄累月會感盡鼎憐其實窮使召保任立期暫歸子至家除夜無以享獨

持飯一器祀其父告以久囚不能輸稅之故哀號不已屋上忽有人呼小石驚視之父衣公服立索紙墨筆硯子欲梯而上止之曰幽明異塗不宜相近第置四物簷間可也子退忍淚屏息遥望之姚稍步及簷坐就牖書滿紙擲下俯拾之際父遂不見新歲持死父書至邑邑宰讀所書某田歸某家稅當若干逮逐人至皆駭異承伏子乃得免子婦之父董在臨川素相善亦往訪之空中揖語相勞如平生且請具酒席叙疑而不見形董曰以何禮為席曰與生人等耳董如言相對盡敬不敢少慢又語及教子為出論題説題意主張有條理罷酒始辞去仍囑善護其子自此寂然

朱承議

南豐朱氏之祖斌字器之就館於村墅嘗告歸邑中居道如厠見一農夫自縊而氣未絶急呼傍近人共救解之既得沽詢其故曰負租坐繫負不能輸雖幸責任給限竟無以自脱至於就死豈他所欲哉問所負幾何曰得數千錢便了特無所從出朱隨身齎挾僅有此數悉與之不告姓名而行歲夕無以祭神亦不悔也後以累舉恩至承議即生五子京至國子司業彦脩終待制褒為郎官襄至郡守皆知名世當朱公清健康寧及見諸子達官享甘旨年八十有餘乃卒里

中人至今能言之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人因往屋後暴衣不還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逐詣縣告縣爲下里正揭賞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絶高峻樵者負薪歸至半嶺望絶壁嵓崖間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于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爲惡予竊負而逃者

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偵視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處殆妖魅所爲宜委諸巫覡聞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被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青氣一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爲氣所却詹不得已倮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石如牀婦人仰卧大蛇纏其身奮起欲鬬詹揮刀啾嘈床下挾婦人相繼躍出婦色黃如槁瞑目死詹爲毒氛熏觸困卧久乃蘇含水噀婦婦即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初暴衣時爲皂

巴山蛇

崇仁縣農家子婦頗少人因往屋後暴衣不還求之鄰里及其父母家皆不見逐詣縣告縣爲下里正揭賞搜捕閱半月弗得其家在巴山下十里山絶高峻樵者負薪歸至半嶺望絶壁嵓崖間若皂衣人擁抱婦人坐者疑此是也置薪于地尋磴道攀援而上稍近兩人俱入穴中穴深不可測樵歸報厥夫意爲惡予竊負而逃者

時日已夕不克往至明家人率樵至其處偵視莫敢入或云穴深且暗非人能處殆妖魅所爲宜委諸巫覡聞樂安詹生素善術亟招致之詹被髮銜刀禹步作法先擲布巾入須臾青氣一道如煙吹巾出又脫冠服擲下亦爲氣所却詹不得已倮身持刀躍而下穴廣袤如數間屋盤石如牀婦人仰卧大蛇纏其身奮起欲鬬詹揮刀啾嘈床下挾婦人相繼躍出婦色黃如槁瞑目死詹爲毒氛熏觸困卧久乃蘇含水噀婦婦即活歸之明日始能言云初暴衣時爲皂人隔籬相誘不覺與俱行亦不知登山屢危但在高堂華屋內與共寢處飢則以物如餌與我食食已即飽心常迷蒙殊不悟其爲異類也

興國道人

劉大夫子昂爲贛州興國宰一子年十七八歲嘗出書館中見醉人酣寢于階下令掖出則當

日在市貨藥道人也明日復然疑其異人命袂入齋舍揖使坐焚香作禮道人曰郎年少拜我何爲且何所求也劉曰某蒙觀先生必非尋常人願求祕術爾道人笑探布囊取文字三卷緘其二皆長二寸許僅如指大堅緊若木石悉以授之戒曰謹守護勿遺失勿泄於人先取不封一眷敬行之餘以次啓視書盡則事成矣丁寧反復乃去劉大喜退發其書皆符籙呪術也依法稍行之無不立驗呪一棗寘水缸中試飲病者

無新故癘篤輒愈請水者雲集父聞之大以爲憂詢小吏得其實索書欲觀子不敢隱取以示即命焚之火畢室有聲如雷少頃神將數輩如世所繪天下力士者涕泣辭訣謂子昂曰明府誤矣賢子當積功行而得道今乃如此何不祥甚邪豈惟不得道將致禍某年受大難不可禳也言訖隱不見及期子果死

陳磨鏡

衡州陳道人以磨鏡爲業中年忽盲但日凭妻肩行於市嘗到衡山覺有拊其背曰陳翁明旦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蠻寇方擾安撫李尚書以重賞募級或有殺平人以應令汝設遭此柰何遂已明日復遇之約如初且責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如之至則一道人携陳手行官道上詣粉墻後附耳語俄傾別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獨令妻自行磨鏡以取給而閉户端坐過百日雙目瞭然復明顏色潤澤如少年時頗能談人未來事至今猶往來湖湘間右二事余翼說

烏山媪

新建烏山村乾道辛卯歲邑境饑疫有田家十餘口盡死唯老嫗與小孫在未幾嫗亦死孫力疾出哀祈鄰里丐埋葬皆畏病染不肯往越五日嫗手足微動俄體煖目開遂復活孫掖起坐問之曰數日何所往若外人肯相助則入土矣幸而不至豈非天乎嫗曰我了不覺知但見人喚我去仍擔我破籠隨行到橋邊一人自橋而下令留住行李使行橋上頗來者紛紛在泥在水舉足如陷不暇問前詣官府朱扉洞開門內朱紫衣冠緇黃男女被驅逐甚衆路逢縣中舊識吏問是何處吏曰非汝所知汝不合來此皆是劫會中人五百年當一小劫吾掌綾綃紙三等簿紙簿勾已盡綃簿亦勾半汝係簿内人然未當至宜急回使人引出復過橋守者舉手加額曰還爾籠爾有善心脫此劫會吾爲爾喜今速歸救爾屋宅遂失脚墮橋下乃甦　齊敭說

南城士人于仲德為子斷納婦陳氏陳世為巫
女在家時嘗許以事神既嫁神日日來惑蠱之
每至必一犬踔躍前導陳則盛飾入室以須衆
皆見犬不見人踰時始去于氏以為撓召道士
奏章告天陳稍甦自言比苦心志罔罔不憶人
事唯覺在朱門洞户宫室之中服飾供帳華麗
煥好一美男子如貴人相與燕處如是甚久其
母忽怒呼謂子曰不合留婦人於此今上天有
命汝將柰何盡以平日所積錢為自脫計子亦
甚懼遽云急遣歸自爾復常于氏父子計以婦
本巫家故為神所擾不若及其無恙時善遣之
遂令歸父母家竟復使為巫 王三錫説

雪中鬼迹

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
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千人行聲或語或笑或
歌或哭雜擾勿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凝寒
陰翳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略無所覩明
旦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
蹤相半或流血污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
絶自十八卷至此除路當可一事外
皆建昌士人鄧植端若轉為予言

此影宋鈔支甲乙丙丁四集宋刻本曲萃古齋有之書也洪公撰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外間希售於石家巖久能今大為何夢華買出其歸宿未知在何處今所藏宋刻有夷堅支甲一至三三卷七八兩卷皆小字棉帘者近又得志甲乙等記次以三甲三乙等記次以四甲四乙等記祇有甲乙兩種流傳雜取支与三志湊成十集小字棉帘者亦舊矣此雖四集為夷堅志之原文去於宋刻向把友人借宋刻影鈔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支庚三志辛十卷三志壬十卷取兩集以配全而其今居乙為宋刻帰余而此影鈔者遂本係舊鈔支甲至支戊五十卷支庚三志辛十卷三志壬十卷又三志已十卷三志癸十卷皆不全本也每見近時坊刻稱夷堅志者大都發源於是而目又異矣副本圖之家所藏宋刻有夷堅天壤甚大未識洪公所著夷堅各志其宋刻能一一完全否痴心妄想其有固未可必其無也安敢必耶嘉慶丁卯正月六日復翁識

製述于割四直收歎物靡所好而心有力以副之復翁記

夷堅支甲序

夷堅之書成其志十其卷二百其事二千七百有九蓋始末凡五十二年自甲至戊幾占四紀自己至癸才五歲而已其遲速不侔如是雖人之告我疏數不可齊然亦似有數存乎其間或疑所登載頗有與昔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談助是不然古往今来無一盡荒忽耶餘有萬不同錙析銖分不容一致蒙莊之語云惡乎然一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不然又曰是不是無不結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不結是若果是也乎不然也亦無辯能明斯旨則可讀吾書矣初予欲取推兒請用十二辰續未篇帙文以既柯古雜俎謂其類相從四支如支諸皐支動支植體尤崛奇於是名此志甲支甲是於前志附庸故降殺為十卷

紹熙五年六月一日野處老人序

夷堅支甲目錄

卷第一十二事
張相公夫人
魯光寺僧
蛾明殿馬
河中西巖龍
五郎君
七娘子

卷第二十四事
陽武四將軍
黑風大王
李婆墓
小珠山遺卵
胡煌僕
九龍廟
常琏牛

卷第三十三事
呂使君宅
劉承節馬
王宣大尉
樓煩道上婦人
劉將軍
生王二
魯光寺僧
蛾明殿馬
燕王遷都
河中西巖龍
来中正
護國大將軍
杜郎中驢
王德桑枯蟹
宿遷諸尹
吳皐保義
丹州石鏡鼓
衛師田
野牛滩
聞氏女子
虞主簿
熊二不孝

張文質
汪乙龜
姜彥榮
包氏僕
卷第四十六事
共相公
雙頭蓮
項明妻
劉十二
李柔
靳守妻妾
錢塘老僧
鄧如川
卷第五
唐四娘侍女
龔輿夢
周三蛙
湯省元
劉畫生
劉承議
方禹寃
段祥酒樓
張鮎魚
張鎮撫幹
華延年
嚴銅匠妻
張待制
詹燁兄弟
南城驛
九里松鰍魚
黃文明
舒嫩四
淨節婦
妙智寺田
雷州雷神
景德寺酸餡
劉氏二妾
張調夢
石丱獻
卷第六十四事
西湖女子
遠安老兵
林學正
趙岳州
塊率寺經
資聖土地
七姑子
卷第七十四事
蔡箏娘
姚廸功
鄧興詩
建昌王福
黃左之
徐達可
黃達真詩
卷第八十四事
戴之邵夢
蔣良輔
巳東太守
高周二婦
豐城下渡
吳滲二龍
張尚書
甄騎家熊
章澄取妻
趙善持
童漢臣
徐防禦
青童送筆
鍾世若
羅維淵
錢塘縣尉

符離王氏蠶
哮張二
寓行者
鄂渚王媪
山陽癡僧
朱楓得子
卷第九十二事
宋道人
從四妻袁氏
関王幔頭
葵乙兎報
梁小二
董小七
卷第十十三事
海王三
蔣堅食牛
龍鳳邠
復州菜圃
襄忠庙
王仲共
王楫雙雞
王公家怪
簡寂觀土地
隗六母
晁氏墓異
絳州骨堆泉
益都滿屠
史省幹
尹二家火
張鬲義僕
魯晉卿
夏義成
山明遠
羽客錢庫
薦福四本
陳體謙
甘林二命
艾大中公案
臨安府洪橋南陳家経舗抄録 凡一百三十七章

夷堅支甲卷第一十二事

張相公夫人

錢履道字嘉真京兆咸陽人北虜皇統中游學商虢過鄜縣貧程不止獨一僕相隨天曛黑不復辨路信馬行道一大宅扣門將託宿遇小妾從內出驚語之曰此地近山多狼虎豈宜夜涉錢曰適不意迷塗敢到第宅求棲寓一席之地但不知為何大官宅第妾曰是河中府尹張相公之居相公虜亡唯夫人在須寧召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相見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盃盤夫人容色端妍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自謂奇遇若遊仙都情思蕩搖莫知身世之所屆拱手敬坐不輕交一談語人以為野鶩相視笑鷇罷席就枕俄而燭至夫人者復又更衣擁之登床錢趑趄避強之再三於是共寢明旦當之飯錢本漂泊旅人既稱愜懷抱累日不言去一夕正歡飲間聞戶外傳呼呵導之聲云相公且至矣夫人遽起諸妾皆奔而散錢竄伏暗室不敢喘怖因假寐久之狐嗥鳥噪東方既明人屋俱亡但已身臥于棘叢古塚耳狼狽而出逢耕夫始得官道衣上餘香芬馥經月乃歇

樓煩道中婦

嵐州宜芳縣飛鴈保村民難言往樓煩縣中道少憩逢婦人素衣高髻年許揖而問曰我自樓煩來欲往嵐州獨行迷路不知從何為便言指示之將分手婦忽長吁一聲遂仆地掖視之久矣言就邸舍求湯飲灌救竟不起傍人過者見婦女不明畏為己累執以告保伍遣繫縣獄訊治難自誣云杀而取其貲然僵尸無痕傷又不能供所掠何物郡遣書掾以生者審究呼問言曰汝實杀人耶對曰難言也明生不悟其姓名再問之復然以為疑乃曰然則所謂難言者非汝邪又對曰然明還郡具白之守別選吏啟壙因驗之但得朽木一片於柩中無從鞫勘縱釋使去言在家事父母極孝謹為鄉社所重至是蓋獲天佑云

普光寺僧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也既作僧為街坊化士嗜酒不檢一意狎游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其家困卧閱一寒暑忽昏不知人舉室環泣少頃仰首長鳴頓仆於下問其所苦稍能言曰腰脊之下尾骨痛不可忍呼瘍醫孔彦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間崛出父畏醜狀宣播急掩其衣痛愈切復

裸以示人然後止明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
面已肖驢形數日後蹄鬣俱脩兩耳翹然哮吼悲
鳴四肢攙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議欵杀之寺僧云
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彰其惡報以懲後耒如杀之是
迸天背理將為君家不利於是畜于廐中而不施轡
勒驢嘶嗷不已但亂齧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
若有喜意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

且

劉將軍

金虜擾齊魯之地改奉符縣為泰安軍其皇統二年
累月不雨漢兒劉將軍為守禱於岱岳不應致祭
龍潭赫日滋熾劉怒命丁夫運石負土欵填潭使平
夜梦神告曰天久無雨非吾之罪方今四之內內九
海之弗得一勺之水則有神主之吾不能預又豈敢上違天律
輒降膏澤邪幸使君察之也劉寤而愈怒黎明率千
余卒益輦土石投寘潭內比暮遂平然到晚復如故
劉了不警悟但竭人力而為之當昼陰熱寒風倏起
雷電從潭中出山阜皆震吏民惧甚劉猶瞢役不已
數日間暴卒雨乃沛然

淑明殿馬

顏亮正隆中泰安守不室里始到郡欵謁東岳廟遍
禮群祠至淑明寢殿地有流血大驚躬率從吏周行
檢視見後塑像一指折血淋漓弗止而首飾臂釧及
供床黃白器皆亡失即捕典掌者繫獄訊治雖加以
峻刑終不得其實後因月旦再詣廟偷牲幣奠享灶
香敬禱曰后宮嚴閟深固詎容穿窬可入今獄乂不
決必累無辜惟神至聰極明頤顯示誅殛以快民意
祝罷田車明日晚閽卒走報云殿西廊素壁間旧繪
馬四匹早忽不見山下人盡聞馬足響而不覩其形
久之各街一人至一僧一童行兩胡奴不室里急策
馬往先謝神威然後驗問四因絣械廡下如有物執
持者是時有真千户曰阿失打虐欵所部誅求貨賄
其二人無以應命與竹林寺僧同謀自殿屋山翼鑽
庀斷掾紝旬日始靳得達故外人莫知藏其物於僧
所童行興聞之於是具奏虜廷亮令杖杀千户兩奴
放為良黥竄僧童於遠裔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其居在黑松林跑谷世以畋獵射生
為業用是得名因與衆逐鹿至深崖迷失道正彷徨
次遇女子度水来年少皃美而身無衣袖視王而笑
王平生山行野宿習見物怍雖知為非人殊無惧色

咄之曰汝鬼耶怪耶女又笑而不荅良久乃問王曰
尔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本山下獵徒今日逐鹿
失縱至墮茲處生亦之分只在頃刻願娘子哀之女
曰隨我来當示尔歸路遂從以行登絶高嶠岩之峯
涉田環過膝之水塗徑榮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
步武如飛到一洞有大石室境趣邃寂如囻人居不
聞煙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旁無它人戲言挑之欣
然相就夜則共榻昼則出采果實以啖之居月餘王
念母乏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復相尋
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愛他日再訪焉試
與之語邀同歸署不謙拒携手抵家王妻趙氏說有
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外客
至必驚訝歛避或獨走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食王
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河中西巖龍

虜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効聞西
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為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
老身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叟来
听講莫知所從来疑為龍也當試扣之須金吾明旦
至此潔誠以待李曰諾如期叟至李正從僧話望其
入寺即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
曰使君屈膝于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為灾五種
不入万民将無以生願龍君慈仁亟下甘澤當肇建
祠宇歲時奉祀以彰顯大神之威灵惟神念之叟無
言少頃顰蹙而歎曰噫泄吾天机者師也吾死無日
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令以
師故獲罪上穹立降誅罰吾即死尸墜于地然未出
此境中乞為作證明使合郡民為行壇七晝夜庶幾
籍此功德可獲超昇僧許之而去於是一雨三日外
邑虞卿報有死龍墮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千人
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供事畢龍現於空作人言
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秉無上妙因得為
菩薩龍矣李為建庙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為蒼龍谷
唐小說載釋玄照講法華經於嵩山有三叟日来諦
听自言是黑龍照以天旱令降雨叟曰雨禁絶重儻
不奉命擅行訪責非細唯孫處士能脫弟子之禍照
為謁孫恩邈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為獺匿于
孫所居後沼遺使者捕執孫使解而釋之事頗相類

燕王遷都

虜天德二年五月以燕山城隘而人衆欲廣之其東

南隅曰通州門西南曰西京門各有高丘俗呼為燕王冢不能知其為何代何王也及是立標埒定基址東基正妨礙議欵削其北面以增雉堞工役未施之數日都民于中夜時聞人声云燕王迁都皆出而观之見奩幹儀衛前後雜遝灯烛煌煌香風襲人羅列十里從東丘至西冢遂滅明夕復然民以白府留守張君為請於朝廷乃迂往其壘以避之

五郎君

河中市人劉庠娶鄭氏女以色稱庠不能治生貧悴落魄唯日從其侶飲酒鄭飢寒寂寞日夕咨怨忽病肌熱昏冥不知人後雖少愈但独處一室默坐不語遇庠輒切齒折辱庠欝欝不聊委而遠去鄭掩関潔身而常若與人私語家衆穴隙潜窺無所覩久之庠帰舍入房見金帛錢綺盈室問所從得鄭曰數月以来每至更深必有一少年来自称五郎君與我寢處諸物皆其所與不敢隠也庠意雖憤然久困於窮冀以小康亦不之責一日白昼此客至值庠在焉反戒庠無得與妻共處庠惧徙於外館一听所為且鑄金為其像晨夕瞻事俄為庠別娶婦庠無子禱容求之遂竊西元帥第九子與為嗣元帥賞募尋索鄭人胡生之妻因到庠家見錦綃嬰兒疑非市井間所育者具以告帥捕庠及鄭械繫訊掠而籍其貲獄未決神召會鬼物辟重門直入獄却取凡同時諸囚悉逸去帥大怒明日復執庠夫婦箠楚苛酷是夜神又奪以帰而縱火焚府治樓觀草場一空焉礫焉石如雨而下救火者無一人能前帥無可柰何許敬祀神不復治兩人罪五郎君竟據鄭氏焉

宋中正

魏人王員外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戾自暴出過神祠未嘗加敬或指而詈侮虜亮正陰初有士人通謁曰宋中正既進見為縦陳禍福其言似涉訛戒王不悦荅之曰天生德於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君恃力愎諫匪朝伊夕焚惑真君将不日臨君家速禳之尚可免庶王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来子勿以不根之辭誑惑於我客咄咄不已王叱遣之經旬又一客緋衣朱紱自称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辭王曰旬日前一宋秀才相訪意欵相恐脅吾固拒却不听君豈其黨邪吾平生直心於鬼神之事無所畏敬君衣宋衣而姓宋得非焚惑之精乎復叱之其人出外仰天大呼即有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

猶鴟張大言曰不足救也此不過能燄吾庐舍耳俄頃大焰旋轉散為數十炬王屋邸無遠近一切蕩然其金玉堅白俱成煨燼其屋之側故有火星庙略無所損

七娘子

大河之流截大竹而東注峻灘數十水勢湍悍魚鼈不能停居其一曰七娘子灘山巔有龍女庙山下民千家當夏潦稽天歲有隄防之勞淪墊之慮父老雜謀將徙聚落于它所士人韓元翁者老成博雅為黨里所信乃往謀焉元翁曰吾曹世、居此墳墓庐舍其傳已久一旦委去于心終不安試懇懇於龍祠視其從違乃隨事為計亦未晚也于是醵錢具牲牢酒醴擇日詣庙求迁其祠於河濱擲杯珓以請得吉卜衆拜而帰方擬財慮費是夜雷風大作声如頽山暴雨傾河狀嘯鬼哭山下人盡皆以為貽神怒比曉霽色融怡一庙儼在平地尺椽片瓦無有壞隳至於壁泥塑像一切妥貼面勢平正基宇堅牢絶勝於其舊自是溼漲抵庙岸即止民無復憂

護國大將軍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衆稼如雲而蝗虫

大起翻飛蔽天所過田畝一日皆形如野鶩而高且大脰有長嗉可貯數斗物干百為群更相呼應共啄蝗盈復啄連城數十邑皆若是才熟徐泗上其事於廣庭下制封鶩為護國大將軍

挿而盡未幾有水鳥名

陽武四將軍

黃河之南陽武下堤在汴京西北數為湍瀠所敗每
十一脩築至用丁夫數千萬工庸皇統中嘗決溢發卒
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溺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
能潛伏一晝夜遂命倫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
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蛇為害故堤不能堅非鼓之不
可須得宝劍乃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
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頗集衆舟於岸游
以相俟至午水变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艘
蛟首奮而登舟洪流西落即時掃寧守歎奏與武爵
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為立祠於其處
請于朝封為四將軍以為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
傍灵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魯詢其姓
第識者疑為神云

杜郎中驢

杜泾郎中河府榮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為医賞業稍
給買里中王氏馹僅高四尺然有力善鳴能馳遠泾
日夕乘跨而好酔後驟馹之度稍緩則痛鞭之于是
每施鞍轡縮慄悲嘶為恐惧意初不知其有懷恨思
報之心嘗往下村晚飲回及中塗距家猶十里歌急
帰扣鞭愈切小童不能追負衣藥笥居後馹忽蹶墜
泾于地未暇起為所踶齧食其肢且盡氣未絶馹悵
悵独還家人驚異謂必遺虎狼之厄而視馹口吻皆
有血諸子秉炬到其處泾尚負痛能言舁之到舍而
死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為
廟蓋漢唐以来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
軍黑風大王者領數兵萬将窺梁益館於祠下腥羶
汙穢盈積如阜不知掃除一夕乘酔欵入寢閤觀后
真容旦有媟瀆之意左右固諫不听率十余奴僕近
往未及奉目火光勃欝雜煙霧而興冷氣激人氣不
能定統軍惧急趍出殿門自閉有数輩在後是踰為
関闌翦斷統軍百拜祷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
清廓果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
深数尺向之糞汙滌蕩無纖埃統軍斋潔致祭捐錢
五万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普州盖都人王德桑枯蟹

普州盖都人王德桑營新第于北郭既成百怪交興

白晝出沒煙氛翁蔚之中神形鳥面見人紛紜往来傴肆自若邀喚道術者施法攝治歷數輩皆无効不可寧居於是還旧舍而揭牓於市訪膽智者就驗之狗屠范五素以兇悍著詣德桑求酒餌独往宿夜且半西廡下嗸然大声起一人従地踊出短身縮項着朱衣形兇兀腩似年三十許兩手相擊歌舞庭下范握刀逐之至東南隅失所在牢記其處明旦發土獲一枯蟹大而赤椎碎投諸水其後貼然王厚謝范屠遂得安處

李婆墓

下邳境内有古丘相傳為李婆墓莫知其何時又言多藏珠宝積為亡賴悪子所睥睨紹興丁巳歲僞齊之末群盜四行焚庐發塚略無虛日遂徙事於李墓呼聚三百人畚鍾倫集自晨至午啟鑿及於埏中棺槨皆露衆疲困憩卧或餐乾糒俄一媪長七尺余髮白面黒形極醜素練寛衣端坐槨上殚長嘯響振林壑溪谷消流一切沸涌衆怖而散走須臾煙靄四合神鬼出没或聞闐、車馬声或隱、如雷移時開晴一盜有膽者復往視已失棺槨所在但存空穴嗟悔而帰五旬中多暴死及無故顛隕者里民為悉力掩壙且致祭焉

宿遷諸尹

宿遷大姓尹氏當離乱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龍虎大酋之墨獲祖宗御容輿宮闕諸物寘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従求貨弗愜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御将謀不軌獄吏不復究質於是諸尹皆奕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為巫助之謀者皆補右列後避虜禍邑人多播徙京口周郭亦南来嘗同其友朱生輩閲市朱之子従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着青縈袍張弓扶矢顧而怒憾當通衢欵射人周郭趍入酒肆朱生不覺也従龍窓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従西去諸人飲罷过南畔小巷到一隊處遇向者五卒正身發鏃中周郭之胷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即称心痛仆坐不能起衆扶以帰経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膈膜見五臟月餘而死

小珠山遺卵

容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濱有山曰小珠双峯嵯峨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泓可鑒目為園頂窖呼管坳膚正隆三年秋兩民行山之隈至窖側見一卵在地可盛

栗二石斑爛光彩異而戮之乃取鬲繩絆倒縛舁下山舉村来覩歎為耳目傳聞未幾有少年數攫取而去即羹食之後旬日颶風夜作震撼天宇居者百餘家為風掀舉蹈於山顛旋落圍頂畔少年食邠者撲死餘老弱千計皆無所傷敗瓦朽木到今猶有存者

吳皐保義

吳皐十一保義者符離人紹興初從楚州鎮撫使趙立軍得将尉長六尺二寸勇健有力至三十年庚辰

汙貽

寓居北神堰往旰貽聚七賴潛渡淮入泗東城劫富室汪氏獲金具二万緡時顏亮方榮移文鷰對境詰

貝

索州縣繪形立賞格甚厚皐恬不知畏與其黨入楚城呼画工趙四者指圖語之曰汝所画全與我不類宜易之郡守藍師稷使人招致欣然應命荅對如流舉止自若藍以為奇士壯而釋之曰異時遇上緩急

汙貽

斯人真可用明年旰貽守周淙擇効用使臣来捕之始奔淮北兎屯莊淮民素嚴悍之莫敢問独王雲者

埭

数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煙霧塗興迅雷激電引煌入伏卓下使急誦呪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

旰貽郡

剸暑越兩夕方到旰貽擲首邵亡三恕目乃瞑

胡煌僕

覇州文安縣人胡煌居莫金口家稍豐好義忘利一僕曰嚴安執役二十八年恭謹有信未嘗輒受傭直煌與之則云姑儲於主家須歉用乃取愛惜主物不妄費分毫煌待之如弟嚴亦呼煌為兄而謂其妻為嫂紹興庚辰虜正隆某年也徵歲之仲春嚴把煌袂入浴室云有一密事煌笑曰非從我索積歲雇直予曰吾嫂與人私予曰否然則舍兩者外何等可密嚴曰

中

外埭

兄将死又不以善終自今七十日當遭雷震於縣市弟有一術可救能信之乎煌素重其人告於妻子皆憂窘莫知所出後六十三日扣嚴曰若果如弟言天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即授以秘呪曰才脫兄厄吾亦從此逝矣及期天宇澄霽四野無雲嚴躬叠卓榻数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煙霧塗興迅雷激電引煌入伏卓下使急誦呪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尋索一大神披甲仗鉞呼諸神物曰胡煌無處求今已失時此人既免天誅且延一紀之壽吾曹将柰何霍然而散日猶未晡嚴旋不知所在煌至壬辰

歲始亡

丹州石鏡鼓

寨

丹州之境有兩山塞曰東池西池西塞懸崖百丈嶄
嵓陡峻人不可陟下有石鏡石鼓其傍勒銘云石鼓
響兵雲屯石鏡明面南尊紹興中地雖陷虜而秦民
聚衆起義欵歸本朝者未嘗絶叫塞常屯万人来者
必擊鼓穽無声照鏡則昏暗郡人曺布子少貧困以
紡績養父母故里俗以布子呼之虜天春三年秋帰
一身於西塞或邀之詰石所試扣鼓声鏗然遠近
皆震洎臨鏡修明傍観者見布子容皃自若而冠
冕之生理益富於昔云

衛師回

衛渊字師回鄜府東阿人嗜酒成疾敏惠過人而懶
讀書年余四十未仕當盛夏偕朋輩投壺聚飲酔卧
牖下夢身遊它所或報沈湎國入寇居民挈老稚散
走渊倉忙伏竄暨还家屋室皆已遭俘掠独行山間
彷徨累歲無地駐足忽遇故人闊中孥李亨嘉王勉
夫三人相問存沒告以其孥無恙渊大喜語之曰吾
厄困三年飢寒漂蕩朝不謀夕每念平生歡會一吸
数斗今頓一杯救渴亦無由致諸君寧有意乎中孥
曰过此数里有青帘酒肆二妹當壚絶妍麗盍共訪
之渊益喜到市果如所言渊先醼一卮又令添酒別

一鬻執器愁慘淵誚之曰酒家人見客當馳怡笑樂何乃如是鬻泣曰先輩不知也適所飲非者麴藥醞成皆人之精血尒世人居陽間拋踐余憑崇積殃咎死則漬其骨髓而為之淵昧、不信妹乃引入後室巡視見大屋中羅列醡糟傍有百余人裸坐男女淆雜兩大兕持戟以次又置糟內大石壓醡之血自口流溢俄而成酒淵悚慄而覺小童在側賓客嚣坐壺矢之声方鎗然遽話所梦元不移一時憶其經歷殆殽歲矣唐人記南柯太守櫻桃青衣邯鄲黃粱事皆相似也

常珪牛

常珪晉州平陽人父為里胥蚤死母携之再嫁富民康德休為人落魄亡賴德休與錢三千緡使為區肆由是生理自給而珪事继父署不知恩經数年德休死視如路人尽竊其貲甫三十歲強壯無疾忽作牛鳴一声而斃是夕康氏牛産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膊間德休二子讀書識義不忍露其醜蹟匿之舍後牛鳴吼　跳触藩而去奔迸邑市観者以故尽知之康氏遣数健僕關逐不可得往趍深谷中不復至

野牛灘

野牛灘在洛京之白波與九女七灘下人見群蛟激水暴漲居民遭没溺者十室而出乎峻顛乘流而躍崖谷間摧峯破岸触處成淵澤屋庐如洗田禾一空大雨五昼夜不止俄有牛数十光迸射経一夕乃霽下與蛟鬬於山麓黒霧縈繞火水循故道一蛟長十丈死于樹下洛都守孟君率洛陽河陽兩郡士民精潔奉牲臨河致祭項之有龍見於雲端驤首如赴万衆仰観乃知其化為牛而殺蛟也於是為於其地立祠（右二卷所傳皆宋後此事）

夷堅支甲卷第三十三事

呂使君宅

淳熙初殿前同牧馬於吳郡平望歸塗次臨平衆已止宿後軍副將賀忠與四卒独在後三里至蔣湾迷失道詢于田父曰可從左邉大路行方及半里遇栢林中一大第繫馬数匹皆駔駿可愛問閽者此誰之居曰前邕州呂使君今已亡但娘子守寡又問馬欲賣乎曰正訪主分付於是微賂之使入報良久娘子者出澹粧素裳翛翛然有林下風致年将四十侍妾十数人延坐湏茗扣所欲以馬對笑曰細事也俄而置酒張筵歌舞雜奏既罷邀入房将與寢昵賀自以武夫朴野非當與麗人偶固辭娘子歎曰吾婺居十年又無子弟只同群婢苟活今夕不期而會豈非天乎宜勿以為慮遂留館凡三宿始別贐以五花驄及白金百兩四卒各沾万錢之賜又云家姊在淨慈寺西畔住煩寄一書握手叁而退賀還日違軍期且獲罪窘怖無計奉馬献之主帥託以暴得疾故遲帰帥馬喜見而不問仍陞為正將後数日持書至湖上果於淨慈西松徑中至姊室相見如姻親仍約明日再集亦留與乱金珠幣捆載以帰自是每三四日一往賀妻以獲財之故一切弗問嘗驟洽迨暮外報呂令人来姊失色無以拒妹至三人鼎足共坐令人者招賀入於小閣峻辞責之賀拜而謝過哀懇三夕乃釋経半載賀妻亡宅穸之費皆出於呂氏乃憑媒妁納幣正為継室踰三年賀亦亡先有三子一居墖市二從軍令人詣府投牒分橐装遺之而乞身去姊家同處明年寒食賀子上父塚因訪姊家姊云妹已帰臨平矣又明年復詣其處宅舍俱不知所在唯松林内有両古墳賀子悲異瞻敬而去

聞氏女子

永州民聞十三居司理院側妻閔氏生女極婉秀不類市井間處子因名曰韻奴乾道丁亥年十三歲矣正與祖母同榻寢梦一道士至父母具饌延之既食呼女前謂曰我尋尔久乃在此邪探懐出小磁瓢取藥一粒如豆大青碧可愛置于掌中曰此丹之功力能回天机奪造化易陰陽変寒暑尔有夙縁當服食可速吞之女喜接才下咽異香馥郁道士辞去女恍惚而覺藥猶在口而香不少歇以告祖母有頃起便旋則已化男子形矣予是時即聞其事書于景志中與此差不同且以聞氏為文氏然大署非誕也

劉承節馬

浙西人劉承節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于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携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歎買客香取視殊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示之中蓄銀可百兩客窃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仗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惧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紿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来不可安寢不若未曉放塗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謀具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垂与拒鬬而寡不敵衆并子僕死焉適一鄰卒過亦殺之投尸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于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局已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迈主簿異之曰此必有冤詐遣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凝立滿地血點腥觸人四尸在穴支体尚煖坐立瞀里正訪捕不終朝尽成擒並殊死

虞主簿

虞主簿建安人學問超卓登第後注官宜興臨赴任暴卒経日復蘇云初病困迷罔時見一吏揖廷下曰府君有命遂徃以行且百里之力不能支懇求少憩良久復進到一所如世間嶽廟引入門望主者晃旒正坐乃叩頭請曰某死無所辞念父老無人侍養乞賜余生終父天年無所復恨主者曰汝知前生之事乎對曰不知也王曰汝昔姓名為陳朝老令籍其宿學故所悟絶人但一生無絲髮善事是以福淺上帝憐汝讀書之勤與汝一第所以不食禄而早世者正由不曾作福耳憫汝有養親之志吾奏于天尊許延七日可帰與父別也遂得還自知不永持父以泣越七日果死

王宣太尉

西邊大将王宣紿興末禦虜冦立功乾道中為襄陽帥而卒後半歲其麾下故部曲蔣訓練出城至潭溪飲于水濱一黄衣卒持令字旗大呼曰都統喚蔣問何人曰王太尉也蔣憶其已死熟視黄衣蓋舊識久亦不存疑不欲往為所促乃随之行登南門棲上宣在焉參佐其衛視生時無異蔣再拜宣労問勤至曰汝家安樂否以無恙對又問汝馬在否曰被員都統獻了宣曰可惜可惜又曰汝曾見我馬乎對曰未曾見顧左右牽青獅子来少頃而至則青驄也極神駿使蔣騎之攬轡而上其去如飛走不踐地過人廬舍

往徙屋脊超驤蔣驚怪忽、如醉梦中既還即使別去且命一校送下城費騰歸舍與妻子語未竟有五兵負錢五万酒五尊云太尉賜訓練蔣將犒以官券已失所在次日得疾越五夕始愈

熊二不孝

興國軍民熊二稟性悖戾父明為軍卒年老去兵籍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為命而視如路人至使乞食明垂泣致懇肆罵弗听將訴之於官復不忍但每夕焚香仰告天神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二年惡子方徙其徒縱飲聚博長空無雲忽變陰慘雨脚如麻雷電交至諸人對面翳暗莫能舉目聞有呼熊二者良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于郭門外剜其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歷、可認曰不孝之子時淳熙三年九月七日也

張文寶

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旗頭年才三十染時氣得熱疾主帥命医戝張文宝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歆籍軍中名字以庇門戶診脉切證不能辨温凉謂為虛陰投以附子大劑才下咽進覺五藏如沸湯澆沃煩悶痛極不堪忍罵張曰附子燒殺我矣我必死當訴汝于九泉之下奚之三日家人具酒饌復墓用藥殺我、今還魂其妻命發塚破棺則尸已朽穢不可側而月而死

方禹寃

鄱陽縣人方禹為郡吏與凶駔僧禹每為所陵嘗因酒酣不能敵卑辞請命楊弗顧曳其子田心行孝如是二甚傍人勸諫猶搦之不放衆絶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宿世切莫訴於官呈驗吾尸空擯自當理諸上蒼言訖遂沒妻楊自以為得志愈肆兇惡數禹從遠而来二鬼隨其後俄至前叱楊曰尔無故殺我、赴愬於冥蒙助我二猝其髻鬼又從而擊之楊哀時荒窘之狀亦如此殺人償言詞听可救解路人過者見且以手摑面流血不止為報

遇頃之而死

汪乙龜

鄱陽市民汪乙居蒼步門外販魚鬻以供衣食乾道三年秋至湖上以錢兩千從漁者買一龜其重百斤還家實諸室內夜聞呻吟声甚哀明灯照之乃龜也見汪外来昂首作人言曰頗救殘命放帰江湖當思所以報汪愚而忍以為怪持大杖鞭之数十猶乞命不已鄰叟聞而異焉披衣起喚汪勸其縱之於水不听明旦叟率他居者同勸止且欵衆出錢償其所直竟不可後三日殺之未幾坐事繫獄遣杖家日以貧與妻皆餓死

段祥酒樓

鄱陽郡胥段祥主酒務權酤縣治之南舊有酒店重樓頗潔素為山魈所擾歷歲久人莫敢登每陰晦之夕則拋擲瓦石擊壞瞿甕翻潑水漿淳熙三年祥実董其事深以為慮乃與它少年群議之密蓄利刀散伏户外及壚側数人入室守視又縛大雄雞置甕邊祥自執短矛顓坐以伺時當秋八月二更後聞有喘息声頃之一物身長六尺余裹軟脚唐巾緑袍角帶曳黑鞾持手板從樓而下搢板摸臂欲至甕滌器聞雞振翼化為狸俯伏于地將搏雞祥運矛搶其喉声如狐嗥衆擒殺之剥其皮斑爛可愛煮肉分食無余楼怪遂絶

姜彦荣

鄱陽醫者姜彦荣淳熙十二年迁居豊泰門内因夜帰停燭獨坐尋繹方書見老人拊户而立注目視之已不見知其怪而未暇窮其迹它夕赴市民飲席散為緑醉帰復遇之灼然可識厖眉白首髭鬚如雪着皂緑素袍姜大呼叱之没於地姜應無望之蹤或反致天明發土三尺許獲銀小錠重十有二両復勵之鏗然聞金革之声堅不可入禍乃止

張鮎魚

鄱陽陶器店駔張北三醜面闊口麄市呼為鮎魚乾道癸巳因逋負租直多不能償與妻相継自経死有子幼贅壻陳昉主其家淳于昉偕同里朱生往都昌魚池索魚户債正飲酒于肆見張従一黄衣急足来方怪憫已至前厲声叱曰昉命昉再拜拱手邀入坐不許理會少頃果同妻抱嬰兒復

尺告之曰尔女量手張曰吾死七素拔此嬰兒亦因弓兵過覩其紛畫打救定當累衣曰須是先於豈得專擅擾、完昉與朱并弓兵昉又使黃衣反左自對曰在張家取錢良久貟二千至弓兵問所尉為我通報故北蝧洲忽不見踰旬獲安幸不死耳

包氏僕程三養視日

鄱陽包氏居蝧洲門內買一馬付其僕程三養視日浴之于放馬渚常為白頸鴉登背抛糞深患之逐去復来於是敲針作小鈎貫以長緂從馬腹旋繞至背挂餌於上鴉啄餌吞鈎不可脫程剔其双目睛懷歸舍求酒于主家而吞之自此眼力日減能歷覽鬼物於空虛間嘗與包婢在厨見一鬼瞠目吐舌項下纏索履門闚窺瞰程持杖擊之呻滅蓋向時有縊死于彼處者後雖似人形而肢体多不具足屬人謂千歲鴉目能洞視程所吞者其是歟

夷堅支甲卷第三

夷堅支甲卷第四十六事

共相公

南康都昌縣盧衝民劉四秀才紹熙四年十一月暴卒為兩吏領至幽冥中入闕王殿庭下仰望陛基可高一丈許王憑几坐其上其前立巨牌碧字標出共相公至此劉默念世間安得有此姓初未嘗發言王顧語左右似有生人氣吏質劉曰汝適所說何事劉不敢荅辭曰未曾啟齒再三逼之乃道所念吏叱曰相令作閙羅王少頃王命罪囚若楚驚悸之極吏舉不得泄漏此是饒州洪右史押回劉歸經歷數獄見三十余里始釋手別有一袖掩其面遂蒙無所覩行有黑光卓鋪白紙一張紙殿巍然僧合掌升高坐前求法環揺撼作響問劉曰上數蟲蠕動僧下坐執隨汝在生修何善業對曰無可紀者僅能持高王觀世音經耳僧曰只此是也放法去汝未已經三日恐汝至父母處泣而言曰死生定引行過澗水兩重躍而窘新婦難以守寡畢喪後乞遣歸其家大姊娶久歲久雖有一兒亦非久遠計願別為謀終身之託黙旋仆一至憲臺授牒館於逆旅地移時乃蘇通州愕然憂疑審也因記文惠公頃游廣以為戚又兩日凶問至然則黄氏與人說此子不暇視屬與其弟稚川同官稚川府帥方務德滋留攝幕名洪胥吏倡優避其名呼公為共通判而洪氏所出

雙頭蓮

鄱陽高嶼就館於邑宰以無訟堂為李舍池中蓮生花双頭丞賈燦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在吳興鄉校肄業值庐後產此花守兵白教授率諸生来觀之折取諦觀葉間隱、有金書先君姓名三年字諸人共致慶語勉令力李以来歲大魁相期輕薄子翕然笑曰賈癩于作状元是天下無士人也時正病瘡瘍遍体故云至秋瘥薦送廷對為第一賈名安宅

華延年

慶州士人華延年字慶長入太學肄業禔身裔嘗與同舍聚坐庐亭上裔僕報慶州陳官人參齋華奮躍而起喜色可掬衆異而扣之曰往歲過三衢詣老劉卦肆求占得詩曰郊鑑總龜如往李未見才名能廣博希黙若来參李時同年從此不須疑令陳君者正名希黙蓋比歲葛鄭蘇三先生為李官吾三試南宮皆不利而陳亦阻憂患不得到省茲其有同年之地乎果以淳熙辛丑同登弟希黙字與為第四人

項明妻

餘干洪崖鄉嶍峨山民項明取倡女胡氏為妻十有餘歲生一女而死隆興元年有巫從它鄉来言能致亡者魂晚項令召其妻随命即至項無所覩女已十二歲独見之真其母也遂泊止不去夜與夫同榻異衾而與女共處凡所需索悉憑女以告兩月後忽云父母来仍携僕從欵飲食項即办供具初同席鋪設妻曰主僕不當均礼乃別置焉繼言吾父室庐損蔽擬建新居求錢助費亟焚紙錫數百束又云錢甚多無人輦送乃喚画工作兩力人既成嬔其矬弱復易之俄告去曰欵偕二親治屋經月余再来所親李媪訪其夫失不瞻問女云已被阿娘杵腰間打一杵媪歸腰大痛不能行卜者占胡氏為祟祷之始愈相處一年漸縮小其竟也殆如嬰兒遂不見右三事高峽景山記

嚴桶匠妻

饒州民嚴翁為桶匠居城外和衆坊妻生子三皆娶婦嚴死累歲妻以淳熙庚子四月亦亡三子有孝心停柩於家七日方作齋會姻戚集一蝮蛇俗称鼈鼻者長五六尺忽從柩下出蜿、蜒、了無害人意見者異而視之蛇昂身向子點首者三四眼中流淚若欵悲訴者或擬舉杖加箠子遮止之鄰媪乃問之曰尒是嚴婆邪點其首又問何處是汝灵坐即直赴其所良久復出又問三婦房何在皆随声而往問三

子亦然既罷徐入戶限內不知所之

劉十二

劉十二鄱陽城民也居槐花巷東以傭書自給為性倔強當夏夜與妻子露坐於小庭下見一物從外門而入狀類人而頭如斛大無支体手足双眸睥睨睛光閃爍涅耳侈口勃窣造庭除劉氏大小駭走旋失所在明夜復然自是數來家人慣見之稍不怯畏隨伺其何往乃至屋後大木下入地而滅明晨命鍾掘其處於三四尺底得古石韲齒多缺落独兩眼存取斧椎碎之戢戢流清血舉而擲諸江中怪不復至

張待制

鄱陽市民李十五買一區於它巷移居未久每朝暮常覩室中変怪或星光勃鬱若撒沙之狀霍辣有声李家人畏有奇禍別就舍徙焉而以其居轉鬻于人張仲南待制以百千得之自往督夫力葺治見中堂大石清澈温潤遣僕牽之獲白金器数百兩或云二十錠咸謂地寶自有所係非李所能享納也

李桑

衢州倡女李桑以慧黠善歌舞為士大夫往来者所稱賞年才二十餘遇疾而死郡馹卒王先與之同里居時被命詣錢塘田至壽昌縣相值於道訝其独行詢之曰今歲何所往曰歲到臨安看郊礼卒曰何以不攜婢僕又不乘轎但一婦女單子遠塗豈得為便桑笑而不荅既分手桑曰君到吾家為寄父母声言我在路平安卒許之及还首訪李氏乃知所見者鬼也

詹燁兄弟

臨川士人詹燁淳熙丙午春夢人告云汝歲獲鄉貢須遇當世之賢者乃可燁寤而思之列郡秋闈考官不過州縣一命之吏渠知孰為當世賢者遍以語人弟燮戲對曰試官若考中吾之程文則可謂賢矣相與大笑迨入試乃文帝敬賢如大賓賦燁悟向来之夢儻用以破題既為的當且不陳腐不雷同遂於第一韻領聯云凡當世之賢者如大賓而礼之及揭牓燁為賦魁燮亦與薦送是歲以賦求舉者三千人唯二詹兩句擅場信非偶然者

蘄守妻妾

蘄春太守（不欲記姓名）妻鼎氏性酷妬遇妾侍如束濕嘗有忤意者既加痛箠復用鉄鉗箝出舌以剪刀斷之妾刮席忍痛不能語言飲食踰月而死後其家設水

陸齋會僧方召孤魂見故妾手持刀鉗屏間正見二物流血滿身就位享供饌怖而奔歸為傍人言深有悔惧意尋得疾呻吟之除但云妾昔寃責償孰必不免斬守許以佛經及多可数日而卒

南城驛

孟必先子開為建昌教授淳熙十年将受代暫假南城馹寓居侍妾張灯於卧隔一窓子忽見一物狀如猫而有毛潔白如雪自窓突走出外報其母共持灯跡探所向孟聞紛紜亦疾趋往視之甫下廊廡兩室課其子讀書孟子房才者已悉糜碎非白猫示変孟氏一家且併命噬其危扵孟令除桂陽守此馹素多怪前後處者皆不寧茲乃能為人福可洗積愆矣

錢塘老僧

錢塘民沈全施永皆以捕鮭為業政和六年往本邑灵芝鄉授里民李安家寓止彼處固多蛙前此無人来捕沈施既至穷日力取之令児書挈入城販鬻所獲視常時十倍一日施先帰李館逢老僧扣門謂曰吾鄉群蛙之受釣發端自汝今汚瀦所産万計皆空暴殄天物如此将招業報速徙此改業尚堪贖過不然非吾所知申戒再三施了無悛意僧去而沈来具以告沈曰野和尚如何敢預我経紀事使我見當與痛打一頓你却縱使去何也施言尚可追及乃相率逐之行一里許無所値責其妄語詬已咄、嫚罵施不能堪與爭閧沈益怒就取常用剥蛙刀刺之中膂即死保正擒送縣束平鞫時為邑宰鞫其獄衆証既孚物色逮老僧杳不得沈竟坐殺人尸於市

九里松鮝魚

鞏庭筠為錢塘宰與杭州士書張顕正縣尉錢紹彭同游天竺過九里松見流水中小鮝魚相銜逐隊而嬉才長二寸許戲、可愛徑者以器攪取鞏邀二客下馬歩観之行百余歩到水際得一穴、中水溢溢群鮝迸出如雲其多不可計傍側有酒壚試訪其故荅云向有陳翁者専為貨鮝主人凡自餘杭門入者悉経其手乃敢售晩年迁居此地自賣矣鮝夫妻近日併亡無男女治後事里巷為掩瘞於一穴比以積水所漬冢土傾摧毎見鮝徙中出常時未省有之不知何為也鞏與客憮然驚歎正此翁媪墮鮝類以償業債即俞里正取其骸付漏澤園送鮝于西湖

予所記煠鍛翁亦爾右二事見鞏
鄧如川　珪筠慤仁志

將仕郎鄧增字如川建昌諸鄧也以父武岡太守昌
國恩得官為人疎俶少檢頗土製小詞作大字娶宗
室朝議大夫子淦季女絕有色未及笄而亡家素
貧趙無以守志才服闋携其二兒適南豐富室黃氏
子甫一月黃夢鄧至誚之曰汝何人乃敢娶吾妻吾
今受命為瘟部判官汝宜速罷婚不爾將行疫癘於
汝家至時勿悔也黃驚寤而惧鉅甚慕戀趙不得已
亟與決絕踰年後趙益窮匱或日高無炊煙又嫁南
城童久中越數月亦夢鄧來責數且云當以我臨終
之疾移汝身童才溺愛不以為然果得風勞之疾如
鄧所感時二年竟死

黃文明

崇仁士子黃文明吳如松二人相與友善皆獲鄉薦
紹熙辛亥黃居家卧病與往別業就医歷數月不瘳
勝常梦與吳同抵一處遇黃衣走卒持官文書来追
逮取視之其上有黃文明吳如松姓名相顧愠怒謂
州縣不應無故呼舉人又斥誨如此始擿力拒俄已
隨之行到大第宅壯麗如官府闚其戶寂無一人走

夷堅支甲卷第五十五事

唐四娘侍女

石從政郎楊仲弓習行天心法視人顏色則知其有
崇與否乾道中為道州錄事參軍受代未去因出行
市里逢小胥呼問之曰汝必為邪鬼所惑不治將喪
身胥謝曰無有連日三遇之皆不肯言楊曰汝不怕
死邪告我何害此崇非我不能治也胥聞其語始悚
懼曰實與鄰室女子私遘尔相從已久垂不識其家
但舉措嗜好一切與人不少異無復可疑官所云若
此豈其物乎楊曰是矣汝秘之勿泄宜預備長承線
串以針今夕來時容縫其衣裾仍匿彼冠履一二種
正使是人固足為戲笑不然便可推驗矣胥敬奉戒
女至悉如之雞鳴女起而失翠冠一履意狀慌擾
尋索不得胥但佯寐陰察其所為天且明怫然而去
胥視二者乃捏泥所製即攜示楊、行法考訊遣吏
徧訪群祠蓋城北唐四娘廟侍女也胥往驗之真所
偶者頭上無冠一足只着襪承線出于像背楊誦呪
舉火焚厥軀胥得無恙唐四娘者楊終也楊終於郴
州里椽嘗道尉史何信九疑道士李道登皆見其事

舒嫩四

淳熙元年道州寧遠縣民蕭淳禮與故吏歐陽暄等
數人共率邑里錢就九疑觀建黃籙醮仍約以余資
作鍾樓壇屋往、廬數乾沒衆莫得稽考後五歲間
主事者多死小民舒嫩四被逮入冥所見皆本邑人
其親戚先亡者亦或在到一官府一囚桎梏繫廊下
傍側積錢甚多近視之則淳礼也問所坐何罪嚬眉
而荅曰正治九疑醮事舒曰是役也唯君用力最勤
於公家何預反見拘執淳礼曰此陰府爾吾實于斯
有欺隱故獲譴独重舒方悟其已死亦自悲愴又遇
旧識卜人蕭諄相與揖語曰汝勿恐當得復还旋踵
而甦蓋已奄然三日矣是時同邑黃中立亦會中人
臨病篤言為黃衣卒来追理對九疑醮事隨語而殂

龔輿夢

潭州士人龔輿乾道四年冬輿鄉里六七人偕赴省
試過宜春謁仰山廟祈梦輿梦至官府見柱上揭帖
紙一片書龔輿不得四字而不字上下稍不聯接既
竟殊不樂自意必下第及春榜止輿中選余人尽黜
始以語人謂梦不驗好事者曰不字斷續如此乃一
个字也神言龔輿一个得耳豈不昭哉

蔣節婦

建昌南城近郭南原村民竊六素蠢樸一意農圃其弟婦游氏在倚輦中稍腰澤悍戾淫泆與並舍少年姦宿每側耳嗤罵無如之何游嘗攘雞款烹竊知之入其房搜索得雞以出游擾以刃自傷手走至鄰舍大呼曰伯以吾夫不在家持隻雞為餌強脅汙我、不肯從懷刀欵杀幸而得免竊適無妻鄰人以為然執詣里正赴縣獄、吏審其情實需錢十千將為作道地竊貧而黮且自持理直堅不許吏傳會成案上于軍、守戴顒不能察且謂閭閻匹婦而能守義保身不受陵逼錄事參軍趙師景又迎合顒意鍛鍊成史獄奏之竊坐死賜而游氏錢十万令長吏歲時存問稱以旌其節由是而節婦之名郡人盡知竊冤而憤游之濫竟以與比近林寺由僧通為人所告受杖未幾抱疾見竊為祟遂死時淳熙四年六月也其後顒為提點形獄延望劾罷趙賦敗去官軍縣推吏一死一黜皆相去年歲間耳

周三蛙

南城田夫周三當農隙時專捕以魚鱉鱔鱓為事而杀蛙最多至老不輟淳熙十年得疾不能名其證狀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胷膈間漸痛楚攻劇食飲不復入口家人引手摩拊之隱、若數蛙嚅動手內久之登侵宛轉一撮上跳擲簸頓呻吟哀鳴與蛙受苦時不異凡一歲乃死

妙智寺田

建昌新城縣妙智寺有田皆上腴會寺僧盡死寓客呂郎中方来郡城卜築垂涎其產囑諸邑宰張君欵承佃呂之女嫁軍中孔揩之弟張畏其挾勢遂給與之寺以是廢并屋室亦毀撤無遺張臨受代梦客通謁自言為妙智寺土地以田為請曰可令呂公見還而別命僧主持香火修理院舍不然且速禍凡三夕連梦皆然及罷去復梦来謁而加懇切張悔惧具告呂、殊不顧省張調湖北安撫幹官未赴而卒呂梦張服綠袍如平生偕寺土地来斥數其貪仍警以咎譴申言再三呂竟不听其長子又從而羽翼之未幾除守蜀中郡行至武昌而死長子継亡

楊省元

瀏陽湯璹君宝為士人時游李于清江每往来必過宜春淳熙甲辰謁仰山二王祈梦是夕夢行通衢遇兩士同塗揖問姓字其前人云姓王其後人云歐陽少頃一吏如典謁者邀赴公燕到一處崇閣華屋二

少年衣冠燁如若貴游子往起但一僧在傍相問訊于架湯拊摩之謂僧曰試經洪炉陶鑄乃可擊今未声止聞一方若得洪炉坏之然揣宣四方非該日比秋試以第三名中選舉首南省湯魁多士于實典貢姓字梦中二少年疑為王刻石茲僅傳大畧耳

雷州雷神

淳熙丙申桂林連月不雨張欽夫拭遣駛卒持公牒詣雷州雷王庙問何時當雨既至投牒畢宿於祝官其報云明年上元前三日来使且令于牒中併言之駛拜謝旦往辭得牒及錢又諭駛曰錢須令左司見于案上帰塗之使遂用昕呈猶銅錢也張顧左右轉何在時纔余百金探囊取牓錢至復命張視牒問錢接諦翫則変為紙灰矣至正月十二日果得小雨僅能洒塵於沾丐殊無補

劉盡生

建昌新城劉盡生因往近村鶴源寺帰次山崦間值雨趍避道側樹下聞人啞、語声頗見二婦女冒雨偕行一老一少遂謂劉曰我輩従汝索命于今五十年天涯海角尋求且遍元来乃在此刘曰我平生不曾杀害人又年未三十汝乃称五十年相尋真是錯也二婦同辭云曩実為汝所杀安有錯誤今必不相捨刘甚惧奔至旅店具為主人言方共嗟異而已在傍主人畧無所覩以為病獨引詣一室少憩俄復出如厠解衣帶款自経人急救之得免店左有廣枯王行庙主人使拜祷祈福二婦随之不置笑而語曰汝才出門即仆地昏卧移時醒然云似梦非梦見神緋袍象笏擾案治事命吏檢簿既而曰刘生持十関齋至誠特與展一紀立放还二婦拱俟廷下相視掩泣若不従状神叱責乃止遂平安如常自是絶不茹葷

景德寺酸餡

南城張遷善知縣家老僕姚卓次子為景德寺僧一孫年十許歲間至叔處淳熙丁酉三月望夜梦詣寺

如常日嬉游到佛殿前遇長身僧與之一酸餡納於袖中睡覺儼然在手以告母欲食之母疑其異轉語卓丶頗駭亟携孫往賢其事乃昨夕張提刑来塔院設水陸供食也他僧取所余者比校無少差卓復懷歸寘佛堂香盒内次夜孫又梦前僧来責曰我與汝酸餡何故不喫汝既無用當以還告孫不能荅迨旦視盒中失之矣

劉承議

劉旦字德遠新城人以語人至三十年登紹興十四年預鄉貢得一梦不科踰二紀始改京官才至奉議郎不考課妻子推迫姻朋勸勉曰若執志如此安得延賞及後人乎於是勉自陳遂轉承議俄遇光尧慶壽例賜磨勘謂從此為員外只旬月事殊過望慰喜未幾自通判辰州代帰卒於九江舟中方無恙時取所被勅誥緘封之而書其上曰俟吾瞑目後可開及沒後家人乃放視之蓋述宿梦言見一異人戒我曰君仕宦至承議郎即止殆是神告故向来深頗迂此秩然賦分既定距非人力所能轉移子孫宜用為鑒聞者以刘為知命恨其不踐初心云

劉氏二妾

張調夢

張調字和中宣徽使尧佐之孫以戚里補官初筮仕梦登三層閣其高層緣壁上下列漆牌数百書人官戝姓名以雌黄塗飾其一牌刻曰右朝某通判某州張某凡某字處悉為煙露隱蔽不可辨識是時文階寄禄米帶左右字竊異之一人在傍言曰此乃元祐

新制也嗟歎而寢又三年左右之制始行張後歷知撫州崇仁縣官朝奉郎通判南劒州以母憂不赴後調龍陽軍使自是無窒情凡十年不求陞轉故人遣為尚書省都事往為陳牒於吏部再迂右朝請郎恩名位已溢默、不樂果終此官崇仁鄧輔為張撰行狀載其始末

灌園吳六

臨川市民王明居廛閭販易賞蓄微豐買城西空地為茅園雇健僕吳六種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幾去留之不可王殊恨、未受傭累歲紿熙辛亥力辭去幾梦其至趨役如平常責之曰汝既告去何為復來對曰自九月六日到此矣覺而疑焉俄聞其已死它日詣圃見傭耕者言数夜前犬生二子其一不存王始悟得非吳僕乎問何時日初六日也以梦告之傭曰近鄰圃人妻當夜亦梦如此因往視新犬方開目試呼吳六即吻、若應然王氏謂其生前貸兢隱其直多故受此報

石叔獻

石叔獻南城巨室也娶濮王宮諸孫女得官幹僕吳榮者為之掌錢穀出納積為欺欺訴於軍軍守趙不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游西湖独行疲倦小憩道傍民家望双鬟女子在内明艷動人寓目不少置女亦流眄寄情士眷〻若失自是時〻一往如必出相接笑語綢繆挑以微詞殊無羞拒意然異頃刻之歓不可得既注官言帰往告別女乘間私語曰自與君相識彼此傾心従君西度父母必不許奔而駸志又我不忍為使人暁夕労於窘窄如之何則可士求之于父母啖以重幣果峻却焉到家之後不復相聞知又五年再赴調亟尋旧游茫無所覩矣悵然空還忽遇之於半塗垂言兒加長而容態益娟秀即呼揖問訊女曰隔闊滋久君已忘之耶士喜甚扣其徙舎之由女曰我久遠人所居在城中某巷吾夫坐庫務事今暫繫府獄故出而祈援不自意値故人能過我啜茶否士欣然並行二里許過士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従容遂與之狎士館僻在一處無它客同邸女曰此間可棲泊無庸至吾家乃携手入其室留半歳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略無分毫求索士亦不憶其有夫未嘗問将還議挾以偕逝始斂衽攀戴曰自向来君去後不能勝憶念之苦厭〻感疾甫期年而亡今之此身蓋非人也以宿生縁契未絶魂相従歓期有盡終天無再合之歓無由可陪後乗慮見疑訴故詳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瀉惟宜服平胃散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良久乃云我曽看夷堅志見孫九鼡遇鬼亦服此藥吾思之藥味皆平〻何得功效如是女曰其中用蒼朮去邪氣上品也第如吾言既而泣下是夜同寢如常将旦慟哭而別暴下服藥一切用其戒後毎為人說尚悽悵不已予族姪圭子錫知其事

蔣良輔

南城人蔣良輔業儒不老成於鄉校淳熙十年病卒半日復蘇語家人曰適被追到冥府訊立廷下偶閽羅王未出廳我故得暫還亦不能久也越二時頃竟長逝

遠安老兵

峽州遠安民家薦信仙佛嘗作呂公純陽會道衆預者頗盛齋供既罷一老兵従外来着敝青布袍躡破麻鞋負両籃籠施擔踞坐呼叫索食却之不可其家尚有余饌随與之既又求酒畀以小尊一吸而尽至

於再三皆然主人駭其量頗也但為君家費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遺涓滴徐問今日所作齋會云何告以故客曰倘呂真人自来必不能識主人拍壁間畫像示之客注視微笑曰我却曾識他狀兒結束全然與此別與我絹五尺當為追寫一本主人喜即付之客接絹不施粉墨但寘手中授莎俄而大吐就以拭殘汚主始悪焉度其已醉無可柰何傍觀者至嗤罵引去良久納絹于空餅笑揖而出一童探餅中取視則仙像已成衣履穿束宛與向客無小異不過標飾寘淨室謹事之郤兼善為邑主簿傳其事

邑東太守

余紹祖奉新人登紹興丑進士第淳熙末通判江陵當赴官以道遠不挈家唯二子一館客同塗放行次日抵分寧縣境毛竹山晚宿僧寺終入松徑主僧率徒迎揖甚肅別有一道人居其中既下車憩坐于法堂上余以僧礼意勤厚問之曰遠聞元不曾遣馱卒先至師何以知吾之来僧曰山村寂寞本不預聞外事偶今早見道人說夜夢大官當到此故終日掃洒敬候而吾官果至異日必為貴人余默喜僧退命邀道人與之酒審厥梦曰果然但不暇為僧語其詳今請畢其說昨梦貴客至寺徑入寺後古木朽穴中而木甚茂盛方訝其異旁有一人云是其郡太守也余聞之謂正為倅貳距郡守只一間且身棲木穴殆非吉兆子以丁固梦松事與館客同寬釋余意頗自慰與道人衣一領錢一千謝使去暨到官将受代適已東缺守荆帥趙丞相為其姓名朝廷從其請命既下趙公就遣吏卒送之西行未感疾趙諭幕客張鎮為挾医治療医言脉已絶趙餌以金丹似少間一日正晝呼其子曰天色已夜何不張灯于谷以日當晝余叱之其僕燃兩炊至又云了不見有光須臾增至十餘條亦如初子疑為失明近瞻視双目瞭然俄頃而卒蓋将亡時精神消散所謂眼光落地者此歟

林學正

福州老儒林君自少力學而終身不偶以教授生徒為業累衆食貧居興州之南境與莆田接陳魏公與之有旧及為相貽書招之詣闕欵有所成就辭不行王瞻叔參政帥閩魏公言林平生行義不妄取予使

加禮重王訪其所止遣五兵一車齎錢三萬聘以為具學正林受帖甚喜館使者於旁舍置酒饌約以即治裝黎明戒塗是夕無疾而卒鄉人嗟嘆其窮謂無此橫財當未入鬼錄乃知踰分躁求固有定數筠州通判李善孝嘗在其席下倫本末言

高陳二婦

南城鄧礼生子雇田傭周僕妻高氏為乳母時其夫姦至於孕育慮為人所訟溺殺已亡高與惡少年通張膨亨面色如柅蠟徹日夜呼梃兒後數年得蠱病腹痛至不忍可聞淳熙十四年七月病疎家人還視高曰天氣毒熱我身如火何更抱嬰兒来相惱乱我俄尔輩不為我除去我已自踏向床下了少頃復為搪触之勢且望空紛拏辯数皆知其殺子之冤生受此報明日死其女在傍目擊之既嫁因產女患其已多貧無以贍給即漬之水盆内明年再懷妊見異物入房驚而成疾至困臨終譫語累日畧與妣死時同

趙岳州

朝散大夫趙善窣字夷平居於建昌淳熙丁未除岳州守未及上任十一月卒于家明年其子汝昌梦到官曹徐行抵庭下望乃父朝服据案決事見昌至甚喜未及相語視四隅文書充塞棟宇父曰吾才去世即受命作陰官權力不減在生為郡時特苦於省閱文牘之繁卒無斯須之暇吾殊不樂居此也昌曰大人既不樂何不求脫去曰已除代者両政吾獲免不久矣昌曰代者為誰姓名可得聞乎曰乃周昭卿童宿伯虞二鄉人也言畢而寤詰旦白母戴氏及弟妹皆悲泣因遍傳一城聞者謂不應連用三同郡士夫為一戝不以為信昭卿者朝奉郎周燾方調坑治贛州主管官次年冬當赴而卒伯虞者朝請郎童括聞此說深惡之時自吉州禹安縣鮮印亟詣門注此官且以禳趙梦云若已與周為代者即之任紿熙壬子秋滿秩吏部差知雷州容都城待班陛對買二少妾滯留頗久歲將盡卒邸中三君子在建昌善類聰明正直為神不誣其相去亦只二年或三年兇如世間資考也甲志記孫點石倪徐楷相踵為太山府君三人同一檄甚與茲事相類但此皆鄉人接武為小異云

豐城下渡

豐城縣界三卷口一新開河一津名下渡紿熙庚戌八月岸上居者王媪夢一客衣服不潔清形容瘦瘠

若平生素相識来致謝云寓此經年煩擾多矣数日
間當捨去故專告別媼覺以語其子莫知何謂後五
日同邑吾竹村民嚴克誠二子往西山玉陰宮謁許
真君過而登舟未濟俱溺死道俗奉許君極肅敬二
嚴沿塗飲酒食肉疑以是獲譴云

塊率寺經

分寧縣塊率寺有張天覺所書圓覺經兵火後為近
居民黃生所得寺僧求之不許黃愚人也不知為可
貴視其紙堅淨遂毀以為卧榻幸久之得癩疾痛苦
穢腐数年乃死

吳涇二龍

營道士人吳沂淳熙丙午獲鄉舉丁未下第夢二龍
挾其体又夢人令更名滲則當再獲薦至已酉春上
登宝位吳自謂且平揖一第每語人曰二龍挾吾身
蓋来歲飛龍策士吾必魁天下為龍首也遂更名果
再預選乃居末綴榜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榜有
石應龍遂符其兆洎庚戌省試吳訖不偶鞅〻成疾
還家忽具綠袍韡簡服之入揖祖母及母氏家人怪
問之荅曰冥司請我作判官令便赴上遽再拜叙別
而出往赴井傍直墮其中而死

資聖土地

建昌孔目吏范荀為子納婦貸錢十千於資聖寺長
老經二十年僧既死荀亦歸攝因循失於償逋荀後
得疾且篤呼其子覩之曰憶汝娶婦時曾借資聖寺錢令本處伽藍神遣人押長老来索取可急買
紙錢燒與之又指示家衆曰土地之使偕長老見在
此拱立汝輩不見邪泊焚楮訖又曰兩人已去歘往
報恩寺前尋徐省幹理會事也至夜荀死徐生名以
寧萊州人方自吉州監贍軍酒庫替回未兌亦卒時
淳熙七年先是徐父奉直大夫者寓居彼寺〻之人
用常往物假其名以規利奉直因是頗捐有其資以
寧與聞之故致然僧祖珏說

張尚書

張彦文尚書大經長者也布衣時與建昌景德寺僧
紹光厚善後為諫議大夫紹光死於鄉張公蓋未知
也夢其荷械立庭下泣訴曰紹光以某月某日死緣
生前罪業深重沉淪地獄無從脫免顧公不忘平生
時為救釋倩作佛事以濟冥塗憶有金一兩在弟子
姚和尚處并有錢二十千在市上某家當索而用之
庶可獲助張許之它日遣僕歸詢其事皆合乃命其

子元晉取金與錢為誦經轉輪仍塑觀音像一軀于太平興國寺燃點明燈以供且刻石紀以示人當淳熙初張提舉湖南常平巡歷屬城至道州北境三十里宿於杏園寺夜夢婦人求塋已言甚坊戀且以告主僧得其柩以屬營道宰瘞諸原蓋其惻隱之心類如是也

七姑子

乙志載汀州七姑子贛州亦有之蓋山鬼也遍城郭邑聚多立祠宇其狀乃七婦人頗能興禍咎淳熙十年臨安人王大光為坑治司幹辦公事闔卒白曰今早啟戶未兌有賣豆乳者來數女婦從宅出就買謂之曰汝少須於此當持錢以還久而不出不知誰人敢以告大光駭曰我家人不應侵晨自買物必妄也若或有之殆鬼物假託但白日昭昭寧得如是闇以姑子為言遂往視其相豆乳正在香几上大光即命烹熟以薦而代償所直

甄錡家麒

甄錡知南康軍感疾亟醫者以束手其子曰倘儻延天慶觀道士即供獻器皿之箸皆易以新者既畢事錡與二子及主麒道士俱梦入大官府見一上帝以二子孝誠可嘉并齎一紀明日皆歎言之倘曰果勿形口說庶兌可信於是如氏致慶意老人壽筭當蒙所增之數然至明年是日而卒計其時怡十有二月識者謂一紀為十二歲陰司不歎明言故以一月為歲天限之不可逃如此

夷堅支甲卷第七十四事

蔡箏娘

陳道光字不矜南城人自桂林罷官帰過洞庭梦綵囙衣童子自言是洞庭龍子奉命告君勿食蒜韭及犬後三年當有所遇及期六月在河中幕府沿檄如商州道經藍田宿於藍橋驛梦向所見童子執節而来曰仙子候君至遂導以行到一處峻崖峭壁童子以即節扣石壁聞鑰然擘鎖声俄入洞戸棟宇華煥金碧寿綳赫佳花美木世所未覩稍進中堂望　麗女方笄肯間歲姿態縹緲宛若神仙中人正憑几寫佛書顧客至甚喜延相對席談詞如雲陳乘間調之曰独居悶乎笑曰神聖無悶既而置酒同飲累十觴引生于室、中皆錦綺文秀之飾燒蠟炬大如椽女子曰人間方三伏此地則無暑氣陳但覺清涼如深秋従容言吾蔡真人女今住吉邑以塵緣未盡當與人會我之氏族見于春秋名嬉字倩娘一名次心幼時善奉事父母以其與彭氏女名嫌更字曰箏娘得與君接幸矣君仙材也但世故縢〻不容久居此又言司命不欲與君大官恐復墮落尔因出白玉牌授之請曰君既游物外不可無紀陳操筆立成十絶句其一曰玉皃青〻洞裏田洞中仙子有書催不縣銮早〻来其二曰長恐凡材不合仙因逢神女報姻緣雲中隱〻開金鎖路有石榴花映綺窓碧芙蓉朶亜銀塘青鳶不舞蒼虬卧滿院春風白日長其四況〻香霧映房朧剪〻簷頭盡日風汗雨頓稀塵慮息始知身在藥珠宮其五老眇西逝眼浮屠莫怪窓前貝葉書長笑楊妃仙格劣却教鸚鵡誦真如其六常怪樂天長恨詞叙細奇語太傷悲于今始信蓬山上有憶人時有問時其七一到仙宮白玉堂氛氳蘭澤滿衣裳非龍非麝非沉水聞是諸天異國香其八玉女與神精假饒不許長年住猶勝人間不遇人其九瓊漿飲罷日西況瞬息歡游直万金塵累滿懷那住得鳳簫休作別離音其十玉水本流三島上蟠桃生在五雲間若非此處皆凡骨迷錯往還寫畢復飲女命侍兒以簫吹離鳳之曲〻終而寤簫声故在耳後兩夕復梦童携詩牌白曰仙子謝君玉女即天女也素娥月精以見況甚無相往還君何訾詆之甚老子謂刘阮太真列仙也常其名今為易老眇二字為道家仙格劣三字為苦軽

肆皆凡猥三字為那真实陳悉依其語童遂去且行且言曰人間文士輕薄好訊毀人回頭微笑而去自是不復再逢陳自作文記其事女與飲陳款終宵曾不及乱非唐稗說所紀諸仙比其真玉妃葦子

章澄娶妻

臨川士人黃則字宗德乾道五年登科調監衡州安仁縣酒稅待次鄉居同郡黃祖清秀才梦其友章澄娶則妻朱氏明日以語澄、笑且愠曰黃宗德方盛年而吾婦固無恙烏有是事毋戲我未幾則赴官踰歲而卒已而澄亦喪偶其後竟聘則妻為継室

姚廸功

建昌新城姚叟政和三舍法行時為軍學生嘗謁梦於神以卜窮達梦已着公服設香案于所居門外謝恩覺而不曉其旨或云老生當受恩科而不及赴者例門賜勅牒以為諸州助教於是憮然自念曰豈吾旦夕預貢選而蹉跎不第至於時奏名乎已而累舉不登籍遂束書歸絶意榮路紹興己卯皇太后慶八十霈澤錫類姚以孫恩賢獲鄉薦得廸功郎实祇命于家距昔日之梦恰五十年方驗

鄧興詩

建昌鄧希坦娶朝奉郎李景遠女生二男一女、嫁承議郎徐宗振長子大防次男名興詩於女為兄好李有雋詹梦為人召至一處高閣華宇三美男子坐廷上置酒張樂侍姬十數輩皆頂特髻衣紅寬袍如州郡官妓分立左右或歌或舞興詩諦視不捨久之始認妓中一人乃厥妹也妹亦頻屬目流眄須臾一男子呼興詩来前命擊戲鼓辞以素為書生略不諳此藝其人強之曰但隨汝意敲擊魚不合音調無害也竟而悪之以語父母兄妹不謀而同蓋皆感此梦也相與嗟異未幾宗振赴行在悳民藥局鄧女隨夫

侍行卒於臨安與詩緂没於鄉里三少年者所謂木郎尤下三部者也建昌多其祠乎希坦所居與一庙相近故被其孽

童漢臣

衛城童漢臣士人也生二十年而夭厥後故友蔡挨梦其来問訊交際宛如平日已而連夕或間一夕必見之挨頗惧乃徙寢它室梦之亦然且泣曰自古皆有死吾独冤屈不可言挨曰君不幸正盛壮下世但以善而終何得云尔曰君試視我形相如何視之乃成大蜈蚣累身赤足長尺余延緣壁間挨驚而寤自餘是不復梦

建昌王福

建昌郡兵王福乾道中輪宿後圃巡警半夜後逢女子於宅堂之北便門外年少妹美笑謂福曰我乃知軍宅婆、之女慕尔已久故乘夜竊出歘陪尔寢福驚喜過望即挨之至舖所雞鳴始去自是眷恋不釋日人雖當下直亦代之守宿歷数月羸瘠如鬼正昼熟睡挨行泊臨安棲、不得志適顯仁太后患目疾訪草澤医人治療又密詢郡舍老兵果有奸婆一女訝其安得常出外且信且疑它夕因福再又来父持灯遂捕女狼狽起走驗之蓋捧装奩侍女也引福至入天王祠而没拂旦碎其像福掩面嗟惜墮泪踰旬而死

徐防禦

吉州吉水人羅欽若楊主簿與外遇一客注目熟視不已三人相乎曰然因試扣之謂羅曰君眼醫徐遠同游邑野曰君命祿粗尔却當以子貴如同詢之曰汝豈能說异日可至大夫謂楊郎未乃謂徐曰君真貴人也三人相視錯愕、雖童奴亦交哂其妄或誚之曰羅楊皆是及第官人徐生只一医者頁笈盤術日得百錢它無資身之策如何能得貴容曰非尔所知目、近清光者始名貴人此公行將遭遇矣衆一笑而散其後羅楊爵秩如其說徐旅泊臨安棲、不得志適顯仁太后患目疾訪草澤医逐獲展效補官與宅錫賚不勝計称為徐防禦有子登科

黃左之

黃左之福州人為太學生預淳熙七年薦書是歲冬

池

地陽士人王生亦赴省試其家甚富以錢百千與黃
招之結課王生事其神極灵驗黃致禱梦神告曰君
来春必及第指一女子示之曰此君之婦也黃視女
狀皃不甚長簪羅帛花於髻恍惚間以爪掐黃手既
覺手猶微痕自念若牓下娶妻豈無珠翠之飾顧簪
羅帛花乎王與黃游處頗久相得益歡遂約曰君若
登科當以息女奉箕帚明年果中選遂為王婿得奩
具五百万成礼之夕儼是梦中所見者簪花亦然黃
初調南城尉為人道此

青童送筆

溪蒿

上饒余禹疇待次全州教授淳熙己酉科舉時王漢
門外李蒿師梦青衣小童持筆五枝授之曰煩汝送
去余教授處李接視但三枝有筆頭其二只空管耳
明日往告余不能晓也洎貢闈揭牓余氏子弟三預
薦二中待補選次年姪鑄登科

諫

徐達可

承節郎徐達可臨安人監行在榷貨務門以淳熙五
年卒其兄伯祿素友愛哀念之甚切招臨江閣皂山
道士談師一至家建設黃籙醮中夜後達可遽一小
兒索紙筆就灯下書三紙其一云達可平生躭酒迷

同

恋荷兄因骨肉開戒乘此功德還家瞻仰聖恩深重
不可思議其二云得荷天恩其三云達可平生無不
了心願道衆共観其揮毫百禄與家人捧以泣視字
畫全與生時書札等為之鍛版傳示於人使知章疎
感格如此

晴

鍾世若

紹興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若謁仰山乞夢以占
秋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間
背縛一人於柱因望鍾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
寤為朋友言不能晓其指意迨入試出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賦為題始默念昨夢背縛者反身之義顧笑
者樂也神既告以題必可中選乃精思運順第五韻
押焉字歎用孟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仰
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等語患無它經句堪對不覺
伏几假寐髣髴間見黃衣一吏叱之曰塲屋日晷有
限豈汝晝寢時邪鍾曰正為尋索故事作對未得吏
問其故乃具以告吏曰胡不用孔子不怨天不尤人
與飯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為對乎鍾洒然而起遂
綴緝成隔聯云孔不怨尤飯疏食在其中矣孟無愧
怍王天下不與存焉書畢自喜為得神助持卷而出

考官閱讀批其旁云隔對泊魁泊揭牓經義為都冠鍾居其次

黃達真詩

乾道元年乙酉黃達真過建昌士大夫多往謁必與之詩又侑酒郎鄧珪詩云柳綠桃紅春晝永家童喫起睡中忙偶然日下音書至田首江城又夕陽珪既得詩又問享壽之數達真燈視久之曰五十七珪時年四十四矣以來日無多且嫌夕陽之語但以日下音書之說恐或有中都薦召後四年乙丑夏五月十七日夙興盥櫛如常時近午竟体中微不快就榻偃息間遍身皆冷手足亦僵童呼小奴奚童拊摩俄頃則已死纔得壽四十八去五十七者指其卒之月日也

羅維藩

羅維藩字价卿吉水人乾道五年省試罷夢其父告曰尔在舉場不可與福唐杜申爭緣爾家校杜申虧了二十八年陰德也兩人皆以治詩有声暨牓出杜之下二十八名殿廷唱第為經魁羅同奏籍而在杜居第二甲羅第四甲相去甚遠

夷堅支甲卷第七

戴之邵夢

戴之邵字才美吉州人少涉猟書記無所成名貧不能自養傭書於里中富家一夕梦荷鋤入其圃剔地才一揮得銅印一顆方径二寸有繆篆若桑器款識視之其文曰日方伯連率凡五字懸諸肘後再揮鋤得一板類今時所用漆扎題詩兩句曰愁絶江梅開嶺岸不知失脚到南塘至三得銅天尊像九軀攫而懷之至四得小印八九悉拾取而帰見其家方祀神禮畢徹饌遂寢夙興頗喜謹誌于主家書册之末自是感激思展奮顧無以資身放浪江湖孝作大字為市井寫扁額薄游抵長沙適張魏公居彼頗見無因稍掃隷人之門以希一眄值其誕日宿造听事以紅粉書壽字于地廣長二尺許公出見問為誰隷以戴道人對命呼之前獻以緡錢尊酒辞不受曰之邵妄意功名所望於相公者固不在此輒衒奇以自售公壯其言遣書屬之軍帥、收隷行伍且多與之金俾僦邊廷息耗既行過期不返疑其亡去経数月乃還帥問稽留之故曰昨乘間潜入中原馴至洛都躬謁永安陵寢扣其證驗曰有碑刻在出之袖中而示心

帥轉聞於朝不沒其實仍加推薦

高宗正以諸陵為念遂命召見戴數奏詳尽音吐如流天顔悦懌詔補保義郎即載以本諸生不頗右列遂換古承務郎已悟昨夢第一和均州薫管内安撫又悟九天尊者祖宗也未幾擢守均州方伯連率之應罷官帰鄉訪故傭主餉遺累千緡求其所誌書册以自表旋起知雷州地居嶺外有地名南塘又合前詩句其後歴太府丞刑部郎官則小印之驗也久之言者論其所得山陵文刻乃北方義士齎来欵献納者而為戴戕殺掩有其功因是被黜以卒戴亦倜儻負俠氣或言所撰異人曰間覩其為祟未得其本末也

錢塘縣尉

政和中提擧兩浙路李事楊通賈之按部婺州往謁一異人坐間典戝吏以錢塘尉書至未啟緘異人曰得非求擧削乎楊曰然方欵論薦曰無益也渠為五百鷰許宛非久在世者楊未之信明日遣駛卒持薦牘往比至則已殂楊後到錢塘呼尉史問其狀對曰以病死曰嘗杀鷰乎曰平時不曾杀生数月前平江朱太尉託造鷰鮓遂買五百頭醢之楊深加悼歎趕

異人者通知禽明之故云

符離王氏蠶

第酉陽雜俎支諾皐篇載新羅國人旁色求蠶種於弟餘蒸而與之色不知也至蠶時有一生馬日長寸余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弟伺間殺之百里內蚕飛集其家意其王也是說殊怪誕近宿州符離之北境農民王友聞居邑蔡之村與弟友諒同處妻邑人秦相彪女天性狠戾日夜譖諒竟分析出外或經年不見面諒嘗丐蚕種於兄秦以火煏而遺之諒妻如常法煖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己而漸大幾重百斤秦氏疑妬焉伺諒夫婦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詣之詐女往庖下直入蚕房見蚕卧牖畔喘息如牛食葉如風雨声秦鞭以巨挺每一擊輒吐絲數斤秦震怖魂魄俱喪急促夫婦因病心顫踰月而死及諒成蚕瞞然如鞴繰之止得絲百斤

王楫双雞

鄱陽卜者王楫儻旅邸一室畜双雞一牝一牡牝生子正抱啄於栖中楫有客喚童取其牡將殺而烹之牡叫呼牝聞声走出栖外孜孜注眄哽咽悲鳴若欵訴楫而免牡之死楫弗悟竟殺之牝躑躅哀呼不復顧群雛終夕唧唧晨起不復食嚬立砌下沉沉如醉然少焉氣溢其吭遂哺而死

嗜張二

鄂州大吏丁某死妻方年三十與屠者朱四通其子二郎尚少不能制至於成立朱畧無忌憚白昼宣淫反怒丁子不揖以為見我無礼蓋以假父自處也丁憤懣以毋之故且慮醜声彰著隱忍弗言有嗜張二者寄州諸城人遭乱南徙亦以屠為業壯勇負氣丁意其可屬此事毋與儔輩詣市飲酒張擔肉過前輒呼買之而厚酬厥價久或至数倍他日邀之飲問何以不作區肆而行賈僕曰非不能之但赤手乏本耳丁乃付之数百緡默念彼當感我思誼必可使從容曰君知我心中有不平事乎曰不知也丁以乞殿朱為請張艴然曰訝汝貸我錢蓋以陷我于爭鬬奮衣而起自後相遇邈然如不相識迫於絶交衆哂丁不知人而下交非類丁亦銜之未幾張拉朱同渡江買猪於漢陽爭舟相毆擊既帰夜入朱室殺朱與男女并三人自縛告官終不及丁一詞時岳少保領大兵駐鄂嘉其志義移檄取隷軍中不問其罪後以功補官

王公家怵

鄱陽人王公居魏家井側好事邪神以求媚至奉五侯泥像於室香火甚謹忽聞屋底有異声俄如人音晨炊未熟飲食器皿自厨冉冉而行直入後隙圃人取之回復去如故舉家不能安迹乃徙舍于茶場卷物怵仍前不止或盜冠珥衣袖以至床榻苗蓆若扶昇而出布列庭下煙焰蓬勃起於衽帳隱處急往撲救則已穿穴後招道士治之且禳且禱為迁像置城隍祠於是始息

窜行者

樂平明溪寧居院為人家設水陸齋越五十里外杉田院窜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刹牢落無他人伴霧時當暮春之末將近黄昏後竟有婦女立窓下意其比鄰淫奔夙與僧輩私狎出視之一女子頂視魚枕冠語音儇利容儀不似田家人相喜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内住尋常間每曾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窜居鄉疃平生梦想無此境象惟恐不得乃當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户張灯寺童以酒一罍未饋窜啟納之女避伏床下窜謂童曰文書甚多過半夜始可了吾至是時方敢飲乃番之而去復閉户女出坐對酌胥次挂小鏡窜取觀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隨身所着衣皆新潔而襞褶處不熨帖净露現窜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寘箱篋失于暴故作蒸浥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燭如晝女色態益妍常以隨身所着衣皆新潔而襞褶處不熨帖净露現窜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寘箱篋失于暴故作蒸浥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燭如晝女色態益妍洽終繾綣驩合窜展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鼾齁將曉出門窜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来才別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哥灯下寫文書但費眼力何得辞氣困擬如此窜唯、未以實告僧顧壁間揷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禍其来已久今尔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歸勿留窜愧懼而反然猶卧疾累日復還俗為書生今在淮南

簡寂觀土地

都昌人陳彦忠伉贇好義踈財倜儻嘗有党大夫者自河北来同寓居西陳里將赴調無資力可行彦忠餉以百千且館其老穉於家待之如骨肉其賙人之急類如此乾道三年十月以疾亡臨卒前一夕梦告其父曰彦忠不得終養茲受命為簡寂觀土地矣父未以為信已而其子以夢如所言踰歲後再見夢曰自為簡寂土地今一年久而室宇摧敝每天雨則面

目淋漓不可寧居四体殆無全膚宜為我繕理明日乃父乃子相與語即往彼處視之而信乃為一新之

鄂渚王媪

鄂渚王氏三世以賣飯為業王翁死媪独居不改其故好事佛稍有積蓄則盡買紙錢入僧寺如釋教納受生寄庫錢素不識字每令僕李大代書押疏文媪亡歲余李猶在灶下忽得疾仆地不知人經三日乃蘇初為陰府逮去至庭下見金紫官員据案坐引軸於背每詣市買熟肉飽食留其余滓取佛出挂於人家厠旁以滌漱洒之如是累年畫卷丹青益鮮明禮餚牢潔人多疑其異但無有識其所自郡中喪葬必持冥賻往献郡僧設法事亦預焉衆吹螺擊鼓梵唄喧闐飲豪首倚户臭息雷鳴達旦無一言徑趍出主人邀挽就飯勉食之才退即携米麪鹽醯椒茉之屬寘其家蒼忙而去辛巳之秋顏亮将犯邊先期不見明年虜退楚民漸還飲已至或詢其故荅辭殊妄

母病亡經夕復生語其子曰汝向来同史五謀紫氏牛史死而汝脫虫人間不敗露而陰府須汝證對汝不可免矣言畢奄然又三日隗死

山陽癡僧

楚僧行欽建炎中落髮於州之龍興寺紹興兵乱去軸於背每詣市買熟肉飽食留其余滓取佛出挂於存眛然如癡醉逢人縱語莫能曉其意常負佛像一而之他方久乃復帰里閭道俗舊嘗接識者十無一人家厠旁以滌漱洒之如是累年畫卷丹青益鮮明禮餚牢潔人多疑其異但無有識其所自郡中喪葬必持冥賻往献郡僧設法事亦預焉衆吹螺擊鼓梵唄喧闐飲豪首倚户臭息雷鳴達旦無一言徑趍出主人邀挽就飯勉食之才退即携米麪鹽醯椒茉之屬寘其家蒼忙而去辛巳之秋顏亮将犯邊先期不見明年虜退楚民漸還飲已至或詢其故荅辭殊妄誕不根唯日自馳走街陌中呼之不應亦未嘗從人乞食即目為癡僧不知所終

鼠氏墓異

濟北鼠生寓居撫州五福寺閑步寺後沼上見一蝦蟇伏草中大如盤異而赤之纔還舍聞鵲噪簷間維

而滿空如雷移時不止出視之蓋無所覩但盈耳之聲如初亦未以為怪是夜其子讀書窓下灯忽自滅有物立于傍子暗中擊以界尺反為所奪奔而出覺始悟蠆為祟遺就寢睡未熟竟床微動牟手捫之已離地丈許幾接屋桷自是嘻笑于梁歌舞於空変幻百端招師巫禳郤無一驗遂徙居他所怍復然於是旋繪月施會真武像朝夕香火甚餙過数乃已

朱諷得子

下邳朱諷往京師赴省試至宋城逢日者占軌革影遨而卜之遇益之姤其象畫一堠子上有望字一人衣紫腰金執笏若進揖狀婦人以箕盛嬰兒於前日者曰君此行必登科他日仕宦亦顯但捧箕饋子事為不可曉遂別去到京入試之次日二僕擊筒送至貢闈而反行穿曲巷聞兒在地上啼視見之故布裹一初生嬰孩因相謂曰是必人家非正所出吾主公未有子不妨抱養之乃抱帰邸舍適邸婦有乳倩使哺育迨暮朱未僕迎以告朱大喜雇乳母與之還家詢所亲処正名簸箕巷朱果擢第名此子曰省郎終身無子遂為嗣

絳州骨堆泉

絳州骨堆有龍女祠其下泉一泓方数丈可灌民田萬畝左右農家恃以為命歲時祭享甚謹不敢微有媟汚由是每経大旱未嘗憂飢凶女真人菩察為郡守以絳地形穹崇難於水利思欵導泉入圃博議雖久竟以高下勢殊不能遂乃敬謁祠下懇禱其夕夢神告使速浚渠察寤併力治役渠成水終不可至又夢之曰吾有三子今皆成人而未有血食已敕令守運者渠遲水以成使美意善察許以為立祠神喜謝而去比暁圃吏来白昨夜三更後水従新渠入圃矣善察即率僚屬往祭其庙以報神惠為三子立祠且奏請虜庭爵之為伯一郡遂賴其利

夷堅支甲卷第九十二事

宋道人

豫章楊秀才家稍豐贍有丹竈黃白之癖凡以此術至必行接納久而無所成則听自去由是方士輻湊一日小童報有客称曰燒金宋道人故入謁楊喜束帶迎之其人清瘦長黑微有髭兩耳仆前如娟着黃練單袍容儀洒落即延款書室朝夕共處稍、試小方輒驗然未嘗暫出嬉游楊秉間扣以要法歷旬始肯傳當用藥三十余品悉傳疏所關買之於是楊請與偕行不可曰吾習靜惡囂豈應却投閙處君宜独往楊且行又曰君出後小兒曹必来恼人幸為扃戶使得憩息楊如其言訪數藥肆買諸物景後到一肆望其中有默坐者衣製顏狀全與宋生等頗驚正疑問訊坐者搖手止之楊遶歸室戶扃鎖不動啟而視則宋瞑目燕坐凝然如初楊兇款下拜以為鬼薊子訓左元放分身隱現神游変幻不能過也自是益加禮遇隨所須即應未兇告而去取所買藥以治鉛汞不能就分銖計供億餽謝及藥直不帝千緡自謂親逢神仙不少悔又徽州婺源武口王生者富甲鄉里為人頡悍可憎衆目為王蛮盛俗語指擿害邑落梗

之稱也性吝嗇尤惡僧輩行化至必罵斥不與一錢有頭陀茁髮獰醜伺其居内直造門鳴銕唱佛厥声震響王聞之怒持杖擊走之甫自外還前頭陀又在廊下鳴唱如昨王愧怖敬為羅漢聖僧搏頰悔過立取白金二十兩與之猶悚然尽日兩州人說宋生與頭陀皆兄弟双生相似故各售其詐以欺楊王二人耳

益都滿屠

益州屠兒滿義賦性獰烈力能扛舁絶不畏鬼神醉経叢祠輒指畫嫚罵習以為常巫祝衷隆者詐人也容與其黨最厚者謀曰清元真君庙摧敝歲久吾主其香火将一新之而邑人莫肯相應和滿屠亮猛不信向衆耳目听共知倘因之以假灵必可成也於是邀義飲於家酒酣謂之曰我欲擇某日致礼于清元庙下至期當富有觀者子能乘酒力呼譟而来揮斥衆人登堂正坐汝神自居空其酒食其肉且大詈其神使万目傾駭可乎義曰此正我所願為者又何難我表遂以其日收合数百少年旛旂旌幢夾列道上饌具牲幣種、豐腆鼓震樂作義直趍祠所毅然据坐自言吾神也取牢醴悉啗之而詈神梗口良久

義忽狂作口鼻耳目皆流血仆地而死皆謂義觸神之怒而致禍怖畏尋後表之徒因分賄不平詣府縣告其事尽捕鞫而刑之

從四妻表氏

符離人從四居濉上家素肥饒好事口腹多釀酒沽賣魚鱉膾鯉朝暮飲食妻表氏鮮迎逢其意每親執刀刃所戕物命不復可殚紀表因產死從生念之不忘里人春月朝岱岳從欵薦拔厥妻持供具往献既至泰安三日未登廟縱歩市中白昼與表遇數人隨之恍惚間且悲且喜交叙睽闊表哽咽而言曰我以膏割魚鱉之故積業極深日受楚毒尔倘見憐宜思所以救拔之從注下曰吾所為不善致汝如此吾生亦不如死耳至于道佛脩嚴鱼聲蕩家貲固所不惜表曰無用多言明日申酉之際可独至廟中詣西廊之北一處看我當可信也從遂還寓舍齋戒如期而往見表荷械加桎梏帶簾曳索群鬼驅以前脫械去衣束以薦用鐮刀剉截如縷流血塗地須臾一鬼持盂水呼其名而嗽之即還故形俄又復然凡六七反然後施械擁去從悲怖出門盡夜不寐又明日再遇

表曰信乎曰信矣曰所禱後極力営善果終其身不復殺生

史省幹

史省幹者本山東人後寓廣德軍與教寺之側有空宅頗寛廣而前後居者卒為鬼物惱乱不能安處宅主欵佶於人亦無敢輒友交勧之不听乃擇日命匠繕葺自徃監視方坐堂上一叟烏幘白衣揖於庭翁為何人何事至此對曰史素不之識趨下謝之曰足下治第舍頗貢誠言史乃住宅土地神也今聞客特當徙房于東南隅而已故房為庖厨必可奠枕語畢不見史悉從其戒且一新土神貌宇其後帖然

関王幔頭

潼州関雲長廟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謹偶像数十軀其一黄衣急足面北怒而多鬚執令旗容狀可畏威都駛卒王雲至府亟中黄衣絶相似乃招其家飲之酒賂以銀行且又付錢五千并大幔頭範様語之曰市上耿迂開此鋪倩

尔為我與錢使製造一頂須寬與數日期冀得精巧雲不解其意以意外有獲即從其戒至耿氏之肆耿默念安得有人頭圍如是之大者亦利五千之入約為施工而雲持公家符帖不得久駐捨之而歸竟不以喻生所嘱告耿俟其来取而省不至後數月因出郊入関王祠見黄衣塑像大駭曰此蓋是去年以錢五千令造大樸頭者也陰以小索量其首廣長還家較視不差分寸悚然謂為神立捧献之事寢遥傳一府爭先瞻敬天祐正為庙史籍此鼓唱抄注民俗錢帛以新室宇富人皆樂施凡得万緡天祐隠没幾半歷十年雲復来潼人見者多指點笑語恠而問其故或以告之雲曰此喻祝設計造詐借我以欺神人吾往謁之當得厚謝於是走詣之天祐恐昔詐彰敗了不接識雲恨怒訴于官天祐坐黥竄尽籍其貲　朱從龍以為潼州乃北方致同州所立名者恐無因可通成都使當質之蜀客

尹二家火

楚州山陽縣漁者尹二家于北神堰新河之東累世網捕稍能足衣食有室庐一旦遭火焚蕩又営之復罹煨燼頻年至于三無力可為但結攬蘆葦束縛以泥補葺徒蔽風雪而已每至中夜聞外間行人憲宰之声憲為笞詈出視之見十余輩藩白衣皆執大炬尹大呼奔逐闐然而散畧無影響良久復然尹氏惧暫投駐親旧之室禍至如初嘗正晝在戶望六七人往来空際以線繫紅炭置屋上亟行撲救俄相継起焔在側如是半年戶坐業尽廢妻子愁悴染疾惙猶弗已邑人畏回禄移灾就其地作福穰謝後雖帖息而其家人十死其八矣

蔡乙究報

陳州人蔡乙者家素貧父母俱亡受雇於獄級陳三之門遂習其業稟性既亮忍而目之所見又皆不善事也久而為悪從所推凡囚入其手鉗負罪至微亦遭毒虐容貌絶可憎郡中目為取命鬼年至四十余一夕守囚於獄夜過半衆聞若有呼蔡乙声甚振起視之已倒挂於壁間傷侶多疾其為人方快之佯睡弗問明至則見四体九竅泡、流血始掖以帰是夜復然呻吟悲哀如受鞭笞或闘歩撑挂全類縛祈死不能痛苦経歲臨命作牛鳴嘔血数升然後大叫而絶

張高義僕

楚州東漸民張高家巨富好施與務濟貧困不責人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羈栖于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為賊所掠求貨不得縛于大木之下將生啖之已刲股數臠僕竊既脫矣見之慟哭而出奔身遮護而拜賊曰此是我主魚本富豪今赤身逃難尚無飯噢豈得更挾財貨如欵飽其肉則又瘦瘠顧膾我以代之賊魚嗜殺人亦為義所激聞言嗟異亟解高縛并僕釋去且遺以錢帛追給與中淮上安定高歸理事業貲產尚贏百萬僕亦存高以弟待之張氏子姪悉事之如諸父

梁小二

鮮州安儀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質至梁独狠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奉姑至謹北虜皇統之中河東荒飢疫癘荐臻梁母妻并稚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流徒滿道路梁挾母妻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減半東陵就野人乞食以與之梁見之怒甚詐使妻抱子先行自與母在後相望百步許即仆母在地戟入道側掬泥沙塞其喉然後去稍進遇妻問姑安在曰老人牽足遲但先到大家丐晚餐以須其到可也久而杳然妻疑為夫所害遂訪之見尸已僵拊膺悲泣急取水扶灌氣竟絶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梁送于縣才及中塗風雨暴作霾曀不辨人迅雷震耀鬼神飛焰雜遝出沒衆惧散亦不暇顧梁听之少頃澄霽梁乃卧土窟頭目皆為天火燒爛唯腦骨僅全儼成髑髏肢体如故目睛暗淡無光而不死能別識人物飲食語言皆無妨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愍其妻子給粟養之梁経数年尚存

魯晉卿

徐人朱彪赴官宿迁之崔鎮到任累月有客魯晉卿来見丰姿洒落可愛因留止外館異待之每逢人輒出小戲劇資歡笑而畧無所求見之者無不悦喜彪會族友飲於後圃酒方行晉卿至彪曰今日無以為樂先生能効古人化鮮鯉作膾與衆享之可乎笑曰此甚易事但須得魚鱗一片為媒則可彪命僕取数片授之乃索巨甕滿貯水投鱗於中幕以青巾時一揭視良久舉中数鯉騰出一座大驚庖人受魚治膾鮮腴非買于市者可比擩以為幻術所致不深信也會郡治一新移文鎮吏令製鐵鉤鈕狡具之屬合数百斤期限峻迫倉卒未能辦彪意緒窘撓晉卿問

故彪訴之亦笑曰何不早告我是何足言且飲我酒酒至連酌六七觥遣人輦黄土汲水拌和為泥摶諸物成坏暴日中預熾炭以待稍乾悉寘炉中呼鍛工扇以鞴經時鉗出之皆如精鐵所就不假磨錯無一不堅好工相顧駭歎彪始敬服乘醉丐其法晉卿無語翌旦失所在

董小七

董小七臨川人因避荒流落淮右為海陵陳氏操舟常独宿其中天氣盛寒董糊窒罅隙置煴火飲村醪一杯而就寢熟甚氣不宣泄遂悶絶傍無知者乃見梦于陳曰將悶死於舡倉急救尚可活陳竟以語妻妻曰彼既云未死如何解托梦不足信也於是復睡梦如前而加苦切曰主人若来遲定應不救如肯来乞勿張皇仍勿用灯烛見照竟晛見之必逝去不還更須先屏炉火俟其少醒徐扶起則可陳驚寤遂出喚僕視之既登舟董如魘死之狀口鼻氣息僅如線不斷乃依其説果復生董以生人能入梦以脱性命亦異矣世言夜呼被魘者不得執灯若誤用之必死其説誠然

夏義成

樂平北村人夏義成生計給足一意行善不與閭里校短長未嘗以爭訟到官府有四子作兩宅分處之優游就養至八十八歲康寧無疾飲啖僅取適口惟日飲酒二三升悠然独酌有自得之意紹熙四年盛夏微有不懌語家人具殽饌尽集子孫甥姪共席酒三行赴浴令一子楷背甚以舒暢為樂浴罷更衣踞胡床拱手端坐遂亡時正隆熱未斂前二日手足皆柔軟隨人屈伸口鼻氣虫絶無一點腐穢道俗来觀以為大善知識所不能然蓋吉德之報

海王三

甲志載泉州海客遇島上婦人事令山陽海王三者亦似之王之父轉賈泉南航巨浸為風濤敗舟同載数十人以瓠王得一板自托任其簸蕩到一島嶼傍遂涉岸行山間曲花異木珍禽恠獸多中土所未識而風氣和柔不類蛮嶠所至空曠更無居人王憩於大木下莫知所届忽見一女子至問曰汝是甚處人如何到此王以舟行遭溺告女曰然則隨我去女容狀頗秀美髮長委地不梳掠語言可通曉舉体無絲縷樸樕蔽形王不能測其為人耶為異物耶默念蓂已墮它境一身無歸亦将畢命豺虎死可立待不若姑听之乃從而下山抵一洞深杳潔邃晃耀常如正昼蓋其所處但不設庖爨女留與同居朝暮飼以果實戒使勿妄出王雖無衣食可換易幸其地不甚寒暑故可度歲余生一子迨及周晬女承果未還王信步徙水涯適有容舟避風於岸隩認其人皆旧識也急入洞抱兒至径登之女繼来度不可及呼王姓名罵之極口悲啼撲地幾絶王從蓬底舉手謝之亦為掩涕此舟已張帆乃得帰楚兒既長楚人目為海王三紿以間猶存

山明遠

山明遠滄州人字彦德其先亦衣冠之族至明遠益貧無室家可依乃行游濱棣間以干謁為習或終朝不得食雨足窒相偃休於道傍舆一飽不可致而又為渴所驅出飲水濱田坐大木下良久一兎過前疾步撝取之剥啖大遺喬肉殊甘美因自念林麓之間熊虎狼豹專以搏噬狐鹿豚兎豢養其軀山顛谷口其樂無極吾為人而顧不如可憐也我既飽出行值日暮訪野老黄若廬家求宿黄嘗入道素好客見之喜置酒延留劇談滾、不倦酬遂言食生鮮之適黄聞疑惧細視其面目頗與人殊以為畜類変恠潜起呼群犬譟逐之明遠趨下階呼鳥数声化為黒狼攫一犬而去不復可尋迹茫不知所在矣

蔣堅食牛

日者蔣堅金陵人乾道元年游術江左至鄱陽僦邸舍赴肆其孥精於六壬為士大夫所称道遂留之不去有母存事之甚謹淳熙癸卯四月堅抱疾當昏困間見数人皆持火炬造其室喧時雜鬧大呼其姓名

也

出文牒一通曰奉命來拘堅。欲拒而不能隨之去至中塗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一使引由西廂過曲暗不可辭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史高唱云追某人某人到逐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廂光明如晝悄無人得往王独留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牛肉深業深固今當受其苦楚堅驚怖荅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之王曰以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焉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曰堅実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給飣粥為將柰何王笑曰予亦知汝孝於母特放汝還從今不得再食牛矣堅再拜謝王勑一吏送之歸矍然而蘇母與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其初来鄱陽之歲以布三幅書金陵蔣堅四字盤桁於街十二月四日予詣東圃呼之為文惠公論命公時參知政事堅曰叫命方趙陞如是秀才便及第選人便改官庶僚則為侍從、官則入兩府執政則拜相仍即日有加音予語之以実對曰若然則做大事元疑矣恨氣数不耐久遂然明年三月宜自勇退予曰既云正拜不應進退太速因以知樞密院汪明遠僉書葉子昂兩命併扣

出文牒一通曰奉命來拘堅。欲拒而不能隨之去至中塗有六七十人偕行約兩時頃到王者所居一使引由西廂過曲暗不可辭入立庭下王端坐殿上史高唱云追某人某人到逐一前點名朱衣吏呈閱案牘皆押而西望東廂光明如晝悄無人得往王独留堅問曰汝平生好食子母牛肉深業深固今當受其苦楚堅驚怖荅曰雖好此味但遇屠者市肉則買之未嘗親殺之王曰以汝嗜此故屠人宰殺以奉汝焉得無罪而敢飾詞抵諱何也堅曰堅実有罪死不足惜但老母年七十六歲自是無人給飣粥為將柰何王笑曰予亦知汝孝於母特放汝還從今不得再食牛矣堅再拜謝王勑一吏送之歸矍然而蘇母與妻正相對垂泣後四年乃死其初来鄱陽之歲以布三幅書金陵蔣堅四字盤桁於街十二月四日予詣東圃呼之為文惠公論命公時參知政事堅曰叫命方趙陞如是秀才便及第選人便改官庶僚則為侍從、官則入兩府執政則拜相仍即日有加音予語之以実對曰若然則做大事元疑矣恨氣数不耐久遂然明年三月宜自勇退予曰既云正拜不應進退太速因以知樞密院汪明遠僉書葉子昂兩命併扣

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下居民甄氏牧牛於野值兩人東西相逢迎如今羽客衣冠擎拳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久已隤壞宜急倩一夫整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獨行至山側峻嵓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溢出即解衣包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未取且慮他人得見乃捫泥窒塞穿處回至中塗復遇前二客其一又問錢庫門已葬未其一曰方用錢三百倩雇一牧童填補訖甄時年十七八歲曉其語歸為父言之

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下居民甄氏牧牛於野值兩人東西相逢迎如今羽客衣冠擎拳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久已隤壞宜急倩一夫整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獨行至山側峻嵓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溢出即解衣包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未取且慮他人得見乃捫泥窒塞穿處回至中塗復遇前二客其一又問錢庫門已葬未其一曰方用錢三百倩雇一牧童填補訖甄時年十七八歲曉其語歸為父言之

数其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洎家人集元處穴不復可尋矣

龍鳳卵

河府榮河縣北鄉鎮有孤峯陡絶名曰鳳凰山、之西一僧舍曰鳳凰寺塔曰鳳凰塔蓋嘗有鳳棲其上故得名秦地既陷於虜僧紹洪主持累年其後迁化寺衆議立塔葵之發地獲一物長六七尺非石非木其狀如卵衆覩之驚異擲之河滔、巨川水不能没少頃飛濤激浪兇興雲接陡皆委去疾走迫至元處卵若為人扶翊復在焉衆不能隱告於郡旋遞送燕山俗目為鳳凰卵

薦福如本

饒州城下六禪刹東湖薦福寺最大信州貴溪人如本住持頗為叢林歸向淳熙八年正月感疾數日弗愈至二十八日呼侍者謂曰老僧今夕當別侍者泣曰和尚歸西天弟子緣薄不知再遇師于何日曰明日便可相見侍者曰會於何所曰城裏崇福院門外王太医家也侍者出鳴鼓告衆坌入寢室問訊其言下龕中前問之曰長老何不在方丈笑而不荅但竟耳畔如有人啜泣既醒則其子坦婦汪氏以臨葬艰苦放声而哭至明日午時生一子迨旦數僧未詣王氏具說本老遺語大辯亦告以妻夢事既符合引僧入視嬰兒即張目大笑自是絶不茹葷酒其家呼為僧老

復州茅圃

湖北罹兵戎燒殘之余通都大邑翦為茂草復州尤甚子城内有廢地稍除蕩乏礫治作茅圃丁鉏劚種植以供蔬茹簽判官舍在其東録曹在其西紹熙四年四月予兄子棹為僉判赴王録曹飲席日衙山後小童見女子頂冠著紅背子笑入圃以為官倡也但訝其黄昏不脫上服與録曹一童言之蓋群僚清燕元来嘗用佐尊者乃知為鬼庚志所載傳旺夜見女鬼正此處云皋姪說

陳體謙

南城陳氏子體謙字德光始為士人後出家削髮法名體謙素不檢嗜酒及色既為僧故態不少悛至居報恩老孝寺而常：在家且竊汙鄰比婦女外間尽知謙處之自若至于酣醉食肉特其小：者耳乾道

末年染疫疾未甚困薦夢被追到官府主者公服怒而責之曰汝口誦般若而身犯戒律死有餘罪叱獄卒械之謦稽顙謝過竟不許驚寤顫悸為人言所見曰悔無及矣旬日死

褒忠廟

乾道元年六月郴盜李金黃谷犯道州破寧遠縣焚官民居室皆尽湖南安撫使檄衡道郴桂四川都巡檢使王政會合他將兵討捕至邑下寨柵未立政出於軍中恃勇輕敵軍騎馳鬬挑戰遂為所擒初欲活之政肆罵不屈乃斬首奕屍路傍方甚暑同死者血肉狼藉臭穢腐爛政屍独不壞蠅蚋蝱蟻亦不集然為物所驅莫能進死處距玄營丶擾丶拂若欲前如為物所驅莫能進死處距道州俄上薦土豪收拾移骸尚猶可識帥以忠義之節上於朝詔贈廣州觀察推官其親屬五人就戦地立廟以祀賜額曰褒忠

甘林二命

人之賦命歲月日時同則壽夭榮悴亦大略相似豐城甘同叔莆田林直卿皆以紹興甲寅年丙寅月甲子日甲子時生皆為士人同中淳熙戊戌省科年四十有五矣林以母服不及廷試甘先擢第調靜江府司戶參軍待闕林以辛卯還試得監某州稅即之官甘方赴任踰歲而卒林泝事僅一考用他故去未幾亦卒其所享祿食均甘但多披青袍三年耳

王仲共

王垂仲共淳熙中以朝奉郎知武岡軍湖南安撫王宣子薦其材有旨與知州差遣既受代枉道詣潭府謁謝次衡陽其子萬石夢人告曰尊公已降秩官覲矣晨起語父以為凡夢中所云賤降蓋迁也仲共笑曰吾方以年勞當轉散郎且無罪何由絀削又正被陞郡之命吾不與閑安有奉祠之理汝夢不足信洎到闕登對論谿徑事甚悉詔以知邕州俄上薦土豪楊某當平蛮洞時宣力可用乞與推賞而奏劉誤書其名朝論為不謹遂鐫一官仲共殊不樂乃上詞請得武夷冲祐觀盡如梦兆仲共初登第嘗梦出行長塗先驅者負占牌上有邕字寤而為人言再調必作令邕者小邑也及除是州忧思前梦疑仕窟止此絶惡之還南城未幾疽發背而死万石竟不霑遺澤

艾大中公案

紹興三十一年巢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

豪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籍人家貲甚者汙瀦其室
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
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顱幾百數又嘗呼兩
匠合大木為巨凳而中实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
殺匠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橛強獷之狀足
以滅族一時無不称快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
楊迂深道出首方昼寢夢一吏喏於庭稱索本州崇
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沒案祖要照證公事楊未
及答而寤不知所為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
皆無其事以梦甚了了不能自已遍詢老吏乃有知
向来本末者命檢牘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楷書者繕
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乙志所載宣州何村公
案蓋是寃死若艾氏之罪情法相當豈得尚有訴訟
幽冥之間當必有故特世人未之知耳

扣冰堂僧

程虞卿建安人嘗為他郡幕僚受性剛豪多結里中
輕俠椎牛釃酒呌獵博塞乾道三年春月赴一宗室
家宴飲酒酣與同坐者入大中寺至扣冰堂繪匠方
畫佛壁內一侍者貌古恠程指哂笑侮之是夜帰舍
醉寢梦偕其友丁子和行抵別館逢兩僧持挺大呼
向前肆擊奔趨欵避而前迫逼乃俯伏作禮引咎哀祈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牛乎對曰頗自此永斷僧曰汝若再食来吾堂中必刖汝足且縱汝帰程再拜而出悸营不寧坐以待旦詢丁生之門方擬談說丁錯愕見兩像即梦中僧也悸悸益甚遂絶意太牢而餘事亦從欵戢

夷堅支乙序
紹熙庚戌臘予從會稽西歸方大雪塞塗千里而遥凍倦交切息肩過月許甫收召魂魄料理策簡老矣不復著意觀書獨愛奇氣習猶與壯等天惠賜於我耳力未減容話尚能欣聽心力未歇憶所聞不遺忘筆力未遽衰觸事大畧能述群從姻黨官游峴蜀湘桂得一異聞輒相告語閑不為外奪故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甲支十卷財八改月又成支乙一卷編於是予春秋七十三年矣殊自喜也則手抄録之且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野處老人序

夷堅支乙目録
卷第一十一事
王彦太家　張四妻
定陶水族　朱琪家兒
顧端仁　聶公輔
董成二郎　管秀才家
馬軍將田俊　翟八姐
吳太尉
卷第二十二事
大梵隱語　茶僕崔三
羅春伯　楊証知命
黄五官人　吳虎臣夢卜
涂文伯　邵武試院
周氏三世科薦　王茂升
卷第三十五事　黄溥夢名
安國寺僧　刘氏僦居
景德鎮鬼鬬　猺山一郎
余榮古　余尉二婦人
董綷兄弟　周狗師

羅伯固腦瘤
支乙序
支乙目錄
建康三孕
卷第六十四事
秀州棋僧
東湖荷菱
張小娘子
顧六着
楊戩館客
傳選學法
卷第五十三事
焦老墓田
刘氏女
葉氏庖婢
小紅琴
衢州少婦
彭婦棺
卷第四十事
諸胡生
小隱蛇
妙净道姑
洪季立
朱五十秀才
龍漩窩
人遇奇禍
優伶箴戲
三朵花
丹書徐大夫誤
李商老
張花項
南陵蜂王
譚真人
趙不易妻
紫姑詠手
黄巢庙
卷第七十五事
岳陽吕翁
彭氏池魚
澧州判官
朱司法妾
勸善大師
陸荆門
潘璋家僧
王牙僧
卷第八十三事
湯顕祖
陳李冤對
徐陵南請大仙
胡朝散夢
閻義方家雷
因揭尊者
單于問家世詞
合生詩詞
永悟侍者
復州防庫犬
茅君山隠士
英州野橋
貞楊琴倡
了奭應梦
廣福寺藏
夷陵嬰兒
張二丈夫
姚将士
臨江二異
弋陽女子
荆南猴鼠
桂巖鷙獸
喻氏招醫
水陽二趙
嚴州女子
南陵美婦人
楊政姬妾

宜興官人
駱將仕家
江牛屠
卷第九十二事
宜老老人
宜黄縣治
九梁星 新一把頭蛇 宜黄者多
全椒猫犬
徐千三官人
卷第十十六事
趙主簿妾
何氏魚子
梁主簿書院
黄講書禱子
劉暐做官
張詡梦名
陳氏貸宅
陳如塤
夷堅支乙目録凡一百三十一事
宜黄巫廳蛇
張保義
鄂州遺骸
王瑜殺妾
普静景山三異
王尚書名紙
桂林兵
一明主簿
劉尧夫
王姐求酒
吴中小経
楊壽子
傅全美僕
張元幹梦
陳二妻

夷堅支乙卷第一十一事

王彦太家

臨安人王彦太家甚富有華屋頫指如意忽議航南海営舶貨舟楫既具而以妻方氏妙年美色不忍輕相捨久之始決行歷歲弗反音書斷絶當春月杭人日游湖山方氏素廉静獨不肯出散歩舍後小圃舒豁幽悶経花陰中逢少年衣紅羅裳戴鏤金帽肌如傅粉容止儒緩窺於窗處引所攜弾弓欲弾之方氏罵之曰我是良家以夫出年多杜門屏憂汝為何等人擅入吾後圃且将挾弾擊我一何無礼如是少年慚惧擲弓拱手揖而謝過方正色叱之恍然不見方奔帰呼告群婢竟神宇淆乱力憊不支迨夜半少年直登堂方趨走欲避則伸臂挽其裾長数丈余群婢盡力援奪不能勝遂擁升榻與款接自是晚去暮来無計可脱心所欲物未嘗言不旋踵輒至方念彦太殊切報于親故招道士行五雷法仍設醮又擇僧二十輩作瑜珈道塲皆為長臂撓擊莫克盡其技後数月少年慘戀語方曰汝良人自海道将帰矣如至家相見時切勿露吾事苟遺吾戒必害汝汝知吾神通否雖水火刀兵不能加毫末於我也未幾王生果帰

方垂泣曰妾有彌天之罪君當即斬我以謝諸親王驚問故具言之王曰是乃山精木魅吾必殺之乃藏貯利劒以俟其来一夕儼然而至王拔刃襲逐中其背鏗鏗若金石声化為白光熠煜亘数丈衝虚去其後声滅響絶王夫婦相待如初

張四妻

徽州婺源民張四以負擔為業其妻年少在輦流中稍光澤張受傭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佻捷四傍無人語妻欵與姦袖出白金数兩為賄妻因就之莊蕝頗久張帰窓聞之詐語妻曰我又将往池州旬日乃可田妻益喜以為.適我頭逼暮張潜反室持短矛伏戸側夜且二鼓見白衣從窓檻越入迎刺以矛其人呦呦作声奔而去視矛刃有血及細白毛数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復窮詰妻妻始肯言所見即具一牒述始末如供状式詣道士混元法師董中甫自訴董依科作罡法至張舍發符拱立以俟少頃有大鷹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上観者闐溢俄飛落古溝中徑搏巨白鼠啣擲于前董命沸油以烹之怪乃絶

定陶水族

曹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魚鼈之属鬻以贍生慶亮正隆二年中春女真人阿失里為邑宰梦一客緑袍烏幘皂韈革帶握手板入謁吾種族世居治下子孫蕃衍皆獲依仁芘不幸為細民捕殺充食且又轉售於他人将使無噍類矣願賢令尹慈憐少加禁止則恩流無窮當思所報失里梦中諾之而不暇扣其何物居於何所旦起深念不能暁測明夜復梦遍詢吏仕及訪道術人酌詳亦莫知所謂迨春暮天清氣暄澤邊相率什百為群脱衣入水網箕羅取数倍常日忽暄霧迷空波涌如山雷声振動一巨物長六七丈状若蛟螭噴薄雲烟摧壞岸游冷氣慘烈逼人皆捨弃所獲爭赴平地已為巨物攫挈者十二三溺死者殆半衆始悟邑宰之梦自是無復敢漁

朱琪家兒

下邳朱俊者習武事從韓蘄王軍為探報司統領與虜騎戰於沭水上死馬朝廷録其忠命長子琪以官時下邳已陥琪在宿豫倡朋儔来帰江淮都督府補為忠義軍偏将嘗乘間入海州既而失之坐罷處散秩琪一妾曰喜奴懐社六七月嬰児啼於腹中盡駭

恠數日後能語言至或笑或泣或厲声呼父母及其生齒髮畢倫形模可愕見者疑非吉祥次年琪遂應羊舜韶海道之奉事不濟嘱與其徒開德郭世興輩皆死亦以恩得延賞乃名此子曰忠而與之官不知其後存亡也

顧端仁

顧端仁秀才本河北人後從父海来南居於錢塘修文巷未娶妻一日會食堂上恍恍間見一少女顏貌光麗從外入徑造其前奉手掩食器歌啐嚼而莫能二親疑為問其故託以他事隱弗言蓋已墮溺色愛自是鬱鬱不樂殆如癡人西湖畔遇之前攬袂笑曰子念我乎顧作怒叱之曰汝乃邪鬼尔何念之云女曰何由知我為邪曰適視汝行畫日中而無影非陰魅而何女曰子既有疑心試相隨詣四聖觀遂携臂而往泊入觀門忽不見盤泊良久而出則立於道傍顧誚之曰汝畏四聖其邪可知女曰子未悟茲理邪貞聖亦婦人爾顧曰何謂也曰道経不云乎太陰化生水位之精各大笑復同詣往来人訝其獨行語然無敢問須臾解逅友人張仲卿女又避匿顧始以告之仲卿曰姑置鬼事且同飲酒於是往旗亭酌飲仲卿歌杏花過雨詞畢女不知從何来已坐顧右顧生命置杯添酒仲卿無所覩嘆嗟不已仍罵顧以為挾囯兩俱行徑舍去報其父父驚惧俟其還家率之投閉門黃法師黃持法罕出故有此稱黃曰此為妖孽所憑必猫精也明日當為誅絶先書二符授之其夕女不至迨旦黃又與三符使佩其一焚其一以一榜於門遂絶不復来経数月因送喪車于菜市門外帰仁寺女蹁躚而入咄曰汝太情無使黃法師害我今三符在我手展示之顧曰我我亦不忘汝但從吾行才到市橋顧遽跨欄赴水適有草在下急拯之獲免詢其所以曰但見美人相引造一宮宇赫奕如王居正擬從游而為諸君喚回殊為耿耿不料纶淪趣救護余生恩有所自矣然浸抱迷疾少時而殂

聶公輔

聶公輔博州高唐縣人家本南刘鎮徙于北郭富有貲箱之積性好鬼神凡有所往無論路遠近事大小必扣諸神神以為可則行不可則已又酷信巫祝奉湏祠尤謹歲月滋久禱請多不驗於是懈怠之心

生翻成毀悖嘗以六月正午坐堂上僕妾在傍忽聞訶叱声注目凝視見数少年黄衫小帽玉帶緑韡振袖過庭下人物才尺許而歷歷可觀聶震駭呼家衆悉至所覩儼然皆驚走出外少年者冉冉騰空駕雲頃從吏以線一綫繫通紅炭一挺長三尺置於屋上其去稍遠聶僕升梯取之炭洞赫不可嚮迩而一線自若繼此後百怪競作中夜車馬憧〻蠟炬旁羅照耀奪晝鄰里聚觀如織殊不為止雖邀善法者考治莫能絶擾〻累月聶不勝愁撓遂得疾竟至不起

董成二郎

董成二郎者居楚州北堰蝦瞳巷以商販斛斗自業賦性險僻而面狀冷峭有不可犯之色里巷無不悪之紹熙庚午歲夏五月陰雨大作董正坐中庭方具飯天氣陡暗霹靂一声火光赫然彘有巨物墜地視之乃一大黿高三四尺上有二竅空洞形如耕犂之偃土者在坐側尺室視怖亟邀道士建醮以禳之自是得氣疾不能食奄〻半歲一夕月下見白鵝其大比常一倍從砌間飛入房中妻執炬訪求無所覩而董以此時殂既歛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于屍前覆以甎欵驗死者所趨旦而牽之二鵝足跡儼立于灰上皆逗童墮畜類其家日以淪敗妻女至為倡云

管秀才家

信州永豐縣管村皆管氏所居淳熙七年秋有怪異於某秀才家幻変不常或為男子或為婦人拋擲磚石占擾堂宇汙穢床席毀敗什物不勝其擾喚巫師驅逐弗効又命道士醮禳復邀迎習行法者各盡術追究雖即日稍若暫息迨去則如初前後若是者屢矣管益患之乃多萃通流設壇置獄効治甚峻群怪不為動厲声詬罵於室中曰汝兢個村漢討錢足了我不怕汝皆知其不可為相與謝去久之化一美女夜造僕夫寢處欵加衒惑僕知為魅也而庸奴貪色竟留與接凡歷数夕極綢繆婉孌之疑然終慮其致禍陰磨利刃以待之迨復至尽力斬其首攜出外呼告衆曰我已殺鬼管氏之人爭来観看蓋一大狸也

馬軍將田俊

臨安步軍司錢粮官公廨淳熙中為祟孽所擾不可居遂廢為馬院第二將下田俊常隸宿其間一日群輩盡出俊獨留繫所乘馬於廡下且取隨身衣物貯於小篋挂梁上以防草竊方解衣將寢忽一鬼朱髮青軀高七八尺自外入解其馬絆俊大叱之鬼捨馬

趨寢所俊怖甚欲趨避而無路可投鬼捽俊髻至寨門呼閽者啟(德)閽者曰統制約束軍門不許夜開煞已下鑰了鬼曰汝不開門我自從門上過即挾俊騰空出至西湖畔方家谷龍母池邊大木下自坐盤石而寘俊股上沃池水濯洗又掬泥塞其口若欲啖食俄一老叟白帽(帽)方杖策来咄鬼曰汝陰(下)小鬼輒敢恣食生人豈不累我紛爭不已叟奉杖擊之鬼擱杖與相拒良久叟力不能勝　拄未決復見一長僧貌古怪頂僧袈帽持錫杖擊鬼始弃而鬼竄俊時裸袒無衣叟命取其所服者須臾而至皆篋中物也俊未暇致謝叟與僧俱不見矣明日踰於昨夕水次扶以歸病十余日乃愈寨內由此建立僧伽塔相而奉事焉

翟八姐

江淮閩楚間商賈涉歷遠道經月日久者多挾婦人俱行執炊爨薪水之役夜則共榻而寢如妾然謂之嬸子大抵皆猥倡也上饒人王三客平生販鬻於廬壽之地每歲或再往来得妻嬸曰翟八姐雖為女婦身手雄健膂力過人其在塗荷擔推車頓肩簡足弗以為勞壯男子所不若也性又黠利善营逐什一

買賤貿貴王獲息愈益富錙銖收拾私所蓄藏亦過千緡寄市黃白而更無姻眷年且四十歎謀終身計王客狡詐大駔也雖醜鄙其為妻翟鬻橐中物畀付他日舍未旦先起挈裝賫登舟趣已遠悲慟移時念進退無門良自以為得策遂帰故里治移時其舊有二子稚甚敏悟父操刀盡殺之自是家內怪頹翟氏導群鬼嘯妖或中夕中几格器皿羅列于庭長子息肆言呼天迨于謗侮因醉獨次子在又與衆不逞為腹害王衰頹愁苦而終妻貧嫠入于宗人之家

吳太尉

觀察使吳超河北人從韓蘄州都統淮東賦性戇直而不京口遣駛卒李文往錢塘文旌旄塞道如戎帥威儀趨避路左忽聞人呼其姓名

文翰翫再拜仰視之乃使主太尉也笑問路勞倫至文曰不審太尉欲何往得非奉詔入朝乎曰吾被上帝命差充平江府崑山土地即日赴任汝速歸為傳語宅中說吾路上安樂一行人都平善教衆宣贊各向前又命從吏持官券兩千搞文作路費文謝退羞程而行及家則知吳兵云此卷朱從龍說己下世數日矣方悟初見皆陰

夷堅支乙卷第一

夷堅支乙卷第二

大梵隱語

常熟縣寓客曾尚書下世已久有四子淳熙元年春夢告其長縣丞曰我被天符為福山嶽廟土地方交承之始闔府官僚當有私覿礼不可廢吾東書院黑廚內藏佳紙數千張可盡以付外染黃印造大梵隱語敬焚之毋忽吾戒丞既竟未以為然又見夢於仲子仲以扣所知鄭道士曰大梵隱語是為何經文吾不識也鄭曰此乃度人經之末章取示之仲笑曰無甚緊要頃何足為冥塗助亦不肯用父言已而叔季同夕感夢二子嗜酒荒怠畧不經意邑有陳秀才素游曾公門夢尚書至怒罵諸子以不孝歎懇於上帝痛治之陳不待旦趨往告猶且信且疑至三月二十六日邑人群詣廟下曾之季子與三四少年縱觀行經西廂遇一婦人絶美注目諦視乃尚書也凝立庭下顧兩鬼捽仆地剥其衣叱曰不孝子尚敢來此四傍往来人皆見季呻呼楚痛苦不可堪主廟吏灶香為致禱命左右送以歸迨反室昏無知所舍中百物皆無故自相觸擊必碎乃止明日縣丞邀法師陳國潛至家使施法禁禦逐陳召集將吏測問曰非

崇也乃尚書公以四子遠命請於天而罰之陳令排偷酒饌設席堂上祝而祭焉家人悉見之灵出現與陳對席陳懇祈數四於是得釋季良久而寤汗流遍体盡以所見為三兄及陳言之即日印此經五百本焚献謝過

茶僕崔三

黃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覩風橋下淳熙八年春夜已扃戶具僕崔三未寢聞外人扣門問為誰曰我也崔意為主公急戚門乃一少年女子容質甚美駭曰娘子何自来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吾只是左側孫家媳婦因取怒阿姑被逐出終夜無所歸顧寄一宵崔曰我受傭於人安敢自擅女以死哀請泣不肯去崔不得已引至四傍一隅授以席使之寢久之起就崔榻容語曰我不慣孤眠汝有意否崔喜出望外即留共宿鷄鳴而去絓此時一来崔以人奴獲好婦愜適所願不復詢究本末一夕女曰汝月得顧值不過千錢當不足給用袖出官券十千與之其後屢至薄助崔又益喜兄崔二者素習弋獵常出游它州忽詣弟處相問訊寄寓旬余女不至崔思慮萬切殆見夢寐乃吐情實告兄、曰此地多鬼魅

羅春伯

羅春伯點撫州崇仁人淳熙甲午僦館于邑人吴德秀家受業者素輩吴夢館之西偏有物類狗起於芭蕉叢下已而兩角巍然奮身飛躍歷舍東升于天光采粲然照耀遠迩遺鱗脫甲委墜滿地方審為龍也竟而喜徧以告人不知為誰祥應比秋試獨羅中選其所居正在邑西未試前與一友同行占響卜約以首語為友證次者為羅證約方定聞路人回顧曰来

不得友即失色又有相謂曰桂枝香蓋用四平語呼其侶共歸也是歲友黙羅次年廷策為第二人初名維岳字伯高肄業於郡城西南之別墅梦報榜者至名乃黙也遂更之以乾道戊子獲鄉薦又夢到官府閱金書扁榜中有兩牟登科四逮薦達八字竟兩到省闈纔魁多士春秋四十五超佐樞庭然未兩月終于位所謂四達之兆茲未能晓

楊証知命

臨川楊漢卿幼年習童子牟無所成名侵尋弱冠梦人自門呼曰楊証也做官竟而自喜適淳熙庚子秋試遂書同音数字信手拈具一得証字即更名而是科果中貢籍明年擢第証素能談命所見出它術士意表是時東赴省数與同塗樂紹先曰言吾必登科正恐死不久脫或下第庶可少延然為功名之心所驅卒入試罷還家夢促裝復東憲曰吾跋涉千里息肩未兗而又行役其何以堪毋釋之曰我為汝辦轎乘以往勿憂也俄而捷音至証又思如傾河日能作万言廷對前忽因目赤痛僅得成章而出鄉人之善者相為惜之迨唱名墮于末甲才壓一名待銓竟調潭州善化主簿須次及到官只数月而卒

黄若訥

黄若訥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試中塗貪程暮到旅邸行商走卒充滿其間無可棲泊之地黄謂主店者曰昏暗如此欲前進不得苟不見容納將使我安之耶主者不得辞旋空一室與之處室距主翁家不遠翁夜梦黄龍外至以爪抉門入蟠踞中堂光焰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邸未黎明而起訪焉歷視十数客皆不足當獨黄君為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之姓黄益自信戒僕侯盥櫛畢具茶湯詣之為話宵梦乞誌之于壁黄固心喜然亦不敢率爾力拒郤弗聽翁退復遣二児来皆儒衣冠度不可已乃勉書数語而去暨来春揭榜則遺黙或人云龍雖貴證尚爾沉鱣蓋未即日騰趠飛天也黄失意留連舍于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牟先生者道命術多中往扣之卦成南曰好命只是事遲更三年後却做官但有一慮尊府君恐有不測宜急帰是時黄老父在家適得信報其抱疾聞南語瞿瞿不自安即日西還至仲冬父果卒黄當免牟可應庚戌試而正月在禫制中計無由可及會有旨以首春雪寒恐遠方布衣来者愆期特展鎖院半月於是

蕪程而往於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為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吳虎臣夢卜

吳虎臣曾慱聞強識知名江西為奉于日謁夢於仰山欵知科第遲速其夜夢紅袖女子執板而歌竟而不能省憶但記一句曰尋春不是探花郎是後竟不第而以獻書得官吳奉紫姑神甚謹每言事多驗邑人吳仲權鎰將調官請扣所向箕箸既具但畫龍與羊各數四虎臣曰龍者君象羊者仕塗祿料也子必然面君登朝矣仲權曰鎰乃一選人名位甚卑安得有此望虎臣曰曾以布衣猶被召對況於已在簪裳之列乎神言有證當不謬矣仲權私謂良未年或可詹發及赴部乃注龍陽丞

黃五官人

紹熙辛亥歲豐城縣農夫夢一道人持龍錢一文付之曰倩汝送與黃五官人農對曰本鄉秀才姓黃第五者非一不知將與誰道人曰某鄉某巷居者是已既覺茫然不曉其旨亦不為人言翌日採薪于山果得錢蓋俗工所鑄符篆相屬者猛憶夜夢雖異之而未暇持送次年壬子將逼秋期試復夢前人告曰吾向時託汝送錢與黃五官人何得遺忘當即送之若不如吾戒必加禍於汝農驚懼而寤四体洒淅若被疾然悟此錢為祟送往彼處所謂黃生者名竑捧接之甚喜謂青錢中選而神龍變化也未幾赴府請解竑習春秋已為考官所黜同院建昌教授包履常得其論卷愛之欵實諸待補小牓令均前後兩場草卷參讀見首場經義批抹數條十不可復收乃攜謂本考官共議將令再謄録具人閱對所黜義大悔前失而當在薦級者已定包曰奉人灯窓勤苦一戰殊弗易亦可深惜其人曰前以所見一時謬誤致爾非君見臨幾失一士過不憚改遑恤其它遂取已入等者摘其疵病實于待補之冠而以竑居第三竟登癸丑第

邵武試院

淳熙十三年秋八月邵武解試十五夜謄録院遺火奔子文卷亦多被焚藝明日入試者相率共治群胥簾內亦令捕捉皆奔迸隱處或跧伏梁上至夜不敢喘俄見一黑物從空而下狀貌如鬼攜當三錢二十餘遍歷試案時有喜色輒寘一錢於案頭而去既畢

持杖統廊擊諸坐人之不得錢者或身仆或筆墜而
牽子了不竟吏自念其非得錢者預薦而遭擊者當
黜乎因默誌其平日所知識十数人以為驗迨揭榜
果與所料同然則名場得失當下筆作文之時固有
神物司之于冥冥之中無待於考技工拙也

涂文伯

宜黃涂四友字文伯幼喪母其父光不再娶與四友
及長子四岳皆清居陋巷茅簷蕭然自足紹興庚午
之春四友晝寢夢婦人姿容靚麗引右手示之乃金
字題詩兩句曰秋牽君須中危科子必登又引左手
示之亦金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既寤以白父兄
是歲秋闈榜出果中選郡人杜李諭遣媒妁来議款
妻以女資裝殊不豐悟夢兆先告即就其約遂登辛
未科仕至柳州守與杜氏偕老焉

王茂升

王益字茂升崇仁仕人也紹興庚申與其兄茂謙盈
祈夢于仰山廟夢人語之曰君姓名不在張九成下
竟而甚喜謂異時科第巍峯當如張公既獲薦以壬
戌春赴省是時貢闈在下天竺寺暨入試其設案處
有前人題名張九成三大字適當左右意必符昔夢
愈益喜然是歲乃不利蓋神所告但指坐次云初茂
升父國光尚寘嘗夢空中挂巨榜一人從旁言曰此
君家子孫及第時賦題也杳范髯鬅不可盡覩僅識
其末一美字乃諭子弟凡美字可作題目者皆當牢
籠又作適兖舜文王為正道論意若未愜更易者数
四茂升躋登至丙子歲旦得開元一錢於道中光潔
可愛私念曰吾今年當免牽而以元日得錢豈省場
策問及此耶於是精考錢幣本末廣為之備丁丑到
省其賦曰魚聽盡天下之美論題正昔日所作策首
篇問泉貨遂登科國光茂謙前此擢第矣父子繼踵
為儒家所歆豔惜其官逾不大也

周氏三世科薦

撫州懷仁小邑也士人獲鄉薦者前後唯三人而皆
出周氏曰召字彥保其子曰龍章字冠卿孫曰孝若
君牽孝若初名某淳熙丙午春夢報牓者至以杖荷
席囊声喏拱立于右階之所既揭牓乃不在選中友
人袁公輔夢有送解帖兩道至其一為袁世成一為
周孝若且託袁致之於周所袁以語周已酉秋闈皆
易名入試遂俱薦送而持牓惡少衣裝牽止與所立
處儼同昔夢無小差

黄溥梦名

崇仁黄溥初名某久游場屋淳熙九年秋七月夜夢報牓人至呼出視之惟著燕服不類走卒狀而二兄皆白袍列立黄詢仲兄曰得者為誰曰汝也名為何曰溥夢中不曾問若何書字旦而識諸壁念同音非一莫知所從擬歆用普字而未決冬十月宜黄李元功来訪之喜而語曰疇昔之夜梦人持解牓報子長子預薦書崇仁唯得一人黄姓而名從水黄私自賀曰李君之梦豈造物欵賛吾溥字之疑耶次年吏此名請牽遂中選李之長子果同升云右十事臨川刘君所記夢兆録

夷堅支乙卷第二

夷堅支乙卷第三十五事

安國寺僧

饒州安國寺擾莊園田地之入資用饒給勝於它刹名為禅林而所畜僧行皆土人相承以牟利自潤僧妙辨者尤習為不善於持戒參孝畧無分毫可称衣鉢差厚寶護之如頭目紹熙甲寅五月以病死臨命之際喉中介介若貪恋不忍捨之狀寺衆在傍観之知其昏於篋櫝精識混乱所致既絶就歛行者法珍守其柩未及葬焚六月旦日將黄昏珍方爇燭炷香竟左右前後履声寒窣四顧無所覩頗疑惧烏且二鼓寂未熟見妙辨從壁畔徐徐而来貌如生時手拍供案彈指長吁又往發遺篋周視所貯復闔之緐撤関戹戸旋亦闔之作怒推壁而堵者然而摧珍大駭呼救乃滅亦由是而感疾幾死主僧命厥侶奉柩出城焚之而悉斥賣其物為修葺費鳶病瘵癘不勝煩燥赴井死鬼数出空屋為怪鄱民多知之劉氏以賃直少且不審前事既徙入便聞

劉氏僦居

忠順官王成為饒州指使而卒其妻白氏自故居城隍廟西巷徙於牌楼南僦鍾氏邸舍先是郡吏李生寓焉病瘵癘不勝煩燥赴井死鬼数出空屋為怪鄱民多知之劉氏以賃直少且不審前事既徙入便聞

剥啄嗟吁之聲始訪得其故於是取北斗經寘井蓋上奉家尽夕不寐明燈待之二鼓後見井蓋自奉起一人從中伸兩手攀欄裸出拈經戲弄大笑曰縱使是北斗経将如我何復反諸元處緩步往前門咳嗽數聲而還劉家人怖惧相抱而坐良久陽窓扯人衣裾彈指長嘆盤旋過夜半乃奄由趍井中次夕復然劉亟捨去自是無人敢卜是居

景德鎮鬼鬬

淳熙元年初夏浮梁景德鎮漁者設網於鄱江天色亭午景物清和水波不興正往来投餌俄頃迅風大作冷氣如深秋漁急拏舟趨伏岸澖忽見偉男子百餘輩皆文身椎髻容貌魁昂盤旋於渚沙一巨人青巾緑袍褐韈玉帶持金瓜坐床絕指呼群衆分為東西兩朋各執矛戟刀仗互前鬨擊其勇如虎格格有声久之東朋獲勝退立少息西朋負敗而走悉化為牛浮舆渡水東隊鼓譟追襲振揺大空牛既得渡縱横散佚不知其所如是歲近境疫癘從縣鎮以西北屋抱疾而東村帖然始悟漁者所見向日爭鬨而勝者里社之神其奔敗化牛者瘟鬼也右三事朱従龍説

猓十一郎

淳熙庚子秋余鏞仲庸赴饒州鄉舉還家貢闈未戝之前其僕程信夢報牓数人懐小帖云至余知府宅才入門又出曰錯了錯了自是猓十一郎耳明日以語鏞鏞不樂十一郎者其族子知權雖能作程文然學菽出鏞下猓者里俗戲相標謔憨癡之謂也及九月十日牓至果先訪鏞家徐以為誤而適知權處得酒一壺飲竟而持正牓者来乃鏞薦送蓋造牓之際偵人例以小擧紙疏士姓名匁匁探賾或預選則絶揖為證以故妄謬者多有頃知權来賀鏞慰拊之而償其所犒酒

余荣古

樂平余荣古乾道中以歲飢流泊淮上偶得五雷法稍習行之時村落耕牛多病疫往治輒愈頗獲酧謝可以糊口因定居焉淳熙乙巳暫還鄉其族姪知權與送之妻妻還舍感疾妄言譫語如狂如癡不復省人事乃招荣古視其状及行法考召蓋詹之先亡也荣古顧曰可縛起病者時卧房内便舉手前向宛若受縛繼使鞭訊則又叫呼服罪徐諭之曰汝是詹家祖先自合隨子孫住處受香火如何敢擅入人門庭且作殃禍吾念汝係

姻親未欵致法宜速去即謝過請釋放許之俄頃間病者平安如常

余尉二婦人

樂平余嘉績再娶徐氏携故夫程氏子来為娶婦徐氏性嚴急日夜詈責苛峻婦不能堪遂自縊死又一婢因為小兒烘鞋火誤爇幣痛遣杖亦縊死後數歲當紹熙五年六月嘉績將赴峽州遠安尉庖妾於屋未置梯覆醬缶甫登一級失足墜即不作聲但两手執梯舉頭挂梯齒老媪見而呼之弗應就視之面色或青或赤痰喘如曳鋸屹然不動扶以歸與湯飲到曉畧不寤余族子泰亨頗能行符法使之驗治喘雖稍定而瞢騰如昔泰亨曰是為鬼所祟非我所能驅禳也去此二十里有彭法師者精習三五正法宜急呼之於是走僕竟夜邀致篆符噀水步罡誦呪竟移時乃蘇言記得纔上梯時見两个婦女来使捌我咽喉捽頓于地覺神志迷罔冥冥隨之去抵大宅庭宇高煥堂上鋪設筵席酒器羅列盡金銀也引我入廚貯鍋内菜羹與我聞賓客飲笑声甚囂如經一晝夜俄外人奔入呼曰天師喚乃得帰始悟二鬼蓋故婦及婢也

董縩兄弟

余鎰伯益之女嫁餘干董縩縩赴鄉舉泊舟東湖嘗謁余妙壻徐大聲徐往報之董僕辞以出徐望縩故在舡上偃然自若以為皆余氏壻已為尊屬而無禮如是怒罵極口其人儼若不聞徐還至城門則與縩遇相迎揖叙致徐猶懷憤不已但訝其適方坐舡上何以能遽来朋黨為言縩兄弟雙生顏狀如一偃然者乃兄耳始愧而大笑此與前志所書豫章道人娶源行者事甚相似也

周狗師

岳州崇陽縣村巫周狗師者能行禁祷小術而嗜食狗肉以是得名最工於致雨其法以紙錢十数束豬頭鷄鴨之供秉昏夜詣湫洞有水源處祝祭而用大竹插紙錢入水謂之剌泉凡以旱来請者命列姓名及田疇畝步具于疏内不移日雨必降唯名在禱疏者得雨它或隔一塍越一壑雖本出泉處其旱自若村居方有求時先將錢粟為餉未能辦者至牽牛為質及應感則齎錢贖取之周獲不鮮然但以買酒于肉飲啖所居則茅屋一區而已其所剌泉穴或源水即時乾竭惧為彼民所抑故必夜往邑宰嘗苦旱並

走群祠了不響荅呼周使禱周曰請知縣與佐官偕詣某所須携雨具以行恐倉卒沾濡無以自蔽宰勉從之施法甫畢雨大至臨川眼醫鄭宗說嘗游行到岳識其人悔不捐囊裝傳其術也刺泉之法方策不載它處亦未之有

妙淨道姑

余仲庸初病目招臨川醫鄭宗說刮障翳出次於舍傍徐氏庵廬蓋法當避囂塵以護損處時十一月中憩泊甫定立於門遇一道姑負月琴貿貿然來僅能辨衢路向前揖不去問為何人何自而至對曰妙淨只是餘干人尋常多往大家求化不幸有眼疾見鄉里傳說官人迎良醫到此是以頭見之但妙淨行丐苟活囊無一錢乞為結一段因緣使得再見天日余惻然命僧童引入皂下留之宿時已昏暮將俟旦拯視童見之甚喜燒湯與濯足時時以微言挑謔追夜置榻偕宿明日呼之出鄭曰此名倒睫毛入眶所以不能觀物治之絶易然亦須數日乃可了余語之曰汝是女子住此有嫌汝不過有服食之慮吾令汝往田家僕輩歇以飯飼汝其人笑曰妙淨乃男人非女也余察行步容止語言氣味為男子無疑不欵逆詐竟喚僕導至彼處徐徐訪之果一男子耳平日自稱道姑徧詣富室或留連十餘日夕其為奸妄不一而足至是方有知之者

龍漩窩

樂平縣西三十五里地名龍漩窩相傳以為昔有龍從地出陷為汙池不知其何歲年也紹熙甲寅七月十八日天大雷雨白晝晦冥人對坐不相覩皆謂昏暮已而廓然開霽日脚街山視官道傍桑園中一穴氣蓬勃如烟霧少頃有從二里外者(至云正見此處一大龍夭矯幾百餘丈騰空而升觀者頸縮驚惧累日始定以繩數十丈矴石墜入穴中不得所止是歲十一月余仲庸過焉聞父老言即詣其所穴口徑可二尺許涇水極清澈愈下愈廣猶有白氣出於外距舊窩才百步此地去江湖遠而神龍居之不可曉也右七事余仲庸說

小隱蛇

文安公小隱園在妙果寺南其西偏地勢夐僻久不平治蔓莽極目紹熙五年七月二日圃人徐三以正午酌水於壍見二犬共擒一蛇大如柱其長五六尺蛇田頭反齧其頷一犬徑啣蛇頭吞嚼喉間滞礙不

能仲縮復為蛇齧舌遶吐之俄頃犬死其一亦遭毒不踰時三者俱斃蛇躰黑花方紋間之遍身生毛茸然名為鐵甲五步蓋蝮之變也

朱五十秀才

朱仲山者鄱陽人本憑臺小吏後謝役讀書為士稱五十秀才居於上巷紹熙五年八月四日晚風雨電光雷聲統其室甚久一更後聞空中語曰往田頭收禾了又有問曰在甚處應曰章田也語畢倏然黑氛如曳帛穿西北去光響浸息家人旦起見屋瓦皆破碎是時朱乃在莊數日監刈稻妻慮必致天譴邀天慶道士張在一往禳謝張回後一僕来言秀才昨夜遭雷震死矣朱平生臨財慳吝不與人為周旋然未聞顯惡既惟禍酷或疑為胥時必有隱慝云其壻陶生在城中聞之奔往視還家兩日亦死朱將葬之日送喪者行田塍畔忽遭雷怖皆捨而竄伏至十月六日雷復震出其柩妻命僧誦經作懺哀祈輒有変異久而未息

諸湖僧

鄱陽諸湖寺僧夜梦人告曰須用三盆水煮過言之至再寤而不能曉明日一童持白蕈来大如扇曰得於後山樹下僧喜即命煮之初用水一升許踰時皆乾蕈偃然如生又益以水至于三不熟僧忽憶昨夢疑其異物喚童負鋤就斸所生處才二尺見一茅花蛇蟠穴内已死腐而口中猶出氣正蒸薄於上遂成蕈傍有小枡甚多村民承食之一日間死者三人寺僧盡脱此一厄梦之灵如此

洪季立

洪烜季立生於元符己卯至紹熙庚子歲年五十八矣六月某日蚤起招館客從姪喬語之曰吾夜得佳夢宜賀我昨夕正熟睡間見神人拊背而笑曰爾壽數本止於六十八緣近有陰德幽冥所重遂增十年未暇扣其何事瞿然而寤然則吾春秋幾至八十自今以往猶有二十年優游田里可謂無望之福矣喬相與誦歎方擬召親黨置酒為慶是夕鷄鳴時忽得暴疾下迨明日午不起視神告之數乃減十年悪鬼侮人如此喬說

彭婦棺

從姪孫侶之婦彭氏紹熙五年八月下旬生子不成而死彭婦得病危甚侶之父以事留金陵陸伯父蒙之為買棺且預漆飾凡為錢百千經旬病少間蒙念

衡州少婦

衡州人李五七居城中本巨室子弟後生計淪落但以供藥餌費既有王三郎者酌直矣九月七日正午蒙假寐夢老叟長七尺自外策杖来謂曰此器便欲用切勿妄動爾何性急若此萬一不如意倉卒間如何尋覓蒙覺而駭之急遣童問訊則病者孰已變後三日而亡蒙之說

慮聞奇香襲鼻俯仰窺覘見堂内隱隱有燈光亮並帷之謂夜半間安得有此登階就望乃一少婦約年十八九自携小燈籠倚柱獨立姿態絶艷含笑迎揖曰郎君萬福李遜謝應諾婦問曰今日使府故詞狀否李曰然不審娘子為誰家人何為而至曰我即城東巳柮杖妻也嫁才数月不幸夫亡居室一區遭鄰里淩暴侵佔欺我孀弱不能訴故不免告官儻非冒夜以来必将為所邀阻於勢當爾李正悦其兒又言語楚楚可聽回顧無它人情不能遏試出微詞挑之欣然相就携手入室纏綿少焉東方巳白郡既領訟牒矣兩人俟判畢別去婦約今夕再用此時来及期復相遇遂往尋踰三旬李生家訝李連日宵行疑必有淫泆之過以告亡賴葦俾捕之得於班春堂後恰

與婦寢呼噪共前皆就擒婦斃臂呦呦作聲化為青狐奔而出衆駭追之茫無所覩矣

一人遇奇禍

人有遇奇禍非思慮防虞所及者紹興中諸大軍在淮浙每歲五六月則出庫甲磨瑩之鎮江將官某正以鐵錐穿竅同列在傍戲肥其腋下某將不覺舉手引避錐遂入左眼中貫其睛以出悶絶移時稍蘇竟以失明落軍籍頃予見之於建康親聞其語饒城民嚴四治圃澹津湖之南蹲踞種韭布視穿破一犬忽從後攫其陰囊食一腎嚴隕於血中鄰人奔救越兩日方能起痛楚福州閩清縣小兒年八九歲遺棄野田聞豬來食穢遂并兩腎遭齧僅得不死瘡既愈一竅如著大便溺皆從中出黃雍父養以為僮携之来鄱陽

小紅琴

天台王卿月字清叔生於紹興戊午敏悟多藝能琴棋卜筮音律射醫無所不妙解有琴一張絶佳殊自寶惜自起居舍人出牧淮西至淳熙庚子年四十有三矣在鄉里梦一道士霞裾雲韝氣拂霄漢才見即與之琴王驚喜捧戴乃已物也笑謝之曰是吾家所藏何必爾道士曰舍人徒有此琴未識其意因覆琴底龍池示之中刊八字曰一紀之年事在小紅方擬扣其旨而寤漫書于策亦不復省録紹熙壬子自澧南召選為宗正少卿從牙儈得一善奕小鬟問在家時名為何曰小紅也猛憶昔梦而相去恰一紀鬟既工於技又能七絃遂倍常價買之而畀以所寶者嬖寵甚至才兩月被命使金國王固精五行以是歲運限衝擊不願往辭之再三不獲至七月七日乃出國門到姑蘇疽發背間至京口浸劇未及楊州十里而卒臨終遺言報其家使即遣鬟歸父母慶淮人謗云有楊州十罵小紅橋又與梦合初在澧南好激賞兵卒浸淫無藝其去也府藏為之楞空後政張孝芳不能繼每從鐫減坐此遺奇禍淮蜀東西数千里而兩人之亡皆七月十二日吁亦異矣哉陳宋卿説

優伶箴戲

俳優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課之義世目為雜劇者是已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為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為戲推一參軍作宰相擾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

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剥其羽衣使為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發薦當免舉禮部不為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耳語曰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副者舉所持挺挾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好錢是時至尊亦解顏蔡京作相弟卞為元樞卞乃王安石壻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于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坐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儒位號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安徑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長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之數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訊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又嘗設三輩為儒道釋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涉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五化藏經淵奥非汝等所得理之妙為汝陳之盍以次問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凡秀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是曰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病家貧不能拯療于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効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唯窮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為渴澤園無以斂則與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悚然促之再三方蹙額荅曰只是百姓一畝受無量苦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徹宗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紹興中李春年行經界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又嘗設三輩為儒道釋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咨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世千五

百年其言乃為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顏子默默無語或於傍笑曰使汝在世非短命而死也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主李議聞者畏獲罪不待此段之畢即以謗亂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境壬戌省試秦檜之子嬉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即戲場設為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論知舉官為誰或指侍從某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負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為彭王問者蚩其妄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坐不敢領畧一闋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葉氏庖婢

永嘉葉正則為湖北安撫參議官有庖婢忽懷妊疑其與童僕私通而此婢為人村戇持身甚謹置不問已而滿十月生子暗中不作聲捫其躰氷冷無氣亟取火燭視為泥塑所成者將擲棄之一老翁踉蹌而至連呼曰吾兒也不可殺就地包撫挾之而去乃知其為土地祠中鬼物云葉氏亦不復扣所以

三朵花

東坡集云房州通判許安世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一本見惠乃為作詩曰能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蹔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趼盡爪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三朵花先生或云姓李氏隱於州之福溪巖每戴紙花三朵入市市人圍繞爭呼之但笑云休打裹休打裹者房人方言猶云莫要如此也有二三老翁常從之游聞入山邀之入城飲酒翁還到城裏已先在迨同詣酒家所沽錢盡而興未已李探手於腰間小竹簏中取錢索酒至醉三翁竊視其簏空無所有及李自取依然隨手滿案如是久之忽與諸人告別不知所屆元隱處石壁塑像猶存郡人誦其一詩云戴花三朵鎮長春誰識玄中不二門醉裏自傳神似活終當不老看乾坤尾句或云不寫真雖兵戈之後民家知不覺到黃昏蓋每醉時必尚有藏之者紹興初江淮劇盜張琦亦稱三朵花意欲冒其名以惑衆也

焦老墓田

房州西門外三十里有石崖極高峻其下為石室道觀在其側曰九室宮士人相傳云陳希夷隱於華山時亦常棲此地石室及二鶴翔空飛舞而下焦氏以此每日一訪之且至則乃卧窩也民焦老者居山下陳而候之傾家出迎具茶果延貯經歲常熟一日告去不欲来為小兒輩所強令果受辱憲問小兒謂誰曰焦曰先生將何之曰吾欲歸三峯耳焦父子強挽留之不可而問曰汝家何所欲欲官邪欲富邪焦曰窮山愚民不敢仕倘得牛千頭志憲足矣陳咲曰易事也携與俱行入山後指一穴言異日塋於此當如汝志遂別去及焦老死其子奉柩窆於所指穴数年間資産豐裕耕牛果及千頭迨今二百年子孫尚守舊業牛雖減元数然猶豪雄里中鄉人名其處為焦老墓田二事張玘子温說

再書徐大夫誤

景志所載徐大夫二誤謂都堂客次遇諫官及在婺州稱司法為清健老子每用為戲笑偶閱王彦輔麈史其紀未乘緣二事其一曰京西憲按行至一邑辱縣尉張伯豪斥使不騎而步且行且数其所為既入傳舍有白直虞候者檢黠人也前白曰提刑適罵者官員乃五陶中丞女壻憲矍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坐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變前途豈易量邪即子書吏立發薦章與之其一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倅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並默然戎抗聲曰我本外甥復問其人曰章得象也羞是時方為宰相憲曰雖年高顧精神不減不知服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又曰好個健老児惠酒而去此兩者全與徐大夫相似信知監司上官輕薄郡縣僚吏卒詒訊誚從昔有之故備載其語以資好事者談助

劉氏女

吉州士人劉伯山之女弟将嫁前一日家人置酒話別天宇晴廓忽驟雨傾注雷隱隱發聲女覺有物觸身驚仆坐上少頃即醒舉躰及衣裳悉無所傷唯左足失履衆為尋索得之户外履幫帛已裂別出紙一片闊三寸許有天字滿行蓋此女用小児學書紙為襯托雷神以為媒慢故取示以伸警戒云女因是感疾失姻期又歲餘乃克成禮羅正臣說

李商老

廬山李商老因腫求醫不效乃修造犯土舉家無問男女長少皆病盛光呪以禳所淨掃室宇令家人各齋心焚香誦熾忤未滿七日商老夜夢白衣老翁騎牛在其家地忽陷旋旋沒入明日病者盡愈始知此翁蓋作祟者疑為土神中小神云

夷堅支乙卷第五十三事

張小娘子

秀州外科張生本郡中虞侯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大驗遂用醫著名俗呼為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吳人章縣丞祖母章子厚侍妾也年七十疽發于背邀治之張先潰其癥而以盞貯所泄濃穢澄滓而視之其凝處紅如丹砂出謂丞曰此服丹藥毒發所致勢難療也丞怒曰老人平生尚不喫一服藥煖況於丹乎何妄言如是母在房聞之亟呼曰其說是已我少在汝家時每相公餌伏大丹必使我輩伴服一粒積久數多故儲蓄毒根今不可悔矣張謝去章母旋以此終委夏卿之妾項生一瘡甚惡村醫為灼艾俄努肉陰起如捲頗類捲成花蓼或誤為物觸則痛徹心膂張曰此名翻花腦疳世人患者絕少吾方書亦不載治法即捨之而去村醫復塗藥線繫扎半日許捲隨線墮然轉手再結至於四五訖不瘥凡數旬妾竟死

張花項

建炎紹興之交江湖多盜張花項戚方尤兇虐張破池州駐軍於教場所掠婦女無數為官兵所逐不忍

奕之乃料簡其不能行者得八百人諭其徒曰各納脚子須臾間則八百女雙足剁疊於庭然後去刖者未即死皆叫呼號泣經日乃絶戚在宣城廣德盡戕官吏不遺餘張循王興之苦戰二盜力不敵始就擒循王真數其罪戚曰主此衆者張統制也方係副將奉其指揮耳循王置之繼問花項花項笑而對曰命運使得如此今當以不倒献相公循王怒其不屈叱斬之首斷而尸不仆戚繼獲免竊位至節度使暮年抱疾困頓中唯與花項應荅花項所言亦只出於戚口大要憤其賣己戚曰自是統制一時對得錯了以致隕命何乏預焉紛紛終日竟不起此事張幾仲為景裴說

顧六耆

秀州之東三四十里聚落曰泗涇其傍有大聖寺常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率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期而告罄主僧責之乾沒屢遭鞭箠殊以為苦蓋初未嘗為欺也然無由自明但寅夜伺之唯謹一夕聞啟扉遽入視逢一偉人脫所着金甲正取油遍塗四躰驚問其故荅曰汝勿怨我乃近村顧六耆家方隅禁神所謂金神七煞者為此老恃富無義廣營舍宇穿掘井地無時暫寧觸我忌步甚多使我舉身成瘡瘡非籍膏油滋潤則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今幸向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俾數數為人修供得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顧老既有犯於明神胡不加諸禍謹曰彼方享禎福未可問也遂隱不見其後果無失油之患顧老為人獷悍豪於里閭且御諸子嚴甚嘗呼語之曰吾聞人死之後祭祀多不克享盍及吾未瞑目時借行喪禮汝輩各衰麻如儀排比靈席為吾朝晡哭拜設奠竟百日而止其子不忍豫凶事泣而諫請叱怒弗聽卒如其戒又十餘年始死

南陵蜂王

宣州南陵縣舊有蜂王祠莫知所起巫祝因以鼓衆謂為至靈里俗奉事甚謹既立廟又崇飾龕堂貯之逼時節嬉游必迎以出紹興初臨安錢讓為縣宰到官未久因閱雨有祈吏民啟曰此神可恃賴乃具儀導入縣治才升廳錢焚香致敬望其中無他像設獨一蜂大如拳飛走自若錢素習行天心正法知為怪妄於是大聲語之曰爾為蠢蠢小虫當安窟穴那得憑託祆祟受人血食吾今興爾約此日之事理無兩全爾實有靈宜即出螫我雖死不悼苟不然當焚爾

作灰以洗惡俗語畢蜂如不聞錢固已蓄乾荻遂命積於庭下縶閉龕户舁出加熨蜂在内喧咆撞突聲音哀怨頃之煨燼無餘遂并火其庙邑人自是不敢復言謙字允直女嫁方子張裴弟方壻也談其事

楊戩館客

楊戩貴盛時嘗住鄭州上家挈家而西其姬妾留京師者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扃鎖但壁隙裴輪盤傳送貨物監護牢甚有館客在外舍一妾慕其丰標置梯踰屋取以入極其歡昵將曉送之去次夕復施前計同列浸聞之遂展轉延納逮七八晝夜賂學院奴使勿言客不勝困憊而報戩且至亟升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宅望見訝其非所處殆為物所憑崇遣扶以下招道士禳治因妄云為鬼迷惑了不自覺經旬良愈戩固深照其姦姑置酒叙慶極口慰撫客謂已秘其事弗泄矣一日召與共食竟令憩密室則有數壯士挽執縛於卧榻上持刃剖其陰剔出雙腎痛極罵絶戩命以長法灌傳藥此數士者蓋素所用閹工也後十餘日僅能起坐嗽湯沃面但見墮髮在盆無數日以益多已而儼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常延入内閣與妻女同飲宴蓋知其不必防閑且以為玩具也客素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輒出訪尋是時半歲無聲跡皆傳已死偶出游相國寺遇之於大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為鬼容呼曰務德何恝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容拱手流涕道遭變本末深自咎悔云何顏復與士友交接待貪恋余生未忍死耳後不知所終

譚真人

衡州道士趙祖堅初行天心法時與鄉人治祟既止復作不勝怒攝附躰者責問之對曰非敢檀耒乃法院神將受其賂是故敢然今去矣趙默自念吾所以生持正法降伏魑魅者賴神將為用也茲乃公受賄託吾將何所倚仗哉歎狀其罪申東岳是夜夢一介胄武士威容甚猛拱手立於前曰弟子即法師部下神將也生時為兵有膂力衆呼曰陳鐵鞭死得為神得隸壇庭不能自謹致納鬼賂閙法師欲告岱岳則當墮北酆無間獄永無脱期顧垂哀恕請得洗心自新趙曰吾不忍言汝罪只云不顧行此法使汝自悔耳其人拜謝而退趙竟上章反術議改習五雷而無其師但焚香於譚真人像前冀獲警悟越数年復為人考召方使童子照視忽躍然而起被髮跣足仗劒

屬聲曰吾即譚真人也憐汝精勤故教汝法汝曾有所得否對曰止得四符乃真武傳於世者神曰吾五雷符當有七十二道此才十八分之一如何可以攝服邪妖宜取百幅紙置几上當為汝傳即揮劒於地曰仰五雷判官速傳七十二符限只今畢初不見有所作為僅一食頃曰符已足命趙取之揭示其紙凡六十八幅每幅盡一符天篆粲然非世間書也趙驚喜捧受用拜起童子亦悟自是符驗通靈癸志所書治衙廟一王者即此也趙祕其事不為外人說其徒游淳僕道人者備言之

傳選學法

傳選為江西副總管時邀臨川王侍晨來豫章從學雷法王甚惡其人然念卤德可畏不敢不與但教以大畧在朋輩中已為高妙選藝成將有所試望僧殺以一塔斬然高出四為即焚符治之少焉火從中起熱為煙燼而塔無所損既而憤王傳術不盡欲募刺客加害王已先知之怒曰彼為我弟子而謀射羿豈宜使滋蔓得志哉於是以法飛檄悉追其所部靈官將吏選所行法從此不復神

趙不易妻

趙不易為江陰軍僉判其妻得奇疾煙火食不向口唯咬生肉服飾起居與平日亡異而與夫別室寢處趙秩滿調知桂陽監妻疾愈甚一婢供其使令便覺瘦瘁短氣面如蠟色不半年輒死又換一人往亦然凡死於彼者三每老兵持肉來或從戟門入必怒曰何得經鼓角棲下過棄而不納若自後圃入則受之其後趙君待知封州關寓居衡州常寧泊到官妻白未嘗妊娠性好潔夫每至其室坐於其上才去即令洗滌三婦之亡皆遺其秉夜吮血故浸淫絶命

東湖荷菱

鄱陽東湖蓮藕菱芡甚盛薦福寺賴以贍其徒導熙中忽然如悴所產花實才得十之三景裴弟游浮洲與院僧法聰納凉柳下扣其故曰為一村巫所焚是以若此裴其語怪不經頗出言蚩責聰曰向者某村有行法巫術已成而弟子從之學者必欲觀試乃買一生魚持祭所事神啟白未竟魚正撥剌遶翻白以死巫愠見於色曰溪之北有枯木為精所憑吾未暇

祛逐為德已厚而不顧正法之臨故呈此悔誑客不加誅即焉符飛擲俄頃間遥望火起木中從顛至末悉焚燼魚復活弟又求再詣佗所於是為此來寺中人但覺微煙蓬勃繚繞湖面旋即煙止明旦往視荷菱一切萎倒更不可救其為人禍亦云烈矣天地神祇昭布在上山川之靈固見之了不致誅何也

紫姑詠手

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適有美女子在其傍因請詠手即書曰笑折天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窓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放郤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也

秀州棋僧

秀州兜率寺僧師豫能醫術而酷嗜奕棋與人賭賽品格甚低然好之窮日夕不厭乾道九年染疫疾死而復生言被追至官府立庭下有大井當前王者曰誤追汝汝既是僧能誦多功德經否對曰受性愚懵不知有此經曰乃世間所謂金剛經者是已對曰此則固能之王者顧左右取經即於井中汲出以相付誦至數分王者及一府人皆稽首作禮既畢命一吏送還過廊下吏語曰云此亦有可觀覽處宜相從一行遂到一室見案上列棋局兩奩貯黑白子而大小極不等吏曰師能此乎吾應之曰甚愛之正以太低為苦吏曰吾為爾作計但吞一子則進乎技矣吾欣取白而大者吏不可探一黑而小者使吞焉隨即驚寤明日病愈常時對奕者來視之索局較藝果頓增數等

黃巢廟

郴州宜章縣黃沙峒山勢嶮惡盤紆百里餘為溪峒十八所皆剛夷惡獠根株窟穴之處出峒口地稍平山上有黃巢廟不知何時何人所立其前一杉木合抱山下入每聞廟內声啫若有數百人受令唯啫者則峒岷必嘯聚而叛淳熙中王宣子尚書為湖南帥留意泊冠適有作亂者命統制官楊欽領兵討平之因發火箭焚其廟且伐其樹臨欲仆有大黑蛇長丈許頂上披髮呀然躍出為搏噬之狀衆環以弓矢射殺之治其地為寨以屯戍卒金鼓之音朝暮響震自是一方獲寧將官張某預是役備說其異（已上皆景裴說）

一年好處

吳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者好采東坡詩一年好

慶君須記正是橙綠時之句名之曰好慶惟陳彥存擯魏塘所居之前一圃獨標曰一年好慶頻為新奇時彥存自中書檢正官丐外為江東轉運副使到任恰滿歲而卒殆成讖云然韓退之詩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絶勝煙柳滿皇都則好慶二字難專以歸橙橘也

夷堅支乙卷第五

建康三孕

建康醫者楊有成說目擊三事皆婦人異產者桐林灣客邸主人王氏妻年二十九歲紹熙三年八月懷妊臨蓐生大蛇五六於草上乳醫及夫皆驚走蛇徑出赴秦淮水中遇夜復入其家訪母飲乳天明始去在店居人悉徙避它舍凡七日乃絶跡鹽商劉一妻當產不下氣厥厥且死有成為診脉曰腹內必有恠宜救其母與藥灌服至於四中夜坐生了頭甚大茁髮長五寸許兩肉角隆起滿口十余牙白而銛利其家殺而投諸江又斗門橋沿河張大奇之婦產一雞夫持刀剉未竟婦仍稱腹痛復誕一猴亦殺之包以布縋之以大石舉而擲之於深淵三母幸無恙而不能測致恠之由

羅伯固腦瘤

春渚紀聞載何次翁生瘤於鼻日以益大遇道人于襄陽授以藥如粟米粒使是夜輕用針剔小穴寘藥俄頃覺藥在內旋轉若遊行然迨曉瘤已失去吾鄉羅伯固鞏為士人時腦後生一瘤數月後大如半升器不可櫛髮聞婺源有瘍醫莪絶精遣僕邀迎於家

醫塗藥線繫瘤際再匝緊縛其末剪斷之而出憩外舍踰兩時久繫處痛甚至齧齕衫袖弗堪忍呼其子去線曰寧逐日受苦此痛殆徹骨髓子將奉戒而斷線無余地欲施手不克方冬月困卧大閣席上遂熟睡及醒枕畔皆如水沾濕有皮囊一片在傍捫其瘤已不見諸子秉燭就視腦外畧無瘢痕蓋附著成贅初不相干也

閻義方家雷

汴人閻義方隨父官於鄱陽因買宅以居義方死其子齾習行五雷術而為人儇薄少誠敬先娶嚴陵余氏女絓數歲仳離之而畜妾每數月無娠孕即逐去前後七八人日夜躭著酒色不復於法籙介意紹熙五年十月六日正晝大雨氣霧蒙蔽其室齾之女年十二三歲見白衣老翁長丈許侔侔而入衮大火毬于庭户女駭顫欲仆翁挈之歸房震雷轟擊一柱一梁皆有摋臂痕侏儒尽碎其家先事四聖繪立像嘗為廐下兩馬鬨齧至挂處傷像双目乃令畫工復寫別本為坐像而捲来舊物覆以東坡石刻墨竹是日悉捽碎無余一轎折析如粉椅卓之屬皆然燈繫二枚一長一短短者碎而長繫不動庖婢遭火敗面鄰居郭氏一婢亦為殘烟所灼灰埃積地厚寸許若累年無人居者附近數家屋宇皆搖動齾憂降罰未艾招王仙壇楊道士醮謝楊蓋素行雷法者語之曰此法中神祇威猛吾以羽流清淨猶常戒惕豈君塵俗筆所應用心尤所傳文書之類宜以付我不然將獲大戾齾惧而從之且上章謝罪繳納法式誓不復敢行初齾之女兄為母楊氏鍾愛招樂平洪墅將仕作贅壻是歲秋以病亡臨終與母訣曰此宅蹀躞已久必生變怪宜急徙以避之母不暇如其說未幾有雷禍

茅君山隱士

元豐中金陵大水溪壑暴溢有一大木可及尋泛出茅君山中蘿荔蒙幕被以蒼蘚過者不覺其有異也有漁者遇於曲渚其氣熏然就視之人也亟走告茅山觀主劉混康劉率其徒至驗之信然為迁于岸側剔荔去蘚從而浴之敝衣凋落如網畧然紺髮玉色方瞳冏、蹶然而興頎謂衆曰飲吾以水既飲復問歲厤對以今某年悵然曰二十年矣余昔歲客眞州遇二僧語予曰觀子風標清峙有方外之趣可以學道然通都囂塵非棲養之地宜游茅君山以練眞

覩予以無資可游為解僧曰但從吾行遂同塗以来寓洞中授我收視及聽之術臨別以方板見授且戒曰馳神寂慮勿撓勿畏它日當復見汝自居於此茫不知晦明寒燠風雷霜雪之變人間得喪去取欣戚之累方翱翔廣漠之鄉莽蒼之野悵然如隤于巨室而無所覺今寄寤而偶俗詎可見吾師邪道流驚異延致齋室朝夕奉香火盥沐謹甚鄉閭奔趨浸聞之於郡邑金陵守脩礼迎置館舍達官縉紳日造謁曲拳跽拜以蘄養生之方流傳它邦聞者以不得見為恨而此人本無所悟入歲餘志日憍汰間有遺之果實者稍取啖食或饋以素羞亦喜而弗拒衣衾錢帛到則受之至于服靡嚼肥耽嗜醇酒情欲所肆漫不省擇未幾病死畧無他異上官彦衡作傳書其事歎其以俄頃之間敗累年之養畔師教捐初心云

因揭尊者則宛然疇昔諸佛慈悲將以堅其信心圓應堂之兩壁因欲少加力未能及于是宣說梦證之才之門則亦先見梦矣為子作佛事于勤香火可標餙益之以家所常事惠李郁光祖作記

英州野橋

先公謫居英州無禄粟以食日余於市郡人或云去城七十里曰東鄉有良田於是空旅裝買百畝令季弟景徐往驗校方冬穫稻而先公忽被疾遣僕走報徐弟得信時已黄昏急馳馬歸行半道馬忽蹏局縮粟若有所畏馭者曰必有虎在近適月色朧明遥望見数百步外叢薄中一虎弭耳而過馬蓋已見之時加鞭將屆城五里許值断徐亦怖甚然思親念極強港無船可渡得淵上下得橫水徑水中謂為野橋遽之而進手所托處黏腥如踐之甚滑不可移足乃跨日再經彼處元無所謂橋餘日再經彼處元無所謂橋蓋曩日蛟螭睡熟以故人覆其背而不知覺咸謂誠

孝所感得濟卷善還具免搏噬之害其危如此

單于問家世詞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詩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紹興中曺勛功顯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闋曰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說教知與便是紅窓逈底兒謂功顯之父元寵昔以此曲著名也後大璫張去為之子安世以閤門宣贊為副使或改其語曰說與教知便是中朝一漢兒蓋京師人謂內侍養子不閹者為漢兒也最後知閤門事孟思恭亦使此或又改曰便是塩商孟容兒謂思恭之父為販醯巨賈也張才甫說

真楊慧倡

閔江淮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州之佛兒藨之斆子常之毆爺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鬨擊宣和中真州倡迎新守於維楊、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楊州諱缺耳真州諱火柴頭楊倡自恃會府意輕屬城故令茶酒兵藝火而有煙焰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貴　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炭不謹却著柴頭咄詈再四真倡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朵耶沒耳朵耶楊倡大慙乾道中滁州教授考試於楊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妓侑觴教授者愾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怒其不如指誚之曰大府樂籍却山野如此倡徐、荅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終席不敢復出一語

合生詩詞

江浙閒路岐伶女有慧頭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謔諷者為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郡印歸次撫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樂一妓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為五馬令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躰此意做八句妓疑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暖作廬陵有腳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璧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為之嗟賞竟日賞以萬錢予守會稽有歌日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頗容舉似乃歌曰梅花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裹梅花無限精神摠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宜與梅花做主人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意雪者指

亡賴惡少也官奴因言其人到府一月而遣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

了奭應夢

鄱陽永寧僧了奭初行腳往廬山將參天地長老行机法席方入室机逆問曰汝非某人乎對曰和尚所問乃了奭祖師今亡久矣不審何以知之机曰吾夜夢此人来作礼今而汝至汝得非乃祖後身耶蓋奭之祖以試經得僧而奭亦然聞者證為後身之兆机自稱簡堂名震叢林不妄接納奭于弟子中最為上首後嗣法出世住持圓通始入寺之夕夢延衆僧會茶而已居第六位覺而莫曉纔閱六月移涖它刹乃悟第六之義久之歸薦福而終

永悟侍者

福州僧永悟屢住禅刹每一駐錫屢必携其親姪為侍者悟規矩峻整他人有犯必治惟此姪過舉一切優容未尝少加訶責人莫敢言後住台州國清寺姪愈恣不律諸上首群起攻之詣方丈白曰若是人不出大衆當散去悟始慘然曰此事久不忍言今度不可隱此僧乃吾母也衆拱問其說曰吾雖出家然多在故居一室打坐時母已亡忽一夕見其掩面入吾兄之室方驚怛欲起則聞孕婦免身生男既長遂為買牒落髮常以自隨故雖知其犯禅禁不忍問也衆皆嘆悔椎謝悟曰事既彰露彼不宜復留遂遣出院未究悟亦避席與是姪過南康見槩率長老法端說

廣福寺藏

江州彭澤縣北四十里廣福寺有輪藏極華壯妥潔紹興初巨盜李成犯江西駐軍寺下留一宿將以質明焚燒而南且欲盡戕縣人是夜成設榻藏殿睡正熟聞藏轉動不止疑其下有寺家所伏僕隷將為已害起呼健將在帳前者秉炬杖劒接續入視則寂無一人而藏聲愈响旋運愈速成甚惧即具衣冠詣佛所焚香謝過隨聞然迨旦引衆行過縣秋毫不犯百里賴以全活

復州防庫犬

復州簽判廳主管諸司錢物庫一黄犬在彼十余年吳興周礪居官尤加意飼養犬亦知感恩者常坐卧其傍泊滿秩予姪皋之代之牽以付浮橋之南二十以小兒女多慮或為所驚齧拘以往已而復尔周未去間嘗謁皋犬認所乘轎識為故主迎繞馴伏搖尾

恋恋伺其退即隨以行舉其意語周使寘于舡中後数日舡已至巴河登岸未返而舡人觧纜東下犬望見跳擲嗥鳴奔隨不至置九三四十里周顧見之命小艇哼載既得上不勝喜竟至湖州

右四事舉姪說

夷陵嬰兒

峽州夷陵縣数十里間村民家以紹熙元年生一子纔三歲逐蔚然滿頷雖頭如瓠壺咿鴉學語只是嬰兒色極黑嘗抱入郡城予仲子簽書判官事見之将從其父買以歸未及而夭曾登五齡亦云異矣

岳陽呂翁

淳熙十六年章駒為岳陽守聞城南老松之側有呂公祠宇因往瞻拜覩其塑像袍色黯黮不鮮命工整治未暇扣其訖工與否也一夕家人夢一道流衣新黃袍遮道立於郡圃趨而避之他所則又相遇問其姓名曰我仙者也家人曰若是仙者何不游天上而反行地下乎曰我地仙也翌旦以語章、出視事吏前白云向者奉命易真人袍今繪已畢章深異之且念一潤色其衣服両形于夢寐若影響乃以故所藏呂公金丹秘訣刻于郡齋異廣其傳其書呂自為序稱紫微洞天純陽真人曰嵓幼習儒教長好玄門志慕清虛心遊雲外尋師訪友往来無悼於驅馳切問近思終始不生乎懈怠陰陽升降取法于二儀性命根基帰源于一氣無形無象来時止一婦一夫有姓有名去後存二男三女九宮臺畔金童探得黃芽十二樓前玉女收成白雪水中起火當分八卦之才陰内煉陽自別九州之氣三花和會化火光直出昏衢千日功成驂鶴駕先遊蓬島天机深遠不敢輕言道体淵微難為直說今以平日見功之法尊師已驗之

術集成口訣十八首容示後進凡金丹小成法七訣
天童不老法第一聚火煮海法第二匹配陰陽法第
三聚火還元法第四聚火鍊形法第五龍虎金丹法
第六周天火候法第七金丹中成法六訣河車肘後
法第一肘後飛金晶法第二玉液還丹法第三玉液
鍊形法第四金液還丹法第五金液煉形法第六金
丹大成法五訣集成朝元法第一煉氣成形法第二
內觀交換法第三神出入仙法第四分形超脫法第
五其書合三千言每訣四句、四字明白易曉實修
真妙旨也

張二大夫

張二大夫者京師醫家後從臨安官至翰林醫痊晚
退居吉州啟藥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牟利累資數
萬緡屋後小圃廣袤不能十丈日徃縱步忽垣墻頹
仆正壓右足踝折骨破痛不堪忍市民范接骨以外
科著名亟招之范視其骨脛中但黑膜存嘆曰凡人
上自頭下至足皆以髓為主故能恃以久長方盛壯
之時或有毀折苟精髓充盈則可施板夾掖傷處乃
用外藥塗傳隨其輕重淺深刻日復舊今大夫髓枯
矣無復可接是病非吾所能醫也即捨去張宛轉榻
上呻呼兦半年而死羅正臣說

彭氏池魚

鄱陽彭仲光有魚湖在郡三十里外當秋暮水落與
仲子大辨徃其處觀漁人設網罟終日不得一鱗甚
訝之留宿岸傍村舍大辨梦黃衣卒數輩將杖驅罪
囚數千人皆儳縛駢聯男女相雜羸形悴態以次入
水悉拘膺大哭若不得已而墜辨驚竟以告父明日
舉網魚充其中仲光感之為之不忍食

姚將仕

文惠公總領淮東日携幼弟迅在官下其所生母病
療治無良醫乃載詣常州時從兄景高為晉陵宰畏
其疾傳染使徃節級范安家招醫巫診治竟不起殯
於僧舍明年正月望夜高兄之子樸年十歲矣與親
識兩人觀燈于東嶽行廟范安之居在廟外邀啜茶
果歸而被疾信口妄語不省人事郡人姚將仕者納
粟買官能行五雷天心法命視之先勅神將呼土地
詰問有降神小童見至咄、自語官府嚴整如何得
有邪祟恐是他家婢妾之屬所為那可責我實無鬼
可捕姚謝去自於其家飛符喝嘆水九十余日攝出一
女子蓋迅母也不肯言所以来姚牒城隍寄收它日

再呼問始云因小官人到范家故隨入縣舍於是以饌酒香楮遣之而申泰山府乞注生且焚其柩櫬即

澧州判官

故鄠郡州泊之子林字伯宗紹熙二年自鄱陽赴澧州判官涖事數月直宿兵卒見本衙土地廟判官踞坐廳上或以告林、意諸卒相戲侮不以為怪次夜復然陰察之了無迹但杖閣者而親往閉廟門且選一謹信者宿其側此人惧譴終夕不敢寢將五更見一人身軀頗偉髭髯如戟從外来踐履其衾席而過至旦則儼然據主位偃蹇林亟驗封鑰門開如故始大駭訝曰得非秦事不肅招致此異乃具牲酒拜禱謝過俄報手詔至林乘馬出鄠郊迎中塗墜鞭若中風狀馭者拾鞭復進已頹仆馬背扶掖以下僅能拜詔甫帰家即死廳吏方云数日前梦本官與廟判官為代林本雅素吉人而避逅至此雖沒而為神亦耻未矣澧州巡檢馬燧說

臨江二異

臨江軍相傳有二怪其一軍治内野猫双目如丹出則以前足抱頭而睢肘人立其一省倉内白犬不知其幾何時凡見之者必有灾咎紹熙二年予增錢蘗滿守嘗見猫繞而老兵報已生六子而不得其處俄銜其二往通判廳嗤食是時景韋兄在戚未纔而錢以言章常為漕使所劾同日罷從姪棒為清江尉暫攝録曹入倉支馬穀群卒忽向叔叩稽連拜驚問之曰白犬正在穀堆上望外而立出視之果然亦為致敬棒數月卒於官

朱司法妾

朱琮司法者處州麗水人以祖大卿恩得官紹興戊午冉調臨江軍法椽有一侍妾其妻王氏不能容日夜楚毒凌虐至于自刎朱君坐卧食息無時不見之頗懐憂畏招閣皂山道士行法禳逐牒付城隍廟拘縻彷戒云尊官從今以後不可往岳殿自是不復覩它日郡僚皆出祷中塗值雨作適到岳廟之前衆轎悉入避朱亦隨入之少焉雨止出外忽逢故妾来前畧無拱敬之礼忿恚溢面朱語之曰自汝之死我哀憐到今汝當亦知非干我事妾曰若不做官人侍妾時安得致此朱還舍以告妻未絶遇疾卒王氏旋踵并亡凡生三男子大者總六歲無人主喪族姻有從官鄰邦者聞之亟沿徽来為料理後事亦嘗招道流考召見朱着袍執簡立二女囚荷枷栲訊迫棺柩出門

鄰家室女見兩棺後一婦人蓬頭敝衣拊掌大笑相續去女驚異為父母說即時病暗竟不復能語朱里人王祥主簿說予謂一妾之死而主母償其命岳廟之嚴而不能制攝一鬼使之出入自若小女子話其異即病暗是皆可疑也

弋陽女子

弋陽陳秀才與其友以元夕觀燈於市有人家女子年十三四歲坐僕户右墜髻花一枝正落陳巾上陳甚喜攜歸示妻、疑其游倡館所得奪而擲于地陳邀其友証所以妻愀然不樂曰果若汝言當是異時兆祥我死不久矣後數月竟卒陳鄉居十年始別娶復因燈游觀戲舉前事蓋墜花者也

勸善大師

饒州東嶽行宮遭火蕩盡後耒草創修理僅有屋一二十間紹熙五年十二月判官孟滋同妻往詣至外舍小室見一僧像貌彩飾皆剥落問何神祝史曰勸善大師也滋頎其妻有整治之意而未嘗出言是夕夢一長僧耒丐衣服襤寒且又云不過費君家錢三千耳覺而驚異明日即令工往裝繪一新正用楮幣

荊南猴鼠

淳熙某年荊南官道上十五里間忽有鼠以千萬計敢塞通達其色或黑或白或黃或青其狀(如)或雞如鳥人行其間畧不知避遭車馬踐踏而死者不可勝數九兩三月乃息復有一猴高二尺許隱于高木之上乘間為人害是時正暑天婦女露坐者多為戲侮不敢輒出居民胆勇者百方取之久而墜一網中民納之布囊將貢往八渠山投於流江未明登塗到城西遇一老叟髯鬚如雪笑問之曰囊中物豈非猢猻耶民曰然曰彼實有罪頎貸其死吾適有官會三千道謝汝使獲脫去不復敢更耒吾二人同詣八渠放之深林足矣即於袖間取楮幣付民、以無望之獲喜而從之自是猴果絶跡弗至此叟豈猴之翁祖邪

陸荊門

紹熙三年姪猱倅為荊門簽書判官臨川陸九淵子靜作守携貴溪醫士周礼者行(同是年十一月夢倅著毛衫坐于便齋左右侍立皆呼為知軍且以告倅感疾不起倅正著毛背子在書室暫領印符旋被帥檄捍軍事先是子靜閱荊門志見王瞻叔紹熙庚午

十月所作惠泉亭記云庶幾九淵之靈有所憑依以惠澤斯民甚悉其語亟掩卷未幾而卒 倣說

桂巖鷙獸

族弟仲堪居洪源往祖居桂巖赴從兄飯歸已中夜一僕持炬火行前覺有物追隨在後凡三四里將到家、間人又持炬出乃見一豪豬蓋乘火光而至者兩下以矛交刺之豬從坡下跳登岸正直脅并墜爲為衆擊殺通身皆帶箭、如小玳瑁筒其表尖銳可以治頭癬尋常與人遇則竦而激之中輒成創或着要害處亦久、方愈杓民程十八者能射虎里人稱為程大蟲其法惟煑草烏頭汁以淬箭鏃拖窩机伺於麀出入道上嘗有一虎着為箭所傷不能行倚樹蹲立程曰虎死不倒地此已死無足惧徑前欲取之虎尚未絶忍痛哮吼舉二足搏程舊臂撐拒力且竭其徒望見爭奔救僅得脫腦後及背皮皆遭爪攫拏卧病纔月乃起

潘璋家僧

樂平醫士潘璋居于縣市有商客詣門曰早上遇一僧買吾紫羅兩足酧償已定即置諸袖間使我相隨取錢到君宅徑入令移時爰顧為一言促之璋曰吾家欲繡帛何必仗僧為市且未嘗有此徒來往汝亟去客不肯去力言之仍述其形貌及衲衣穿履之狀璋始悟亟往所事泗州菩薩堂驗視則兩繡正在坐側蓋常時樂奉甚敬被以真服祈禱獲應歷年多積為塵坌鼠齧未暇更新是日為之瞿然尽室焚香謝過以錢償客而喚匠製衣易之

喻氏招醫

鄱陽士人汪樵居于郭外數十里間妻喻氏以紹熙五年初秋感疾伏枕兩旬更數醫治療弗效其家議欲招刘昶、者世為醫用叔蔭補右列嘗為江東提刑司緝補官因寓處城中是夜樵梦一異人授以金刃光采燦然長径尺覺而默喜自念金刀者刘也當付于昶無所疑夙興命僕且行方啟門而其友宋震適至問疾云昨晚人從郡中來言新駐泊醫官刘舜陛其技甚高盍使視之樵始悟已梦驗為神告即易書遣僕馬邀致到時日將暮喻氏已困爲舜陛投以兩藥及旦洒然頓蘇信宿而愈至後再無染患之事矣

王牙儈

乾道七年鄱陽鄉民鄭五盡室染疫癘貧甚飣粥不

能給欲召醫巫買藥空無所有但得一毡笠倩牙儈王三鬻之可值千錢壬乃隱其半才還家即得病昏不知人六七日鄰里以為必不起忽大聲疾呼如受杖痛苦之狀妻扣之能言所見云恰被黃衫承局追出到近里胡家步下見巨舡舣岸大官正坐左右擁侍皆朱紫儀衛光赫全如官府承局領吾臨岸大官問尔何敢匿留鄭小五錢吾不敢諱遂遭皮鞭一百擲置草中痛不可忍大官令以涼藥與吾旋移舡過下岸左右教我就水內取兩甕使飲一盞乃悸而覺便得汗有瘡臂痛愈劇妻視之生赤丁瘡約滿百因卧纔月始復初既而下岸大疫蓋所都者瘟部云

右三事周貴章說

夷堅支乙卷第七 霾故

夷堅志　支乙卷八

夷堅支乙卷第八 十三事

湯顯祖

湯顯祖池州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之猶也紹熙五年為泾縣宰初交印主吏白三日當謁廟湯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豈當屈身拜于土偶之前但令具飲饌兩席詄于祠宮而命車呵殿直造其處與神分賓主抗礼對酌且言當官籍庇之意吏民見者切怵而憂之是夜暴風欻起山水溢溢縣治淹浸七八尺至于卧床之下文書籠篋大半入水僅不傷人皆以為慢神之咎湯以屋廬損敗伐木于林鼓一新之又命畫工王生繪神將大像七十二軀舉事香火極其虔敬至次年春為提舉官李唐卿子勉所按罷去

水陽二趙

宣城水陽鎮宗室寓居者四十余人師恭師珏者從兄弟也其廬在空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毆殺一僧恭以計脫獨珏任其罪坐鎖閉泉南外宗司用己酉霈恩得自便其父伯冷為平江府將領珏留家治母墓嘗抵暮還舍聞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恐避入室族姻数輩在彼亦聞之明日再往

墓次誤蹙伐下一木遭壓扶以歸得疾痛楚不能興遂死時紹熙壬子秋也衆知為僧寃報而師恭自以向来免禍姓名不經案牘了無所惧至癸丑之秋因訟事逮赴府舟楫已具戒使先觧纜待于前步少頃獨行就之舟人訝久弗至其家望溪畔亦未見舉棹然皆不疑有它故兩行客過官道怙其痴立于草間撼之冉三始應曰恰為三哥邀去飲酒一盃頗覺昏醉兩客噀其面曰渠死已一年汝定見鬼方悚悟即詣寺命僧設供席礼懺竟夜臭消宿愆不旬日亦卒

陳李寃對

永陽民李氏陳氏有爭訟李氏為秦府幹者挾勢力歸曲于陳翁死於獄經數歲其少子在田間為一白犬所窘持杖逐之犬走入李氏之堂忽不見是夜翁托梦于妻曰我抱寃憤歷年今訴理得直故来報汝明日可為我設奠以賀妻竟而悲泣如其戒未竟長子入李山掘榾柮李適在山下聞丁丁聲趍視見之取巨梃奮擊曳至平地又使僕併力痛箠支体無全膚即死旋斫竹數束疊於蓁莽間唱云陳持刀為盜與之格鬬監鎮官汪杲驗其尸具以實白縣李生係獄旋亦死焉乃昔歲陳翁絶命處也

嚴州女子

嚴州士人家女子年未及笄一夕睡醒枕畔得果實如桃者取食之旦起見飲饌之屬輒掩鼻凡可啖之物皆不向口父母嗟異訪醫召巫莫能展力歷十余年矣而肌体不覺羸瘠一切如平常但不敢議及婚姻事忽索酒其家與一盃即飲之繼称餒甚索飯自是悉復故乃以嫁郡士洪生洪之二弟琰璞俱登紹熙庚戌科琰為南陵主簿

徐南陵請大仙

吳興徐大倫紹興四年知南陵縣次年初秋有舊友来訪能誦訣邀大仙因注香酌酒驗其術俄頃箕動書曰張紫微自是過請輒至隨所禱即書徐每召會賓僚必設虛位凡酒之美惡杯之遲速求書之嘗出金觥禱献乃書曰此吾家物莫能睨已而忽一憶頃侍父次游守淮郡張公過之開宴延待以此觥勸侑欲舉贈之而張辞去拂旦告行不及與始知其說不妄賦詩度曲信筆立成殆盈數十軸徐闢便坐揭張存時所書氷壺兩大字從之求記即揮數百言筆勢遒劲全類平生翰墨徐宝翫不忍捨喚二標師置于壁間又為表軒之南曰歌寓北曰琴寄徐妻周氏以

故冬卒悲愴殊甚張作鼓盆歌以解之徐扣周令安在曰以無故得、生江州王大尉家三宣賛位作男子復扣其月日名第曰便為物色明當奉告次日云吾為君御風而往得其實蓋今年四月某日生小名榮郎將誕之夕母梦一婦人牽帷而入覺即免身君或道過九江試訪之當相顧一笑徐徧問同官休咎曰邵尉有綺語之過未免邵不疾而死蓋其人素為吻士徐由是愈敬信復云子有道骨異日當相從為逢萊三島之游宜净掃一室寘加糊飾列茶果用柔帛蒙小箕插筆其上挂諸梁間俟九月甲子日召予予當聞命而至九有請禱悉為書之但不(可)容外人一到耳徐一、如所戒及期所謂舊友者已去忘其請訣遂絶弗至

南陵美婦人

宣之南陵在漢為春穀縣古邑也民某生者就邑治大門之内開酒店嘗以月夜出戸逢美婦人若自宅宅堂而來見生即與笑語時東平郭嵩高叔為宰生(生)坐固謂姬妾浪游不敢應婦向前執其手徑趨店中市井屠沽児迷于色便留之寢旦而去它夕復至如是数月每至必有贈餉初但得錢久而攜銀盞浸、及於餅罍所獲不勝多益疑為竊主家物然貪財溺愛不以為虞偶往郊外行斡遇道人乞錢見生顏色枯悴語之曰汝滿面是邪氣將死于鬼手生驚悟弗隱盡以告之道人就舍求紙三寸許書一符使貼于房門是夜聞婦怒罵曰吾以至誠待汝、受吾物亦不為薄將終身(是)托何乃遽起妄心一旦如是耶吾非畏符不敢入以汝背義忘恩誓將弃汝即拂然而去經数夜復扣門言曰汝不義已甚使人不堪明日夜當治汝又去生始大怖坐而須曉徙肆于它坊由此遂絶後三年縣宰徐大倫妻周氏死其弟從吳中來唁寓治後堂夜登厠忽身傾且仆涎出不止一僕携燈在下急扶歸室徐奔視之潅以湯桑移時乃醒云恰涸畢見一女子相引詣別館几榻華赫置酒歌語未暇款昵而為人喚竟縣吏言宅素有妖祟前後造怪非一于是虚其處但屢西徧徐字于至湖州人

右六事汪果茂明説

胡朝散夢

華亭胡朝散亶夏夜納凉因踞胡床而睡梦一偉丈夫着白道服撼之使起曰君家有不恰好一事宜急起理會胡驚悟亟出戸果見一人自経于廊下往視

之其子婦房中使妾也婦者同邑張氏女賦性慘妬此妾小有過杖之百數不能勝楚毒乃就死胡呼使婦就傍熟視婦略不動色徐云它人不須管若不可救我自當其責即取櫌登之解縆索移時復醒胡氏供事應使張王甚嚴敬舉家不食豬肉故蒙神力云張婦之惡猶不少悛也

楊政姬妻

楊政在紹興間為秦中名將威聲與二吳埒官至太尉然資性慘忍嗜殺人即興元日招幕僚宴會李叔永卷望西壁間隱、若人形影謂為繪畫近視之不見筆蹤又無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軀疑不曉扣虞兵家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燭導往溷所經歷曲折殆如兵傍睨前後知無來者低語曰相公姬妾數十人皆有樂藝但少不稱意必杖殺之面剥其皮自手至足釘于此壁上直俟乾硬方舉而擲諸水此其皮跡也叔永悚然而出楊最寵一姬蒙專房之愛晚年抱病困卧不能與于人事一切弗問獨奉、此姬常使侍于側忽語之曰吾病勢洊洊如此決不復全生我傾心吐膽只在汝身上今將虎狼且強進藥餌脫若不起顧大半不可睨姬泣曰相公見棄相從徃黄泉下楊大喜索酒與姬各飲一盃姬反室沉吟深悔前言之失陰謀伏窻楊奄、且絶救瞑目所親大將誚之曰相公平生殺人如稻虱蟻真大丈夫漢今日運命終將乃流連顧惡一何無剛腸膽決也楊稱姬名曰只俟他先死吾便去大將解其意使紿語姬云相公喚予呼一壯士持骨索伏于榻後姬至立套其頸少時而殂陳尸于地楊即氣絶

宜興官人

宜興官人吴瑄紹熙五年春得目疾頗劇乃挈妻子來餘杭謂為避灾吴嘗仕于此縣因買小宅為徃來寓泊之所于是盡室居之月餘一旦忽起歸心妻以遣仆市物于臨安未反欲少留之吴堅不可若有促其使去者但令一僕守舍即登塗亦不與交游告别明夜天目山發洪川流暴至平地水深數丈吴之居沒于中僕溺死是時民罹其禍者十萬余人

張元幹梦

張楠字元幹、福州名士也入太學為舉録既優列解籍而省試不利乃詣土地祠禱曰楠雖不肖自覺舉業程文不在儕輩下今而失意其必有説敢以請于神是夕梦神來謁語之曰君當登科緣以比者受

無名之錢四百三十兩貫兩百拾文為此連黙楠覺而默念身為寒士安有是哉時諸生從受業者聞師赴省各隨力致助然度其數亦不能多意其必用此故試取記事小冊逐一筭計與神言合貫百分文畸零不少差然後大悟遍以告人使知非己之財不可妄得如此續以上舍賜第

駱將仕家

淳熙癸卯歲張晉英濤自西外宗教授入為勅令刪定官挈家到都城未得官舍就冷水巷駱將仕屋暫寓應屑、與吾較也是夜陳二所夢亦同偶到太平寺閱僧房功德簿頓憶其事乃焚香禱告乞放妻眼光明秋成還賽時紹熙癸丑歲也及秋暮始踐前約恰費錢一千緡及新春妻双目如平生了無患苦

陳二妻

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者其妻懷妊將產詣鎮市太平寺請僧于佛前許孔雀明王經一部以祈陰護既而生男久不償初願妻遂双瞽凡衣裳縫細皆倩鄰里男能移步但匍匐而行妻梦一僧來言與吾千錢吾為汝治眼病且以告厥夫、云得非所許經卷未還故邪妻曰家間赤貧尚無飯喫何暇及此佛亦豈應屑、與吾較也是夜陳二所梦亦同偶到太平寺閱僧房功德簿頓憶其事乃焚香禱告乞放妻眼光明秋成還賽時紹熙癸丑歲也及秋暮始踐前約恰費錢一千緡及新春妻双目如平生了無患苦

江牛屠

婺源姦民以屠牛為業者或能用藥毒牛但漫火熬草烏頭汁濟以它藥浸鉄針長三寸余揷于牛脊皮中不經日必死則喚之使宰剥肉既非帶疫人食之無害謂為良殺厥價差高數年前鄱陽村屠頗傳習之有江六三者居城東十五里常用此伎農民見牛不病而斃莫能曉悉付鬻責雖鄰里鄉曲皆無一人

知其事者紹熙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出外至昏暮不歸妻子遍詣平日所來往處尋訪彼人皆云不曾見明日過午妻見群鴉及鵲鷺翔噪居舍百步間汚池畔試往視之江已溺死于中水才深尺耳臨棺斂仵匠于其腰囊內得藥針兩枚方知行詐已久時將謀適何人家而為鬼所誅也

夷堅支乙卷第八　甕校

宜黃老人

紹興中撫州宜黃縣宰徐君听訟有老人曰侯林哀哭陳牒云居於社壇之旁遭弓手夏生縱火焚蕩所居遂并三子為灰燼徐受詞駭愴即捕夏送獄訊鞫之甚苦夏不知所對泣涕弗食縣吏共言夏為人素循理安得有白晝放火殺人之事願追詞首究其本末仍委佐官往本處驗實當可得情徐用其說及詣壇下物色並無侯老住止與火煬之跡乃夏生以祀社之故奉尉命汎掃壇宇剪除榛穢悉輦枯藁實一空穴而焚之蓋妖狐所窟也三雛死老狐因是假公力以復怨云夏始得釋又別有牝者化形為美女往來令丞廳民吏盡見之女面左頰有黑痣如豆大為所惑以死者非一多擾丞廳碧瀾堂小吏屢窺見其從事於針紐聞人聲則沒庚辰歲衢人祝君為丞時至此堂獨寢逢之而喜挾與同衾已而并其子相繼隕命

宜黃丞廳蛇

宜黃丞廳與縣治相連有大蛇長二丈鱗甲青黑行地有聲父老傳言每出游一廳則主人者必惟禍咎

紹興庚辰春出於丞廳後東墻蓮池側隱半身墻內尾垂于池丞祝君適以亭午到池上見之呼乞子能捕者穴墻取之蛇蟠屈不動命數健力舁致郭外過百丈橋數里縱之莽中意其已遠不能復至矣次日祝仍以午到昨處則蛇乃在元穴欵段之吏士皆不敢承命曰此禍至大寧受杖責不得已但令舁去如是者至于四五迨祝死乃絶不見

宜黄縣治

宜黄縣後有游觀處曰望月臺曰馴雉堂曰百步亭皆依山為之紹興初巨盜入邑民奔赴逃命盡死其中以故鬼物為厲十政令宰不敢居正寢多宅西偏船齋歲寅歲南昌李元佐到官始開户掃塵撤空治庸而居之晝夕安處寂無所見獨僕輩棲船齋之西距馴雉堂不遠或白日聞撼鈴聲亟往視之乃巡夜卒所持者自鳴於空倏往倏来初無攜控懸繫之物也揮杖擊之而墜它日又有束竹出自堂天矯如蛇行僕迎斬以刃投諸火以白李、斥勿言在戚三年始終如一日臨受代徙寓駟舍將葬故治以待新令尹什器運致未盡明旦往取皆為鬼堆疊無細無大至輿屋眷平甚費人力收拾後政至聞其異復處西

張保義

靖安張保義者本邑村朝山屠兒以建炎扞寇功得官貲産甚富乃戊志所書為寶峰主僧景祥所識者寺既焚燬張一力重營之又置田数千畝以贍常住張藏錢不勝多至築土庫数十所作貯積處平生享用自如閱三十年暮歲忽聞庫内錢唧唧有聲自往户外審听持杖擊其錢門曰汝要去須是我死後始得如今大驚小怪待作甚麽即寂無影響又数年内死鄰里咸見其庫錢晨夜飛出如蝴蝶然未兗屋室百間一埽而空寶峰相去数十里旬日間亦煨燼不遺張氏子孫雖存而生理不能百一矣

九梁星

陰陽家有九梁星煞之禁謂當其所值不可觸犯或誤于此方隅營建則灾禍立起俚俗畏之特甚靖安縣寶峯寺僧堂蠹敗不堪安衆長老景祥欲以新之群僧合言今年正值九梁所棲毋為空取禍祥獨以為不然曰神人一也皆欲安居烏有人不可處而神可處乎即率衆徃誦經白請神煞暫遷法堂候脩造訖役日還月踰工畢乃如前說復率衆誦經迎神歸

故處後皆無他時紹興丙寅歲也至紹興庚戌鄰寺大棹院議葺僧堂衆又以犯九梁為言主僧用景祥故事禱誦迎徙未一年僧行數輩相繼亡沒堂迄不就鄉人輕薄者或因相倣詈罵至以兩寺之為口实云

鄂州撼領司蛇

鄂州撼領司故州治也後逼城、有園、有大蛇長數丈徑尺許乾道中韓撼領者欲于東北隅建楚望亭而築基不成至於數圯或言此處蛇所穴儻為立祠當可就韓如其說作小庙於數十步前基即成蛇往来東西或入教場大井内或從府倉氣楼中垂頭而下食米嘗蛻皮於竹林裏一兵得之貯以布囊時出示人蛻廣長如其身左肋下有一足郡民楊八債撲城下濠種菱芡就壖地縛葺舍母子處之以窓監摘者夏夜過半聞水聲母以為盜也出視之見蛇在女墻上而頭濠中昂起睨母、駭叫楊生至俓能舉手指示即仆地死楊惧捨之去已而蛇不復出入疑其入大江去

宜黄葬墓

宜黄縣獄有庙相傳奉事蕭相國不知所起如何也縣人言神多他為青蝦蟇而出惟以小為貴如体不踰寸則邑宰必薦召或以治最餚擢胥吏按堵不罹黠逐如至大尺許則反是紹興中蟇屢出至肩如如盤如大龜鱉宰不経歲輒非意而斥或遭憂去己卯年忽徧於廳簾林園無万数僅若小錢狀類青蛙而狹匾足差長色白身色如翠羽每足有五爪能緣壁升木至一二丈不墜舉邑歡忭指為吉証競置酒殽詣庙荅礼陰毘而去共享腊胙以為慶喜共白于宰李元佐乞倘享礼元佐獨不信叱使去逮明皆隱不見竟三載百里晏然元佐以薦解組馴至侍從

鄂州遺骸

鄂州地狹而人衆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積骸重疊多輿棺置其上負土它處以掩之貧無力者或稍経時月瀕於暴露過者憫惻為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於諸司於是相率捐庫錢付勝緣寺僧治其焚瘞先揭牓衢路許血肉自陳為啓壙蔽覺舉而藏之且書姓字于外如無主名者則為帰依佛寶一切火化投餘骨於江其數不可勝計内一骸獨骨節相聯不絶色狀與它尸不類僧拈說金沙灘鎖子公案以為一段勝果俄又于積骸下得小襲度可十四五歲青

衣紅襦塗澤艷冶儼若生存與置寺門外三日市民無遠近爭來諦觀莫有知者時方秋初容不少變萬衆驚異乃別治兩棺易衣改葬仍立塔其塚上表而出之但無有記於畜志者惧久遠泯沒為可惜也八右事李大東仲詩說

全椒猫犬

紹興中樂平魏彦成安行為滁州守全椒縣結証一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庵頗凶僻常時惟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雇村僕供薪爨之役養一猫極馴每日在傍夜則宿於床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隣暮未反而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窮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嗥吠盜行又隨之至于四五乃泊縣市愈追逐哀鳴市人多識庵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庵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辨數然低首如怖伏狀即與俱還庵僧已死時正徼暑猫守護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此犬之義甚似前志所紀無錫李大夫庵者也蠢動含灵皆有佛性此又可信云

王瑜殺妾

江東兵馬鈐轄王瑜者故清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峻刻略不知義理所在居於建康嘗延道人嚴真于家使之燒金怒真跌宕失礼多所求索諷親校飲以酒至極醉揮鉄椎擊其腦殺之婢妾少不承意輒褫其衣縛於樹削蝶梅枝條鞭之從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置兩頰而加訊杖或聿搥足相皆滴血墮落每坐之鷄籠中壓以重石暑則熾炭其傍寒則汲水林灌無有不死前後甚衆悉埋之園中妻鄭氏亡妾何燕、濟其惡顓房擅愛僞作正室受封紹興五年九月妾李遺掠委頓瑜捽付後院自遍鎖其門李氣息僅屬心念此家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影響便恍、若有值遇門忽豁開天未明負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為一死洎過堂門及外門三重皆無人焉遂奔歸其家瑜方覺遣卒還追躡李父挾女詣府時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听其訟呼廂官徃究質得兩夕前燕、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監守瑜而執燕出下獄鞫治盡得衆尸械繫兩人而上其獄慶元、年四月詔削除籍編置朱崖燕杖死於市瑜至万安軍死

徐十三官人

湖州城北徐朝奉之子十三官人者自為兒童時資性誠質既長念親戚間有被妖鬼作祟者遂刻意奉道行天心考召法為人治極灵驗絶異而畧無求需至於香火紙錢率皆自辦不以貧富高下應時次遣未嘗到病者家覩其面目只令具狀投訴旋扣揷將俟鬼物現形鞫伏然後繳回施行濟人之功積有歲月淳熙中市民張翁女遭物憑附邀道士數輩驅逐械杻鞭箠視之若無特不敢用刀仗畏或傷女身女但訕罵極口無術可制翁詣徐致懇徐許之而語之曰翁去勿與人說道曾見我翁不諭會其鄰亦以被祟求符徐知其與張比屋往揖祟至坛鐫之曰汝當緣乏食故出為怪汝必知張家鬼本未盡以告我可録功贖過吾捨汝對曰是鉄鉆精也所以不怖答掠徐乃呼張翁使倫畚鍾炭醋令持一符歸就房左方掘土才得物即熾火焚之而沃以醋翁還未及門女已哀鳴乞命涕淚滂沱果掘得一鉆如言焚鎔女遂愈

普静景山三異

湖州烏鎮普静寺本梁宇休文父墓也當武常時休文貴盛每歲春一来拜掃其反也帝必遣昭明太子迎之遠郊因就築館宇休文不自安遷葬金陵而捨墓域為寺昭明亦以館為蜜印寺其後二寺各祀以為土地神宣和間普静遇大灾僧尚奎將改塑神像方擇工有道人詣奎言從建康来素精此藝不較直但勿使人窺覘奎喜而用之數日工畢長揖而去衆異之入祠瞻翫於壁間忽見絶句云昔作梁朝相今為普静神千年英魄在代護僧人共證為休文不疑奎傳法於慧斌建炎初京師三藏道法師奉陳留闡教寺釋伽佛牙至鎮有三朝御封盛以玉匣及金銀再重始護以木函斌偕僧俗致禱以求舍利七日勿應人皆懈怠斌拜祈愈力誓言今夕無驗當捨此身三更後銀盆内鏗然有聲舍利流出三十余顆五光晃耀其丰露丰隱于匣無數亟貯于蓄琉璃瓶内先是太湖漁者於波中得檀香七級塔高二尺上刻佛像精巧之極一僧贖得是夜梦神告曰釋伽佛分身今在烏鎮汝宜捨塔奉安明旦捧以来斌持瓶塔闔狹深淺無差因建礼塔會關子開子東皆作文記其事斌傳法於妙心郡之景山寺唐覺聞禪師道場也紹興壬午歲心挂錫書記寮欲南游夢二偉丈夫

著古衣冠排闥入謁執礼甚恭曰昔日聞禪師至此某輩七十二材土地听說法忍屢受大戒永斷葷酒以護正法禪師授記五百年後再來興此山時已至矣和尚欲何之邪心覺而來信連夕見夢挽留苦切心謂之此寺頽敝常住榘然將何力復興且二公何人鄭重若此對曰我伽藍主者自有大檀越為師維持茲非所慮心終不然之住持僧師範亦夢神託留之不得已姑為度夏計至六月師範下世適張恭壯公詣寺為功德院邀心主席一坐三十朞百廢興口煥然一新距覺聞開山恰五百年慧斌姓沈氏傳曜侍郎之弟也心乃其姪云三世皆感一異善緣深矣

右二事沈端叔說

夷堅支乙卷第十　十六事

趙主簿妾

潭州貧民某人無夫挾二女改嫁稍長悉售之為人妾次者入湘陰趙主簿家歲滿不得歸繼父死厥母經官取之方在趙時為主簿之子所私雖已出猶竊詣之勿已毋寓城下客邸無僦直主人逐之去乃徙東街易二十三店中趙生不復至女懷孕易妻問曰爾未有夫何以孕曰自為繼父所賣抱氣成盎故腹皤然非孕也後數月腹愈大毋又不償僦直遂詣府誣訴易之子姦其女府逮易并女繫右司理獄易受杖笞月餘不肯承而女以娠重不可訊一日正午囚者困睡女亦睡忽驚覺則有大白蛇纏其腹三匝首尾翹然相向女惟叫呼求救同室相視怖栗伴媪出語推吏吏驗之而信走白理掾掾具衣冠焚香楮拜而禱蛇解縛緣壁登屋遂不見女旋誕一男方道本始蓋趙生之子也易乃獲脫毋受杖女以產故免時淳熙十六年閏五月間也

王尚書名紙

南城陳元字長卿淳熙十年再以鄉薦赴省試寓貢院前旅館夢一吏呼曰王尚書送名紙時王宣子為

戶部尚書元興之無雅素且未嘗往謁既覺殊以為疑越三日王被命知貢舉元遂登第

何氏魚子

金谿士人何少義乾道九年冬取池魚為鮓醢剖腹得子盈盆置諸廡下室中夜半聞盆內唧唧有聲謂為鼠齧起視之喧愈甚敲其盆即止既而復然明日以語人或勸之使投於江河妻不听悉烹食無余次年春妻死初少義嘗梦烏衣婦乞命覺而妻家遣僕以均籠盛巨鱉來餉因感昨梦即親詣江濱出放之惜其妻不能然也　二事臨川黎仲明說

桂林兵

淳熙十六年桂林守應孟明仲實遣效用兩兵督匠伐木於臨桂山中夜富民家一兵梦神人持刀割去其臂梦中叫呼傍兵亦驚覺問所以急秉炬照視則兩臂已墮牀下流血如涯恍莫惻何以致此民與傍兵掖以歸城中且白於府仲實疑勿信送獄根治使椎節度推官修仁主簿梁輔詣效用軍審究傷者吐曲析出臂示之因者始獲免傷兵不知肇凡半年創乃愈狀皃全如實官既而食肉遂亡

梁主簿書院

梁輔仲潭州人居聚星門外儀大街索將軍廟前呂氏空宅以為書院其徒從學者三十人一夕梁還家諸生六七輩同坐廳上未燃燭見有披髮自浴堂出者初疑同舍許國梁為戲以相嚇既而非也國梁走登樓余人繼踵而上未及半為鬼物所繫郡楊士人(楊)刘開遂與講禮云即日恭惟搓木大王萬福且云不于開事鬼又繫之良久諸生至樓上恍惚間有肥肉一盤雞頭子數包在案衆迷罔不自知共食二物俄頃嘔吐滿板唯國梁在牀帳內不遭繫隱、見諸人食雞頭每擘一枚各按萍之至長尺余猶相詫曰此乾脯香也鬼手大如烏鴉扇倏為沒於壁隙事定始就枕旦起視所吐了無一跡競磨礪刃以待之後數日讀書燈下復見大手自窓櫺入戛以刃不中而遁於是百怪俱集然皆相約勿與先生言居之凡七閱月建罷館方以告云梁輔子忠直說

一明主簿

建寧劉棨字献卿乾道丙戌赴省試已考中魁本經而以孟子小義失一出處梗黜又二舉復就試與臨川黃日新避逅信州道間云嘗乞靈邵武廣祐王廟梦神人書字其手曰一明主簿豈非他日官至此乎

吾若登科决不敢往是缺也是歲下第後六年中省
闈第十一名不得為教官遂擬鄰州司戶以歸時春
秋已高侍從中有務其療倒者為移書漕臺得捏松
溪主簿到邑一月適言者上章權局之樊非尉皆不
許即日罷歸未幾而奚卒

黃講書禱子

黃廓講書者興化人徙家信州未有子携妻施氏及
侍妾詣佛寺禱于羅漢堂是夜梦與妻妾同數羅漢
位次相視而笑羅漢忽發言顧之曰前後各三年既
寤歷歷能憶妻妾同時亦感此梦俱莫曉旨意但謂
當相去各三年孕育耳已而同歲得男廓卒後施氏
教之讀書甚力妾子曰燾為長施之子曰烝淳熙
甲辰烝登第至丁未榜燾繼之方悟前後各三年之
說廓亦別有四字云燾字予元真婦翁饒大中為黃
日新說

劉尧夫

劉尧夫字醇叟撫州金谿人本名单将詣郡赴春補
梦有以文卷示之而題曰大學饒尧夫覺而思之以
姓氏不類姑先易名既而中選入學偶家急不暇請
假債友人嚴泰伯具狀誤書劉為饒他日再至見而

恍惚元未嘗以昨梦語人也後補入大學臨當私試
忽苦頭痛不可忍歎曰吾必死前一夕鄰齋生梦人
来告云劉尧夫作魁視其試卷塗注五百余字以報
劉、謝曰感君愛我厚然吾今日不知死所豈復計
校功名事哉鄰生退審為投卷簿日始告之明旦強
起以巾遊脳扶掖就坐信筆塞白汩日中洒然而醒
讀程文大笑悉抹去凡数五言两改為之揭榜果第
一既陞上舍鄰生又梦學門洞啟從者傳呼而来曰
劉吟詩釋褐劉聞之曰邵先生詩有尧夫非是愛吟
詩句此殆為我也遂以兩優賜第初劉為児時梦覘
牌上題云劉通判宅親誌於庭柱以故不用高遠自
期由太學博士倅貳豫章其後暴得疾危甚家人環
泣劉曰吾久知必止此獨不閱吾柱上所誌乎且死
手疏家事数紙仍作偈曰不到清泉白石邊却来城
市走喧、夜来一派銀潢水瀉向瓊臺玉鑑前蓋平
生未嘗參禪也

劉暐做官

劉暐黃則皆宜黃士人乾道戊午黃冠鄉書劉免舉
偕赴己丑省試邵武人謝極者精地理學嘗游術臨
川與二子相識是時在其鄉士張德庸家宿梦人告

曰黃則及第劉暐做官覺以語張、曰劉君當思科乎曰然、則可知矣渠必不正奏名故只說做官也己而黃登科劉特恩入第三等補文學謝生喜其夢應他日到撫州為言之皆抵掌一笑黃調分寧主簿臨當赴而遭母憂再調衡州安仁酒官在家須次晨起開門一鵬飛入立主位屏風上急擊之已失所在妻適卧病黃憂之既而愈而安仁遣吏来報見任者物故黃曰鵬兆殆為彼邪亟上道到縣一歲忽自唱解官詞其夕無疾而卒劉注官得韶州司户常待六竿闕在臨安適與新太守同邸韶吏云司户久無正官一在任以憂去及遷後政則死矣劉遂之任首尾凡五考再調象山武仙令閱考亦如詔嘗揖倅揖郡歸家買田致仕致京秩年纔八十乃終談者論謝生之夢所謂黃則及第蓋止于策名而劉暐做官也黃族子日新言之甚詳

王姐求酒

建昌葉氏極多内寵一妾王妾病死亦無子故雖塋於墓園而春秋薦奠勿及淳熙己酉葉自昭州終詣闕携二妻行俱夢王姐来求酒且愀然曰吾没後凶魂無歸欲自取覆官人又近不得尔兩人幸為我一言既寤白于主翁亦為悽惻遣還家即命祀其墓仍以中元日為設齋位云

張詡夢名

建昌新城士人張詡淳熙十六年初夏夢游鄉先達葉昭州氏極園逢白髯老叟告曰君今秋應舉但用葉使君名必可得也詡覺而異之以謂身為晚輩豈得輒犯長者名然私心竊喜惟恐失之乃只用下一字更為極是歲中解試第二人謁謝昭州自言其夢以謝過此二事皆邑子王撰聞之於葉云

吳中小經

新城吳中字克明紹興己卯赴鄉舉其兄在邑於初場之夜夢克明歸云小經義第四句言神聖有作夫六是愜意今茲中定發舉覺而書於壁克明試歸兄遽問曰汝作小經義得無用神聖有作之句乎克明駭然念所為程文元未嘗示人也兄何以知之即引觀壁間所書未纔預選後十年登科

陳卜氏僦宅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本厚將新所居門為木工所欺日趨於侈自門至听堂一切更建浸淫及於什器歷數年輪奐整潔而膏腴上田掃空無餘其始從事於

土木也當乾道丙戌之春妻蔡氏夢人告曰聶有及第矣蔡曰他人及第何預我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緡置於地而去蔡寤以語玠聶君同郡人也是時方赴省俄下年登科後玠家益以貧蔡氏又死略無一錢可活遂以宅售於聶恰得二千緡追悔勿及自為人說如此

楊壽子

唐小說所載吳郡漁人張胡子於太湖釣得巨魚上有丹書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貟張胡子近建昌一事亦然淳熙八年春雨城縣境父雨溪漲漁者於岸澳設網罟前此郡無大魚江中所得極不過一二斤他皆池中塘養養者耳是歲民楊壽子置網於章山支港及舉之覺太重獨力牽挽之不能勝遂為所困幾墜而溺叫呼求救同業者三人共助舉之乃一魚絕大騰躍於中徐、曳出岸百計攻刺始死凡重百斤熟視之額上隱、有紅字衆漁皆村氓無有識者一士人至為識之曰三度入潮門四度遭大水下稍却逢楊壽子彼村多楊氏取此魚者正壽子云

陳如塤

陳如塤字伯和南城人其和名見集中塤雖不讀書而為人剛烈嗜酒使氣無忌憚一妹嫁遠鄉何北田之孫嘗往其家見一樓寬敞弛裝欲宿妹曰此中多鬼怪何氏之人尚不敢登兄毋取禍已洒掃書房延待久塤弗听遣僕伴入直又却之妹憂甚而不能囘奪夜將半一女子盛飾含笑迤逦從它處來塤知其為鬼也佯若熟寐女稍前趨床元未交一談即推股時、移足向下至地推轉塤奮身起立大聲叱之隨沒不見復上床理衾安枕迨曉寂然妹急問訊乃詳告之聞者服其勇凡留連旬日不復見有影響尔後亦無人敢再宻于彼者

傅全美僕

紹興十七年七月建昌軍下箬嶺士人傅宗道置酒延客方就席聞鑼聲錚群、然遙望乃郡盜也其徒數十人因急喚壯僕治禦倘婦人皆登山盜入門見酒饌恣飲食為掠財物四千緡而去隔保聞寇至盡持刀矛來盜已醉所攘半為諸人所得近村厚平里有傅全美家兩田僕亡命邀擊死於盜手其魂每夕至主人之門宪憤呼吐全美之父怒甚開門厲聲叱罵之曰汝自利賊財至於喪身何干主家事而來恐

嚇人如此吾念汝積年奔走之勤不忍加治今將繪汝形於近庵俾汝受香火待時托生宜速去自是其聲日遠及繪畢遂寂然此卷皆得之臨川黄日新齋

夷堅支乙卷第十　覆校

夷堅支景序

歲二月支乙成十月支景成書之速就視前時又過之昔我曽大父少保諱與天干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為景當夷堅第三書出或見驚曰礼不諱家至户曉徒費詞説耳乃直名之今是書萌芽稚児力請曰大人自作稗官説與它所論着及通官文書不侔雖過於私無嫌避之宜矣於是目之曰支景惧同志觀者以前後矛盾致疑故識其語慶元元年十月十三日序

夷堅支景目録
卷第一十三事
陽臺虎精
王宣樂工
朱靖忠公墓
峽州泰山廟
張十萬女
章簽判妻
信豐巨樟
卷第二十五事
孔雀逐厲鬼
蓬頭小鬼
會稽獨脚鬼
孫儔擊鬼
易村婦人
余氏蛇怪
應山槐
蘄州三洞
卷第三十九事
王嘉賓夢予
京山鹿寨
餘干縣樓牌
江陵村僧
員一郎馬
贛州雷
玉環書經
雷門僧鬼
鄧富民妻
猻判官
孫儔寶劒
潘仙人丹
蜀中道人
牙兒魚
永日亭鬼
武康二叟
何百九
應梦寶塔
呂氏畫扇
緋袍官人
王武功妻
建陽驛小兒
莫氏庵蟻
海中真武
卷第四十六事
姜處恭
呂氏緑毛龜
人生尾
完顏亮詞
何左司
趙葫蘆
荣侍郎墳
金鷄老翁
臨安吏高生
吳江鄭媪
水精環
大錢村
邵武酒家女
三山陸蒼
西湖庵尼
觀音二贊
兎上氷花
琴臺棋卓
呂法師
陸思俊犬
寶積行者
清塘石佛
龐宣贊
王雙棋
慶善猫報
許六郎

童七屠
湯教授妾
鄭四客
呂德卿夢
伍相授賦
董參政
卷第六十四事
富陵朱真人
醴陵尉
開福輪藏
丈迪家蛇
西安紫姑
水太尉
楚陽龍窩
卷第七十三事
鄂州網馬
行林院鸕鷀
王宣二犬
天王院古冢
范隅官
淳安潘翁
高子潤
聖七娘
范諤妻
董性之母
南嶽庙梁
葉祖義
道州侏儒
李綬祝火
孝義坊土地
黄陂巫
胡秀才
宋顥值鬼
鄂總二犬
汝嶺牛虎
南昌胡氏蠶
李氏乳媪
劉方明
九月梅詩
清塘發洪
卷第八十五事
諸暨陸生妻
黄頗兄弟
陽春縣
希韓大正
南康戲語
汀州通判
梁平民
上醫官
卷第九十二事
王縣尉小箱
范成績
林夫人庙
丁逢及第
丘鼎入冥
熊雷州
卷第十十五事
姚尚書
程氏樟木
茅山道士
平陽黄夔
汪氏庵僧
小樓燭花詞
泗州邸怪
張三娘
眉壽庵僕妻
建康三聖庙
陳待制
謝樞密夢
李三妻
姚宋佐
丘秀才
侍其如罔

趙積智
李氏二童
鄭二叔子
商德正羊
復州銅磬
公安藥方
劉之翰
婆惜響卜
公安木手
陳長三
簡坊大簞
向仲堪
向友正

夷堅支景目録　凡一百四十六事

夷堅支景卷第一　十三事

陽臺虎精

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經亂離之後長途莽：杳無居民唯屯駐諸軍每二十里置流星馬舖傳達文書為兵帥往來宿頓處士大七八十里間則治驛舍以待六年江同祖為湖廣總領夫過之者亦寓託焉乾道六年江同祖為湖廣總領所幹官自鄂如襄由漢川抵陽臺驛夜為蚊所撓不得寢戒從卒鷄初鳴即起驛吏白曰此方最荒寂多猛虎而虎精者素為人害比有武官乘馬未曉行并馬皆遭啖今須辨色上道為佳耳江如其言歸途過郢州復當投宿於彼與皂隸共三騎及兩卒前行起差早覺人馬避易遥望一黄物馳草間中心絶怖漸近蓋巨鹿其大如牯牛固已悚然行半程忽見一婦人在馬前年可四五十綰獨角髻面色微青不施朱粉双目絶赤殊躰：可畏着褐衫繫青裙曳草履抱小貍猫乍後乍前相隨遂不置將弛擔乃不見江心念豈非所謂虎精者乎祕不語人拂旦欲東舖卒云昨於道左得二虎雛尚未能動步吾官欲之否顧以獻江笑曰吾豈應養虎自遺患邪弗取之信宿從漢陽濟江同載數十人彼婦在馬容貌衣服一切如初

江謂女子獨行如能及奔馬益惧坐轎中下簾閉詣不敢正視還舍且一月聞門外金鼓叫譟聲士庶環集者幾千數若部押兜盜然出視之則又彼婦也問其故皆言南市人家連夕失豬狗并小兒甚多物色姦竊無有也獨小客店内此婦人单身僦止三經旬矣而未嘗煙爨囊無一錢但謹育一猫望其吻時有毛血沾汚疑必怪物是以訟於官今戎邏執送府婦人氣槩洋洋無怖色既入郡守李壽卿侍郎使至簽廳供狀婦自能把筆作字云姓屠氏是士大夫家女父嘗任遠安知縣嫁夫不称意亦已死無嗣續孤孑一身客游荆活市上惡少年交相侮困翻抵為異類寃苦情極頓侍郎做主壽翁不忍窮治姑令責戒勒狀押出境遂入咸寧茶山與採茶寮戶雜處久之又因搏食畜犬為人所見箠而逐之後不知所在

原空一行

京山鹿寨

江同祖過郢州京山晚抵村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即出觀之彌望可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外向凡數十重而麑麀中處勃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踐禾苗為之一空獵戶雜沓其傍云不可近：輒觸觸遺之者多死明旦引去獵人操弓矢戈矛而追隨之伺巨者前行稍遠乃敢搏射其稚弱亦各有所獲而還

王宣樂工

紹興初岳少保制囤閘于荆襄是時壖落尤蕭條虎狼肆暴雖軍行結隊伍亦為所害有士人言猛獸畏樂聲若簫鼓振作當自退避由是頗采其説乾道中王宣為副都統制自襄陽往鄂渚途次荆郢間從馬直以百數日猶銜山衆樂競奏俟吏報一簞篥部為虎于衆中馬上啗去正驚怖未已又報笛部頭一人亦然其處距宿驛幸不遠築者奔喘而至顏無人色置之穴中復往取笛工至争策馬赴之解鞍良久篳篥少定始能言初為虎所搏害但與二雛繞弄作戲忽取出大聲噴吹之巨虎駭震不暇挾其子踉蹡遁走不反顧望之極目乃敢歸纔裹

餘干縣棲牌

餘干縣治之南有二棲前牌縣宰杜師旦所書乾道初勅字左畔有黄蜂結窠

頗高邑人言此吉兆也吾邑當出貴人或士子巍擢科第者是時趙子直家居縣市方赴省試已而大廷唱名為第一後三十年紹熙甲寅復見一窠綴于力字之上人又益喜趙公遂拜相次年春窠忽為人觸墮不踰月趙罷歸是三者豈皆偶然耶其異如此

朱忠靖公墓

朱忠靖公蔡人也渡江之後卜居於湖州甍而葬於妙喜山下既數年矣術者過而歎曰山勢甚吉恨去水大遠秀氣不集子孫雖蕃昌恐不能以科名自奮朱公諸子皆知之固不暇徙而後死者復以昭穆次第祔窆乾道中公次子侍郎夏卿亡子翌用治命捨祖塋而別訪地唯以水為主群從諫止之不納竟如其志得一穴前臨清溪既塗二十年侍郎幼子翌及翌之子儕遂擢丁未進士第已而儕弟偲及甲繼之殊衮：未艾也 右五事江肖翁說

江陵村儈

江陵民某氏世以圈豕為業有村儈居五十里外每為鉤販往來積有年矣民長子嘗携銀券其直百千并一僕出鄉間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荊土市廛子弟多因挾貨在手飲博浪游耗折父錢無以反命不敢歸或迤邐適它境者民蓋用此疑厥子不深以為憂村儈者以冬月農事畢牽豬過其門留少憩別一僕視其挽索驚曰此我家大郎所自搓者五尺安得在汝手五尺者土人称挽畜産絕綍之名也儈色変抵云昨於某處大路上拾得之誰人無此物何為誤認僕以告主人強拉儈偕往昨處方舉手指畫聞林莽間尸臭異常掩鼻就視則厥子與僕兩尸�somewhere仆敗溝内雖暴露過盛夏而枯骸不損略不為狼狐嚙啖的：可識遂執儈以還始言因見其有所齎乃醉以酒而殺之歷日已久意謂無由發覺豈料用一索之故自投究網令無所逃矣竟伏刑于市

峽州泰山廟

峽州城東有泰山廟蓋以它處東嶽行宮者頗敞歲久土人謀改作峽境雖饒於林木而多去江遠正有冬一夕大風雨五十力可買猝難挽致紹興癸丑之里外深塢中如發洪水浮出巨材千數皆串貫成排筏順流下至門郭外無所闌礙而止民共告於郡咸謂神明所賜請以為新廟緣門擊鉦集衆牽綍置之寬閑處梓匠審視大自棟梁小至榱桷一切備具凡可為梁者本末著地而當中隆起可為柱者充滿端

直或長或短各應所用又已剥削木皮於工力甚省見者嗟異證實、賜祐無敢少為欺隱即日命役踰數月庙成一區耽、遂為夷陵壯觀仲子時簽書郡幕實見之二事仲子說

負一郎馬

荆門軍長林縣民蹇大居郭北七八十里閒有一女納同里鄒亜刘為贅壻鄒愚陋不解事薄有貲業且常為人庸販涉遠在家之日少蹇擾其屋耕其田又将置諸死地而掩取其産少年李三者数至蹇氏浸浸與女通蹇常諷之曰苟能殺鄒郎以女嫁汝李欣然承命特未得閒紹熙四年秋城人負一販牛往襄陽雇鄒輔行畢事南還蹇遥見負生跨馬鄒負擔在其後急呼語李使持刀出迎之纔相值奮斫負背墜馬死継又戕鄒急昇寘道側是時適無人行里正稍稍集詹倉卒之際莫知凶変所起負之姻家為義勇部将所居距彼数里負馬既失主径趨其門與厩駒相踶齧部将出視驚曰此是負一郎馬吾恰見其騎而歸安得到此必有故即詰前塗訪測見二尸認其一為負其一尸衆識為鄒固已略聞陰計径往嚇蹇曰汝何得白晝殺人蹇面赤聲嘶不能荅李正在馬逐皆受捕明年春獄成蹇李以謀殺女因與人姦致夫於死皆當伏誅以赦時無證具奏予姪孫伋簽書判官見其故已而去職奔母喪至七月覃赦下此三人正典刑及漏網皆不及知原是事因馬而覺天理昭、當不但已也

張十万女

郢州京山境地名瓣頓豪民張祥雄於鄉里名田藏鎰金銀布帛皆以憶計故里俗目之為十萬紹興初巨盜桑仲横行漢沔間所過赤地張聞其且至以貲財孥累之衆不能遠避於是整頓舍館烹牛屠豬多釀酒先路邀迎之桑甚喜為之駐留於是累月兇徒相隨日夕醉飽仍各有縑銀之贈桑約餘丁寧秋毫不犯張有笄女從簾下窺覘桑見其少艾欲得之張不許桑怒曰吾業為不義殺人如踐螻蟻今全尔一家可謂恩惠而眷惜一女子耶張惧亟以嫁之桑留既久嘯聚数万衆無物可食遂盡戕其家猶以妻故收拾具骸瘞于堂中作大冢掩畢而去獨挈妻俱行別一女奔出外得脱存亡消息無復與人相聞既四五十年鄉人樵采山下者猶或見之於嵓穴中容貌只如二十歲者亦間至故居隱、有哭聲到今猶然

為鬼為妖或云遇仙得道皆不可知也張屋基址尚存有奇石高丈余嵌空穿穴宛然天成宣和時花石綱欲取以入京重不可移亦會兵乱而止今士大夫過見之未有不瞻覩咨嗟者堂記石刻猶存范謨叔所作文有蘭軒記朱子發所作故屋唯門楼在彼人徙以為東岳行宮小殿其大可知矣（二亭姪孫伋子說）

贛州雷

慶元乙卯三月二十七日贛州大雷雨贛丞張履信既受代赴同僚餞席于縣治靜暉堂日晡時廷中忽有火毬十數旋轉上下其勢可怖坐者皆起曰迅雷風烈必变此非吾曹所應高會也相與散歸至暮開霽聞郡市一書舖史林三者震死左脅下有朱篆三字是時憲司大吏刘昭在家晚飯亦見火毬衮踔于堂徑入弟房内弟亦小胥也正登床視漏處其妹在房見朱衣神十余輩皆長丈許睢盱往來妹喪膽盡力大叫救人一神捽其髻以出曰不干汝事則已相去二丈矣雷斧從屋脊碎椽瓦而下捆弟至門外首門限然後擊碎其脑俄一婢亦隕於庖下蓋同死者三人云

章簽判妻

夷堅志　支景卷一

婺人章濤德文侍郎之子聚永嘉盧氏生一男数歲之後忽不飲食初意其有所嫌惡或小疾為梗而起居笑語固自若明日復然章問之不肯言姑鄭夫人出語譙詰但歛袂唯唯於是疑為鬼魅遍扣婢妾乃知近嘗往後院游觀謂侍妾曰桃枝上有一顆如盆大必甜美可食為我摘取妾望之滿樹纍纍皆常品無所謂絶大者盧氏自以竹打作叉夾取入手而為啖食之狀女伴有同游者皆訝之自是日遂不食猶時時飲酒消滴及果實之屬異寢歷十五年後并酒果不入口唯飲冷水又七年亦已紹熙五年章簽書贛州判官妻偕来其弟越適為江西副都監官舍在贛越嘗病吏数醫弗愈盧氏問疾坐其榻為按摩所患次日宿痾如洗驗其感遇云張履信因邀同僚室家宴集獨盧氏不肯来時年七十矣

玉環書經

章濤從外祖鄭亨仲資政入蜀過京西道間入一僧寺舍宇極蕪陋其傍有一堂奉觀音龕像左右列華巖經数函多散亂不全整龕下有抽替試啟之得小軸乃朱書金剛經也卷軸差不甚損然已故暗字畫

勁楷可觀展視其末則云玉環刺血為皇帝書蓋楊太真遺跡血色儼然非朱書也鄭之子取而寶藏之

信豐巨樟有瑞蔭亭、前兩巨樟相去百余

贛州信豐縣水南扶疎類煙霄中物亭以故得名紹興癸丑之秋贛境大水至浸淫於縣鼓棲兩樟之間為所淘洗露出一連理枝自東徂西長十四五丈枝下去地長丈許蓋其生已多歷年所因暴水乃表見遂為一邑奇觀右四事思順說

夷堅支景卷第二

孔雀逐癘鬼

撫州宜黃人鄒智明家饒於財暴得癘疾昏、不知人一日少間語其妻使請師叔師叔者其族叔也為僧住持臨江寺能誦孔雀明王經至則曰可於房內鋪設佛像而即床前誦經妻如其戒僧誦兩卷畢出就飯智明望見挂像處一孔雀以尾逐厲鬼僧竟經讀疏去日將暮一小鬼來告曰我輩佩佛勅行當去此但公頭上有釘未拔願多燒冥錢與我便相為除之於是呼幹僕繞山散買楮幣聚焚於庭諸鬼奇形異狀以十數舞謝歡喜其先告者徑登床拔釘而去且言曰我明日往縣市會打銀家行病矣先是智明最苦頭極痛登時豁然如失平旦即能起欲驗其事走介扣曾匠家果云忽害傷寒

雲門僧鬼

建昌麻源第三谷山水清邃為江西勝處有僧寺道觀各一所僧姓陳者自縊死其弟子邦彥郤氏子也代掌寺事嘗謁三里外民家作緣會徒衆盡行旋暮村農陳三守舍甫二更明燈燭坐聞户外咄、有聲方疑怖間一僧揭簾入吐舌至地陳驚奔走廚握庖

刀望空亂砍殆如失心夜過半寺衆歸覺屋内呼擾撼開趨視陳以昏惑良久乃蘇臨川漆匠陸生者常為僧役然至暮則寓書謂之曰汝就彼用工何不擇一室休憩乃挈囉来此陸笑曰吾往来兩處久矣向者元不知有変怪昨携小子以暑月宿于寺廡因為蚊蚋所撓避之於法堂中屏内時夜方半月色滿庭望一僧繫皂裙曳鞾從東廊上西廊下口呼邦彦不已如是者数次吾父子恐甚憂且来屏息不敢喘幸而自去從此不復夜往云

蓬頭小鬼

雲門寺又有魑鬼怪頗幻嚇人嘗有遊客至主僧邦彦館之三門傍小室冬夜附火不覺昏睡及開目見一物長三尺蓬髮鬍正相對坐容驚呼出戸邦彦聞之徐行笑視曰何害何害只是蓬頭小鬼耳麻源巡檢鄧琓来治小亭館于寢堂時表兄王三錫在道觀常相過王告之曰深山多怪異須益寘僕從以備不虞不然徙入僧房乃可安寢琓弗信一日折簡召飯遽言便欲還家王訝其忽忽琓曰不听兄教昨夕只一小吏伴直琓寢于大床上夜分熟寢聞左榻上如人持重物敲擊者数四蒼惶呼吏卒固已怖慴遂相携開関而走歷階十余層不暇躡級衮擷趣下驚竟至今未定豈容更留哉是晚辭去

鄧富民妻

邵武光澤縣村疃曰牛田烏倍富民鄧生買一妾嬖愛殊甚妻不能堪遂自経而死即日響怪百端鄧苦之而無計可息召募師兩人為卜葬舘於書室鄧不可往就枕且傍壁寢令客處外夜月正明聞窓下芭蕉林風敲撲簌聲失驚曰又来也客方問其故死妻已披髮立帳邊漸逼枕席客口舌間為髮所沾絆三人呼駭起走不復寢於彼矣妾當晝入酒庫見主母垂髮立其側即悸倒地上纔至隕命訖於妻壻乃已右四事臨川黄日新説得之王三錫

會稽獨脚鬼

方子張為會稽倉官僦民屋作厨舍庖中炊飯熟婢舉甑時忽三分失其一已而鋳所見主母疑婢盜與人屢加鞭笞而竟不能得其實一夜老媪嘗至彼遇異物一足踽踽不暇細覩容狀悸而出以告子張子張異焉謀徙居以避它禍偶步至鄰家望小室内一龕帳極華潔試往視正畫一巨脚

竊略無相兒扣其人但君撓不答若無所措乃悟常日盜飯者此也郡士姚縣尉精法籙善治鬼語之故姚曰是名獨脚五通蓋魑類也君欲治之乎予張曰幸不為大過無用深懲只令絶跡勿相犯足矣姚為飛符約敕之自此絶不至

孫判官

孫判官者汴京人南渡後居於秀州魏塘氣質軒舉好談修身養生之事每歲初夏輒舁一卓置庭前烈日中偃卧其上又以一卓覆之當食時略起食已復然自旦迨暮乃罷如是者亦以得道當享上壽其朝暑藥未嘗向口專啖冷蘆粟飯亦無藏腑洵泄之疾常自矜詫言可以不死識者亦以得道當享上壽其朝之乾道五年官於毗陵恃色力盛壯與倡女媟狎無期度訖喪其軀年才六十餘

孫傳擊鬼

孫傳大夫者鄧州人在金國為千戶張紹興末歸正得官淳熙中為京西兵馬副都監因買田築室於穀城其人甚勇庖婢嘗報比夜入厨輒有一物蹲竈下蓬頭垂髮不可認面目呼之不應逐之不退必鬼也孫曰此後再来當告我明夕又至孫徃視之信然笑曰是桑仲軍噢勺底人鬼鬼於地迫早命僕發土得遺骨一具乃輦而弃諸野

孫傳寶劒

孫傳家藏寶劒絶異夜置庭其上襄陽前軍統制趙嚴者亦自北来為子弟景裴言頃遼主天祚在位日有星隕於燕光徹禁庭既入土猶瑩然召太史訊其對占曰其下必有異立遣掘視之深入七八尺得鐵鑛一塊其重百餘斤命付八作司鑄作十劒欲試其利鈍喚獄中一死囚出被以厚甲三重曰我今救汝因喜而拜謝即舉劒斫其腰并三甲皆斷其堅利如是嘗以一與附馬都尉孫君孟得此云裴弟屢求觀力拒奪取之也裴時官襄帥幕府

右四事景裴說

易村婦人

慶元二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頗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僦小艇欲從何山路徃易村既登舟未纜即偃卧自取葦席蔽其上舟纔一葉展轉謦欬必相聞而寂然無聲舟人許爲舉席視之乃見一烏蛇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怛流汗復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步扣舷警之奮而起則儼然

人形與初来時不少異腰間取錢二百償雇值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如此那敢接錢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内来此行蛇瘟一個月後却歸矣徐行入竹林数步而隱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殆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徂夏疫厲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吁可畏哉沈清臣女嫁閩帥詹元善老嫗来福州說此

潘仙人丹

高州茂名縣本唐潘州也縣界有黄尖嶺父老言者昔有仙人姓潘居此鍊丹近十数年来土人入山鑿石乃得樹木屏於石中蓋仙所遺丹劑墮地融結者一層復一層殆可揭取但枝葉端正者百無一二民黄氏擅此山外人欲采伐則先以鹽綵與之然後入山祀土地畢徐：施工朱子淵為巨帥致兩屏遺予老幹扶踈上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略無斧鑿一跡非若祈陽所產藉人力磨治故痕齟高下失其自然也又云海函万族無所不有范石湖虞衡志嘗載石栢令方得一株自海底石塊上生根株盤錯枝葉如畫其色紫其根白其質皆石也天陰雨時必有水珠在葉上枝間亦有栢子皆石脂凝結而成予淵賦

詩云海物難窮造化奇後凋惟有歲寒知誰將修月黄金斧斷就凌雲紫玉枝直幹渠容塵點涴靈根偏與石相宜天然不假栽培力肯逐東風盛與衰予和之云海底靈根石効奇山經地志不曾知凝酥幻出珠千顆染紫裝成玉一枝鶴骨龍姿隨質見鸞棲鳳宿與香宜元戎高唱真難和愧我年来筆力衰又有石梅石松則未之見也子淵

余氏蛇怪

樂平余六七郎者娶程氏女才一年嘗白晝登樓欲見一蛇蜿蜒于上僅長尺余而匾闊三寸許程駭怖呼家人共取杖手逐之蛇躍下徑出房門遂不見里俗相傳山木間有所謂旺神者魑類也頗能見妖怪邀索祭享然其威靈亦殊不去之甚者化為人或為蛇與婦人乱於是余氏疑為程意狀罔：稍與平日異亦莫知其遭祟與否也踰月而死方斂尸於地蛇復来覩者人携杖至亟奔趨而出不知所在此蛇蓋名曰豬豚云是時慶元二年二月

蜀中道人

張魏公宣和中為成都士曹卜舁夫人奉道每日

齋道人一負不問所從来或親出焚香加礼嘗有一客至歎曰夫人當有貴子今安在曰見為曹官方在州倉納粟客往就謁既相見熟視不語公呼小吏史有所言乃揖公起行数十步即呼為相公拱白曰公之前貴相在語聲與行步間從此不十年海内将乱公當出入将相掌握兵柄為國家立事建功願自愛公竦然謝不敢當客亟趍出不暇扣其何處人何姓氏也所言既驗每託蜀士陰訪求之莫能得後謫居和州為秦丞相所忌必欲置諸死地公絶憂之未知所以知脫此客忽排闥而入望其儀貌儼與三十年前無少異迎語之曰吾昔求先生不可致正尔牢落肯惠然相顧何邪客曰知公以時相為憂故来奉告彼乃死人耳何足慮異時公當復舊物福未艾也矣公長子欽夫栝出揖客熟睨良久曰兩眼視物欲裂好處正在阿堵中它日為西南帥臣名滿天下時次子定叟杓方数歲在寢未起公曰尚有稚児欲丐題品但正睡熟不可喚覺客秉燭就視之笑曰大有福勝如哥、未易量也少頃告去訖不復再見仲庸聞此事於欽夫

應山槐

德安府應山縣治南半里許過小溪有野寺、外数十步間一槐樹高可二尺闊称之根株與常槐等但遍体柔條纏結若藤蔓然莫見其所起處每枝必分兩岐葉、皆背面而生無一相對雖孫枝数寸者亦然婆娑茂蔚土民相與愛護故露植空曠之野未嘗剪伐士大夫経從必往賞翫政和中花石之役與有欲徙置禁院者而盤踞牢甚不可發掘乃止鄱陽張焉為邑宰命畫史睥睨将寫為畜以寄餉四遠竟不能落筆亦止

牙児魚

應山縣外大龜山高峻可二十里其有小寺：外有一池泉源未嘗少竭産一種魚形模與常異名曰牙児魚有四足能登岸外木作聲呷嗄全如嬰児大者亦重一斤許相傳云不可網釣嘗為寺頭佗捕取其一欲烹而食之傍人苦詞勧止不听未幾疫死自是人莫敢害張芸叟南遷録云過武昌見蘇子瞻言近獲一魚似鮎而有四足能履地而行不敢殺復縱之江中或曰此鯢魚也殆亦此類耳王聞礼立之過雅州有饋一枚如前所説

蘄州三洞

蘄州境有三洞一曰龍洞在蘄水縣三角山下神龍居之禱雨多應而光景變化未嘗表露二曰龜洞在近郊廣教寺龜生其中品類不一而綠毛者尤多三曰蛇洞在蘄口鎮側蓋白花蛇所聚今不復有矣土人捕采乃出羅田山谷中施小路温舒自信陽守解印造朝舟抵蘄口詣近處龍峯寺游覩距蛇洞不遠詢於寺僧皆言徒有其名耳因信步到方丈後躡石級百層得一堂方疊足坐憩傍人驚曰一巨蛇正蟠屈于下相與持挺擊逐施遽下榻蛇徑入山見者無不汗駭此蛇之毒甚於蝮或為所傷須急剜出肉少緩則遍体盡生白紋方花如其形不踰時必死施到關除蘄春守蓋且將為地主故山川之靈陰相之特令此物出異以示衆吁其危哉言之使人毛豎右五事余仲庸說

王嘉賓夢子

吳人王彥光御史之子嘉賓中垂珠簾有三四人相至一處樓閣臺觀上侵雲霄中品類不一而綠毛者尤多三對盛服玉帶風格清奇訪其左右此皆何人曰帝王子孫也又至一大宅垂楊夾道朱紫秉笏者三十輩列坐廳事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曠野見小兒可數千万計一吏曰此貧弱之民子孫也汝可於此中隨意抱一兒歸嘉賓正以未有嗣息繫念聞言甚喜遽取其一及寤甚異之次年生一子既長愚魯不解事蓋來處寒陋也嘉賓字仲賢淳熙十二年監左藏封椿庫為同官說此

永日亭鬼

乾道二十吕彥升知鎮江府所親李伯魚未訪之授館于府治錦波堂西偏當一四月初暑開窓夜坐時永日亭兩邊櫻桃正熟於月明中望見有竊食之者意以為直吏諸卒耳叱問之乃二白物從杪木而下皆長丈許蓋鬼也呼衆起譟而追逐之向西南十余步而沒旦以告吕：命法籙道士王洞先書鐵符埋于所沒處自是怪不復出

武康二叟

湖州武康山谷中有二野叟一人姓楊一人姓徐皆年八十九歲狀貌偉碩蒼髯白髮步履如飛結廬於山之絶頂占上下嵓居相去可百步疊石為垣繚繞半谷松竹四面干霄小軒古坛上各植瑞香一本二月十一日花盛開呂義卿字嘉禾至邑中邊當生朝一客素不相識自通為沈道人訪之旅舍青巾布袍人物修整目光赫奕如神仙中人語笑殊不凡因劇談叟廬之勝即相引往謁到花下見平闊皆丈餘吳中固多此品然亦未嘗覩也道人曰君欲之乎可致敬二叟以求之叟漠然有難色云吾此花久為神物所護培養成就未省令俗人輒見豈容浪求雖高官顯貴齎持錢帛吾亦弗與也既而從容延頓頗相親洽道人為言呂官人賢者非奔趍勢利之流與之何害二叟相視憮然有和悅色徐云與君似有宿契若花得所託吾何惜哉但恐到人間栽蓄不以道將貽吾憂耳君善自愛重即喚集僮奴樵丁移置竹脊自山顛昇而下至村市不交一談委之而去沈道人亦長揖告別不貲一錢於是買舟載歸花益以欝茂柯蘗倍於它種義卿自為記疑彼三士者皆異人云

時淳熙三年也

吳江鄭媪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媪年八十余歲獨處茅簷之下日丐於市頗為人所憐敝衣糲食之外畜其勝錢於藏甕欲以盡觀音像夏四月鄰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燼中得故鈔略無壞缺具工製妙巧塑匠驚歎以為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嚴奉留媪事香火壽過百歲紹熙中猶存頃吳斗南書明州民媪一事全相似已載庚志中佛力不可思議善欲示化不嫌於同也

何百九

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亡賴以屠牛為業嘗坐事編隸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舊態紹熙四年春主簿鄭綰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麇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牧適從旁過正着其右目上揭之不落即時生合不可脫黑毛森然才為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

水精環

邵氏聞見錄載洛陽楚氏所寶水精枕其間有半開者人以為葉報

杏花一枝自北方携之來南建炎中胡騎犯淮甸委於山澤今不知所在錢塘關于東博士家於秀州其孫出乃祖所藏水精條環表裏莹出中有生竹葉一片二者皆異物也

應夢寶塔

呂大年德卿欲訪法華經善本久而未得乾道九年初秋夜納涼於中庭如睡醒聞梵白衣少年奉一金塔高三尺光采照人置其前方頓眄宮嗟塔與人俱不見失聲而寤明旦飯竟有携是經求售者其人與夢中所見無小異試指一卷揭一板視之則寶塔品也始悟前異用倍價得之經乃寫本字法端勁夏文莊公作序金填標目乃貯以黑厨内嵓於佛堂奉之甚謹

大錢村

湖州城外十八里曰大錢村乾道十年春農民朱七為人庸耕一日天氣陰晦見一青物自東北乘風飛過狀若蘧蒢墜下散錢如雨俯拾之得七百余枚俗所謂錢龍者疑此是也

呂氏畫扇

李椿年夏日晝寢夢到大官府日色正午見千葉白蓮兩盆在砌下傍植木犀十数行不可讀小妾秉燭引一方注目諦觀忽聞堂前翻棋局聲驚而覺不曉所謂自以為神游仙境也轉眄間皆梦中所覩者為家人言之弗知

邵武酒家女

謝用光源明邵武人所居在城内嘗以夏夜獨步其門首見鄰家門外燈燭熒煌賓從雜沓擁一輿而進疑此家徵下不應有衆客来趨前視之無有也乃審為鬼物遽還舍迨旦聞鄰婦二年一夕所見復尔但有輿而寂認彼處蓋酒家也其後過十四五家徑入一舍而酒家誕一女云明日詢之乃鄰女昨夕已死

緋袍官人

紹熙癸丑春呂椿年梦四皂衣吏踰墻而入自称鄉司驚而寤猶髣髴在目也三鼓後又梦一緋袍官人秉笏称通判直前設拜呂遜謝将致荅傍若有替者曰君是他主人宜踊受堅挫其臂不容屈膝逐四拜而退覺而異焉念之悚惻達旦不能寐天甫明守園

人来告五更時後圃犬生五子扣其毛色四黑一赤悉與梦契為之悵然者終日

三山陸蒼

傳敬字次張濰州人為士子時以給與二十年過吳江縱步塔院見僧房竹軒雅潔至彼小憩其東室有殯宮問為誰僧云數歲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福建無力歸窆因權厝於此敬惻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梦儒冠人持名紙来見曰三山陸蒼自叙蹤跡與僧言同将退拱白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明旦敬以告邑宰亦肯舊學院小吏知其事者遂迁葵于官地上仍修佛果資助之至七月敬赴轉運司試寓西湖求剌復梦陸生来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其題目蒼悉知之謹奉告切宜勿泄若泄之彼此當有禍敬寤而精思屬豪泊泊應敬尽如其素於是高挹薦名

王武功妻

京師人王武功居鞿枷巷妻有美色緣化僧過門見而悦之陰設挑致之策而未得便會王生将赴官淮上與妻坐簾内一外僕頂合置前云聰大師傳語縣君相别有日無以表意漫奉此送路語訖即去王夫婦亟啟合乃玉璽百枚剖其一中藏小金牌重一錢以為誤也復剖其它尽然王作色叱妻曰我疑此髡朝夕往来於門必有異今果尔即許於府縣僧元無名字及所居處已竊佚不可捕獨王妻坐獄受訊但泣涕呼天不能荅一語王棄之而單車之任妻因繫累月府尹以睒睒眛不可竟命録付外舍窮無以食僧聞而潜歸窓遣針婦説之曰我引汝往某寺為大衆縫紝度日以俟武功田心轉意若之何王妻勉從其言既往正入前僧之室藏於地穽姦汙自如久而稍听其出入逐伺隙告邏卒執僧到官伏其辜妻亦悵恨以死

西湖庵尼

臨安某宫土人也妻為少年所慕一尼從其家出往往暮日坐於對門茶肆睥睨延頸如癡如狂嘗見啜茶自是數往少年行尼至西湖上入庵寮即求施錢帛其數至千緡尼固多貲用修建殿宇為名捐情素語之尼欣然領畧訝其無因而前扣其故乃以列大官女婦封称二十約後三日来於是作一齋日以殿宇新昜宜有勝余人而詣其某官宅邀其妻會諸客皆已在庵請便升轎即盛飾易服珥攜兩婢

偕行迨至彼元無一客尼持錢犒轎僕遣歸設酒連飲兩婢婦人亦醉引慝曲室就枕移時始醒則一男子卧於傍駭問為誰既死矣蓋所謂悅己少年者先伏此室中一旦如願喜極暴卒婦人不暇俟肩輿呼婢徒步而返良人遠在外不敢與言兩婢不能忍口頗泄一二尼畏事宣露痊死者于榻下越旬日少年家究轉訪某踪訴於錢塘尼及婦人皆桎梏考掠婢僕童行牽連十余輩凡一年鞫浔其實尼受徒刑婦人乃獲免

建陽驛小兒

王崧壽茂興弟嵎季夷紹興十五年入閩經建陽道中驛舍投宿四更後見十数小鬼入從窓隙跳躍鼓舞於前後呵叱不退為之驚擾不得寐一僕寢戶下持帚向前擊之始相率出拂旦審測所来蓋驛之東有小庙塑泥孩子排列於神像前不成行綴宛是昨夕為怪者不忍毀擲但歎異而去

觀音二贊

臨川王璡瑩夫和甫左丞曾孫也平生不以仕宦屑意於文筆甚高晚學禅釋洒然有所悟解嘗作入定水月觀音二贊云大士法身猶如虚空寧有動静可以形容隨衆生心應所知量袈裟蒙頭現些定相定上人者三昧窓圓毫端所向奇觀烟然我贊一言如風過水二俱無情偶然成理水月贊云一月當空影函衆水至人應物亦復如此億万維生其欲不同我毋汝心感其遂通其感伊何元汝精明不湛不撓所作皆成汝陰高人得大自在毫端高明普周妙界百千妙義不假言宣稽首十方妙相現前皆為人士所傳諷年至六十晏無病苦趺坐而化時居於越之諸暨

莫氏庵蟻

湖州月河莫氏衣冠大族也祖塋在卞峰之西南曰齊山古木千章巨竹万挺一郡形勝無與比倫乾道二年正月僧庵中堂忽有大蟻聚為徃来营、不見其止未覺為有異也明日視之甃塼上蛀成大樹一株根幹壯實枝葉扶踈觀者靡不嗟賞謂畫畫之工有所不逮僧飾以朱欄護惜甚謹到今三十年間尚存也

乏上冰花

筆談及夷堅景志皆有冰花事今亦間見之濟南吕援彦能居秀州西門之内淳熙初除知和州未上其

廳側元寘植數百為雪所壓迫雪消氷澌皆結成樓觀欄檻車馬物人並蓓蕾重臺牡丹長春萱草及萬歲藤之類妙花奇巧經日不馳疲能令其子述卿施墨榻印十余本以為傳翫

海中真武

婺士葉昉登乾道己丑進士第因往明州訪親故為航海之役方升舟見一物漂隨流赴舟所試勾取視之乃故紙一幅畫真武伏叙伏見坐石上一神將甚雄猛持斧拱立於傍後書道子兩字疑為吳生筆也紙略不沾濕若初未嘗着水者葉徙居嘉禾此像為其姪宜之所得供事于神堂極有灵驗葉再調舒州懷寧令終於官　此卷皆呂德卿說

姜處恭

淄州姜處恭年二十四歲時安及桂陽往省之從安南上嶺曠谷莫無人煙經日絶一林落又無族舍涉大溪外二里有屋三間標曰如歸館主翁隔溪居間有客始来敲戶已而復歸更無人可給新水姜遣僕詣人持長柔一人執大刀色白如銀執刀者最豪健姓名為薛忠云分往某處屯駐時當暑天姜汲水調暑藥分食酒至復共飲欲取刀切肉薛忠於左足脫抽匕首授僕又於左足畔解刀磨澗石上迨夜共坐納凉薛曰我輩避逅相逢既喫公藥又飲公酒無以為樂請觀擊刺於是袒裼距躍良久方止歎曰明日囊無一錢柰何姜固疑其非佳士既就寢但危坐榻上不暇寐甫夜半聞館門劃然蕩開心愈顫掉呼問之答曰我不能安眠而起公勿訝天未明辭去犹以刀磨戛窓檻十數畨姜平明登塗未及五里見三尸卧于道狀如商客乃武士所戕也又一程迷失路日向夕無人往来時見紙錢纙搭草樹頃之嵐霧翳合對面不分誰何直行過

深夜埃翳頗散稍窺明月傍側若虎嘯聲急置擔杖與二僕升高木自縛移時乃下復前進得一草舍翁媼出揖驚賀曰官人定有後福憶所過挂紙錢處乎衣嶺上下又多猛虎豈容平行邪賀也宅日歸至南安則薛忠輩已事敗就擒戮於市矣處公恭自安礼上為詩予前志善為記其事以為姜平生為人行義孝友故值兇盜鬼區蹈虎境履危如此皆獲免去

琴臺棋卓

乾道初內侍陳源坐罪謫郴詔籍其家貲出鬻將作呂丞義卿得二物其一琴臺號州月石所斷色紫而理細茂林修竹江村小景工妙不可名狀四脚各以綠絲絛繫降香真朱寸潤二尺五寸空中一枝其一象棋卓高一尺五寸以貯棋合四圍有欄況香為局面牙柵界之其外用烏木花梨白檀數匝緣飾以降真香刻水浪加金填而浪頭填以銀芬蘸襲人它物一切稱是其居在祕書省東連墻起樓下築露臺每延客張樂必於其處有閩士献書警之曰宅西正是三館職多窮寒遷則為臺諫給舍或能害我是後遂不復至此書雜於故紙中故外間得見之貂璫僭侈之極罪不可勝誅尚尔漏網

高宗閱其細楬水精盤謂宮禁所無有

呂氏綠毛龜

呂德卿家畜一綠毛龜於盆池中久而甚馴每至日午間以小竹杖擊水面必應聲而出即就杖頭捕生豬肉數小臠飼之食盡復入凡如是兩歲未嘗少差稚兒欲為戲用此時擊水出而取之寘于定盆次日歸之至午不復出經六七日使童子沒臂求索則死矣此一介蟲之微慍於失信寧不食而死異哉又魯子礼書室石斛中育白龜僅若小錢大背文皆黃金色有光采双目如漆後因以艱盥與食金文脫落而斃秀州市民社會有一龜若藥斛然詢其人云自始得時以鐵捲束其腹故如此又一道人盆養二龜行步皆狀如鼈而龜文喙若鸚鵡尾之長與身等鱗甲斑斑然此四者與常異也

吳法師

呂椿年幼子年三歲以紹熙癸丑夏得瘧疾父母憂之醫禱備至或言有吳法師者符水極精宜使治之

乃亟往邀請復以百錢雇墨市小兒一令附語吳訶責詰問勅神將縛其手即徐、高舉手為受繫之狀繼令縛兩足亦然叱之曰汝是某鬼乎俛首曰是凡所扣數條皆呫囁應啫又叱使去兒寘然赴地少頃德乎兒頷首謝曰幸甚旋而起法師退呂氏詢小兒適見所見尚能省憶否荅曰我貪百錢之利故一切從彼言其執縛對荅皆我自為之仍以久立脚力疲盡是以隨問掐頭且欲事了後出外睡一覺耳衆相視大笑而罷幼子亦自愈

人生尾

臨安薦橋門外米市橋之傍有賣豉豆者腰間生尾長四尺余每用索纏縛數匝乃浮出常為市中小兒窘逐必求觀乃止又一丐者亦有之然才長數寸

陸思俊犬

秀州呂李氏老幹陸思俊家畜一犬甚馴凡七八年陸夫婦繼亡遂空其室而商之犬犹日卧户下儡、然問往来它處已復歸常作聲烏、若有所尋索而悽咽者鄰人不忍視或以糟糠呼飼之亦不食久之肉消骨立長號聲而斃

完顏亮詞

建康歸正官王和尚濟南人能誦完顏亮小詞其咏雪昭君悠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州小渚山色捲徐、高舉手為受繫之狀簾看老峯巍錦帳美女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汝是某鬼乎俛首曰是凡楊花是蘆花其中秋不見月鵲橋仙曰持盃不飲停歌不發坐待蟾宮出現片雲何處忽飛来做許大通天障礙愁眉怒目星移斗轉懊恼卻鋒不快一揮斷此陰霾此夜看姮娥体態讀其後篇凶威可掬也

寶積行者

台州仙居縣寶積寺雖小刹而中僧圓悟主寺事園人陳甲常種蔬菜来鬻直堂行者屢修窃其一畦陳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但仰空呪云我所失菜直一貫二百錢救你做畜生還我已而屢修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絶人問所苦不能言唯墮淚而已寮衆以粥飲強灌之淹、纔一歲忽嬰然而起語人曰向来合取陳家菜遭彼設誓憶昨病瘡時見黄衫公人以黑衣加我体大伯者王氏兄也遂被驅入其舍後先已有七八人在彼矣約月余視自身乃成一豬窘急思歸而為繫縛旦以糟食餵飼我數月後肌膚充腩持貨千二百張屠正得錢千二百

屠施刀猛判唉下痛不可忍大叫一聲蘇如夢覺自是瘳疾徐以其事詢諸人所說皆同傳記中載死而償債者多矣若慶修生而為豬未之有也紫虛長老清可親見之

何左司

何萬一之陳謂蹇叔皆福州名士平生最相厚善雖為鄉里交游而情好不異骨肉淳熙十三年同為宰屬是歲之冬何出守姑蘇才數月陳為左司郎官其家媪夢何來言我如今不做平江知府別受浮好差遣官況極勝前時又與尔官人同官我心甚喜可先次為報知寤而告陳莫曉所謂俄報何下世媪復夢之其金章紫綬乘白馬導前溢目謂媪云我先去赴任尔說與左司治裝行李了早:來媪再以告陳、始屢窘不知所以為計遂卧病少日而卒呂德卿時監封椿庫陳為提領官自為呂說

清塘石佛

湖州周司戶幹僕陶忠掌收掠僦債之直每日暮必經由清塘門裹常見河畔髣髴有光自水際出凡數十夕皆然漫記其處旦而往訪尋得一方石四面皆鐫釋迦佛像即取以歸香火供事甚謹石理細潤可愛遇天雨將先一夜必有水不驗時乾道初元也陶氏自熙甲午其子顯寘黃頭崔籠像不加拂拭忽風雷中夜暴震迫曉失佛所在窮人力搜索不復可得未幾顯病痁夢為黃衣卒逮至嶽廟神斥數其罪命與杖二十驚覺視之臀無膚矣醫者以杖瘡膏貼傳月余乃愈而死家日以貧窶一切如初明年夏頓苦煩悶赴水

趙葫蘆

宗室公衡居秀州為性和易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遇奇啟顏一笑衡口輒嘲伶倫無所不狎侮見之者無敢不敬畏素寡髮俗目之以為趙葫蘆遂為好事者作小詞詠之曰家門布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兢田水上乾搽不翻真個獰無比儘容他只好炎天暸作巴讀者無不絕倒蓋亦以譴受報也

扈宣贊

戚方既罷鎮江都統制謫竄長沙後自汴下居湖州乾道七年苦腰股沉重之疾藥石鍼艾俱弗効既而痒痒不可忍乃寘鼈燔火橫其上使熱氣蒸嚏方

浮稍解如是累月而死正困棘時侍妾秉燭進藥見燈焰上現人頭數十已則滿帳皆然殆以千計其一差大指戚曰此庖宣贊也蓋戚為巨寇時破廣德軍凡官吏自太守以下皆舉室為戮每斬首竟則剖其腹折其股而實之以錢獨教授一家浮免庖君任兵鈐轄禍尤酷妻卞氏色美戚以為妻逮命絶之際人皆知其為冤卞氏亦縊死子岐顯坐殺人於都城掠其楮幣受杖極刑云耳

榮侍郎墳

榮茂實侍郎（疑荃）於湖州卞山之西南後十年道人徐存真至其處謂庵僧曰此地本佳但近未佳氣已走了其家衰替當在三二年間急卜它兆域改迁猶不可救一半倘因循不問禍至無日矣僧以告榮之子簡殊不屑意蓋事緒至大非指日可辦也既而簡烈事緒至大非指日可辦也既而簡烈諸孫鉛山主簿撫辰南康司理應辰仁和知縣授辰相繼而亡諸女婦輩死者十七人今唯桃源主簿拱辰存墳墓之所係如此豈偶然邪存真者亦異人矣

王雙旗

忠翊郎王超者太原人壯勇有力善騎射面刺雙旗因以浮名嘗隸劉武忠軍中為步隊小將後解兵籍（原空三行）

金鷄老翁

趙師誦居湖州武康上柏圓覺寺乾道九年春為父

謀奪地久而未得夏五月梦一翁雪髯白衣右手抱金鷄與語云吉卜只在三十里内明日便可得時所營茫然無緒未敢以為信明日正午寢寺知事僧来謁言有一道人持経帳為某家售地誦即令入詢之迨晚偕詣其處問山名乃金鷄峯也頓悟昨梦喚主人至商價須百千喜而酬之成券之日又適辛酉蠢穴坐壬向丙於青囊家指為佳城葬之次年誦以進士登第

慶喜猫報

呂德卿親戚家一庖婢曰慶喜置兎腊於厨為猫竊食之而遭主母責罵不勝憤、擒猫擲于積薪之上適有木义正與腹值簽刺洞過腸胃流出呼叫彌一晝夜而絶後一歲此婢因暴衣失脚仆地為鈷竹片所傷小腹穿破洒血被体次日亦亡殊似猫死時景象蓋冤報也此卷亦呂德卿説

臨安吏高生

朱思彦則淳熙初知臨安縣生盜(侵)俊之過其妻尤冒貪每録而私其直時高以事上府之應荅殊不遜遂併鞫治囚繫月余日加絆訊一夕丞巡牢二人哀泣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朱延過客飲宴席未散乃為破械出之使潜竄跡明日丞詣縣與朱言高某為胥長而夫婦盜没民錢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名已困頓不能應不免責出旋聞皆到家即死幸不預于獄不必彰聞其子亦於顙擂此情悚然朱喜丞之同嫉惡又處事委曲無跡致詞言譏詆反室復念彼罪不至死一旦併命異時豈不累已正不然將有陰為之不寧遂見二鬼裸形被髮蓁痕遍体径前挽衣裾曰我罪不過徒隸乃淪冥塗又使縣丞屏去体骨慘忍如是非得尔往地下證不得對遂感疾鬼朝夕在傍思曰不忍一時之憤至不可悔今又奚言亟笑曰兩

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脫之匿諸邑下親戚家而紿以亡告耳朱曰若是則日、現形吾前者為何人巫曰此憂疑太過所致當呼使來甫經宿果至拜於庭下朱登時心志豁然厥疾頓愈命高復故役焉或又言朱所致胥真死常出為屬任漢陽復州守時恍惚見高入府猶怒閽人不誰何及兵校不捉搦皆決杖有黥配者郡民知冤事莫敢白至今未能妄泰云

許六郎

湖州城南市民許六者本以鍋餅餌麥糙為生人呼曰許糖餅獲利日給稍有寬余因出于本錢於里閭之急缺者取息比他處稍多家業漸進遂有六郎之稱乾道六年病死其甥甥女嫁秀州魏塘陳氏鄰家牝犬生三子其一白色腹下有褐毛五字曰湖州許六郎甥女往視信然使其夫持千錢買之未忍報許子而許氏為亡者設三七齋會一家皆梦見之泣訴云我在生無显過只緣放錢取利致貧民不能償或鬻妻賣子坐地墮犬身犹幸生于陳壻之隣外甥已贖我可便取歸然不過一百日則業緣盡矣明日其子即遣僕往陳氏甫到乳犬已迎門搖尾僕以絮窩負之歸至家擾主席而坐兩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悵豢育盡志滿百日果亡

童七屠

台州近城三十里有小寺亦曰徑山路口有屠者童七累世刺豕為業每歲不啻千數又轉販于城市中專用以肥其家淳熙初元歲夕家人夢先亡祖考盡集云因小七不改故業我等皆已十余次作豬死于其手今圈中所畜摠是我輩然還債已足切勿更加殺害至旦往視之群豕首悉變為人若祖若父若伯叔若姑姊妹皆悲酸出言大畧與昨梦所告等而下体固畜類也頃之復故而外人無所見童遽空群捨入寺且飯僧懺佛痛自洗悔而改貨紗帛以自給至今猶存

淳安潘翁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礼隨所親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憩見主家夫婦舂穀問其姓氏曰姓潘婦淪茗以進聞傍舍窓窄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履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潘生、曰此吾父潘翁也宣和庚子歲遭幫源方賊之亂斬首而死其偶逃外得脫還訪尸于積骸中尚可辨認舁而

以歸手足猶能動肌体皆温不忍飲殯唯造小亟實首埋于屋後而用藥傳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側邸神志恍然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洒淅也已志所書廣民亦如此爲

湯教授妾

湯衡平甫臨安人登進士第待某州教授關就上饒王侍郎家館舍甥琴寓于門屋之側乾道中王氏遭火災焚燒俱盡湯妻浮驚疾致亡.室于彼處湯後至都城買一妾頗有色藝悉取故妻箱笥首飾付之嘗以清明節上塚將偕游山未及行白晝見妻舉手擲妾碎其冠珥裳衣肆擊移時乃沒舉室怖駭又不敢招邀巫法驅禦湯於是為檢顧遺物可值千緡盡付寺觀追嘗薦爲妾病踰月方愈影響亦絶

高子潤

文林郎高子潤寖熙庚子歲為真州判官因被疾夜梦神人告云汝生前作官誤斷公事陷一平人於死今雖陽世猶日以伺隙欲償冤對以吾衛護之故未能前然恐終不能庇汝若能急納禄不獨可以延年焉高寤以告妻子使治歸裝明旦白郡守致仕守留之甚力不去恐不能脫死憾然即從官歸秀州居東門之時恬退奏于合迁秩上更加一外一意治生遂為富室且賦族也姻寔至多以窮来言者必蒙其惠或云方梦神人時它有緒訓既不為人言故不能審

鄭四客

鄭四客台州仙居人為林通判家佃戶後稍儲有羨或出外販貿紗帛海物淳熙二年.偕其僕陳二負擔至摘星嶺鄭有姑嫁於嶺西十里間將由徑路往訪之日色已晚忽值驟雨不能前遇一空屋趨入泊憩旋敲石取火折葦籬炊燃積藁下若有物蜿動視之乃三乳虎亟以隨身矛刺殺少焉聞撞扉聲甚猛窺之隙長數尺頃抢地其一舉爪穿闔下意欲突入鄭以利刃斬其三爪兩虎皆捨去良久審听如人呻吟莫敢啟關迨旦出視乃通判之女為虎所搏幸無損傷鄭氏一家聚哭不勝喜厚貿以下山迨暉田縣送歸林謙鄭生鄭因此亦懲虎暴不復為商矣

聖七娘

建炎初卓翥駐蹕揚州中原士大夫避地来南多不暇挈家淄川姜廷言到行在參選以母夫人與弟乳言已離鄉在道久不得家書日久憂悔邦人盛称女巫聖七娘者行穢跡法通靈能預知未来事乃造其家焚香默禱才入門見巫蓋盛年女子已跣足立於通紅火磚之上首戴熟神將方降即云廷功郎監潭州南岳廟姜跪問母與弟消息更十日當知又三日可相見姜聞語敬拜積憂稍釋恰旬日果得書又三日家人皆至姜悲喜交集厚致錢往謝一切弗受唯留香燭幡花而已姜後為工部侍郎每為客道此

呂德卿夢

呂德卿自贛州石城宰滿秩赴調夢人持牓子来謁曰前信州通判洪朝奉其字廣長二寸許蓋予大兄也前此無一面之雅叙致但云以家君於門下託契故願識面今亦將相與同周旋矣覺而熟念不能測時大兄已除倅福州既還鄉里後數月呂受甲寅覃霈迁秩之命告中乃載云等洪揆等五人擬官如右遂同轉朝散郎始憶前夢　右九事皆呂德卿說

范謂妻

范謂字昌言夷陵人好學攻文婁白雲郭先生顧正女為妻夫婦絶相謹年過三十而鄭氏死謂夢之如平生挽其裾曰與我同行謂詬汝不忘疇昔恩義至厚吾亦何辭但親老子弱勢難如願耳鄭曰既不可同歸須勿赴省試乃可自是謂屢舉於春官每在塗惴惴然恐蹈不測雖無所患苦竟坎凜不第以沒勿赴省試之語斯其兆歟　順昌正姪季勇說

伍相授賦

建昌李朝隱字兼美其家素事伍子胥之神甚謹民俗呼為相王有禱必應李在太學以冠至守城得免舉夢神遣駃騠卒示以賦一首其題曰光武同符高祖夢覺不能記憶次夜再夢且使熟讀遂記悉之紹興辛亥江東西舉子類試於饒州正用前句作賦題遂奏於後官至左通直郎

董性之母

饒州德興縣常豐村士人董性之母李氏淳熙十二年五月苦腹疾是時村墅間多嬰此患李疾勢日進七月九日夜半氣息不續家人相守啜泣棺斂衣衾悉已辦治天時正暑須明即就木翌日卯刻微若欠伸扶起坐乃言曰吾始落冥境初行平陸曠野數里許入大城聞人聲嘈嘈而眼界絶闊一無所覩我自

分必死矣以口語心曰吾受持觀音普門品經凡三十年未嘗少懈今一旦入鬼録佛如有靈不無覩幸於是大聲疾呼救苦觀世音菩薩催百聲恍然若有以右手把吾左臂而偕行者纔三十餘步漸覺光明如晝乃一嫗人瓔珞被体(璀)催璨照耀香氣芬郁(好)相端嚴吾知為菩薩示現告使救命應曰尔已数盡緣善根素具故来相援宜急歸勿留更半紀復相見吾方作礼敬謝則舉步愈高相距愈遠指西方而去遥望幡蓋導前金碧輝晃使人蕩心駭目旋如梦覺不知身之卧此榻也自是康樂安平後五歲紹熙元年八月十七日無疾坐逝性之自為文記其事云

董參政

廬陵董体仁參政(德元)累舉不第用特恩浔州助教貧甚無以自養乃從嫗人家書館紹興丁卯秋試諸生具赴漕臺請舉者欲使偕入貢場董年時已高無復有功名奮飛志不肯往強挽以東道過臨江郡守彭子從合鄉人也視其刺字曰老榜官耳何足道署不加恤是歲預薦送次年南省奏名廷試居第一以有官之故詔升王宣子居上而董次之恩例與大魁等浔左承事郎僉出鎮南軍判官歸次臨江彭守遣介持公状迎候董批絶句於紙尾曰黄牓初開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知已未相迓使是從前老榜官彭聞之慚悔自是六七年董驟進用為侍御史彭不敢出求官已而董執政適(擢)撰路廬席遂行相事起彭為廣東使者人善其能慫恿(揖)怨云

南岳梁廟

淳熙中南岳廟火詔潭州重修命湘潭令薛大圭督役所用材木絶大深山窮谷求取殆遍而正殿缺一梁當長五丈而徑五六尺者乃中度搜訪不可浔或言湘潭境内黄岡白馬大王廟前有巨杉其高戛雲他處所産皆莫及今将集事非此木不可浔庙神靈威怖人那復敢近薛審訪浔實即具文牒遣邑尉王以寧焚於廟下然後領工匠百輩厲斧斤伐木至其傍見長蛇蟠踞根株匠手顫股栗拱立相視尉遣人馳報薛、策馬親詣庙致牲宰(于)酒醴敬禱曰此方壤地皆嶽帝所司今崇建宮宇出(于)制勅區區一木當以為棟梁之用尚何愛惜我取材峻擲之浔吉卜於是百斧并進聞樹杪窸然如劒戟聲匠惧而止薛不听明日樹根汁出如血迸流滿地大聲如雷樹既斷而盤空旋繞欲墮不墮薛麾衆趨避復白神曰既已許

我願勿以聲響靈異動人如是者踰時方仆還謁廟
眞謦神像遍体悉折裂者落膽疑樹蛇是其精魂
云薛之子天賚說

夷堅支景卷第五

校

冨陵朱真人

安慶厚廣安軍人為成都教授之甚至寺据一府要會每歲春於將迎唯帥守監司来始脩礼安蒙其異顧順而問之僧曰昨夜三鼓外人傳呼云中書相公且至凌晨而公来知他日必貴所以奉待安以上書論學制召拜監察御史後為湖南轉運判官頃聞詩自御史謫監潭州税公識其面目甚悉是夕報安入中人也安又自言為諸生時夢于江岸迎中書相官被冠服坐殿上時江瀆神先導至大宮闕望真其上良久真官命吏引神郤立在廷下與同班神居升殿賜坐其請曰江瀆尊神蜀人素所嚴事何故班在下真官曰鬼趣安浮屠神仙真人今生當為宰相但恨眞準作絶句以記所見云梦游仙館東皐雜録書此事且謂安位止此身本是冨陵朱隱士暫来人進蓋寄録文階舊為左右僕射也予以其説為不然

安當紹聖中為諫議大夫一意附章子厚及蔡京卞故有大惇小惇憾人劉莘老梁況之為大家門之語至指司馬公呂汲公禍者七八百余人可謂元惡大憝神仙宰相之夢出於其口而妄自尊大遂不道士大夫訢以理書牘被關之人雖謫墮塵世者必不如是也唐小說載李林甫盧杞皆稱為上仙殊與安相似安小子郊坐指斥誅次子邦寧流涪州其祀遂絕上天昭昭疎而不漏也

葉祖義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不窮多因口語謔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十分不曉事者吾以一聊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廬全月蝕詩後登科為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僚無不歛怨一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湖僧兩三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叙別半醉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絶倒

醴陵尉

醴陵縣尉者失其姓名舊嘗有風疾既而平愈後到官因受檄徙衡陽方自入山谷深處無肉可買見從者捕浮穿山甲烹食乃嘗數臠於是謁歸豫少魏赴永州遇之中藥一兩種漫興之繞旬日聞其人一旦強健沉痾脫然遂以為藥之効暨至永閱經云穿山甲不可殺于隄岸其血一入土則隄心潰壞不可復塞地此物性能透地脉也始悟彼尉宿惡暫作而愈者亦血氣通暢致然吾鄉多此蟲而無滴血壞堤之說

道州侏儒

道州民侏儒見於白樂天諷諫令州城罕有唯江華寧遠兩縣最多豫少魏過其處詢諸土人云皆感獮猴氣而生者也猴性畏竹扇聲富家婦每妊娠就寢必命婢以扇鞭扣其腹則猴不敢近貧下之妻無力為此既熟睡往往梦猴來與交及生子乃矮小成侏儒兩縣境接昭賀去九疑山五十里皆瘴癘之地山嶺之上猴千百為群相挽引殊不畏人其精鬼又能為人害如此

開福輪藏

潭州城北開福寺五代馬王時所建殿宇宏麗唯經藏作朱轉輪邦人前後欲營之於棟間浮一板題

四十五字云吾造此藏魔障極多初欲為轉輪衆議不可後二百年當有成吾志者是時住院者荆山璞化緣者中秋月匠人弓長玉傳示於衆莫能曉有識者解之曰荆山璞即文玉也中秋月即化緣僧智圓也弓長者搭匠者張其姓也推攷立寺之歲當梁正明年已亥正馬氏有國時恰二百年矣

李綬祝火

觀察使李綬雖生戚里而律身甚嚴不妄語笑交游間称為法度士所居在東京報慈寺西一日寺中火延燒於外將及綬宅家人童僕奴荒窘奔走徙置箱篋幣藏綬叱之不听出而索公服焚香再拜祝曰若李綬家有賊賄頑天速焚之火將近數步而滅嘗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修福不如避罪真格言也唐時王參元遇火灾家無余儲柳子厚詒以書謂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不敢道足下之善一出口則蛇ヽ者以為浔重賂今乃幸為天火之所滌盪是祝融田禄之相吾子也噫世之以官為家而建干霄連雲之大第視李君之事可不惧哉古六事條少魏東皐雜録所予頗潤飾而論之

文迪家蛇

餘干縣潤波巡檢寨兵文迪善捕盜以功積迁都虞侯死後十余年妻亦亡其子百一者奉喪於家忽見巨蛇如人臂長可丈許纏其棺莫知所從来一家怖懾不敢近越兩日乃去徑入鄰卒張進之室張殺之甫数日張死百一亦継之時紹興四年五月也

孝義坊土地

慶元ヽ年正月平江市人周翁瘧疾不止嘗聞人説瘧有鬼可以出他處閃避乃以昏時潜入城隍廟中伏卧神座下祝之皆莫知也夜且半見燈燭陳列兵衛拱侍城隍王臨軒坐黄衣卒從外領七八人至廷下衣冠持ヽ王問曰吾被上帝勅合于此邦行疫尔輩各為一方土地神那浔稽緩皆頓首听命其中一神獨向前白曰某所主孝義坊誠見本坊居民家ヽ良善無過惡恐難用病苦以困之王怒曰此是天旨汝小ヽ職掌只合奉行神復白曰既不可免欲以小兒充数如何王況思良久曰若此亦浔遂各聲喏而退周公明旦還舍具以告人皆哂以為狂誕無一信者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唯孝義一坊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逮病者安痊坊衆相率歛錢建大廟以報土地之德

西安紫姑

吳興周權選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延年為館生沈能邀至紫姑神每談未來事未嘗不驗尤善屬文清新敏捷出人意表周每余暇必過而觀之嘗聞窓外鵲噪甚急周試扣曰鵲聲頗喜未審報何事即書一絶句末聯云窓前接、接何事万里看君上豹閣周笑曰權乃區、一邑長大仙一何相奉過情邪是日吾與一小史執箕、忽躍而起奮筆塗小史之頰大書云不潔周表姪胡朝舉在傍因代其事俄又昂首舉筆回周移時若凝視狀諸人皆悚然徐就案書數十字大畧云平時見令尹神氣未清面多滯色今日一覩屏顫日月角明天庭堂徹三七日内必有召命之喜當切記之毋謂謔語時十月下旬也至十一月十三日大程官自臨安來報召命越二日省帖下以周捕獲偽造楮券迁一官仍赴都堂審察距前所說十有八日云後三年周從監左藏西庫擢守婺沈生偕往周欲延鄉僧智湧住持小院白山曰此僧絶可人工琴善奕仙能為作請疏否授筆立書其警語云指下七絃彈徹古来之曲局終一着深明向日之机詞既藻麗且深測禪理通判方妾晏客就郡借妓周適邀仙從容因求賦一詞徙侑席仙乞題指鈐内一捻紅牡丹令詠之又乞詞名及韻令作瑞岳仙丹捻字為韻意欲困險困之亦不思而就之其語云靚嬌紅細捻字西子當日留心千葉西都栽接賞園林杯臺榭何妨日涉軽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燮向晚来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潮頰双鬟姚黄國艷魏紫天香倚風羞怯雲鬟試揀便引動狂蜂蝶況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惜献酬頻疊看相將紅藥翻階尚余侍妾既成畧不加點其它詩文非一皆可諷翫周以紹熙甲寅為福建安撫參議官大兒仵貳福州得其說如此

黄陂巫

黄州黄陂巫某者為人甚粹謹居官無過嘗晝坐書室繙閱文史忽見一項冠女子立於傍其色憤怒言曰官人我相尋許久又却只在此且得見尔別一嫗若乳母抱嬰兒同来出語勸解云許多時事何如此休冠者應曰来日却相見如期復至色愈怒猛批巫右頰十数嫗又勸止俄以嬰兒授冠者亦批巫頰十掌自是逐日一来必批頰至腫痛不堪忍縣宰建昌李德叟率主簿尉皆視之二婦了不避隱德叟祝之

曰丞公有母秉老何不少緩之料必前世宿冤當令具大功果相資薦庶得解脫頓夫人衰念皆謝曰長官聰明一見便測知本末然此事不可素休今且去遂寂無影響縣為申郡乞解官尋醫踰月吏部符下乃治舟將東歸吳中同僚祖餞於江亭臨分袂丞愕然曰又永也而他人皆無所覩丞大聲呼叱曰剜眼晴即舉手自剜双目繼剖出肺腸滿地而絶時宣和中德叟名秉

水太尉

李邊字夷曠建昌公擇尚書子也為發運司幹官嘗捧檄河北晚抵一驛候吏先至見已有牌曰水太尉召問驛吏此何處官員亦不能知所自審听其中聞無人聲候吏以發幹牌挂于柱李亦至則聞有詬罵者曰彼此事仕官安得相逼我蓋其官之孫其官之子舅丶係其人所称皆將相大僚而姓名乃唐時貴達者李不荅亦不與競姑就庶下憩泊俄又聞有語云待迂出還發幹正位少頃一鑿鑿兒裸跣唯着犢鼻視如金色年可十五六荷兩空桶先出繼一婦人椎髻曳皂裙牽白馬如雪最後一老翁裹圈脚樸頭衣黃衫挑馬杓并瓢刷之屬若圍者然喝云太尉心而没子頃聞王嘉叟嘗說此事右二事南昌裘方頃元量說

樂平梅浦胡秀才為人慇懃讀書應舉鄉黨称善人處骨肉鄰里間無纖介嫌怨家事付之子弟未嘗開心忽若有不懌語其妻余氏曰吾欲自縊妻聞言駭愕百端解釋之終快丶不領畧妻竊以為憂凡房內條繩衣帶之屬悉密加藏隱夜則使卧於床裏且命一婢宿踏燈上所以防閑之甚至踰年後稍益厭怠一夕失之急吹燈遶屋遍索乃在織室中用絲一巨握細為索繫頸于機上体冷舌出死矣

楚陽龍窩

吳興鄭伯膺監楚州鹽場曹局與海絶近常覩龍掛或為黃金色或青或白或赤或黑蜿蜒夭矯隨雲升降但不覩其頭角土人云最畏龍窩每出則必有漲潦大為鹽鹵之害一旦忽見之乃平地實出一巨穴傍穿深竅蓋龍出入處也場衆往視無復踪跡滿穴皆龜鼈螺蚌殼或於蚌內作觀音像姿相端嚴珠琲瓔珞楊柳淨瓶無不備具又于蟹捲內刻一鬼毛髮森立怪惡可怖如是者非一鄭取數物藏貯之今為

浮梁令間以示卜
朱顯值鬼
饒卒朱顯為吾家
六月以日往樂平
六日白晝忽拱手
三四個官員聚坐
覩方疑其恍惚冥
至旅舍店已不能
猶有小庙疑其鬼
為厲也

養堅支景卷第六
養堅支景卷第七
校

養堅支景卷第七十三事
鄂州網馬
秦蜀買馬入東方率以五十匹為一網遺兵校部押
馬多道亡於是置監漢陽憩泊五日以俟三衛江山
諸軍取發先赴湖廣總領所對驗毛色齒數與四川
馬司者無異然後即路乾道九年殿前程副將當此
役自漢陽卜日將濟江卒長云舊例必具牲酒詣城
隍庙謁賽乃行則長塗無它慮程不咎再言之忽怒
詬曰我取官馬何預于神叱使去是日晚絶江宿城
下驛才五鼓悉控馬往總司須啟関而入忽聞馬蹄
聲從西來諸卒謂它網至豈立相戒各謹持控以防
相遇鬬觸之害俄頃間已至前暗中不能測其多寡
即衝突踶齧不可制如是兩刻許天且明視它馬了
無而一行網馬死者纔半皆折脅流腸若遭矛戟衆
以為程將慢神之咎時李元佐為總領
鄂總二犬
李元佐在鄂州得襄漢間二犬軀幹獰猛迥與它異
命畜于後圃慮其或傷人常加維繫一日守卒暫解
縱之使自如猶束其頸圃與禁卒營柵為鄰墻垣不
固營犬十數成群競至其傍肆意侮齧襄犬以頸索

拘縻之故不能敵俱遭搏噬守卒擊逐群犬去而曳以歸復繫諸處故逐數日不食若恣恨然衆卒或相與言此二犬非儕輩可比返遭傷害今而弗食豈亦懷報復之志乎盡為去其縛使得逞威以決勝負食以為然乃縱之營犬望見謂如前可欺群吠而至二犬奮迎之勢若猛虎之視羊豕或絶其咽或破其脅皆立死凡殺四五犬余悉奔逸衆卒烹食死者肉厭飫之外復以歸遺妻子經旬日顧念得肉之利又鮮縱如初徘徊抵暮暑無一來者俄有兩龍類犬出不意而至雖持梃毆逐不肯退少焉客主各隕其一存者流血呻呼而散不越夕併死蓋四犬競鬬皆不獲免畜産御怒不可解如此

行林院鸐鵒

洪府奉新縣之陳三十里有僧舍曰竹林院、有松岡巨松參天禽鳥群栖其上鸐鵒最多每歲孚育及秋乃去鄰邑建昌控岳鄉民王六者能緣木常升高取其雛以供饌積十數年罹其虐者以千計紹熙甲寅夏率其徒至松下繫小笳於腰間攀挾喬枝履虓而上將及木杪老鸐鵒在巢繞王生之身啄其股攫其目王盡力挾松兩手皆不可釋其徒仰視之爭呼曰半啄攫者猶不捨遂顛墜死

汝嶺牛虎

建昌縣控鶴鄉有汝嶺絶高於嶺西者畜一水牛甚大每旦則命小兒牧於嶺下听其齕草至暮牽以歸淳熙己亥之冬忽失所在一家長幼山中遍索無有也意為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樵夫言曰爾牛過嶺東方與虎鬬且遺食矣於是聚衆鳴鑼持矛越嶺赴救正見牛倚石崖下臨虎作勢相拒衆莫敢逼民子頗勇壯奮刃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已立死時方嚴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畜還屠剥之視其内虎無它異獨牛之心胆皆破裂蓋雖力可格虎而振惧至是云

王宣二犬

紹興二十九年冬撫州宜黄縣劇盜謝軍九聚衆百輩椎埋剽劫至戕殺里豪董縣尉家知縣李元佐適在郡尉遣弓兵出討捕都頭劉超者領數十人前行即逋宣所部不及盜之翌日王宣者繼之與盜遇超素畜猛犬二每出必從半大哼索戰釐鬬黄山下宣是時亦奮呼噬齧盜死者且二十人遂奔潰宣退休

山上已而盜復還盡斷盡死者首携以出蓋慮為官兵所得識其形狀姓名累及親族宣望之甚怒曰我殺之而縱彼取頭顱去則何從籍手必取之於是率衆趨下再戰移晷翻為所敗宣與二兵得三級馳取徑路絶田而西方穿稟桔中隔于淖盜追及俱遣屠臠二犬猶存守其尸保伍環集以事白于縣元佐回邑厚恤三家命治棺往斂仍即彼處立廟犬凝立經日不食見家人家搖尾迎導至尸所宣既歸葵犬亦死邑人嗟異為塑於廟内以彰其義云

南昌胡氏蚕

淳熙十四年豫章蚕頓盛桑葉價直過常時數十倍民以多為憂至舉家哭于蚕室命僧誦經而送諸江富家或用大板浮籧篨其上傍置緡錢而書標云下流善友若饒于桑者願奉此錢以償乞為育此蚕期無悞于天地它不得已而輒竟者皆璧額起不忍心獨南昌縣忠孝鄉民胡二桑葉有余足以供餵養志於鸞葉以規厚利與妻議欲瘞蚕妻非之胡不顧喚厥子携鉏剔桑下為穴悉窖之且約遲明卜采葉入市自以為得策飲酒醉寢三更後聞床壁嘖嘖聲謂有盜舉火就視蓋蚕也以帚掃聚之隨掃隨布竟夕擾一家駭惧妻尤責言曩慁胡愈憤怒決意屏滌盡明日昏時乃定珠不自悔但恨失一日摘鸞之利俄又聞嘖嘖聲胡呼曰莫是個怪物又来也亟起明燈足絶下地覺為蟲所齧大叫称痛其子継起亦如之妻急奔視則滿榻上下蜈蚣無數蚊子宛轉痛楚數日胡二死蜈蚣悉不見子幸無他而外間人家蚕已作蠶胡桑葉園不得一錢也

天王院古冢

隆興府城北望雲門外三里許有天王院云有舍利塔舊傳仁壽中分布舍利於五十州建置寶塔此其一也初到院日有白脰烏前導故又以烏遮名之罹建炎兵盜塔毀基存其徒僅立屋數椽以居莫能復舊觀淳熙七年杭人俞紳来為府鈐轄其妻徐氏梦一異僧引詣廢寺有故塔遺址群烏聚焉徐氏素崇礼西方甚謹覺以語紳使訪測厥其或以天王院告因過之儼然梦境也徐少時為韓蘄王妾後乃嫁紳饒于財盡捐橐中所藏以造寺既久廢多為人寄畝其間紳白府師悉起之凡数十家其一已歷年久絶深堅甃石鎮窖石外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高数寸形相各異工製亦精巧役人爭取之又得小

形題許多盖石碑不形尺高廣半之細視盖陶埴所作範其上為蓮葉下為荷花中有真書印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傍夾書曰真元二十一年紳覩之而惧但留一石人一牌復掩其毳而高築其處今為法堂紳不敢言于人久之始寤與李仲詩說約使勿廣按貞元乃唐德宗紀年以二十一年正月終十月葵于崇陵其住時称聖神文武没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畧周然本葵長安又牌在地中而印文曰庙不可曉也紳在任兵鈐妻皆死於後

李氏乳媪

李元佐以紹興十六年監建州豐国監生女子買民妻陳氏為乳母女既長因不復肯言歸媪賦性獷戾常與人競視同列蔑如也乾道四年女嫁王氏以其好罵弗與之俱後三年李為户部郎陳死于臨安赴歛僧舍旋命僕泣火化将以其骨歸明日僕往收燼未出聞喧呼聲甚衆視之則有老幼数十人聚立火所曰火尸香如蓮花聞於外是異人也故来覩之僕為留一宿黎明呼僧誦經未明遠近已湊奔視灰中皆舍利衆競取之僕切於拾骸不暇尋覓只得十余顆以歸色如泥金而光明可鑑其形若小兒高不盈寸李始歎異訪諸姨媪此媪平生險惡有何功力致然皆云無它善業但每朝早起即誦蓮花經十余遍不能記全文唯止憶三兩句有蓮花盆裏坐着玉仙人每日清鍾淨不聞如是而已媪生前罵人當積口業而用二十六年誦經之故固所致云

范隅官

乾道辛卯歲浙江大旱豫章尤甚龔實之作牧命諸縣籍富民藏穀者責認糴数者令自津搬隨遠近赴於某所每鄉擇一鮮事者為隅官主其給納靖安縣羡門鄉范生者在此選其鄰張氏當糴二千斛以情語范曰以官價較市值不及三之二計吾所失蓋不勝多矣吾與君相從久宜蒙庇護盡為我具虛數以告官司他日自有以相報范喜其言甘且巽後謖啫其請為之委曲張遂不復捐斗升力勢不敢宣泄壬辰秋大稔前事頓息范張由此愈益交歡癸巳之春范以微疾卒將歛復蘇呼謂其弟曰我適到一公府殿宇嚴峻官吏森列使我供責減壽二紀狀我念一生無過惡拒而不從吏云前年汝為隅官虛申張家賑糴米二千石至餓死者若干人

非過惡而何我記得向時張家認只一千石今所言乃倍之哀祈此吏放囘取千照遂得暫歸當来應千文書盡寘其篋中汝為檢索恐可籍手弟亟往取視果二千石范即瞑目是時年三十有八踰歲張亦死右九事本孝仁詩說

劉方明

潮陽劉昉方明甲志所書開元官王允之子也臨生時允梦人自誦其詩兩句云仗遂楚甸三千里衣慈秦川一帶雲既而生昉後仕至太常少卿三帥粤州一臨夔府符其夢

九月梅詩

紹興三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陽縣治東齋梅花盛開嶺外梅著花固早于江浙然亦須至冬時乃有之邑人甚以為異士子多賦詩大抵皆謂令尹時梁鄭公正為館客寓此齋亦作一篇曰老菊殘梧九月霜誰將先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放南枝特地香九畹變調端有待百花羞溢敢言芳看来水玉渾相映好取龍吟操樂章語意不凡殊類王沂公雖未然得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之句明年還泉州解試第一又明年遂魁天下致位上宰右二事見潮人王中行教授所作畜經

夷堅志

支景卷七

程氏樟木

鄱陽松子源民程氏家山有大樟木一株傳二三十世矣族系益熾莫適為主故不加剪暴其高至侵雲霄慶元丶年族長知萬興寺使自伐衆議以興萬福寺使自伐木半生癭隆起三四尺一之監寺僧紹熙往涖其事匠先升高削去癭既脫中有泓水澄湛一蛇蒼褐色見人若驚躍空而下匠以語禧丶惧欲捨之知萬不可曰吾舉宗聚謀發心施佛渠可中止卒仆之悉斃刈枝幹獨留木身嬌然如斷虹長隄時農人種稻在田乃擊鼓喚集飲以杯酒晚拽未十步木屐轉東西五人遺壓知萬姪亦死其傷股敗面者又十余輩死者家訴于官知萬曰不幸及此吾自茹猶子之痛尚何忍復相困乎竟載木歸寺紹熙以它事為郡倅所治囚械獄戶將受杖而听贖木今為大雄殿柱

清塘發洪

慶元乙卯歲夏五月中旬間饒州大雨七晝夜江湖大盈水入城者過六尺鄱陽浮梁尤甚清塘村去州九十里劉氏擅其地是時庭中數處穿小穴濺水如跳珠其家謂積水固然弗以為慮至二十二日午未之際忽成兩大竅泉湧出其中方知必有水禍悉收

拾箱篋縛置梁上而率家人登舟趨後山甫及半山水大至回望故廬已蕩然流隨而去無椽片瓦存迨水退往視則陷為汚澤了無向来居室形体生之具掃空識者謂蝸蝸蜂蠆乘水勢與人為害然亦不可奈何矣

夷堅支景卷第七　甚

夷堅支景卷第八十五事

諸暨陸生妻

諸暨縣治有湖四餘民陸生者居縣後湖塍上以打鑿紙錢為業一日黃昏方畢事倦而就寢妻懷娠過期兩月夫未睡時覺腹痛困臥其旁有頃陸睡覺不見妻而房門元未曾開知墮怪境急燈籠出外呼索且邀隣居人窮訪之半夜後聞湖内人應聲月正明望之乃妻也率一少年共往取之妻少年衣袂曰將小孩兒還我暨登岸陸挾以歸胎已失去始能言云見數人未房内喚出到一處引入小室排設薦褥如產閣然不覺兒身既洗滌加襁褓觀者滿前小男兒也真可喜我未及就視驀無所覩今思之殆與死為鄰亦幸而存耳明日起居泰然一無患苦湖雖不廣而與外江連疑婦人向未受胎之時必夢蛟螭蝘蜓来與交接而不肯言時慶元乙卯年中元後也

茅山道士

楊州名醫楊吉老其術甚着某郡一士人狀若有疾厭厭不聊賴莫能名其何等病苦往謁之楊曰君熱證已極氣血消鑠且盡自此三年當以背疽死不可為矣士人不樂而退聞親識間說茅山觀中一道士

於醫術通神但不肯以技自名未必為人致力士人心計久切乃衣僮隸之服詣山拜之願得執薪水之役於席下道士喜留置子弟中誨以讀經畫夕祇事左右顧指如意歷兩月久覺其與常隸別呼扣所從求始再拜謝過以實白之道士笑曰世間那有醫不得的病汝示以脉示我總診視又笑曰汝便可下山吾亦無藥與汝但日ㇾ買好吃梨一顆如生梨已盡則取乾者泡湯飲之仍食其滓此疾當自平士人歸謹如其戒經一歲復往揚州楊醫見之驚其顏色腠澤脉息和平謂之曰君必遇異人不然豈有安痊之理士人以告楊立具衣冠焚香望茅山設拜蓋自咎其學之未至也比夢瓚言載醫者趙鄂云一朝士危疾只有一法請剩吃消梨不限多少如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用其言遂愈此意正同

黃顏兄弟

吳郡黃顏兄弟從事科舉顏元名其父梦人告曰汝子若以顏名為必遂意即從之是歲獲鄉薦来春擢第至次舉叔季將試父又梦人使一子亦名顏覺而相與語以為安有兄弟三人同名之理後再入梦於是析顏字為二叔名彦禹季名貢果同榜登第王順伯李仲詩皆與顏之孫作疑作甥

平陽王夔

永加士人或梦至大山下見宫宇謁訟神正中坐而緑袍判官持文書前白曰呈今年舉人解榜士人偏而觀之僅見王夔二字判官指之曰此平陽王廷用也士人固與廷用善荅曰彼不名夔判官曰須用改名乃可梦者覺而喜以書告之使更名廷用曰士子得失蓋自有命存豈應信他人一梦不肯改旬日夢復如初又以三判頗怒曰王秀才執志頑悍如此我必要他改了梦者以屢遭沮郤不復言會秋闈不遠舉人各納試卷連粘家狀廷用手寫十紙皆錯誤不堪用矍然而悟即書為夔一上中選繼登第於丁丑王十朋牓中右四事王順伯說

陽春縣

嶺南大底皆瘴毒而春州最甚自唐以來北客謫徙者罕得生還本朝廢為陽春縣以隸南恩州蓋既為一邑則士大夫竄逐罪囚令如滿三年許不用舉主由選階改京秩去者莫得歸然貪嗜榮進率冒昧以

往唯淳熙中莆田葉元卞獨終更興妻室無恙而家人子盡死一婢正病臥于別室夜聞其呻吟聲俄如唉問疾由近喘擁之狀迨旦視之乃自縊于梁梁去床猶丈許無楷梯可升蓋從前不善終者從而為厲非專以瘴而隕命也餘千鍾宏為惠州歸善巡檢時正覩其事葉令子昂丞相之姪也

汪氏庵僧

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惠供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謀念於供事自守不為它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葵之於近山元有大楮樹蓊茂扶踈數月後頓以枯死經雨生菌汪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光潔采而啖之主人用常法煠治味殊香甘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旦復然源源不窮至於三秋浸浸聞於外或持錢來求輟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墻闌護之鄰人嫉憤夜半踰墻入將空其根枿楮忽作人言曰此非尔所得食強取之必受災殃我即昔時庵主也坐虛受供施不知慙愧身歿之後冥司罰為菌蕈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為薪資福院僧昷章說

希韓大正

梁起道知虔州有王宗愈者由大理丞坐事送吏部注雩都知縣初到詣郡參謁即畢當趨下廊循而出梁以其方為朝士且與之有舊留吏升車王弊避不敢梁呼其字曰希韓不須如此言之再三客將意其為官稱即傳聲曰請希韓上轎客主皆解頹梁雖賦性嚴毅而察其愚野不之問李正之提點坑冶巡歷廣西過長沙郡僚具迎牘稱曰提點大正蓋不知其名而亦誤以為官稱若寺正之類者李怒移文潭府治諸曹書吏時張欽夫居于潭其緘亦如是府主劉共甫誚之曰他人容或不曉君何為尔張愧笑及李至引咎謝不敏焉

小樓燭花詞

紹興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尚早同試者何作善伯明徐摶升甫相率游市時族叔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同行因至抱劒街伯明素與名倡孫小九未往遂拉訪其家置酒於小樓夜月如晝正臨欄凡焫兩燭

結花絮然若連珠孫倡固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為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寔且為它日一段佳話遂取吴戩五幅寘于卓上升甫賢(應)舜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筆作浣溪沙一闋曰草草杯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覓句要奇新黛淺波嬌情脉脉雲輕柳弱意真從今風月屬閑人衆傳觀歎賞獨恨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曰綺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葱葱姮娥相對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揖東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為君設也已而予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

南康戲語

汪仲加謫南康寓廈僧舍嘗招郡僚宴集官倡咸在有姓楊及李者於群輩中藝色差可承理椽主李户椽主楊席間時時相與嘲戲理椽顧謂户曰尔愛其羊我愛其禮固載之魯論無用相笑也坐客哂之而此諸客何為悉集于此對曰並是累年以前做通判者各終于任所故魂魄無歸棲泊度日聞尊官来相求見趙又曰汝復何人曰亦故客將今已死矣趙曰客既多若一番相見無緣欵曲汝自以先後之序逐一為吾延請吏拱手曰諾於是引一客至趙揖以審當局者迷衆擊節嗟賞以為名對各為之滿引一觴一時戲語遂為風流清話

泗洲邸怍

安定郡王趙德麟建炎初自京師挈家東下邸泗洲北城於驛邸憩宿薄晚呼索熟水即有妾應聲捧杯以進而用紫盖頭覆其首趙曰汝輩既在室中何必如是自為揭之乃枯骨耳趙畧無怖容連批其頰曰我家不是無人使要尔怪鬼何用叱使去掩用而滅趙不以語家人留駐竟夕天明始登塗

汀州通判

紹興中宗室忘其名當竄汝為乱後添差汀州通判無官舍可居暫寓推官廳吏士多言有怪偶正員缺因暫寓其處此廳正自有七姑子之擾方冬初薄寒獨坐火閣内忽有吏捧十余刺納謁視其官位姓名皆称前任通判汀州軍州事趙生心知為厲扣吏曰此諸客何為悉集于此對曰並是累年以前做通判者各終于任所故魂魄無歸棲泊度日聞尊官来相率求見趙又曰汝復何人曰亦故客將今已死矣趙曰客既多若一番相見無緣欵曲汝自以先後之序逐一為吾延請吏拱手曰諾於是引一客至趙揖以

為賓礼歷詢其鄉里并所歷官今眷屬安在客如言對荅殊不他談頃客告退再一客如前語之盡十人乃遍謝曰日晚茶酒兵不在不得具茶湯且無由報謁幸勿責笑皆唯唯揖別已而寂然人謂趙以田一生人而對十鬼其膽勇可敬祿位當未艾也然自從汀五年僅得某州某通判卒古二事王季先說

張三娘

德興醫者葉吉甫妻張氏行第三乾道中暴得熱疾卒未斂復甦云被一公皂追去行郊野間杳杳冥冥莫知處所久而到一官府趍赴庭下立一貴人正中坐皂通呈文書貴人振怒命捽皂於地一獄卒以荊杖訊其足叱曰我本令汝追樂平縣金山鄉許門張氏三娘今乃差悞何也此婦人合更有一紀壽生两男豈得遽引来即別遣人送還我遂寤吉甫喜極其再生而不暇詢許門之事後張氏果誕两男恰十二年乃亡吉甫今尚在

樂平民

樂平縣押録梁傑有罪為刑獄使者逮送州院死于一獄市民為證左者相繼亦以疫隕既而兩經檢驗廂卒用葦席束尸埋諸芝山寺乱冢之側越三日寺僧到彼處見所瘞土外露下一手白於衆命僕啟之則已活扶出外與之湯粥民家、然畧不能說所見但云若夢中雖然復得為人而面色前如梔蠟殊無血液滋潤四体皆黑泊還家其妻以為他人所擾不復肯歸元夫此民棲、行乞至今猶存

眉壽庵僕妻

樂平何衝程國老自作生塋築庵舍名之曰眉壽寺僧主之其後僧去只令一僕挈家居其中僕出田間歸時已黄昏不見厥妻呼外人遍徃尋訪山岩榛莽無處不至倦極而反悶睡未熟聞攔教内似有人轉動啾唧之聲審听之則妻也急燭火登梯登壁取之正卧于笪上四傍無隙縫雖鼠雀不可入扣妻所見蚩、不能言後亦無他右三事余景度說

上官醫

醫者上官彦成本邵武人自称北京駐泊云宣和中在京中試鐵免得翰林醫學轉至副使皆妄也乾道初来鄱陽其技亦平平而能實言宗室公頤頗滑稽善謔因坐群客次有言某人病勢可慮一客云可招上官駐泊公頤蹙言曰上官来則下官去矣坐皆笑倒蓋州郡每日申時兵校交番其當置軍員必大聲

曰上番來當下者繼之曰下番去故用此以為戲彥
成聞而甚病其語聲譽日削焉

夷堅支景卷第八　　校

夷堅支景卷第九十二事

王縣尉小箱

呂叔炤為太平宰攝尉王生黑板箱并他篋數隻寄與呂宰但以為鼠拘席嚇之失壞言之于再于三而未已呂宰受其託為寘諸床內板閣上初時聞其中呫囁窸窣則至箱鎖處向外對南久之急面壁為妻妾移動復止之明日又橫轉南北向始微怪訝數月後王生來即取去且求一舟至江津徐扣其所留乃在邑日與一倡密暱未幾倡死王親詣瘞所焚化其柩而包燼骨著小函箱中所貯蓋此也是日拋於江流則向來現小怪者為倡鬼無疑呂氏追思悚漸撤去板閣忽忽若有所覩叔炤說不欲書王名

建康三聖廟

建康土俗多事三聖所在立廟而塑像唯一軀莫知為何神靈威頗著吏民奉之尤謹句容縣一庙在丞厅大門內之東每歲春月邑人祭享而至宰猪烹羊往來必經廷下從朝至暮叫呶冗雜紹熙辛亥吳人顏景晏為丞欲塞其戶吏卒交勸以為必興禍殃顏勉為止次年竟不奈其喧乃築短垣於傍以限之自

是出入者必迂枉經吏舍後轉而之庙前來者視舊日益少矣顏將滿秩求檄還家時甲寅六月也縣人詣庙焚香告曰言前所以斷隔祭祀皆顏縣丞之意願勿以為吾民罪顏到家忽病泄喇一夕而卒顏名叔平曾子侍郎之子蔭補登科年少雋爽遷至隕命士友嗟惜豈其受命於天而為一神所夭奪得非偶然邪江寧尉司一庙亦如此凡居官者至必礼謁丹陽劉平國宰獨不肯加敬每轎過其前旦舉袖掩面一弟隨侍未免以小疾終妻陶氏懷妊而病梦神言汝夫無礼於我我已取厥弟苟無不悛當復取汝陶氏以告劉劉不之信陶果死劉始悔惧躬往禱謝乃已

范成績

范成績石湖參政弟也賦性禁暴每從其兄君藩方輒為所困紹熙甲寅為建康通判冬至之夕庖妾報鼈鳴一家皆惧欲求僧巫禳謝置不問既而益甚至或嗥吼作雞犬百禽之聲其音響厲外間悉聞之范親以刀破其鼈即日聲出釜中又碎釜毀皂於是諸惟互相正對客坐卓椅昂然自舉烘爐奮而行蹴之不仆舞躍自若凡擾擾数月習慣為常次年四月八日與同僚在都廳忽覺疾眩不堪車僅到家唉中涎如泉湧咿嗄有聲其家人云全與向来相似衆醫切脉下藥皆不可納俄大叫一聲而殂

陳待制

陳元承待制桶閩中人天資好道紹興中常從韓蘄王宣撫幕後為秦丞相所惡屏處累歲遂絶意宦途誅茅結屋於句容大茅峯之南盡屏妻妾築八卦臺晨夕朝礼星斗暇則存神内視恬澹寡慾買田数十畝於山下以贍方外游士每歲春二月大茅君生朝士庶道流輻輳凡宫觀十七所供醮無虚席惟山北元符萬寧宫香火最盛陳日往致敬逢一客頎然而長碧眼方瞳標韻洒落衣褵華衣持八角扇遮道化緣陳篋中有崇寧大錢一文即投與之客欣然接取既而曰君與我錢我不可無報復以得錢付陳陳訝而視之則成两錢矣回顧客以不見及還庵取出皆金色錢也益大驚異是夜梦其人來告曰予乃呂洞賓以子有仙資故相戲耳子學道之志雖切而及物之功未著盍勉之因教以服氣煉真飛符治疾之法且約三十年後復相見陳既寤絶不茹葷飲酒習行

天心正法奇崇異訣殃得其符水立愈又為人行持默醮効驗甚多山居歷歲步武輕健如飛道俗翕然歸重秦亡之後當軸者與之故舊勸其復出始猶執志拒卻竟奪於子侄之請即家奉祠劉信叔制置江淮以為參議官旋一再典州還元職道心益怠方術不復驗暮年仍蓄姬妾腰背皆龍鍾視听晦昧了非昔比因入浴熾炭於傍髣髴見神叱責遂墮爐中半身灼爛以死其猶壻李默紹熙末為句容主簿為人言古三事余忠卿楫思說

林夫人廟

興化軍境內地名海口舊有林夫人廟莫知何年所立室宇不甚廣大而靈異素著凡賈客入海必到禱祠下求杯珓陰護乃敢行蓋常有至大洋遇惡風而遥望百拜乞憐見神出現於檣竿者里中豪民吳翁育山林甚盛深衷滿谷一客來指某處欲買吳許之而需錢三千緡客酬以三百吳笑曰君來求市而十分償一是玩我也無由可諧客即去是夕大風雨至旦吳民啓户則三百千錢整疊于地正疑駭次外人來報昨客所議之木已大半倒折走往視其見存者每皮上皆寫林夫人三字始悟神物所為亟携香楮詣廟瞻謝見郡木多有運至于廟埧者意神欲之遂舉此山之植悉以獻仍輦元直還主廟人助其營建之費遠近聞者紛然而來一老毗家最富獨慳吝只施三万衆以為大薄請益之弗听及遣僕負錢来門如重物壓肩背不能移足惶惧悔過立增為百萬新廟不日而成為屋数百間堂寵偉棲閣崇麗金甲於閩中云

謝樞密夢

謝子肅台州臨海人元名其為舉子時夢人告曰君若改名某則小吉名深甫則大吉紹興己卯歲先用某名赴州學春補教授金華季翔喜其文既中選自是月書夢考連占前例及應學試始更為深甫己而不利至壬午秋復然私自笑曰鬼神戲我如是豈非當止於州學生乎乾道乙酉歲議別更名逼期復夢前人告曰終不成這田又不得驚而寤仍以深甫投牒遂預計偕明年登第久之夢一卒如皇城親事快行家者携一牌刻曰御史中丞紹熙初謝自左史尹臨安鄉人或聞昨夢語其友曰此去獨坐不遠矣蓋以其嘗為諫官也友荅曰吾所知一士子夢得省牓一冊乃市井遂急印賣者其上列人姓名盈版而謝

公在爲於名下白書刊一相字若墨刻以是推之中
丞不足賀也繼而果拜此官擢登樞密相位固可涉
級而進也

丁逢及第

常州士人丁逢端叔紹熙二十九年梦人告曰汝若
逢丁可則可第矣覺而改名為逢是歲秋闈不利乃
嘆曰安得有人姓丁而名可者吾必不第如是又兩
舉至隆興元年省牓出果有天台丁可姓名雖切自
喜然度其調官須次尚猶數載未必出其銜鑑之下
乾道元年秋試丁可待缺家居漕使念其貧檄為常
州考試官逢洒然自慶知必中程而可於貢院被病
先出逢大失望迨揭牓乃在選中後謁謝主司諸人
皆言丁主簿臨去時手持一卷程文授吾輩云自得
此卷便擬寘諸前列會以疾不克如志願諸同院勿
遺此人可雖死不憾及會卷之際各有所主不暇為
它人計適點檢一卷試犯諱當黜倉卒難訪尋遂以
充數蓋吾子也逢始以昔梦告之（右二事宋之瑞伯嘉說）

李三妻

饒州市人李三妻楊氏郡吏之女也紹熙五年春染
時疾招里醫鄭莊治療未愈數日後忽矍然起坐語
言舉止若男子呼李生曰吾為中堂神王汝家從來
香火嚴潔吾念汝至誠閒婦病困故來相救可喚醫
者來少頃醫來楊斥其姓名莊怒曰何得遽尔見輕
楊曰我是神道如何叫汝姓名不得汝平日用附子
入藥暗損了人姓命復敢然邪莊拒以未常用楊曰
昨日所下某散實有之而欺我何也莊始悚怖又曰
便煑竹葉石膏湯飲之使我至少緩已無及矣莊辭
曰不知此藥所用凡種楊大怒叱之曰醫人不識此
个藥方真可笑即歷舉名品分兩無分毫差莊於是
以一服進接而飲之飲訖冥然就睡及醒再服一杯
明日遂安次年春又病亦有憑附者自称張大王而
所言畧不效但時時注視桃窓破紙處李疑其異揭
紙視之乃畫家寫一神像未竟者亟焚諸城上病旋
愈

丘昺入冥

宜黃人丘昺病困中為二吏持服逮去至官府諸吏
駢例廷下俟主者出坐引而前旋呼一女子手挾涼
衫脚曳長帛若與丘有所證口未及言而肩傍自有
咄咄與女辯者女詞屈吏命之去其纏帛扯其衫上
默悟乃少年日與此女雜居朝夕往來因與之合後

嫁富家某氏子多以其貲布施道釋未數年而死冥
司課其功宜受男身但有舊與上淫通事須得直乃
可故逮上以證上未言而傍咄者曲折已白蓋向時
私意實出於女女坐是不得轉男女既麾去上方辞
行見吏呈文書探首窺之全如世間州縣追引列人
姓名二百余不能識僅即見兩郭氏字吏遽掩之顧
卒道上出牴大門則已揭示一榜曰某人曰某人其弟
在焉名下注十七日字未後繫街乃里中新逝官員
署押官称殊與世異届中途導卒松禱曰他人到此
必有賄贈君那得無上曰吾固貧士來時不持一文
錢何以為謝卒曰候君還家請道士誦度人經百遍
兄矣上許之恍然而寤則已死一日家人環泣具棺
衾寺僧擊無常鍾聲歷歷在耳為母妻言之喜其復
生而母妻皆郭氏也愀然不樂越數日同時卧病不
起弟果以十七日亡

姚宋佐

姚宋佐椰州人乾道八年登第為静江府教授能詩
文頗擅名其鄉而舉措多失之軽易嘗赴経畧司幹
官宴席坐客受勧觴遍當的主人姚見酒黒色而侍
妾所執樽又非遠所用者疑為紫蘇水作色而起曰
客則飲酒主人則飲水何哉主人曰此亦酒也安得
得有二姚以所疑對主人笑謝不然終不之信別酌
以酔之而自掠取所斟者一飲而進始知是酒但云
比向來者味差醇未免覺腹大痛急歸俄臓府洞下
継之以血旦而死一城皆傳姚教授遭経幹所毒府
帥深疑為諸彼方有京削之請而為姚所先悉恨必
出於此即劾罷之矣乃審其實蓋執樽之妾本顓房
擅愛其後寵稍替将不利於主公故實毒藥於中而
姚擅臂掇其禍帥逮此妾鞭殺之幹官終亦病廢

熊雷州

崇仁熊某通判廣府設守雷州至之日吏曰當致敬
雷廟熊曰吾知有社稷山川之神學宮之祀而已烏
有於雷祠言未訖烈風驟雨震霆飛電四合而起一
横板從空墜前取観之乃其家以限倉户者所題則
熊手筆不勝恐急致香帛謁謝續馳書質家人果以
其日失此板竟没于郡予在西夜時曽行雷神加封
制其廟曰顯震其神曰威徳昭顯王其廟神土地曰
協應侯然則名載祀典渠可忽哉

丘秀才

撫州民張生以財雄鄉閭訟輒得勝所居茲龜嶺其

田輿艾氏鄰當歲旱陂塘涸攘艾水以溉灌因致爭毆傷艾僕交訴于郡縣累歲不得直一漕使至艾往披訴詑以事付清強官且輿張共約立罪賞詑以今所定為擾無問是否彼此勿得再言漕委宜黄丞邑士丘秀才善于丞受艾餌往禱丞先入吏語置不領丘陳情以告曰此無畧君得而吾所白理正如是願君平心處之使滯屈獲伸吾亦可以少露補助於計為兩得丞為之感動如其請裁決以報張氏三僕逮繫獄姓李者病死二受杖張憤甚而不可復競唯歲設僧供列具其事若詛呪然淳熙丁未張竟快、以終丘秀才就館於鄉豪正對主人對坐忽嗇騰如分辯狀久之始言吾且死矣適被吏追我至一王者居見張老季及僕索命使称舊名喚吾前吾拱曰自名為某與所指不同可證其妄王令訊張李呼叫曰果此人不謬吾執前說仍引去年秋試中待補生為驗言未已一吏員大簿前題曰丙午年諸州軍待補簿檢視至撫州有今姓名張李曰汝斷送我命何得以改名故輒欺冥王使釋兩人而張引吾听判語吏讀示云本界土地契勘限十五日到吾楫退遂得蘇因念雖以計獲寬度必不免求解館歸訣妻孥主人强留之言覺其氣息奄奄迨而卒右四事吳興永仲說

當作快：

夷堅支景卷第九　校

姚尚書

姚尚書祐字伯受湖州安吉寒儒也偕其兄依富室館第富翁擇葬地延一客名術者於家使寓宿書館因與姚善翁嘗與之行視某處山以為不堪用既改卜矣它日再往則秀氣呈露儼然佳城念前語之失曰君從主人求之俟得之指穴弗敢言密以告二姚以告所謂某處者翁家山也姚方居父喪乃從容請於翁翁曰吾初心亦欲為先生求一佳地今幸可用吾復何辭客又語姚此翁倘悔之將必爭必須力立券乃可既定客引姚縱觀而謂之曰此地兩處皆有穴若就上穴則二君服闋後即登科駸、要津特患壽數不能長若就下穴則奮發登稍遲至三十年後乃盛可出執政耳二者唯所擇姚曰吾方貧困朝夕無以糊口奚得食祿足矣何暇遠意三十年外乎願處其上客曰然則姑嘗之異時總小振如吾言邦徙而下亦可但不復有執政耳遂如之已而兄弟聯第名卒于州通判思容曩說而惧且伯受為附符寶郎伯兄所瀆於是謁造迂塗洎啓壙水數梦亡父衣裳為水盈其中其熱如湯伯受至礼部尚書丁母憂後出鎮太原以鄉縣小吏造冢逼持服詔提舉上清寶録宮成而止尋卒王順伯說。

侍其如岡

豫章寓士侍其如岡就館初家慶元、年當赴秋試現一道人側面立身潔白而示於人皆謂耳目聞見怪越二日又變作正面而求怪為如岡始惧以書刀刮去之心切自念吾適試期而有此異豈非佳兆乎計音耒限期親百日制不獲入試一時之應乃若此而赤未所有或以為祥或以為行貌益明於是以為祥者正荧惑不自定而其叔父於臨安監打套局門朱德中元後左手大指甲上忽生一眼初如粟粒而眉目悉具如繪畫狀驚懼不已請解官凡前後三議除丞轄輒不

趙積智

趙再可思侍郎有子八人皆好學多預薦送第六子積智尤孜、讀書獨屡試弗効居常抑鬱不樂紹熙三年從其父在桂林時年三十八矣當就鄰路湖南轉運使試家素事張王神默禱求助梦夜月如銀輪下亦可但不復有執政耳遂如之已而兄弟聯第名卒于州通判思容曩說而惧且於策朝夕思念其意忽若有省告其兄弟曰月中有父於即改名用是歲遂貢內大書一中字既覺志之中字唯用字實應之即白名春闈雖不利而中太學

補選以覃霈免乙卯舉持未可量云

婆惜響卜

括蒼何湛叔存清源王曾孫也淳熙丁未赴省試館于三橋旅邸揭牓之夕遣僕探候久而不至有憂色因率同輩登轎听響卜駐足未定聞河畔婦人叫呼曰婆惜你得、、蓋吳人慍怒欲行打罵之詞俗謂之受記非吉兆也湛獨喜亟還曰可賀我矣同輩曰叔存作意听響卜而連四得字夫復無疑湛曰不特此也吾小名正婆惜衆皆喜方買酒欲飲而僕至果中前列

李氏二童

李元佐宰南城嘗挈家游麻姑山諸子尚少挾隨行二童登齋雲亭覩山間花蝶翻飛可愛令撲之童入林越深屢久不返呼之莫應走白于父遣吏卒入山遍索移晷方出但云迷路而不言所以後月余諸子見童着新衣又常、置酒肉相對飲啗心疑之恐其為盜縛詰之始曰向者撲蝶時遇一道士手提頭巾嗅我至所居見屋宇華麗風物清絶不似人境命童煎茶將飲我未至而聞呼聲急乃奔歸道士擲一物與我拾取視之田顧間人屋俱失竊喜而不敢說持銀賣與市鋪其重十兩得錢二十二千就寄鋪中時取以供衣食費諸子未之信詢諸鋪實然元佐謂其銀仙家物蓋必異於常品欲以元直取之鋪人云為過客買去矣後訪之仙都黃冠皆云手提巾者紫陽鄧真人也始知二童有所遇是歲紹興癸酉及丙子年李解縣印相繼佚去莫究所之其一福童者姓戴其一壽童者姓傅皆南康人也

公安木手

江陵公安縣一寺甚雄偉所事神俗称二聖曰青葉髻如來曰樓至德如來靈効彰著者紹興初蜀僧懶斗者主此寺以殿柱朽壞欲易之聞遠村巨室有豫章大木遣其徒往問主人索高價不可攜懶牛將自來未及行知客僧乃引其人至云向者承需木方擬布施而來介遷還次日木上忽生一枒大類如來手今豈敢靳願于二佛前焚香敬白以明初心如其言既伐木而奉其枝龕於藏殿卓上指甲節節視像手無小異云

鄭二殺子

武陵民張二嫁女招鄰里會飲鄭二夫婦預焉鄭妻素與王和尚者通人多知之酒酣後偶墮箸于地張

妻戲曰定有好事鄭妻笑問故曰別無好事只是光頭子一坐譁然鄭已不堪俄有外人喚之出附耳語而去衆問為誰曰王閘黎典架渠在我處將監來贖衆又大笑鄭夫妻大怒捨去鄭張皆義勇民兵鄭歸取所佩刀再至張門吐呶張不勝憤、曰你家做如此事我請你酒食却提刀上門罵我亦拔刀逐之鄭愈怒其子八九歲卧于凳上、捽其首斷臂折裂膾以死而大呼投里正言張二殺我兒里正捕繫張仍飛報縣主簿李大東攝令事檄巡檢驗實張言了不知鄭子致死之因而鄭妻守尸拊膺哭云只有一子為夫所殺將以圖賴張二於是兩家悉對獄鄭坐殺子誣人黜流遠郡張夫婦受杖鄭妻王僧伏姦罪杖眷以酒席言譚之故致禍如此

陳長三

武陵細民張道僧少失父母獨與祖母霍氏居年才十三四而頗孝謹紹熙辛亥之冬久雨雪方霽張出溪邊見魚遊歸取釣垂釣得一魚喜甚串以行抄將還溪西鐵爐下人陳長三望見度水求之張辭以欲歸遺婆陳曰隨我到爐下以百錢償汝又不可陳徑攜魚去張亦渡溪追躡至岸挽陳衣紛競不解兩人俱墜水陳長身豐偉跨張腹壓之且捽其頭捶其項岸上聞叫呼聲急趨救張正負痛欲脫從下舉足起適中陳隱處陳立死里正執張詰縣獄成赴府、守永加劉立義閱其牘曰此無罪人也即援王荊公斷鬬鶉事書判曰公取竊取皆為盜道僧得魚而長三彊取之盜也誘之過溪而取之壓之水而猶不置時窮冬凝寒道僧疲弱少緩且死道僧以足踢之偶中其隱而死是盜與失主所殺耳道僧無罪召保知在其申提點刑獄司及省寺竟從所斷陳氏之人亦無詞人謂長三之勇何止勝道僧十倍而恃力以逞天實誅之云

商德正羊

淳熙十三年冬隆興進賢縣舒致政以生羊饋府事商德正留家旬日送往塔園豢明年夏貨之於屠者孔生木于東湖傍至初冬將殺之忽失所在是日正午德正在家見一羊自外奔入至堂而跪為赴憩哀鳴之狀已而喘卧厨中認其為元物呼詢乳屠得其事歎曰羊向者来此少日即去今相隔一年吾所居升平坊距塔園五里中間岐路不易識而能逃死就生如是豈冥冥有神使之然以警世耶即還元直而

存之郡人盧國英為作嗟羊記又三年羊死瘞之塔園因與寓客田潁叔語如此其夕夢抵西山朱橋莊遇婦人襁乳兒來拜曰兒被公恩今得為丁家子敢不敬謝翌旦往審之耕僕丁氏果以羊死之日生男子潁叔又為之記

簡坊大蕈

進賢縣簡坊市皆諸簡所居田僕趙三每日入山采新慶元丁年七月久雨乍晴持斧至山顛見巨松下一大蕈其徑一尺八寸摘歸誇語鄰里以為平生所摘未見酒肆王翁尤異之謂曰我與尔錢尔以與我將挂於店外以誇飲客趙許而嫌所酌之薄與妻言蕈如許大而王公只肯還五十錢不如我一家自飽傍人亦以贊即分擘洗滌和米加味作膞喚妻子婦孫均食訖乃就寢未及交睫皆覺痛雷鳴競奏俱到明盡死獨一孫數歲以嘔吐得免簡氏為牧育之蕈之有毒固多此禍一何慘也王翁家與酒客亦危矣

而旋轉不止置之蓬頂亦然波濤旋覺洶湧謂為怪擲之岸上以棹扣擊聲徹雲漢而旋轉愈甚因投腐魚實之猶不止乃弃之水中明年春主僧清顯方聞之募衆漁訪索得於別浦但經魚汙處不復光唯脣間尚可燭鬚眉聲雖清揚終不如向来也

向仲堪

樂平向仲堪字元仲紹興十一年通判洪州府帥梁揚祖侍郎峻於治盜嘗有殺人盜委審向問吏以成牘来問盜所在對曰彼以伏罪倒不親引恐開其反覆之端但占位書名足矣向曰人命至重安得不見而詢之幹官趙不係譜于梁梁召向責其生事向曰如帥司即日徑誅之何必審實既付之獄則當准式先引問若無罪而就死地想仁人不忍為也梁感悟遂意其問果平人耳遂得釋後自池州赴調宿留旅邸一疾瀕於危殆夢至殿宇間聞王者云向仲堪有治獄陰德特延半紀既覺浸以安愈詣天慶觀啓醮筵以謝再生其青詞自述云頃既罹於重患忽得梦於良宵覩玉嶺之無涯恍身歷貢都之邃續龜年而為永親覺聞帝語之詳旋復二處州終於官距梦時正六年數也

復州銅磬

復州乾明寺四隅皆湖紹熙辛亥漁人舉網得古銅磬泥土游蝕方就水措滌寸許其光赫然透照腸胃

公安藥方

向友正元仲之子也淳熙八年為江陵長使攝公安令癰發于胷臆間極痛半歲弗愈嘗浴罷痛甚委頓而卧似梦非梦見一偉丈夫長鬚巨目執拂塵披衫微揖而坐傳藥方與之曰用末藥尔姜乳香三味以酒煎服之且言桃源許軫知縣亦録此方但不用尔姜若欲速效宜服此友正敬謝即如其言不終劑而瘥後詣玉泉禱雨瞻壽亭關王像蓋所感梦者因繪祀於家

向友正

向友正紹熙四年為復州推官五年正月十五日夜月不甚明其子彦章見舍後一黑物長丈餘以為木影也俄而少動因叱之逡巡而隱明日白其父曰翁翁在贛時我夜讀書窓下月明皎然覩一影甚巨自隙窺之乃極長黑人腰與簷齊怖而就寢既而翁捐館今無乃類此乎後九日友正無疾而卒先是孔目官任遜死已十餘歲是日遜妻見故父憤履袍笏疾趨過門全如生時形貌邀之還舍辭曰吾今為西祠判官適乎惠神王以推官嚴明使召之汝姑少待至二更後復來扣門語曰向公非人間可留必別除命我行亦不容緩矣遂去俄而向亡

劉之翰

田世輔為金州都統制荆南人劉之翰者待峽州遠安主簿關作水調歌頭詞献之曰凉露洗金井一葉下梧桐謫仙浪游何事華髮作詩翁烏帽簫疎一副坐對清泉白石嬌首撫長松獨鶴歸来晚聲在碧霄中神仙宅留玉節駐金戝黔南一道十万貔虎控雕弓突折碧荷倒影自喝采芰新曲詞句滿秋風劒佩八千歲長入大明宮田覧之大喜致書約来金城欲厚加資給之翰遽亡明年田出閱武見之翰立道左泣曰人鬼殊塗公能恤吾家亦足表踐言之義忽不見田大驚異亟送千緡與其孤

夷堅支丁序

稗官小說家言不必信固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自春秋三傳則有之矣又況乎列禦寇惠施莊周庚桑楚諸子汪洋寓言者哉夷堅諸志皆得之傳聞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聲牙眸奐予蓋自知之支丁既成姑摭其數端以證異如合州吳唐擢紹興丁丑科襄陽劉過擢淳熙乙未科考之登科記則非也永嘉張愿得海山一巨竹而蕃商與錢五千緡上饒朱氏得一水精石而苑匠與錢九千緡明州王生證果寺所遇乃與嵊縣山庵事相類蜀僧智則代趙安化之死世安有死而可代者蘄州四祖塔石碣為郭景純所誌而景純亡於東晉之初距是時二百餘歲矣凡此諸事實為可議予既悉書之而約畧表其說於下愛奇之過一至於斯讀者曲而暢之勿以辭害意可也慶元二年三月十九日序

夷堅支丁目錄

卷第一十二事

南康神惠廟碑　王百娘
徐凝載禱子　建康太和古墓
三趙失舟　德興潭魚
楊戩毀寺　禁中涼殿
韓莊敏食驢　郭大夫
王大卿　營道孝婦

卷第二十四事

小陳留旅舍女　燕太尉樓
吳庚登科　顧百一
黃衣婦人　安妾柔奴
盛八總幹　大善寺白衣人
圓潭墜鍾　張次山妻
范之岡妻　張承事女
龍谿巨蟹　朱巨川

卷第三十七事

如皎鹿母　石城廟神
陳恭公祖墓　廖氏魚塘
李氏紅蛇　海山異竹

寶華鍾
人魚飼脊烏
圓真僧粥
鄭行婆
祈王龍釵
張四海蜘
卷第四十五事
林子元
書吏江佐
治湯火呪
許成悖母
丘岑食簞
王益之
武昌客舍虎
江莊敏宅
卷第五十四事
潘見鬼理冥
夏巨源
蛇墓瘟
建康空宅
夷堅志 支丁序 支丁目録
阮公明
卞山佑聖宮
虞一殺螺
嘉興道人
班固入梦
楊九巡
張妖婦巫
袁娼妍
袁廿九
繆夫人
朱四客
黄狀元
義烏孫道
黙縣道上婦人
李晉仁啫様
卷第六十一事
上饒徐氏女
陳六官人
成都趙郡王
烏江魏宰
永康太守
施德遠梦
卷第七十三事
張元善水厄
郭節士
三將軍
張方兩家酒
靈山水精
馮資州壻
丁混科名
卷第八十四事
趙三翁
海口鎮鱖魚
淮西牛商
醉石舞袖
證果寺習業
阿徐入冥
劉改之教授
南陵仙隱客
成都鬼哭
四祖塔
金部郎中
信州鹿鳴燕
餘干譚家蠶
郭教授
蕪湖龍祠
潘見鬼卜
李朝散
蜀梁二虎
饒風鋪兵
建昌士人

潭州都監
陳堯咨梦
宋提舉侍姬
王甎工虱異
西湖判官
陶太尉庙
卷第九十一事
戚彦廣女
鹽城周氏女
清風橋婦人
王直夫
楚州癡僧後記
潘謖叔
卷第十十二事
鍾離翁詩
櫻桃園法師
江右掃庙
蜀獮猴皮
鄭道人
張聖者
范斗南妾
龍溪縣祟
劉監巫
王七六僧伽
周女買花
仇邦俊家
陳靖寶
單志遠
淮陰張生妻
寶致遠
張二姐
潘元寧鼈梦
李夢且兄弟
平陽杜鵑花
王左承進用
王待晨
陳元紫姑詩

南康神惠廟碑

大觀三年秋長樂陸端信蘊自太常少卿坐議原廟不合謫為虔州瑞金令其弟端礼藻在京局亦丐去得武夷冲佑觀隨之官是歲九月戊子夜梦檥舟江皐登北岸見堂殿崇深一丈夫衣冠甚偉前揖曰吾順濟王也子何為至此然吾祠宇方興子當為吾記仍書之藻逡巡謝曰欲作記須刻石此無碑材欲書則字畫不工且名字湮微不足為重乃以中朝達官與人接僅識字每有所欲但於紙上書之陳批諭使投誠觀音大士與或慈憐因晨夕礼拜不怠每假寐如入定狀乃見瑞巖瑞相訓誨奉持、且勸以作礼西方阿彌陀佛乃親授四句偈語偈曰淨土周沙界云何獨礼西但能回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持誦曾未踰月二患頓愈元不假醫藥之力陳謂其一念純至應荅如響為鋟板以廣其傳

徐熙載禱子

樂平徐熙載只有一子以淳熙甲午歲八月二十四日亡明年徐寓舒州宿松令鍾炤之館舍值子初暮詣南臺寺供佛長老宗悟陞坐為舉唐顧況之子非邑民来告蜿蜒之物見於橋者三日矣請各献地創為神惠廟以奉王靈三月甲子相地越十日甲戌神見於祠所於是廟成藻念昔歲之梦王云南康蓋今泜官之處其所建立乃江之北岸也遂為作記以八月丙午立石於廟中石刓敝不耐久淳熙十三年知縣李秩重刻之今見存事見陸碑

王百娘

明州王氏女百娘少孤寡無依其舅陳安行舍人每携以之官連歲苦疾疢紹熙三年夏忽患瘖聾不能與人接僅識字每有所欲但於紙上書之陳批諭使

熊再生為顧氏子之事且云吾有觀音聖相極靈異今以相授能刊板印施必獲報格徐敬而受之携歸書齋鍾令為喚匠者於郡城踰月方至啓像匣視之已有黃蜂作三土窠如龍眼大其子同時飛出二巨者甚健一細者甚弱纔不能相追隨鍾令喜曰蜾蠃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舜俞它日當生有三丈夫子矣明年果以八月二十四日生男名曰伯仁考諸考五行命書實為還魂格繼又得兩男但季子秀而不實符弱蜂之應云鍾令嘗為之序

建康太和古墓

建康屯駐中軍教場在城外其一隅有堆埠坡陀突兀相傳古墓也統制官成彥信以其妨礙毬馬奔馳且妄意冢中之藏銳欲去之夜夢一女子衣裳冠珥不似時世結束年可三十許頗皃美麗泣云妾處此八百余年矣遺骨棲、幸而得存今聞欲見發掘倘於人不至深害願止此役無使泉下起暴露之歎成覺以告同輩咸勸其罷議堅不從竟命徒削平果得冢穴其磚甓上有晉太和年月鐫記蓋海西公在位時妃嬪葬處雖骸骼不存全而粧奩鏡鑒盆杅之屬皆精金所製凡數百兩悉掩有之自以為得策未幾一阜隸從臨安來謁言見執趍走之役於甘木尉門下今此軍郭都統本太尉所引薦而近者頗忘恩背德故使我來語君託容廉其過欲行罷斥若能裒具其實上之當擢君為代成大喜信以為然厚犒之即釀織十數事示所親且其性不能謹又漏言於人郭聞之憤怒摘其罪舉劾之坐削職秩使白衣自効是時淳熙十一年景裴弟倅貳達康亦識之經十余年後帥皆謂家賊難防莫肯收置我列無由可復故物知之者以為陰譴致然所謂甘氏之隸蓋亦常、至諸軍傳達主公之意旨後以過遭逐猶冒循舊態故成生不以為欺成生故開府儀同三司閔之子記其名不甚的

三趙失舟

江東總管趙氏屴說淳熙十二年宗室中有叔姪三人自臨安調選歸其所居同邑當四五月之交共買小舟經吳興過溪中一灘日午風大作天色晦冥若有物執其柁即時淪覆幸水淺得不溺死既達岸泊不知為計俄一籠漂至前視之則叔勅誥袍鞓之屬雖遭淹浸略不汙瀕叔甚喜二姪泣曰叔已無所憂

惱柰我等何繼又一籠至二姪文書在焉日已暮投宿村舍凌晨徒步而出見田父荷鉏治地望其倉皇愁窘問之告以故父曰盍往問趙法師可知底蘊也且語其處居遂行訪之亦宗室素相善者趙歷扣曲折云彼處乃小、川瀆何能壞舟舡必有異吾行制神鬼術當相為考召立可見矣作法才畢鬼物已盈中群魚尾隨者十餘頭曝於泥沙不能去村民爭取家其為首者蓋向所遇田父也趙責數之仍索舟中物一一皆在悉為此鬼家屬服用若都城所買冠珥首飾則婦女掩為裝具趙怒罵曰汝既溺人舟又竊取所齎安得逃罪欲行絕治次對曰某忝為當界土地前此數日被城隍司公牒指名覆此舟諸物皆據牒交領惟三人詰命及制書非籍中所載旋送還之矣牒見存可驗矣視趙取而閱之竟無以罪於是釋使去

德興潭魚

德興縣鄉落間失名其有大潭四十年前一巨鰍出沒其中身如葦席兩領長濶每出游泳輒有小者數十從之亦各長三四尺居民見之熟不以為異某道人自江西至興居者言此物不可不去若停留更久將為里社興大災諸人倘見信肯出錢稍興我當為去之於是村疃遠近共約許以三十千道人曰吾必俟見効然後告行使采刈水蓼無問新舊乾濕悉貯於敝竹籠中凡數日所得盈岸乃舉置於潭翌日曉露坌起障塞潭面零雨零雨零、一聲震響如雷徐即開霽則自潭上削成深溝徑各數尺巨鰍由之而出赴江中群魚尾隨者十餘頭曝於泥沙不能去村民爭取以食一鄉喜賀謝錢如約付之道人受已即辭去然無有尋其鄉里姓氏者邑士張增師川親見之為景裴說右三事裴說景

楊戩毀寺

崇寧以來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廢毀先以崇夏寺地為毀中省政和中又以乾明寺為五寺三監楊戩又議取太平興國寺改為邸店及民舍以收僦直初拆其正殿痤物佛像于殿基之下至于支体破裂已而戩病亦胷腹潰析而死時中貴復有欲毀啓聖院者坐是乃止李方叔侍郎說

禁中涼殿

政和間詔於禁中之西南营一涼殿為雄屋四重數十楹既成將洎日游幸高鑰其扉甚嚴每夕命小黃門兩人守直其處時已炎暑但對寢於樸水下夜未半聞

內外喑嗚叱咄聲殊美厲竹夫人相逐躍舞不容交睫顫悸徹曉以告知省盧太尉盧弘止罷怪亦然猶未深信親往驗之才至殿外正門乾然自啓盧遽入即有人鎖其扉以至第二第三重皆然望其中燈燭輝赫寒風肅然哲宗南面坐嬪御列侍巨屏上其詞曰五日一庭趨全如大起居相公南面坐只是欠三山呼韓讀竟畧不動色徐言却是我錯了於是改令每日遇坐廳則為之揖平生嚴毅令行禁止罷不起居盧汗流載拜繼呼使前宣問曰汝來何為也對曰被旨洒掃新宮不知聖靈在此觸突天威死有余罪帝意怒不釋曰汝歸去說與官家這些个屋也不讓得與我盧曰恭頌聖旨又拜而退每出一門隨即施鎖盧明日白奏不敢盡言唯云車駕乞須未往遂虛而不居盧之孫居於豫章東湖上為客話此張才南說

韓莊敏食驢

韓莊敏丞相嗜食驢膞腸每宴客必用之或至于再三欲其脆美而腸入鼎過熟則縻爛稍失節則堅韌庖人畏刑責但生縛驢於柱才報酌酒輒施刺其腸抽腸出洗治畧賓湯中便取之調劑五味以進而持紙錢侑於門隙俟食畢放箸無語乃向空焚献焉在秦州日一客中席起更衣自公厨傍過正見驢數咆頓柱下皆已剖腸而未即死為之悚然客生於閔中常食此肉自此遂不復挂口韓平生嚴毅令行禁止罷相之後出鎮長安時藩鎮庭參之議久廢唯初到日聊一講韓會五日一為之僚吏厭苦一旦得小詩於屏上其詞曰五日一庭趨全如大起居相公南面坐只是欠三山呼韓讀竟畧不動色徐言却是我錯了於是改令每日遇坐廳則為之揖平生嚴毅令行禁止罷不起居盧汗流載拜繼呼使前宣問曰汝來何為也對曰被旨洒掃新宮不知聖靈在此觸突天威死有余罪帝意怒不釋曰汝歸去說與官家這些个屋也不讓得與我盧曰恭頌聖旨又拜而退每出一門隨即施鎖盧明日白奏不敢盡言唯云車駕乞須未往遂虛而不居盧之孫居於豫章東湖上為客話此張才南說

郭大夫

郭大任掃除和州妖祟見於庚志中其子雲居平江調知杭州於潛縣未赴上夢入書室有人授以錢數百未數升曰是君平生祿料也寤而不樂以為所享若是之薄前程事可知矣自此不復詣彼處欠之恍如有所遇寓仳離書與妻楊氏楊氏和王女也伉儷十余歲生男女三四人矣捧書悲泣莫知所為雲出居外舍累月親朋爭勸挽使歸楊氏之兄子靜樞密鎮江陵過其家取離書焚之遂然遂與妻異寢不復受俸料官期至不肯往自宣教郎積年勞數進秩當轉大夫文書到吏部趙子直為尚書持之不為上鈔曰安有卧家十五年不仕官之理符平江審其存亡陳

公亮以提刑攝府勉使到關始獲拜命閤門以無近歲俸歷又以為疑寃轉料理乃得放見注嚴州建德宰時紹熙四年也雖居閑而意緒常忽忽四月十八日中夜呼忽其子曰吾神志大不佳惧有禍至子驚怖問所以然語聲漫低殆不可辨越六日不起蓋二十五日當支料錢故先一夕而没才年五十三其壻翁濤為饒州推官說此

王大卿

王秀德尚之以故九卿起守平江到官僅一月而卒府僚合力為治喪臨入斂尸忽猛張不可容其子泣告衆曰先人頃自作壽具頗為華壯在家之日每小有不適輒偃卧其中或至三兩夕尋常見之則喜笑必引手摩拊今寄於震澤一甲僕家料神靈欲是物送中終故顯此異若急遣人取之載以小舟不兩日當可到於是用盃珓審其可否一擲即听香煙才息尸已如初翌日元棺至遂克斂時郭大夫雲方下世其家以五十万就買新置者而用之翁郭子達說

營道孝婦

道州營道縣村婦養姑孝謹姑寡居二十年因食婦所進肉而死鄰人有小憾訴其腊毒縣牒尉薛大圭

夷堅支丁卷第二十四事

小陳留旅舍女

黃寅字清之建安人政和二年試京師未到六十里抵小陳留旅舍寓宿夜將二鼓觀書且讀聞人扣戶聲其音嬌婉出視之乃双髻女子衣服華麗微笑而言曰我只在西邊隔兩三家住少好文筆頗知書所恨墮於女流父母即令習針綫之工不遂志頓令夕二親皆出姻知家赴礼會因乘間竊步至此聞君讀書聲歡喜無限許我從容乎寅留與坐即捻書冊翫誦又索飲具酒欵接微言挑謔畧不羞避遂就寢鷄鳴而去復約再會往来兢半月店媪訝其無故而久留其所親柳仲恭者過而相遇拉以同入都女子已知之倏来告別携手而泣寅發篋中銀五兩以贈旦而行可二十里地名柳林子見一面神坐傍侍女宛然是所遇者詳觀之其色赧然遂中高等張溥扣其所著畧不能言溥日正使全出勾龍手獨不稍記梗槩以荅交游間問訊者乎庚曰與庚龍對廊坐遠甚失望非賴張先生力殆成曳白矣溥感垣之德亟往見道謝垣駭曰垣既不發解何由入得類場君無戲我俄庚亦来謝垣怪嘆其異曰是亡它乃君家累世陰隲彰聞天地神祇故以善祥相報爾庚登科調葦擁一男子着淺黃衫裹青荷巾執白羽扇徑登其樓歌舞童女繼至男子正中坐衆姬以次奏伎酒行正洽詰自隙窺之喚僕妾執器伎欲上才至梯半聞空中人厲聲曰漢王子在此不可無礼逮到樓間無所覩而酒炙果實在爲所用樽罍匕箸悉燕氏物也高明鬼瞰其語誠然自後不復至

吳唐登科

吳五承事人合州赤水縣人其家頗饒於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衆賑貧者無所不盡至五承事遂生兩男其壻張溥司户勸其次子庚讀書招邑士張垣於館舍及赴鄉舉垣黜而庚預薦將就類試乃捐百百千結同舉勾龍渙以為助迨入類場中則兩人分坐東西廂是歲紹興丙子場屋嚴肅不得相往来庚才短思澁窘迫無計髣髴見垣在側取其試卷一揮而成文凡三日皆然遂中高等張溥扣其所著畧不能言溥日正使全出勾龍手獨不稍記梗槩以荅交游間問訊者乎庚曰與庚龍對廊坐遠甚失望非賴張先生力殆成曳白矣溥感垣之德亟往見道謝垣駭曰垣既不發解何由入得類場君無戲我俄庚亦来謝垣怪嘆其異曰是亡它乃君家累世陰隲彰聞天地神祇故以善祥相報爾庚登科調

果州相如主簿按登科記丁丑牓無此人姓名疑未必然或年歲有誤也

顧百一

温州村落一山去城市遠無人買佃但名為官山乾道中農民陳李兩叟各厭地種粟聞深處有哭聲甚哀輟鉏听之俄又聞其傍一人慰解之曰不須憂明日有車頭大洋擔火麻人顧百一當替汝矣明日陳李復往正見擔麻者来問其姓曰顧問所居曰車頭大洋於是為說昨事力挽之曲言若不相信必死于鬼手顧喜謝與之俱還將至家未及門立化於道

黃衣婦人

安自強字行老紹興二十七年為荆南安撫參議官其子勵令幹僕魏璋以十月一日買黃牸牛并其犢既殺犢為脯矣才數日又欲屠其母先一日勵梦一婦人着黃衣泣拜無數懇言曰女子屯遭官人剔了乞恕妾命勵未及對其人相隨申訴不已遂寤為表弟盛采話其異且扣魏璋乃知已縛犢牛方擬屠剥勵大悔悟弃死犢餘肉於江而牽牸付興化寺終身不食牛

安妾柔奴

盛八總幹者名挺字特夫開封尹章之族孫也寓居潤之金壇縣小曲觀生三子長曰木登進士第次曰栗季曰果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晡後忽有異怪起甲士鐵馬可百輩各長三寸兩陣馳驟戰鬬於庭除凡歷半月日增數十騎稍聞金鼓之聲喧鬧特甚挺不勝駭憤抛大磚亂擲則散走門堂庖廁隨處四集或遺下弓矢刀矛皆絶小而形製悉具是日暮乃不見一家不知所為歲末終挺卧疾不起而卒木待次楊州教官繼死栗忽失所在鑿力搜索杳不得其跡妻徐氏惧禍之延亟挈孤幼往常州依表叔安自強同居始得息勵鬼為妖若是未之聞也

大善寺白衣人

恩平郡王娶司農丞王楫女其家因是寓居於越府大善寺之羅漢堂次子元卿出入王府董督修繕之役率意營築凡所謂方隅禁忌一切不問淳熙十三年四月得病危困迁泊外書房中二十六日晡時似經呪投牒請禱冀得鍾左右二寺皆邈然弗應惟中寺才擲牒水即湧高丈餘鍾隨而浮上僧具威儀梵唄迎以歸其重三千斤双龍蟠結精巧特甚安奉於寺樓上繼此一潭帖然不復有異數歲寺遭火一空獨鍾樓屹然不動

張次山妻

洛陽張濤次山宣和甲辰為宿州户曹喪其妻是歲冬入京參選因南至休假日遊相國寺於稠人中與見伏事媽媽在城西門外五里間一空宅居官人可以明日飯後来彼相尋迎兒當迎候于路張如其言果見妻、泣曰訴我坐平生妬忌使酒任情在此受苦君幸少駐可見也至晡後聞騶哄傳呼旌旆劒戟儀衛甚盛紫衣貴人下馬入正廳一行從卒悉變為獰鬼阿旁形狀運長叉椹妻至前斬首且析其四体為數十段已而復生鞭訊痛楚移時紫衣去一切如

圓潭墜鍾

福州長溪縣境有圓潭者水深叵測左右有徑路通商賈往來而變異靡常曾有荷檻而過者見一徑頗廣塼甃整潔且多金銀器物弃擲于地人爭趍之則没於潭中不可得紹興三年近居村民姚叟當秋夜聞鍾聲鏗訇響振山谷偕二子乘月往觀之正見一鍾墜于潭、之側三寺環繞僧知其異明旦各持誦經呪投牒請禱冀得鍾左右二寺皆邈然弗應惟中寺才擲牒水即湧高丈餘鍾隨而浮上僧具威儀梵唄迎以歸其重三千斤双龍蟠結精巧特甚安奉於寺樓上繼此一潭帖然不復有異數歲寺遭火一空獨鍾樓屹然不動

張次山妻

洛陽張濤次山宣和甲辰為宿州户曹喪其妻是歲冬入京參選因南至休假日遊相國寺於稠人中與見伏事媽媽在城西門外五里間一空宅居官人可以明日飯後来彼相尋迎兒當迎候于路張如其言果見妻、泣曰訴我坐平生妬忌使酒任情在此受苦君幸少駐可見也至晡後聞騶哄傳呼旌旆劒戟儀衛甚盛紫衣貴人下馬入正廳一行從卒悉變為獰鬼阿旁形狀運長叉椹妻至前斬首且析其四体為數十段已而復生鞭訊痛楚移時紫衣去一切如

初来時妻曰每日受苦如此須請泗洲大聖塔下持戒僧看誦金剛經方免茲業明日更至此觀之及期所覩如昨但只加執縛不復斬斃紫衣問曰汝必曾發願故惡業漸消可實告我妻具對即合掌曰善哉善哉勉之既去妻與夫訣張調官東下至泗州設齋賽經田向畢再詣京城西莊無所見其夕梦迎兒云媽媽傳語官人謝經文資薦為士人家男子矣紹興中濤知常州其甥宰勸安勸說

范之綱妻

會稽士人范之綱居於城中壯歲下世有兩子能謹畏治生日以給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禱天地百神旦誦經五十遍凡十餘年未嘗少輟淳熙元年下元日設三官位供事甚勤燭下一神人出現語之曰婆、年來家道長進兩个兒子留意産業孫男女五人仍有奴僕又色（老）身安強無疾病居于塵世真不易得此外更復何求而朝、暮、香火臻至如此願聞所欲母謝曰老妾感謝天地護祐一家百無所望只願安然得飽飯吃神曰衣食定不缺若欲安然得之恐難也語畢而没予謂世之人無功無德坐（享）富貴使聞范媼之事宜之所警

張承事女

湖州張承事女容色美麗以庚戌十有八年矣事父母孝得感疾常切、如與人昵語醫巫不能治時有道流善揖制鬼魅行業狐高呼為煞先生郡人延譽於張邀至家方仗劒嘆水此女出侮困之殊不少懾生深自愧悶起行外間假寐乘橋側竟氣縈繞而上若出神然逢九天採訪使者巡游儀衛甚肅因詰車下再拜告以張氏女為妖所纏不容遣逐願賜指示使者曰可用金橋訣治之旋即梦覺再登張門行法女抑首屈服問其姓名曰某乃其鄰廟神張承事昔貧時承禱於某願以此女為妻緣是加意擁護今兖成富翁而頓負盟約所以作祟蓋其父母素心相許如此非敢擅殃之法師賜鑑可也生位之左儘可從容而令捨其謝曰敬諾後遂帖然令已納

龍溪巨蟹

福州長溪之東二百里有湫淵曰龍溪與温州平陽楼、境上為龍井山其下有大井相傳龍（祝）居之神淳熙初年七八月之交不雨五十日民間焦熬不聊生嗟

祈禱請皆莫應士人劉盈之者一鄉稱善良急義好施予倡率道士僧巫具旗鼓幡鐃農俗三百輩用鷄鳴初時指井投牒請水到彼處天已曉僧道四方環誦經呪將掬水於潭見一巨蟹游泳水面一鉗絕大背上七星狀如斗大如丸彈光采殊煥爛遽滌淨器迎挹之蟹隨之以舁者才動足雲霧瀰然亂興未達龍溪雨已傾注明日遍迎往鄉閭觀者擁塞忽失蟹所在甘澤霑足衆議送之歸彷徨訪尋乃在劉後園池內又明日始備礼供謝復致井中自後有所祈必應

朱巨川

餘干團湖民朱巨川一意治生以不仁為富嘗白晝有人拋塼入室意姦盜所為審視之無所覩亦未以為異旬日後又自空墜大磨石于庭中繼而衣笥箱篋火從內起於是呼村巫治之怪愈益肆男女皆遭扼喉批頰吊縛箠楚舉室晝夜不皇寧乃命設道士醮壇禳請衆悉見火毬巡繞壇下科儀未竟拋石及於坐傍不復可施法其居旋為火焚遂徙寓別墅相去十數里百怪交作生計蕩析幾半有喻真官者過其家為言此非邪鬼敢然以君家用秤斗出入不均好利太過造物所不容天降其罰非人力所能救宜改過悛心禍將自悉朱悔惧引咎一切改為逮令無悉此卷皆呂德卿說

夷堅支丁卷第二

如皐鹿母

台州臨海縣古城富室李氏庵僧如皐母葉大嫂與長兄居於北村皐時、往省淳熙十三年春母亡明年小祥皐修設齋祭畢還庵居喪夢母至垂泣曰我以平生不作善事遂墜生為鹿只在近山中來朝當為鷹犬所赶遂汝可出觀之如見時以錢贖取切勿忘也皐覺而悲待天甫明率行僕數人俟於外辰巳間果有獵徒逐一鹿、径奔庵中皐持錢五千與獵人而留鹿飼養九三年復梦母曰我償業已足免以獸軀飲人口腹皆汝孝感所致也旦起鹿死柵間皐埋之於墓側里巷呼為鹿母家

石城庙神

贛州石城縣城隍祠在邑治之側水旱祈禱多應土人敬事之紹熙辛亥五月十七日大雨傾注溪流溢涌浸通衢丈餘祠門頽敗士民合力一新之門之左右元塑兩馬是時忘設置踰日後知縣吕大年梦紫袍吏立庭下聲喏云大王會傳語長官出入乏馬乘欲暫假駿駟兩疋吕許之覺而思之山邑元未嘗養馬安能遣借徐悟其事乃自捐俸錢即東西塑飾用錦衣四健卒控馭至七月兼旬不雨致禱祠下香火才收陰雲正晝四合隨得膏澤歲以大稔縣人或梦神導從甚偉正乘所塑東邊馬云

陳恭公祖墓

石城永福寺縣主簿擾為舍藏院相對有丘隴高且十丈相傳是陳恭公祖墓未嘗有人掃祭其是否真能知之紹熙四年衢人鄭琯為主簿以其處顯敞可遠覽欲平治隴首建小亭工料已具僧徒慮或招譴交勸止之琯方居官自謂有威力殊不信听吏棄愿夜直宿書齋梦騶導録續傳呼太師且至一金紫人坐肩輿而來呼愿云我宅於西岡將二百載尔輩何得輒萌侵犯之心愿怖汗而寤亟以白琯遂寢其役

廖氏魚塘

紹熙四年六月吕德卿以石城宰詰府道経雩都縣曲陽鋪東暫泊於居民廖少大旅舍盛暑偃息少大者頗可與語因言有親弟少四好使酒尚氣向時每相凌置不與校所居有兩塘各廣袤二十畝田疇素薄只仰魚利以資生弟忽起分析之議勉從之至取魚之時弟倩村巫書符于兎上沉於吾得東塘泊舉網不獲一鱗徐知其然亦召此巫用如前法於是

西塘亦然其後巫来相告曰汝兩人親兄弟自不相容而使我以邪術千正慮胎譴罰各宜悔初心復同居共業吾當為尔解救之切勿再起狂念兄弟皆奉其戒巫乃別畫二符投之魚塘遂如故今每歲獲直不下數百緡巫能不為利誘驚人使和協為可嘉尚惜不問其姓名

李氏紅蛇

福州長溪人潘甲妻李氏顏色秀美年二十三歲方嫁後二年偕婦姒衆婦出游園見紅蛇蟠結於道上凝然不動注目諦觀之還家即得疾初時語笑無節雜出怪異不稽之語然猶與人相應答已而益甚盡改變形態或靚裝華服新潔冠履簪花滿頭或被髮裸体一絲不掛跣行通衢中泥塗荊棘皆弗避路人聚觀叠跡殊不動容潘生惧其蹈死地閉之空室晚夕謹視之招村巫馬氏子施法考驗巫着緋衣集隣里僕僮數十輩如驅儺隊結束繞李向所游處山下鳴金擊鼓立大旗書四字曰青陽大展齊聲吽譟称焼山捉鬼遇虫蛇之屬則捕取以歸沃以酒醋而享其神夜引李氏出唱邪詩與之對巫拾碎瓦一器赤足踐蹈李初亦倣焉足破流血巫又煆方塼通紅而立其上煎湯百沸置大鏊用手拈掇頓于頭旋走三匝李皆不能遂欲臂屈伏巫傾沸湯令李濯足坐之小椅勒其供通姓名具狀言不敢再作孽乃遣一介押出門行百步許仆于地潘生挾起擁歸房了不省人事昏睡如醉經一晝夜精神稍復而極慙恥亢兩旬始安扣向來所遇不能言蓋自羞之也

海山異竹

温州巨商張愿世為海賈往来數千里未嘗失時紹興七年涉大洋遭風漂其舡不知所屆經五六日得一山修竹戞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為篙棹之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界非汝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舡人拱手白曰某輩已迷失路將奚歸願仙翁幸教如何可達鄉閭翁指東南方衆得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倭客及崑崙奴望桅檣拊膺大叫可惜者不絶口既泊纜衆凝睇舡内見一竹尚存爭欲轂買曰吾不論價愿度其意必欲得試需二千緡衆齊聲荅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愿曰此至寶也我適相戲耳非五千緡復議崑崙尤喜如其數輩錢授之而後立約、定愿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可悔悔然我實不識為是何寶物而汝曹

競欲售如此盍為我言之對曰此乃寶珈山聚寶竹每立岸於巨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吾畢世舶游視鯨波拍天如平地然但知竹名未嘗獲覩也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願始嗟歎而付之（安得見仙當以詢彼人也）（予謂温州未必有倭舶到岸而番客

寶華鍾

王德全少卿珏紹興十四年待行在粮料院闕寓居平江橫金市、之西南曰魯都灣有田數百畝欲卜築于彼未果也相去又半里寶華山有禪剎曰慈嚴智顯殿宇宏敞近村寺宇皆莫及士人呼為小靈隱主僧来謁主言曰昨夢神人告云橫金王判院乃舊檀越與茲一方有善緣盍勉之使居此城其意殊不可曉於是王決策謀徙而未能遽辦集會其妹壻李耔通判以所居求售即買之而拆毀其材值以供用甫兩歲第宅雄成它日同姻朋詣彼剎登鍾樓讀其鐫誌曰重和元年將仕郎前崑山縣主簿王珏施淨財一力鑄造正與已姓名同主僧相顧歎異始悟神人有緣之語

阮公明

臨安於潛縣士人阮公明幼聰敏為太學生不事拘檢將往臨平鎮娶婦因醉持仁和獄法為誤傷罪不至大年同舍生王贄自外州教授代到中都晚坐旅邸一僕捧刺来云阮上舍拜謁視其字則公明也相見悲喜叙舊款曲復邀飲於肆酒數行歎曰吾久墮鬼籍緣天年未盡陰司不收但拘縻於城隍晝日听出入夜則閉吳山枯井中如我等輩都城甚多每到黄昏之際繫黄罳肚低頭劄、而走者皆是也回首指其僕曰此人亦是各隨貴賤高下更相服役與世間不殊不足為異酒罷辭去握手嘱曰某尚有十年留滞未能受生幸為作書白家君修水陸道場可減六七年之限頭無忘長揖而逝明日贄遣報其父不之信數日後出外歸店人言人間者自是不復見

人魚劒眷烏

乾道六年湖州市中弄蛇容養一魚於瓦盆狀似鮎而色黑腹下出兩手若人狀者十指皆具蓋所謂人魚也又武康山間產一種蛇名曰劒脊烏大而善走逢人則昂首而立其尾着地不及寸須急趍避之乃免其害

卞山佑聖宮

紹興初湖州卞山之西有沈崇真道人者得真武靈應聖像因結庵於彼奉事之仍持符水治祟療病効驗殊異而民俗皆呼為真人後增建一堂買度牒為道士其徒從之者數十輩忽有紅光四道起於堂後近視則無所覩沈旬日試於光處掘地獲有青石長三丈闊尺許上刻天閑地軸相交糾兩目光彩浮動遂砌一龕自是士女敬信益信昔時共為移遠鄉癈元峰觀額以標其宇沈守約丞相當國奏賜額曰佑聖宮崇真既没今厥孫住持云

圓真僧粥

呂彥能授自天台城中入山過村落一小寺其主僧圓真適出外守舍童熟寐室間呼之不醒呂　久頗倦暫卧榻上聞飲饌芬香徹於鼻觀起詣庖下視之炊煙微温更無一物唯見釜傍以線繫崇寧四大錢寘四角固所不曉乃捨之而出僧正從外來迎且笑曰手脚以露不復自文幸小留共享於是飲酒數盃設粥一器糝如雪色味絶甘不知為何品僧曰恰見釜傍繫錢蓋為此耳其法用鱖魚大者四枚破除淨盡去首尾及皮以線繫骨端垂于釜中然後下水與米凡鹽酒薑椒之屬悉有常數度其糜爛則聚四錢為一併掣之魚骨盡脫肉皆潰於粥矣所以美者如是山僧酸寒不足為貴公子道也呂醉飽而去

虞一投螺

奉化海上漁人虞一以取研螺為生每得時率用生絲綿作圈套其上候吐肉出則盡力緊縛之急一拔了無餘蘊數年後右手背生惡瘡五指及皮俱脫落痛苦之甚略不能運動追悔前業誓不復更為久之乃愈遂弃妻子捨身為寺家奴

鄭行婆

台州城内一媪曰鄭行婆自幼不飲酒茹葷默誦金綱經未嘗少輟紹興辛未之春因往報恩光孝寺听悟長老說法中路遇屠者門下正見臠割牛肉戲語同行曰以此肉切生用鹽醋澆滋想見甘美迨到寺悟公問汝安得吃牛生媪曰出母腹以来不知肉味和尚如何有此說悟曰汝真不食邪命取樂刀圭注沸調為一杯使之服少頃吐出牛肉椀餘媪始悔恨妄想故示顯化益痛加脩飭今已九十餘歲

嘉興道人

紹興五年冬秀州市上有貧道者衣裝極藍縷而顏

未瞥澤人問之則以右手撮地若取物狀者數四元未嘗正錢往往來但指以為笑忽揖呂德卿兄弟曰無事時来我道堂中吃茶呂不暇即往然意非凡流明日訪其居已去矣

折玉龍釵

楊州平山堂左右皆隋煬帝故宮苑其地多已耕墾為田園淳熙九年村民因取土得白玉釵半股質理温潤上礪龍鱗甲寸餘黃栗色光采欲動統制官朱振出錢三千買之以示客呂德卿嘗見之

班固入夢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崛魏子正羔如上官公祿仁往臨安覩南郊舍于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着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畧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加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邪旋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就一食店視其碑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嘆因信一憩息一飲饌之微亦顯于夢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張四海蜬

臨安薦橋門外太平橋北細民為業每淅東舟到必買而寘於熹炒杭人嗜食之積戕物命百千萬億矣淳熙十六年二月之夜蜬在盎者盡緣壁登岸上床繞衣掃去復集至於粘着肌膚不可脫張使者世以鬻海蜬慨然有悟遂發誓云從今日以往不復造此惡業自別尋一營生道路頓天明空所蓄投諸江

此老亦呂德卿所說

夷堅支丁卷第四十五事

林子元

福州閩清士人林子元屢應鄉試未登名淳熙十三年梦人謂已君欲薦送當俟賢兄来帥七閩可也覺而記於牘其兄自誠者雖嘗業儒久已捐棄筆硯為商賈之事矣朋友或知之每相會輒戲之曰令兄已開藩吾林亦絶意榮望至慶元、年秋試畢適報宣城守林蘊之鎮閩喜謂其友曰吾兄宇待問正與新帥名同鬼神不吾欺吾刻日以覘吉報耳泊九月二十四日揭榜林果以詞賦居首選乃駿士子得失固不偶尔郡守隨時差擇時已擇定於九年之前則凡朝至暮徙倏去忽来世以紛更数易迎送費煩歸咎於造物殊不知冥、主張信而有證特假手於人盡心力而營之秖可笑也大兒時通判州事得其說甚的

楊九逃

術士行山者或畏墓穴妨其身則必迂枉避就如予前志所書劉少保家保安軍地者是已鄱陽人楊九逃習此技而絶貧困至無衣可出梁企道侍郎亡訪地未得傍徨見寓客張承事謂之曰我有一個好經紀恨衣裳破碎難謁達官易辦耳吾質庫役台中多有之即擇移裘之屬数種衣之導往梁氏先以地畜與偕詣彼處既至指一穴曰此是也宏夫田環四顧曰地勢趨下恐有水患令移上三丈許楊愀然曰鴉不利也及葬畢得鴉錢二百千次日忽病風痺数月之賜使我一家温飽愧無以報有土湖上一地可作花園圴不可失張本邢州人北俗豫卜事為諱皆不肯先卜壽藏楊之意欲使他日作葬地故婉其辭張曰年衰矣無用旋營一圃圯葬之十年後圯從白屋登第圯說

書吏江佐

洪應賢自婺源縣携書吏江佐歸鄉里服役累歲應賢捐館之次年秋請假還家收禾踰月十至應賢次子仲堪梦其来參拜如平生問所收幾何對云佐纔歸即得病人以為疫不肯相拯救飢困至死令所以来者蓋有一事啓告佐親弟侇在龍泉寺為行者它日若作僧則先父遂無後望收拾使令之仲堪又問汝既以疫死想不復有人為殯斂後事竟如何曰賴

鄰里親族率錢營辦僅得涼衫裹尸白松木棺周身而塗於縣東門外言訖而逝且去問其所欲曰囊無一錢願賜藍貴仲堪梦中買紙錢二十結呼巫在外引宣白而焚與之又問之曰汝未時道路無阻碍吾對曰正苦為關津闌逼於是又使巫給一引佐捧受愧謝旋登榻取被覆体少頃揭被已不見後旬日縣故吏王伋来試訪其事盡如梦所說因遣喚江仗至留之書室供洒掃經數年而去今在光州通判廳為筆吏云

張妖巫

婺源懷金鄉巫者張生善為妖術能與人致禍每於富室須索錢米小不如意則距躍勃跳名曰打筋斗此家隨即病瘡痘或有死亡以是莫不畏憚士人汪廷瑞慕其能得不義之財從而佐佑之大書一牓曰朝天門揭於其居巫頂高冠着寬袖緋衫繫大黃帶每日升高座縱談禍福隨從祇承可三十輩縣手力汪早嘗過門怒其不燒香遣人押回取問汪云窄污手致敬既焚香畢復命左右撾縛之汪云如此却不可若有符法當使陰兵執我於虛空而加箠擊不然便去白知縣遂釋得汪徑具狀詣縣告縣宰洪應賢追逮至庭詰其妖惑對曰所行乃天心正法最善療人疾病初非造妖也詞色傲倨宰曰汝會打筋斗如能跳過鼓樓即放汝始惶怖亟拜祈哀命囚於獄明日躬往鞫訊且持正一籙中降魔印在手而語亦曰汝常言能神通知未来事且道我手內是何物錯愕無以對立杖之二十逐出境初巫以創造法院斂民錢幾千緡悉拘籍入官幣充回賞邑人為之相賀廷瑞惧罪亦徙而之他

治湯火呪

里巫多能持呪語而蹈湯火者元仲弟得其訣為人極治無不立差其呪但云龍樹王如来授吾行持此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如来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斬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如律令呪畢手握真武印吹之即用少許冷水洗雖火燒手足成瘡亦可療右三事洪元仲說

袁娼馮妍

袁州娼女馮妍年十四姿貌出於輩流且善於歌舞本謝氏女也其母詣郡陳狀云賣此女時才五歲立券以七年為限令踰約二年矣乞取歸養老庶免使以良家子終身風塵中郡守張定呼問妍女曰汝離

家時尚小能認母乎曰能於是引謝媪至前示之探首曰非也張判所訴云既非真母難以強取免勘虛妄逐謝便衙恨涕泣而出妍還馮居才入門忽迷不識路媪母詢其所以曰眼前溟濛如人把手遮我更不能曉解暨至房便覺內障告于郡以疾求假張不之信因會客命如常日呈伎蒙然如碍興之酒亦不如盛所在猶以為詐曰汝且歸只從當中去妍迂枉信足遂墮砌下始驗其被疾听除籍遂竟失明徐昌臣為判官日常見之眸子宛然而其盲自若也

許成悖母

金溪民許成為農自田所歸舍從母索飯母告之曰飯在釜中可自去取喫及至灶下視釜則空無所有怒而罵曰尔不害瞎妄語如此即外折薪一枝忽躍而上径入眼貫一睛而出登時昏絶累日乃能起今為徐昌臣擔僕自述其過而悔無及矣

吳廿九

紹熙二年春金溪民吳廿九將種稻從其母假所着皂綈袍曰明日捕秧要典錢與雇夫工食費母曰我怕春寒且明日未必成汝妻自有襖何不就取吳悉而退其家有桑十余株婦姑中分之矣姑誤采婦葉婦告吳吳即取母房牽之出曰不借我襖又采我葉莫要在此住自去別覓討飯吃便持斧斫其床并薦席亦碎毀時已過暮母詣鄰家求寄一宿鄰人曰婆兒子性氣惡我留汝必遭妙鬧拒不納母出立簷下彷徨往来日且坐且立至五更遥告虛空頭早天曉俄聞雞唱時方陰翳忽開睛吳甚喜即與三農夫同之田間母還所居見床榻已壞發聲泣其婦言昨以桑葉之故被丈夫一夜打罵婆且去日正午片雲起於山須臾煙霧四塞四人皆避於山下驚雷掣電有頃復晴三農聚首如初獨吳生不在走訪之乃倒埋稻中入地二尺牢不可拔妻急邀僧誦経懺悔至晚始得出舉体黑如炭煤然

丘岑食蕈

金溪士人丘岑就館於鄉豪家園僕居在傍使朝暮供送飲饌僕嘗得大蕈煮作羹一家五口飽食之以一楹獻岑、曰此珍味也不可徒食命學生歸求酒一升許滿飲然後啜蕈既聞僕夫妻皆嘔血困仆往視之則兩子復然不移時四人盡死主人料岑必及禍畏其或隕於門內且為累乘亟置酒三觴延之償其來脩之直遣轎舁之歸又餉以一蕈主家去岑舍三

十里行半塗學友生相遇因話其事遂留連共飲空其尊醉卧邸榻迨醒暑無所苦識者為酒能解藁毒云右四事皆孫昌臣說

繆夫人

羅春伯為刑部尚書紹熙五年四月母繆夫人在臨川夢春伯乘轎還鄉而着衰服方大駭而從者持一合而来啓之得樞密告身一軸春伯易公服繫方團毬文帶出見賀客母乃大喜問人曰尚書今轉何官曰樞密相公也覺以告家衆皆喜惧居半深以為疑至六月壽皇遺誥至始驗衰服之兆越兩月春伯入樞府少日即薨蓋夢中所称止此耳臨川饒祖堯說

王監之

太學生王監之婺州人也紹熙壬子秋薦告假還鄉里常時好招邀大仙遂焚香泚筆拜祈来歲得失即大書十五字云羅春伯急欲相見已為公討冥州差遣是時羅以刑書兼吏部尚書王甚喜謂春闈必知貢舉當於其衡鑑下登科欲詣參假方解舟疝氣大作急還家俄頃而卒旋營周身之具乃得羅木柏木各兩片而前後用椿板足之始驗前說羅春伯三字冥州之兆安得云吉乎

朱四客

婺民朱四客有女為吳居甫侍妾每歲必往視常以一僕自隨因往襄陽過九江境山嶺下逢一盜軀幹甚偉持長鎗叱朱使住而發其篋朱亦健勇有智因乘間自後引足蹴之墜于岸下且取其鎗以行暮投旅邸主媪見鎗扣之遂話其事媪愕然如有所失將就枕所謂盜者跛曳從外来發聲長嘆曰我今日出去却輸了便宜反遭一客困辱欲細述所以媪搖手止之曰莫要說他正在此宿乃具飯餉厥夫且將甘心焉朱大惧割壁而竄與僕屏伏草間盜秉火求索至二更弗得夫婦追躡于前塗十數里朱度其去已遠遽出焚所居之室未幾盜歸但倉皇運水救火不暇復訪朱遂尔得脫

武昌客舍虎

承宣使徐瑞之子尚功紹熙四年冬自臨安挈家赴襄陽都統司幹官過鄂州捨舟趨陸夜宿驛舍覺有賊往来門外從吏呵罵之曰是都統官員不得作過久之稍定乃啟戶出視之兩虎相與盤拏也既至襄遣僕蔡德歸親庭宿武昌客舍見舍中人紛、擾、有驚畏之心問其故云昨夜吾家父子四人俱未寢

圍聚圍爐俄一虎撞入踞爐而坐吾父子危惧喪膽以為必有一人遺啖食不敢略轉動但添薪益火與之相守虎亦偃然自若至曉乃奮迅而出鄰媪適来請火正及門遇之即仆(駭)而死吾家雖幸免而驚魂到今未定且憂其今夕復来決無由可脫也蔡德亦為之變色殆寢不安席明日辰巳間始敢去右三事姪孫侃說

黃狀元

鄱陽士人黃瀛字季蓬善屬文宣和間在太學負俊聲屢夢人称為黃狀元瀛固自待不淺每為交友言之然才入舉場輒不偶紹興八年以免舉赴省試于臨安而黃公度魁多士是歲無廷對遂唱名第一瀛始悟歎曰二十年梦黃狀元今乃為它人所奪鞅、而歸久之僅得特奏攝官而卒所作飛来峯(含)舍笑花二賦殊可觀飛来一篇嘗經高宗御覽瀛之居去州百里每入城則館於安國寺燕厠不潔遇欲登溷輒往妙果僧堂後其為人耿介類此

汪莊敏宅

汪莊敏公築宅於(浮)梁邑中高明閎廣子第列房居之

潘見鬼理冥

慶喜猫報已載支景中既死二十二年當紹熙壬子夏其主母得水蠱疾日就危困幹僕王富云嘗聞天井巷開茶店錢君用二郎說艮山門外潘先生善理幽冥間事俗呼為潘見鬼試往禱之王遂拉錢造其居潘焚香莢楮鏹施手帕於所事神像前燈上正見一婦人一猫對立潘云俱有冤枉吾亦不解其由二人持帕歸為主母道所以母大驚曰往歲實怒責此婢然其死也自因損傷非我隕厥命何緣作祟如此復使往見潘乃命童子附体考召即作婦人聲曰我名慶喜以死於非命到今未得託生固非主母殺我但却自渠而發向者其福未衰故爭守多年耳潘許以齋醮經卷皆不應而作猫聲吽數童即昏聵及覺不能畧省潘牒城隍令收置酆都宮且呪棗治水與病者服以覺小愈才數日復況篤竟不起錢往弔喪是夕梦婦人来曰我自報冤何預尔事顧令潘法師因我於獄非屈君来地下作證不可旋抱熱疾少日亦亡噫冥途業報茫、理難致詰慶喜之死自緣猫故乃貽禍主母及錢生則為太濫矣豈非數相值偶然若是乎呂德卿說

潘見鬼卜

潘見鬼者又啓卜肆其術以前武陵通判詣闕當再待建康次而得疾消息殊不佳若求待之只二年半便可上禹未能信將謀諸卜筮遂往訪潘隨其所需買香紙仍留白紙一幅于神堂禱請供事約明日復来既至潘即香爐灰反復擦紙上良久拂拭視之則成一方字禹蓋以其為胡公在相位往謁之伸建康之請周曰彼兩倅闕皆是三四年何不求贛州禹曰禹非不詢究緣有饒金酉黃巖鄉方盛三政官期甚赴而為私計所牽見擬丐衆出此日便落他人手後祠今但替方盛耳求者甚以齋醮經卷皆不應而作猫聲吽數童即昏聵及覺請之而心猶疑慮次日饒悔無及禹喜謝即納劄子堂資歷同者爭求之殆三致仕命下黃遂祠請其到於是證方字之驗

夏巨源

夏巨源者亦精於卜筮居臨安中瓦每来卜者一卦率五百錢紹熙三年冬禹自贛倅受代造朝其子

价侍行既至點檢勅誥文書遺其一雖遣僕還家訪尋終不能自釋乃同詰夏肆夏書紙上曰事在千里外繼書一食字一堯字合而讀之則饒字也問曰是乎荅之曰然曰文書見在係一多口人收得而鴛鴦為看守無足憂也其說詭洋無準的固以為妄既而僕從饒州来持所遺至蓋向者打併行李時忘在外小妾福安見之价房中十箇用泥融飛燕子沙嫂曉鴛鴦為標貼遂以寘鴛篋内既悟鴛鴦看守之語而福字有口田字又四口所謂多口人者如是亦神矣

右二事
弟尚之說

李朝散

紹興三十一年朝散郎李浚監通州支鹽倉並海多產蠔居官者必以為鮓醢餉遺親故浚所買頗多一夜梦若游他處官府見神人冕服正坐呼謂之曰汝近日何得廣殺生命減一箕吾念汝吉坐也已從恕自今後當力戒之吾姓俞氏而名從立人仕至宣教郎年勞當升朝已下磨勘及通直命下曾不克拜而終見掌百禽獸水族行且受代生前與汝為姻戚故特告汝遂辭去又聞有語云看經與道士着俊覺而思之俞乃其妻族名從立人者妻之諸祖也但不曉去後之說明日問主人始知蠔有兩種小曰核兒大曰道士蠔昨日所製蓋擇取其大者亟喚僧誦經資薦之迨秩滿還家言於諸俞云所梦者名佚以宣教郎知德清縣臨欲遷官而捐館未幾梦告其妻曰我今為神實掌鱗羽諸獸為我造冕服妻如其請做似廟中規矩範繪飾當齋七祭供焚而獻之至辛巳歲垂四十年矣而靈著如此俞之姪孫淪刻石記其事

虻蠶瘟

淳熙十四年春江淮浙獷氣肆行但不甚為害唯中者覺頭痛身熱不過三日即愈名為虻蠶瘟言自淮北来趙師繕明叔云其祖彦澤鎮楊州正坐決事一吏以疾作告去俄紛、継之過半不止明日趨庭之吏三分僅有其一當晝宴客一倡方行酒亦以出去迨終席無一人存翁漪云時為漂水主簿身遭其沴既而舉邑盡然予在翰林大兒自鄉里携婦孫来省至衢買舟方離岸即有病者浸、舟中之人無有得免然不藥而愈所在相傳云頃年未嘗如是也

蜀梁二虎

蜀峽山谷深夐鷙獸成群行人不敢獨来往萬州尤為荒寂畧無市肆教授官舍自處一偏嘗召會同官

至夜於廳上設燈燭勸酒一虎忽躍升階蓋見火光熒煌突然而至坐者悉驚竄一客在外不暇入急伏於胡床後虎漸進逼之客無計可禦舉床冒其頭按頓再三虎作勢撐拒頭入愈深如施枷械者大窘駭負之奔出諸客不敢再飲各散去明日村民入城者言三十里間有一交椅碎裂在地教授遣取視之乃昨夕客所失者蓋虎沿途擺撼方得脫也客雖免於搏噬亦喪膽成疾彌月方愈興元府近郊有農民持長刀將伐薪行畬田狹徑其下皆沮洳相去丈許一虎在彼望農至欲奮迅登岸農遽跳坐其背以刀亂斫之虎亦勃蹶與相抗里人環睨不敢救相率投戈帥乞援帥命獵騎百輩鳴金鼓馳往至則人虎俱困騎刺虎殺之扶農歸遍体斷裂成紋蓋盡力用刀且驚怖故也次日亦死帥厚給其家錢粟使葬之

建康空宅

建康都統制會客至勸酬而所親趙路分自遠方來先遣信假館其人素兀傲尤侮鬼神子弟欲窘困之軍中有將官空廨絕无人敢居乃導往彼處趙入擾中堂宿半夜後望大門內兩火炬以為從僕未寢猶呼問之俄而開門一物長纔二尺闊亦然持巨扇直入趙擬下床毆之時當冬夕既解衣畏寒未能起物竟逼床舉扇一揮覺陰風如割精采消隕惴怖戰慄憂其復尔不暇出聲喚僕會帥宴吧散知其故乃責厥子曰柰何將人性命為戲急令邀迎還公廨中人聲四喧此鬼始捨去明日趙氣象索然無復向来豪態後一年竟死知文州李言時在彼見之為姪孫備于翼說

饒風鋪兵

金洋之間驛路蕭條但每十里一置饒風驛鋪卒送文書已逼暮值虎從傍来有攫噬意卒窘甚駐立語之曰我聞汝亦靈是物我今所傳文字係朝廷機密下制置司者汝吃我無可辭此一筒制勅符命如何分付虎弭耳低頭為聳聽之狀徑捨去卒到他鋪交迊畢因留宿於彼中人言自喜再生明日回至昨虎處復相遇虎竟為食乃知命分當死於虎疇昔之免端為文書故云右三事備說

義烏徐道

淳熙元年冬蔡侄(榛)自鄱陽往四明過婺州義烏縣南舍晚泊逆旅倏有野服者坐於傍扣其何人曰邑醫徐道也工療眼疾蔡與之語徐曰君當是貴家子弟

必藏好方書願畀我一二或可為人起疾（寀）素祕翻胃一方即口授之其法用一大附子去其蓋刳中使淨納丁香四十九粒復以蓋覆之線縛于箸賓銀石器中浸以生姜自然汁及蓋而止漫火煮乾抄一錢七摻舌上漱津下之若煩渴則徐入粥糜忌油膩生冷猪鷄鈐轄苦此病危甚猶為之拯治正用前方数服而愈謝以錢五萬猶家貧祈得過望平生未之有也略不述所来但自言其功欲偵（探）寀歸塗更有請俄一夕告殂時方年五十精耒伉健而奄忽若此乃知財物不可妄得云（寀姪說）

海口鎮鰽魚

汪茂通檝監福州福清海口鎮稅一夕津吏報有海舡一隻經過岸下所載唯鰽魚一尾客人貪行市不可滯留乞便為檢放汪知其為大魚語之曰俟收稅畢為我買其頭吏曰恐太多無發泄處乃令只買雙頰頤肉亦以多為言於是但市其半少焉四兵牽負而至其重七八十斤汪舉室恣食之又以其余作脯餉縣僚畧計此鰽無慮數千斤

黔縣道上婦人

浮梁民程發為人庸力屢往来江浙間淳熙十四年九月自臨安歸過黔縣境清旦遇婦人於塗顏狀愁悴告程曰我不幸丈夫狠惡常遭鞭箠而阿婆性尤嚴暴不曾得一日定（暫）我出無處着身若汝能帶取我以行便當嫁汝程曰我自有妻會伏事吾母如何無故捨之而別娶且與汝同行路人必喚做姦盜於事不穩便婦曰如此時汝自先去我令此路甚熟候晚下宿泊處當往相尋討程無詞以拒漫應曰好遂獨行暮抵旅店則婦已在房内矣力邀共寢程初不肯從愠曰我便走投都保說汝掠我来強姦我程頗惧又覩其容色勝厥妻乃遂其請將曉復云我後須到汝家若怕妻不容自向近處別討一屋住但時、過来相就亦得臨別於手帕内取一衲襖與程程既還家不以語母妻所（居）五里外有虛市曰廣平一距邑十五里程一日往忽被疾始與母道所見曰母婦恰入房相存問坐床上移時方出門去母駭愕蓋略無影形也迨曉而死母斂以衲襖而葬之妻從後更人惟生一女及嫁程母往依之遂空一室

淮西牛商

慶元丶年夏浮梁北鄉桃樹村貟戶買牛賽神得一頭於淮西商人極肥腯享獻既畢分胙而食之凡七

八十人肉才下咽悉
始愈徐究其故乃姦
棠桔而以飼牛咀
商獲息過半乃引餘
其惡聞已溺死於前
事汪茂
明說

李晉仁啫様

李祐子晉仁河東人
京西時以唐鄧房州
之其人公直剛明然
於士論者必行侮辱
好校僚屬礼数祐初
之退郤既去遣客将
不啓齒守大怒出府
昨早詣府自謂最尓
蒙使君責誚所以今
是高来不可低不可
施行守覽狀益怒而
在其幕中實聞之予
令處亦不能的記也

醉石舞袖

許先之尚書幾信州貴溪人住
得一奇石高闊三尺宛如酒家
袖坐舞之狀蹺其右足輦歸寘
偉丈夫舞躍不已而形體絶壯
其態相與扶持襲逐擊之即仆
許命推斷其腦自是不能神紹
有知其物為怪委諸墻角予求
甚可觀也

夷堅支丁卷第六十一事

上饒徐氏女

上饒徐氏二女長嫁王秀才性頗澁冶因夫出外輒與少僕私後得疾日進不瘳平時用一鏡其妹嫁楊氏者屢求之不肯與至是謂家人曰我病無活理安能戀鏡姨、要此物可持以送之表我意念久之果死妹居在三十里外来奔喪相與經護後事且営佛供因留駐数日臨去姨家述亡者之言付以鏡妹悲哭捧咽遂携歸乃還舍取以照面時日色已晚忽施脂粉塗澤開箱易新衣氣貌怡悦人問其故曰姐、見在鏡乎裏喚我須着隨地去皆驚而来視初無所覩遂對之笑語惆之如狂癡梳裝才畢覺頭眩急就枕頃刻而亡時慶元、年四月也姨既葬遥祭僕詣墓下若有呼之者繞墓往反数十匝咄、云娘子喚我趍伏墓前再拜不能興它僕掖起之死矣郡士鄭著必彰說

業

證果寺習經

明州醫者俞正臣説其鄉里士人王某當科舉之歲欲往山間習業得證果寺絶幽遂無車馬喧遂謁僧假一室寓止寺僅有僧行三四輩嘗盡往十里外民家誦經歛死王獨處迨夜半滅燈将就寢聞人扣戸即延入蓋舊友也王見其来甚喜曰正尔孤寂而逢故人可謂幸會恨寺衆皆出無由注燈煮茶殊失主礼客謝曰不必尔吾自不合冒夜行無處託宿能見容足矣王留之同榻劇談良久微笑而言曰有一事不免以實告幸勿怖問何為曰我死已歷年今夕之来願有所託王駭曰如是則我乃與鬼語那得為便曰無傷也吾非為怪惑但有禱於君吾亡後妻即改嫁稚子懦弱殆無以食吾生時積館舍所贏白金二百兩埋于屋下某處願為語吾兒發取以治生切勿令故妻知冥漠之中當思所報遂長揖而別王方幸其去而暗中隱、見其人固在床展轉不敢寐俄天明亟趍出值寺僧及喪家人至云夜来十念畢舉尸欲斂只空衾在地遍處尋索弗得王引入室視床上人乃新死者也王懦恐未已急徙歸而訪友家呼其子果如言得銀予頃聞張定叟説嵊縣山庵事略相類豈非傳者誤其郡邑乎然其末絶不同姑復書之以廣異述

陳六官人

嘉興魏塘鎮東陳六官人名師則娶同里朱監酒女

隨婦翁之官温州既還鄉與兄不協買猻氏屋別居彼宅素多凶怪故猻氏虛而不處陳才入其室百妖并興符禁不可治但呼巫祝具牲酒禱謝則稍定陳嬖一少妾曰安、年甫十六因是常與妻反目慶元乙卯季夏妻以疾亡後兩日比鄰鉄工沈廿一亦死陳不能獨居暫避之於近村徐莊相去三十里安、之母錢二嫂未聞朱氏訃見沈生至云陳孺人喚女來取安、若不然便責付牙家我今下州城幹事汝宜一面速往錢乃嫂持飯與沈食自賃小艇到陳故居始知已徙去孺人及沈皆死大恐而返陳又再徙居張涇滙猻屋復空而安、猶無恙今方一歲未保其往也

阿徐入冥

嘉興奉賢鄉民王三妻阿徐乾道元年初夏死經夕復生言方病困時見兩個公人把文符追我去喚汝對事我云尋常家務自係丈夫與兒子管幹我無所預何故來追公人曰須要你去不覺隨出門行一徑陰慘不見天約十數里到官府往來憧、喧閙兩人止我于外先入寫押到狀然後驅至庭下四面垂簾別一吏在前立問云汝何故強占早幼財產我荅言平日不曾干預家裏事唉素念佛已三十年來只記得阿伯王大與丈夫王三均分祖業伯後去大聖寺出家做行者其一分田園是伯兒子王八典與魏塘鎮猻家將錢賭賭非理用過只剩得屋基却是阿徐請佃累年後伯身死王八出外未歸夫王三為焚化拋骨再將屋基還王八造屋除外除外即無強占聽得簾裏傳聲押王八出對便有一帶枷罪人階下立乃伯也伯向我說我久在陰府不知陽間事子細所以兩次理會今既分曉更不頓爭我問伯何事受苦如此曰我者修行者時緣化施主錢修造鍾樓隱瞞入己又將打田齋飯歸家所以受罪未脫對訖我乞放回簾內云到這裏如何空回得遂揉坐打眷至第三下一似夢覺乃頓甦家人視其背杖痕儼然極痛楚數日方愈縣人新廣德宰猻淇傳其兩事右四事余魏恩說

成都趙郡王

青唐羌唷氏之猻隴拶崇寧中歸京師賜姓名曰趙懷德拜節度使封安化郡王其猻襲爵後入蜀常為成都路兵馬鈐轄天資桀横占大慈寺四講院屋宇併居之歷年既多殊為一邦患苦寺內保福禪院西

堂僧智則嘗住持合州釣魚山道行清高獨與之厚蓋無日不往来人莫知其所以契合也有游士妙於命術談人死生禍福若神謂趙君九月生日後必死時方仲春趙恐甚邀智則語其故禱之曰師方外尊宿視寂滅如梦覺能代我一死乎則笑曰何足為難但我郡有所請能相聽則可耳趙問欲何言曰郡王久據四院殿堂像設曰就簒頼講席由茲殆廢吾實弗忍儻能卜徙外第而還以畀群僧吾雖死不惜趙許諾即日于城外小東郭建宅捨其故居後七日四院僧輩集闔府緇流嚴備香火迎則公齋於水陸院中食訖升座舉揚猷若具道所以代死之意奄然而化趙為主喪事素服舉龕禁于大智寺塔下是歲趙無恙明書廷堅待制帥蜀趙貴倨自若肩輿驅呵径造廳上書怒曰鈐轄於制置使有階級安得犯軍礼立命武卒擒付直司旋荷檠于獄揭榜求其宿愆不數日士民交訟紛紛得其自直兵前後死亡者四百輩悉不落名籍而胥請粮帛遂併捕其二子鞫實計贓不貲父子皆斃於獄中距智則之死才一年饒州安國長老了詳者蓋加州人也談此異予謂死而可代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行之久矣趙君與智則之事豈其然乎

劉改之赴試

劉改之襄陽人雖為書生而貲產贍足得一妾愛之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岐眷戀不忍行在道賦水仙子一詞每夜飲旅舍輒使隨直小僕歌之其語曰宿酒醺、猶自醉回顧頭来三十里馬兒只管去如飛騎一會行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是則青衫深可喜不道恩情捱得来雪迷前路水前横住底是去底是思良我了思量你其詞鄙淺不工姑以寓意而已到建昌游麻姑山薄暮獨酌屢歌此詞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来前執拍板曰頃喝一曲勸酒即歌曰別酒未斟心先醉忍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奔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門三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識爨桐聲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盃来勸你蓋屢即令再誦書之於紙嚮之居此久不得曲玉京恰聞君新製雅麗勉趣自韻媒與元韻劉以龍門之句喜甚即留伴寢始問為何人也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經不切謫從此頃陪後乘劉犹以辭郤之然素深於情長塗遠

客不能自制遂與之偕東而令乘小轎相望於百部之間迨入都城僦委巷窓室同處果擢第調金門教授以歸過臨江因游阜閣山道士熊若水修謁謂之曰欲有所言得乎劉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籙籍疑隨車娘子恐非人也不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曰是矣是矣俟茲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子持呼教授緊抱同衾人切勿令竄佚劉如所戒喚僕秉燭排闥入見擁一琴頓悟昔日蔡邕之語堅縛寘于下有人聲其音則女子也呼曰玷書汲、以功名為念書中夜何曾睡時月色明潔傍無僮奴知其為異叱傍及旦親自挈持眠食不捨及經旬姑訪諸道流乃云頃有趙知軍携古琴過此寶惜甚至因搏拊之際誤觸墮砌下石上損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廳西邊斯其物也遽發瘞視之匣空矣劉舉琴置匣命道衆焚香誦經呪泣而焚之且作小詩述懷予案劉當在詹騤牓中而登科記不載

烏江魏宰

烏江縣治後有狐狸洞時、出有小妖淳熙四年魏昌賢作宰因坐廳事家人於看幔內遙望見美女在其側以告魏妻時官妓王道奴以色稱頗蒙邑僚顧盼妻不復審其實呼之入宅痛加杖笞明日自往幔內所覩如初但不能辨其容狀又呼道奴則正病創困卧始知其非疑洞狐為厲以語魏、往後圃於竹林中得之土穴、口才徑尺許而陰沉暗塞深不可計於是集道流設醮祛逐輦庋百部徑日乃填平自後晏貼不復見

南陵仙隱客

濠梁士人林森字秀實攻苦讀書汲、以功名為念惡城市喧雜即村墅營一室每夕修業至三鼓忽窓下有人聲其音則女子也呼曰玷功名富貴緣難致讀書中夜何曾睡時月色明潔傍無僮奴知其為異叱之曰汝人邪鬼耶故以半夜来相戲侮笑曰我乃南陵仙隱容吾父令我為君婦侍巾森望其儀容甚美啓戶納之而出語詈責女曰無用生疑我是南鄰王知縣女先人已没有遺文在此加君力學思奮故命我嫁君吾家更無他人至於室女之身自媒自献用是不欲白晝来因出一紙書以示森果其父手澤也森年少介處喜於得配遂乃留於共寢至旦而去自是不間朝暮或經月不窺外庭森如醉梦迷罔了不復究其所届徃来逾年生一子森因抱拊嬰孩謂女曰我既為汝家壻而不一到汝君宅於心常不安盍偕行乎女不可森始疑焉自書昔聞廬充幽婚得無

近似即訪於近鄰問王知縣宅安在皆曰不在此只有女墜於南崗上今二十年矣森拉其人亟詣墓次見一竅如鼠穴穿徹於中惧而歸舍女正卧床上、無一語若有愧容挾兒往出森買酒奠其墓且以石窒穴泣別去明日還城中自尔絶跡士人徐有光說豐

永康太守

永康軍崇德廟乃灌口神祠爵封至八字王置監廟每時節獻享及因事有祈官視五岳瀆人事之甚謹至烹四萬口一羊過城下者無論貧富必宰羊一歲則納稅錢五百率歲終可得二三萬緡為公家無窮利當神之生日郡人釀迎盡敬官僚有位下逮吏民無不瞻謁慶元、年漢嘉楊光為軍守獨不肯出其勸其一行拒不聽而置酒人素剛介不信異端幕府不可救軍治為之一空數宴客是夜火作于堂延燒亦有焚如之厄正與同時日後其家遣僕来言所居楊始悔惧知為觸神所怒謹然無及矣

成都泥哭

紹熙三年四月成都府午門外夜有鬼哭之聲久之悲哀鬱蓄若數十人聲遠近皆聞之深以為怪至六月有瀘卒之變捕作亂者幾之於所哭之處蓋禍福吉凶之兆神明既先知之施德遠夢

施德遠湖州人參知政事赴省試正月一日梦參政公来語之曰汝今年與我同歲覺而恍然參政生於元祐壬申是時七十八矣殊不曉其意試罷入大學見大任鉅姪孫也乾道五年今癸巳七十七歲德遠憶所梦漫言之同舍喜曰君必登科七十八者過省也甲及第順伯說

夷堅支丁卷第六

夷堅支丁卷第七十三事

張元善水厄

處洲並海雖屢流戈港皆深闊往来舡舟常有驚濤駭浪之害村岸有老叟一士人在水中拋青龍長丈余且甚巨臨門呼曰活我當後報叟曰此不難也引手撥龍、去士得登岸覺而異焉以語其子明日正午颶風大作暴潮如山而至一小舟碎於波間有人溺水持大青竹竿連呼救人叟出觀之宛如夢所見者急掉漁艇往拯救已昏、不能言叟喚童兒策掖以歸寘於室為燃火燎衣具飯食良久乃蘇云吾為張休仁建州浦城人也因適永加經由不虞遭此變非叟仁心則已葬魚腹矣留旬日乃能復常推謝而去叟亦不以所梦告張後登第仕官通顯遣人訪叟家致錢帛為餉旋復本姓曰詹仍字元善位九卿帥閩部前程固未艾也

四祖塔

蘄州四祖山塔遭兵火燔盡寺僧即其處僅成矮屋三間以安佛像士大夫至黃梅者必迂塗往觀然多為陰翳四合或蔽像不得見鄱陽張曙壽明通判郡事因遣野視旱就宿寺側明旦偕長老宗紹登塔基始猶濃雲窓霧已乃開霽稍瞻睇髣髴宗紹言向嘗掘基下得石碣蓋郭璞地記云候塔壞日當有姓張人来而塔復成今日符此讖矣張大嗟異曰若尔當試為圖之迫還城以事告人無有不樂施者不浹旬集錢數百萬纔半歲訖功初肇役時役者持鉏發地且數尺見一僧瞑目趺坐指甲繞出於背且纏其軀監寺僧以告紹、叱之曰何故師多鬼亂無得復語遂葦土掩之既而塔成釋徒服紹之識量以為不可及壽明子振之親見其事予謂郭景純在江南時稗法未入中國無由已為四祖立記疑亦知數者托其名云

郭節士

浮梁縣舍宅堂柱廊作橋三間頗明潔常為燕息之地紹興丁丑歲永加薛季益良朋為令以夏日覩吏牘於橋上擾胡床倦卧若梦寐間恍惚見朱衣人立其前驚問曰汝服飾詭異為人為鬼為我言之對曰某生則為人今鬼也又問然得何為而出姓名為何有何事欲来訴曰某姓郭氏二十年前承乏邑宰不幸草寇犯境固守弗去悉力拒敵盡室皆死焉既没之後冥官録其忠義狥國俾主之為神而朽骨猶埋後

圃顧尚書哀我收拾掩之為惠實大薛曰吾為邑長於斯安得以尚書見称曰此在冥間聞公當居此職非敢為佞也許之遂不見時日已曛暮翌日命數卒訪其尸果得於花檻之側乃具棺斂而塋諸原處其後趙善著宰邑亦感梦不肯與人言但求其當官政跡書碑錄板而塑厥像於崇聖寺以其抱忠節隕命故目曰郭節士薛令果至權吏部尚書

金郎中

金君卿丙志載其娶妻事金未登科時讀書於浮梁山間中夜未寢聞戶外人行雜沓語聲嘈、出視之月色滿庭略無所覩良久又聞復有一人低語曰郎中未睡玄莫要高聲已而寂然明日詢之乃鄰近民家設水陸供也時方承平崇尚官爵仕至正郎為五品金甚喜曰鬼神告我矣仕官未艾一第不足得也未幾策高科歷郡守部使者積代至廋支郎中當路多知已自謂已攀侍從然竟不復進步而終廋支郎中今之朝散大夫也四十年前已有定分其可妄意於進乎

三將軍

浮梁西鄉崗岑原有新安寺僧惠照者辭其師海印往江湘間行脚至隨州大洪山留數歲乾道六年還鄉持石刻數本遺院主允机其一紙乃三將軍畫像机志於求利於是呼木工雕三神形模一切與碑相類旋闢一堂供事且將施丹青藻繪為化緣之資未能辦其費近村民劉九之妻病足攣已久幾不能移步夜梦一婦人来自項至踵皆純白謂之曰知汝有患苦若能致力於我當相為治之妻寐以告厥夫疑為妖異即同詣寺欲邀僧誦經以伸禳卻因過新堂見三像指其一曰此正入嚴之意乎立取錢十千付梦者通身皆白得非有莊寺以助設色而不言所見不旬日妻忽捨杖起行又旬餘妥貼如無疾者復造神前焚香瞻拜僧問其故始以語之其事喧傳聞者競有所施允机精于醫能修營皆机得酧謝衣鉢所也亦頗有祖風云

信州鹿鳴燕

紹熙三年秋信州解試揭榜畢當作鹿鳴燕以享隨計之士郡守王道夫擇用九月二十九日開筵諸邑子先期皆至貴溪余秀才以二十六夜梦人告曰聞君来赴鹿鳴燕此事已不成諸人皆去了君宜早

歸余寤而不樂以為功名之會必無濟理或恐有家門禍故深憂之明日市中大火延燒民舍數百間自午至中夜乃止煨燼之余公私愁窘平治煤地經月未能竟遂罷此燕但致餞酒以贐行時大兒通判州事張振之監贍軍酒庫

張方兩家酒

浮梁人張士寧淳熙癸卯暮冬之月釀白酒五斗欲趁新春沽賣除夕酒成既篘取之矣復汲水拌糟于甕規以飼豬後二日入其室聞芬香撲鼻試視甕內則又成美醞清辣反勝于前亦取之仍實以水至三日復得酒如初鄰里傳說或以為換幻術與之爭辯終不信乃邀至釀處始驗其不誣出語相賀謂張氏為神所祐從此將興及日旰再往視悉為水矣又西鄉冷水村細民方九家造斗酒寘甕于床側隱處俄而挹之不竭如是十余歲日獲錢孑無勞費賴以贍給數口殊不知其所以然後為長子娶婦經旬時偶客來令婦取酒婦以甕在暗處挈之出見一小蛇繞結於傍蛇望人至即逸去自是甕一空今方九已亡獨子猶在而窮困不可復濟矣右七事皆張振之說

餘干譚家蠶

餘干潤陂民譚曾二家每歲育蚕百箔紹熙元年四月其妻夜起餵葉忽見箔內一蚕長大與他異幾至數倍而逐節為一色青紅黑白皎然不雜當中如黃金透徹腹背妻知為佳祥取香合捧承別挫細葉鋪籍寘諸佛堂旦起揭視則已生兩耳明又旦生尾俄而衆足皆隱徐生四足能立全如馬形時、勃跳作戲九七晝夜馬不見忽得小佛相似入定觀音蒙頭跌坐外間傳說求贍覩者駢肩疊迹譚氏畏有他變乃并合瘞之於桑下是歲所得絲絮倍于常年至於小蚕寒蚕亦皆遂意二年三年皆然及四年癸丑春夏所育猶昔了無一蠶成就甲寅乙卯歲亦如之其村鄰有以女為張恩順婢說此事蓋親見之

廬山水精

水精出于信州廬山之下唯以大為貴及其中現花竹象者朱齊才家在彼舊頗贍足十餘年來浸衰落嘗因寒食拜掃先墓小民百十為群入山尋采水精且鬬百草為戲朱獨行院徑間忽見一石塊光輝射人熟視之真寶石也高闊如大甕喜甚懼為衆所見取亂葉蔽之既還舍呼集田僕二十輩乘夜舁歸許臨安內苑匠聞之請於院瑞求假至信視已立價

復增三千貫朱付之類以小康麗水人盛庶宇復之名士也曾仕于信得二片高四寸許闊稱之中有青葉成行全如萱芽初抽之狀盛君寶藏之遇好事君子乃始出示（張右二事皆思順說）

郭教授

成都人郭某（不知名）監興州大軍倉與戎帥吳挺少保厚善嘗有軍中駛卒因請月粮以語言忤郭、訴於吳、殺之郭後鎖廳登紹熙癸丑第調興元府教授未及赴同郡王翊主簿同年生也夢為數吏追逮趣其行甚遽翊知其為冥司不肯前進禱之曰有母年老不審何罪願使者明以告然後承命其人云照興州承局事翊以寒士得一官生平不曾到關外所謂承局者無由相識今所對果何事耶諸人更相驚顧曰且子細且子細一人云幾何錯了即捨去翊覺惘然莫測又數日聞郭君殂始訪得興州本末乃與人言

馮資州墀

蜀人馮子春為資州守其墀從之官嘗須公使銀盆老兵持以入墀匿之而称失去且語馮云未嘗用馮以為兵所竊寘諸獄兵衰老不能堪訊鞫遂自誣伏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冤憤具狀訴於東岳行宮泣拜而焚之仍録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之外馮受代復職果州忽見此兵正晝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得以到此對曰銀盆事甚諫訴於獄帝令来追知府女壻對理馮驚懾之次俄失所在其壻即苦中惡當日死馮後七日亦奇卒鳳州通判鄭公遂以慶元乙卯部潼川綃網過鄂州與姪孫伋相遇說此

蕪湖龍祠

紹熙五年春江西安撫司将官林應趾部豫章米網往金陵抵蕪湖内一舟最大所載千斛中夜忽漏作水入如涌舟中之人惶窘無計林具衣冠向龍祠拜禱曰應趾以貧為此役今若是将大有損失何力以償扨須盡徙出又非倉卒可辦舟有七倉輒用甲乙次叙書七闥以卜所向頗大神威靈曲垂昭告遂得第二闥未及搬運而漏自止於是安寢至旦後三日晚至采石舟復漏乃集網衆如神告之證空第二倉見底板正脫一節一小魚當漏處帖、如遞護然已腐矣蓋前者漏止正以魚故神之賜佑大矣哉事右三段了中

丁湜科名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貲產豪盛子弟中名湜者少年俊爽負才氣特酷嗜賭賻雖常獲勝然隨手蕩析於狎游厭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囚縛空室絕其飲饌飢困瀕死家老嫗憐之破壁使之竄父喜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瘐隕溝壑湜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大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士以技顯其肆如市大抵多舉子詢扣得失湜往訪之士曰君氣貌極佳吾閱人多矣無如君相便當魏峩擢第即大書紙粘於壁云今歲狀元是丁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皆多貲亦好博湜宛轉鉤致延之酒樓上仍令僕攜博具立於側蜀士見之而笑逐戲於小閤始約以萬錢為率戲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藝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箄取以歸邸又兩日復至相士肆士驚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比魁選豈復敢望望我術矣湜請其說士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澤潤則吉令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為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悚然具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士曰既以發心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大半迨庭策唱名徐鐸首魁湜為第六云其姪徐德輿尉先民說

夷堅支丁卷第八十四事

趙三翁

趙三翁者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顛人本黃河埽兵避役亡命遇猺思邀於棗林授以道要久之猺捨去令只居縣境淳澤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詔不可往俟我再來與汝同歸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矣果被召見館於葆真宮頃之告歸詔問所欲對曰臣本隸兵籍未有放停公懇頤得給賜它無所欲也即日有旨開封尹盛章給與之遂放浪自如於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為人嘘呵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獜苦冷疾二年至于骨立一日正灼艾而翁來乃詢其病源頓以實告之翁悉令撤去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尺天窓放日光下射使頓仰卧摽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乘日光矣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腹中如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為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痾如洗壯健似少年時翁曰此猺真人祕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之不審虛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又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七月為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炭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為度亦其次也其術出奇而中理友席洞雲往獨紀嶺瀑水潭即築室以居既而百怪畢見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告以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獨不聞五箭者敢問何謂也翁曰峯巔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箭而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澤水泉硬鉄腥錫蟲毒蟻聚屑屋疊巘峻壁巉巖銳峯峭拔刃攢鍔聳齒露骨狀如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列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用要在田環紆抱氣象明邃形勢寬閑壤肥土沃泉甘石清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乃為上地固不必一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其傳復志於此

建昌士人

建昌士人姓失其名往臨安赴省試夢入一神祠值判官捧大簿欲登殿案上有餅貯水誤觸之落地其聲鏗然即驚覺謂為非佳兆意絶不懌既而春牓預選登高科注樂平主薄乃悟捧簿及餅落之音順伯說

潭州都監

潭州兵馬都監某出於天武禁衛離兵籍得官即滿秩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行道過青草洞泊舟龍王廟當具牲牢礼謁其人素強倔且悍庭湖泊舟龍王廟當具牲牢礼謁其人素強倔且悍費薦供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每事加謹某殊不畏然夏夜月明坐於船艙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煜煜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於舟人曰此諸神皆出嬉遊也其人笑曰乃是鬼火耳何神之為取弹弓射之蓋夙精此技百發百中才一弹落光采霍然而滅舟人竊以為憂明旦詣廟審視則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遍体有圻裂紋昨夕弹圓正在袋中以告都監使謝過亦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其一舟失米數百斛鬱答如此全家雖震怖幸二年俸余僅能償直慢神獲不葵魚腹大抵鬼神多驚故尤畏弹也景裴聞其說於錢不狐而忘都監姓名

范斗南妾

范斗南字一卿甌寧人淳熙二年登第待次某州教授買一妾寵之而內子游氏不容乃詐語之曰明年我將赴官道塗行李之費貧無以給今有浦城趙氏遣僕持書来欲月以錢三十千邀我作館客不可失也於是挈妾行既抵彼邑境得村居山寺一僧房稍葺以為寓舍臨遷居妾至戶外彷徨不肯進扣其何所見曰房中有人我不敢入范曰此空室尔何有人汝得非眼花妾發耶強之入未幾妾既抱疾亡迨撤去床帳其後壁畫已古暗隱見青帳中一婦人覆錦繡衾而卧者正與妾寢同乃審向来所覩蓋此鬼范鬱鞅不樂遂為疾嘔所苦勢且危急友人賈正淵来問疾言曰去此三里前村有漁翁蓄藥能起死但慮未必可得須禱之於神天可也於是為焚香祈祝曰若范斗南前程未艾願獲漁翁之藥如其不然則天數有限非人力所能延敢不委命遂往訪之適遇此翁告以故翁曰藥其難合不常有今早笥中尚存一粒為人取其半即以所餘者授之使亟服費携歸煎湯餌范疾去如掃次日愈貴生能文慷慨佳士也故為朋友篤於義如此鄱陽張玘董南一與范為同年進士也乃云親見范告急言挾妾在旅而妻從鄉

里来其事不同

陳堯咨夢

建寧城東黎岳廟所事神唐刺史李頻也靈異昭格每當科舉歲士人禱祈赴之如織至留宿於廟中以求夢無不驗者浦城縣去府三百里邑士陳堯咨苦貧悴費不能應詔乃言曰惟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此中自有獲學祠吾今但齎香紙謁之當獲至應是夕宿于齋夢一獨脚鬼跳躍數四且行且歌曰有官便有妻有妻便有錢有錢便有田堯咨既覺遍告朋友次意入城其事喧播於鄉里或傳以為戲笑稔聞揭榜果預選一舉登科

龍溪縣祟

翁德廣字仲實建安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後知漳州龍溪縣官舍素多祟翁至之明年次女方覽鏡間見黃衣婦人立於側恍惚如夢認為父侍妾呼之至三弗應俄而又有一婦人名久而不出女未知為異也翁從外歸喚家妾了不見但聞喧呶聲在室內遽往視之女已嘔血而仆耳鼻皆為泥所窒力挽之使起竟不救

宋提舉侍姬

宋少卿提舉福建茶事治所在建寧一侍姬臥房中見一女子衣乾紅衫捧一杯羹與之細視之乃其所產之血嗾去不受如此連日未陳詞懇切姬度不可勉接而食之不數日而卒右四事盈之姪為閩茶幹官日所聞姪孫由錄以相示

劉監承

劉大臨以紹熙五年自將作丞出補外得添差通判建康府以贅負無官舍假楊和王宅以居未幾為祟孽所撓雖無鬼物現形而室內八籠一日正晝出行於堂如人所夾持者劉知其怪白於府從寓它處既而妻亡次年又坐秋闈監試為同僚王万樞二子所累罷官歸

王甎工虱異

處州鄰陽民王六八以箍縛盤甎為業因至縉雲為周氏葬甎方施工而腰間甚癢捫得一虱戲鑽甎成竅納虱於中剡木塞之而去經一歲又如縉雲周氏復使理故甎忽憶前所戲開竅視之虱不死蠕蠕而動王匠怪之拈寘掌內祝之曰尔忍餓多時如今與尔一飽虱遽鑽掌心血微出痒不可柰抓之成創久而攻透手背無藥能療遂至於死

王七六僧伽

麗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販貿於衢婺間紹熙四年至衢州詣市駔趙十三家所齎直三百千趙盡侵用之王久留索償不可得時、忿罵趙但巽詞遷延一夕醉以酒與妻捩其喉殺之納尸於大篛內王常日奉事僧伽大聖甚謹雖出行亦以畫像自隨旦暮香火膳敬趙恐遺物招累捲像軸并淨餅香爐併寘篛內俟半夜人定欲投諸深淵將出戶有僧數人繼踵來惧其見也為之少止良久再出則遇僧如初凡五六返天且明不暇顧徑舁至江濱鄰居屠者姜六一訝其荒擾執趙手欲就視不隱乃告以實賂以五楮券姜不聽曰我當訴尔於官趙夫婦哀祈復增十券姜喜乃捨去十日不買賣歸而而持券易錢其妻疑之曰汝無事早歸不做經紀何緣得有錢定是做賊姜語之故妻曰事干人命万一敗露打一塲官司不小汝若入獄我一家如何存活合經官告首姜遲於是往報津邏捉王尸於水中田未應妻厲聲叫呼於州麗水縣奉佛弟子王公捨錢其像卷傍題字曰處州麗水縣奉佛弟子王公捨錢盡西安縣遺牒會得實趙伏辜始驗諸佛示現皆僧伽靈變所格然不能救其死也

西湖判官

侍衛步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熙三年二月六日部諸寨岳五更入受俸至前啟關覺有堅物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怪醜令從卒執縛送於家鬚顏貌古惡着淡綠袍軟幘黑揖曰公乃西湖判官因出戲於遺骂烹之害願亟馳一使往告恐為門下之禍非細脫或不免在徼命固不足惜正事也狄寤而門已啓衆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畢奔馬歸舍諸子已烹蟹分食詫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梦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惟狄與妻存

周氏買花

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艷麗非常時所見者比乃多與直悉買之遍揷於房權閒往来諦觀目不暫釋自是若有所迷晝眠終日則不寤夜坐則違旦忘寢每到晚必洗裝再飾更衣一新中夜呢、如與人語父母以為怪密邀行法者至女畧不動色殊無惧意有鬻麵人羽者老居候潮門外周避迓相遇羽

問之曰或言君家有祟不可治信乎周曰然吾甚苦之無以禦也因具告其故羽曰此猫魅也明日當奉為行誅至期用倫酒馥香楮延致羽布氣步罡少時女已振恐羽運法劒斬其女不覺而入房熟睡數刻起神宇豁然問其向者所見女曰纔黃昏後一少年狀貌奇偉着裘乘馬而來冏絳蠻簿前笙簫隨後几飲食所須應聲即辦諠吟淡語與人不殊今絶矣經數旬女感疾若妊娠者復召羽書符使吞之自是一切復常

陶太尉廟

南康陶太尉廟蓋晉大將軍侃也夙著靈威土人事之甚謹自紹興以來頗不及前香火浸以衰落棟宇頹仆行客過者未嘗展敬牲酒幾於絶跡淳熙初村民童八、者素豪虓横肆遂毀廟以廣其房而於屋之偶超陽偶立小堂聊復寓祀俄而妻病詣巫者卜之巫者曰犯陶太尉之子小將軍所以致禍童生曰陶太尉之神歆矣況其子乎巫曰陶公罷三維空亡故寂、如此今猶有半紀之年過當復興汝無以家致禍童乃止其後靈應果侔昔時

仇邦俊家

紹熙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鄱陽城隍王誕辰士女多集廟下奠獻命道士設醮推客將仇邦俊主其事仇妻在家因如厠遇婦人麗容盛飾從後戶踰藩而入亦來劒袂對坐妻已昏迷猶能遣厮子促夫歸仇以祝事未訖抵暮乃至指空詬逐遂寂無所見明日仇人從於後叫譟跳躍取中堂行器拋擲碎毀妻自此感疾恍惚譫語如鬼神物付着之狀越三日而死既垄怪竟如初仇病暴作與妻無異數日亦死右六事朱從龍說

戚彥廣女

戚彥廣女者本覇州寨兵家子至彥廣精讀書尤遂法律捨父祖故步務農植穀居於文安之東野嘗省所親於濱州蒲臺丁河上留頗久其長女蘇娘小疾在家廣忽見數人捧掖一妹入戶拜於前乃蘇娘也問其何以來曰得爹書說抱病困重母憂悒不可言諸兄弟都不肯來使我省視廣曰我元不病何曾發書歸女探懷取示果手筆也廣絕以為異置女房內別設榻迨旦榻空無人廣益驚愕即日策程還舍女正慽卧未起扣以曩事則了不知自是門中多怪女若為妖物所憑或盛服艷裝或高談闊論或狂吟嘯歌廣呼里巫詫道欽脩酒饌禳謝女欣然而出與范對席語笑自如范慶非己所能治請設醮筵以禱道士至方執爐行道青詞簡錄皆遭竊去衆懇惧而散莊苒歲餘廣為人頗剛直置之不問一日女復塗澤易衣坐堂上召廣告之曰君識我乎我本海神侍妾獲罪王妃屢遭鞭撻所以隱身於君家比聞妃怒已息命我來歸涸君家許時從此話別他日當致微報矣言訖一揖入房女恍如夢覺故疾亦愈後數年

陳靖寶

紹興甲子歲河南邳徐閒多有妖民以左道惑衆而陳靖宝者為之魁傑膚立賞格捕之甚峻下邳樵夫蔡五承薪於野勞悴飢困衣食不能自給嘗歎喟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有官有錢便做一個快活漢如今存濟不得柰何念佛已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蔡五汝識彼人否荅曰不識白衣曰汝不識如何捉得他我却識之又知在一處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喜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所以躡捕之策斯須起便旋路東回顧蔡厲聲一喝蔡為席載起騰入雲霄遡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於益都府廷下府帥震駭謂為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但言正在下邳村下砍柴不覺身已忽然飛來實是枉苦府移文下邳即其居訪逮鄰左驗為平民始獲免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鹽城周氏女

鹽城民周六居射陽湖之陰地名朦朧左右前後皆沮洳藪澤無田可耕且為人闖冗不自振拔唯斐刈

蘆葦織席以生一女年十七八畧不識針鈕之事但能助父編葦而已北神堰漁者劉五為其子娶之不能縫裳逐之歸父母俱亡無以糊口遂行丐於市朱從龍寓居堰側時、呼入其家供薪水之役久而欲為擇配楚士吳公佐本富家子放蹕落魄棄父而出游至寄跡僧寺為行者後還鄉里親族皆加厭疾郡庠諸生容之齋舍因相與戲謀使迎周女為婦假衣襦具酒炙共儗茅舍一間擇日聘取儕輩悉集姑以成一笑意吳生知為丐者必將棄之已而相得甚驩閨終日危坐非便溺不窺戶三出入自如浸、用房中戰勝之技悅其妻妾皆與滛通鄰里悉知之單殊弗悟既而挑妻妾奔遁鄰人以告單、久不歷家舍猶未信然告者至三於是始行追躡得於別村執詣到郡杖殺之妻妾亦受刑單棄之而為山林之遊莫知所屆

清風橋婦人

王耕字樂道宿預桃園讀書不成流而為駔儈諳練世故且長於謀畫鄉人或有所疑則就而取法頗著信閭里間紹興之季去虜從化僑居於山陽甲申秋虜再犯遼避地丹陽北固山之後時淮民渡江者官

一切延納虜亮正隆中有丘德彰者自云春秋過七十本江南人而容儀伉爽幾如三四十歲許善談玄理行吐納之法單得之大喜過望遂以師礼敬事之有言必信一夕從容語曰人孰無道心大抵為嗜欲所敗今將求延生久視之理苟不先絕此段鮮有克終者單焚香再拜力請其要連宵靳固乃授以篋中丹藥使齋沐澄慮擇吉日服之僅月餘單精采推懿陰囊蓄縮全若閹官欲想未斷已無所能為單以為適我願從信愈確丘又戒使靜處一室無與外間相聞終日危坐非便溺不窺戶三出入自如浸、用房中戰勝之技悅其妻妾皆與滛通鄰里悉知之單殊弗悟既而挑妻妾奔遁鄰人以告單、久不歷家舍猶未信然告者至三於是始行追躡得於別村執詣到郡杖殺之妻妾亦受刑單棄之而為山林之遊莫知所屆

清風橋婦人

王耕字樂道宿預桃園讀書不成流而為駔儈諳練世故且長於謀畫鄉人或有所疑則就而取法頗著信閭里間紹興之季去虜從化僑居於山陽甲申秋虜再犯遼避地丹陽北固山之後時淮民渡江者官

司賬瞻之耕衰里中人姓名日陳於府暮冬既望雪月交輝耕聞雞鳴以為天將曉曉起着衣冠而出一僕徐、未至耕先行由利涉門東循河而出欲從清風橋去甫及百步遇婦人携青衣問曰天將曉乎曰然婦人曰我與姪理分析事持狀詣府不知自甚路入城耕曰吾恰欲入城偕行可也同塗未幾復遇數人中一人服飾華楚餘皆秉火炬盡其僕也見耕與婦俱來罵曰汝是何等人半夜三更誘他家子女耕自辨訴其人益怒叱諸僕執縛鞭之百數哀乞命不肯捨正喧拏爭競耕僕始至連聲呼秀才耕應之群怪皆不見繩索自脫不復能趨府還舍惘然尚懷怖惧遺擊處痛毒叵忍踰月乃復常

淮陰張生妻

楚民張生居於淮陰磨盤之灣家啓酒肆頗為贍足紹興辛巳冬虜騎南下淮人率奔京口張素病足不能行漂駐揚州已而顛亮至張妻卓氏為夷酋所掠即與之配卓告之曰我之夫在城中蓄銀五錠必落它人手不若同往取之酋喜偕詣張處通奪之張戰手恨罵酋益喜以為卓氏慕己凡是行鹵獲金珠盡委之相與如真夫婦俄亮死軍田卓痛飲酋酒醉卧之次拔刃刺其喉悉囊其物鞭馬復訪張、話其事責數欲行欲絶卓所出携付之曰當時不設此計渠必不肯信付我今日之獲乃張本於逼銀耳於是聞者交稱焉磨盤在縣北攙淮泗之衝形如磨之圓轉因是得名漢韓信故壘也代生英豪雖婦人女子亦多剛清立節徐中車集載淮陰一婦之夫隕命盜手而婦弗知其後盜邏媒納幣聘為室居三年生二子矣因乘舟過夫死處盜以為婦從久又有兩子必不恨我乃笑而告故婦勃然走投保正擒盜赴官大慟語人曰妾少年嫁良人良人為盜死幸早聞之定不與俱生兩雛皆賊種不可留於人世俱擲諸洪波俟盜伏辜亦自沉而死此二女之志義相望於百年間云

王直夫

兗州茅蓧人王直夫雖出于田家而賦性剛介不媚鬼神每妻子疾病但盡力醫療凡招神禳禬之事皆所不為也黨友或勉之則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平生立志不可易也庸正隆元年之春杪變怪驟興正晝鬼見形於中庭窺户嘯梁移床徙釜歌笑馳走百千態舉室怖眩寢食不遑安直夫毅然不動呼長

幼戒之曰無以異物置疑而畏之吾曹人也肖天地真形稟陰陽正氣彼陰鬼耳烏能奸陽汝輩宜安之勿過憂怯家意少定一日端坐堂上見巨魅身長七尺高冠大帶深衣朱履拱立於前直夫了不動色魅斂袂言王翁真今日正人某等因已敬服猶謂色厲內荏故示怪以相撼而翁若不見不聞自是無敢循舊態矣頷而遣之竦揖而沒

寶致遠

寶致遠者蔡州伏羌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自給為人放曠不拘小節嘗從村墅還家行過古寺基下聞其上有人笑談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傳觴縱飲寶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盤數器皆白角所作因取以歸併古文書一一冊沿塗屢視蓋左道之術寶究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一詞唯鼻息如雷而已獄吏無如之何緊閉之空室不與食經累日引出楊、自如郡守命一府胥兵各買一蒸餬與食盡三倆枚不飽市人聞者爭持麪餉之悉捧食不遺余自稍寬其械囚拘且一月軍中告變推究元惡乃陳訓練也陳既死故事不成郡守呼僧尉謝釋遺之亦無一言行過市觀者如織忽就卧於地視之死矣

周匝二十里田苗勃興有惡子窺見其赤繩之幻告于官縛入郡治郡守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窮書生也何能為所欲者則劇術耳守命面呈一技乃解腰間靴帛寘地上一喝即卓立奮登其顛歌舞而下又解皂絛布地叱之呀然成烏蜣迭下人怖畏奔走寶曰無傷也莽盤旋之際已生麟角鬢鬣霹靂暴起化為飛龍遽乘之而去自是無復可制但未嘗挾以害人故安居自若

楚州癡僧後紀

楚州癡僧行欽者支甲載其事云不知所終浮梁人計顗道說數年前武鋒軍陳訓練結黨亾叛日與衆聚首于閱武亭下楚人皆莫知其忽癡僧一見之忿怒切齒问其獨在彼拔其腰間劒殺之而持劒出市呼曰我今日殺子大賊街吏執之繫訊司理院不荅一詞唯鼻息如雷而已獄吏無如之何緊閉之空室不與食經累日引出楊、自如郡守命一府胥兵各買一蒸餬與食盡三倆枚不飽市人聞者爭持麪餉之悉捧食不遺余自稍寬其械囚拘且一月軍中告變推究元惡乃陳訓練也陳既死故事不成郡守呼僧尉謝釋遺之亦無一言行過市觀者如織忽就卧於地視之死矣

張二姐

下邳朱邦礼家于宿預買少婢曰張二姐雖無要疾而形体枯悴肌膚皴散絶可憎惡姑使執庖爨舂汲之役凡六七年有游士劉逸民扣謁喜其高談雄辨留之教諸子在館下歷歲未嘗輒出外戶朱極賢重之每會親友稱賛其靜操乃命二姐為供給洗曠蓋以其醜陋無所致疑久之顧限已滿告辭而去朱亦不問如往俄而劉亦謝退後十餘歲朱赴試省囘因詣市肆聞有人呼聲囘頭顧之元不識面其人乃邀至所居具公服再拜叙致曩契乃逸民也既登科第得京秩矣方歎羨次又一婦人者着愬譽拜于廷如初家人見尊長之礼朱側身斂避劉挽之坐曰故主翁也何辭焉細詢其由則二姐也且言曰自違離之始無人貢笈偶值此婦遂與之偕行念其道塗勤謹存于家閒而温良惠解實同甘苦故就以為妻恩出高門不敢忘也延朱置酒罷而以五百千贈之時政和末也

潘謙叔

南康士人潘謙叔世居西湖釣魚墓下為人剛介利頗涉獵書傳亦常入官府與人料理公事淳熙中因酒醉逢群不逞于道爭較是非為衆毆擊碎其腦還家未幾而死妻懦子弱不能訴紹熙元年中夏之末日晡時漁舟十數集墓下舟登岸飲酒見數百鬼附火坐取小魚炙於火上爭奪食之鬼或無頭足在傍者以熟魚納頸内一鬼以手掩面而食魚呼舟人之名審听之則謙叔也皆惧而走群鬼亦呼譟散去此

夷堅支丁卷第十十二事

鍾離翁詩

淳熙十一年漂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劒之狀蓋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閑抱象牋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墅細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於逸肖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畦逕非得於心而應乎手者不能尔飄然神仙風度固有所本云真本藏于建康府治府資庫絹素裱飾處皆斷裂獨字畫不動景裴嘗見之庚申歲者豈非藝祖創業隆平元年乎

潘元寧驚梦

潘元寧青田木溪鄉人好賓客嗜食鼈亢溪潭之側獨捕有得必售之紹熙三年春漁者持一巨鼈来其重六斤潘見而喜即欲烹食妻曰今日上七不應食此姑留之以俟明旦可也諸子以繩絆其足牽曳為戲抵暮墮溝中失所在經月餘妻梦一偉丈夫泣告曰向者將膏鼎鑊賴娘子一言勸止旦得苟延而不幸落溝渠內為蟲蛆咂齧一足幾乎與死為鄰願賜終憲以語潘、笑曰恍惚之梦何足信凌晨起思之正見前鼈跛足曳于泥中取之出使僕放諸河中夫婦皆梦来謝

櫻桃園法師

臨安殿前司前軍有亡卒將偏軍侯亮出捕之經櫻桃園見一道士古貌長髯戴七星黑冠披紫霞雲服立於道左亮過其傍道士怒目切齒作色而罵曰可聽叵耐一個健兒行動直得如此大四体亮曰我自行過干汝何事其人又曰幾乎推倒我、是上清大洞法師知北極驅邪院事解擒捉天下鬼神如今朝廷官員都敬重我汝何得厮欺負兩人喧爭不已道士批亮頰亮不知端由未敢報但以手搦其腕道士不能敵顧而言曰且捨汝去今夜三更後當使汝知我神耳亮歸舍情思弗安半夜忽如中風者狂顛叫哭若為鬼物所憑家人往挽救其力比常日十倍莫可近於是迎師巫考治皆不効奄、百許日得五雷陳法司怪乃謝去所謂道士者蓋鬼也右二事朱從龍說

江友掃廟

鄱陽士人江友以庸力自給一生不娶妻老而強健

貧擔不衰淳熙十六年正月八十始捨去故業捐身
為中堂奴供掃洒事日飯後廟祝孫彥享家夜則宿
廡下孫氏苦貧江之食或經日不繼紹熙四年十二
月十三日將曉遍掃地門戶未開遇一秀才與之相折
問訊扣之曰翁今幾歲曰八十四歲矣其人云吾知
汝無飯喫無錢使當少濟汝即呼其僕耳語俄頃米
一斛錢三貫在側江拜而起了不見人遽妝錢米入
室而復詣三神坐前髣髴見一神起立繫腰絛旋即
仍舊江每於深夜聞神王駕車出其導卒公喝之聲
全如帶鈴鶡鴒然廟外居者亦時或聞之但未嘗有
所覩

平陽杜鵑花

王順伯為温州平陽尉常以九月詣村墅視旱田道
間見杜鵑花一本甚高花正開幾數千朵色如渥丹
照映人面皆頼許其非時以詢土氓皆云此種只出
山谷一歲四番開於春秋為盛順伯欲訪求小者竟
不可得疑亦但有其一云予記神仙傳所載潤州鶴
林寺有此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或窺見三女子
紅裳艷麗共游樹下俗傳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繁
盛異於常花節度使冉寶道人殷七云曰鶴林之花
天下奇絶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云曰可
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云乃前二日往
鶴林中夜女子來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今與
道者共開之來日晨起花漸折藥及九月爛熳如春
一城驚異然則杜鵑之秋華在於平陽固不假女仙
及道人之力也

蜀獼猴皮

彭仲訥送其兄仲和往臨安置餞於鄱江之南天王
寺見村民數十列坐廊下探籌相向若有所営就視
之皆江岸漁人也問其所議何事曰有川客持一獼
猴皮來售其價十三貫足我曹恰二十六人各人出
錢五百文買今將割裂以去彭曰一猴之直至微安
得買皮而有此價漁人曰是川中猴皮以置釣上用
釣白魚百無一失一番入水則愈更緊潔久而不壞
於吾鄉土産者皮着水即爛只堪兩三次用耳故不
惜高價惟恐失之予仲子前歲自夷陵得一猴高二
尺形狀獰醜可憎携歸馬廐踰年而死馬卒剥其肉
熹食漁者適過而見之謂峽蜀相連遷以五百錢買
其皮去喜不可言蓋正濟所須且難值也

王履道政和初為相州司録秩滿入京相守韓純彦深知之會其弟粹彦乃赴闕乃蔡絛婦翁時絛父京當國純彦以王嘱弟曰兄差遣不須遷且以王司録為先王正以文聲動河朔滿意平步三館有善相者語之曰君侯貴人然自此只得冷官二年外始意涉歷清華直上兩地當建節鉞典兵権但晚節落莫更無他語上笑曰不須慮尔王未以其言為信既到京師除宗子博士最為閑士其事遂寢居職三年遷軍節度使作牧靖康初坐守賊至謫象州而没相者之語無無一不酧紹興汝紹少卿會次歷言曲折紀録今五十餘年故相者乙丑邁侍先公在鄉里汪寺皆不復可憶僅能追書如此

慢　不慊所居在封丘門内一寺寂、不聊欲丐外任或曰寺外某秀才乃梁太傅容梁令渠延納士大夫之賢者勿惜一訪之王即與偕往秀才邀入小齋見列書畫數十卷軸悉為跋識其尾而退王素習坡公翰墨而梁自言為公出子秀才如獲至寶捲賓諸篋立馳馬造梁第示之次日有旨除佐著作蓋梁已因上直薦之矣蔡不預知一日在局蔡使人招至府不相見而命一老兵引趨長廊後小書院出黄袋文書付之乃試外制三題也凡合用筆墨紙硯糊匣前尺壓刀硯滴一、畢倫旋又具饌甚腆舉所餘送其家文既就而無由可達覺窓外有窺者謂為老兵呼之急隱避蓋蔡也少焉老兵来取然後導以出明日御筆除中書舍人蔡持之不下而奏言自来未有小

鄭道人

紹興二十年鄱陽有鄭道人不知從何来不肯入道堂日行丐於市夜則出宿於城北縣社壇内距郭門七里四無人居縣嘗以春先期命吏理葺祠宇不克歸是夕哨寒見鄭拾枯松亂葉燃火於角屋若與人對語夜沮半故謂之曰向火已煖可去矣切莫造妖作怪增種惡業将萬劫沉淪永無脱期又揖而起俄獨卧于火傍旦而復出留連数月無一人與為友

侶或以為有道之士或以為遺甦怪所迷必墮鬼録
唯友文頗識之曰異人也其後不知所之友文説

王侍晨

王文卿侍晨已再書於前志紹興初入閩不為人所
敬嘗寓福州慶成寺群僧見其所為疑涉迂誕使僕
夜擲瓦礫於窓外欲其怖也王殊自如已而擊瓦再
至王叱曰人邪鬼耶一例行遣僕應聲仆起竟不復
生是時張和尚圓覺正以道術擅名閩人呼為聖者
王與之往還聞張為人主無事語所善曰當作閑這
耳及暮張無家訊潔壇席燈燭如晝俄風從西北来
撲滅無餘才食久煥然復明道衆多與之不協因府
治設醮禱雨命為高坫王請於府前立棚令道衆行
繞其上已獨仗劒禹步於下方宣詞之次星斗滿天
已而暴風駕雲水從西北隅至燭盡滅震霆一聲甘
雨傾注其徒懼、而下王已去矣自是道俗始加尊
事王之術蓋習五雷法然用以為戲及妄害平人恐
非神天所能容

張聖者

福州張聖者本水西双峯下居民入山採薪逢兩人
對奕于盤石上與之生筍使食張不能盡遂謝去即
日棄家賣卜未嘗呼錢布卦而入禍福死生隨口輒
應自稱曰張鋤柄紹興中張魏公鎮閩毋莫夫人多
以度牒付東禪寺使擇其從披剃張長老梦黒龍蟠
踞寺外旦而観之則張也問之曰欲為僧乎曰固所
願也於是落髮而立名圓覺常以双拳納口中每笑
時幾至於耳素不識字而時、賦詩見交游間過舉
必盡言諷勧郡士林東有才無行嘗批張頭曰圓覺
簑掠而肌膚無所傷竟用造妖惑衆劾於朝流梅州
久之復歸鄉己卯之冬或問十兄家皆奠能曉既乃温陵新歲状元為誰曰在梁丞相魁天下十兄者克字也張所遇奕者一巾一髽、者與之笥蓋鍾子云福士王光烈説

陳元紫姑詩

侯居陳元居縣之甘洲以進士第二人登科未食禄而卒癸志嘗戴其三梦既没而鄉年二士請紫姑仙得兩字曰陳元復書一詩曰月桂曾攀第二枝緑袍

楚得意拂丹墀不露雨露空歸去折斷連環多少悲
楚陳巍捷之後方娶妻纔為夫婦月餘而永訣故韓不
能忘亦可哀也甘州土人葉伯起說

此卷照日脫李忘且先弟一條
時刻有

庚堅支戊序

庚堅諸志記夢亡慮百餘事其為憍怩朕驗至笑然
未有若呂覽所載之可惟者其言曰齊莊公時有士
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袧丹績之冠東布之衣
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嗛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
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
無所挫辱今為是人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
不得則死之於是每期與其友俱立于衢三日不可
得退而自殺予謂古今人志趣雖若不同其真情徑
行者蓋有之矣若此一事決非人情所宜有疑呂氏
假說以為詞不然烏有夢為人所陵旦而求諸衢至
於以身死焉而不悔所謂其友亦不癡物耳略無片
言以開其惑可不謂至愚乎每讀其書必為失笑
支戊適成漫戲表於首以發好事君子捧腹慶元二
年七月初五日序

卷第一十六事
石溪李仙
萬壽寺門子
劉黃二道人
觀坑虎
陳氏女為白起
雷峯異僧
浮犧妃祠
陳公任
卷第二十四事
海船猴
王彥謨要
章茂憲梦
葉丞相祖宅
鄭秀才夢
阮秀才酒錢
黃惠州
卷第三十三事
成俊治蛇
楊教授弟
陳璉頭
蔣洋村鬼
師姑山虎
張漢英
杉洋龍滸
閩僧宗達
福州氏家豬
胡仲徽兩鳶
孫知縣妻
鄭主簿夢訣
陳魏公父墓
方翥招紫姑
孫大小娘子
淡水漁人
池州白衣男子
卷第三十四事
吳雲郎
善鑑為僧
黃池牛
閩僧如本
辰州通判
辰州地主
豫章神廟
卷第五九事
劉元八郎
文惠公梦中詩
闕王池
胡通直
鼈癥
陳氏鬼疰
蔡康治寸白
張子智毀廟
金山廟巫
李卷小宅
李興都監
衛承務子
錢掃幕
錢林宗
錢仲之瘖
獨腳蓮
德化鷙獸
張氏煮蟹
蔡通判
太陽步出王氏婦
房州保正
張拱之銀
五臺文殊
妙緣寺
任道元
繡川驛
李林甫

卷第六十三事
青田富室
陳使君
太歲堂
杳屯渡小童
三公神
婺州兩會首
黃主簿畫眉
卷第七十事
邵武秋試
鐵索寺古墓
黃教授後身
桃花源龍
錢氏鼠狼
卷第八十一事
許容還債
陸通姑
湘卿祥兆
黃戴二士
許子交
天台士子
黃師憲禱梨山
能仁長老
余氏婢夢報榜
胡十承務
王法師
信州營卒趙超
蒼嶺二龍
鼷鼠蟻虎
河東道人
許大郎
龍陽章令
卷第九八事
同州白蛇
海鹽巨鰍
嘉州江中鏡
胡廷衡詩讖
卷第十十一事
宋都相翁
余程守婚約
回香院雞
梁軌中
李王二公卜相
凌二賭賻
程迪功失目
呂九齡及第
仰山行宮
雷震雞
解俊保義
蔡京孫婦
董漢川孫女
黃師憲佳兆
雷斧
金谷户部符
程氏買冠
燕湖王
朱南功
胡畫工
凝女

石溪李仙

南劍州順昌縣石溪村民李甲年四十不娶但食宿於弟婦家常伐木燒炭鬻於市得錢則日糴二升米以自給有餘則貯留以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嘗妄費紹熙二年九月入山稍深倦憩一空屋外聞下棋聲知是人居望其中有兩士對奕李趨進揖之呼為先生奕者笑而問曰汝以何為業對曰賣炭尔又曰能服藥乎應曰諾即顧侍童取瓢中者與之童頗有吝色曰此何為者而輕付之咄曰非汝所知藥正紅而味微酸服竟亟遣出約曰三十年後復會此山中出門反顧茫無所覩嗅腰間所齎乏飯臭不容口傾之於水而行迨還家既歷三日矣遂連夕大瀉自是不復飲食唯啖山果鄉人稱之曰李仙張深甫說

楊教授弟

福州水中里中有一山壁立百丈自來無人能登楊宜中教授之弟為人輕浮不護細行忽夢黃衣道人告之曰明日清早可來山中相會至旦以語所善者凡數輩相約偕行緣塗謔浪到其下楊徑攝衣升峻壁步武雍容如履平地衆佇立驚顧已笑于山顛訪黃衣者不見但白花滿谷時正餕悉擷而食之略無遺餘且揮手下招其徒皆莫敢仰視遂徐徐而下是夜復夢前人憙曰何得多口乃置大鉢使之飲楊一吸而盡無噍嚙咀嚥津嗓牙頰間吐只著單衫坐山上累日乃還衣不沾濡云未嘗值雨也從此飲啖比平日才十之二三衣道士服往來塵市白　如玉風骨頓清飄飄然有出塵之態蓋已有所得矣淳熙中猶存林應求說

萬壽寺門子

福州萬壽寺紹興初有一獠子自鬻充守門之役凡累年啓閉洒掃晝夜不少怠在僕廝中最為勤飾主僧議脩堂殿度須五百千正擬精擇庶幹者出外求化獠知之白曰在山門已久無所陳力願為常住辦此緣一寺皆指以為狂少頃錢至方大警異或扣所從來笑而不答後主僧詣山莊收禾稻獠率於門房寺為斂瘞畢始報主僧主僧曰兩日前吾見其人策杖過此不作揖而去謂其有所不合不知其亡也命發瘞視之但衣服存耳余軻陳璧頭說

紹興末福州有丐者陳璧頭不知何許人衣裳垢溷不與人接語形容尤極穢濁然未嘗梳髮而頭無蟣虱未嘗澡浴而身不臭每處於安泰橋之西偏以破席自蔽僅能容膝口出中常吐一物于掌堂白正圓玩弄不已或為人所窺則笑而復吞之蓋內丹也若坐若卧動經月餘不出乞食驀然一出則奔走不少駐張圓覺頗識其異遺之詩曰釋氏三千金世界道家十二玉樓臺不知雲鶴今何處空使璧頭夜卧堦數年後失其所往

劉黃二道人

蜀蓬先生者寓於泉州以道術著名從之游者數百輩福唐有劉黃二道人亦其徒也黃年長劉呼為兄淳熙五年將同往訪之劉行至江南忽稱疾黃誚之曰汝扞格如此何以入道我今自為計劉曰平生碌碌無尺寸工夫又不見先生而逝恐淪下鬼黃曰凡人學道者未必一世可成苟有可就舍且椎寄託俟來生脩持當符所願越二日劉死黃焚其尸後兩夕宿于旅邸劉不見形而詬罵于左右曰為尔所誤鬼録未肯受令去留俱無所附為之柰何黃曰何不寄止於人邪曰吾已為鬼將安往遂追隨三晝夜殊遭辱撓乃曰有一家頗豐吾送汝去於是還州福初郡富民鄭氏待黃生甚異妻有娠將孕黃扣夜其扉曰命適有急幹故冒夜入城願假一宿而去因扣鄭妻免身之日曰未也黃密語劉曰六年黃復至鄭館冬寒擁爐嬰兒亦坐其傍忽笑曰黃哥記得與我在秀州打父閒而大呼曰吾兒何為十有九歲矣動作語默全化時事否黃為之色變鄭譫語乃不復言慶元丙辰世福士李大同說

籌洋村鬼

福州羅源縣村墅名曰鶴洋別村往反屢矣一日歸差晚山下來呼之曰多時不相見樵覺為已死神色沮喪徐乃能言曰尔死矣如何在此其人曰我本未合死今居此無異昔時指茂林間曰我只住其中可偕往說話樵拒之曰日勢且黃昏恐家人候門不便乃曰尔若到我家為傳語娘我住此與生時一般不用憂憶但有酒食時安排在門外自當歆享樵急揖之而去明日具言於鬼妻泣而焚紙錢設置酒殽閉門祝之少選出視特空器耳其存也有妻及三子死後妻

携子改嫁屡為繼父笞苦繼父嘗獨至香嶺遇鬼遮道罵曰爾之惡何由可柰既取我妻又虐我兒是何道理遂詹拳毆之此人亦與爭鬨相追至洞口值有行過者訝而問之鬼乃没迫還舍青痕遍體自是不敢復仍前過陳定甫說

觀坑虎

羅源觀坑村有一嶺不甚高有平巔居民稱為篙上田家有一婦嘗歸寧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今省侍爺娘與爾無冤仇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遽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然此婦見鷙獸不怖悸乃能諭之以理亦難能也張照述說

師姑山虎

紹熙四年春古田縣師姑山有村婦采筍為虎搏去初夜見夢拎家曰我初下山逢黑虎從對岩出相去尚遠急匍匐登山躲避為兩個小兒強把我脚不得前進但叫天乞命虎已在側即行啖食苦哉苦哉其家人盡起秉火挾杖迹婦所之正落草坡上身無全膚舁以歸舍半夜後虎繞屋嗥吼四出若有所索凡數夕乃止蓋搏人而不得竟食所以逞怒兩兒乃倀鬼也

陳氏女為白起

慶元元年三月福州江南民陳氏女十七歲得病臨絶告人曰我古白起也女素不知書家人咸驚異焉謂曰白起乃秦國將軍下世以來一千三四百年矣何謂有此言女曰是也為生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世世作女壽不許過二十今日之死命也夫語畢而没趙婿家

張漢英

張漢英者本長安人遭亂南徙家于福州貧困無所依寓宿于萬壽寺僧堂之後仰僧飯以自給紹熙四年六月夢為黄衣卒所逮付之一絶便援以行四顧皆昏黑莫知所向俄而絶斷寸步不能進佇立以泣黄衣忽從小巷舉手招之隨以行到一官府門楣極低牓曰日考纖毫過惡之司主者白衣攫案決事左右侍者皆女子亦衣白主者大聲叱曰汝在陽間作何過惡對曰平生常念濟物恨力不能逮心初未嘗有害人之意主者曰汝功名休要覬幸但欺心事此間隨所為必書不可不知也張不敢荅驚悚而寤亦不為人談後來所覩明年三月抱疾死人疑其或有

隱憲云

雪峯異僧

古田觀音寺長老法椿嘗挂搭於雪峯與一游僧聯單漸西人也趍進頗崖異好為夸大之言每云福州人要罵僧作禿奴此何理也然其俗多修淨土郤似可喜其後偕入城如皷山凡十僧同行未到五里旋風倏起於步武間衆錯愕失次幾不可立少頃風定此僧已不知所在矣皆疑為散聖混凡者或以為怪人云法椿說

杉洋龍潭

淳熙甲辰歲福州盛夏不雨府帥趙子直命諸邑凡淵靈異之處悉加敬禱古田縣杉洋嶺閒拔閒居民每往祈雨多獲甘霪境內有神祠湫山有三潭在岩於是邑丞陳某詣其處焚香致詞罷向潭簪笏端立願一覩龍形丞為人愿慤移時不懈俄黑雲從山腰起偏覆大空一物躍出第三潭盤於岩石之上蓋龍肢也色正黃其大如椽陳倉卒趍下得民家少憩即時大雨周浹一晝夜三日乃止郡上其事于朝詔加封立廟

浮曦妃祠

紹熙三年福州人鄭立之自田境浮曦灣未及出港或人來告有賊舡六隻在近洋盡謀脫計於是舟師詣棠吉珓雖喜其必無虞然遲回單寡不宜以白晝顯行迎禍之黨爭勿墮其計中不若侵晚打發出其不意庶或可免況神妃許我邪皆曰善迫出港果有六隻翔集洪波間其二已逼近舟人窘迫但遣瞻神祠致禱相與披甲發矢射之矢且盡賊將跳入忽烟霧勃起風雨驟舳艫已接一魅持長叉至驚波駕山對面不相覩識全如深夜既而開霽帖然賊舡悉皆東南去望之絶小立之所乘者亦漂往數十里外了無它恐蓋神之賜也其靈異如此夫人今進為妃云立之說

閩僧宗達

閩僧宗達住持羅源山寺連彌受業其後游方江湘間與江林行者之叔昇以沙田境浮曦灣未及出港或人來告有賊舡六隻在近洋盡謀脫計於是舟師詣棠吉珓雖喜其必無虞然遲回單寡不宜以白晝顯行迎禍之黨爭勿墮其計中不若侵晚打發出其不意庶或可免況神妃許我邪皆曰善迫出港果有六隻翔集洪波間其二已逼近舟人窘迫但遣瞻神祠致禱相與披甲發矢射之矢且盡賊將跳入忽烟霧勃起風雨驟舳艫已接一魅持長叉至驚波駕山對面不相覩識全如深夜既而開霽帖然賊舡悉皆東南去望之絶小立之所乘者亦漂往數十里外了無它恐蓋神之賜也其靈異如此夫人今進為妃云立之說

閩僧宗達

閩僧宗達住持羅源山寺連彌受業其後游方江湘間與江林行者之叔昇以沙田境浮曦灣未及出港或人來告有賊舡六隻在近洋盡謀脫計於是舟師詣棠吉珓雖喜其必無虞然遲回單寡不宜以白晝顯行迎禍之黨爭勿墮其計中不若侵晚打發出其不意庶或可免況神妃許我邪皆曰善迫出港果有六隻翔集洪波間其二已逼近舟人窘迫但遣瞻神祠致禱相與披甲發矢射之矢且盡賊將跳入忽烟霧勃起風雨驟舳艫已接一魅持長叉至驚波駕山對面不相覩識全如深夜既而開霽帖然賊舡悉皆東南去望之絶小立之所乘者亦漂往數十里外了無它恐蓋神之賜也其靈異如此夫人今進為妃云立之說

時伐曾寺後木兩株與人令墮惡境每遇煮穫煮水必將我脚代薪所幸平日無他過只坐此罪受竟郤超生矣此寺僧衆稍多清晨赴齋堂吃粥三次先是洋銅汁次鐵汁末乃粥也汝切記取俄而報繩床火發群僧聚立於法堂上一僧脫衣登床受炙痛楚不可忍少選趨下復著衣續有墮者如是不已達曰是皆謗舡若之人大凡道眼未明妄說東西罪業至重汝宜深戒吾幸不罹此苦可為世人一一說之沙彌流汗匝躰瞿然而寤蓋在榛莽之間當時佛屋鍾樓金碧晃耀皆幻也予所紀沃焦山事頗與後一段相符

陳公任

陳公任者福州長樂縣巨商也淳熙元年正月一日其妾夢三人入門其二衣綠袍文牘大書於壁問曰陳公任今年四月初七日主惡死妾識字能讀明旦告其侶曰夜來夢極不祥相與視壁上字一無所有皆匿諱不敢說久之衆商張世顯何仲立仲濟十余輩議云福清東墻莫少俞治舡欲以四月往浙江可共買布同發如期而行至州界鳥鷹港夜可二鼓舟師報船無故自拆世顯遽擁衾出是時碇泊處去岸猶丈許覺如有人擁其背至岸餘人相繼騰上惟公

夷堅支戊卷第二　凡十四事

海船猴

廣州海山樓下商客舶船養一猴甚馴育之既久與人無間商婦生嬰兒已三四歲猴每抱持之習以為常家人亦視之不問一日商登岸婦在寢猴輒挾兒直升桅檣之顛其高數丈滿船人皆驚愕而猝不可取但鋪設帆席帷幕四環于下以防墜水遣篙師援而上將至矣猴遽放手兒遂墜板上碎首死商殺猴況諸海中然痛恨無及矣相州人張正叔時避地在彼親見之予亦記小說中有猴效人浴兒而舉置湯鑊內者既云異類自不應仰之如人也

胡仲徽兩薦

胡仲徽以紹興中兩請鄉解毛山人之相鼇頭先生之卜皆已書於庚志而猶有遺者癸酉之秋將入試寓館於城隍廟巷人家樓上有富家翁送其子應舉欲胡為助許以錢三百千胡謝之曰吾固甚貧然學業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者何暇推於彼及他人乎翁去胡念厚餌可戀貯懷抱閒未決夜夢黃衣卒登樓稱報榜胡問已得失曰正為姓名正榜所以來報胡甚喜卒既下復還白曰秀才解雖定名更須莫要管閑事乃可胡矍然而寤思晝日富翁之囑力却果預薦已卯之秋以魚經就試郡學士子或夢人云今年秉是賦作都魁覺已告親朋莫曉所謂是歲賦題出天子與日月並明以天子無私明並日月為韻滿場第一韻押明字者十人而九胡獨押私字前兩句曰聖德高拱天光下垂考試諸官擊節嘉嘆遂冠首選乃知片言隻字固不素定又豈可復容私意哉

王彥謨妻

紹興癸亥梁仝道侍郎寓居鄱陽妙果寺隨行王彥謨提轄者娶妻處子僧堂後以典質取息自給生四子曰晉卿舜卿楚卿月卿卿妻極狠悍有兩婢役使甚酷晝夜不得少休每見其困睡必按皂角滓墊其目至經日不能視或勸之曰婢妾有過當箠之不可怒則逐之去不應損其眸子壞它終世殊不為止後彥謨死浮財積鉅萬緡四子分徃楚月三卿相繼亡悍妻因病目遂雙瞽宛轉床席間呻吟悉悔飲膳不能以時得應章顯若此右三事張子温說

孫知縣妻

丹陽縣外十里閒土人孫知縣娶同邑某氏女女兄弟三人孫妻居少其顏色絶艷性好梅粧不以寒暑著素衣衫紅直繫容儀意態全如圖畫中人但每澡浴時必施重幃嚴障不許婢妾輒至雖楷背亦不假手孫數扣其故笑而不答歷十年年且三十矣孫一日因微醉伺其入浴戳鑽隙窺之正見大白蛇堆盤于盆內轉睨可怖急奔詣書室別設床睡自是與之異處妻蓋已知覺才出浴即往就之謂曰我固不是也葬後二十年閒若子若孫皆病目甚者至於盲陳汝亦錯了切勿生他疑今夜歸房共寢無傷也孫雖甚惧而無詞可卻竟復與同衾綢繆燕昵如初然中心疑悚若負芒刺展轉不能安席怏怏成疾未踰歲而亡時淳熙丁未歲也張思順監鎮江江口鎮府命攝邑事實聞之此婦至慶元二年年恰四十猶存

章茂憲夢

章茂憲頴臨江新喻人淳熙乙未歲赴省試畢歸鄉因過近郊一僧寺意中小不適頭目昏困遂託宿初之父工部郎中守也

葉丞相祖宅

葉子昂丞相祖宅在興化仙遊縣葉氏族派百餘家皆居一村此宅擾其要會群仙環峙如屏如障紹興

中術士羅正甫者因行地至馬謂宅人曰論此岡形勢當出宰相但嘗經發洪之害須生氣積久復故始合相法以是遲了百年發洪者俗指言洪水從山上逆出衝破成竅也是時子昂為上虞宰後十五歲拜左僕射蓋距發洪時恰百年正甫以所言驗效士大夫聞者爭延致之然無復其應也

陳魏公父墓

陳魏公父墓在蒲田境中南寺之側本一富民葬處也葬後二十年閒若子若孫皆病目甚者至於盲陳有術人語之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以其他售與它人則可不然日甚一日歲甚一歲禍將益深殆不可救矣富子大惧即別卜改窆而故穴為魏公家所得富氏病者愈而魏公正位宰相官至少師然則其殃不容僥與也

鄭秀才夢

興化鄭秀才棠赴浙漕試寓客邸其弟景實在學中每夕謁告從之宿兄嘗呼之曰適夢數中榜人憧憧走趍云尋一個鄭大成不知去處此為何者明日臨安解試揭榜果有大成在焉數夜後又夢到一處見

揭巨牌其上皆人姓名但記有李楠者以金填之是夜漕榜出楠為第一人鄭君乃不中選此二夢於身了無所預冥冥之中何所係而先告若此

方翥招紫姑

莆田方翥次雲紹興丁巳秋將赴鄉舉常日能邀致紫姑神於是以題目為問神不肯告曰天機不可泄又炷香酌酒禱請數四乃書中和二字翥時方十八歲習詞賦遂遍行搜索如天子建中和之極致中和天地位以礼樂教中和中和在哲民情如此之類凡可作題者悉預為之是歲以士子多方為兩塲其賦作前題曰中興日月可冀後題曰和戎國之福始悟所告翥試前賦中魁選予少時猶傳誦之其警聯曰八紘地闢符一馬之渡江六合天開光五龍之夾日佇觀僚屬復先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翥次年登科然蹭蹬三十年才為秘書省正字而止

阮秀才酒錢

莆田士人王育卿嘗預鄉薦夢若入冥司三人冠服坐于其上一呼王臨階問之曰頗相憶否曾向與君同筆硯王不能識也又云君大期殊不遠故欲奉告耳俄皆起入屏後王望几案上有文書一冊就視之皆細書人姓名而詳具所為善惡功過其一曰阮某不合賴人酒錢減壽幸紀未暇它閱三人出謂王曰過三年當再相見出行廊下見里巷張空枷繫受訊欲往問勞之送吏不許覺而不樂試遣子詣張氏則昨夕中風疾矣經二年自料不久於人世乃扣謁阮秀才從容言曰吾子常日曾與人有訟否事曰素不好訟固問之乃言但昔常開酒肆有負我錢十五千而游販他鄉不歸者固誣為其兄所欠訴于縣逮治之遂如數相償王愀然曰如是則冥符有証吾必不免徐告阮以所見阮亦悔之王至期果死

鄭景實說

孫大小娘子

吳興孫提舉家居臨安既沒之後其妻與二子五女孤弱同處女皆美色長者先亡弟四女為同宗養女第五女流落於永陽郡王後院乾道元年浙西大疫孫二子并婦及第二第三女長女墓不吉所致遣所親少年魏二官人往新市舉焚其柩魏既至以告守庵老尼姑尼勸止曰今年天行熾每誰人家不壞人曰大小娘子入土數載幸自寧帖豈忍無故殘暴其朽骨以起衆下之冤憤哉魏

曰吾亦何心但奉宜人命為此詎容空回尼閉拒再三不能遏乃曰待與他說明旦來可也魏莫能曉所言姑應曰諾遂去此女蓋自莖之後常夜出至尼房問曰酬荅聽其誦經迨三四更始退是夜亦至尼告之曰有一因緣不厭當頗知否女曰吾果知之煩師說與魏一吾門災咎無數當然非我丘墓所作望令歸白吾母為罷此役如不動瘞穴却自保護兩妹教他安寧尼訴之明日具以語魏魏笑而不信曰烏有是事汝妄撰造赫我耳立喚工僕將致力尼又請申一夕之期才入夜女已至曰魏二不聽我語但任渠所為魏竟詣彼處掘冢荅其棺手揭蓋板女奮身起坐顏貌如生注目視魏發聲大笑魏駭慄而仆良久稍蘇急焚香謝罪復掩之孫氏之病者亦愈饒池州巡轄遞鋪官元善與所居正與孫隣故得本末詳實如此猶恨老尼與女周旋歷歲畧不扣其所以然及幽冥間見聞自此後曾再出與否也

黃惠州

朝請大夫黃民瞻贛州信豐人也登第之後多從官嶺南歷潮陽宰循州通判知高州以母憂去復知惠州紹熙元年閏二月正與妻在堂上忽發怒叱廷下曰去妻警問之曰一個黃衣承持文字一紙欲呈我故喝使去尔如何不見妻不敢言然絶以為憂是日二十九日也抵暮得疾三月旦稍愈能起兵云廳下官錢好好排垛我今客相與語知府在假元無人將云錢不多庫官已自納了由是雇外大喝起身怒立若有所搏前次承局又来依舊把文書且妻知其所見不祥召醫巫療拯死初黃自高州護母柩還鄉過贛州江舟觸石折裂柩没於水黃只一子奔投急流救之亦遭溺其尸與亡者柩皆尋索而不得禍酷駭歲云

淡水漁人

元善與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場百戶皆漁人也見其捕取海物至艱苦云鯧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拏舟至其所產處以麻繩繫腰縛一頭于柁尾然後投水或至深其不覺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著石上牢不可

拔錐椎擊至碎亦然案後漢書伏隆傳張步獻鯪魚郭璞注三蒼曰鯪似蛤偏着廣古志曰鯪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與此說同若江琼淡菜之屬取之甚易迨欲出水則脩繩板緣足攝以升或久而不出而有泡沫堆突起於水面者妻子在舟中見其狀皆拊胸慟哭蓋已為大魚銜去矣遺此者常常有之右三事皆元善與說

夷堅支戊卷第三十三事

成俊治蛇

武功大夫成俊建康屯駐中軍偏校也善禁呪之術尤工治蛇紹興二十三年本軍於西門外四望亭晚教有蛇自竹叢出其長三尺而大如杵生四足遍身有毛作聲如豬行趨甚疾為逐人吞噬之數衆皆驚擾不知所為適有馬槽在側忽取覆之而白統制官遣呼俊俊至已能言其狀且名是名猪豚蛇囓人立死即步罡布氣禁之少頃令啟槽則已僵縮不能動再覆之仰吸日光三吹槽上及啟視化為凝血矣又排灣出異蟒色青深長可二丈積為人害居民共邀俊施術俊曰在吾法不宜率尔盡其狀以來既得狀書章奏天詰旦詣穴口為壇壇披髮跣足衣道士服向空叱神將曰速斯須蛇不出繼遣兩將如是者三四反蛇猛從穴內奮迅奔壇若將欲聞者俊大聲訶之曰業畜那得無礼取所著汗衫中分裂其裾蛇擘析為兩此患遂絶民家小兒因行草際遺螫痛徹心腑幾於不救俊往療之問兒曰汝誤踏踐之以致齧耶將自行其傍而然邪曰初未嘗觸之不覺咬我俊曰我亦久知之矣此無故傷人命不可恕乃除地丈許

揀小竹片為劍作法呼蛇至者如積令之曰作過者留劍下否則退群蛇以次引去各失所在獨一小者傍色如土伏劍下俊召判官檢法曰蛇無故傷人當得何罪兒家聚觀者皆莫見久之又曰依法自蛇以首觸劍死烏俊之技如此而無所求於人醫士劉大用欲學其術俊曰此非所斬但慮持之不謹或干犯法律將自貽禍乃止景陳弟云鄉里亦曾有猪豚蛇以身腩而短不能蜿蜒故惟直前衝人遺之者無活理蓋虺蝮類也

池州白衣男子

李妙者池州娼女也淳熙六年有白衣男子詣其家飲酒託宿相得甚驩踰三月久妙以母之旨從之求物男子曰諾我今還家取之明日持與汝妙使其僕雍吉隨以往男子拒之曰吾來此多日家間弗知弗欲道所向若雍僕偕行俱事泄漏於我不便妙母子意其設詞竟令僕雍吉尾其後迤邐出郭西門外至木下三廊廟前謂雍曰可回頭有親家叫叫汝雍反顧則無人焉復前視之但見大白蛇望茅岡疾趨駭顫欲仆歸以告妙妙與雍皆大病期年乃愈而妙顏色萎悴不復類曩時郡為落籍許自便後鬻於染肆為妾

陳氏鬼疰

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有富家婦人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停手已而舉體皆然逮於發有聲如欸其身乍前乍後若小定又經日始困臥不知人更十醫弗効醫劉大用視之曰吾已得甚症矣先與藥一服命取數珠一串來病人正搖兀時其疏數之節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疰因入神廟觀訞遂為邪鬼所憑以致精采蕩越法當用死人桄煎湯飲之既飲即大漏數行宿痾脫然如失大用云其桄用畢便用送還元處如輒遲留則使人顛狂蓋但借其氣耳予記南史中載徐嗣伯精於醫術有一嫗患滯冷診之曰此尸疰也張景腹脹面黃曰此石蚘耳沈僧翼眼痛見鬼物曰邪氣入肝皆令煑死桄服之竟埋於故處而療之俱差何也具以荅之也

衛承務子

寧國人衛承務者家素富唯一子年少好狎游忽得疾羸瘦如削衆醫以為瘵治療三年愈甚無益適劉大用過縣邀使視之切其脉亦謂瘵症凡下藥月餘略不効問其致疾之因久乃肯言曰嘗以六月間飲娼家與娼喧諍迨醉不復登榻獨困黑卧汗上少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極清潔舉而飲之自是疾作劉默喜密遣僕掘田閒淤泥以水沃灌取清汁兩盌置几上令隨意而飲衛子素厭苦困其疾不以穢為嫌一飲而盡俄勝胃間攻轉攪入久之始定續投以宣藥百粒隨即洞泄下水蛭六十餘枚便覺胸抱豁然劉曰此蓋盆中所誤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養蕃育種類每黏著五臟牢不可脫然久去汗渠思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衛子雖去其疾然厄劣無力別施藥補理至八十日乃平復子頃記張治銳吳少師事絶相似云右四事皆劉大用說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戡之子康苦積寸白蟲為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矣肥猪肉一大臠實口內嚥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

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咂啖之意故空群爭起之覺胸間如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奏廁蟲下如傾命僕以杖挑撥皆聯綿成串幾長數丈尚蠕蠕能動舉而拋於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為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後人云

鐵掃箒

臨安術士失其姓名常着道服標榜曰鐵掃箒設肆於執政府墻下從而卜筮者多市廛造力雖所言有驗然不為士大夫所稱淳熙甲辰冬季一細民來問命告之曰君星數甚惡最忌明年初春恐蹈刑戮之禍若能一月不出勿與人接庶或可免民雖不懌而以所戒深切於是如其言至晦日不能忍閑徑往責之曰汝道我正月大災今已到三十日又不曾分毫越法何由觸禍術士曰我一時間說了亦自忘記容再為推測及布局總就復云今日尚是正月猶可慮必須打殺人民忿恚詆其誕妄相與爭詈不已不勝忿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術詹身起簑之不覺踢其脅立死遂受擒而得減死黥配此等事傳記中或有之

張子智毀廟

張子智貴謨知常州慶元乙卯春夏間疫氣大作民病者十室而九張多治善藥分諸坊曲散給而求者絶少頗以為疑詢於郡士皆云此邦東岳行宮後有一殿士人奉事瘟神四巫執其柄凡有疾者必使來致禱戒令不得服藥故雖府中給施而不敢請張心殊不平他日至岳祠奠謁戶廷悄悄香火寥落問瘟廟所在從吏謂必加瞻敬命炷香設褥張悉撤去時老弱婦女祈賽闐咽見使君來爭叢繞環視張指其中像衮冕者問為何神巫對曰太歲靈君也又指左右數軀或擎足或怒目或戟手曰此何佛曰瘟司神也張曰神人一也貴賤高卑當有礼度今既以太歲為尊冠冕正坐而侍其側者顧失礼如此於義安在即拘四巫還府而選二十健卒飲以酒使往擊碎諸像以供器分諸刹時薦福寺被焚之後未有佛殿乃拆屋付僧使營之掃空其處杖巫而出諸境禦蛮之氓意張且貽奇譴然民病益瘳習俗稍革未終更召入為吏部郎中

錢林宗

錢仰之林宗寓居於華亭之北庵淨居院為人頗耿介甚至氈釜烝炊中亦然錢不以為異但命僕驅逐之因步至僧堂見有新置神像一軀乃俗所事施菩薩者其前正塑一蛇時邑人敬奉此妖至不敢斥其姓迨左畔方字亦謹避焉院僧欲乘勢立祠誘民禱供以牟利入錢悟家怪所起立取斧椎破擲于水中是夜僧挈囊而遁錢氏自此寧居北庵日以蕭條幾無人跡唯錢子孫猶處之施之為厲久矣比歲稍息庚

金山廟巫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祠相傳云當錢武肅覇吳越時嘗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宮淳熙末縣人因時節兢集一巫方焚香啟祝唱說福祐錢寺正家幹沈暉者獨不生信心語譴玩侮所善交相勸止恐其掇禍巫宣言詈責甚苦暉正與爭辨俄踉蹌仆地延流于外若厥暈然從僕奔告其妻子家來視拜巫乞命巫曰悔謝不早神已盛怒既執録精魄付北鄽死在頃刻不可救矣妻子彷徨無計但拊尸泣守暉忽奮身起傍人驚散謂為強魂所軀沈笑曰我故戲諸人耳初無所覩也其巫悚然潜出闔廟之人亦捨

去

錢仲之瘖

紹興庚辰歲錢大任堪自成都漕使下世其子仲之年三十餘忽瘖不能言而起居飲食一切與平時無異愁悶不聊侵尋八年久因一妾觸怒持杖箠之妾佚去斥之為啞畜生仲之愈憤色大呼曰且看啞畜生打人咄咄不已家人聞其出聲驚喜未覩自言自語如故仲之以其疾因妾而愈置其怒而賞之後赴銓中選調江陰尉未及赴而卒右六事皆錢仲本說

李巷小宅

饒州城內北邊李郎中巷有小宅素為鬼物雄據居者不能安每召會親賓肆筵設席客未至已見奇形異狀者分坐飲啄紹興中歷梁氏管氏兩家最後董儀判官居之董亡厥子售於東隣王季光使君季光為人膽勇不畏妖厲得屋之初遣一僕守宿遺其恬亂終夕不得寢明夜易以兩兵亦復然王犒弗深信親往驗之大聲叱之曰吾聞此地多鬼若果有之宜即露現少頃颯颯如持幬壁上塵王不為動俄又為驟馬馳逐之聲王曰汝造妖只耳何足怕更須呈身向我便隱隱從柳陰下出竚立不移步王起即對而語之曰汝若是橫死伏尸者今已歲久難於尋覓何不自營受生處如要從我求酒饌酹福願薦拔亦無閑錢可辦苟冥頑不去當令師巫盡法解汝于東岳酆都是時勿悔其物隨言而沒宅自是平寧

獨腳蓮

鄱陽山間生一種草如萌芽時便似蓮芳俗呼為獨腳蓮移植於居宅隙地及園圃中蛇虺不敢過其下王季光宅後榛莽叢裏有穴藏蛇常出為人害乃種此草數本於穴外自是其患不作至暑月聞穴內臭甚使園丁掘土訪求得死蛇十數蓋為草氣所薰漬也又一小蛇從別處來適到草傍立化為水其効驗如是右三事王季光說

李興都監

禁衛人員大李興以年勞解軍伍補官調泉州都監臨赴任遣妻子出陸自臨安先行興收拾併疊差晚乘馬追路至龍山下為小民十百壅遏僅得穿過乃是日誅一海劫既鬻咼鳥首矣興誚覩者曰此乃凶賊為良民害斬決萬斷猶未足償其惡尔書何為注視之因舉跡蹴蹈遺骸且加嗾罵血污履弗顧衆亦稍散興忽迷罔茫然不知東西殆若喪心而為鬼所

附着上馬復還城內投宿小邸一僕慮家人挈信欲往報之不聽自此狂態日甚逢人輒奮擊人見其身軀壯偉又膂力異常時避不與校至裸膊蓬首扣內前沙子門云欲謁官家叫屈守者知其病且念向來同輩但扶曳出之故交有居於觀巷者強引與歸閉諸一室而穴壁傳致飯食不以多少皆無余或經日忘設亦自若叫譟勃跳殊為所撓凡十餘夕竟自經而死其家幾達閩始得信蒼黃奔歸蓋劫鬼為之孽也子產曰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正謂此云饒信都巡檢許經文夫說

吳雲郎

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富人吳澤將仕生一子小字雲郎自少即向學嘗應進士預待補籍紹熙五年八月以疾亡父母追念痛割明年冬澤之弟助教滋往洞庭東山婦家沈氏未至數里暴風打舡暫泊於福善王廟下登岸縱行望廟門半掩見雲郎着皂綈背子緩步而出滋大駭就語之曰汝父母曉夜思念汝欲一會面不可得何為在此對曰兒有一事拘繫留連對証說來極苦告叔為道此意於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來乃可嘆息而去滋還舍白兄嫂皆相持悲哭泣三人者共乘元舟復抵廟步雲郎已立津次奔至父母前下拜泣訴具述幽冥辛苦之狀語未竟忽怒目奮捽父衣大呼曰汝陷我性命盜我金帛使我啣冤茹痛五六十年今日決不相捨遂互相擊搏滾入水中滋與僕從及舟人涉水救澤始得脫登岸困乏垂死傍人初無所覩但見澤舉手揮爭至暮乃定滋不知澤有隱慝試問之嘿慽而言昔虜騎破城一少年子相投寄宿所賫囊金頗厚吾心利其貲至之數月殺而取之自念冤債在身從壯至老未嘗不

戚戚此兒於壬子今日之報豈非此乎自是憂悶不食涉旬而死魏南夫丞相之子羔如裴弟李生吳氏壻也為魏說此

德化驚獸

慶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九江大雨五晝夜江流暴溢雞犬畜産悉皆漂蕩有賣果小民黃二正在德化縣村田間遇驚獸緣道而來遽升高木避之別有婦人携兩小兒過其傍游戲自若獸亦不動黃忍怖下視甚患之忽有官軍十餘人鳴鉦鼓且至乃持叉矛來欲驅逐者獸始去度水而西黃方敢下地到城門外婦人已先在彼值鬻米粽者取錢買十枚飼兩兒挾之而走其行甚疾兩目眈眈然殊可惡憎牽裾涉川如履平路後不知所往人疑為虎精如前所始書陽臺者是也

善鑑為僧

淳熙四年張子正待制知泰州以妻病焚香禱佛願剃度一僧已而妻愈乃榜示諸剎凡在籍童行令悉趨四月十五結夏日集於報恩光孝寺秀州行者善鑑頗欲巡礼叢林自江陰濟江過石莊投宿明禧禪院兩脚忽重腿如重不能前彼蓋不知邦君有施也寺僧與之言時已初十日矣心雖欲之而足力不可強夜夢伽藍趣其去凌晨粥罷黽勉由如皐縣而北臨十四夜始至郡城抵報恩股痛益甚卧于選僧寮明日張興妻至郡僚畢預齋供觀諸人探餉時會者五百餘輩序立堂上張問細維猶有未到者否以善鑑對且言其道路損脚目今困卧張必欲其來鑑不獲已策杖往隨衆拈一小紙卷及開視獨鑑得之即日落髮張氏製三衣與之同類皆起登仙之嘆才旬日南禪缺住持張又作疏邀開堂主法席遂連處三大剎為淮地所重

張氏煮蟹

平江細民張氏以煮蟹出售自給所殺不可億計紹熙五年七月買兩簏置室中凡數百枚夜聞鳴聲嘈嘈父子秉燭尋索無所覩迫復寢其聲又作審聽之正在簏内乃起坐咄之蟹作人言曰只是死了住夜半後又覺有人着屐行以為盜也走報隣里欲拘執寂無影響其女五七娘驚而病卧于床三日聞外人喚云五七可同去應曰待我來至晚而死後九日張妻亦病見女坐床下呼之使上已而張父子及妻相繼而亡但存一小女曰阿感無人養育所親周二

者為取置其家中便見父母來就喚亦即死張門遂絶

黃牛池

黃池鎮隸太平州其東即為宣城縣境十里間有聚落皆亡賴惡子及不逞宗室嘯集屠牛殺狗釀私酒鑄毛錢造楮幣凡違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王元卿杲叔端與表兄盛杲子東淳熙十三年六月同往寧國府過其處見野圃內繫水牛五頭杲指第二牛曰此明日當死王曰何以知之曰其四皆食草惟是牛眼中淚下且獨不食因詢茶肆人此誰家者曰乃趙三使所買欲待旦屠宰已而果然遂再往視之其第四牛亦有昨日之態望兩人來拱雙蹄跪地如拜訴狀復詢肆人曰一客今早至此頓買三頭惟餘其一旦夕殺之矣杲勸王使置之置于近莊以贖其死王即訪主人優價厭直牽以歸至今猶存

蔡通判

淳熙元年嘉興蔡撙承議赴蘄州黃梅知縣泛舟大江過蘄口宿是夜大風拔木舟碎于巨浪惟底板存蔡適其上在抱持浮漾意以為家人盡溺死矣迨旦風小定視之則皆跧聚板上不失一人囊篋僕從悉

沒一小篋貯出身勅告獨得全旋喚漁人載來南岸居人見其至爭來慰勞云昨夜風雷暗黑中聞神人言且救取蔡通判一家官人豈非蔡矣蔡公為人賢重庶恪鄉里稱其賢故遭罹大難而蒙神力以免其後秩滿果調泰州通判

閔僧如本

如皐縣石莊鎮明禧禪院僧如本者福州人游方至彼遂留不去紹興辛巳胡騎暴淮甸本收瘞遺骸三百得官給僧牒紹興元年為監寺偕衆僧往黃華港石總首家脩設供佛惟留一老者守舍亭午火作于延壽堂次及僧堂悉為灰燼衆聞報狼狽奔還常時諸僧戒帖度牒鎖置禪床上龕櫃內皆燼焚無餘獨如本者掛于梁間既墮地有一大毡正覆護之暑無所損本戒行甚堅質朴好義見日夕持誦經呪不息是以獲善報

太陽步王氏婦

紹熙庚戌六月鄱陽境內太陽步王氏婦病卒以父往別村且肉猶未冷家人不忍殮走僕喚其父再宿始歸半醉間拊尸大哭未幾逝者復蘇是日招蓮華僧誦經即扣所見婦起坐言曰到冥司橋畔見故母

母曰汝何故在這裡此是死路不可久留遂買紙倩人寫狀偕度橋天氣昏昧如深冬欲雪時經大官府吏兵甚盛兩廊枷係罪囚無數縈袍官人攄案決事乃持所書狀投之紫袍批曰本人事奉翁姑孝謹兔冥數未盡宜放還即再從橋上過覺餒不可耐遇鬻胡餅者欲買之母曰此豈可食少憩逢過者紛然全不見有田者問母陰司事母曰不孝最重殺生罪次之倏覩一水閣滿地紅白蓮花相間縱觀之次若有人自後見擠墮水遂寤

辰州通判

辰州通判項某信州貴溪人自云其父未有子常齋戒禱請於

上帝復夢黃衣吏持大盒來啓之見盤內貯一貴人金章紫綬母遂有娠七月生已至二十五歲登科歷州縣五任赴辰陽時年未五十每自負必貴提點刑獄司檄往隣路袁陽置獄鞫通判被命和糴未隱瞞官錢數萬貫之罪項受賂三百萬為之闔門勘事未竟得疾亟歸夜中神物縱橫有彈指者有嘆息者云可惜可惜家人往往見之項聞而不悟疾勢轉甚馬院在州治後圍相去隔兩門百餘步鬼物夜運馬糞滿榻除去復然正以七夕日卒官止承議郎不露遺澤

房州保正

房州房陵民李政為保正積猾健訟侵人田園奪人牛馬官司莫能治淳熙十四年暴亡其家水牛當日產一犢腹下白黑毛相間成保正李政四字字如掌寧當三錢了了可識每妻子到傍輒泣下甫半年為虎所食血骨皆盡喉四字連皮宛然如初監本州酒稅忠訓郎王嗣宗親見其事人死為牛多矣諸志中屢書之茲又獨異也

房州地主

王仲寅寅祖紹興戊辰歲為湖北提刑司指使從其使馬居中巡歷屬城至辰州馬館於郡治燕堂王寢設於廳之東角三更後夢老翁白袍烏帽通名上謁徑趨賓階王意其土地神屢揖使東向翁謝曰明公異日當來此地主那敢居上固辭不可王覺取筆記之又誌於三里外長田張氏書院之壁後三十年自淮東鈐轄造朝趙衛公為相與之有舊擢守辰陽初未嘗敢萌五馬之念也得官之若驚思前夢可証以淳熙辛丑正月赴官過長田視張氏壁所題字畫宛如

昔日其家既籠以碧紗矣王知後永州提點廣西福建兩路刑獄而終

張拱之銀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梦白衣二人十餘輩拜揖於床下問其何人皆不荅旋没於地心雖悮之亦不以為絶異已而每夕皆然於是命僕掘所没處才深三尺得大銀二十枚各重五十兩樣製甚古料為千歲前物一一花書之而藏於篋笥不為子弟言亦未嘗非時閱視也他日又梦來別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宅造屋恨不得久從君游然終當復來張疑焉旦而發笥空無所見矣始大駭欲窮其驗專詣長沙訪之果於善化縣傍有趙宅方興工創大第治廳事張老納謁趙宿聞其名亟出迎坐少定張起白曰君家治地曾於土中獲何物趙不復隱告以得白金千兩張曰乃我家故所蓄每錠有花書取視之信然張乃話前梦願以他銀換易趙欣然許之張甲胜旗陸續不絶傍與日光相映最後菩薩乘獅子巨毬當中穿竅用鐵索維繫寘于床脚使不可復動入夜常聞泣聲後經兵盜不知所在矣俗云張循王在日家多銀每以千兩鑄一毬目為沒柰何正此類也

豫章神祠

魏道弼參政紹興壬午年為洪府帥守宅堂後有小土地廟其門與溷厠相連以為穢濁命徙於城隍廟廊下工力既具通判林君梦神人自通為府宅土地曰吾血食今地多歷年所雖鄰於溷舍無害也若一旦徙去則盡室老稚將無所依又寄託大神之宇出入動悉皆不遑安願賜一言達帥坐且仍舊貫幸也林曰神既能靈化何不自告之曰魏公乃紫氣星君今位崇輔弼豈得容易輒近明日林具以白魏乃輟其役但移門它向併葺飾像設而祭之是夜林又梦來謝

五臺文殊

宣和六年江遐舉邈為隆德府教授求學司檄搜遺書與家人及長子珪詣五臺山宿於文殊院明日齋罷拜禱佛像前乞現聖相至明時涼風微動西邊淡黃雲起少焉聞羅漢天衆容執幡幢香華以次引導戈甲旌旗陸續不絶傍與日光相映最後菩薩乘獅子法座四夷君長毡裘狼帽謹隨之無量無邊各隨其類異香芬郁鼻觀為清經數刻久乃没天將欲昏又見燈燭數百炬陳列金紫貴人執手爐行前菩薩緩

步足跡所留蓮花隨生一黄犬搖尾在後珪時年十三歲披僧衣亦隨而沽拍各在数多寡償認其課歷年久林負夏錢二千緡督不可得訴於州吏受賄轉其辭翻以為夏主家并僧僕無不瞻覩靖康之末報胡馬飲湖棄官赴京師除大學博士居竹坍巷未幾梦菩薩告以急請外即挈家東下遝還嚴陵闔門受怖恐珪生於政和癸巳至慶元景辰八十有四歲猶強健不衰

夷堅支戊卷第五九事

劉元八郎

明州人夏主簿與富民林氏共買撲官酒坊它店從屈不獲伸遭因繫掠治因得疾郡有劉元八郎者素倜儻尚氣為之不平宣言於衆曰吾鄉有此等冤抑事夏主簿陳理酒錢却困坐囹圄何用州縣為哉恨不使之指我為証我自能暢述情由必使彼人受杖八人者浸浸聞其語惧彰泄為害推兩人饒口舌者隔手邀劉與飲於旗亭摘語茲獄曰八郎何管他人閑事且吃酒酒罷袖出官券二千百畀之曰知八郎家貧浸以為助劉大怒罵曰尔輩起不義之心與不義之獄今又以不義之財汙我我寧餓死不受汝一錢餌也此段曲直虚實定非陽間可了使陰間無官司則已若有之渠須有理雪處呼酒（問）家人問今日所費若干曰為錢千八百劉曰三人共飲我當六百遽解衣質錢付之已而夏病棘出獄而死臨命戒其子曰我抱冤以沒凡向來僕訪公帖并諸人負課契約

盡可納棺中將力訴于地獄纔一月八人相繼畢亡又一月劉在家忽覺頭涔涔顫眩謂妻曰眼前境界不好必是主簿公事發要我供証勢必死然自料平生無他惡業恐得反生幸勿亟斂以三日為期過期則一切由汝是日晚果死越兩宿甦然坐起曰此為兩個公吏追去行百里乃抵官府遇綠袍官人從廊下房中出視之則夏主簿也再三相謝曰煩勞八郎來此處文書都了只要畧証明切莫憂惱續見八人者共着一連枷長丈五六尺而鑽八竅以受首俄報王坐殿吏引造廷下王曰夏家事不須說但樓上吃酒一節分明白我我供曰是兩人見招飲酒五杯買羹三味與官會二百道不曾敢接王顧左右嘆曰世上却有如此好人貞重可重須議所以酬奬試檢他壽算一吏走出須臾而至白合七十九歲王曰窮人不受錢豈可不賞與增一紀之壽勑元追者且引肴地獄了却來既見大抵類人間而被囚禁者皆本郡城內及屬縣人有荷枷絣縛者有訊決刑杖者望我來各各悲泣更相道姓氏居止囑我還世日為報本家或云欠誰家錢或云借誰家物或云妄賴人田產皆令兒妻骨肉方便償還以滅冥罪它或乞錢財或求功課我不恐注目而退摘聞咨嗟嘆羨不已再到殿前王曰汝既見了反生時一一說與世人教知有陰司我拜謝辭去暨出門送吏需錢拒不與詬曰兩三日服事你如何畧不陳謝且與我十萬貫又拒之曰我有無飯吃那得閑錢吏遂捽脫頂髻推仆地於是獲甦摸其頭已禿而一髻乃在枕畔濟南王夷縣尉時居四明親見其說如此淳熙中劉年過八十而病王往省問甚憂之劉曰縣尉不必慮吾未死在果無恙蓋屈指明王所增之數也至九十一歲乃卒王今為饒州理掾王司理云

妙緣寺

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五夜伯兄文惠公僉台州通判出行縣宿天台山夢息擔山中獨游旁近僧舍至妙興寺欲回忽雨作僧指西邊言曰彼方霽彩如此少頃必開霽田家常以此為占也東顧凝陰雨下如注高峯樵徑中水爭流公亟山而南復東折有橋長二十餘丈自深澗聳起巨松參雲每五七步必夾橋蜿蜒枝幹俯就橋上若龍然謂之盤龍橋直東至所憩處時有一僧自妙興相從來求先去口占絕句送之歸曰西望霞光束望雲劃然晴晦此區分小橋過

盡藍龍險田首高人多謝君遂覺俄復夢侍親携家登陸日色已高而兒曹尚未辦忠宣公命趣之正嫂吳國夫人方梳裝伯姐解篋取衣授公遂偕文安公及予侍行步尋近境又至一橋畔欲往西隅小寺視所取道頗類昨所經行因話前夢二弟曰此妙緣寺也將渡橋雨復作意欲輟行而忠宣強使往疑若彼寺有先世稟葬其間者忠宣杖策命一兵張蓋既登岸文惠踵而前此橋危甚反顧二弟勿來未至妙緣而窘忠宣在鄉里文安在畎畝陵予處侍下此夢不可曉

文惠公梦中詩

淳熙四年七月廿四夜文惠公在鄉里梦至一野寺不見僧而数羽人環坐其一高吟曰六十方買妾七十猶生兒旁人掩口笑老子知不知公生於丁酉是歲本命年正六十有一矣此客若有所諷也而公清居累歲未嘗蓄姬妾即應聲荅以五十六言云桑榆景迫髮蒼蒼已過耆年去路忙不把精神陪綺席從他歌舞鬭新粧掃除萬事身如梦斷送一生性弗狂賴有清風與明月肯來相伴一爐香衆皆大笑而高吟有者慙色噬茗清談良久乃散覺命筆記之所謂

七十女公不登此数而終

任道元

任道元者福州人故太常少卿丈薦之長子也少年慕道從師歐陽文彬受練度行天心法甚著效驗乾道之季永福何氏子以病投壇未至任與其妻往梁絹宿齋舍絹亦好法夜梦神將來告曰如有求報應者可書香字與之令其速還家絹覺即以語任任起明燭書之封押畢復寢翌早何至乃授之何還家十八日而死蓋香字十為八日也其後少卿下世任受官出仕於奉真香火之敬浸以疎懈每旦過神堂前但於外瞻礼使小童入炷香家人数勸之不聽淳熙十三年上元之夕北城居民相率建黃籙大醮於張君者庵内請任為高功行道之際覩者雲集兩女子丫髻駢立頗有容色任顧之曰小娘子穩便裡面看兩女拱謝復諦覩之曰提起尔襴裙襴裙者閩俗指言抹胷提起者諱媟語也其一曰法師做醮如何却說這般話踰時而去任與語如初又為女所譙責及醮罷便覺左耳後痒且痛命僕視之一瘡如粟粒而中痛不可忍次日歸情緒不樂越数日謂絹曰吾得梦極惡已寫書於紙俟偕商日宣法師來考照商至曰

是非我所能辦須聖童至乃可決少頃門外得一村童纔至即跳升梁間作神語曰任通元諸神保護汝許久而乃不謹香火貪遙煞行罪在不赦任深悼前非榼額謝罪又曰如今復何所言吾亦不欠汝一命願改過自新神法弟子之戒且寬汝二十日期言訖童墮地而惺憧十日三字是時正月二十六日也次夜任夢神將持鐵鞭追逐繞環所居九仙山下幾一匝腦後為鞭所擊悸而悟自此瘡呼若被鞭之狀左泣拜小止復作遍體色皆青黑益大頭脹如栲栳每二鼓後輒呼叫二月十二夜絕還厥居毋不許再往夜夢神云汝到五更初急詣任氏看吾撲道元絕坐起伺期而往任見而泣曰相見只此耳披衣欲下床忽仆於席八僕拽出撲之地上就視已死歐陽師共扶之坐如有物居城北亦以是日殂絕自是不敢行法予大兒錄示其事因記南部烟花錄杳娘為十八日與此說香字同任鄉佳士宜其嗣續熾昌後生妄習不謹自掇奇譴予見亦多矣

關王池

嘉興徐大忠淳熙五年隨父官中都僦居仁和縣倉畔其南有關王池龜鼈甚多大者可以載人水常清經旱不涸或連陰旧晦則見一鐵棺浮水面徐因整枯治書齋有叢竹當軒令悴令撤去之其下得大員頂一具光澤可鑒意為販鹽取視之乃髑髏也謂醫書所載天靈蓋可入藥此其貞是漫藏之書櫃中迨夜家人咸見一小兒紗衫青裙由卓上越窓而出疑隣人為盜蹤跡弗獲徐梦兒來索移尸錢未知所荅又云且燒紙錢三千貫轉金光明經三十部我便捨此去徐不許奮拳相毆同榻者聞其驚魘喚覺問故知必此骷髏為祟明旦取碎之棄之池至夜梦來謝曰德蒙公恩可以托生矣徐叱曰汝覓移尸錢我元不曾許何謝為曰昨霄今日事不同尔徐曰何也曰我首身異處不知幾年因君出之滿望度脫不期欲入藥籠中使我永無生望且三魂七魄反已分散只一魂守此又失頭顱是以有所求令拋出水中隨即消化遺骸不埋沒則經與錢亦無所用故來致謝徐曰既云身首異處今口体具足何邪曰此所謂一魂也又問稱德者何曰生時姓名是小王德隸錢大王護聖步軍為旗頭大王入朝從行出門忽報本營遺大

潛歸救撲為轄將覺舉遂行軍令示衆於此無人敢知
收思録況冥賴君永脱言訖辭去後兩月餘夜同兄
讀書月明問聞謳聲注目無所覩移時復然窓宂窖
窺之一女子少艾戴魚枕冠皂衫黄裙紅履往來池遣
上謳迨罷攀岸邊竹竿直上竿表而止徐方欲啟窓
女子若驚併竿投於水其聲絶然自後怪不作

綉州驛

乾道四年春文惠公自會稽帥請祠歸將至婺州之
義烏知縣事張宏先期汎掃綉州驛邑吏掌供辦者
宿其中夜未艾月色朦朧聞外人往來行步甚武疑
為盜也謹伺之乃神人十餘輩長者丈許衆惧不敢
出戸復就寢竟夕不遑寧明日而文惠至蓋故相所
臨必有神佛為之導衛耳

胡通直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胡瑢叱陵名家子也少年過廣
德謁張王祠求夢是夕夢入廟中金舖珠戸覩闕廣
宇儀衛官曹之盛世所未有絶與白晝不同行至西
廂一吏來前問勞殷勤如舊曾相識者胡度非人間
世漫以異時窮達扣之曰可至通直覺而歷歷記憶
意殊不滿是時已有官躋躋選調甚久紹熙癸丑始

赴衰幕甫再書考而薦章溢有所底止若改秩便升朝則慶元乙卯十二月二十一日夕梦人持錢囊相遺者受而年五十三歲其兆殆不能佳也坐共寬釋之酒纔三行忽覺腹痛貫徹心髓不可坐索轎先退翌日遂不起階止儒林郎其家伸致仕之請果得通直如陰吏言

李林甫

柳子厚龍城録蓋劉無所言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倡女震死於市脅下朱書云李林甫以毒雲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近者紹熙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年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其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歲為娼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大方嘗見之類前事也襄陽道士黎

鼈癥

景陳弟長子拱年七歲時脅間忽生腫毒隱隱見皮裡一物頗肖鼈形微覺動轉其掣痛不堪忍德興古城村有外科醫曰洪豆腐見之使買鮮蝦為羹以食

咸疑以為瘡毒所忌之味醫竟令食之下腹未久痛即止喜曰此真鼈癥也吾故求其所好以嘗試之耳乃合一藥如療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錢投之數服而消明年病復作但癰疽如前補治遂絶根本其人砭攻旁剥見已熟故亦名良醫

夷堅支戊卷第五

夷堅志　支戊卷六

天台士子

淳熙初天台城外兩江水因大雨漲涌幾冒郭門民死於洪流者不可計士子某居城中而田在黄岩水未起之前棹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籮每籮容穀一斛纔出溪口濤波如山乍浮乍沉相望不絶士子維

青田富室

處州青田縣嘗有水患盡浸民廬富室某氏素蓄數舡於江岸一家畢登避于高處既免而生生之具毫毛未能將方擬田舡裝取望水勢益長一邑之人皆騎屋叫呼哭聲振野富翁曰吾家貲正失之容可復有豈宜視人入魚腹置而不問哉即分命子弟各部一艘自下及高以次救載并其所挈囊篋聽以自隨至則又往凡往來十餘反毋慮千人悉脱沉溺之禍明日水退邑屋無一存但艤舡莽莽成大沙磧富翁所居沙突如堆阜遣僕并力鞏棄則一邑之宅儼然不動什器箱篋案堵如初唯書策衣衾稍沾濕而已是時翁之子就學於永嘉聞難亟歸已而復至言其事如此惜不得翁姓名有陰德者必獲天報獨未知之云耳

舟高岸遇漂至側者欲救之而舟人不能勝於是每載一人則擲棄一籮穀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穀盡矣乃與之還城時尤延之裹為郡守歎賞其仁即已治盛具延請而餉以百千錢處和覩之又畀以門客恩澤遂補登仕郎同時有巨室一處女其家既沒獨坐于浴斛泛泛垂死逢魚艇過其傍呼之曰我是某坊某家女能活我當以臂間兩金纏謝汝漁人載之至則無歸矣女悲哭幾絶解纏付之辭曰娘子家計蕩空當留此物自贍我不忍取也捨之而去幸漁人之賢若使遇惡徒必奪金而投諸江豈復有活理哉延之恨不得其姓名云

陳使君

乾道五年福州長溪大火邑士陳使君者居鄉乾人和同而賦性剛介火將逼其居隣黨相率請避陳曰吾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災必不肯及我堅坐不動但焚香於廷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俸之餘所建神天其鑒之須臾向皆為煨燼唯陳一區獨存此事甚似支景所載李綬觀察祝火也

黃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黃師憲自莆田赴省試初與里中陳應求約同行以事未辦集後數日李侯廟求夢夢神告曰不必所說者是以黃至臨安方與未嘗至彼廟也辭以不能知咄曰師憲做第一人俊卿居合乃以告之暨揭榜如其說其次足矣黃喜其與夢

太歲堂

姑蘇張北部家極富盛名園於後圃起華堂前鑿大池取尺得一蛇細財如箸然蜿結部之子實主此役略不以為物怪介抱命僕夫斷為數百截而棄去之凡運致十八九担而後盡時人謂太歲堂然亦亡恙後遭張子卤於妖祟戲目其堂為犀兵禍始蕩為丘墟王順伯女云

能仁長老

永福縣能仁長老用常住錢買祠部度牒其弟子一人為僧紹興二年長老死於寺明年所度僧住它刹正見一犢生腹背間隱出其師名曉然可認乃請於彼處主首買之歸生瘞之俄而別牛又生犢腹字正

同復買瘞如前未幾近村田家牛得犢亦有數字僧試往視宛然與已瘞兩者同始驗其業報當尒遂置不問

香屯渡小童

德興香屯有野渡舟人艤岸一小童奴與錢五十求載舟人訝其多童曰我得怒於主公遁逃而至惧其亦過此相追捕幸容我伏於板下以避之舟人許容之少頃一村叟來纔登舟童即衝板出乃成巨蟒其長可丈五尺昂首逕齧叟叟急舉兩手扼其頸蟒不得搏噬但以身纏束之舟中人股栗相視或持長鈎斷蟒為四五次始解散而人蟒俱斃矣此叟蓋為巫姓程氏里社呼為程法師尤善禁蛇積所殺不可勝計暮頗敗其法故值窘報云張子理之弟南康祝官嘗從其傳法

余氏婢梦榜

余玠卿臨安監稅院慶元元年七月婢慶奴梦兩人持黄旗扣門大呼曰来報省榜方以辭却之其一人曰正是本宅既寤以告玠卿介二子儼俁在鄱陽俟秋試乃寄書歸言其事戒使淬勵學業以應梦兆已而皆不預選二年三月七日餘干士人史本凌晨訪之盖去歲鄉舉者云本在貢闈作易義頗覺稍愜恐或叨竊名第嘗聞報榜者有剥脫人衣裘之患儻遭此挠旅舍遂無他衣可出願隱避於此介卿許之次夕揭榜人已知史所在徑造余門史戚於堂不令見其面但犒之以錢乃止始驗曩昔婢梦且有本宅之語本中等一第七名為易經魁方二十許歲　介卿說

三公神

鄂州城内三公廟其塑像昂足而居不知為何人邪人事之甚謹紹興中從義郎左良為本州金口巡檢去郡三十里一日将晚似梦非梦見黄衫走卒立庭下稱三公喚良拒之曰吾職掌巡警三公乃尊神何為見喚俄又一卒至其言如前不得已隨之出偕行到大官府入門造堂皇望數人道袍裹帽而坐延良于末不交一談良起白之曰良承乏賤局奉命見呼敢問何事也中一人云無它事以此間失去一黄羅幔煩為根索良踟躕未及對又云其人見在岳家軍中良拜而退恍若梦覺明日謁岳少師具以神語告之勑軍吏詢究岳法制素嚴吏不敢緩果即時擒獲既壞其半矣岳驚異命誅盜而另製新幔送廟中良

復梦來謝丁志所載婺州都監即此人也其子輔慶元二年為南康縣稅官說此

胡十承務

楊州人胡十者其家頗贍故有承務之稱紹興之末有五士人來見不通姓名不候主人出逕坐廳上胡即束帶延揖之談論稍異心以為疑一客起曰君勿用他疑我輩非世間人蓋所謂五顯公者也知君好客是以不由紹介而至願假借一室使得依棲暫為傴泊之地然亦當常致薄助以酬主礼胡甚喜飲之酒數杯指就閑館少留晨夕加敬金帛之贈不求而獲相從越五月適胡君生朝同入言曰溷君家已久誕辰甫臨願為一庖為壽是夜聞鋪設之聲丁丁然旦而謁賀幕帝華新器皿煥赫舉觴至于再三胡視酒器下皆鐫楊州公用字驚窘良劇以為竊公家物必畧我諸客以覺笑云但放心飲酒自當返諸元處酣適歌謳過三更乃散明日空無一物俄自携具就胡飲從容曰我輩盡力於君亦不少吾願求此宅為廟庶幾人神不相淆雜君郤於此近別築第但用吾日前所餉足以辦集幸勿見拒胡曰此吾三世所居詎可輕議擬擇山岡好處為奉嘗一祠且任香火之責如何皆詹言不可出語益悖自是遂造祟怪胡不能堪謀於姻舊將呼道士施法方歸及門五人當道遮立曰聞欲招法師見治吾乃正神享國祀血食只欲宅屋建廟未為大過法師何為者我雖漢天師復出吾亦不畏胡益以愁撓而攪惑日甚他日入市值道人出乞謂君曰面有憂色必遭鬼物所恼可從此直進儻逢一小僧便祈之定能相救胡驚謝方擬扣其詳忽不見行至田間果遇僧即致懇禱僧曰茲小事耳君姑歸我暇時自當往後數日胡正與五人語僧從外來五人狼狽而竄曰胡承務害我輩苦毒僧追叱之曰這五個畜生敢在此作過可捉押去旋失所在僧云是皆凶賊向在淮河穢惡各已正國法極刑梟首而殭鬼尚尔縱暴令既因執屏除君家安矣猶恨走郤一鬼徐復出然不能害也胡妻子列拜且致厚謝僧不受錢便告別胡送之出門回見一鬼睢盱短氣鞠躬言曰某等實非神以飢餓所驅遠投賢主人本自住得好而兄弟不合妄有建廟之請遂觸怒譴適者和尚叫捉時急竄匿於側板僅得免脫某亦不敢久住只丐一飯以濟枵腹先間和尚非凡僧乃宅中所供養佛耳胡即設酒食與之食畢泣拜而

去胡氏蓋事泗洲僧伽小像也和州陳官人說

婺州兩會首

婺州鄉俗每以三日真武生辰闔廓共建黃籙醮禳災請福紹熙元年富戶陳氏徐氏主其事陳作都首而徐副之自是頻歲供具甚整肅後三年陳生偶以家故頗侵用衆錢及其未有以償遂推徐代已徐諾之凡所應費出私宅則濟助無所措而受雇庸書人憑舊奏草其列都首姓名或為徐或為陳兩人未嘗細視也迨升堂焚奏狀兩人俱戰栗不自持拱手相向若被束縛者人問之不荅唯連聲稱叫苦告在會男女數百亟為並拜祈哀然莫知何以蒙譴俄一人為物所憑大言曰吾是監齋使者恰來見奏章內或稱徐某或稱陳某顯有異同誠為不敬三天門下不肯受接冒犯清律罪有所歸衆哀拜不已良久乃云汝等用心志誠待我為白真君做一道理少頃復言真君專為朝上蒼方便奏過已得旨放罪不旋踵兩人蘇醒如初畢竟醮事

王法師

臨安涌金門裡王法師者平日奉行天心法為人主行章醮戴星冠披法衣而非道士也民俗以其比真

黃冠費謝已減三之一故多用之每使僯人李生書寫奏章清詞慶元二年正月十五日一富家以上元令節邀建保安醮李生從其朋輩先夕出遊觀燈飲酒食肉至是亦不言乘醉操筆字畫封緘皆不精緻醮方罷王夢兩朱衣吏追攝至天官庭下天官盛服正坐侍從整肅吏引王立於前俄而數武卒擒一囚至則李也天官赫怒問曰比所奏清詞如何敢吃酒肉後書寫叱使搦坐出其足訊刑杖百餘下然後呼問王責之如前王對曰某但主持醮席行高功職事某其之過元不曾知喝令且退一卒舉所執撾擣其心曰去悚然而醒覺心痛不可耐未及與人語聞門外有呼聲甚切遣童詢之乃李妻也曰丈夫忽得病危慴請法師救之王忍痛詰其室李遥扣頭曰恰來某受訊杖無限苦楚君正見之必不能久居於世今無復可望言以久預筆墨之故與三千買棺王慘戄應曰可李即死王自是心愈擊痛繼又毆血至四月末而亡

黃主簿畫眉

縣縣黃秬紹先為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其室收拾衣衾分寘兩囊臨欲行黃氏育畫眉一

禽頗馴黠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躅躍籠中鳴呼不輟聞者以為遺猫搏噬遽起視之盜望見驚惧急走出遺其一囊黃赤覺遺僕追捫已失之矣一禽之微懷哺養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蓋亦有愧焉耳

夷堅支戊卷第六

夷堅支戊卷第七

邵武秋試

慶元元年邵武軍秋試進士其春秋義第一篇出題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戌遂臧倫陽公至自會考官懷安巫王遇得中選者兩卷而解額有限但可取其一携示同院甲之破題云用其謀於事之所不當為覇主將以為攘災夷狄之計盡其力於勢之所不容緩覇主將以圖中國之安乙之辭云率諸侯而與非其所與春秋既以始事為耻則因諸侯而治其非當治春秋尤以終事為幸衆皆曰甲者詞意清快勝於次卷然不見公至自會之意當以是定去留可也於是寘乙於選中王為之累夕不懌因再讀乙對策其語有風流之所靡習俗之所咻喟然而作曰若用齊人傳楚大夫子之事則自有正音捨是則當作去聲讀為犯廟諱乃黜乙而取甲洎拆封造榜所謂乙者李閎祖也前舉嘗薦送甲者泰寧鄒應龍也先是鄒本名棨以未試前乞梦於大乾廣祐王廟梦屋内兩龍盤旋已騰上一龍皆越前而出既覺遂更名次年省闈會葛子純首冠鄒居第二

以為廷試之故予純已有官不可先多士乃依故事并鄒為大魁鄒之前程如是科舉特假塗耳

信州營卒鄭超

信州咸果营節級鄭超祖復郡府為人平直寡過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夜半若梦中見一人衣幘如卒長自稱為祝太保持文引來追取着家保狀知管覺而得疾便病篤餌藥弗效越兩夕又梦一人姓張者同行到溪岸張向裡邊至高峻處奪超傘擣之入溪幸而墮平地延頸仰望見五騎相逐来皆下馬呼超曰如何擬在蜘下其中姓毛者使超舉手為吹之水泉迸出即引上聚坐皆云汝郎好箇人超謝曰對都使不敢坐蒙救人殘命何以報恩俄有人来言一壯漢落水已浸死手内尚執傘超曰乃是欲見殺者渠那知身受其禍未及欵曲而寤二十五夜五更後忽手足軟咽間急窄不能出聲但喘息僅屬一黄衫吏至云東岳第八司生死案喚汝超荅言只願死亦不顧妻死不生悠恨見已身卧床上指之曰早與他盡命莫教受苦黄衫曰我陰司取人不如此只是引將去如便與過了性命是違犯天條也駐留日頃引手攫其喉覺如大中取出新鍛鉄器淬於水盆之聲 廊

且持索縛超超曰不須你我決不竄走天涯海角也隨使者去其人曰於道理合如此遂行俄抵岳下第八司入至殿廷上唱云押到信州咸果指揮鄭超超初離家時軀幹驟長大如寺門肉金剛自駭其異至是縮小才如茶托主者問汝在陽間看誦是何經典對曰常念金剛經對甫罷金光涌出照耀上下若日光明四畔萬鬼衆擎拳稱好主者呼功德司者呈白主案而書判語於兩漆板令持示超大畧類篆書全不可曉又唱云照鄭超應有作過愆懲罪並皆赦除顧追吏引趨左方自朝至午主者再升殿又判展一紀半之年壽語曰超吾乃東平忠靖王管人間生死案正直無私汝還世説與人不妨超曰超到陽間必不敢説怕泄漏天機主者曰但依直説勿妄言可也命押赴監門疎放既及門兩官人分居左右裹幞頭衣緑袍各書空作字以口吹之超身又取小紅合内藥撒其腹謂曰放汝自此歸便吃得飲食凡閑野神鬼皆不敢輒侵犯元吏為解索出門履級道數層一足踏虚而醒舉体冷如冰妻子熟睡呼語之曰聖王已放我回使妻以麥門冬水來飲一杯覺芬香透頂旋索粥明日即平安超詳述所見為芸撒謁諸門及邸店

凡二千言撫其要於此

鉄索寺古墓

時俟俊為建康中軍統制紹興二十四年謀欲造宅有術士言南門外落馬潤本軍教場傍鉄索寺之後山勢迤逦盤屈風水絶佳正宜建大第俊用其說命工治地就高坎上掘土且丈許得一古墓蓋數千年前墓也中無異物但空潤數丈石室猶存得人脛骨一節其長四尺鉄劍長六尺皆穿蝕成孔竅銅盂之大幾與盤等巨甕滿貯油既燃大半一炬炎炎然為風吹滅室下梁栭盡白石叠砌累成一切如新俊悉舉出以為壓階所用銷劍為他兵又得器皿甚多皆石也俊匣其骨特示都帥王權權每出以示客識者謂此人蓋防風氏之支派也後六年七俊立采石之功歷池州兵帥江西副都總管官至四廂承宣使又築宅於豫章

蒼嶺二龍

台州天居縣在萬山中其巍然竦峙於西南者曰蒼嶺東際温西抵婺中分以南隸括蒼其崖谷之絶異林泉之幽茂者咸萃于此循北趾而登當山之半窪而為二潭相距三里深不可測有龍潜焉以旱禱者必應淳熙十四年秋二浙苦旱詔郡守令各祇謁名山卧以請雨邑宰蘇光庭率士民齋戒宿於潭次高者嶮峭路絶非緣石扳蘿不可到乃持刺字效世俗通謁者投諸潭中俄有物蜿蜒而出一黑一黄螭辟俯首意若相就方罄折絶之即躍而入遂迎止潭下之仰高亭設香茗果饌俯以呪唄之音既訖礼夜漏未盡十刻星象燦然黎明下嶺雲氣倏合雨亦隨至少霽復有雲自東南而止滂沱三日一境霑足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先是蘇夜夢神人云姓曹氏攜小二蛇跨雞而下縱之平田相次而升其龍之色雲氣所從之方霧而復雨之狀皆與夢符獨不悟曹鬼之說是乎蘇念靈應之異欲後人永永敬事於是出捐公錢立廟十間與潭相向以修香火焉台州教授陸岐為記刻石蘇今通判無為軍以示予

黄教授後身

黄唐佐字堯臣福州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科紹興乙丑終於奉議郎某州教授其妻王氏悲痛不能釋明年二月夢之如生時與之語曰我已在閩清縣藥山陳五君家出世無用憶我覺以告從子湘鄉尉楷。

曰楷知彼處有藥山但不審所謂陳五君者何等人且居何地當即往訪求既至果得其家先折簡致問五君不荅楷具昨夢因依納謁乃報云吾兒婦以二月懷娠曾夢一官人來言身是黃教授令當為尔子茲覽來翰彼此符冥其必有嘉証楷又申懇倘至祈以誕子時切相報欲為他日問訊張本許之遂不遑十二月二十一日平旦陳婦生男五君名之曰萬頃字之曰夢應以顯厥祥且馳書語楷亟往視之兒猶未滿月望楷入室迎面而笑及長讀書有聲淳熙甲午預薦鄉貢蹭蹬二十年紹興癸丑始擢第調興化尉其弟大猷書本末以示人

鼷鼠蟻虎

鼷鼠為郊牛孽書於春秋後來書傳鮮或紀載而十年以來吾鄉忽有之蛭孫份家一黃牯在欄不食水草但定立不動往視之皮肉多剜缺成竅見兩鼠與常異其形絶小右踔牛背齧嚙驅之不去搏之不得乃徙於他處覆復來凡三徙避之皆不免竟死兩角已穿空肉亦垂盡僅存軀幹尔方牛遭害時似不覺痛唯極痒蟻虎者有人自淮來得種來比白蟻之大三四倍放入蠹柱中少頃蟻紛紛而墜腦上率有小竅才半日空群無余都陽人屋宇多用松困於蟻暴患無術可治惜此虎之未多也是二物可謂劊見而為人祥祟則殊不侔

桃源潭龍

德興嵊峴山亘百餘里有三潭龍蟠所藏其在桃源塢者時現光怪頃歲一村嫗過之見異物如牛卧潭側鱗甲熠熠每片如斗大其長夭矯數丈許嫗狼狽奔歸尚能為家人道所見即死淳熙中縣境苦旱民有吳彥柔者與妻素奉佛教親詣潭所焚香啓告曰天久不雨田禾將槁伏願一賜靈感濟以甘澤於是旋繞四傍處誦經呪少焉一青小蛇出水面俄化為巨鯉久之又化為鮎而首則蛇也悠揚自如吳祝曰若神龍能下雨救禾苗當以家財建立祠廟于此使民俗永遠香火供事則又露双角屹然吳遽趨下未幾大雨傾至彌日方已合境賴以有秋吳不甚富才有田千畝乃三分之以二與兩子而賣其一為工匠土木費廟成夫婦棄家徙居于門躬執洒掃之役龍靈日以詭異人或汲潭水寘盆中小魚充溢不可計及還之于水蓋無一鱗投紙錢者或沉或浮俚俗言沉者神所受者脫不當雖神意雖縋之以石亦裂碎

浮出吳妻至役踰年端坐而逝吳獨處盜乘虛竊其衣物持下山間兩壯夫從後追逐叱曰此吳居士物汝那得偷急送元處還之吾釋汝盜悔惧如其戒自是無復有穿窬者紹熙癸丑大旱飢民入山掘蒯根擣苦於無晨餐吳日煮米為粥以食之源源不絕憂不能繼然所諸甫釜必有外人來助若有導之者畢竟其事吳今猶存里社稱為二十一翁

河東道人

建炎中錢公載蓋鎮長安有道人從河東來謁錢與之有舊問其所以來之故曰吾本寓某縣比有風氣絕不佳一邑人當有災殃甚劇若不捨去必死是時虜患方熾但意其為是而轉徙也後月餘得隣郡報彼縣白日地陷居人盡沒錢嗟異其前知欲呼語之且將有所遺會日暮至平旦乃招之店人言道人房正在店墻下昨夜過半墻忽頹遂遭壓死尸猶埋於土中俟申知官司乃敢掘取耳錢大驚嘆此謂人能知於前而不能審於後豈冥數已定非知慮箕度所可既耶

錢氏鼠狼

錢仲本為大理評事日其僕以五百錢就市買一鼠狼黠而馴每於人手內取食戲擾於傍如數所蓄者嘗為猫所偪欲加搏噬奮前迎攫之猫辟易而退自此不敢復犯其捕鼠無論巨細遠近必追襲擣其穴摘之官舍多以松板佈地有為鼠所齧破而往來者輒亦深入而搜取之數月之間群鼠多掃跡殆絕隣居朱評事家僕育數雞警示稍不謹中夜常為物登其背啄食但吻擲作聲則已死他日專俟伺之乃鼠狼也僕秉問執殺之剝其皮釘於壁錢氏失此驚物悼惜不已久之鼠暴如故

許大郎

許大郎者京師人世以鬻麵為業然僅能自贍至此老頗留意營理增磨坊三處買驢三四十頭市麥於外邑貪多務得無時少緩如是十數年家道日以昌盛駸駸致富矣每夕分命幹奴守直於磨傍其一小二者睡中聞吁聲時明月穿窓歷歷可認起視兩畔蓋寂無一人聲益高諦聽之乃一驢探首於磨臍中作人語而衆驢此際皆憩棧下元無在磨室者磨臍又窄不能容畜首極異之不敢發問怖悚至旦走白主人曰怪物入室不可復往許扣其故笑曰汝昏花妄言耳安有是事吾當自驗之迨夜親獨往宿即聞

呼大郎者三許起坐之曰業畜做何等妖怪驚應曰也好休得休許又叱曰業畜住便住何消嚇人我不怕汝遂默丶無影響及明日諸磨皆中裂如截不可用自是生計浸衰許亦死其子以好身手應募為禁衛至孫經以班校巡檢使

夷堅支戊卷第七

許容還債

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為何人及何時所貸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內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為他人家物約出之鴨盤旋想於傍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為誰氏者計直恰符三伯錢

程迪功失目

樂平杭橋人程覺迪功字樂道平生勤苦讀書屢舉進士四試礼部不利再以特恩得州助教不祥值紹熙甲寅登極大霈入官慶元乙卯銓試中選調監鄂州酒既受命還家未半道宿旅舍中夜正卧間聞異響從右目內起其聲如雷驚而悟黑晴已暴裂清汁流注滿席而不甚痛到曉目遂枯邸衆謂其夢寐中必有所見程不為人言其異如此

陸道姑

陸道姑者金陵人自幼好誦佛出家百丈山為尼童後還俗嫁夫有子夫出作商累歲無音耗姑寄于於

所親布裘草履獨往他邦訪覓遇一僧於路扣其所之具告以僧曰汝大亡矣無用去姑且疑念業已在道前進如初僧強力其還仍求行費姑所賚才三千畏其暴也與之大半度前程無以自給亦田經一日復見僧僧曰昨日餘錢宜悉贈我乃傾橐空之僧以所持扇為報曰吾扇非常比遇病者就以揮之可不吃藥而愈遂辭去過一家適聞其疫癘試入扇之卧疾者皆起甫出門僧又在焉怒曰我教汝療人病不曾教汝療人命諸人患疫皆天旨豈得違叱令還彼家反風扇之凡起者復仆遂取元扇而留語曰此後只以手風扇之吐氣噓呵之足矣既歸故里聾盲跛躄輻湊其居賴以愈者什七八慶元元年九月來新安距城十餘里得石耳山旋闢十室以處聞其風者踵至日常數百德興士人余持國娶洪應賢女持國領壬子鄉貢賓客來賀迨冬不絕洪氏詣庖視饌墜而傷足筋攣不能伸醫治三歲弗効乃往訪姑姑望其至歡然與相接語之同曰娘子心地好當無苦餌以茶果飯食皆先取而呵之俄頃間立起如未嘗病者不假藥石針灸謝以錢幣笑而不納持錢米為施者浸多別一余氏子出力於其巔扳緣險峻登陟極難而工徒運致木石若有神護富民朱甲者始萌惡念欲往問難折挫之未至坐處視其側有二光蟠繞光赫儀狀可佈即悔懼作礼願捐錢百六十萬刻佛像姑固却之不從姑曰果欲尒宜勿用婺源湯匠朱素與湯善竟以授其徒踰月功畢集丁匠百輩舁登山湯憤姑前言因犒飲沾醉出不邀語須臾疾風四起飛沙走石舁者僵仆相屬彌日不克進自是外人入謁風非善良者望而知之歷道其平生操持不少隱諱其年可五十許常云吾已立誓願滿十九年去矣未知其究如何

呂九齡及第

平陽周秀才元名石臨應舉夢人告曰君且及第袖出將來省榜示之遍閱始末無已姓名其人指呂九齡以示之曰此是也既覺大以為不然而思索其故不能去心忽憮然曰吾不應改姓姑取呂齡二字為名或可應之聞者頗嗤笑果於乾道八年黃榜定擢高科

湘鄉祥兆

王南強容潭州湘鄉人元名午淳熙壬寅歲肄業於嶽鹿書院嘗與同舍小有競既而悔之謀欲更名以

示佩韋之義其兄弟皆連之字乃改曰容之且取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之說仍字南強癸卯春在書院待秋試其兄為詣本縣投家保狀及試前數日將納卷則單而視縣所解簿到軍為王容方以為疑而兄至謂曰幻除字我今以適為名汝不必二名遝已賒去之事茲即汝也遂用之入試是舉預薦甲辰省試畢聞兄亡而歸既到家報榜人至既奏名矣舊師舒誼周仁來賀云二年前衡士來湘鄉游縣學自言能相夫子像而知士人登科之多寡今聖父像開口而笑合主兩士登科如此舉只一人則後當有繼之者去歲初春學長符曰競、素王顏有喜定知黃甲捷先通吾嘗思之王者君之姓顏者色也實君之名素王者期喪之戚也黃甲捷先通者今歲阻廷對後舉還試必居黃甲乃先通吉耗也其說頗傳於士林乙巳春縣學補試王仁伯者易名顏逐中首選丙午之春舒周仁入府語南強曰王汾叟又書桃符更可怪曰素王顏色津：喜黃甲科名昜：來汾叟寫罷驚悟曰前年為王南強作先兆今復為王仁伯作先兆邪吾獨以為不然是亦南強先識耳昜、者三名前也是歲王顏為鮮魁滿意魏級已乃下第南強果魁天下所謂術者不復沙古語嘗有駱駝嘴斷狀形似之在州北正直水口民淳熙七年辛酉安作守創飛虎營廣辟衢陌許僧民得以石贖罪皆鑿於潭中所取不勝計後帥林黃中又增益南街取石愈多迨丙午之夏駝嘴中斷為兩不一歲而南強應之桃符証應已載於癸志比得南強筆示本末始知前記班記於此而癸志既刊於麻沙書坊不可改去矣

說

王仲淹汾叟親書桃符曰競、素王顏有喜定知黃甲捷先通吾嘗思之王者君之姓顏者色也實君之名素王者期喪之戚也黃甲捷先通者今歲阻廷對後舉還試必居黃甲乃先通吉耗也其說頗傳於士林乙巳春縣學補試王仁伯者易名顏逐中首選丙午之春舒周仁入府語南強曰王汾叟又書桃符更可怪曰素王顏色津：喜黃甲科名昜：來汾叟寫罷驚悟曰前年為王南強作先兆今復為王仁伯作先兆邪吾獨以為不然是亦南強先識耳昜、者三名前也是歲王顏為鮮魁滿意魏級已乃下第南強果魁天下所謂術者不復

仰山行宮

王南強以淳熙十年暮冬自長沙赴省試過袁州禱于仰山行宮是夜宿州東新市村郵夢人歌玉樓春詞曰玉堂此去香風煖正飛絮馬前撩亂嫦娥剪就綠雲衣待來到蟾宮興換才半闋即止又一人白衣策馬自袁來到王傍下馬揖王立談曰今早承訪及遂復騎而去王目送之半里許別有過者指曰此乃仰山廟裡人也肇然驚寤蓋神君之像正著白道袍明年王奏名以兄訃急還未獲廷對亦驗一曲弗竟之意矣十四年正月赴殿試至袁申禱夢與友孫君同飲於廬溪而孫曰尒應酒與我同做第二人郎不

與我同王曰吾固未嘗以第二自期也孫遽曰但願尒作狀元遂覺廟廡下有一偶像戴僧帽謂之應夢道者孫君生而禿全類僧狀故神假其人以告云紹熙元年春王赴鎮東簽幙過謁廟且具牲酒祭謝于献亭夢神君飲亭上揖使居賓位坐客數人陰風肅然昏暗如暮夜仍不設燈燭陡覺毛髮竦斬莫能褥同席者為誰聞殿上厲聲言來何遲未及荅而曰儘快儘快恍惚而寤蓋王嘗以去年四月之官用家故稽留愆期旬月乃得上然泚職纔二月即召入館此日遭雷擊初斷其足自頭至尾中裂之雞之獲罪于神明無自可問然震雷輕用其威亦淺矣

許子交

許子交者南安大庾游術寒士也乾道八年謁寶積寺僧因僧宿時有醫士劉大用適在寢於寺閑房許居法堂上半夜連發聲驚魔劉出呼之僧亦來許子蘇起語人曰為一物甚重登床壓吾腹体冷如氷暗中畧不見有手足吾困不能支聞諸君踵至始捨去為僧云此乃寺後山下一巨石每出現光怪無人害無有宿客得安枕者以其贇幹還重未易除徙故置之不問許坐而達明急辭出自是不敢復至或曰石妖如此非鑿破其稜角他日將復為孽僧以無力辭而

廷試期已迫強舁病詣郡鄉人為賂邏卒及閽者容其跛曳三四人掖之造廷及唱名亦如之雖幸列於四甲竟不可參選乃求岳祠以歸歲滿無痊意凡三任而終年止五十八是雖登科食祿視戴布衣早沒為不侔然一紀殘廢與死為隣真不足道也

雷震鷄

慶元二年六月八日饒州大雷震霆双巷巡檢營兵張發家先育一雌鷄本志將以償龍堂三牲願者是日遭雷擊初斷其足自頭至尾中裂之鷄之獲罪于神明無自可問然震雷輕用其威亦淺矣

許子交

許子交者南安大庾游術寒士也乾道八年謁寶積寺僧因僧宿時有醫士劉大用適在寢於寺閑房許居法堂上半夜連發聲驚魔劉出呼之僧亦來許子蘇起語人曰為一物甚重登床壓吾腹体冷如氷暗中畧不見有手足吾困不能支聞諸君踵至始捨去為僧云此乃寺後山下一巨石每出現光怪無人害無有宿客得安枕者以其贇幹還重未易除徙故置之不問許坐而達明急辭出自是不敢復至或曰石妖如此非鑿破其稜角他日將復為孽僧以無力辭而

稱有客士論命二士共邀之使分別優劣客歷問家世平生然後斷之曰二命大畧相似但黃君是寅時戴君得寅氣淺當是丑末其發跡必在後退而告人曰品格皆絶低黃雖勝之亦不足道也既而戴但預薦年不滿五十不第而卒黃入太學登舍選淳熙壬寅得免省還閩守年聞戴死惧甚福唐黃司業定為潮陽守往訪之飲酒無算中夜感風搖之疾而甲辰

止

解俊保義

保義郎解俊者故荊南統制孫也乾道七年為南安軍指使有過客且至郡守將往寶積寺迎之俊主其留宿夜方初更燭未滅一女子忽來進趨閒冶貌甚華豔俊半醉出微詞挑之欣然笑曰我所以來正欲相就結綢繆之好尔遂升榻問其姓氏居止曰勿多言只在寺後住汝明夕尚能抵此否俊大喜曰謹奉教自是無日不來仍從寺僧借一室為久寓計經月餘僧佛以為疑外人無因知者頃時以金銀釵釧為贈俊既獲麗賮又得羨財歡愜過望謂之曰吾未嘗受室欲憑媒妁往汝家以礼幣娶汝何如曰吾父官嶺南崇安肯以汝為壻但如是相從足矣俊信為誠然而氣幹日阨瘠初貨藥人劉大用與之相游居亦訝之俊不告嘗兩人同出廊遇遮道者符水者引劉耳語曰彼官人何得扶殞亡鬼自隨不過三月死矣劉語俊：初尚抵諱既而警悟曰彼何由知必有異便拉劉訪之旅邸其人笑曰官員肯尋我邪然幾壞性命留使同邸異室而顧劉與之共處撚紙符十餘道使俊吞之劉密窺之見其作法麾訶之狀二更後聞門外女子辭去戒令勿復再往寺中諸右素無妖魔之厲惟昔年邵武女舁於後墻之外必此也甚苦之遣僕詣武陵白邵請改葬邵許之乃瘞于此又徙于深山其鬼始絶

北

南

間

人也

龍陽章令

鼎州龍陽縣經寇攘之餘井邑蕭條居民希少令亟官舍妖怪出沒至于白晝頭顯来為令視事未幾便若有所染着每日退廳後必命吏陳設堂西偏一室施重簾復幕望之絶暗不許人輒窺且具兩人箸飲饌而不見客入但聞語笑融怡遇酒炙至則是出取之迨暮乃已妻子問之不對自神視日以拮索及冬而殂既殮數日庶幸夢其來令章曰我自取之是夕一倫馬告以鞭在策堂不可得去明旦所養馬無故而家人悉夢其入房自携鞭而

夷堅支戊卷第八

夷堅支戊卷第九

出　夷堅支戊卷第九

白　同州白蛇

殉無　同州自元符以後常有妖怪在出為人害皆曰蛇之精官民多被禍至於郡守亦時卻於怪中知之者忽有脫文時刻下為怪遠縣舍四傍嘶鳴跳躍一切之物無敢以作牧為請政和間宰相之壻集必欲得之者蓋貪俸入優厚之故相君諭之曰為翊蛇妖甚惡無身以試禍壻意不可抑竟拜命往為交卯之三日大張樂會官僚忽顧諸倡曰我方視事致宴汝曹當華飾展慶顧乃着白衣何也倡知其故不敢荅宴罷即病明日詢于客對曰使君得非昨得眼眩妄有所覩邪實無此人騎家走騎報相君白於徽宗詔虛靖張天師往治至則壻絕十日張召內外諸神問蛇所在皆莫到繼呼城隍神扣之亦辭曰不知張怒責甚峻勅陰兵行篋鞭楚毒備極訴云彼物之灵上與天通言脫於口大禍立至張曰吾之法力誅之有餘今但欲得其窟穴汝若不告當先戮於是神俛首密白其處張擇日詣之去成吏穴三里外結壇五層其廣數十丈壇域悉集一城吏民使居其上而領衆道士作法初飛一白符寂然無聞次飛赤符繼以黃符良久風雲勃興雷電四起青

氣黑烟蔽滿山谷見者危懼少頃烟散張持法如初俄白氣溺于天際或黃或紫如是者四五變壇上人盡顛仆怖哭立待吞噬張使人口啣土一塊以禦邪涔遣取州印置前語衆曰白蛇之神盡於是矣必將自出如越過五壇雖吾亦不復有生理苟不吾敵則止於三層邪不勝正此邦當無憂也已而烈火從穴中發漸及坛畔大蛇訝然張口勢欲吞壇矯首素空高出望表迤邐且近引其身統下層四五匝張左手執州印右手執玉印端坐對之蛇縮恧挫沮進退不可軀幹漸低摧事若為一山所壓衝第三級而止即飛劍殺之其後累丶而出小者猶如拄幾數萬條張曰首惡蓋北者種類寔繁此難悉誅然亦不可恕擇其為孽者去之足矣顧父老壯勇者解所膏刀劍斬其如拄如掫者二十餘條皆為法力所束帖：受刀自餘以符付神將驅出外境又數日率郡民視其穴左右床正中蓋其蟠蟄之處白骨山積皆前後所啖食之人臭聞百里經月方息虛靖為漢天師三十代孫平生不娶京師將亂潛出城還鄉尸假復隱於戴眉山蜀人或見之天師嫡派遂絕今以旅人紹厥後復云

自此條後時刻所自諸條俱不同惟雷斧一條与此合

蔡京孫婦

宣和二年大師蔡京府有奇崇梁着其孫婦每以黃昏時艷裝盛服端坐戶外若有所待已則入房昵丶與人語歡笑徹旦然後昏困熟睡視骨肉如胡越然飲食盡廢蔡甚憂患招寶籙宮道士治之及京城名術道流前後數十輩皆痛遭折辱狼狽元命而退時張虛靖在京師密奏召之纔入堂上鬼嘯于梁張曰此妖怪力絕大蓋生於混沌初分之際恐未易遽除治以兩日密行法若不能去決非同輩所能施巧吾亦未如之何矣蔡問所欲何物但令辦香花茶菓他一切弗用三日後詣蔡府坐未定有大飛石自梁而墜幾敗張面依梁上一物如猿猱笑謂張曰都下法師無數並出手不得汝何等小鬼敢來相抗張弗顧但焚香作法揉忽自左手第一指出火下燒灼之張疑然不動就火中加持良久而滅之自第二指出火如初五指既遍復用右手暨兩眼最後舉体發烈焰滿堂熾然不可嚮迩張晏無所傷喜曰崇技止此尔叱之使下縮栗震掣張納諸袖中將起蔡曰可使其形大乎曰大則首在空中慮不為驚怖蔡固欲驗之乃出而再叱聲未絕口已高數十丈蔡惧請救收之

遂復故形蔡諭使誅之不可曰此妖上通於天殺之將有大禍今竄之海外如人間之沙門島永無還期譴罰如是足矣遂捨去猥四歲稔悉誤國家禍將及以故變異如是

海鹽巨鰍

紹興二十年四月秀州海鹽縣忽聞海中歌謳之聲讙沸盈耳驚而東望遠覩大舟從橫波間皆竒立凝俟既近見大蝦數十枚各長丈許策翼兩傍隨之而進少頃抵岸則元非舟舶而群蝦亦散但一巨鰍困閣而高殆與縣鼓樓等長百丈不啻額上有竅逕尺其中空、傾邑傳聞爭來聚觀接踵于道以為怪物不吳祝次騫以兩世宗姻之故痛惻不去心屢屬鄉人其背者久而知無它異競敢輒犯經日始有架梯捋鬚其肉又兩日尚能掉尾搏動遣壓死者十人或疑為謫龍雖得肉弗敢食一無賴家先爨嘗之云極珍美於是厥儕陡貴至持入成都塗經左綿右吳仲廣侍制為綿守開宴延之倡乃盡吾鄉祝次騫時為縣宰命取其目晴大如桃光采可鑑儼然雙明珠也凡數日水滴盡而枯領骨長二丈五尺縣後溪濶二丈脊一節堪作臼搗米祝之注目詢隊魁曰彼何人曰官人喜之那曰不然吾以遺人輿致用以為梁每其不似汝曹故疑異而問耳魁曰是薛倩也未暇應吳遽舉杯相屬辭以不能飲吳責隊魁必使勸酔魁

今猶存識者謂鰍居鯨淵中必嘗為人害故神明誅之云祝表子東老時年十一歲親見之甲志所書潭浦崇照場大魚正此類也

董漢州猱女

董漢卿字仲巨饒州德興人娶于同縣祝氏紹興初為漢州守辛於官其家不能遽歸暫居于蜀道長子元廣亦娶于祝既除服調房州竹山令妻生二女而死元廣再娶一武人之室秩滿挈家東下與蜀客呂使君不欲名方舟偕行日夕還往相與如骨肉繼室微有姿色性頗蕩元廣到臨安亦死呂陽示高義攜其孥復西遂擾以為外婦蓄之鄖縣而三女不知存亡矣祝次騫以兩世宗姻之故痛惻不去心屢屬鄉人制帥王恭簡公訪求之杳不聞問乾道初祝知嘉州就除利路運使正與呂為代忽見其人不俟合符先期解印去歲丙戌其子震亨東老捍四川總屬受檄來成都塗經左綿右吳仲廣侍制為綿守開宴延之倡優畢集一伎立于戶棣傍姿態恬雅不類流輩東老注目詢隊魁曰彼何人曰官人喜之那曰不然吾以其不似汝曹故疑異而問耳魁曰是薛倩也未暇應吳遽舉杯相屬辭以不能飲吳責隊魁必使勸酔魁

突曰若欲揔幹飲盡非薛倩不可吳亦解顏曰安識其人乎曰前者未嘗到大府何由與此曹欲接但見其標格如野鶴在鷄群度非個中人所以和諸其長它意也吳即令視席因密諗之曰汝定不是風塵中物安得在此始由羞澁不語久乃言本好人家兒女父祖皆作官不幸失身辱境只是前生業債今世補償夫復何說東老矍然有感曰汝祖汝父非漢州知州竹山知縣乎倩驚泣曰吾官如何得知東老曰汝是母汝祝于乃吾姑也吾聞汝母子流落尋覓累年不謂避迹于此又歷道所從來乃知昨為繼母鬻於薛媪得錢七十千今在籍歲餘矣語竟不覺墮淚一生傾駭爭致問東老曰其詳甚長茲未可以立談盡它日當言之酒罷歸館舍翌日倩偕其母來吳守亦至因備述本末丐為除籍吳曰此易尔事竟如何曰正有望於公其人與震亨為表妹必嫁之當以此行所得諸臺及諸郡餉賻為貲送費令且託之於令人間吳笑曰天下義事豈應一人獨擅吾當以二十萬錢助之東老遂往成都越一月復還合所得為五十萬悉付倩吳喜曰已為擇一佳壻即嫁之矣壻姓史失其名次年預鄉薦又物色其兄弟所在運使皆賜以

真婦

生理漢州之後賴以不絶

嘉州江中鏡

嘉州漁人黃甲者世以捕魚為業家於江上每日與其妻子棹小舟往來數里間網罟所得僅足以給食它日見一物蕩漾水底其形如日光采赫然射人漫布網下取即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員八寸許亦有銅璉琢飾故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計浸豐不假經營而錢自至越兩歲如天雨鬼輸盈塞敗屋幾滿十萬緡王無所用之翻以為多患與妻謀曰我與從父祖来以漁鈎為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獲寶鏡以来何啻十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尔無勞受福天必殃之我惡衣惡食錢多何用惧此鏡不應久留不如携詣峩眉山白水禪寺献于聖前永為佛供妻以為然於是沐浴齋戒卜日入寺為長老說因依盛具美饌延堂僧皆有觀施而出鏡授之長老言此天下之至寶也神明靳之吾何敢輒預坛越謹置諸三寶前作礼而去可也王既下山長老密喚巧匠寫倣形模別鑄其一迨成與貞者無小異永夜易取而藏之王之貨日削初無横費若遭巨盜輦竊而去者又兩歲貧困如初夫咎婦咎于弃鏡復往白水拜主僧

輸以故情奠返元物僧曰君知吾何時不輒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之必然吾為出家子視色身非已有況於外物耶常憂落姦偷手中無以籍口茲得全而歸吾又何惜王遂以鏡還不覺其贓也鏡雖存而貧自若僧之衣鉢充物買祠部牒度童奴數溢三百聞者盡証元鏡在僧所提點刑獄使者建基於漢嘉貪人也認為奇貨命健使從僧逼索不肯付羅致之獄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貲空無貯儲蓋入獄之初為親信行者席卷而隱知僧已死穿山谷徑路擬向黎州到溪頭值神人金甲符戟長身甚武叱曰還我寶鏡行者不顧疾走投林未百步一猛虎張口奮迅來若將搏噬始顫惧探懷擲鏡而竄久乃還寺為其傷侶言之後不知所在意所隱沒亦足為富矣隆興元年祝東老泛舟嘉改逢王生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右五事俱祝東老說

黃師憲嘉兆

林開三命世俗日者多託其書以自附然初未覩厥真也宣和間其人在京師莆田王至一靜以太學上舍登科除秘書省正字嘗邀之論命長子方齠齔立於傍亦漫令談休咎林曰此兒科名遠勝君至宛竟屢但只相似耳其後至一也狀元及第然僅至郎官而止憲師初發鄉舉時以紹興五年試南宮既出院里重新場屋三年是歲本年遂冠省闈以無廷對擢第一先是其伯父夢神人告曰君家有此双鄰人王氏夢其君挂金符榜曰狀元坊自謂子孫必應兆每誇語於里閭久而益貧逐貨于黃氏不數年師憲提書來初命名時蓋慕東漢隱居子鼻祖叔度之為人已而年壽終止於四十八與叔同

胡邦衡詩讖

黃師憲魁省闈時胡邦衡以樞密院編脩官點檢試卷得其程文黃袖啟謝之有欲治之主不世出大名之下难久居之語胡雖嘗其駢儷精切而訝難久居之句為不祥後胡獲罪來福州黃致子魚紅酒為餉胡報以詩曰盈尺子魚來兩穴一甌女酒敵新州自言以子對女兩對新為工故形於詩句未幾胡丹謫新州黃亦不至達官所謂難久之詞皆先識也雷斧

黃家泳永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畫雲雨晦冥雷震轟轢繞柱穿屋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爭出尋之元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鉄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神雷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翫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似訪其物不可取俄頃開霽宣和間黃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五經及第仕止郢州通判斧至今存

夷堅支戊第九卷終

夷堅支戊第十卷十一事

宋都相公

長安李履中復以元豐元年十月將適淮楚維舟於宋都城下旁有他舟舟中一客如世俗道人者李熟視之見其面目光徹目中白輪如十歲小兒五色微時碧是天晴微雪水風甚寒但披布綿裘草履不襪膚躰不起粟神全氣充越兩日不見飲食疑其收陽內養而有所得也呼問其舟人云十餘間年三次來附載顏色不改惟蓄藥一大瓢更無他物遇泊舟則携瓢入市晚即醉歸不知所貨何藥但聞能知人過去未來事無一語失因此稱為相翁李遂召之見三召方至與坐問其姓笑曰君問甚姓乃和其攝生之法舟三始言曰無用求人無以與人多夜早落天蔵其明謂李請謹行之旋飲以酒稍款熟又詢其人倫之學即曰載真神灵可見鬼神紙上糟粕翳目枯精君來年得官銓選八年改官預錢穀軍旅者二十五年因論事得對為郎官又為主計官當權者迂怒杜退閑十餘載晚悟性命之理方客談話之次時：囁嚅於口吻間不可辨李默意其有異於人因告曰使子於性命之理脫然有悟子或肯來訪掃室共醉以盡

平生豈不樂哉將此請記其事李亦酒酣漫録以贈之後不知再見與否李果以次年時彦榜第登所説升沉禍福多驗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

金谷户部符

金堪湖州安吉人初名谷淳熙庚子入州學義勝齋當元夕諸生盡告假出游金獨坐讀書夜半就寢夢在家居燕凡有一皂衣若縣胥者揖廷下持片紙前白曰有引追秀才上供折帛形容蹇傴且含怒色取視之字絶草不可辨愠其追呼無礼率尔荅之曰我自有尚書户部符幕此汝何為者回顧坐右書案間文帖成沓果得符節出以示皂衣悚謝而退明日以告同舍生皆莫曉江陰何洗適在學為釋之曰科舉屬礼部銓選屬吏部今云户部而轉運司實隸之得非諷吾人營漕臺牒試乎金欣然經營半歲餘既而謀不諧只就鄉舉榜未揭數日前又夢到一都過會大石橋前有甲第一區垂楊夾道門覩華赫類似政府正行橋上遇報榜四輩踉蹡而言曰金堪得夢中應之曰我自名谷既以堪名漢有張堪吾當改字為張仲矣遂寤及揭出亦不然殆進取未如意為鬼神所戲罔至于癸卯復赴舉沉思故夢往

詣

余户部尚書知貢舉躍如以正月九日與諸人諸貢院觀宣押考試而王宣子之兆其應不疑果登第再有會於秉枏四年前部符調為復州推官禹姪為復州守日録

余程守婚約

余元量初妻張氏既没一年淳熙甲午之春再議同縣何衙程氏女既問名結約擇日納采而為讒口所間罷不成數月之後兩家皆息意矣余別有所議未堅定也夜夢舊先生董守約來持白紙狀一通示之問何書曰此年命月日也遞展視見當中大書一程字其傍小字數千如蠅頭遂寤明日詣董言夢董於所欲報汝只此無用盡覩是事初無所豫又平生未嘗與人作媒的指為荒忽杳茫之談但相對一笑而已既而程姻復尋盟始悟守約者若今守舊約也神假其名以曉人云小字者得見耳

程氏買冠

浮梁臧灣士人臧庚祖娶程氏恩義甚篤程年不

及三十而亡臧念之弗替每日上食灵几必自設七
簋於側與相對飲饌夜則寢其幄室雖蓬畢亦然嘗
往田舍收租祝之曰我今出西庄暫捨汝去勢須留
一月已戒某妾謹潔供饋矣無用戚戚遂行有商客
從臨州来尋常以蒐頭奴鑷就灣中販鬻者客時到
其家程在簉下呼問有何物具以名色對取而視之
擇買魚枕冠一項曰要錢幾何曰千五百程曰年
買尔物何必索價價爾百可乎客物未肯地歲久人情習熟誼不應技節留
為市徐念往来比就主人語歡幹運之雞曰今日趙
不時之客若無客不妨飽飫俄二丐者来覓假僧曰
惜不已令童奴携至後墻上擬俟晨餐罷婦爨以餔
恰淘米欲炊恐難相待丐指雞欲買僧靳之未遽從
丐曰此雞或是吃毒虫得病既已死不宜留幸有見
錢七十文願付我使暫一知肉味亦師之賜也乃許
之而度其必無所酧丐探囊中唯存七錢自相尤責
曰早来方収拾得七十錢穿作一串藏護甚謹此外
之未化得此七錢不在数内今而失之真不可曉僧
猛省又夢命取雞去而用所償七錢付小僕使為撞
鍾収度予謂雞化為娼婦見夢乞命或稱別去者多
矣諸志亦屢有之此段乃有丐者一節映帶物為助
特覺新奇也

回香院雞

景得鎮管下有小刹名回香院紹興中山王育一黄
牝雞不蓄雄僧老而餽但其日得一卵以供饌耳天
将暁必躬持来一勺水一器飼諸栅中始親之出幾
兩歲久益以肥澤當秋夕僧夢婦人着黄衫女鬟床
下飲泣請曰老新婦欠院家錢逐日旋還了餘欠只
七金乞放此身去乞慈悲寛捨之恩不可勝言矣覺
而忘之至暁如常時以水米至栅則雞已僵死僧咨
惜不已令童奴携至後墻上擬俟晨餐罷婦爨以餔
不時之客若無客不妨飽飫俄二丐者来覓假僧曰
恰淘米欲炊恐難相待丐指雞欲買僧靳之未遽從
丐曰此雞或是吃毒虫得病既已死不宜留幸有見
錢七十文願付我使暫一知肉味亦師之賜也乃許
之而度其必無所酧丐探囊中唯存七錢自相尤責
曰早来方収拾得七十錢穿作一串藏護甚謹此外
之未化得此七錢不在数内今而失之真不可曉僧
猛省又夢命取雞去而用所償七錢付小僕使為撞
鍾収度予謂雞化為娼婦見夢乞命或稱別去者多
矣諸志亦屢有之此段乃有丐者一節映帶物為助
特覺新奇也

蕪湖王氏癡女

臨川王氏支派有散居蕪湖者生計贍足其一無嗣而亡有女及嫁而心識不會不可外適訪得族姑嫁劉知縣者髮寓鄱陽于未娶年時相伴且故為中表其母遣媒幣往來平章之既成昏贅劉氏于家所扶養且甚厚姑率累繼往王氏月給錢米以奉之女雖不諳曉人事而憑仗婢媵晨昏定省亦于礼無遠居之三年劉之家貲在饒者為盜墳所蕩至債其妻為人侍妾劉母因求還整葬生涯且營錢贖厥女劉于留連浸久不復有東下意王女信之趣之似嫌其曰癡積歲託故王無以為依快快而死劉遂別娶婦而中心常若有負者慶元二年忽生疽於背始猶飲酒食肉自若瘡日劇毋年將九十泣守其傍劉畧不顧接亦不與他人語但時悲叫曰姐姐少緩我容我相隨去莫苦我醫巫在前莫知為何等崇孽唯毋憂逾之病愈月竟不起王順伯視其毋為姑為區處其後事且捐俸濟之僅苟活而已

梁執中

鄧州將官梁執中不知何許人熙紹元年六月在公廨晝夜夢故人崔子明者來相見雖夢寐恍惚而知其已死凡語言應酬間以謔笑只如生時久之乃問曰君今應在冥間不審作何戢事曰吾之所掌世人生死文簿也梁曰然則我之長短君必知之曰固然曰試為吾檢看庶可一觀獲知前程所屆崔曰無傷也命吏即檢索俄持簿至崔繙閱再三且注目細誦不以示梁亟掩之問其故曰不須得看祈扣倳至始言曰君之壽終得五十四歲零十三個月半耳以其不甚永遠故不欲奉告遂揖而別梁覺而省憶密書於策其生也歲在己未二月三日是歲庚戌五十二年矣以來日苦無多頗不樂然亦不以為異後三年二月得疾殊不佳告家人曰病勢如此料必應昔夢是月十六日果卒蓋已挂五十五歲比冥數慤其一又閱正月并二月之半所謂十三個月半者此爲价孫錄來

朱南功

朱南功字元勳湖州安吉人自幼嗜書博覽強記日抄寫諸子百家之書摘奇會粹名曰筆耕曰諸子粹言紹興丙子歲始預州貢既而退飛不偶常客于諸公貴人之門趙公碩彦虜與為友壻既持閫使節招致于館舍論心莫逆淳熙

甲辰三就免舉試先兩月方從免歸而平生所作文
多不涉舉業畦徑正月至臨安寓脩文巷邸道陌迂
僨枉不與流輩往還滿意焚舟一戰以賞夙志省試罷
一夕夢大神金甲煌煌儀矩甚偉持黑牌入室其上
唯一書福字挂于壁初時絕明白須臾隱臧與牌俱
黑遂寤意以神告福字為嘉祥稍語所善者或疑字
賊於黑當不得大佳已而下第勉應特恩又入第五
等授福州助教時已六十三歲不可納勅乃拜命未
幾而卒

李汪二公卜相

李仲永赴政和戊戌勤廷罷卜者某人云君必居魁
甲全與黃裳狀元等既而曰恰所言小誤黃公入軌
元祖士格君乃坤元祖土差不及之然故不失十名
前也及唱第名在第七紹興乙卯臨安有相士曳一
牌長三尺題云尋令年狀元汪聖錫省試罷與同輩
十餘人在茶肆熟覩戶外趨而入注視汪不瞬目起
執其手曰吾求大魁久矣乃在此耶訪館寓所在隨
以往丐一紙書其事曰吾言不妄當與我五萬錢汪
弗許同舍勸勉於是為之書士置其牌於汪館曰吾
從今不復出指日俟捷耳汪是歲省闈第九继冠多

士如其言李智仲說

胡畫工

浮梁畫工胡生居于縣市其技素平平邑人葬城隍
祠付以錢使繪門衛二神胡生嬉所得之微視其直
酬酌但作水墨而已衣冠畧不設夜夢二巨人長七
尺儀貌雄偉而衣裳極敝愚謂曰我二人蒙君力獲
所依憑霑受香火獨恨被服不如法式不為人所礼
願君復加藻飾必有以報使技日進而名益彰夢中
恍惚許之已覺而未暇研究經旬日因過彼處遥望
兩像宛如故知矍然悚悟即日買金箔五乘自施工
藝繪黃金甲執金鉞冠帶整嚴見者悉加瞻敬而不
以夢告人復夢其來感容凜凜服與貌稱感謝至再
三自是胡日以稍遂求者接踵至於嫁女文綉只以
畫代之里巷遺疫癘無一家不病胡氏獨免或疑為
挾它術始道所遇於此紹興中事胡今已死神像尚
存

凌三賭賻

浮梁西村民凌三世以農業翁之次子小二者獨嗜
賭賻雖日捷不恔過一客言能卜筮以一神像畫卷
并一香爐自隨每事必祝凌子往扣某日勝負客曰

今夕勝五百錢盈數即止不可過也已而詣山寺從其徒夜賭果得錢如數默念此戲不可不求援於神即再謁客致謝而舉所贏買酒縱飲洞客醉卧翁其兩物歸客不敢訪尋狼狽而去凌敬其所舉動輒如意因設誓俟滿五百千當整治生涯不復仍舊習凡數年貯儲過半而二親繼亡殯葬之費於此乎出為之蕩然又積之至四百千而一子與人鬬人自戕厥母以為此子殺之拘鞫圄圄盡耗其貲乃獲明白遂至於三及四十八萬矣一夕遭火患為煨燼是時凌年過五十無復可營既死其別子差能自立嘗為毒蛇齧右手自斷其臂得不死今猶在云

右二事亦張子理說

夷堅支庚序

起良月庚午至臘癸丑越四十四日而夷堅支庚之書成凡百三十有五事稚子捧玩躍如以喜雖予亦自駭其敏也蓋每聞客語登輒紀錄或在酒間不暇則以翼旦追書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無差戾乃止既所聞不失亡而信可傳又從呂德卿德二十說鄉士吳潦伯泰出其迺公時軒居士昔年所著筆記剽取三之一為三卷以足此篇故能捷疾如此聊表篇首以自詫云

慶元二年十二月八日序

夷堅支戊第十卷終

卷第一十二事
鄂州南市女
詹材狗
清泉鄉民
黃解元由僕
林子安赴舉
潭州府治
卷第二十事
妙因僧子深
藍供奉
蓬瀛真人
浮梁二士
賈屠宰麇
卷第三十四事
劉殿丞夢僧
孫監酒再生
天池廟主
黃瓊州
祝評事
丁陸兩姻家
夏氏燕
洪先輩鼓
蘇相士
張主簿墓僕
臨安視縣
天柱雄兜行
新建信屠
慈湖夾怪
余聽聲
方大年星禽
黃州寗氏兒
王衍之
詹撫幹
興化官人
莆田人海舡
林寶慈
朱氏乳媪
卷第四十五事
霍和卿
石城尉官舍
王氏婢
金陵黥
吳山新宅
李成忠子
奔城湖女子
伏虎司徒廟
卷第五十六事
明僖寺鯉魚
鑌匾簞
石城溪童
過椿年
西館憍膛龍
浮梁縣宅
武女異疾人
金沙灘舟人
陳秀才女
張通判
石城民眼瞽
苍月新聞
碧石骰盆
李丁隊將
海門虎
吳江二丹
王氏白金器
真如院臧神
陳瑀不殺
白术苗
郁大為神
李淑人
華嚴寺僧
新安尤和尚
辰州監

卷第六十一事
處州客省
海口譚法師
蕉小娘子
汪八解元
歙廳呂明
卷第七十七事
向生馹
夔港冨氏子
盛珪都院
馬大夫
周氏子
華陰舉子
胡彦才子
李源會
盆步岳翁
卷第八十六事
王上舍
煉銀道人
蕪湖儲尉
潘統制妾
鄱陽縣社壇
胡宏休東山
徐問真道人
金神七煞
蓮湖土地
史家塘
應氏書院奴
邵資浮詩
招慶寺水
明州學堂小龜
村民殺胡騎
薛和夫
餘干民妻
李山莆妻
茅山道人
金壇翁拐
景雲宮道士
開福院主
卷第九十六事
景德鎮娼人
鮑同及第
椰國鯽魚
石逢時
巡察都監
朱少卿家奴
程老枕屏
新安道人
卷第十十三事
嘉魚龍珠
葉妾廿八
胡氏異兒
白石大王
姚時可
天慶觀道人
劉職醫藥誤
江渭逢二仙
黎道人
道人治消渴
溧陽狂僧
淵明痊酒
余吏部
楊州茅谷女子
陳逍遥
無錫木匠
金山婦人
舒道人
徐千一
楊可人
汪四女
韓世旺亏夫
吳淑姬叢藁
夢監補賦題

夷堅支庚卷錄終　共二百二十九事

上

喪墉幸儀華

夷堅支庚卷第一十二事

鄂州南市女

鄂州南草市茶店僕彭先者雖廛肆細民而姿相白皙若美男子對門富人吳氏女每於簾內窺覘而慕之無由可通繾綣積思成瘵疾毋憐而私扣之曰兒浮非心中有所不愜乎試言之對曰實然怕為爺娘羞不敢說強之再三乃以情告毋詣其父父以門第太不等將詒笑鄉曲不肯聽至於病篤所親或知其事勸吳翁使勉從之吳呼彭僕諭意謂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議昏鄙其女所為出辭峻郤女遂死即葬於百里外本家山中出義予盛觀之嘆詫山下樵夫少年料其曠柩瘞藏之物豐備遂謀發冢既啟棺扶女尸起坐剥衣女忽開目相視肌体温軟謂曰我賴爾力幸得活切勿害我俟黃昏抱歸尔家將息若十安好便做你妻樵如其言仍為成補治瑩穴而去及病愈擾以為妻布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生之念不暫忘乾道五年春紿樵云我去南山久汝辦船載我一游假使我家見時喜我死而復生必不究問樵與俱行纔入市徑訪茶肆登樓適彭携餅止女使樵下買酒亟還彭並膝道再生緣由欲與之合彭既

素鄙之仍知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爭敢白晝見形女泣而走逐之遂于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至批彭赴里保吳氏聞而悉来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之故弁捕樵送府遣縣尉詣墓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抄化到鄂正覩其異清尊録所書大抵張家女微相類云

陸

丁陸兩姻家

興翁德興氏丁陸翁與同邑陸二家為姻家其居隔一都皆致力農桑為上戶陸一弟客遊它鄉二十餘年而歸從兄析貲産兄靳之訟于縣乃盡飲金帛浮財寄諸丁氏凡田園之在契券者一切中分事始息未幾陸訪丁索所藏丁曰君兄弟爭訟方竟遽取物歸万一彰露是自啓禍端我亦當受追逮證左之挽且牽連獲罪矣宜更少留吾家徐取之未晚陸善謝以為喜誠言過兩歲復扣之則譎詞抵觸曰君蓋戲我安得寄橐如是而無片文隻字可憑盡理于有司陸雖知丁已萌掩有之志念終不可泄漏以招弟訟但隱忍茹苦快快而殂丁即往奠哭唁其諸子及還家望陸翁坐其廳上見丁至叙謝款曲丁曰親家已亡何為在此耶陸曰我以君乾沒宜悉以付吾兒不然斷不女泣而走逐之遂于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至批彭赴里保吳氏聞而悉来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之故弁捕樵送府遣縣尉詣墓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抄化到鄂正覩其異清尊録所書大抵張家女微相類云

佛

陸不可往復辦詰奮然而起曰我去矣汝自商量遂隱不見丁心知不義然貪得弗改終不肯償後數月陸白日来怒罵曰我為汝故隕命固已弗問但令返我元物開諭周悉而略無悔意當相與證于陰間耳丁氏子弟在傍共聆其語丁氏子弟在傍共聆其語少頃捽丁仆地冤家人扶

民

德興詹村田舍氏牝狗生子毋終日無所飼養皆瘦氏求其子歸飲於糟糠每食竟即掉尾迓數處嘔出所餐以哺毋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彼鄉士人為賦孝犬歌禹和者盈卷軸其一篇云慈烏反哺古所稱不聞乳狗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狗於良鄰良鄰家貧并日食狗每長飢骨柴立乳狗食竟掉尾歸嘔食喂毋使毋肥朝餐歸嘔暮復續獸類之中頡考叔紛：養志多缺如未工足以垂訓薄俗故表出之

雨

詹村田舍氏牝狗生子毋終日無所飼養皆瘦氏求其子歸飲於糟糠每食竟即掉尾迓數處嘔出所餐以哺毋至暮復然雖風雨不輟彼鄉士人為賦孝犬歌禹和者盈卷軸其一篇云慈烏反哺古所稱不聞乳狗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得乳狗於良鄰良鄰家貧并日食狗每長飢骨柴立乳狗食竟掉尾歸嘔食喂毋使毋肥朝餐歸嘔暮復續獸類之中頡考叔紛：養志多缺如未工足以垂訓薄俗故表出之

母

夏氏燕

德興土坑夏氏乃支已所書二瑞者其族子某不學無識每飲酒後好張弩挾彈乱射飛禽翔集往来者無不被害雙燕巢於梁間戲射之遂斃其雄門外有陂水雌者見雄死喁喁悲鳴徑投水中而沒客聞而作歌傷之曰燕、于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聞寄淚来瀟湘不聞有義如烈婦夏氏狂兒好游獵弹射飛禽類幾絶梁間雙燕嘲呢至飛鏃傷雄當兒戲雌燕視之凡如癡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陂水清且淺一飛徑溺澄瀾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呂氏女手刃而頭報夫讐注云許未者為盜所害後刺史得盜升妻呂氏于斬其頭歸以祭夫此事出後漢烈女傳

清泉鄉民

淳熙十年南康建昌縣旱民告于軍司戶張玘子温受牒檢視温泉鄉人李氏名田数百畝皆成熟不肯陳詞閭社交徧責之謂其立異李曰投訴當以實我家田不旱豈應欺天欺人且自欺乎必不可衆之禁惡者曰今一鄉稱旱而君獨否官司必以它人為妄是獨善其身而貽害百室也李猶持前説於是昌率惡少夜抛磚石擊其扉及屋瓦呼譟徹旦固未逞志遂公肆言恐之曰先焚尔廬次戕尔族事到有司不過推一人償命耳李不獲已亦隨衆自列得以分數蠲粗為錢六萬既而悔之曰禾穀不捄而強我如此何以俯仰于天地之間顧已無可柰乃邀道士數輩用所兒之数建醮達以謝過示不以無名之利自潤也明年秋此鄉復旱無毫厘之收唯李田高下皆得善熟子温説

洪先輩鼓

鄱陽洪舜臣習毛氏詩獲鄉舉後連試不利考其學業在可上可下之間然風精五行書尤善推星数自期不薄里中多戲之曰君幸得恩科一官著緑袍足矣掉頭笑應曰吾星限以定必取正科鄉邑非俗大家好蓄鼓遇昏姻盛禮召會實容則推擊集衆且為謹欵或見一持鼓求售者洪捐五千錢買之其家無餘資皆疑為非所急洪曰候来報省牓日當用之矣聞者益傳以為笑慶元二年以免解入都戒其妻曰到三月間多釀酒準擬搗報榜人及待賀客至期鼓在架上不擊自鳴者三其聲向徹于外向之笑者異馬果登第浮梁李鳴説

黃解元田僕

薪春縣大同鄉人黃元功富室也佃僕張甲受田於七十里外查黎山下紹熙初無疾而死体未全冷妻已治棺三日不忍斂但泣守其側忽起坐言曰我承得文引一道差追黃解元可速具食仍賣草鞋一雙妻不敢問即辦之張元不下蓆而飯自空鞋失所在復瞑目明日又寤謂妻曰到黃宅門撞着法師在彼守候甚久入去不得令須索展限汝更安排飯與鞋既而飯亦空鞋亦不見張冥、弗語明日復寤曰黃宅設醮道士持誦行法更不可近前又要再展限於是一切如前及寤有喜色雙履皆破云道士雖去而婦女滿屋守定病人依還取他不得若更空回是出遠第三限必遭刑責正憂挠無計偶見渠廊上有鼓我極力推下三聲震響婦女盡出看遂乘虛入房方始追得見押在路令次真與汝相別從此長往不復甦黃解元者即元功也當張僕三往追時已齒明異塗不憶為主人矣妻後詣主家訪其事皆然、光贊叔說

蘇相士

淳熙十二年冬予以待制修史假道山堂前日閤負暄沈監廣卿遣相士蘇生來王敬甫正字繼至蘇語予曰待制十日內當有鞏帶之錫却不濟事終到立春日有迁陟之喜名為異恩亦不甚緊要然舉朝皆無之是為可慶吾自不能曉也敬甫求相蘇曰早来飲酒邪曰昨夕赴李侍郎宴集方為酒困蘊曰神采已昏當俟它日予出局蘊来見曰王正字前程殊不甚好難以明言幸其宿醒姑詭詞以卻酒之為害但能飲一二分氣色其於骨法本不相妨也及二十八日裹見北使子嘗借學士出聘故循例閑左帑金帶趙朝明年正月五日以光堯太上慶壽肆赦文武臣悉理三年磨勘唯禪位以前曾任侍從兩省以上者各轉一官時侍從已盡但兩省官三人存史魏公自八十拜太傅王宣子居憂予獨忝轉通奉中外皆無該此者敬甫旋補外蘇生之言奇驗如此然它言皆不一中云

林子安赴舉子

鄱陽士人林子安居于石門紹興三十三年秋入州赴舉行半程飯旅店逢一客其州教授者来相與講礼客蓋謀為饒試官欲從抗治使者魏彥成求荐牘因從客問林曰魏户部何如人林曰子安與之姻戚其人慷慨急義客有喜色屏左右延林入室置酒輸

寫劄牘曰君於魏託契厚薄何如某今實莊試於饒君苟能致力則當任一舉之責以為報林悚然弗歸敢承至于再三始請其說客詢所習經以尚書對客曰某正用書登第嘗擇題目難控摶者為答義三道不曾示人茲以相授幸藏之勿泄勿失便當以此三題試舉子矣林捧接愧謝旦而告別洎入舉場教授者搜此卷不見遍訪它房索之亦無有殊以負約出院林往謁之白曰蒙先生成就之意甚厚適試前一日忽得疾極危困及明朋友邀勉挽掖以進而頭如受斧寸步莫前遂成空返所以留連未還里者須先生之出達此謝意雖云無成直與受恩等耳竟為力禱公(毘)得一章與之林生之高義如此只終於布衣其子憲頗修飭嘗預鄉書晚廿方得官為道州永明尉張子温說

張主簿墓僕

鄱陽人張主簿嘉績字成叔有父墓在東關外十里其守僕曰裴九裴之姪壻曰胡三淳熙十三年八月承菱於土湖夜歸冥行小徑遇男子十數人暗中不能認面目同聲語曰大家去魏八郎宅赴會胡不肯行曰要將菱角歸家事持洗滌赴絕早上市若連夜赴人會定到曉又不與魏八郎識知元不曾見招豈可上他門戶衆皆怒捽拽行六七里至薦福後山松林倒縛於樹毆擊無數乃去裴氏一家終夕呼索及明日巳午間始得之已昏困不醒救灌移時方能詰所見魏氏者在城內今夜設冰陸云張子理說

潭州府治

黃繼道摳窓乾道初知潭州其姪壞并婦侍行黃公無子壞每夕陪隨率二更後始反室一夕歸差晚婦已就寢見一男子立帳外異之且疑為外間卒史竊入乃趺坐戶側潛伺所為其人若已覺諰踟而出急逐之過窓下不見彼處有芭蕉數十叢葉高出簷遮蔭甚廣晴晝蔽虧不覩天日環意其幽陰多怪悉令芟除獨餘根拚至暮其長如初凡三伐三生於是熾火焚之臭徹于外發其下得大穴一所光潔如掃頗為深迥蓋蛇蟄葦所居也運土數百担築塞使平怪不復作子中孫說

臨安稅院

臨安府都稅院中有神祠名為田相公廟初不知何神也每歲正月必設醮一席以奉之慶元二年院史以寬餘錢絕少不能辦集乃置弗講俄有蛇當未驚

蟄之前出於像下屈蟠張口殊不畏人一院相傳悚栗因言頃年亦曾如是而又差大於兆為不吉亟裹率公私以暮春隋故事五月二吏坐罪黜配十既非諸人本心殊極菲略至吏迎於道傍而令婦女児看於起居幕次內遂為邏卒所糾越三日有旨監官余玠錢葦皆放罷人以為蛇禍之延疑亦偶然耳玠吾甥也

妙因僧子深

池州貴池縣下妙因寺律剎也有僧子深主之壯歲游方參請涉歷弗倦而飲饌之間不擇葷素皆以為常流耳乾道九年九月九日所善柯伯詹過之留飲數杯將徹忽語詹曰予今日為我證明詹日聞師說此事久矣只恐未必了得深作色言吾今撒手便行不比常時子盍小駐即入寮中使童行鳴鼓集衆已則端坐索紙書曰衲僧日、是好日要行便行無固必虛空天子夜行船摩訶般若波羅蜜擲筆而逝鄱陽潘田院主善祐數縣人於此寺落髮喚深為叔見其事

天柱雉兒行

舒州皖公山天柱寺廊下有巨碑云唐時崇惠禪師卓菴山中前有磐石每日對之誦法華經一野雉来傾聽略不動足如是三年不以寒暑輒廢一旦不至試於草間求之已立化矣為用僧法茶毗之夜夢雉来告云以聽經之故得免禽身今託生山下農家作男子師不相忘後三日願訪我及期而往見嬰兒相顧而笑左脅下尚存翎痕師謂其父曰善視之到十

歲後教從我出家父如所戒師名之曰定休且呼為
璽休侍者又九歲坐亡於西原瘞塔故在今天柱寺
乃是庵基也利書記者不知何時人作雜兒行一篇
宣楊其事默僧善祐傳之故書於此以廣釋證其詞
曰當年江上楊風於淮山望極排空青令登天柱賞
潛睆元是吾家翡翠屏禪叢一室因棲寄選勝尋幽
辨真偽廬廊揩蘇讀殘碑三百年前刊異事此山開
闢至唐初乾元中作金仙居彭門大士曰崇蕙裁基
創始成茅廬牛頭道化將雄鎮浮世勞生未知信衆
開石上誦蓮文非謂誏慵劾精進空山白晝接清宵
壞衲披肩度寂寥玲瓏宛轉斷人慮七軸圓音震海
潮奇哉有物名緣會錦綉毛衣勝絲繪常伴山鷄與
鸜鵒優游飲啄煙霞外山梁畤昔難時栽此日祇園
應世来昂頭欲翼傍禪石下来側聽忘驚猜醍醐洒
盡焼心大暮去朝還無不可宜成永向佛菩提春燕
秋鴻豈知我俄聞荒草蛇其身夢魂夜吉生為人幽
奇溪石驗端的右脇遺翎跡尚新妙齡自厭居民俗
祝髮依師隱林麓他経雖授難遽通唯有芬陀利精
熱歸因嘆息省前緣法種慈薰豈偶然立名定體標
殊持灵休表示為佳傳閑行宴坐何超[旭]古鑑無塵[飛]揮
拂登高臨遠快幽情滿目風光舊時物几席巾斠侍
服勤閒丶牧丶十九春西原危坐順圓寂戒珠數粒
乃是庵基也利書記者不知何時人作雜兒行一篇
宣楊其事默僧善祐傳之故書於此以廣釋證其詞
曰當年江上楊風於淮山望極排空青令登天柱賞
潛睆元是吾家翡翠屏禪叢一室因棲寄選勝尋幽
辨真偽廬廊揩蘇讀殘碑三百年前刊異事此山開
闢至唐初乾元中作金仙居彭門大士曰崇蕙裁基
創始成茅廬牛頭道化將雄鎮浮世勞生未知信衆
開石上誦蓮文非謂誏慵劾精進空山白晝接清宵
壞衲披肩度寂寥玲瓏宛轉斷人慮七軸圓音震海
潮奇哉有物名緣會錦綉毛衣勝絲繪常伴山鷄與
鸜鵒優游飲啄煙霞外山梁畤昔難時栽此日祇園
應世来昂頭欲翼傍禪石下来側聽忘驚猜醍醐洒
盡焼心大暮去朝還無不可宜成永向佛菩提春燕
秋鴻豈知我俄聞荒草蛇其身夢魂夜吉生為人幽
奇溪石驗端的右脇遺翎跡尚新妙齡自厭居民俗
祝髮依師隱林麓他経雖授難遽通唯有芬陀利精
熱歸因嘆息省前緣法種慈薰豈偶然立名定體標
殊持灵休表示為佳傳閑行宴坐何超[旭]古鑑無塵[飛]揮

藍供奉

藍氏自國朝以来世為內侍淳熙中供奉官某者自
以失其身闔門思抗志清淨常寢處於後圃過方外
人至必曲意延留某年七月有客入謁標儀頗不凡

求得少駐即館之一室累日後客忽具酒穀招藍同席藍曰先生孤單逆旅橐無餘資自給不贍翻作主人何也客曰將有求於公茲不足為多費藍曰苟有所須但言之無不可者客唯、又旬日始言願公八月十五日自朝至夜勿出當有誠託藍曰敬奉戒設使入直及內宿亦須假矣至期相與促膝室內雖如廁、便旋亦追隨弗捨才黃昏共榻而息使藍居外夜漏過半聞有擊戶而呼者客附耳低語令勿應于丹于三呼者怒曰彼人命數久盡兩耆舁了今度詎容復然又叱藍姓名曰此於天地造化所不置若汝強為茇護固不遣出將執汝以復命藍亦不敢作聲遂排闥而入環旋走趁客屏息下榻吐涎自塗遍体来者終不見其處臨曉寂無影響客起謝曰賴君之恩我不復死矣繾、數十言致殷勤乃去遂絕迹不来大抵學道者多預知命終之日必著意逃隱如甲志之車四乙志之巢先生是已藍君以慶元初卒

新建信屠

隆慶府新建縣屠者信生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門呼與語誘至後舍刺殺之刳其首夜舉尸投沒中而以鋸屠糝頸血納諸竹奁旦持入城蓋素與某家有仇將寘其門為証汙計既臭乃伺隙處拋于道側適一小兒在傍認為人首亦敢而明言邏迎者見之白于官府命三排岸究緝女家訝女出不反聞其事亟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岸者二為宗室不鞏務獨潘忠翊任責旬曰不得賊蹤跡有栗七官人者善邀紫姑神試往扣啟得詩曰木屑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縈心首身異處分江渼三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方兵過彼處逢小兒說所覩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為誰其人向西遁去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行不百許步望信屠在門扣肉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衆買一猪賽福倩汝提屠刀為一往辞以不得暇兵強之乃從而色以動語聲低怯遂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即拱手承服縛送府使摝尸於江尚未全壞訐始行究之日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蓬瀛真人

潼州路都監蔣師望台州黃巖人說其鄰居祝氏子少年未娶讀書於家塾善邀紫姑稍暇則焚香致請来者多女仙或自稱蓬瀛真人祝子因生妄想學業蕪廢久之一仙下臨容色妍麗塵世鮮比但札休不

甚白哲祝惑之留與共宿欣然無難詞自是每夕必至經半歲形軀日削且厭知氣父母意其適娼館約束僕隸勿使從游然此子固未嘗出戶庭但夜枕切切與人私語僕竊聽者皆莫得聞其家唯一子母愛之特甚密扣詰之終不肯言母曰汝父年過六十日夜望汝成立以光門閭今惑于妖鬼將為性命之憂為我盡言當早為之所祝亦悟始叙說相見之因問寒暖只著皂色衣似言不欲豔裝袨服以招窺看知為怪曰曷不一云此女来累月無其出入未嘗由戶莫知所往母灼拒即携手自窓外穿踐荆棘可半里許到一宅宏敞華麗置宴席而器用不具飲饌惡薄執事者惟小童八九人男女相雜祝會畢而歸旦以白母慮為淫祝木魅使僕於山谷間遍索無形似者里中老人謂祝翁曰郎君所苦既不可究竟吾聞之物久亦能為妖君家北猪已過十年其豚在者八九輩耳今此女常著皂衣必是物也祝族悉以為然議鬻諸屠肆雖價直已定而遲明方買縛是夕女復至與祝訣曰相從許時緣分有訖之歡予善自愛涕泣出明日群猪皆不見祝遂免禍

慈湖夾怪

巢縣宰潘昌嗣淳熙十年解官歸金華江行過蕪蒲至慈湖夾天正晴風忽起檣傍岸一半又折駭窘失措師使舟中人併力撐篙將離僅得抵蘆葦叢攀以擊纜望十丈外有異物突起波上其大如五尺盤巨目方觀類皆朱赤全類神詞獄戶所画獅子鬼面者潘焚香拋揩家人齊聲誦佛拜而乞命且許至金山寺設水陸供答謝久之物睢吁稍底遂設不出黄昏復乃定惴、宿泊須曉始敢東下姪孫子中紹熙間部臨川米餉到長風沙為驚浪所激遥見一獸彷彿若鱖魚刑闊如疾翅其尾高出水面每一鼓鬣風輒隨而起幸其徑去亦為之終夕悚然乃知温太真牛渚燃犀所見皆此類也右四事子中説

浮梁二士

士人應科舉卜筮之外多求諸夢寐至有假託神奇以自欺者若出于它人之口則謂堪信予得浮梁兩事的、可録輒併記之其一曰馮一飛以乾道戊子秋試罷偕里社友交歸所居壽安鄉道遇村民售豆腐者拾擔敬揖而請曰諸郎君幸少住我將以夢為相得失歷視數人畢遂指馮曰吾官定得第一名我

於前兩夜夢我祖告曰吾鄉秀才有生得眉毛直立者必作魁明日當過此可審細求之觀君面貌是已及牓出馮果用辭賦為首選往求昨民持錢帛致謁其一曰朱文郁在縣市居以淳熙己酉試還家三之日其隣家來言昨夜夢一神人語我云縣下文四十四郎已發解可說與朱解元教他知朱漢測其意念邑內雖有文四十四乃市井常流耳不讀書不曾應舉所謂說與朱解元之言有何交涉既而未獲薦始悟文生名郁故及其姓也氏云

余聽聲

三衢余山人善相氣色又工聽器物聲嘗至婺源邑士李熙仲家試其術使立戶外而自登廊上鼓梯執兩推敲擊數四乃呼入問之即曰鼓有雙聲當應兩子弟喜慶事擊者亦非碌碌人也是歲淳熙十三年及秋試二子偕薦名明年赴省其叔智仲以左藏提轄充貢院點檢試卷官牒往別院皆遭黜

賈屠宰鞏

平江屠者賈脂以貨鞏為業常豢飼數十頭每夕宰其一迫旦持出鬻于市吳地少此物率一斤真錢一千人皆爭買移時而盡凡二十餘年贏得頗多一夕大醉認十歲兒為鞏束縛于按妻奔往爭救賈示以刀不敢前但拊膺冤哭賈支解剖剥其兒與鞏不異四鄰雖聞之畏或相累唯謹閉門明旦賈如常日喚兒整搪妻曰夜來屠割死子做一推血肉何呼為驚而往視姑痛恨自擲然已無及矣蓋多殺招報冥理章云時淳熙元年也

方大年星禽

乾道中浮梁林落間有術士方大年精于禽課邑人稱為方星禽但極嗜酒無日不醉值其醒時卜應如響西鄉張氏富于財遭盜肆刼捕之不獲府縣以責尉盛生懼謹然無所施力亏級詹通奮以訪逐為已任盛問有何所據對曰恰行市中見方星禽醒然無醉態因命之作卦曰賊已去此五百里急往追之尚可得然須有絲竹管絃之下其言必可信頼給引帖以行即挾一客能物色奇惡者俗謂之眼與之俱西到江州寓旅邸日議所向所云絲竹管絃之說當是彼得不義之財縱游妓館或詣勾闌有婦女之屢宜各更衣易貌隨所在偵索越三日了無所遇共過一茶肆之後皆作傚舍商賈雜杳見一人布袍獨坐為眼者異之近其側詳扣鄉里縱跡其人應荅窘

作訣起不能眼者叱使住目詹執縛其人束手就擒承伏厥罪詹偶舉首仰視則筐簫皷笛列挂壁間始驗方生之術歸縣誦言之從此增價而方不能節飲竟以酒病亡有弟大昌猶在然推算非兄也右四事予理說

夷堅支庚卷第二

黃州黃岡縣陽羅鎮僧寺之側有市民竊文以灌園為生紹熙五年六月妻產一子名之曰婆兒甫兩歲慶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晡時天地晦冥雷電暴作兒在門首忽失所在移時開齋得之於果棚下伏卧不動有朱書七字在其背曰天下太平慶元年字闊二寸分作兩行唯大字頗暗觀者拊摩隱隱然隆起凡半月餘始沒而不見兒如常監鎮務官具告郡書坊圖其事刻板鬻之

孫監酒丹生

監平江府外坊竹青庫孫某以紹熙五年六月得疾至九月而死踰半日忽起坐欠伸顧瞻妻子在傍環立相賀孫問曰我病幾何時曰五百余日矣所苦何事

劉屬丞夢僧

建安劉處約以屬中丞通判南劍州夢一僧相訪自言宣城人云棄有一指之厄誓來寓世五十七年是歲生子名曰訣因赴試都中值苦寒右手小指遂拳曲不復可伸既擢第官至大晟府典樂壽止五十七特贈龍圖閣學士其孫謨說

黃州寡氏兒

具以告曰我全不能記省今已脫然但經時不理公家事此心懸〻況收糧糯米做造新麴正合辦歲計豈容卧家即醖櫛更衣命駕遍庫點閱簿書遍行局舍酒人不謹者皆捷治之然後歸謂妻曰我久不食覺甚飢須具飯三分羹三甌肉三楪為一飽計妻微訝其異如言辦之以次啖食俱盡無餘複登元榻悽慘而言曰本命已盡逮到冥司而主者不肯納曰汝猶有一日職事三頓餘食合了當了却来所以暫還今兩者既畢真死矣遂卒孫兄仁為逮康推貨務在

王衍之

王衍之荆公四世孫也寓居湖州調逮康司理參軍迎吏至擇日赴官忽語家人云交代相訪索公服出延接家人謂代者不應此来深以為駭既出廳事秉笏進趨為與客對揖之狀喚茶及湯如常時待賓礼小史但見官人獨坐獨語俄起曰只用今日交割亦可容便去拜見送客出門而還妻子問其故默不答及脫袍帶仆地死竟不知

天池廟主

河外麟府兩州為西北屏蔽國朝相承用王氏世守麟折氏世守府麟州城外有天池廟極雄偉郡守率以月旦親往奠謁宣和末某團練襲郡事一日到廟禮畢忽戒吏卒使暫去須臾時乃來即自闔大門隨直使校客將輩皆怪愕不敢盡去但傾耳竊听之聞歌管喧譟獻酬交酢歡笑之聲響徹于外至未時出啟關醉容溢面上馬還家告妻子曰我已受命作天池廟主尚此少留俟廟宇了然後赴上甫一月火起廟中大屋百五十間頃刻煨燼王又言我今死矣未須再建廟且造殿三間不要裝折只當中設幄幕仍舊以初一日来凡吉凶影響當一切報汝一年之後方可塑像過三年始隨宜增添屋宇可也其夕果卒家人謹奉其戒每於幄内言語如平生有所告説無不立驗忽一夕愴然謂子孫曰時世不佳我亦從此逝矣吾家不可眷戀當謀遠避為逃命計問合向何處曰只有西川好遲〻未決洎復往則怒責曰何為尚留若不速發大禍且至吾今日即行子孫方退火自香炉中起廟復焚於是一家即行俱登途西入蜀其年麟陷於夏羌王之孫紹興十九年為南劍州兵馬都監王大夫榕作守聞其説

詹撫幹

會稽詹氏為郡巨室且多名士所謂撫幹者又最富藏鏹尤多嘗夢甲士百數從西廡趨廷下拱立其為首者前曰陞局公家久令將他適不敢不告辭皆再拜而出詹驚寤莫測至五穀皴復夢諸人由外入仍立於廷言曰走遍一府城內外福無出撫幹上者不如依舊伏事所以再来又拜而升廡是時將曉詹不能復寤起行廡間見地上及庫門往：沾濕庫屋十餘室元堆疊緡錢發鑰視之盡如從水中舡出者然後悟昨夕所夢蓋孔方兄歌捨而之他既乃還其故處也詹之子道子亢宗為諫官孫晉卿睽天下至今猶稱盛門右三事順伯說

黃瓊州

黃揆冀甫福州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用莆田獲盜功改京官知沙縣淳熙末入都求郡留丞相將處以瓊管黃辭焉留公曰瓊無瘴氣有賞典君嘗仕嶺外矣且又見闕何悻焉黃偶憶昨過三衢日問卜於劉樞幹課中有瓊山字悟為前定乃受之在瓊二年臨受代徙出教授官舍以需合符俄得疾瞑眩意色慘悽語妻曰本不合來此屋住悔之無及我做秀才時夢人告當作教授而終所以向来不敢注此戝今適居其處真不偶然竟卒有子三人以過海賞及巳酉捧表思并致仕皆得官黃之侄所說微不同去黃昔夢棺上畫梅花一枝又書官至員郎終於南安教授後在瓊洋得疾問新教授乃南安軍人及死梅通判為之治後事

興化官人

紹興末興化有官人仕於潮陽任滿浮海歸中道抵一村步舟衆登岸買酒邀其子同游子年十一二歲整衣而出抱以往久之特酒一壺并肉羹餉官人夫婦食之稱美越兩時子不返使童呼之蔦工嘻笑荅言官人如何理會不得恰所吃羹乃其肉也官人拊心悲痛知不免謂曰事已到此我不惜就死告容我自為計其人曰爾計素何曰幸見許取公裳穿着拜謝天地神明然後赴水諾之既死又殺其家十餘口唯留厨婁及女裸其体膚不拄片縷意欲使之不能窺外於是衆迭姦汗覺甚餒則量與之食稍啜泣必行痛箠血次泉南境初此官人携鄉里一姻舊為館客當治裝時俾先歸里家發務望之踰期杳不至乃僦小艇循岸迎訪到某港見二婦人探首視客而哭

時山徒盡散入村民家二婦揮手使客去客解其意偶迴檢廨舍近在數里內徑往赴懇迴檢悉册兵追捕凡二十輩無一漏網者獄未具會壬午覃恩赦至除斃於獄戶者余多得生時人莫不冤惜

祝評事

衢州江山人祝評事者精錦囊地里之學隨其子為仙遊令縣士傳秀才謀葬久来謁之祝曰就近有一山房宿直穴昂宿守水上合天星真佳城也急買勿失傳如戒成約留往視指之曰壬午年當生貴子位至侍從後代子孫冠冕不絶仍為標記兆域乃去果以是歲生子揖建中靖國時至中書舍人龍圖閣待制既卒又有行山者告其家曰先墓合出宰相可惜穴低了遂迁就高處等五大許異時一孫適臨安過江山訪祝老之居評事下世已久有出延客從容及先世事曰君家復来不曾輒改動乎曰自待制之沒用一術者言徒之矣祝曰有犯徒刑者乎傳子駭曰實有之主人起入室抱一書篋出示之蓋評事君平生所抄録與人卜地本末其一曰仙遊傳秀才營葬後當於壬午年生貴子或移而趨高則出徒刑人因勸使速反其故曰尚可綿仕官不然、厄解無餘矣傳子謝歸復仍舊窆自是連有擢科弟者元膽淇元魯汶歷位通顯皆其支胃云

莆田人海船

莆田士人守官廣右一僕嘗負罪遣治而不勇於逐僕心怨主人因其滿罷泛海歸為頑賊船到半途全家遇害拋尸水中唯一老兵既受刃而推墮板下賊鑿破其船弃于淖別易船行兵傷處不致要害經宿復蘇忍痛扑岸去鄉里只数程扶杖乞食歸報主家族黨以為一門盡死安得獨存是必與賊為黨、者報而訴于縣、以大囚法極梏絣訊雖強引伏中不得其情邑宰白郡移赴司理院時正尉抱疾謁假主簿黃揆攝戢躬領弓兵護送才出縣門逢三盜著商賈服相隨游觀老兵指而呼曰此三箇正是殺人賊却教我苦中受苦揆即遣卒拘之同縛詣郡廷蓋三人者知老兵在獄縱跡已露欲乘听勘消息故自投陷穽天網不漏交臂就擒泊獄成皆竄于市怨僕在其中餘衆悉道揆以獲虎惡強盜三人當論功改秩初猶不欲自言謀于鄭景實鄭曰君既攝行尉事元非有心何為不可誰受賞

林宝慈

海南四州生黎雖不受征徭而事守令甚謹遇其生朝則遣子弟部曲持香幣來賀主人亦薄為之報蓋有定式林梅卿尚書之子寶慈知吉陽軍當北日嘉黎人之勤延待之礼過倍常歲荐殊以為感林與龔實之參政同鄉里素厚善廣西漕使唐君風憲襲而廸怒於林著意求其過會有商客以盬事来訴即遣官率兵圍其城聲勢甚惡林有性命之憂走僕往黎母山告急求救酋立擇壯勇三百衆兼程解圍盡取林一家置于船上浮海東遁至于潮陽唐列上于潮云吉陽守臣林寶慈貪虐黎人攻陷其郡俘其妻子入洞矣朝廷不知虛實下經略司審究是時黎衆久已退歸路無所犯但訪林所向莫測存亡後數月林自潮頗両丁荷轎趨福州謁鄉師陳丞相具白其故公為開奏本末林先以父蔭授承務郎累遷秩至奉議矣詔貸其弃城逋逃之罪復與初補官仍只理監當資序於是調監饒州永平監未幾而卒議者常謂蠻蜑無信義觀此一事報德排難之節可俾古人中州有所不如也右五事鄭景實說

陳秀才女

金華縣郭外三十里問陳秀才有女美容質擇婿欲嫁而為妖崇所迷獲不復知人其家頗富瞻不惜金帛招迎師巫以十數道士齊醮符法凡可以禳治者靡不至經年弗痊其隣張生亦士人也夜聞女歌呼笑語密往窺之門外一石獅子高而且大乃躡其背而立女忽怒言曰元不干張秀才事何為苦我張生愕然知必此物為怪將以明日告陳而陳氏謂張有道術清旦邀至入視張不言昨夕事但誦乾元亨利貞生曰吾用聖人之經以臨邪藥如將湯沃殘雪耳因語陳曰吾見君家石獸形模獰惡此妖所由興也宜亟去之陳即呼匠鑿碎而投諸水女遂平安

朱氏乳媪

陳天與侍郎之女嫁金華孝順鎮人朱熙緝從陳公赴建寧到府數月其次女乳母鄭氏晝日入厨忽迷困如醉呼喚不醒命道士巫覡治之歷數日始蘇云正在厨下見白衣人從外入自稱我是婺州人汝哥歌使我取汝還鄉不覺隨以出漸次踰城抵建陽崇安其行極快更追趁不得每到山領下不能進則負我而登過信衢婺三州遂至鎮認得本家在成欲一往看娘白衣者嗔憤用拳棒打乱兄鄭二見而怒曰是我妹子自隨七官人在建寧府衙內汝如何得帶

他来又更行打将執之白衣遜謝而去俄有大赤龍煙霧纏繞衝奮而入舍水噀我其冷如氷乃敢覺元不知是夢也因此病足股掣痛不能下床凡半月而愈赤龍者蓋道流所呪符云

張通判

舒州人張通判家富冠一州多蓄聲伎喜賓客調武昌倅貳臨之官郡察相與置餞於南湖官奴盡集中席各暫起張在驛堂一婦人從後拊其背面視則拾去認其人乃妓魁王蘭也頗怒出與理掾言呼蘭責問蓋同群聚飲於外初未嘗獨入方知為異物心瞿然飲酒不樂而罷後兩日暴疾即亡鄂卒已来迎不及赴右三事子言姪孫說

夷堅支庚卷第三

夷堅支庚卷第四十五事

霍和卿

霍麗字和卿鎮江人五歲生病癩者俗名為霸王瘡百葉並用才愈復作其父絕以為憂遇道人於門入覩之出謂父曰吾能療此解囊取藥二十貼與之曰須得無灰酒調服如稍有灰則藥力盡敗市中官醞不堪用也父留之坐即羅糯米三斗烝炊拌麹入甕道人曰俟明日將遣一箇相識来治之但其人頗怪切勿生驚疑若如是當立愈矣明日寂無它客而酒室内有紅光一道穿窓隙直射于甕中建酒熟啟覆視之糟滓皆突起盈溢遇倍其初而香味郁烈及撓取入醅乃一大烏蛇蟠其下已糜腐剖析霍父曰所謂怪者此邪向之紅光定其物也彼必不我欺但去蛇骨以肉併投醅袋中取其酒調藥飡盡酒空和卿不知其故未幾積年所苦如洗肌理雪白是歲回鄉舉得隆興癸未科後監左藏西庫呂德卿嘗與同僚聞其所親說

石城民眼贅

紹熙中呂德卿知贛州石城縣冬月給散飢貧細民

官米望一民頰上有物穹然而長下垂過頤呼前視之蓋左眼生一贅從圈內突起幾二尺初用汰帛蔽束揭而注觀則眸子乃在其表眡瞚有光閃爍可畏呂惡而遣出不復扣其何以致此人肖形天地稟五行之靈而惡疾若是豈其宿業歟

石城尉官舍

石城縣尉聽久以兵壞寓治于僧寺寺之屋分隔大溪上有橋尉舍在西每出入必從橋後橋遣漉水漂蕩常乘小船往反多窘風濤乃徙于東邊而故室為宗子所占仍治隙地為菜圃其處舊有南安岩主祠堂紹熙中福唐人曾念為尉夢岩主訴曰吾之居苦於動菜用棄穢之惱使不能安跡君盍仍舊貫向來不過慮風憂此不復有矣曾謝曰敢不敬聽命它日又來曰宜以今日去稍遲留定貽幡竿入水之挽雖不至深害亦費詞說曾覺而沉思不曉其謂取官曆檢視又日不吉乃議以翌旦迁邑人陳元功太尉之子孝家者居寺門外携富民潘生置酒餞別曾西迁未幾市頑有不樂者計其與部民趣膝歡飲興訟于州擾數月乃定始悟幡竿入水為潘字使當時即日而無此玷矣

苍月新聞

已志書姜秀才叙仙事以為舒人今得淄川姜子簡庶夫手抄花月新聞一編紀此段甚的故復書之貴於志異審實不嫌復重然大槩本末略同也庶夫之祖寺丞未第時肄業鄉校嘗偕同舍生出游入神祠覩棒印女子塑容端嚴有感志焉馬戲解手帕擊其臂為定才歸即被疾同舍生謂其獲罪於神使備牲酒往謝於是力疾以行奠享礼畢諸人馳馬先還姜在後失道日且暮忧惚見白氣亘空常當馬首天將晚始到家妻孥相視問訊勞苦方就枕聞外有呵殿聲一女子絶色自轎出上堂拜姜母啟云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至卧内姜欣然而起妻將引避女請曰吾久弃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如拊接驩女娣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苓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婦呼之居無何白其姑言新婦且有大厄乞塹許它適以避災再拜而別出門遂不見姜氏盡室驚憂少傾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色不詳奇禍立至何為而然且以曲折告道人令其淨室設榻明日復来使姜径就榻堅卧戒家人須正午乃開関久之

寒氣逼人刀劍戛擊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搨下日午欲鑰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無慮矣令視所墜物一髑髏如五斗大出匱中藥一刀圭糝之悉化為水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女子皆叙仙女先與一人綢繆遠捨而從汝以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亦去矣才去女即來遂同室如初罹姜母之喪哀哭嘔血姜妻繼亡撫育其子如己出靖康之變不知所終嬴夫後寓鄱陽而卒厥孫曰好古至今為饒人

王氏婢

司農王丞孩弟淳熙中買一妾立券時父母先約不可令近水火久之主母夜如厠傍無他人使携燭以行涸未畢妾忽吽云這回休也俄而火從身起頃刻間悉成灰燼

碧石骰盆

致知先生姜潛宛之奉符人居縣中其讀書處相去百里每欲歸省其父隨意即登塗不問朝暮一日夜半乘馬行佩弓矢於腰一童前弓導覩林薄間燈燭熒煌悚怖不敢進姜曰不過是鬼耳何足畏哉驟馬迫視乃十數人被髮席地賭錢即引弓一發旋即驚散不測所之見疊錢凡數百貫在地知其紙錢也揮鞭劃之碎為灰地獨碧石大骰盆瑩潔可愛遂取之姜好學有隱操崇寧間鄧以其名聞于朝降召令再三竟不肯起乃賜先生之榊

金陵黠卒

金陵近年有黠卒已脫軍籍置卜肆於通衢間占驗若神一道人高冠侈袂風儀甚整來問卜黠案式指詳起挽其衣曰我於卦中筭得君自是神仙願垂救度道人頗窘欲去不得乃約同往旗亭買酒黠挽衣如初並坐片時杯方行道人含酒噀其面黠驚而放手遽失所在將拭面覺光澤異常酒家明視之黠文滅矣

李万隊將

紹興三十一年劉武忠公錡統鎮江諸軍以十月五日發中軍前軍渡江是夜宿揚州員琦提舉一行事務其數善一娼為隊將李万所擾心不平託它事杖之二十又慮其泄明旦白劉公云李万宿于妓館已薄施罰責劉震怒曰我一身抱病不敢將婢妾供侍万何人乃輒如此諭軍將擒入教揚且令妥棑劊子繼到彼問之曰汝安得乱我軍政未及對即斬之又

問万禹何軍時對曰係中軍第十一隊將時本軍統
制王明在側呼謂曰這一刀是汝兩窗合斃且寄在
汝處明趋下拜謝十二月劉公解兵柄卧病甚篤見
李来窓下聲苦嘆息左右悉見之劉叱曰汝自干犯
軍法我以國事行誅寶汝自取尚何敢作崇殊不知
顧随即帖然聞者壯劉之膽決

吳山新宅

王仲衡布吕淳熙二年為起居舍人臨安為僦吳山
一新宅方徙居次日未晓将赴朝其婢詣厨欲爨湯
才荅厨門見異物如人在皃下若揺而扇之状呼問
訶叱背弗應婢恐而出告于王：未以為然復遣老
兵張進擎燈往驗物凝立不動燈亦滅進還報王淮
叱人有膽勇暗中挍銀徑趋之物猶自若旋覺有人
至疾走赴後門穿狗豆出未半正揮剣断其身為二
取火照視乃白鹿也洒血滿地王退朝剔其肉分餉
侍從鹿之白者世所鮮有初疑為不祥後一月乃除
淮西帥

海門虎

淳熙二年八月通州海門縣下沙忽有虎暴民家牛
羊猪狗遺食者多居人畏其来至暮輒出趋陳老翁
村舍窓戸羅壁皆為觸倒陳語妻子曰虎吃人自係
定数我一家人口恐須有合受禍者我今出外自
當之妻子挽勧不听即開門見虎肋間帯一箭手為
之拔取虎騰身跑蹤為感悦之状而去次夜擲一野
鼠以報自此絶跡

李成忠子

沅靖州巡轄逋鋪官成忠郎李洗滿罷後赴調留家
於沅一子年十歳從郡士畢先生學相去一里朝出
歸毎日飯食果殽專遣僕蔡宣傳送蔡好博多情市
人汪二持住凡数曰久畢視汪已稔熟或来處此子
還舍則亦付之浸以無間嘗與子在半途遇一人言
蔡僕射不得功夫使我請小郎君汪不問為誰令袍
去是夜先妻望子不至以扣蔡宣蔡急詣學訪之詹
云汪二取歸久矣蔡荒窘繞城叫尋竟夕遲明出城
外物色到五里僻處林木翁蔚鳥鳶噪聚試穿小徑
入観見兒横尸地上腹以遺剖肺肝皆空而實以米
餌蓋為忠徒殺以祭鬼也奔告先妻視之而信慟哭
隕絶訴于州：牧係畢先生蔡汪三人而立賞捕賊
竟不可得汪二遂死獄中時淳熙七年春也

淳熙七年夏秋之交浙西不雨苦旱吳江塔院大古井其水鹹黑不堪汲飲僧令匠王大者浚之日亭午外間居人見烈焰從井中出蓬勃丈許匠被熱皮膚皆灼破急出即死一青果實小民過其傍亦捐面又焚井亭自是水清冷可鑑同時有萊戶孫氏亦浚井匠入鑿土聞其下人聲良久一衣綠者坐胡床一黃衫卒捧文書一童侍立匠望其處如官府然廳堂整峻黃衣叱之出急引索而登僅獲免識者疑為龍神所據無復敢窺此井遂廢

奔城湖女子

紹熙五年六月七日常熟縣奔城湖有村民艤船水際見一妹丱女子從二蒼頭來言欲借舡過湖到東萬塘看親遂解纜屆中流民稍黠念如此女子乃徒行又無父母隨之殆非人類大聲語之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莫是龍女耶女不答亦不改容蒼頭獨怒目四顧轉眄間失女所在蒼頭登彼岸不知所向俄有龍自北水：栅過大風發屋萬塘民談大公有子三人分室以居皆力耕賣酒頗豐贍是日臨安茶商沈八偕伴侶三十輩負担到其門少憩頃之黑雲四合數神人著錦衫持斧鉞長大獰惡以次而至其一云我在談家幹事汝等速去已而風雨并茶伏惡移至塘北洞庭絹容寓彼亦被驅出三談室宇器物米谷金帛庵橙無孑遺唯一常用杆揷地上力拔不起一斗貯于糖麆屋係竹圍一空一榆木拯大蔭蔽數畝根反居上枝葉在下禽巢以十數在石礎上略不撼損門外二客舟飄落二十里田中而三家男女悉無傷害

王氏白金器

淳熙十六年五月平江城內蛾眉橋下王三秀才家居臨河因隄岸摧坍頗工緝整盡發故塼石將一新之取土二尺餘得大石版覆一瓦罌其中皆白金器四王認為已有隣人不平其獨擅白于府：遣兵官護取之視器底皆鐫字曰某年月日太厚記并王之祖苍押存秀才持昔年分書文簿校驗並同府命盡還給付家久寒窶自是豐腴

伏虎司徒廟

平江人江仲謀於府內飲馬橋南啟熟藥鋪紹熙五年又置一肆於常熟梅里鎮擇七月十二日開張前一夕夢黃衣人聲諾持文字一軸云相公令投下文字江問何等文書曰是鎮中人戶所居名次望官人

題上簿江許之視黃衣一臂損爛出血明日以語人其隣史云相近錢知監宅東有一廟鎮人爭往焚香酒致謁見土偶駃辛臂泥脫落宛然昨夢所覩蓋伏虎司徒廟也立喚匠補治旋夢來謝且祝江勿用可積陰功江感其偽品藥雜於劑中誤人服食因而增此卷皆呂德卿說收市良材不惜價直而所貨日所傳

明僖寺鯉魚

泰州如皐縣明僖禪寺鍾樓傾歌主僧以傾覆為慮命工匠繕理其傍有深塹於中治泥後因雨降積水盈尺秋冬水漸涸見鯉魚長六七寸者數百跧聚困蹙莫測所從來老僧寶初者云記得十餘年前蓋造此樓時一過客買巨鯉令僕庖治破其腹棄子于中不謂許久乃得生活佛言十年不壞之說於是可信況又不止於此到今益以蕃息數倍前時

真如院藏神

台州臨海縣上亭保有小刹曰真如院東廡置輪藏其神一軀素著靈驗海商去来祈禱供施無虛日紹興中童行金法靜主香火之事甚敬為寺參頭因令剃工緻臭為僧智全從傍過誤觸其首刀中斷牢不可取出血至數升悶仆不醒恍惚間見藏神至舉手拔之便覺痛少正刀墜于側旬日瘡愈自是遠近傳說擅信益痛衆宇文子英尚書表弟李生亦緻耳被觸刀及在中因卧之際夢土地神為出之二事正同況前輩有言以方寸利刃旋舞于面目間是使刺客白晝持匕首為戲其禍近於席間舞釵也貞可為戒

鏤甌篇

臨安縣承思鄉富屋毛三五取教生三子長曰惟脩入大學次惟彰娶宗室女得官俱死於靖康圍城中助教在鄉里憂悼亦亾幼曰惟勤讀書不成家貲曰以衰削遂賈樸酒坊紹興二十一年其僕徐九樵薪于近山得大茵於高木俗謂之鏤甌篇者重數十斤來縛持歸献其主惟謹喜甚令徐僕烹飪以荐朝餐呼二子共食才於著皆死毛氏為富累世助救以寬一門殄絶無不嗟惜之

陳瑀不殺

承節郎陳瑀權監章安鎮平日不殺生有饋巨蝦三十枚者不忍付鼎鑊姑以大桶内貯水育之夜夢三十人皆著淺碧衣目光炯爍列立于前一最大者致詞曰某等無罪無辜將死其死願少留意陳起應之曰我以一賤官又暫攝事安能任活人之責皆曰但恐公不肯為此詰突間可辦也丹四申懇覺而悟其故亟取蝦縱之海舉群悉昂首反顧如感戀之狀久而乃沒

石城溪童

乾道三年姜廷言侍郎之暑雨初過乘轎行溪上新二尺許跣足跳躍見人不

白术苗

淳熙中台州天台縣樵夫入山見小术堅直伐以為担其芬香異常樵不識也負薪出市買書識之曰此白术苗也安得如許大殆必神物可更往取之樵夫復尋原處茫不可得信步入脚墜一穴中遥望竅隙光如當三錢大隨之以行了無室礙約一日久聞頭上有鳴榰聲又一日許乃從黃巖縣委羽洞出焉蓋冥行幾三晝夜殊不覺飢渴其為神仙境界可知矣

過椿年

淅西提舉茶鹽司孔目官過椿年既補部吏赴紹熙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會慶節錫宴坐中得疾歸十二月死明年初春隣人潘十六娘夢其自擊衣詣語曰頃報我妻兒我差去已秀州後數日其家火柩於盤門外送云王媪仆地不醒而作椿年聲音云我於正月間倩潘娘寄信息想已知之自今以後不須更作佛果我記在秀州南塘上蔣六郎家為男子上注得六十年壽王媪即蘇以告其子驊：往往尋訪果得

之蔣氏云旬日前育子時先夢一皂衣人来言是平江府人来汝家寄住已而生男睥求入房視之垂涕而出椿牛為吏頃公正故世未久即復為人

郁大為神

吳江笵上鄉石里村農民郁大門前有高楊垂陰蔽屋乾道二年夏日無故恍惚延緣井木抄横卧家人望之駭汗其子登長梯取之不下越三日恍如有覺徐徐帰舍自是能知人生死至六十七歲謂妻曰我命數已盡可具枚浴畢置酒邀姻鄰叙訣問云午時未妻言尚早郁曰俟我死後有腰背上柱杖痕是我與神鬪法所致也日正午遂奄然視其背果有傷痕既葬鄉人常見其生出入如生而群鬼從行之人或有疾記巫者邀請必至命童子附体決休咎或使服某藥或使設齋醮無不立應得以平安者甚衆至今猶然

西館橋塑龍

紹熙三年六月平江境内大旱東西舟船不通西館橋鬻生果主人出力抄題衆鋪錢得二十餘千命工塑龍於橋上創造洞穴繪畫雲氣作飛龍取水之狀士庶来観焚香請禱絡繹不斷府守沈虞卿侍郎適餞送過客回車見之一下而瞻酒果香燭連夕供事極為精專而如期果沛然作霖高下霑足老音樂梵唄送龍於石湖

李淑人

臨川王宜之文林德全少卿之子也居于吳門寶華山乾道八年六月其妻陳氏夢外間傳呼云李淑人来肩輿就廳事而下陳出迎之乃方務德侍郎之妻也延入中堂坐定起言曰我家與宅上累世親姻適有薄幹至此願假我東边一小室暫泊更数日當挈囊橐来幸勿見阻陳謝曰淑人何不可之有遂辞去復乘車而出時陳已懐妊及月矣未幾生男旋聞李下世男幼而俊秀長而好學有才藝兩家往還到今甚密李表弟俞正臣説

浮梁縣宅

浮梁縣治皆古屋頻有怪祟慶元二年知縣信安鄭伯膺長子婦正晝抱嬰兒在房自後捫其乳者四顧乃一偉男子皂衫烏帽長七尺餘婦駭叫逡巡而滅長子心志素怯弱多畏每夜未睡時須五六人相伴始不驚怖嘗卧病于榻其前一竹奩貯故絮忽聞

其中憲宰然謂鼠也少焉一人伸首出面目絕大俄
髙屬屋椽適無人在側鄭于拊床大呼急翻身向內
其物亦沒鄱陽主簿何公極往縣督錢見鄭說

華巖寺僧

平江華巖寺後有民陳氏居夢寺僧至其家請曰今
來君宅託生願見容乃晚架漿挂于堂梁之上徑趨
入磨牛房中陳驚覺知其必墮畜類才天明徃作坊
驗之牛已產犢視梁上疑塵盈滿唯僧元所挂衣屨
脫

如拭王文
推官說

武女異疾

鄂州富商武郭寧啟大肆貨縑帛交易豪盛為一郡
之豪其次子康氏讀書為士人使長子幹盡長子有
女勤於組紝常在深夜始寢乾道七年得奇疾方與
母同飲啜羹忽投箸稱痛宛轉不堪忍俄又稱極痒
母問其處不能指言歷數月求醫巫數十極治悉不
效次年春一客結束如道人狀入肆飲茶聞其聲謂
武生曰彼何人曰吾女也問尋常呻吟時更作何聲
曰似云丁當者客曰吾談笑間可治須一人視之武
生疑其有所覩姑謝之曰日已暮明旦可矣客許其
復來武曰女子夜來却定疊
俟其疾作當煩先生敢問所止曰我只在亭頭可令
一童相隨去亭頭者南市邸店也遂揖而起才出門
女大吐蓋因食燒豬而痛作遽延客入望見即言面
色正青我知之矣俯就地拾物一小塊如土如石使
磨肩調與飲又於腰間袋內取藥兩錢七使投捺左
股痛處藥未盡一鉄針隔皮跳出頭末皆禿銳女神
志頓清乃道所苦之因曰向來燈下縫裳失針尋覓
不得便覺股內有物鑽攻流轉四体絶吃飲食滋味
稍濃者輒大痛攪剌上下到股即止想是當時著針
去處今既取了已恬然無事即日平安武氏厚謝客
赴竟陵守過鄂諸聞其說

新安尤和尚

浮梁西鄉新安寺僧允機姓尤氏其名已見支丁中
生於宣和已亥年十八九即為僧天資驚慧又絶棄
酒其師工醫一意從事于此伎聲喧縣邑與同里張
一大夫及其子復州便居壽朋善大夫亡後憑夢告
之曰師既出家又能齋素願常堅此志俟甲子一周
則我復來自是誠心愈確凡所得賂謝襯施悉以供
脩繕公費厥宇藏院為之一新淳熙戊戌年六十矣

正旦日鄉人更相慶賀王俗例具酒敬延客機亦辦置於方丈中客至即留遂飲酒食肉弟子海瀛在傍驚白日和尚持戒四十年何故一旦破禁笑曰汝不記我頃時所夢張一翁之語乎今甲子周矣瀛不敢言山下民凌生妄與寺與寺爭訟隙地不得直愧且憤懊斧於腰欲戕機：方焚香伽藍堂逢其人咩呼求救凌蒼黃之際拔斧不出衆至扶機歸遂悒悒：如病聰明日衰辛丑歲壽朋下世机夢之曰從此去四年與我相會於某處至乙巳之春壽朋之子：理入臨安夢其來曰知府喚我子理猶呵之曰顛：癡：莫要浪說向日後接家信云機死矣距前夢四年三右

事子理說

金沙灘舟人

成忠郎王佐自竟陵挈家赴官沅州乘客舡泛湖在道午泊佐妻呼舟師之婦出所携鍮石杯酌酒與之而誇語之曰汝尋常固有好酒嘗想不曾得在金杯中舟婦謝曰小家不過識瓦甌鬻盖何嘗見金器乎退以告夫且言所用盆研之屬無非金者夫即懷姦心與妻謀曰我終年勞苦筋骨受盡寒賤何曾好得一飽不如做此一場經紀妻以為然乃謀於篙工工言不可遂止二日到金沙灘佐妻取器物令僕就岸揀洗沙揉光耀粲然凡數十種布列于地舟師又語篙工曰至寶落我手更何所待篙工亦心動其夜殲佐家人而沉其尸徑趨武陵持杯貨于市鋪傭知其盜窮所從來密呼廂邏捕至府及獄具械三人赴金沙元犯屢鞫而梟首挂于水濱宰上繒雲朱藻部潭網往荆過而見之巡撿為談其事大抵行旅遠役而挾黃白衒逞者多招意外之禍而江湖尤甚建炎中荆部多難一郴陽令浮湘江如郴其弟以小金盂付篙人把水驚語其長曰金盂也長咨嗟有羨色縣令驚捷通諫知其不便隅過一灘舟用之陽失手墮水篙人欲渡没而取之令曰水迅急若暫停駐將留滯矣此是鍮石直三四百錢汝村僚得無認作真金耶乃命篙舟而上明日到郴擒其郡送獄皆売監累年為惡者以白都府悉誅之彼以真金而獲免佐以僞孝而覆族異哉

辰州監押

辰州監押任滿顧舟下五溪將歸王沙汚陽鎮有硃沙數百兩過武陵遺遠弟由陸路先携行兄約十餘日可到家而踰月弗至乃沿元道還訪之迨抵式陵則

兄所乘舟猶裝岸疑其有故潛身伺察見舟人持緣出市還認之蓋兄物也徑告于官發卒執縛盡捕惡黨既就鞫始盡供吐本末云曾以不謹為監押答辱固已銜怒及涉白湖又爭言往復湖瀰漫万頃四無他舡遂悖罵之曰常德府是官人世界這裏是我世界即椿以篙隕于水其妻驚出亦隕之并二女三婢皆死一時失計自觸刑誅今已成擒無所尤悔遂就戮湘中多有此患其人之為怒取死宜矣右二事子中說

夷堅支庚卷第六　十六事

慶州客店

慶州民葉青世與大家掌邸店至青以貧捨業而應募括蒼尉司為弓手心膽勇壯無所怖畏凡深瓊館舍他人不敢至而必當往者輒懇求相伴所向帖然城外有大店方建造三年極新潔商客投宿甚衆淳熙十六年民周廿一日主之其子周九愚不解事歲十二月因以片尼貯火炙手熱頓於漆鐵上忘復取鐵頗燒破父拈柴枝箠之怒不已于惧其夜自經于廁明日父喚起洒掃不應又撾杖逐索始覩其死鄰人皆咎毆父，追悔痛惻葬之於十五里外自是每夕為厲哀哭不絕聲寓客不勝擾困相戒勿來至於掃跡父亦辭云後人繼之者亦然店遂扃鎖至紹熙三年或言於主人謂葉青可付一戚倣直為餌青欣然而入繞及暮夜作變不息朋輩或問之曰安有此事容以其屢於交易趨市為便漸肯來宿當有五六人同至一時皆驚天方曉急徒去青次夕獨飲酒三升二更後籠燈如厠燈乍明乍滅聞有人呼曰葉都頭接了紙着取之渭記趋下復曰接得旋盆青舉右手接盆左手搦之曰汝真是：癡魂許

多時盆尋托生處我做道場與汝宜速離此店乘勢
推仆之具聲若陶器響青守手冷如氷半月後乃愈
鬼不復来

潘統制妾

興元統制潘璋在臨安時買一妾携入漢中為人嫵
媚柔和舉家怜愛兩歲後得疾若慄孕者始数日不
食漸至一月楊腹經十旬忽産一男子越三月復然
又四月亦如之是戚連舉三子聞見者莫不以為異
自是飲食疏数不齊似有所憑附預説其家禍福往
往多中遂白主公主母乞一浄室學道勿以事相関
晝夜掩戸或穴隙窺之但趺坐誦経璋嘗排闥強造
其處則四壁環列皆佛書内典至有天竺及外國所
刊板籍詰所從来曰天女見與淳熙辛丑兵帥彭果
選璋部西軍赴殿岩因郊薦其材妾請從行璋辭以
法不許舟次果州津濵音讀為既蜀人謂江干説曰謁郡守還馬
上望一女子坐沙上持誦即之而乃妾也駭其何自
而来曰思君之極不覺魂飛璋亦喜載與俱東至郢
渚其表弟秦奎幹辦戎幙来相訪未至妾已先知曰
秦都幹至矣秦向者固已識之是日覺其精爽比舊
微為聳露問璋曰兄本買妾聞却遇仙璋備言其狀

令取一小尊酒與秦飲所貯才三升各舉十觴而尚
存其半惟而叩之曰近来學得一戲劇術不足導也
明日秦邀到官舍語次及西州風物曰兄届行都正
是道春暮必可飽食玉津櫻桃妾曰此亦不難致願
假一合往取合子至布氣数日口以手帕緘封授老
兵使持往舟中且祝勿揮啟少頃而回櫻桃溢合賓
主飫嘗偏及姨媚唯一乳媪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
應饗此璋問秦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我亦
能致之即於假山側拈塊王寘掌内揉碎噓呵付外
碾細滷之即於假山畔嘗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
如麝臍而色清潔舉而共飲之妾在坐笑曰兩人無
良竊飲吾溺然亦可傷不過費我幾日工夫耳後至
都城璋益戒而迈失妾所在方疑撓之際一前一嫗
来省女璋無以對扎詣廂官送于府秦劾之坐輒帯
婦人從軍停官責本隊自效彭果以舉官不當削秩
鄱陽吳溱從婦翁胡德藻官於郢見秦生目擊其事
已而遇璋於廬州逆旅訪得本末甚詳又三年溱往
渝川逢利路州鈐轄吳漢英于夔府因及璋踪跡云
妾生于皆俊慧能讀書妾今在父母家亦無恙

譚法師

德興海口近市處居民董翁有二子服田力穡以養其親在村農中差為瞻給又於三里外買一原其地肥饒二子種藝麻粟朝往暮歸久而以為不便乃創築茅舍宿食于彼翁念其勤苦時以携酒或烹茶往勞之路隔高嶺極險峻子勸止勿来翁曰汝曷力耕田專為我故我那得漠然不顧哉自後其来愈密正當天寒二子共議使老人跋涉如此於心終不安捨之而歸翁問何以去彼具以誠告翁曰後生作農業是本分事我元不曾到汝邊常以念可惜有頭無尾二子疑驚詢其妻皆云　翁不曾出始大駭復為翁述所見翁曰聞人說人汝如今再往原上若此地亦有狐狸作怪化形為人汝如今再往原上若敢弄汝但打殺了不妨子復去迫晚翁至持斧迎擊於路即死埋諸山麓明日歸翁曰夜来有所見乎曰殺之矣翁大喜二子亦喜遂益治原隰為卒歲計然翁所為浸改常家有兩犬警雄猛為外人所畏翁忿之犬亦常懷搏噬之意其一乘迎吠翁使婦餌以糟哉運堆擊其腦既又曰吠我者乃見存之犬不可恕婦引留之不听皆死焉固已竊訝且頻與婦媒者俗人也能行茅山法雖非之厚来必留飲是時訪翁辞煞已而又過門徑登床引彼房外持呪棒杯水而入覺被揭視拳然一老狐也執而鞭試發奠處則父尸存焉已敗父注視誤戕之狐遂援其室人張簡等事皆此類云

鄱陽縣社壇

饒州自建炎後就薦福寺試舉人淳熙初提獄刑獄丁時發將別創貢院委學正魯時以下訪隙地可以營建者或曰七里外縣社壇處勢空曠旦旁無民居用之最便但為縣徒社於宅者夢一士人来與談是事曰溢可變置社稷乎謀者懼乃白于丁寢其說而置院於學官之東士人以片言而能止大役蓋神云

蕉小娘子

潘昌爾紹熙三年知鄂州蒲圻縣聘娶士陳致明為館客邑小無民事潘每出書院與陳欵飲庭前芭蕉甚盛常捧杯屬客曰只令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

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媚容入與之狎寢則同衾涉歷許百日憔悴龍鍾子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為抱病招醫療拯略不能成効迫疾棘問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也潘即命芟除已無及矣

胡宏休東山

婺源縣清化鎮人胡宏休少年時浪游京師因得肄役於何太宰府後補武階又中武舉與何門人謝受之投分甚密胡還歙謝從之館於胡氏凡十年胡喪母謝曰荷君顧遇久常念無以報德吾懶習地理當相為謀告地以尊奉夫人胡初未知胡有此術起詢之謝乃言只在相近東山之間屬居郡家君亟買得之則為指穴井求對面案山尤佳也胡即以五千買諸鄰又以千錢請於族黨二者俱立約謝謂胡曰此山名飛天蜈蚣則相對者名蝦蟆形有識書紀載其略云葵後五年當三人出官十五年後有水命人為國戚四十年後陽地皷未鳴陰皷先鳴周一甲子當生貴人吾言固不誣但有神靈護守不可輒擾須作法圖之當為擇良日同登峻峯孝子披髮行吾則杖劒隨後乃可及期履高原上指一處曰此吉穴所在也然更須憑鄉術為斬草下棺之証時無應選者獨里

中小巫郎二師粗解識陰陽向背呼使護役方施工之際持鉏甬斧斫者百輩半染狂罔異疾至還舍十六人死郎師亦亾衆誦言地之凶如是安可興役宜罷之胡必欲用厚捐錢粟與諸死者家而躬立其所朝暮自程督嘗醉寐草舍恍然如夢見三婦人立於前著白衣襟袖飄飄若神仙者流同詞曰我自婺女星君處來家於此地而君欲奪為立墓誠為不可胡咄之曰吾用謝先生所教以窒吾母人子之心不遑安處汝家淂何處敢出妄言我決意用之若有災咎見及自從汝力量吾斷無歉乎相避之理辯折再三婦人如不獲已言曰吾之居只在此數步內既謝神翁有命定不容輒幸為改卜吾居勿使暴露異時當異報矣胡寤偏訪左右得古祠於叢林中棟朽柱折上無片瓦三女像鼎坐埃塵充滿狀兒與夢中所覩不少異具以語謝：愀然曰吾慮初不及此亦恐未能免禍於是就半里外創一新祠及改墓穴謝生不能親臨掘太深過三丈得三石魚又一生者飛起丈許而墜事竟謝辭去留之弗得明年死於休寧黃山道上所謂蜈蚣飛天其北若此宏休仕至諸司副使東南正將三弟姪相繼食祿一子娶濮王宮宗女補

官妻享封邑終以石魚露現躍出泄其旺氣故不迨昌顗甲子一周之語未能即驗而一周門多好學有成立女像廣令頻盛鄉人祭供禱祝一歲四至胡氏奉之不衰子從兄景高之室於宏休為兄弟其長孫沆說也

汪八解元

德興汪遠之行弟八赴省試其兄及之在家夢一駃步至立於廷曰十年辛苦無人問一日成名天下知八解元過省啫；後三日報榜人來天呼前三句及連唱啫與夢中不少差夫以一走卒語諾亦先見於夢豈得謂之不前定乎

徐問真道人

徐問真道人者濰州人嘉祐治平間多游京師嗜酒狂肆能咬生葱鮮魚以指為鍼以土為藥治病絕有驗歐陽公在政府時嘗苦足疾求其極療徐教公汲引氣血自項至踵用其言而愈忽一日求去甚切曰我友罪我與公鄉游不可留矣公使人送之出果有丈夫冠鉄冠長八尺許立道傍俟之徐出城顧村童持藥筒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徐探嚢中取小瓢棄大履之俟家人出竟乃誦呪施法用七鴨卵從外擲之隨即發狂後皆不知存亡黄冏令周孝孫暴得仲腿疾東坡公授以徐口訣七日而愈見坡志林

歙廳吕明

淳熙十四年歙縣寧虜奉議拼造所吏吕明往歙州歸塗值一客亦負担元不相識即顧揖如舊交凡四五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數相逢吕當食必招與共啜但見其追逐不捨顧疑焉投宿村店取腰篋中所蔵楮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早啟戸遇此客前問曰爾平生作何善緣吕曰我小人耳有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許時本不是好意望爾身畔料必有財物欲為不利夜来鑽壁覷乃覩一人長七八尺面似神道瞪眼看我不覺驚到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吕曰每日天未曉時誦金剛經今十年矣客愧悚謝去金剛靈驗古今非止一端甲志載之矣予姪脩之與虜為代吕明正在直說此

金神七煞

吳楚之地俗尚巫師事無吉凶必慮禁忌煞然亦有時而効驗者如居舍脩營或於比近改作必盡室迁避謂之出宮最所畏者金鬼七殺之類各視其名數以禳之俟家人出竟乃誦呪施法用七鴨卵從外擲之

堂中視其在亡以應占訣樂平一富家以築室方隅之禁徙出經日而歸七卯在地但餘破殼而已大鼠死於傍蓋室內無人群鼠謀食遇卯爲各啖其一故犯禁而隕考其厭禱之理疑若以物數相代然予叔父中造牛欄於空園術士董猷見之曰欄之一角犯九梁煞當急解之呼巫焚紙錢焚埋桃符以謝既而言人可以免恐牛當有灾後一月間相繼斃其五而三特有胎一特雙犢正合九數云

向生驢

樂平人向生有陸圃在悚好種菜苣僕以為不然改按視怒之悉加芟蕩僕方及向急跨驢而走因傷墮即入室取利斧出剚刃已醬之且逐行數十步僕既地驢舉兩足觝僕又人立逆乃還護向人或過其前輒蹄觸之無敢近者徬嘶草覆向体迨暝窣秣者至始嘶鳴往迎引以視向遂得脫

蓮湖土地

鄱陽蓮湖寺僧惠臻出近村赴齋供經日始還而盜穴其室囊鉢一空臻顧戀嗟嘆作小詩書土地堂外壁上前兩句云禍來患至不由人土地伽藍固弗灵其夕夢一老翁畢詞而請曰吾職護山門乃有不能覺盜竊之失何所逃罪然所書之句在壁觀者見必讀之吾之羞辱不啻捷于市朝願師為去之自此苟有穿窬之過雖輦棄此軀不敢愛也臻覺而感其異旦即刮除之

雙港富民子

鄱陽近郭數十里多陂湖富家分主之至冬月命漁師竭澤而取旋作苔廬于岸使子弟守宿以防盜竊紹興辛酉双港一富子守舍短日向暝凍雨瀟騷擁爐堤坐俄有推戶者狀如倡女服色華麗而遍体沾濕攜一復來曰我乃路岐散樂子弟也知市上李希聖宅親礼請客要去打窠地家衆既往我獨避雨趕趁不上願容我寄宿富子曰舍中甚窄只著得一小牀若留汝過夜我爺娘姓嚴必定嗔責李宅去此不遠早去向可及女懇祈再三雜以突謔進步稍前子斂然不听徐言既不肯教我宿只暫就火烘衣俟乾而行可乎許之子登牀女坐其下半卸紅裙露其脫白如酥復背身挽羅裙不覺裙裏一尾出子引手拈杖擊之成一狐而走衣裳如蛻皆汙泥敗葉也

史家塘

餘干之北官道傍有史家塘其一穴緑水澄(澈)過客多賞戀不忍去一官人携妻(琴)来留止甚久有姬妾數輩時當炎暑其一妾為人輕浮即脱履襪泛下濯足為物從水内挽以入主公不知所為望之不見旋就農家假水車倩夫力捲涸不浔踪跡為駐宿一夕愴然而去

盛珪都院

饒州吏人盛珪因監用官庫錢事發挈妻子避地餘于之金步寄跡于市民萬廿四家聚小童讀書以自給建炎庚戌妖賊王念経嘯聚亨邑狂僭尊步市之人皆竄伏山谷萬生投賊中受其官職珪窮悴饑推植其擁衆游徼自謂故舊可托出而迎拜萬叱而禽之斬其首揭于竿上持示賊詐云救獲官軍謀者及賊平黨與多誅萬獨漏網紹興辛亥上元日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為佛會禳除虫災且薦拔遣兵而死者萬預焉事畢還家中途大叫謂盛都院領人共打我所親走報其母妻且扶掖以歸在室跳浪若格鬪狀呻吟甚苦仍不絶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意為醉耳扃其戶而出夜半其聲始息明日入視死矣遍身青痕瘢滿蓋冤鬼報仇云

應氏書院奴

德興吳良史紹興十六年就舘第于店石應氏新宅書院奴子戴先因負水灌蔬跌而傷足久之乃能起嘆曰我幾夜做怪夢元是有此厄吳及諸生詰之逡巡始導其故曰自四月已来有人夜入所寢室著揉藍花繡數澤明媚了鬟綽約相視而笑便為自試之

態共榻致曉而去問其姓氏居止處曰只是下頭人從此每夜必来漸覺情密但令脱衣服則堅然不肯欲捫其膏亦固拒或時拊弄其髻則曰布髮也所以多硬經十余日解頭編于我綰同心髻許嫁焉而云我有母在元来知此一段姻緣明當邀他来汝自告懇天將曉把手出房忽笑云與你上樹戲遂同登一枝而立枝折而墜身乃在牀恍惚直如夢裏吳疑為妖魅所作投牒驅邪院其弟明甫習行正法為結壇於室布灰滿之夜聞兵馬喧沸捕捉一物其聲可駭視壇上得兩狐印跡一小一大所謂母子之驗云時五月二十有八日也

馬大夫

樂平夏陽馬之奇大夫為嶺南太守解組還鄉憩道問郵亭縱步花榭遇道人携酒一壺又一藍貯燒猪肝一具不知所從来相見雖如故交曰大夫能同飲此酒乎馬曰幸甚即就闌干曲對酌且食肝肝味極美馬意甚遍訊欲延入款接忽騰空而去馬自以為遇仙思肝味之珍命庖人臑治百端終莫能及未幾日得疾而亡則所遇非佳士也

邵資深詩

鄉人邵資深晚得官調光澤尉夢一人如鬼謂之曰吾有絶句為君献即高吟曰滄浪白髮老相催故國西風又到来諸事生涯長束手一年此處一啣杯覺而語子弟以其詞意非佳愴然不樂甫到官中風疾丐歸處于桑圃茅齋中未幾不起

周氏子

鄱城周氏子未娶獨寢處門下一室讀書抗志勤苦一夕夜過半有隱士著道服杖策窺戸稱姓名脩謁其狀奇古美須顙對坐相忘甚良久乃去如是踰月不以風雨輒来忽挾一女子至容色倩嚴衣履華好立侍於側隱士笑曰吾嘉君少年而力學若此前程未可量故携小女来奉伴於是三人昜足坐隱士旋引去女令周吹燈解衣登榻隱士絶跡而女夜夜来嘗持一物饋周曰是熊胆也服之最能明目可夜觀書周受而食之出入期年形体消瘦父疑而詰之始諱不肯言加以怒罵乃備述底蘊父即日挈之徙舍招醫極治云元氣耗矣更月十日将不可為逐進以丹補煖之藥歷時乃安是歲紹興辛酉也

招慶寺水

紹興甲子歲江浙大水衢州常山門外招慶寺於五

月十八日早兩作山林震搖士大夫家居其中者相就率望空焚香拜禱諸僧一佛殿課經厭禳主僧自曉出赴齋俄聞雲煙中語曰欠山主與徐保義及馬在時山漸摧壓塞路有頃山主歸徐跨馬亦至諸峯同時倒廊廡陷沒反居上睢魏邦達侍郎一位獨脫先一日有老道者晨起見數僧打包而出若行腳者顧曰此將有難唯藏下可免是夜魏之壻趙叔温覺有異豫挈橐置山腰亭上使兩婢守之至明日水從山頂推一大石著亭背而分兩道流下老道者在藏院呼叔温曰官人可來此處甫到而山顛經界法初行於寺置局以積習兩皆徙去十七夜邑人俱聞傳命曰知縣約束應經界文字侵曉盡要來寺中整頓於是悉歷死其後邑衆欽錢命工發主出尸欲行理葬凡僧俗婦女一切裸身禍罰之酷如此

華陰舉子

華山既摧之後二十年華陰舉子赴省試離家未幾不覺迷路盡失僕從行李所在就近村保訪居人其人曰知秀才上京我有一書煩為寄與五岳觀某道士仍煩與之言這箇畜生往年壞山損了生灵死數後來又去西京作孽今却敢復回在此已行枷鎖了吾引秀才一看乃偕行才數步所失僕從行李咸在而居人境界寂然舉子異為到京師未弛担亟詣五岳觀欲投書問道士房在何處觀主云見在園中鉏草舉子走視授以書道士植鉏而接舉子正欲下拜仰頭不見矣

明州學堂小龜

明州大家子弟聚一學舍戚買得小龜才闊寸許而背甲長出寢首異於常龜一士最好奇取育于家經宿其妻頃荒忽失度每夢追逐男子項有裝飾不同世人夢中相接笑語同室聞之醒時則云是我丈夫也携之共飲士無如之何郡有宗室子行天心法與此士善許為攝治方施法禁龜從盆内霍霍奔走徑趍壇上宗室意其作祟者譴問之低首若服罪乃赦之送于海士妻遂寧

胡彦才女

衢人胡彦才有女及笄容色姝美擇婿未諧嘗戲堂上忽見三錢墮梁間漫拾之歸將納于厨方啟扉乃得紅牋同心結數百自是敬罔不常或啣以私與人語或似與人笑父母憂駭坐守其側不能戢也郡士徐其瞻習行大洞法招使治之莫一荷於竈寘一荷

於口而坐室內伺視女望一美丈夫入房為青衣人斥去云正要捉汝女迷惑眷戀隨而觀之見甲士數十人拚搜以出而餘人無所覩女諸語其事而豁然矣

村民疑胡騎

建炎庚戌胡騎犯江西郡縣村落之民望而畏之多來手斃間有奮不顧身者則往：得志焉雖婦女亦勇為之其過豐城叙池也鉄騎行正道通宵不絕蓋使我衆聞其聲而不測多寡耳一騎挾兩女子獨穿林間女指謂避者言可擊於是衆舉挺椿之而墜旋碎其腦焉嘶鳴不已似尋其主衆逐而委之井遂脫又胡掠一婦使汲井婦素富家子辞不能胡呶呶怒罵奪餅器低頭取水婦推其背失足入于井中餘于民艾公子全家遭刼虜兩胡煞火將焚廠居艾默念若蕩為立墟万一獲脫將安所歸耶乃呼其子齊奮捉縱擊垂困取胡腰刀截其首一家遂全

李源會

李源會京師人所居坊曲頗寂靜其外書窓室外有隙地以種花卉兄自亳州教授罷歸姻戚畢集具酒婦女所乘竹輿皆置花陰之下日將暝聞一輿內者兒曹聲李遷徙視無所見已責香無應者惧而入中堂經廳而語其音如簧曰不得道不得道李惑而秘焉乃握手入室交歡而散李意為去後此女遂出相就若夫妻梁著徒搨于中堂每夜亦至趙師古南來紹興中官于饒州樂平女始絶跡李胥下生一氣堛接之不痛藥之不捐三十余年而卒

薛咏夫

汴京毗婆寺前一宅常蹴與人充官舍薛和夫者奉母與兄處之每日昃必見一婦衣碧衫仙袂飄然相去不過二三尺雖知其異不敢略采顧而心絶怖恐白母兄亟徙居兄後為河北通判凡兩任解官還都復訪僦宇和夫行巷陌過舊處扃閉寂然因躡足而入偶念昔日所見不知在否漫以津唾點窓紙破窺之碧衣者正背身而坐和夫毛髮森竦急趨出時相去七八年矣

金步岳翁

金步市民岳翁年八十二歲時臂後忽生一尾長五六寸甚患之自以剃刀割去置於大中焚之烈焰沸

油一爆而失尔後每歲一生只長寸余而脫其蛭師禹問之亦不諱曰休說前身定是畜生至八十五乃死

夷堅支庚卷第七

王上舍

逮康王樞密德言綸云鄉人王上舍以政和六年元夕與友同出府治觀燈三友登山棚玩優戲王獨在棚下不肯前邀之弗聽蓋意有所屬見一姬緩步一女僕隨之衣不華粧不艷而淡靜可喜顧王微羞整冠飾若欲偷避王偪而窺之始徹幕首巾回面而笑王將與之語為友所牽莫能遂於是偕入委巷行人絶希姬復在焉而友無所覩王託如厠抽身相躡情思飛揚因就與姬語曰我知君雅意但以寡居一第無男無女只小妾同居蕭索之情不言可知君果有心異頗垂碩王曰吾方寸已亂何暇廷延攜手將與綢繆四顧巷陌燈燭車馬略無可駐之地念布橋下楚石處差可偷期乃野合而別道其所居某坊明日往詣姬出迎奨其有信留至通霄買酒款適王暫還學宮無日不往倘有故失期則飲膳俱廢浸以臞劣向之三友固結其曩游具以告友知勿復沉迷以全性命可矣王如醉而醒強自抑逼姬忽夜造其所責之我不幸失身於子柰何中道相棄王他辭謝姬留歡如初王覺氣體不支思與之絶

乃從支寄寢又夢其來竟病風淫而卒

餘干民妻

餘干鄉民周生之妻性淫蕩紹興十八年三月往毋家中道遇巨蛇當路意其死者遂跨之而過行不數步蛇起逐之熟視蓋三男子也若兄弟然長者以言挑之欲強與合妻未從二弟者勸解之兄不聽方撑拄之間鄉人襲犁匠偶至見巨蛇繞婦人數匝共卧于地襲欲前營救而手無所携不敢近素能持大悲呪乃高聲誦念奮而叱蛇即解去及轉山腰回望依然三男子衣白紵紗緋勒帛背人而逝邑士張時濟說

煉銀道人

逢時澤汝霖居于安仁縣其姻張翁酷嗜丹灶家有甘井不許他人汲專用以煉丹貴其潔也性又恬靜非道侶不接納雖貴客至亦拒之嘗遇道人於路麻衣穿結求登門揖而飲之酒既三行問其有何術曰能煉銀張大喜曰先生須何物曰只須井泉一杯請翁自汲泊水至道人猶坐布氣水即沸少頃沸定已成永持付張曰可寘爐內用某藥若干某藥若干皆易得常品之物如其法候之果凝為白金復問更有何術曰能使枯木再榮使縱其飲無算徐取小奴所良久蓊然回緑色張驚喜然嘆曰真人過我而不遇壻亦有父風

李山甫妻

汴梁李山甫妻凶踰月所妻至李初疑怖至則忘之去夕未毋聞知密布灰於已而妻謂李曰我托此而癒：不能拾無意相害也一夕妻泣言君已謀継室事不得既有此議我當絶但善與新人養護雅兒否則君婦主子我必致禍李許諾遂訣去包氏成禮未幾晝寢未熟若有牽帳者冷風淒然而入一婦人嚴整粧服登榻曰我即李前室與夫人如姊妹幸善視吾子不然夫人生子我必崇之下榻徑出風吹其帳已也

燕湖儲尉

建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焚刼居民殺害官吏蕪湖尉儲生寬避不及為賊檠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搦坐德見其項有毫光三道出現乃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策勲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誦圓覺經一部觀音菩薩千聲率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死

茅山道人

紹興二十年茅山大旱酺事江東運使鄭清卿王亦顏同往縱觀至午憩於茅舍遇道人服白紵衫青布巾修眉美髯風骨清峻鄭王相謂曰豈非呂仙乎召與語命之坐酌酒數行兩主人皆已醉漫問客曰能更進否曰能尚能飲何曰無算乃令侍史注酒兩盞於銀盆中恣其痛飲一杯復一杯鄭曰先生如有藥求幾粒曰有即引手擦左腋下垢汙撚成青粒與之日只得喫不得喫王亦求之復除右腋下汗成紅粒與之所言亦然酒盡客去先是一老兵守邸閤二漕出兵卧詹間日晏未醒漕因戲以兩藥納其鼻中氣即吸之猶未覺使人喚起之問曰汝覺四躰如何曰覺得極輕殆欲凌雲霄耳明日騰空而去二漕相視而嘆自恨無緣蓋假手以度老兵也

金壇翁甥

金壇富翁有男居丹陽主其田莊出納嘗以日暝到舅家舅正坐門上見甥背有佳人相隨意其挾倡也未暇問俟館定伺之甥既寢切切呫語甚密　微笑聲擬須明旦責之及啟門但甥在耳方以為異戒甥使自謹飭甥云相與繾綣久矣不謂輒至此其里人教之曰其來必經由橋梁作法日汝過試拋三五泉于水中而呫祝水官河泊乞勿令此婦渡得當可免乃如之而宿於一橋畔民舍以驗影響是夜婦至將度橋有物訶止之垂泣而退自是稍與之絶其舅言初見時其人簪髻帶珠翠履帔綉領醉臉蛾眉逢人必使詢訪何處有此一客云近地人家及廟宇悉無似之者獨丹陽米侍郎寮院內一美人真如是疑此鬼也然相去百里又恐不然舅親物色驗之不差

江渭逢二仙

紹興七年上元夜建康士人江渭元亮偕一友出觀游歷巷陌迫于更闌車馬稍閒見兩美人各跨小駟侍妾五六輩肩隨夾道提紬紗篭全如內閒妝束頻目江：追躡到閑坊一妾來言仙子知君雅志果欲相親便過杜家園中臨溪有樓閣足可款晤江喜而

往不旋踵至彼兩鬟持燈毬出迎二士皆入四人偶坐展叙寒温仙顧笑曰鬟我至此勿問有緣無緣且飲酒可也於是命設席杯觴殽膳一一整潔仙滿酌勸客酌之皆飲滿至于三行賓主意愜一侍女曰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教人似月正在今霄不應留連飲酒歌曲正能動情未暢真情酌醴止能助興未洽真興與其徒然笑語何以羅帳交歡兩仙大悦曰小姬解人意即起同詣一閣對設兩榻香烟如雲各就寢褰黄泥向日少時即乾已城堅足因白衆曰小術呈靈宫道士嘗以冬日在三省門外空地聚衆用濕紙獻諸君子為戲却覓幾文錢沽酒乃隨地方所畫金木水火土五字各撚一凡泥包以濕紙置其上就日色晒之告觀者請勿遮陽光頃去紙東方者色青如靛南者則赤如丹西明白如珠北則黑如黑中央如黄蠟然往来人以千百計相顧嘆異各與之錢而充取其泥者天正寒其人髮黄面黧只着單衣必有道者也

景灵宫道士

紹興中臨安有老道人年八十餘歲言寓為京城景靈宫道士嘗以冬日在三省門外空地聚衆用濕紙裹黄泥向日少時即乾已城堅足因白衆曰小術呈獻諸君子為戲却覓幾文錢沽酒乃隨地方所畫金木水火土五字各撚一凡泥包以濕紙置其上就日色晒之告觀者請勿遮陽光頃去紙東方者色青如靛南者則赤如丹西明白如珠北則黑如黑中央如黄蠟然往来人以千百計相顧嘆異各與之錢而充取其泥者天正寒其人髮黄面黧只着單衣必有道者也

黎道人

黎道人者漂陽人少落托去家足跡遍秦魏政和間走陝西松道中塗值夜為虎所窘窳入三官廟跧伏紙錢中半夜後燈燭光明見三道士飲酒數人侍立一道士云此中安得有生人氣侍者以告命呼出問

鄉里姓名畢又問能飲乎曰能使酌酒飲之并與一
婁黎拜謝復入紙錢中道士侍人皆不見自是不饑
唯飲水宣和間到邪磁村落聞四畔哭聲相續扣店
媪曰此中有埜狗為暴夜至人間搏食孫雅黎曰
然則我為殺之他夕宿一處正聞哭聲其家叫云狗
來也黎持挺追逐狗行甚疾走度水黎亦度水狗穿
岡黎亦穿岡約百余里然只旋轉此一村東方漸明
狗窟其奔右窪喘息黎大呼傍近居人壞窟取之乃
一老嫗媒面裸身衆有識之者曰是某村某婆也有
子有婦有孫衆擊之百數不作聲唯曰口吐涎沫扒
以赴郡云建其子婦云至詣之曰累向阿家道莫作
這般相熊令果了不得郡使婦具言之曰不知其他
但見每夜黃昏必至皂前以火煤塗面脫下衣裳而
出天曉復還郡積其宿慾斬之狗禍遂絕建炎多難
黎歸故鄉結廬官道側賣藥乞食若有兵寇火疫率
預知之輒告別邑人而去踪跡稍露人視其去留以
卜安居宗室子共為巷陌事之甚謹一夕縣市災居
民鼎沸黎助之救火同時四門各有一黎自是人愈
崇礼黎心不能安忽奄然而逝宗子買棺葬焉後乃
在建康有遇之者猶寄聲謝溧陽人宗子與好事者

開棺存草履後隱不出

開福院主

饒州東湖內浮洲開福院主善講經郡民熊氏出入
庫倉為人輸送苗帛家稍温而好善常延致齋供熊
氏未有子僧因赴齋罷熟視其妻曰我未與汝作兒
熊夫婦大笑是夜妻夢訪其居遂懷妊越十月又夢
詣其室腹疼而寤忽見一禽若青鳶者飛入口即生
男明旦熊往開福視之已坐亡矣後娶婦得孫利陽
鎮人沈公假館於熊子謂曰我欲托身翁家沈戲
曰吾家那得飣與汝吃沈田舍妻亦再夢熊來其生
也亦感青鳶之異而熊子亡才七歲都昌土塘黃氏
母以姻事至沈家此子之語如熊生既而亦如之蓋
僧閱三生不離鄱陽皆先與母約首尾不過三十年

道人治消渴

臨川人苦消渴累歲更十名醫不効嘗坐茶坊見道
人行乞漫呼與茶又具飯問其有何術曰無所能只
救得幾道藥方耳主人喜復問有治消渴方乎曰正
有之用苦練根新白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許以兩
盆水煎一半空心飲之雖困頓一二日然疾可愈乃
延留之而如方服藥下虫三四條狀如蛔而真紅色

以語道人道人曰尚有三條不必再服恐取盡則困不可支自此渴頓止卧而將理再宿脫然

夷堅支庚卷第八

景德鎮婦人

景德鎮一巫婆白晳婦人二十七輩皆素衣前拜曰願伏事君家自此歲一夢戍再夢巳而至于三四切惟之不知何祥也後開山為生穴得一窖中藏銀二十七錠皆漢梟號樣也役人爭取之巫與之鬨訟于官檢式受庸者弗得乃悉付之予按漢武帝以泰山出黃金故鑄為麟趾梟號初非白金也

溧陽狂僧

溧陽有風痴狂僧而語人禍福立應一民家娶婦三日僧往賀曰我來賀婚當與我酒主人沃之巨杯又欲見新婦其家難之婦亦不肯出請不已乃令一見僧熟視良久近前擁持齧其咽婦吁呼衆奪以歸僧歎曰得我齊咬斷却也好再稱難、而無去何婦因與夫爭言以双股繩自縊於房梁其一股斷方悟僧說所云難、者不可免也

鮑同及第

金陵府鮑府史生三子少時皆俊秀讀書有聲父夢道人青巾白袍皂縧抱墨桶冥其庭階如世所謂吕先生顧其三子曰兄弟三人同及第故悉使更名伯

曰同仲日回季日冏其後獨同登科而回冏不第乃驗其語

淵明痊酒

世傳環九江境內有淵明痊酒處人或掘得之鄉人鄒廣成云南康廬下多美田山腰有巨石可容二百人坐耕農多登之會食一農忽言石根太半危出山外盍共鑿其下若墜啟山側我輩免得上去吃飯大段省力衆以為然鑿之果墜而於底得一石巫ㇾ中一銅器有蓋即逼壺也揭視之盛酒滿中傍刻十六字曰語山花切莫開待予春酒熟煩更抱琴來衆疑酒非人間物不敢飲悉傾弃之酒香在地經月不臧其器為縣尉取去子謂是必道術士所藏者淵明得酒便醉豈復留待後人哉

郴圖鯽魚

郴州支邑村落中有小民圖蓋昔之達官故宅基其畔有小池水泓澄可愛常見双鯽出遊比翼而嬉略不暫捨雛雖經二年三歲亦無他鱗而其小大只如此民懷貪意設網欲取之訖不可得後因灌溉竭澤於泥內獲一銅盆中鑄兩魚形狀與向者不異滌淨持婦把水注滿魚撥剌去來如前事聞於縣ㇾ令將奪之閱租籍視其逋賦擬加五千復為郡守閔吏部所有

余吏部

德興石月老人余先生有毋弟弱冠力學能文里中王氏納聘以女資裝甚厚然須登科乃親迎余預鄉貢而黜於春闈王女歸他人余怏ㇾ失志因棲泊京師死焉石月妻在鄉里夢叔歸乘白馬張青蓋以為拜官也喜而出迎叔下馬徑投入婢懷遂驚覺是月有娠及期將就蓐遲ㇾ痛楚瀕於危殆適有兩雀鬬庭中傷而死石月惧呼巫占之卦成巫起賀曰兩雀鬬偕隱者主生貴子已而誕一男名曰應求字國器少而穎異七歲中童子科未二十歲魁鄉舉位至郎官御史

石逢時

信州千二大山吳氏盛族也有子某娶婦伉儷甚篤吳名窪不成而凶妻悼慕不已常夢見之一夕又夢在佛殿上堂奔往就之不得近逢詰曰我將託生汝休眷戀令往棄平石村石大秀才家為男子矣旦而告于兄伯ㇾ為訪之時石大之妻方懷孕暮月後又見夢曰某日我將生伯如期往登石門道其故大秀

才抱嬰兒出示兒見伯一笑伯懇于石歆求為吳氏嗣石不許其兒後名逢時長游大學及進士第然位至一邑宰吳妻猶守志將俟其解官往見之會卒而止

楊州茅舍女子

楊州士人失其姓名建炎二年春因天氣融和縱步出城西偶遥望百步間有虹暈燦然如赤環如地吐出其中圓影瑩若水晶老木槎枒斜生暈裏下有茅舍機杼之音試徐行入觀瀟洒佳勝了非塵境有機數張皆經以素綵白肌雪膚各衣檀脘交梭組織白錦轉眸一寔不息逼而視之錦紋重花交第一行之首曰李易稍空次又一人姓名復稍空又一人焉如此以十數乃拱手問曰織此何為一人敷然而對曰登科記也到中秋時侯當知之餘無一語士人遍觀舍中窓壁玲瓏風露凄切念念此身真如腐鼠而得造瑶林瓊圃瞻近群玉既情致潘泊不相荅礼揖而辭退諸女皆自送之迫出虹暈回頭注目更郭門已閉遂宿於旅邸恍疑干境為夢而歷：分明可記是歲之春高宗車駕南巡駐蹕楊都四方貢士雲集至八月始唱名放榜第一人曰李易其下甲一之次無一差易正楊人也於是悟首春所届蓋蟾宮云

巡察都監

餘干人李孟家奢三界燈頗令奉國院僧師文師仁行持頗極精恪明日二僧往謝及門李出迎忽見一官人如州都監者徙御稍盛亦入門踞坐胡床師交前揖官人遽問燈跋是誰寫師仁拱曰山僧寫官人曰天有天主人有人主如何輒書燈主臣李孟只是庶民安得稱主自今不得復然又言既云三界燈却不點天梯燈文懼曰村墅僧徒不知儀式即索紙以朱筆畫樣付之狀似枷架而狹長分三層每層三燈曰屯燈上按九天下按十八地獄須如此方合式文受而揖謝李延坐奉茶再從者同曰不入不入升輿而去最後一隸青衣李問此何官疾對曰巡察都監遂霍然而没

陳逍遥

陳逍遥者或稱陳黑子不知何許人紹興末来鄱陽好遊樂平德興之間身衣布絡雖盛寒亦然露卧霜

雪或就富家乞錢須若干緡人亦樂與不遠其數而不見其所用處也東尉弓手之妻寡居以私酤為生陳數從之賒飲婦人奉之不倦常遣溺盆中持與之婦即舉飲不嫌自是陽狂不食唐立夫舍人守饒陳醉入公宇指而罵曰汝將病温生角矣唐弗怒後乃移知温州加真秘閣人來問禍福必毀罵至遣答擊未幾病死于鍾蛣明道堂葬于漏澤園唐公自永嘉遣一武官來訪之聞已亡為火其柩煨燼中得勾連鎖骨一具明年一道人來德興謁天門山下余秀才携一苧衫授之曰陳適遥托將還云乃是居室人手製者視之信然又有細民魯凡者從之游引至妙源觀丹井酌水與飲且與一棗使食當冬月涉水不慄人沃以水亦不怖令尚存

朱少卿家奴

朱少卿寓居德興妙源觀有僕朴直無過知觀黃道士衣裘垢敝僕哂之曰如此衣服豈可朝真可不換新潔者黃以貧未能辦為辭曰計所用錢若干見告我當任此責黃以為戲言姑應曰謝汝又曰我但積每月顧直便可就非妄語也數月果持鶴氅道服襦袴各一道與之未幾易新巾白衫棕履顧少卿之子壽曰小官人看一箇則劇術子即下庭跳擲稍起乘虛一二尺至五六尺漸高上衝烟霄而沒張忠定公邑人也素識之及鎮建康忽來拜於廷下公憶其貌問之曰何為到此曰來赴三茅千道齋會公舍於宅取盃酒與之飲訖辭出經從立處上昇莫知所屆公悵然府僚吏卒皆賀以為遇真仙云

無錫木匠

無錫張木匠造盆器出貿於街一日差晚在茶肆前交易一客來買數種酌價以定客曰偶不曾將錢來願同往家中取直遂引行穿一曲巷夾路皆行籬到水濱巨宅門外有櫃坐張欲入客曰不須入去待我自取久之不出張睡于櫃上行人過者識之正在枯草水傍大木下呼之不醒為報其家厥子奔注注扶叫始得歸視向之宅乃大木竹籬乃枯草白晝鬼迷人於邑市異哉

程老枕屏

鄉人程景陽夜卧燈未滅見二美女綰烏雲髻薄粧朱粉坐于傍戲調倫至加以狎媟程老年已高略不荅二女各扎一賴拏撼之乃去明日視之傷痕存焉兒曹不知何怪久之因碎所卧枕屏方於故画絹中

得二女蓋為妖者巫楚之又彭聖錫取所藏名畫示人有宣城包虎帳未收暫寘榻內其夕夢大小四虎啀其支体至血流寤而疑其異展帳驗視與夢無差舉而售於他人

金山婦人

祝尧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揚子江大風作於金山寺所乘舟覆妻挈盡溺唯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秩滿東還復届故處就寺設水陸供薦禱于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以四更少焉僮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波如遶誕裸跣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挈明僧家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佈無以諭命加董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甦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話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于沒時如被人拖脚引下吃數口水入水底為綠衣一官人揖入穴中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飢但噢訝而不能識為異人者既去之後方悟其神仙欲見不可矣

舒道人

餘干萬氏嫁舒氏平生好善緣敬有道人之日中年而亡其子傳朋夢母歸不之本房而入女室女之夫曰李松縣尉亦夢道人来言欲為見荅曰母来女處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料君在此盤旋寺不肯逗緑衣苦見從我故逗留會罷強拽行我聞君咳聲緊抱廊柱不放遭歐打極困佗怕天晓始捨去此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再生皆伏力廣大所致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為夫婦如初滿寺之人莫不驚異緑衣官人者蓋水府判官也

新安道人

洪中学尚書新安人也有道人常游其門以茶酒待之不倦忽告別它適言曰願呈一術以為公歡時當歲晩洪指園中枯李曰可使開花結子乎曰能即請一粒納李根封以土少選揭視李已著花又覆其幕如初及再揭李以結實於是三幕之令遍行酒遂去青幙募其上白洪延客置酒以賞之乃於腰間探藥種但噢訝而不能識為異人者既去之後方悟其神仙欲見不可矣

託生為不順矣明日各話所夢已而女復夢黃衣人告曰舒道人將為汝子又紫衣僧之言亦同女固辭僧舉袖視之現一圓光一梵而盡老人或稍有識時女懷妊且數月及期夢毋至只坐堂上女遨入房曰李郎在故不入寤而子生是日國忌促夫出行香少焉生男容見與道人相似已上三卷皆德興吳良史之子泰傳其父書

夷堅支庚第九

嘉魚龍珠

建炎元年鄂州嘉魚縣農夫乘春雨耕田於陰雲蔽戲中見一火毬在空欲上復下竟墮地光熖赫然須臾漸息牧童以蒻笠覆之一焚而盡老人或稍有識者曰我聞鱷龍有珠是必因鬬而墜須持厭服掩取乃可農釋耒解擔舁視果一大寶珠包以歸獻於主人田二翁與千錢寘諸佛室至夜祥光四發高出屋外遠慶望之謂田氏遺火及赴救則不然喧傳達于邑令欲得之而慮其閉拒乃撫他事田翁于獄使吏諷之翁曰此亦何用頑以獻令大喜遣命取之而前一夕濃霧罩翁居對面不相認迫開霽以失珠所在其家未報令不以為然謂其新誕橫抶梏翁不能自脫竟死獄中施師俞說

徐千一

樂平民徐北一居邑下秋州灣其長子千一治生有方家業頗振父忽如覺如夢見其子在禾場上而空中刀斧紛飛自下皆將擊之父百方遮救僅得脫落而惧甚自是子獨處則授于抶於是每夕命數僕陪之寢宿而夢中復多悸乃議徙避之拙於二十里間

築室千一之弟千二方詣塘運水和泥兄在新屋內忽大叫捋痛聲徹于外弟奔視之已死其身遍体皆遺小斧痕至閾三寸許此于庸常一民不聞顯惡殆宿冤業所致也

葉妾廿八

葉正則庖婢事載於支乙陸子靜知其詳云葉之父朝奉君買待妾仍其在家排行只稱為廿八未累月矣一夕聞窓外有呼廿八者認其聲不審未應忽曰汝不應我自入來俄一美丈夫至妾惑之遂共寢自是乘間必至已而有孕十月免身乃生泥子二真土偶也又生車螯鯽魚各二枚皆活葉老不勝駭亟投諸江中此怪往來猶如初追正則罷官東歸將及京口始絕跡于靜言之於王順伯黃雅父云此乃正則作平江幕官時事所生兒入地縫中遣兵持鉏掘之聞其下曰尒何人要來尋我乃止雅父審其事於正則曰然

楊可人

湖妓楊韻可人者紹興十年以後用色藝敏黠著名鷁海陵仲殊性并通判州事為所感嘗約一錯鉄一受杖無所辞及仲以章罷韻貨詐鑿為有孕二年後竟為王亨道所捷仲寓居常州一夕夢之曰我抱病甚亟且死矣平生誦妙法蓮華經以故可免墮落得作人男子只在湖州城外方二弓手家託生君若不忘故舊幸急求視我正恐已無及尚可周旋後事方家極貧不能育我望加意胎貽我生三日後煩君來當以一笑為証仲寤遽登舟到即詣其室韻困血疾暴作連夕不知人又訪得方二弓手家韻死方妻生男仲既悉如前或經三日復往方氏使抱男出兒望見已驚笑自此仲數存拊之仲為歙令靳春守張壽朋為伻親聞其言

胡氏異兒

徽州清化鎮人胡廷輝長婦李氏以淳熙戊戌申歲生男子才出胎上下齶已各有一牙試以乳就之而骨軟不能吮父母駭其異欲殺之群族共勸言尒無它子此兒既不吮乳旦無別狀不若留育之俟其長成可也及三歲諸牙皆出與舊二者無以異

江四女

婺源巖田民江四家世為農頃毓足而行跡無賴與鄰豪代名充里役妻初產得女恕投之盆水中逾時不死江痛掐其兩耳僭落如朵割煦遂斃次年又生

女而耳缺斷全類向者搔惱痕里巷以為業報謂苟再殺之必有殃禍勉其存育乃留之

白石大王

李智仲鄉居時一姪在書室忽癡燈不能語正違奴持酒與飲見而歸告智仲出視乃書卓上云有駄卒持文檄稱泰山府君令與白石大王為代辭以毋老且未娶無人侍養乞免行駄怒曰府君之命烏可辭再三致禱始許来早復報適所賜酒不敢飲即以搞之叔出時尚立門側今去矣明日又書曰駄足再来已許辭免猶不語智仲曰汝一旦如此何時是了又書曰叔無過慮但以炭火煆定椀二隻俟通紅款取出投于前漠明午自能語話如其說及期一切復常扣所見冥然不知李宅前臨大溪云右四事子理說

韓世旺弓矢

臨川王椿者平甫之孫待制游之子紹興初為臨安懊官能弧矢將官韓世旺薪王兄也家本西州固諳此技而不以自名為王所輕每對客侮之韓不與校呂丞相都督江淮辟王為僚王收拾背裝貯一麗逢韓於教場過諸將置宴席因留之韓忽言今當與君別能以弓矢角勝負賭麗中物乎王恃其技即應曰諾且指坐間數客為証各分四中的其八皆在垛內無一不中王意欣然自得坐客無不歎祉揄贊韓逡巡起十二箭爭勝負則為不武顧晓其語韓使虞候持筵上金心再發破苦滿坐呼噪開麗止以兩箭決之衆咸不悔奪氣不終席而歸橐中楛立垛前一發中酲足所厚善者託往解謝丐還元取物得金六百兩王慙空莫知所出次日謁韓彼物正以文官口強常時受金韓笑曰我本不須彼之他必能做啟事但以一篇他侮薄不少故聊窘挫說不要逞文章恐其見罵王謝過便悉返之更須直自識得三兩箇難字何須射如戒立作啟大略云幸宜捌人賭賽拋裘打論雖是有輸有贏破白傷財其索著腸著肚他皆類此韓讀之大喜即日歸其所獲

王外孫劉撲說

姚時可

張邦昌既坐竊位死其族弟家良賤六十口寘于獄具奏親族當死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為之所乃嘱推吏姚時可曰吾自分必死敢有請於君姚問其故

曰吾藏金百兩在其室篋中君往取之頃為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誅命下即與子弟輩共引決之後事累君姚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為出公探消耗果不可免用此計未晚張再三澄慮訖不可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脅正已可哀其弟相去三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即命盡釋之一家按堵如故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說百金為餉拒不肯受至損十之九亦然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皆好學馳書廷袞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揮之廷昂一舉及其它子悉為名士赴人以為陰德之報云順伯說

吳淑姬嚴蕊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貲為富氏子所擾或投郡訴其姦淫王亀齡為太守建係司理獄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倜一坐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咏當宛轉白待制為汝解脫不然庖矣女即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作長相思令捉筆立成曰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素骨相窮薄不能有所值遇擬乾永回醉眼開矇眼開覷影橫斜安在枝上惟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矇眼開覷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諸客嘗數為之盡歡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為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為台州官奴叢蓝司戶攝理正治此獄小詞藏其處又尤有才思而通書究達令古唐與正元晦提舉浙東按部發其事捕蓝下獄杖其背猶以為伍伯行杖輕復押至會稽再論訣決至台蓝陳狀樂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獄因疎之愛風塵似被前乞自便岳令作詞應聲口占云不是風塵不是也如何住若得山苍揮滿頭莫問奴身寄花落花開自有時憩是東君主去七終須去住良景裴說

天慶觀道人

饒州天慶觀道士陳元齡素有爐火癖好無日不從事於斯僅能得點茅一二小技至於治煉黃金莫能測深淺也嘗在室內踞炉治藥一道人揚言而来直入傲揖趺岩已醉延坐與語酒氣觸人辛然問曰師黃冠羽服擺脫塵凡頗有以助道否為銀十作十敗然庖矣女即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素骨相窮薄不能有所值遇擬乾永回醉眼開矇眼開覷影橫斜安在先生曾留意乎道人笑而勿言陳飲以酒復扣之曰

此豈是一朝一夕單詞半句可了吾不惜少駐為君圖之陳以為異人不敢固請但日與詣永平監沽肆劇飲固留三月不告而去來曰向者所言令始小試以一斤至曰那用許只留此有小銀否陳曰有之即以一斤四兩貯於黑盖中置湯餅上鮮腰間所挂大氅取藥一刀圭投而攪之復以陶標袖手而俟小焉錚然有聲曰就矣就矣揭標視之既成白金抔之分銖不耗折陳正衣冠設拜顧執弟子礼是夜同宿越三夕因大醉陳起會志竊其瓢道人睡覺愴然曰不謂君無義若此然亦幾何分量可謂淺窄遂拂衣去陳參語於衆曰從今一生快活更復何求如其法治永無不立成凡得銀數百兩及天慶遺庾子之灾陳所有囊笥多不救至今尚存張思順言

夢監補試題

王景伊越國子監補試夢三員乘馬而來其前一人姓黃中一人姓孫後一人忘其姓繼即若入監闈出詩止乎礼儀賦操筆成文頗得意既覺猶歷記數聯已而又夢云：則不憶一語矣明日三考官人入院蓋黃唐雍父孫逢吉從之　崇崇甫也洎就試題未出已喧傳所夢賦題俄闈窻內嘈：如爭辨之狀良久乃以古為鑑賦是歲景伊不利後見施德遠之子云聞毛宗甫言孫初欲出詩止乎礼義賦黃欲更以為六德教胄子孫曰試者皆朝士子弟既不狹書恐难尋索六德体字議未決宗甫曰自来國子賦題只是四字遂定用後題景伊一夢明白如此而不護預選者豈以不符其所見故邪景伊說

劉職醫樂誤

私鑄銅器法制甚嚴信州永豐縣民犯禁為人詣縣告建赴獄　狀以白典吏毛遂周永受賕擇之告者經坑治司訴理械二吏送饒州，院俄而皆病寒疾直獄劉舒二醫同診視云周永當汗隨証下藥而愈劉欲以大芫胡湯與毛生舒曰渠是陰証傷寒此藥入口死矣劉堅執前訖舒力爭不勝竟與服即時痛徹心腑旋踵洞下糞結如詣膏又強使服至于再須臾髓竭而亡吏呼二醫視之以無可言共議作節次申郡而令出錢買棺候撿畢就斂正昇尸未寘牆角忽張目舒氣獄級走二人還以死然再活問曰晝時兩服藥是那箇郎中主張劉方吾以為已功應曰是我所下正揶揄舒生毛曰令後且須仔細我一家長

幼十餘口仰我以生所
見投使我五臟如刀割
獄級又勒死再進賜曺
関相侯復顧舒曰且得
亡劉未幾即死舒惧謝
治崇亦能自給

夷堅支庚卷第十

夷堅支癸序

劉向父子彙群書七畧班孟堅采以為藝文志其小說類定著十五家自黃帝天乙伊尹鬻子說青史務成子咸在蓋以迂誕淺薄假托聖賢故卑其書最後虞周說九百四十五篇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听塗說者之所造當武帝世以方士侍郎稱黃軍使者張子平實書之西都賦中噫令亡矣唐史所標百余家六百三十五卷班班具傳整齊可翫者若牛奇章李復言之玄怪陳翰之異聞胡璦之談賓温庭筠之乾撰成式之酉陽雜俎張讀之宣室志盧子之逸史薛渙思之河東記耳余多不足讀然探賾幽隱可資談暇太平廣記率取之不奕也惟柳祥瀟湘録大謬極陋于人耳目與李隱大唐奇事只一書而妄名兩人作唐志隨而兼列之則失矣予既畢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凡四千事不能滿才十有有一遂半唐志所云支癸成于三十日間世之所謂拙速度無過此矣況乃不大掘者哉繼有聞焉將次為三志而復從甲始慶元三年五月十四日序

夷堅支癸目録
卷第一十事
回天寺鍾樓
曹家蓮花
樂清鮑貴
鍾彦昭詩句
餘杭何押錄
卷第二十二事
黄州渠油
武當真武祠
徐希孟道士
穆次裴鬬鷄
昌田鳴山庙
行商闇梨
卷第三十四事
獨脚五通
寶叔塔影
張顯祖治獄
楊真人
方士陰陽卅
滑世昌
王德廣石龜
李五郎
山寺嬰兒
楊教授母
董待制
鬼國續記
柯山蛇妖
太山府君印
大聖院蝦墓
文登弈者
符建中
廣州蛇鬬
卷第四十二事
祖圓接待菴
羅漢汙池木
琴高先生
楊大方
洞口先生
張知縣婢崇
卷第五十一事
陳泰寃梦
北塔院女子
酆都觀事
白雲寺行童
石頭鎮民
新喻張屠
卷第六十三事
尹大將仕
譙氏柿木
鄂幹官舍女子
薛湘潭
王五七造屋
王播之魁解
趙承之遊岱岳
董氏籠鼈
聞人氏事斗
蔡大
醴陵店主人
鄭百三妻
畫眉山土地
千福藏寶珠
鄭四妻子
臨淄石佛
連少連書生
瑞應尊者
趙邦材造宅
神游西湖
刘居晦醮設
野和尚
張七省幹
淮陰民失子

大狐山舡
彭居士
野七不償酒
許僕家豕牸
卷第七十事
蘇文定梦遊
王司戶屋
光州岳馬蟲
趙彦真妻
胡廿二男
卷第八十二事
黃德昭事太宗
雪峯宗一
楊道珍醫
李大哥
閻山排軍
李小五官人
卷第九十事
沈大夫磨勘
衡州司戶妻
大浪灘神祠
城隍庙探省
廣祐王生辰
合龍山小道者
陳秀才遊學
古田民得遺寶
趙彦典梦
九座山杉蘭
游伯虎
徐謙山人
趙十七總幹
魯四公
麗池魚箔
吳師顏
吳六競渡
東塔莊風災
卻氏小兒
焦母大錢
東流道人
卷第十十二事
硬脚道人
蔡確執政梦
項彦吹笛
林秀才雖
雷州病道士
安國病道士
鱖魚玉印
蕪湖項氏子
申先生
淳化殿勝
方塔主
王資道及第
刘自虛斬鬼
相太學道人
温媪遇異人

夷堅支癸卷第一十事

回天寺鍾樓

乾道中成都府法書孫君與其子次山游城下回天寺見殿宇廊舍無一不整独鍾樓蠹蝕欹傾垂、欹不經意曰非不在念但如此已八十年似為怪物所攄莫敢輒登況於脩理頃来長老初至必責童行往打鍾才下即死前後数十人屢呼都匠評議餌以厚犒皆云正使得錢千貫難博性命唯数歲前一匠頗智巧先於傍(絞)縛雲梯而偕同輩腰巨斧以上方久陰乍霽望一塊肉垂下長五尺如蛇尾狀乃運斧夾斫之斷于地頽　混沌軟原無骨竟不敢施工而退今豈宜妄動以招出灾孫亦嘆息後兩月次山復同瞿友田二官往遨嬉各持弓挾彈戈射禽雀悵見大雉雞翔立樓表田生發矢中之雛披而隨其尾禿如截蓋前物所化也欵携詣邸肆買酒煮食而兩人皆起專享意忽閑移時有老僧從延壽堂策杖而出歡解之曰此為清淨宝坊宣應諠噪撓衆況所爭甚小事乞已之若孫出言詆罵不肯之听久之皆捨去雉在地無復取者経三日寺奴之有膽者浸井高覘視得白蛇蜕堆蟠盈屋計須七八十丈衆知曩怪止此於是一新之

雉肉定不免禍疑為伽藍除一害故神僧救之次山後居鄱陽作蘇高州道夫婿与人説此予檢趙清献公成都記及王恭簡績記無所謂回天寺者得非里俗称謂或不同邪更當訪諸俗士也

薛湘潭

薛大圭禹玉本河東簡肅公之裔為入僊俊快不拘小節而深負吏材淳熙中為湘潭令新牧王宣子侍郎臨鎮詣府參謁時湘鄉縣有富家女子夜為人戕於室迨暁父母方覚之但尸在地而失其首告於都保訴之郡縣歷数月不獲凶身府招諸邑宰宴集坐問及此事薛奮請效力乃假吏卒数十輩杜道过彼縣境毎一程減去五人或十人唯留四卒荷轎殊不暁其意漸近女家下而步行遇三四道人聚野店各有息氣竹拍從而求之且脫巾換其所戴緇巾解衫以易布道袍服与錢両千薛多能鄙事遂独身前進戒從者曰緩、相隨視我所向俟抛息氣出外則悉趨而集望路次小民舍一老媪在焉入坐将買酒媪曰此間村酒二十四錢一升耳我家却無薛取百錢倩買二升媪利其所贏絜餅去火頃得酒来与媪

共飲媪甚喜献熟牛肉一盤酒酣薛云村居安静想為累住得好媪曰正謂一件公事連畧無限平民我兒子也遭囚禁問何事曰某家小娘子与東家第三個兒郎姦通後来却被殺了研去頭埋於屋背樹下此郎日前累次殺人凶悪無比他有錢有勢更不到官鄉人怕他如虎都不敢說薛徐、詢其姓氏狀貌居止徑造之昌詢乞索兩徐生与之十錢奕于地曰何得相待如此增至十五及百錢皆擲之曰我遠、到来須要一千足陌若九百九十九錢亦不去兩生蓋凶子之兄也疑為異人或有道之士遽言慰謝凶于在内窺見忿怒不能忍趋出擬行拳薛就門擲竹拍從卒爭赴遂執之凶子方咆勃薛批其頰曰汝殺子某家女子将埋頭樹底罪悪分明如何諱我、是本縣捕盜官那得拒抗凶子無語即縛往發地取頭送於府鞫獄始伏辜宣子嘉賞無已率詣臺一文蘆因改以旃

京秩涑水記聞所載向文簡雪僧寃事亦以一媪言云余甥介説其姻家也

曹家蓮花

鄱陽義仁鄉東門一大聚落也曹氏環而居之至数十百家有曰曹廿一者慶元、年中夏住屋内平地上忽踊出白蓮一朵濶六七寸其高二寸余四畔焕如繪畫雲彩花蘂粲然居中芬香艷好傳聞来観充塞門巷皆以為其家且有吉祥識者曰水花陸産亦非佳兆明日已化作菊花半開半藹越三日不変奉室疑怪圍薪燃火以焚之其後按堵如初

鬼

王五七造屋

淳熙元年鄱陽新安鄉王五七因農隙作屋乃使村巫張五擇日未拖工之際別有術者曰思眼来言所用日不佳多犯凶煞最於主人不利當以某日可王素听張説不肯改移甫立木偶登高臨視足跌而死

鬼

次日張巫亦死後数夕思眼從外歸家逼暮路暗村樵先設一網於往来之衝以畧鹿雉忽感然而起悞墮其中即死若被人領赴冥司主者坐高厦王生已先在庭下牽其衣裾前白曰上告府君我命未尽合緣他錯揀日子干触禁忌遂至隕身主者問思眼對曰當時曾与他説不見信竟用張山人之言非我过也王生低首無語須臾一黄衣引思眼至大池邊搨落水中即得復活右二事薦佛西堂僧師繫説

鬼

温州楽清縣常有凶盜杀一家八九品莫知所由啓

此家既殲不復測矢何等物郡以責巡檢尉至鎖其廳宇不許歸尉唯取辦於弓兵然主名漸茫又無贓貨足驗無計可展一親兵能下紫姑神著驗鄉社乃持香酒乞灵即書曰陰府幽而甚明天網踈而不漏盜塲窒穴先獲鮑貴次及家山尽擒餘黨兵得之再拜喜謝遂分詣海傍諸塲精意物色見一男子倚冷窒而立精采如癡遥望外問人至弃粟不自持兵喝之曰汝是鮑貴安得在此其入俯首不敢對乃縛而引出行數里到冢山惡徒九輩正聚坐飲博見鮑貴已擒皆束手所掠金帛而咸在元未暇用也於是悉行担繫送於官皆論死尉以是受賞云王居安資道說

王播之魁解

乾道辛卯饒州將秋試是以薦佛寺為奉場鄱之陽士人李似於八月七日夜梦行天慶觀街逢報牓人絡繹呼云解元是王播之秀才未及細問而寤遍思朋友卓、者皆無此姓名独念尚書盤庚篇有王播告之脩不匿擬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変之句是一好書生題目因入州牵与其友方千里子材曰吾梦如是恐必出此正係子材本経決非偶然故容以相告盍預為之備子材曰古已曾商量未必然也殊不介意及引試果為第一題乎材悔不從李似言惆悵失色暨揭牓遣出吳雲遠澤遂以書居首李似者元名某後三年甲午梦人時一張紙如試卷者示之標五字曰鄱陽李似詩李蓋習詩奏而喜即更名又三年丁酉乃被薦第四而於詩經為魁選

鍾彦昭詩句

鍾炤之字彦昭樂平湖圍人吾邑佳士也長於詞賦紹興己卯之春夜讀書窓下過三鼓聞有吟哦詩句於外者曰霖作商岩雨薰来舜殿風驚听之復誦至再啟戸視之無人為以為神物所告謹志於策祕不語人至秋試以膏澤多豐年為詩題鍾押豐字韻用此兩句入第五聯考官讀之擊節稱歎批其側曰形容得膏澤意好置之巍級唐云溪友議載錢起夜宿上容舍聞人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山数峯青及就試日作湘灵鼓瑟詩用為末聯礼部侍郎李麟謂之絶唱遂擢第甚相類也鍾以次年一奉登科然僅得改秩而卒右二事焦德一吉甫説

趙承之游岱岳

東郡趙承之昜臣致和七年夏四月自滑州韋城詣

東岳戊午至奉符縣已未伏謁祠下游玉女池水尽竭出敗褚如山邏卒追縣尉曹餘慶曹語曰歲至四月八月四方之来者益夥因決水取池中所投物籍而歸之現中縣吏察為僕為是来也問所得曰今歲得縑黃金二百鉢白金數倍纏繒衣服數百計云趙欵與游予與登山邑人姜居實為具車同至岱岳觀過大小水簫遂登黃峴自是山愈奇路險深嵓邃壑應荅不暇至龍口泉水出石縫間其寒凝水其甘天成非冰世俗飴蜜可比是夕月望登十八盤絶頂自山俯視望見太陰如盤亭、於霄漢之表姜童絜酒三榼至席地而飲俄聞窸窣有人行聲起心動曰山中暮夜安得此聲耶左右曰去此數百步有庵居之道人非怪也亟遣人連呼之皆不應則又諭之曰此問有酒請與道人飲之語未絶左右呼笑曰應矣有頃即至延坐問之則密州張景巖也年五十余登太山七八年出鬚鬢黑漆語言純直無方士虛誕氣飲數行探慷岂茯苓松華數種薦酒茯苓出地未久斲之如粉而甘松華漬以盐芳辛可愛歌道家曲數闋飄、有出世間意傍若無人酒盡穿東領而登道中月明可數毛髮既而歸卧辛酉夜未艾三人夙攬衣寒甚挾纊披鼈而出方行数十步道人已候於中路矣至日觀峯晓色未分有赤光於極望之東道人曰未也是陽糚之先至者尔須臾霞采四出炫晃騰射金規一縷隱起於青冥杳靄之間既而大明赫然涌出雲端恍如車輪萬里直上光耀所燭東極滄海時山下陰翳尚未變色道人以手加額曰今貧道居此八年昨宵七之月色今旦之日光洞徹太虛殆未知有因遨客至庵環其内皆素所儲藥趙偶謂曰松根茯苓與夫黃精紫參皆君所厭飫者頗嘗得異草灵芝不死之藥乎道人色變徐曰吾以昨日之朝登明月嶂絶壁獲紫芝一本雖吾弟子不知也子何自知之遂取以遺之曰以為子壽且曰吾庵雖陋方将改築而增大之以待四方之賓容願子為我名趙命曰采芝庵復自東嶺還道人攜酒来别厚相鄭重乃去承之作遊山記載于竹隱畸士集中

餘杭何押録

餘杭縣吏何某自壯歲為小胥馴至押録持心近恕畧無過愆前後縣宰深所倚信又兼領開折之戝每過受訟牒日弗旦先生於門一、取閱之有挾作姦欺者以忠言反復勸晓之曰公門不可容易入所陳

聽既夫實空自貽悔何益也所其言而去者甚衆民犯罪麗於徒刑合解府而顧其情理非重害民委曲白宰就縣斷治其當杖者又往、諫使寬釋置兩竹筒於堂擇小錢數千分精麁為二等時擲三兩錢或一錢於筒中諸子問何故曰吾蒙知縣悉任凡幹當一事了則投一錢所以分為二者隨事之大小也子兄竟不深曉迨謝役壽終始告之曰尒曹解吾意乎吾免一人徒罪則投一光錢於左筒免一杖罪及諭一訟解則投一粗錢於右筒宜剖而觀之兩筒既破皆充滿無余地笑而言曰我無復遺恨如陰可隲憑於後人利多矣遂卒後十年其子伯壽鑄登儒科紹興中位至執政累贈其父太子太師景裴說

董氏籠鞋

汪丞相之孫承事郎德輝娶鄱陽董氏女數年而亡終喪後復取其女兄成婚數月當初夏多雨畏地濕偶故妹有籠鞋在笥取着之即時右足一指痛我發崇腫至於困卧三日不能下床夫知鞋為祟勸使焚之且呼僧誦経悔謝痛雖小減猶未復常時慶元三年也姪孫仅子中聚張會卿待制女隨夫官荆門病卒悉載柩歸葬鄱陽其姒朱氏送之先夕奉匳帛於五十里客邸寘所迎双屨於箱中朱戲着之少頃四体寒顫如挾氷雪又如有物攢刺痛不可忍梦婦人黄衫搭披立灵几前以謝過凡二十余日乃得疾繼變為疽疹愈

黃州渠油

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無作油時乘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點照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子數歲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之無所覩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柰何混以穢物罰譴深重禍至無日矣而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掠若痛萬狀家貲索然經歲而殂

滑世昌

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居於南草市家資巨萬而行醫以救人為心鄂州稱其盛德淳熙十四年十一月梦有客而訪車騎甚多通為城隍神王既入坐談話之次云此邦明日有非常大災民罹非命君家亦當墮此厄中以君平時用心慈仁多所濟活陰功昭著上帝救我救尔一家但財貨不可得耳滑拜謝且伸懇禱云正獲幸免若資畜蕩然則舉家狼狽去死一死也神曰此却易辦決不致餒凍恍然而覺聞鼓

樓已五更呼告其妻、亦梦如是深以為憂至旦天視大風斗寒滑方朝食漢陽武八官招之是疾絶江徃已来到家以昏暮夜半火作於市滑居烈焰中生未之具為灰燼閭門十口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数十輩着紫衫突入邀上轎滑謂州兵亟出望但見轎十乘排列火邊驅家人登之徑昇至將臺下相去六七里俄風雪大作適路有空屋趋避于中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轎皆不見故南市舊居悉為尨礫之場矣擬剔埃煤中得碎銀三十余兩始悟不致凍餒之説夫婦兒女僕妾無恙旋做小宅於城中醫道之復振初滑為醫藥飯食官會歲荒役凡傷、寒有危症者也自捐錢藥極療賴以全安者不勝計故蒙家此報云

武當真武祠

乾道六年王炎公明以參知政事宣撫四川道出襄陽間蜀中久旱欲返路過武當禱真武祠厥此念一生起是夜梦真君至言及旱災曰知蒙異眷當便為料理且語且又笑詞色甚温熟視而退王才覺素日記書其事遂決此行以七月九日到祠下焚香揭帳見瞻聖容宛與梦中之似者不少異一金蛇出現盤旋

著於几案、着聞忽尔屏跡道士云常人願見此蛇而不可得若出必有梦感王辭去前挫及金州上庸縣境甘雨丕降次洋川火駐四路維申行府云皆得雨初宣撫司相承在利州王始至又梦真君来謂之曰漢中正擾秦隴之衝乃自古用武之地胡不徙治于彼因言公寵姬懷妊且浮于然不能久涂及恢復之事真君欲出口復轂是日暮姬果娩男纔及来春為一婢抱持誤墜於地而隕王年将六十余無子悲怒之極擬杖殺之思不能久之言而止竟奏請於朝司私興然訖免所成而罷歸益信欲出口復轂之意蓋料其不克終也王寅祖時在幕府備説本末

王德廣石龜

王德廣承奉膠東人晚遊蜀於山問得石龜紋理隱起全如真少事灵應真君甚勤香火因置神座前廬仲甫大夫其表兄也見而愛之每至必瞻覩不釋它日来乘王出外遂竊懷以歸用為几案之玩過數日王自別村還時方雨歇忽一物出没於馬首泥淖中深異之下馬注視乃所奉龜也意謂神物皆迎迓敬取納袖間才及門未暇與家人語徑詣神堂炷香丹拜妻方言比者廬家伯、潛挾龜去正欲言之何以而改者願以見告吏即令取一薄檢至徐名字第一

退

徐希孟道士

婺州天慶观道士徐澹然字希孟庸、黄冠也紹興六年與同輩作醮事既畢就寢困睡中若哽咽者傍人呼撼再三始寤已不能言索紙筆書云適梦兩青童喚起隨之前行至大殿下童持一狀讀判曰戒子徐澹然屢食暈酒對聖陳詞可令罰哽一紀旋以灰酒一盃飲覺来即喑凡数月同輩共議同誤醮祈謝梦其毋曰不可為此恐譴責愈重乃書告衆止之未兊又梦一駄卒追縛到官府遇有着緋袍繫魚皮帶者立於西階問曰汝是戒子徐希孟耶曰字希孟非名也又曰是饒州人耶曰婺州也緋袍故駄卒曰豈可錯誤追人便放回将出門見舊所識法司吏在門下揖欲與語且云澹然坐如暈罪受罰哽一紀今因赴逮却能出聲本觀道流之衍為不治法吏言是日偶三官巡遊天下親見汝罪所以行罰徐因扣請凡平生所為不善事尚恐有可知而改者願以見告吏即令取一薄檢至徐名字第一

頃書云曽打毋一拳但年年方五歳未為罪後一項
常孝思父毋乞免染病疫閔讀未了吏促之去行次
水邊墜而寤唾如初又半歳又梦前者兩青童復来
引詣故處唱云徐澹然改過奉道用心精勤可免先
罰與清酒一盃使飲、罷傍有三道士率之同遊天
台山洗足墮溪俄然覺則已身乃卧三清殿後淺水
中呼道童掖起将入察舎猶未啟関徐聲音一切復
故於是遍謁謝鄉老自述其詳

李五郎

衢人李五郎魚為閭巷編民而好賢樂善事親孝謹
祖母病萬刲服肉以療家貲稍腴尤喜濟道塗之乏
閩士張師中赴省試過衢經其門盛寒欲雪佇立少
時李適望見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以告且言一
僕負擔不能相追隨故候之於此及僕至日已西下
李因留宿具酒饌明旦雪大作又留一宿仍令壯奴
送至嚴陵張感德無已春闈下第入鄉薦得大理吳
孝宜之少卿招致孝館方兩月衢州逮送兎盗二十輩
来對獄李生在焉張密使詢其故云為盗有求不愜
誣為窩停主人訴于郡不見察故隘黨中至暮吳鄉
到詣書院張即白之曰頃刻三衢日閘邦人多談其賢

穆次裴鬬鶏

穆度字次裴青州人政和四年為潁州沈丘主薄赴
同官宴集及雞臛至不下箸穆揀擇之再三但拱手而已
問其故曰度平生好鬬鶏一雞既勝矣復使再與他
鶏鬬而敗度甚怒盡拔其腹背毛羽鶏哀鳴宛轉一
夕死未絶梦為二皂衣追行無人之境遇戴金冠七
道人皂衣舎度拱立於側執禮絶恭度意其神也趨
揖致禱其一人曰汝生於酉鶏為相屬何得為殘暴
如是今訴於陰司決不可免度惧甚乞放還世當設
醮六十分以謝過仍資薦鶏托生道人教二吏釋之
遂寤因循憚費經歳未償復梦二童来攝迫趣急行
到官府七金冠者列位責不如前如所言度俯伏請
命乞至本家増修百二十分蒙見許且戒以宣科之

除勿焼降真香蓋吾輩私営救汝耳俄頃得回度不
寐待旦巫延道流誠懇還賽自是之後不敢復食鶏
餘舉家亦因斷此味今十有余年矣諸客為之悚然穆
作異梦記具述所覩七道人者實北斗七星灵化穆
氏素所嚴事故委曲救護至此

山寺嬰児

洛州人辛思齊少時攻苦舉學経政和三年寓山寺淬
勵舉業於佛殿内讀書一日大雷電正危坐殿角忽
有一物穿壁間小竅出正落案前倉卒駭異未暇視
其何物俄化為初生嬰児来電光而去外人悉聞霹
靂従殿中轟震獨思齊無所覺

昌田鳴山庙

廟鄱陽昌田舊有鳴山小唐積以頽敝慶元二年九月
鄉人議毀之一巫為物憑附猖狂奔走傳神禽告里
中曹秀才使其主盟一新庙之始建也曹之祖有力
焉故復致請而新生平日不好語怪疑弗信越夕凡
餘一鄉巫覡工匠百余人盡造曹居不約而齊皆不知
怒所以然曹猶不听衆恕去或不假舟楫而度大溪四
境林木輒徑指定不求於其主即行采斫合抱十圍
統無路可入適間風雨打了墻諸神亦避故從墻隙
而至不敢遲乆遂不見高始懾怖終夕不寢明日携
如馳曹往視乃悔前非自詣庙下工役爭盡力亦不
取慵工之直它處富室各施才米地去水四十里而
運至乏石當畫磨極短日可數往返首尾纔涉旬殿
宇已就匠有倦懶捨去者或死皆怖畏不敢怠傍郡
聞之遠来薦禱于計間有惡少不敢還攪众規利之徒
則无繩自縛高繫於廊階之下令遂成壯庙矣善好
古説

楊教授母

資州人楊某幹辦諸司審計卒於官其家不能歸寓
居臨安打繩巷不数年妻曹氏亦亡皆寄攢野寺一
子光苦志學問獲漕臺薦送淳熙戊戌赴省闈試罷
偶貢院西墻為大風雨所攻頹仆數丈臨安教授高
桌為點檢試卷官夜在房門首考閱程文忽於燭下
見婦人年五十許拜而致懇語言操蜀音云老婦資
州人有子忝入學場此卷子正其所作願收寘下倘
有侥倖一命則旅骸可西歸矣高曰観汝子之文平
、耳未必可得復申扣甚力乃許之恍然而驚曰媪
何以能到此曰數夜徘徊於外望令金甲神人周匝圍
統無路可入適間風雨打了墻諸神亦避故從墻隙
而至不敢遲乆遂不見高始懾怖終夕不寢明日携

此卷詣所隸參詳官鄭少卿道媪之請遂收寘末級泊拆封果楊光也廷對注官調涪州教授因奉二親之柩歸高改秩為得興宰談其事予案登科記是年無楊光疑姓名不然也

仁簡閣棨

僧仁簡者京師人善梵語於加持水陸最精名出輩流遠甚士大夫家有資薦法事必浔其来乃為盡孝所蓄衣鉢万計然素不守戒律飲酒食肉之外靡所不為後避地出都寓淮陽軍慶和寺抱疾甚異自咬其指始其喜突称慙美已則吽呼楚痛畧不可忍少定復然數日問十指禿盡見掌然後死

董待制

顕謨閣待制董正封彦國知荣州使宅一楼極高可以遠眺而為大桐樹所蔽舉目殊有妨命伐去吏輩羅拜乞留曰此木為吾州鎮蓋踰二百年神物有居之頗著灵効尋常事以香火不敢急若除之定以大禍無亦未必可致力董賦性剛烈叱众退自率工匠運斤斧自朝至暮木已倒仆旡削忽暴風駕雲起根中屋飛飄楊雷電晦冥驟雨傾瀉董與家人共聚一室其上如奔馬騰踏獸蹄鳥爪穿透椽箔如欲攫人之勢老幼戚怖泣吁相聞董怡然不動未三刻許風電皆息内外晏如畧無所撓郡人始嘆誦其明決董壽過八十乃終

此卷皆品德卿說

夷堅支癸卷第三十四事

獨脚五通

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於舒州宿松縣初以織草履自給漸至賣油才數歲資業頗起殆且巨萬里落莫不致疑以為本流寓窮民無由可富會豪室遣寇赴共指為盜執送官因於考掠具以實告云頃者夢一脚神来言吾將發迹於此汝能謹事我凡錢物百須皆可如意明日訪屋側一毀廟問鄰人曰舊有獨脚神郎之廟今亡矣默感昨夢之異隨力稍加繕葺越兩月復夢其来曰荷尔至誠即當有以奉報凌晨起見緡錢充塞逐日以多遂營建華屋万徙居之夕堂中得錢龍兩条滿腹皆金自後廣置田土盡用此物今将十年未嘗敢為大盜也邑宰驗其不妄即釋之吳創神祠於家值時節及月衛日必盛其奠祭杀双羊双猪双犬并毛血糞穢悉陳列於前以三更行禮不設燈燭家人拜禱訖不以男女長幼皆裸身暗坐錯陳無別踰時而退常夕不閉門恐神人往来妨礙婦女率有感接或產兒胎慶元丁巳内咸有所獲吳氏處啟讞罪其害乃止呈令奉事如初

鬼國續記

支壬載鬼國母子異復得一事頗相類而實不同福州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於大洋共附一本遂漂墮鬼國中煙火聚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悴生理窮窘每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有喜色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賴以充飢或數日不值楊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薰蒸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天而下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它姓名將柰之何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瞑目分開既登塗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平地見僧振鈴呪食衆合掌盡引、楊生蔽身大木之上特時食物出餽忽聆群誦大悲呪楊少年時能之自墮異域已廢忘一听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諷鬼不復相親會散掃迹揚彷徨到曉往来見者指為猿獮乃下樹與人説本末始認得夜来法席正其家也秀州天寧長老妙海時在彼縣見之楊氏一門且疑求且畏妻亦不敢深相来識經日驗其無它方悲泣存

問積久漸復人色越歲一切如初

寶叔塔影

忠訓郎王良佐居臨安觀橋下初為細民貧擔販油後家道小康啟肆於門稱王五郎夫婦好奉釋氏齋日施無虛無淳熙初年二月清旦焚香日中有塔影七層現於側黃碧璀璨宛若新飾金書三字曰寶叔塔私竊自念此塔草創修治全未成緒我今自任其責乃捐力重建造規範雄赫勝於承平之時寺僧塑其夫婦相為第一層上後買給使減年恩補官或云生生少年日因在市鬬毆傷人捕捉仁和縣獄適與一囚同牢語話款洽因密言我一生做經紀今焉敗被擒念杀人貧罪決無生理切有心臆之事為君陳之我昔年曾掠富室之物金銀甚多埋於寶叔塔之下左方入地若干尺可悉掘取俟我伏法了幸為收拾骸骨瘞之高原仍廣作佛事以資超脫遇忌日時節宜飯僧誦經分明回向則我瞑目不憾矣王出獄悉如所戒往塔下啟冥果得物可直萬緡因此到富故到說假影之以蓋其事云

柯山蛇妖

黃州柯山在城中其上皆巨竹山下民婦就蓐產一蛇徑走入竹間不知所向後數年乃時出色正白脊有紅鬣見之者必死郡人極惡之崇寧五年青社李變老坐事謫居嘗拉所善三士人潘仲達何思舉樂正夫同遊此山將飲酒或告以有蛇怪行未久果見蟠于竹下高與人齊李夫聲三矛食惶散走李知不得免入一拳石祝之曰我今日與彼勢不兩全我勝蛇則蛇死不勝則我死祝罷擲石正中蛇腦即疾穿草去若如風聲草為之偃四客相賀竟縱賞抵暮乃歸後三日竹外人家聞臊氣下可近稍前視之蛇乃死腐其長丈五尺衆掩臭相率者也輿去投諸江中

張顯祖治獄

信州吏人張顯祖為獄院推級鞫大辟罪囚家富賂以千緡使方便脫免會理掾廉明不可罔張貪厚賄既不肯捨且盡其復索取陰諭獄卒斃之而告其家曰案卷已盡翻換無柰暴亡囚家置不問張用所獲委甥姪經營敗易所向称遂於是謝吏役益治生漫成富室惟恨無子忽生男少而俊慧才十歲能作舉子三場文称為神童十八登甲科父母視如掌上珠意之所欲悉听之无論所費後二年赴調注泉州教授在都城留戀聲色又飲酒無算極其花柳博塞之

析娛蕩折家資十亡七八臨之官得羸疾困卧半載醫一療禱祀囊橐空迸兵及門而卒父母痛割祈死不能既斂三日揭帛拊其面則形容一變乃為昔日昕杀之因張感悟前過不復追憶但欝結無生意未及累月與妻相繼下世一門遂絶

太山府君印

呂辯老為德州平原縣酒官因築務墻役工取土得一印刻文曰太山府君之印非鉄非銅似玉石之類製作極精篆法尤古郡首王仲孺間之遣候兵借視見之捧翫不釋手折簡報云欲借留數日呂以屬吏徐之故不敢取後旬余州宅中堂地忽陷見一石廣如席其上大書八字曰太山府君王公之墓王視視之大笑家人莫測而子弟絶惡之俄頃疾作數日而卒王正政事精明下不能欺至是皆以為必主張岱岳矣王印亦竟失所在

楊真人

政和初河北有楊真人者莫知所從来年四十許美鬚髯久游趙魏耆老或見之六七十年顔貌不少變故有真人之称人與之錢不謝徑詣酒家獨飲錢盡乃止不發一談呂辯老監平原酒稅霍子盤監藥家鎮相距二十里楊往訪之泊於客舍旦暮各一往来常云二子可教呂霍皆少年雖知其異未嘗有所咨請每至則與酒多至一石不醉或作怒則鬚髯森張皮由隱起若鉄石留歲余霍官滿憲檄攝澶州規城巡檢楊往謁相見甚驩云吾遠来將傳道於子明日五更是其時也言竟即出霍自四鼓披衣起坐以待之杳不至天將曉聞户聲喧開似相毆繫者也遣視之楊則歐殺一市民既竊矣霍驚憲深恐畧已少頃西門外保甲報大木下有人縊死縣尉檢尸翌早霍往覆驗乃真人也意其一時偶墮罪罟慮必不免故巫自取盡嘆恨不已命逺卒就木傍掘土容數尺舉而瘞之役工告已有一死者衣裳形模與楊無異色霍自臨視之竟不能辨但令重疊宜坎中後五月蜀客至澶淵見霍出楊書一緘謝其啟勤且問呂君安否霍以書示人歷説其事

大聖院蝦蟇

呂辯老母李夫人喜事佛中年後晨興盥櫛竟必焚香誦金綱一卷已然後理家務其　自涇州録曹受代歸青州寓居皇化寺大聖院庭中有古井甃損不可汲李每誦經先擊磬、聲才發一蝦蟇即從井躍

出直至坐傍听經罷亟還故處未嘗少差凡歲余一日當去不去李訝而覗之墓以前兩足相又若擊拳狀已坐亡矣盡室瞻嘆捧至庭前香臺上鼠夜過而不傷明日槁乾舉之輕若無物惟日光若生因藏於香奩內後半年天大雷電火光旋統于奩雷息發視之失矣

方氏陰陽冊

持

宣和中蔡魯公閑居京師有方氏特陰陽冊一兩許如彈子大色正紅以献之置之水中隨十二時上下六陽時則浮上六陰時則沉仍各準其方位不差晷刻云用水摶為丸毋餌一粒可延百歲蔡愛之而不敢輒服旋失所在亦方士亦不復来

文登弈者

文登弈者黃旦者登州文登縣人村民未嘗學奕自幼即能之既長挾藝行游遂與國手為敵品辯老在平原且往依投因留止外館主簿閭丘天用好弈品頗高每以暇日詣酒局與角勝負未嘗相捨會恩州舉場啟天言毋氏年老以貧逐禄僅得此金稍供甘旨之奉不意落暴客手中願灵君哀憐指示其人使速敗獲於是發巡卒躡捕出城門見一男子特傘在著鞭亭狀

楷

行為盜竊去極以憂窘常時敬事北斗即灶香拜祝經三月積俸錢百千買褚券遣僕持歸遺毋未及

請瘞恩

用考試從呂輶旦偕行夜宿旋驛兢忘寢寐迨至思欽

忽死於貢院天用為買棺斂瘞而以書告呂、失聲嘆息又數日客從京師来特旦書考其日時乃在既

措若張皇失指就擒之果盜也点閱元券才失其二縛送州太守翟畋無逸詰之對曰方上路便見一人隨後長身披髮稍前進漸添成七人別有兩神將當道遮闌更不容行一步以故坐而受執翟械諸獄正決罪黥之合肥

廣州蛇鬪

趙中甫待制思誠紹興初知廣州次年後園有赤蛇長數尺挂於木杪須臾有蒼黑蛇自草間出其長一倍小蛇從之以百許赤者望見躍從高枝下迎與鬪風塵簸揚衆未振動人不敢正視良久蒼黑者敗走赤蛇緣木復上遂失所在中甫惡之占云茅利主者或言鄭内蛇死故鄭子失國今乃客蛇去似非所憂中甫竟用為疑設醮祈禳仍避正寢已之而終於府治

蔡七得銀器

湖州民蔡七長大有力受人傭故足迹遍閭巷率至夜分始歸常見一偉丈夫丰神秀整舉動雅靜衣銷金白袍傍駱駝撟攔住立次夕復見在故處蔡已醉持小上下佛堂杯斟匙筯粲然陳列鑑、有聲隨其意所取蔡嘉不自勝約以二百余兩旦而視之皆真物也時郡中公庫忽失器皿散榜緝捕數日後浮於蔡氏即守置之獄辯析甚至元無穿窬之實但杖而釋之偉丈夫者昔所謂二郎是已方倚欄遣辱時何遽不能脫蓋知蔡愚貪聊戲之耳此卷亦呂德卿所傳

利

祖圓接待庵

二浙僧俗多建接待庵以供往来緇徒投宿大抵若之禪剎然其託而為姦剎者固不少也淳熙初越僧祖圓者倒空鉢囊作舍於天台境上寢室既成命工僕翦薙荊棘拓廣基址擬營它屋值暮風雨暴作飄落木葉充塞四邊溝渠役者悉捨去明旦將屏疊而鉏鏝遺於草壤中圖自往取之草遭雨淋漬氣蒸如焚舉手撥尋乃得一銀鏝即點收藏之仍誌其所曰是必此草能化鉄為金也就掇拾盈斛而還試洗滌小釜煎煮以驗凡湯所及處俱成銀圓驚喜其言張生知之必以已祭鬼不敢復睡主人既退望神巫築墻圍護草地託云防寇竊自後相繼煮鉄一切張像一神眼睛如盞大雖料已墮惡境而無由可脫嘗為上色白金積宁益富遂別作大院仍買蓄田疇養僧行六七十輩遊僧始至之日具齋食三品且襯以錢六十文是 錢參改曹太尉皆居台州各有庵舍適相附近禪客更相謂不若向曹庵落脚蓋圓経理之初乞地於曹宅故因得名尋常諸庵容客不過再宿惟此處則雖累閱齊不厭之以是人遊樂趣庚子歲蜀僧了祥到彼其齋供簿已滿八大帙計無慮二萬員揆校資費固不勝筭圓自為祥說端本但不

時

月上定

言草名狀祥亦不問也自至今又十七八年圓未嘗妄用是分毫專以濟衆故神天相之不已使貪者得之必招禍咎前者屢有之矣了祥說

寺了祥

醴陵店主人

吉水縣人張誠以乾道元年八月往潭州省親故次醴陵界投宿村墟客店主人一見如素交延接加礼夜具酒敬對席張謂無由而浮此疑有它意辞以不能飲且長途倦困遂就寢良久堂上燈燭照耀起而窃見主人具衣冠設茶酒拜禱於畫像前听其詞屢聞大悲呪能辟邪平時誦習於是發心持念及数過小眼無数其甚狀可畏乃閉目坐於床誦呪愈力時覘大眼者自軸而下盤旋几上須臾有聲剥、迸作闖敲戶擊搏欲入不能已而鵝噪天且明張亟走出不暇故囊篋但聆店家聚哭無追逐者行二里少歇取下閒途中来人則云彼店主翁中夜暴卒徐和其實蓋因三世事妖鬼歲以一人祭之過往遭害不可勝舉其法若無外人則禍及家長斯其驗也湘中風俗大

抵皆然嘗榮之表叔莫主簿者寓居吉水與張為鄰親見說茲事張從此不復出榮之說

羅漢汙池木

饒州城內永寧寺東廊羅漢泗洲兩院相鄰其外有汙池方闊三四丈大深不能三尺枯木一截僅丈許浮於中歷歲甚久人不記其所來院僧朝夕見之畧不動轉意必朽爛且不潔故未嘗漉取乾道初因雷雨而震暴下單池面木忽騰躍為龍仆角儼然拏雲而去行人在外者猶見其尾所謂應龍潛於潢汙失所處矣其不遭焚者折幸也院僧說

鄭百三妻

饒州市民張霖居德化橋下販易陶器積以成家生三女次者嫁小鹽商鄭大郎第三子奩具亦二千緡居稅務巷慶元二年冬父子同往通州取鹽鄭大未有嗣息時求一外甥兒養之其後妻生仲與季仲娶屠者劉公女別做舍於北街三年二月鄭嫗欲挈以歸先就本屋內治房室其所善巫師言今年九梁煞在門切不可移門換戶大忌百二十日小忌六十日未易過得若或衝犯必有年命哀謝之人當之恩幸勿忽嫗笑曰果有一切方隅禁忌我自抵當於是縱顧意修營畧不故避擇以二十一日乙丑天明延仲子并劉氏婦人入才及日暮張氏忽引手拊心吽称極痛遣童報父母亟招醫已而益甚母朝夕守視更三四醫服藥輒嘔將兩月脉證遂殆外姻沈三來省問女起坐曰姑未知否我只怕第九个沈歷道諸親排行皆無第九者再扣之不肯言但云說時便害我命明旦醫黃裳視之呀然曰他少問到此是煞也旋踵而殂是日乃四月二十二日乙丑正滿一甲子云鄭仲子一房還毋居而少婦遣禍豈其命歟楚俗趨邪使淫巫得以藉口皆此類也黃裳說

琴高先生

林錞學士福州人紹興十八年登科調授ㄙ縣尉夢到一宮室見道人衣冠高古風采道潔如神仙中人延與客礼相對從容告之曰君異日任官處宜好生惡生存心苟能於談笑間全活數萬性命陰功不淺也林曰敢不承教寤而莫知所以然但想憶其貌常若在左右至乾道末為寧國府涇縣宰因檢按水潦遍行鄉疃入小廟望居中神像與昔年所夢道人畧無少畧仰視牌額則為琴高先生廟前有清溪高臺臨其上臺下小魚千萬計所謂琴高魚者漁人網取異

益漬以鹽邑官須索無藝用為苞苴土宜林逭念二十年所戒白府牧魏王罷此品及林之去復如初順伯說

畫眉山土地

侯官縣市井小民楊文昌以造扇為業為人朴直安份留意文章十分準擬科第何為不報我邪語罷引足蹴仆之乃去才出門行數十步酒微醒覺渴悶令擔僕汲水未及而壁撼呼弗應僕掖往近處村邸就飲酒之累人如此吾過入彼廟實為無禮宜觸戚怒遭二卒追詣廷下神王詬責甚峻將痛如因治賴善判官力為分解曰事勢我定不免急索紙作書與妻詞意悲哽封題授僕投筆而逝

千福藏寶珠

福州閩清縣白雲寺西廊有大輪藏名曰千福王氏據閩日所建也淳熙中時僧以殿柱朱漆暗淡命工莊嚴選行者監視其故所用漆畧與木不相粘綴隱、有紋遂引手剝之見寶珠一顆在柱上中現入定觀音聖像相貌端嚴極為明了至今觀瞻者無不稽首敬禮蓋信大士之灵通與人依怙也

楊大方

楊大方者岳州人為性耿介有操持好者氣見称鄉里紹興三年赴漕臺試於江陵道中過一廟望其相貌頗雄整衣冠入謁焚香致禱因擲珓問盃珓咨次得失凡三擲皆得陰珓以為神不賜許時已被酒遂發怒取珓毀之神之側塑兩判官所謂善惡二部者楊控忌者鬻仍批其頰大聲叱之曰教汝作判官畧無灵驗虛受香火享奠可謂失戝何以請我邪我一生留意文章十分準擬科第何為不報我邪語罷引足蹴仆之乃去才出門行數十步酒微醒覺渴悶令擔僕汲水未及而壁撼呼弗應僕掖往近處村邸就飲酒之累人如此吾過入彼廟實為無禮宜觸戚怒遭二卒追詣廷下神王詬責甚峻將痛如因治賴善判官力為分解曰事勢我定不免急索紙作書與妻詞意悲哽封題授僕投筆而逝

洞口先生

淳熙間信州漁人楊六者以網釣為業孤孑一身生涯惟葉舟而已日所得錢悉為酒肉之資不買布帛盛冬霜雪亦單衣自如酒酣輒往來煙波間鳴棹高歌類有道者一日遇道人獨棹小艇從之賒魚楊隨所須付之初不語直自是數、來楊亦與魚無倦色道人愧謝曰我視汝誠輕財重義一君子人也可喜平可喜一夕風月清潔波中如席楊正低頭舉網覩一舟從天際來、造前細視之蓋向者道人也微笑相呼於坐處盡取所負魚值約兩三千併償之楊固却不受曰我飄然蓑笠底能用得兌許錢先生且留助雲水費只乞著我同處舡中道人曰我相試已久恰來將錢還債仍更試汝、之志堅固如是真可教、也即挽之共載但一小童操槳其行如飛迤邐穿河源登石岸到山巖中奇花珍果芬香錯落全不似塵世楊心意洒豁雖蠢尔一愚頓覺超然悟解便欲依止道人曰此非汝可久居之地宜暫還後五年復會與出一卷書釣之臨別扣其姓字曰我洞口先生也就顧命童送歸元所釣處田故已失童楊不識字以其書示人乃金丹秘訣因悉具告曩事且從習學性識開明隨口能誦而取魚如初五年之期至躡空而升邑

字里俱見之識者驗洞口之家為呂翁無疑云

鄭四妻子

福州懷安縣津浦坊民鄭四以鬻羊為生年六十余唯一妻而年方及半嘗告其夫曰汝老而無子脫有病若做經紀不得時何所以賴今東家兒十七八歲上父父母我欲求之為義男汝意何如鄭頗知妻與此子相染着初未然其請它日丹告度終不可輟且虞其狠忤肆雷勉從之既同居公為姦通視夫如路人鄭不能堪又畏鄰里恥笑自縊以死衆為之不平若告于縣逮繫兩姦實獄中久而弗決妻見夫至罵曰汝不義背我使就死地合還我命妻恍惚驚怖不知所荅但連呼救人獄人獄卒趨走而来無所覩時慶元二年偶值皇子誕生德音皆從宥放妻還家稔背惡尤甚每夜見夫索命至振其咽而嘔其皆壓而寤以語厥子覺問極不佳旋嘔血而死

張知縣婢崇

崇侯官張德隆知縣家有婢五人其一為崇所憑擾雖不為大害然觸事可憎舉室厭苦招里巫文法師視之文生開酒爐既至婢掩面而笑曰一身帶糟酵氣如何索得我文慙而退又招林特起林乃張之婦兄

蓋嘗為祆逐一怪矣事戴支壬中林背微婁婢復言
商日之宣法師同梁緄治之梁先行詰問曰汝曾在
誰人家作過謝曰固有之只是過公宅門不得有穢
跡神兵以千萬數羅列遮護豈敢正眼覷着蓋梁氏
素事此神甚嚴敬也梁叱之曰汝是什麼精魅分明
告我若不肯說當拘擊北酆無間獄中良久始云是
南門外石獅子願慈悲恕罪自當屏梁亦與商共
議具狀其故移牒東岳收管婢即時頓醒石獅者不
記何年所立形模猙惡兩目睜然近臨官路是夜
其處風雷其處雨雷歇起明旦遂失之不知所在商
戊日宣者頃為任道元考照亦戴支中右六事皆悚

說

臨淄石佛

青州縣淄縣二十里外有古石佛一軀高丈余在田
野間宣和年春忽自搖動晝夜不少止邑民遠迩之
競來祈拜日不減万人又防其覆壓不敢輒近邑宰
吳直奉議健決吏也惡其妖異感衆集里保丁壯擊
碎之亦無兆祥明年縣遂為群盜所破識者謂石乃
艮止之物動則變生矣述異志載邕州事蓋此類也

夷堅支癸卷第五

陳泰冤夢

撫州民陳泰以販布起家無歲輒出捐本錢貸崇仁樂安金溪諸績户達於吉之屬邑各有駔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斂索率暮秋乃歸如是久矣淳熙五年獨遲遲而來盡十月不返妻頗以為念夜夢其披髮流血告曰我此行不幸到安樂曾家為所戕殺盡亟為我雪此冤旦與人言皆曰心疑生妄勿信也汝夕夢次如初遂訴於郡太守王曉浚明謂事于刑名怪其憑于梦申理扶之出還家啜泣夜聞户外剥啄彈指聲祝之曰吾夫有灵此聲當入室俄頃撼床恍不已妻悲且怖翌再詣公庭哀祈且拜且泣守惻然為下其事縣宰張公茂老悉集諸駔驗冤有曾小六者在數中白宰言舉室受陳氏恩未可報那報作此大惡既以某日離某家去矣張無以詰後五日里正報嚴阨村道側有卧尸牒尉檢視曾以甲首曾往會曰非也又五日或與曾素仇告其實杀陳泰埋於舍後竹林中於是捕送獄才鞫問即承伏云初用渠錢五百千為作屋停貨令積布至数千疋因其獨来妄起不義之心酔以酒隨行共一僕詐主人之命使先歸語妻云捨

慕艷

索未就尚須小淹僕去少時遂斃之於山下前昕驗道側之尸是已繡乃縊陳而埋之不敢復隱獄成坐殊死

連少連書生

饒州安仁書生連少連其父仲舉下世獨與母居年甫冠就館於近村富家館相距半里諸生暮歸唯一童作伴當春夜月明燈下誦讀忽聞窗間款聲舉目視之見紫衣老媪豐頤皤腹已在側出語通殷勤問為誰曰媒人也東里肖家有小娘姿色絶如神仙也中人暮秀才容儀請於父母願為夫婦使我来達意其家快性才說便要成幸勿遲緩生曰無乃太忽、乎我談笑得一好妻豈不大願然要俟歸白母雖正分終悴辛苦所獲纔何今肖女奩具萬計即早成婚今日可化窮薄為豪富但一諾立諧矣生沉吟良久許之才頃刻去而復来携兩小鬟先至便有數黄衫卒施供張數茵凡金玉綺繡雜遝前尚疑信未決聆窒名之禮始為允當媪曰秀雜然盖畫扇圍列女子下花與蕭之音鏘洋漸近翠幢寶蓋簇擁而至數千疋因其獨来妄起不義之心席地步入真國色也生目昭心蕩默自計曰始與之結好則好中子物皆吾有耳媒已知之咄曰秀才何

得遽起薄倖之念生謝曰無之就席酒半始合巹覺女唇間有牛吻氣乃托以地迫招盜悉收飲器皿持金帛實篋中加扃鎖爲一羊頭人自外特挺入訶曰不得無禮俄冷風滅燭衆一切奔散月色依然間無所見隱約聞樂聲赴主人家祠堂內小童熟瞷蹙之起吹燈發籠楊、然并已之衣衾書箧亦羽化生惶惑待旦走告主翁、驚嘆不已云是吾家所事肖家木下三神也生巫辭館而去

北塔院女子

秦鄱陽吳伯泰淳熙庚子歲偕二三友結舉課於樂平西禪寺北塔院童行姓詹者處鄰室夜間與人飲酒語笑穴壁窺之見一紅衣女子殊秀艾意其挾外倡入又念邑市無此人每夕皆然或夢壓呼吁嘗詰其故不敢諱乃言此女夜、携酒漿來殽穀來共享酔則留宿只着乾紅衫未嘗換亦儼然無垢汗捧一水精合在手會罷必藏於藏於袖求之不肯曰有父脫或見問何辭以對不可以歷數月詹尫羸骨立度不能支吾捨之而遁竟死其前一僧亦然續有吳五戒者至不久亦見急徙居人指以為凶屋莫敢至遂推仆為正墉後二年有應寺巫之子到邑頗聞其事

斷司

恭州報恩寺有羅漢洞塑為巖竪五百旹人物散處其長大與生身等唯瑞應尊者一像乃天生石所成其顏狀衣服襞摺文繡悉具了無斷削痕迹莫知起於何代紹興間忽失其首寺僧告於州申達置制可偏下屬部尋訪弗獲乾道中一蜀商泊舟江陵沙頭夜夢異僧來謁曰貧道受業渝川之報恩今行脚西恭歸擬附於舟尾如辱賜許當先拳候於白羊口緣寄苞笠在彼赴便道取之商曰諾寤而恍然大蜀客大抵率能於乱石中識別璞玉碼碡及至白羊沙磧間得一圓石高丈許宛如人頭眉目全脩而圓頂無髮衆方聚觀商認為夢中所遇浴而收之將至恭州作供行次洞前見一石像方袍無首默與心會何方丈辦香華迎於江滸真之項上腮合無齟齬遂復成全時挈軀是、朱師右少卿赴召造朝絜家將洞子婦求嗣者竊其隻履而去諸僧不覺也十年後朱還鄉過渝夢僧称在報恩挂搭久乞施履寫明日為家人語訝

家

其異婦始自陳曩事敬以歸之

鄧都觀事

忠州鄧都縣五里外有鄧都觀其山曰盤龍山之址即道其所称地極地獄之所舊傳王陰二真君自彼仙去裁嘗為岳戈踐暴故多古跡晉唐五代乾竺殿猶在吳道子畫壁冊青如新丹井上二柏狀如龍角人言東漢時物老子丹皂後柏亦數百年枯摧裂而直幹堅如石皇甫先生赴召過之曰吾能使此柏再榮即布氣呼手拊摩盤根錯節處自是數十枝復蒼翠如初生者政和以来有旨禁采捕群鹿至與人雜糅養餌引子卧廊廡食厨蔬居然相忘淳熙十二年中元日方從齋醮鹿從用井采數百成聚驟首霄漢間五色氣自井出散而成雲中有笙笛鸞鶴之聲至暮知觀白道士無疾而逝戚以為尸解云

趙邦材造宅

紹興中餘干宗子趙邦材造地宅餚臺榭恃其屬籍凡所需材木不復誰何肆意芟伐自僧守神祠民間屋壁上而怪出現白晝昏暮人不敢居落成未幾縣尉黃子強往致慶傳觴行酒皆臭不可近趙知其所由来叱罵周而而罷次日庖婢以非夕籠餅供朝食至前滿盤化為穢物遣視甑釜亦然遂卧病平生治僕妾輒以髮繫柱捶楚死箄怒猶不釋則沃以糞溺至是苦肺熱命家人取閘中汗以解他之其妻不忍紿用地漿進嬉弗快必快此汁飲竟瞑目而殂黃尉傳其事於善類使廣之以警為惡者俾知昕惧云

白雲寺行童

淳熙三年夏吳伯秦如安仁未至三十里投宿道坐白雲寺泊一室中喜一榻梁潔方匹馬登頓頗倦不解衣曲肱而卧朦朧間見小行童垂髫髮着短褐衣拱手侍立情態恭甚意主僧遣邀飲茗語之曰容我睡少時便去見童不荅亦不退俄然而隱吳殊未以為疑再合眼復又在側又與之語不荅不退如初乃急起訪僧笑曰比有士大夫暫憩此榻所覩亦然蓋昔時童行某者性好雅潔淨自買此受用而去年已亡小童痴迷故尚尔戀着亦可念矣吳勸付諸火以絕之其怪遂息

神游西湖

樂平新進鄉民陳五為翟氏田僕每以暇時受他人庸雇負担遠擔紹興四年春在家病疫死胷臆尚煖

家未忍瘞越三晝夜奮而起說初死時覺鬼鬼從腦門出見本身卧床上見哇哭作聲相呼更無應者有一神人称將軍領去過別病家飲享酒食既醉喚我前曰我聞得杭州西湖景致極好常恨平生不曾到今欲因巡歷游翫一遭倩尔引導候着了當放尔即命監守者捉我寘其布袋中攜以父行沿路遇人之也家供献則挂袋於戶簷下丁寧莫要喘氣盡將食物收拾挈去忽忙不少停又詰一家一日須十余處昏暮入庙宇將酒由分給人從亦自就位飽食如此五日到臨安游湖天竺灵隱市肆園林逐一行遍只不敢入道观復從海岸抵福建回建昌撫州至白干查家歇憩坐未穩一急脚走報曰速去、、俄聞辟歷霍閃震動天地一道火發燒屋處衆扶擁將軍以下奔出更相踏踐我依前在布袋内不覺攧落地元来却只卧此問自是遂活是日洛陽康義仲来翟氏莊目擊其事及秋末康與翟同往陟山經白干專謁查家訪動静云今春舉室染時疾得道士行五雷法祛之而愈正合陳五所言

石頭鎮民

夷堅志　支癸卷五

慶元、年冬石頭鎮胡大夫家脩設水陸齋會市民龔三者日持烝芋来鬻至判斛之夜歸差晚行到燈至火盡處若為人所排仆地悶絶妻子訝其不致秉获炬迎照得之舁以還舍舉体氷冷燃薪温其手足稍有蘇意漸能言曰恰逢着鄭十五與孫山東幼兒問其去處荅云胡知府宅設水陸齋會故往赴赴我尋你多時不曾見今且得值遇於此便搦倒我恣意拳踢殴打須要摔拆去我盡力扞拒不肯行他怕天曉方始相捨是時鄭十五已死十三四年孫氏兒亡未久莫知所何寃龔言訖涎涌於喉間飲之以湯亦不能納奄然長往

劉居晦麾設

樂平南原人劉居晦慶元三年春就家麾設既訖事其小子明哥忽發狂言如物憑附云

玉皇敕北方真武神君降我家諭旨今日麾筵章奏全不虔誠更須擇日舉家齋潔別建一百二十分多多献金錢謝過祈福有如不然定貽大禍劉氏惧以為黃裳藝慢所致痛麾責之衆相謂曰吾曹安敢不盡誠敬但上天高明豈肯用禍福嚇誘下民需索供養是必木石怪魅假託為之推其徒王師行正法考

名童子見光中攝到土地社令詰之對曰非祀典之神三人詐僞為此即逐之境外仍刈我近處林木一大木根下疑木冗通舉烈薰灼之三巨莽迸出而死劉以其木與興福僧寺是日有崇仙觀道士謝時亨輒在熊拉而出外買食犬肉明哥又言帝知謝時亨輒啖厭物来日午時必殛之語竟狂子即妄及期時亨殂劉益惧遂更熊席而才至四月上旬以微疾亡蓋大數且盡故鬼得而侮之耳

新喻張屠

臨江軍新喻縣屠者張氏居於僧寺之傍每宰豬必以曉鐘時起紹興某年寺主僧於半夜後梦男子婦人凡五輩皆着烏衣羅拜於前同聲懇言告和尚乞慈旨與道者免撞来早鐘覺而又梦且云性命所係而危在須臾只得一語便可活愿慈哀救僧寤為異急呼直鐘道者諭之道者已攝衣将往聞僧所戒猶云此所以警旦寺院法律當然豈宜廢不講僧曰一段因緣續當說你勉听吾言乃止天明道者出過屠門曉張問不擊鐘之故以僧語告張曰瞧我失晚誤一日經紀然當死之母豬遂生五豚亦為吾利道者還白造業如此儻肯別謀生吾以衣鉢所余助爾張即奉命僧與之錢百千使改市它貨張素無子而得男讀書擢高科致位華顯不欲書其姓名此卷皆吳漆伯泰所傳

方丈僧特造張居開以因果之理曰人生百技何必

尹大將仕

秀州廣平橋尹大郎將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雖無田莊而浮財頗裕唯無以無子為不足已而妻得男憐育倍至迨長成下劣不肖破蕩錢帛父母愛鍾於心亦不腸較俄以病沒尹悲悼之切不如無生或教復齋戒擇日禱於福山岳祠遂具舟楫與妻偕往及抵岸尹謂妻我先詣廟下排此牲醪明日清曉共焚香供獻既去移時不返妻自步行咨訊至慧亭則見亡于用兩手執其父骸而問之荅云不干娘事我前生為某處縣尉顧船渡江尹大作稍公利我財物擠我溺於中流今當索報毋泣曰爺娘養你二十年竭盡心力家計任汝費耗豈不念此曰負財已了只是欠命毋度不可解又泣曰既宿世冤債所不容免但乞放還舟中堅不從斯須而斃

野和尚

襄陽南關寺僧寶樞姓野氏本太州人來駐錫時方二十歲能疾誦孔雀經聲音清亮人家多邀請富有衣鉢俗呼為野和尚淳熙甲午赴近村經課飲酒回耳畔聞嬰兒啼聲如是不一甚異之左右前後並無

人家寺中又無寄寓者不敢有人煙市井僧常渡北岸憩于張氏客邸從其妻談未了一優伶携女子入邸傚未統厥頑病僧每日必到彼為治粥藥因與女接杯酒之歡既而頑死又捐錢殯女感其德遂陪之歎昵僧猶未快意育髮出外取之為妻連歲產三男生計益進凡十余年妻病亡復用故度牒披剃三子以次繼為伊僧徒居南漳縣双紹熙甲寅季祖忠訓作邑宰尉猶識之

譙氏柿木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蓋百余年之物宗寧二年冬雪寒太甚木凍裂至根中有奇石長裹丈紋理營然碧色可愛聞者爭来觀郡僚亦至莫能測其兆應多以為吉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於它人居之復不年屢易主矣

張七省幹

張守中者本會稽人隸役高門得右列一戝買田揚州江都称為七省幹淳熙二年詣臨安攝内諸司冗句其母與訣宗室女為妻言定矣張過市、覘銀鋪

秦氏女美色遭憑媒禮娶秘不告母後兩歲母方知之自越來見秦婦元不甚美然已生二子不可逐母還家孚餉畢詞謝絕趙氏趙氏以結約既久無故遣快　斥羞愧悒悒快而死張之子繼夭折生事亦退酷嗜酒爲　田園蕩飲費一日登酒樓遇道人清眉秀目先踞獨坐飲引袖長揖而笑曰君不是張持正名守中者張曰是已但與先生素無一面何以知守中詳悉如此道人曰君合有三子二女官戚隨分粗得近見姓名乃注在死籍不知作何隱惡以致於是其事亦不久吁可惜哉張大駭不能措辭道人趾下樓迹之不見歸為秦氏說亟修設醮席祈哀踰歲而　右出德卿四事說事

鄂幹官舍女子

湖北轉運司在鄂州其幹官所事常有鬼物出沒家人多盡見之宜黃劉巖叟滿罷代者胡承議已入宅以初到遍謁諸使及郡守率用五更三點出一子未娶無其父夙興必起侍湯粥送之朱轓乃復寢嘗值美女子相顧而笑方注目又不見自是屢有所覩自言則是鄰近鋪籍小女民瞻慕丰采乘間竊來胡子浸有惑志但念官舍叢密豈外間婦女可得到以扣小吏、曰此央非人俟其丹至試執而視之當驗其實明早承議出謁女徑造子室子以言誘之曰汝既云慕我當少留從容快滿平生志願令倏來倏去甚無謂也女躍喜即有相就求脫把持愈急覺懷抱間片在手蓋舊屋翼剥風板漸縮小呼燈至則木板一此跡是時淳熙中秉義郎貴伯洪駐忽見其異

楚州淮陰民

淮陰民為保正遣其子赴縣輸租子不肖盡以其供飲博費徒手不敢歸信步野外彷徨無所之忽有兩人從山中出為憐撫之狀招使隨行至彼處大告屋深廣如富室而寂無餘人子造餞持炙魚燒肉各一楪與之曰飯適已盡未暇別炊子啗魚肉訖殊不飽兩人率之暮入農家竊庖厨餘飯并飲饌分食當晝則捕禽鳥漉生魚煎煮飫餐間盜酒共酌此子寘數迷不復知朝暮日山下諸家積以夜失物食知必鬼魅變怪邀巫治之巫罡布步綱戒居者伏伺灶側夜半三黑物髣髴人形越窓而入翻盆攪甕睢盱尋索於是突起呼譟相與逐之蒼忙奔遁其捷如矢衆秉炬火追赶僅執其一束縛以歸謂為魅怪听其辭乃此子也走告厥父、至問同行者為誰不能言尚

記窟穴所在引衆偕往空無屋庐惟大石亂薪叢墮薪殘蓁煤灺堆積鱗羽毛血　藉滿地共驗為山鬼不復窮覓父挾子而去右二事皆貴伯洪說

大孤山船

鄱陽民黃一受傭於鹽商為採舟往淮南還至大孤山乘順風張帆捷疾如飛當白晝與同輩十許人坐立舷外中一人及顧見空舟甚大亦有十許人主持訶衛軸而進慮其或相撞觸呼衆視之同聲叫後使引避惟黃一受無所覩方與衆爭辯且詆其妄轉眄間盜舟平沉旋即覆翻所載悉淪洪濤人盡溺死舟忽躍起黃隨而騰出遂獨免乃知向之值遇蓋鬼神之作祟者慶元三年三月也趙希說說

大浪灘神祠

歙州大浪灘在州北十五里介於兩山之間深不過八尺而湍流峻駛江田曲折稍遭風色則激為巨浪由是得名往來者多苦滯溺紹熙四年鄱陽周貴章直赴省試與鄉人羅正臣李顒祖康師尹相值於常山暮投一庵買舟同下逮至彼灘見它郡貢士舡三十余艘鱗次岸泊皆阻東風久者纔七八日更相愁嘆不敢解纜或強驅童奴盡力挽絳纔少進復猛退而忿欝而來擔陸行者且慮失試期曉夕隕獲餘千董經負擔略出語衆曰聞坡上一廟乃威惠王行祠盍往祈禱脫蒙垂祐便可去矣皆合詞曰然時已昏暮即籠炬造謁焚香列拜董拱而啟曰神王聰明正直受國爵封又享血食於此今朝家三年大比網羅賢俊公卿將相悉由此塗礼圖闈較藝程限迫促顧留泊此地欲往不能願一施威灵詞禁山川后使灘上諸舟前進无壅宣惟寒士蒙賴亦所以報國也禱罷焚献紙錢稽首徑出至夜狂風尚厲漸以帖息天將旦波平如席三十艘順風相銜晝無礙滯始悔乞灵之不早云因以說陸

彭居士

鄱陽安國寺在城內有田去城西百里各全保庄始時主僧惟直苦志戒行為道俗崇仰常詣庄檢校梦童報言彭居士求見延之入坐戴短簷帽着青道服後一虎自隨既坐視白曰吾久隱茲山未嘗輕與世接暮師名德之重是以一来顧視室庐摧敝已甚與蒙師力一新之直許諾覺而思之曰此地實名彭冏客所称姓與合契得非神之神乎明日詢訪則父老皆云不聞有彭居士者獨古松下一小庙相傳為彭

大郎必其人也即訪之茅茨蕭然上漏下濕香火亦缺不講直為之慨然命工整葺立成華宇繪畫像貌百年寥落一旦頓獲新居沾受血食老稚安堵皆禪師慈悲所致恨無以報德有所獻乃邀至高坡上指示其下曰此可以辟良土百畝願宴力焉是夜聞彼處履聲雜沓如數萬兵經營俎治旦起視之向荊棨汰礫坦平如掌自整繫虎原西盡至膏腴至今常住寔賴廟中有黑漆連椅一座初議更塑神像未暇致功行者法堅以為徒設弗用且障壁畫蔽取置長生庫中掩為已有遷梦神詈責亟員以還之寺僧圖其形并畫虎於坐右無出化供必奉之以行將謁其家未至其家必先聞猛獸哮吼聲相謂曰安國化主來矣已而果然故無不樂施若次旅店則商賈增集皆僕其來距庄三十里有小墟市通江西多路富民居頗苦寇攘之患唯全保晏然蓋嘗有至者皆值虎遮道不敢進其為盜者皆黥卒閒有敢獲自言如是此寺曾感五神顯迹已載之丙志彭岡祠室正與之同予舊傳其事不詳審周少陸得此於子祥長老故備記之

城隍廟探雀

饒州城隍廟無歲春夏之交多有雀巢於屋翼內孕育雛邻黠卒錦先楊成魏贇皆從他郡配隸已三十余年一為憲臺司閽一為泉府庫典一為軍頭所居與廟近慶元三年四月三家之子各十五六歲相率入其中欲探取乳雀而高不可升乃踏神像夫人之肩攀肩緣而上得十數枚像泥遺踐踏剝落地至睨三子同感疾昏熱如炙不能出語夜半愈劇其母固有莫知其事有它兒戲時亦在彼見之者為言所致明日携香楮詣廟禱謝不獲命既而三黠以病次卧證瘵狀全相似醫療弗全才五日皆不起其子浸、困篤未必可生觸犯大神誠可謹乃禍延厥父豈其偶然邪義方之訓非所以責之也

舒七不償酒

鄱陽無歲迎神之會習俗已成有加而無減逐廟各一兵或一民主之至于酒漿沃犒其徒又自隨人致力謂之心願大抵心識不正以是為禍譴驚動者問有之焉紹熙三年春縣前居民舒七者開酒肆其家與縣城隍祠相近預欲以酒飲轎卒及一行諸人既而負約衆憤怒往、出言詛之至七月晦日暮從外

還舍少頃就睡遽三更醒寤轉側覺卧處甚冷伸手摸索一物大如臂麤滑且滑駭而呼妻、熟睡寢弗應擬下床為物纏身緊痛不能作聲猛奮擲大叫毋口在鄰壁云待我来持燈往照乃一蛇呀然張欲似欲吞噬家人盡起毋敢造前毋忖知其故急詣庙招祝史買黃錢置箱内持扶請蛇去舒遂病悸不食以八月四日死是夜見夢於毋言已入凶境目今受罪吉速追償前愿庶得脫免毋如其嗎越數日又夢云幸得從輕毋勿過悲拜訣而退舒至過不至死地受罰亦酷矣

廣祐王生辰

饒民以八月十五日為威惠廣祐王生辰致供三晝夜及罷散之際無處各倫酒果飲福伺人靜則集會慶元、年第三日事畢將就坐而排列果食多不見是時無閑雜小兒皆疑其何以失明日再往收拾聞殿上酒香且有遺下殽核之属方怪之見泥塑献花童子倒地如醉酒氣自其口出共扶起立於元處自後過夜巫祝或逢其遊戲相歐遂久而乃定庙祝洪興祖說

逐怪

樂平廣衝人許光仲之僕畜一牝豕凡歷歲無生豚必以十數滿三月則出鬻累積已多慶元初忽產數異一為馬頭一為人首一羊首一鷄首四足各有他狀僕絶以為惧既而曰是必造業年深還債了足欲就屠宰以託化之投於溪流而貨其毋於屠肆自後不復豢養

夷堅支癸卷第七十事

蘇文定夢遊仙　此段頗依宋刻用朱筆

熙寧十年蘇文定公在南京幕府四月一日以卧病方念忽、不樂因起獨步於庭天清日高命僕暴書閑取山海經隱几而讀不覺假寐夢薄遊一所樓觀巍然金朱晶莹(宋刻同)以奇花香草雜以丹霞紫煙(宋刻同)入其門登其堂門之榜曰神府一閣、(閣名甚高)不可辨左楹(之以便幸)碧池右雕欄中有一堂之榜曰朝真自堂趨殿、名象体难識旋臨一亭几案酒觴悉倫九人聚坐其間(所)披鶴氅或紫或白其冠或鉄或鹿皮或熊經鳥伸或彈琴對奕歡笑談話視藐公自若蘇頗媮其簡傲拾故也蘇謝曰謹受教良久為家人所驚遂寤乃作梦仙記或謂蘇公借梦以成文意未必有實予竊愛其語而書之累而不知所以有累如影之隨形嚮之應聲者皆有以招之

合龍山小道者

贛縣東北五十里有合龍山(以)有遠近數十山皆如龍形會聚結蟠於此用是得名(地)荒寂初無居人一僧不知從何来乞錢儲粟作草庵於下農民姜氏生一男出胞即重眉下者如常兒上者各垂長三尺即加襁不食母乳日自長大七歲猶不能言父母怪為非凡兆之此庵俾出家呼曰小道者已而在處傳說其言異　仁宗朝令郡縣津致赴京師召入宮忽能語奏對允愜至尊歡喜時年十二詔落髮為僧御筆賜名行本錫賚珍物并后妃所與金銀其直數萬貫放還鄉以所得貨易創為大寺經營之始其師買木於虔化深谷中距水百里度非數載搬輦不可到方以為憂一夜大雷雨溪江皆盈明夜視庵外凡合用梁棟析拱楹桷了負一切浮至前正足其數萬衆嗟嘆呼老僧為活佛謂能役鬼神爭持助金帛至於撟道階級梵砌藻繪以次成就甫訖工行本對佛合爪跏趺而逝首尾才五年今寺中金龍罷漢及御書法名尚存棟宇皆良材雖厨涸亦櫂木或有欲制作什器將換以它木者必遭蛇虎之害其一鄉敬事之不衰

王司戶屋

饒州上巷街東有王司戶空屋相傳鬼神物擾其下歷廿年無敢輒居淳熙初年夏德興士人姜廣挈孥從外邑至不深知其故為賃牙儈所誘賤直僦之方數日燈前讀書夜艾油盡出就廚間月色耳中忽聞波浪洶湧之聲地去江湖遠又天清無風殊以為異回

餘頭顧見一蛇巨如椽鱗甲雪白紆余伸縮盤旋天井
嘗夕　中濺洒若雨沾濕衣屢急閉戶就寢終絕波聲不息
　翌旦視之高下皆有水痕天井雖深五尺許久即乾
姜燥不悟水之所來蓋蛇所吐瀼沫也蓋不能頃刻安
徒立徒它舍後八年張南仲待制子曼修思永議買
之朋友勸止張曰吾為國家命士何畏於妖竟成約
而定居已又建高樓於後外臨湖山悠然每遇月夜蛇
吟仍為怪處者未嘗奠枕者醫召巫略無虛日十三年
夏夜張置酒樓上招兩友生及子思順同席星斗粲
爛忽暴雨震霆一杖自頴至末為雷斧析破自是遂
帖、無虞蓋為厲者隕於斧矣張以為不祥轉售於
董氏今已累歲不復驚恐

陳秀才游學

汀州陳秀才紹熙中游學抵餘干入縣岸賦性孱朴
而舉業又高邑中二富氏子弟皆勤苦篤志讀慕其
才偕與之交游遂延致書館踰三四年不言歸名儒
李彥聖知其有父母語之曰離鄉力學此意固可尚
屢副然遽捨庭闈累喚不還何以付倚閭之望陳但唯、
終歲不暫出門朋友邀之行樂亦不肯從或勉強陪
隨旋踵即反人益證其謹飭初不它疑慶元三年二

鄭二

光州經建炎之亂被禍最酷民死於刀兵者百無一
人傑為郡首邀樂平士人李子慶偕行既至見西廊
一庫局鑰甚嚴而塵埃堆積問之吏卒舊甲伏庫怪

光州兵馬蟲

素物居之累政不曾啟鄭索貪意其中必有伏寶破鎖入視凡械器紐刃皆斷裂損蝕無一堪用唯梁上挂數十百棬或麻或絹所為彼人言方寇亂時民逃匿先地悉自經於茲室此即縊索也風雨晦明之夕鬼哭不堪听非特如是州治之內掘土過尺則骸骨枕藉其間獨設廳無之又一種名曰岳馬蟲才高尺許兵而上為人下而為馬繒束介冑全如騎軍、各、有伍所執好緣走墻壁甚則登几案隊五行列殊可觀率四、五十騎必有一部押者比群輩稍高值其為怪則入人寢卧處或飲食間千百環遠弥日不去能用天刃傷人極痛楚苟怒而杀之立致奇禍李處書館半歲本無所見漫散卧榻令數卒致築地面發土未及尺白骨縱橫所為兵馬虫稍、出現日復一日其來益多於是始懼夜不得安寢遂以妻疾為辭辞郡首而歸

古田民得遺寶

福州古田村民夏夜已寢梦一異人来謂曰汝暴得遺寶便可至富今現在門外宜急起收取稍遲怕落他人手可惜也民素貧甚既覺即趋出果得一朱紅小合正當行路捧歸開視有金數兩銀二定未敢輒取置於神堂卓上自守宿其側旦而驗之皆真物也不勝喜愜率妻子拜而受賜俄見巨蛇蟠於前十數匝高與卓齊民知為畜蠱家移禍然不可復卻於是致禱願盡心敬事蛇遂隱時、化為他虫或吐涎沫民固耳聞鄉井姻戚談說大槩乃貯藏之施蠱於人積歲所杀不少資業日盛後為被毒者所告官捕係勘鞫家人皆當死而值紹熙五年七月沾恩一切末減民身配海水子配廣南押過贛州子病死於道店贛巫張思順檢尸防卒出示元獨由具載本末今不能憶其姓名也右五事皆思順說

趙彦珍異

鄱陽宗子趙彦居永寧寺其妻某氏乾道八年暮冬被病寢於困篤時方二十許歲明年正月十日梦青衣童子两人造其床前語之曰汝到不得新春才望見節氣定死矣妻亦斂暗既覺告夫云命數前定我病勢已惡況於神言如是其死何疑今旦夕如兒錄何用邀喚巫醫修治藥餌家貧無力空為妄費耳遂屏去粥藥略不向口夫持盃泣請亦不對是月十四日未時立春當日正午又梦二童来問曰汝是趙氏女耶趙氏婦耶曰趙彦珍妻也童相顧曰兇乎錯

了徑出妻忽聞鄰家哭聲驚悟使詢誰人乃寺外高
安縣尉之妻趙氏也即時汗出如漿遂尒　愈又十余
年始亡彦珍後改名彦典

趙彦典梦

趙彦典淳熙十五年冬梦貴人金章紫綬直造所止
修謁謂其誤至方擬引避已下馬徑前入坐書室典
來蒂敬揖未及問其何官客遽云偶携牓来君欲観
否典謝曰幸甚即探袖取文書揭壁間注視之皆宗
子名也有珍者彦在行間客指曰是君否答曰彦典
本名實為彦珍後以宗司檢索它人相同之故遂改
今名於此無所係客徐以筆圖圈之徘徊少選復捲
置袖内而去典覺而深念将欲仍舊則非申宗司不
可始記於書策頗用為慮次年庚恩赦下許赴量試
而期日已逼頗改不能但以典字及揭牓遺黙果有
彦珍預焉又数歲月年過四十例始補承信郎右二
事彦典說

胡廿二男

楽平何衙民胡廿二慶元、平二月在田間耕鉏人
未問報其妻生子急釋耒而歸到家見妻正問絶於地披
起灌以湯少蘇乃視生子臀後出一牛尾長纔尺許

繳繞棹動左背斗毛皆滿
如此怪物當即投之溪中
之至今三歲舊椿橛上復
知也

九座山杉蘭

興化軍仙遊縣九座山僧
熙中一杉之杪忽生數花
工畫其狀并折花献於使
里至其巔得平坦之地五
一峯堂碧照曜儼如立竺
野僧布素梗朴以一杖自
求或問何為曰吾欲擇高
武其人應之曰我久要尋
何容得閑和尚僧乃去永
久問僧登山徘徊覽眺犬堅
是此事道場耶只恨溪水大
驚雷震激天明溪移退二
故因共挽勸使立庵舍遠
林當是時叢山妙應師同
之云你所處臨通達只做

於乞兒辛閩人競傳其語至今三百年囊山常住極盛歲收谷踰萬石往來就食不以多寡雖官僚吏士亦一粥一餐而已座僅有田百畝專行化於福泉蒲德昭松念今距唐朝五百年年吾為生人如何能服叙四州至舁奉塑像遍歷人門藉以取給皆符囊向日之語鄭景實説

黄德昭事太宗

淳熙十三年福州科舉進士黄德昭經營就牒赴兩浙轉運司試行次建寧驟得疾四体發熱昏憒不知人於醒梦間見一長人介冑當前叱起之曰汝當服事唐太唐宗安得在此宜速歸之言之至再遂不見德昭松念今距唐朝五百年年吾為生人如何能服事古帝且業已至此名為避親詎可却回将何詞以告朋舊會薄晚小間復登塗宿於前店疾益甚又覩長人立於側罵曰汝不信吾言必死於此始大惧明日遷南轅才行二三里神思頓清又明日洒然如平常既抵鄉里旋投納試卷向者以毛氏詩應舉應取人数窄而素於詞賦留意乃用賦求售試日出太宗功被九歌為題不勝踊躍以為神告者此也他人多只敷叙功業惟德昭以太宗比大禹為説主司讀之激賞謂為擅場之作列於高等然次年下第竟終於布衣

游伯虎

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業貧僅能啟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婦每相與愁嘆淳熙甲辰歲一道人行乞到門

續收實計校此段復已近刻之誤此可據矣

就坐啜茶適聞其語笑而謂之曰不須過憂已有好
兒子尚何足慮只一件事理會不得既做秀才解發
過省及第了便着紫公服繫金腰帶却手足不把牙
笏此何理也哉俄見柱間倚一黑圓杖指之曰此是
能讀書作文且習弓矢騎射詞塲薦不利遂應科舉
慶元二年中絶倫第三人例賜塗金束帶除沿海制
置水軍計議官正持杖以謁制帥盡蒞前說相去正
一紀初伯虎入都待試夢已化為虎與他虎鬬不勝
遭壓爲及是榜唱名永喜周虎為魁首又與夢協

雪峯宗一

住住雪峯長老宗一以淳熙九年来駐持駐錫兩歲於寺
建毗盧閣安貯藏經規範雄偉它所營立皆称是而
揆緣行解為衲子依投席下屢滿屢欲謝退輒不諧
紹熙五年忽命擊鼓集众升座演法既而言曰四方
名山大刹如雪峯者能兖處老僧住主五六院多不
過三兩載今及乃濫居此地不覺十三年無德無能难
以久占禪席便當引去以避賢路迫反室其徒意為
打包潜寘有欲来裝從行者已乃奄然坐亡時俗壽
七十八矣福府迎致長芦元聰代之至方丈数月梦

徒

僧行政擇其徒智禧主掌出入慶元三年四月二十
九日將結月簿点檢架物失去一金釵遍索厨櫃不
可見禧窘甚闖寺外徐謖山人者占術頗驗往卜之
封成曰物已傳出外而監身不動元非他人乃常所
使小奴耳急向北方察訪尚可得苟或稽緩將化為
鳥有禧因用其說教行采緝然無策能致敗露坐不

復

安席徐扣之徐再消詳曰此去五日定有信所謂小
奴者無至鄰家與民婦狎抬頭銀釵曰何不買金来
打造婦突曰汝真是不曉事我如何有錢辦此奴曰
我恰有一隻若用得時減價售與汝傍有彭氏子竊
聆其語明日戲之曰如果欲貨金釵我酧汝直奴諾

曰已分付吾兄了既涉歷兩三處事遂大彰僧即加
執縛且杖之十數猶隱不言鞭打益急始服罪立取
釵至于是痛捷而逐之行政說

楊道珍醫

饒州縣卒楊道珍本係建康兵籍以罪配隸因徙家
定居且称道人素善醫而尤工鍼灸市民余百三苦
鼻衄沉篤更十數醫弗效最後招楊視之其家啟肆
販繒帛近年以来資力頗贍楊深有所邀需余妻上
臥官氏許以三十千方為領畧令病者臨於門扇上接
兩井肩間齊揀兩鍼才一呼吸罷衄立止舉体頓輕
余氏不勝喜如所約以酔又別致謝王温州季光於
丁巳之春亦感此疾綿延歲月親朋競至善方莫能
愈或導楊往治隨鍼即差一官人寵妾懷妊八閲月
朝夕懼、困卧乏力飲食不下咽自不能言其痛挠
處楊為診脉而曰此非好孕正恐是鬼胎耳其家皆
譁怒不平出語訶責楊曰何必你他日當知之吾今
不敢用藥但且如常時服安胎藥壯脾圓散可也自
此稍能餐粥後兩月就蓐其腹自受孕即瞞然與常
妖異及是乃產一物小如拳壯類水蛙始信為鬼胎不
疑少陸說

唐宋令尤有神力以一手挾太
衣壓於下須其重設乃出之又
足者此事今亦時有東武趙恬
壯歲夢吞一牛自是膂力過人
一僧善無從喚索酒饌所啖肉
能醉飽僧虽勉為供設久而頗
於廊廡間大柱下已而捨去僧
取亟治具延謝乃談笑舉柱蹴
寺出外夜歸閽僕拒不納呼叫
且排撞門頗少焉双扉及扶楔
人皆驚起又赴調入都自衢儥
偶非良善忘意篋中之藏輒萌
無居人謂趙曰少住片時當買
趙覺其詐思所以待之望其去
上纏絆甚繁解視之正貯一尖
有一子趙戒僕曰听我高聲則
至趙升岸迎就之乃示以刀曰
拳痛歐之數十攀大竹一根抗
去地已數尺惡于既溺趙乃令
僕捨舟陸行予與季

和尚朋舊識諸子於卯角時未聞亦不記其姓名也其弟謙說

李大哥

饒州天慶觀後居民李小一以製造通草花為業慶元三年三月十七日病亡經夕即埋瘞至二十三日術士徐謙盤於市過土井巷西間十數步外有人相呼審聽乃李也既作揖跣而奔趨謙素與相善雖及要幹當不得已出來鞋子也着不輒問何事曰第二个女兒得疾甚困須着多方救之不容少遲且行且其語遂不見又四日謙專詣李氏告已長女曰尔父壽終之後我却曾撞着它說道家有病者果否女曰妹子實然當二十二日正危之次髣髴見父在床前拊之曰二姐你莫煩惱我與你催促醫人下藥嘗取安好妹久昏眩不醒是夜頃蘇今十成無事但未敢出風耳其言與謙之說同於是一家皆悲哭慟異路猶拳、於兒女間如此　徐謙說

魯四公

饒州市販細民魯四公煮豬羊血為羹售人以養妻子日所得不能過二百錢然常守分未嘗與鄰里有一語致爭慶元、年二月正貿担於德化橋上買者頗集一村獠如師巫之狀從其求金魯白方分羹冗坌小須當與汝巫譁笑捨去俄傾釜中熟汁皆冷如堅氷買者置箚不食而散魯蓋素能作法且又精至深悟其所以然對衆微嘆即滅火而歸旋搏泥十塊置於炕竈口解衣就枕睡巫它處丐索滿至還抓社邸忽腹內若熾炭跳擲忍痛固知早求之非以實告主人主人曰魯公尊法一城推重安得輕犯之巫惧倩小兒別往其門設拜十數自通姓第為周三魯不答周痛益甚現者悉云且怨它得否魯頓首反室盡去皂下物周立愈沽酒謝罪明日復携雙鷄斗酒來灶愿為弟子傳其學魯不許至今本業如故

閻山排軍

饒民朱三者市井惡少輩也能疱治素臘亦僅自給臂肢胃背皆刺文綉無歲郡人迎諸神必攘袂於七聖袄隊中為上首淳熙已酉歲將往閻山糴油麻其妻曰我聞彼處不清潔況汝所習此服伎倆如何去得朱曰我以少護身自有措無柰我何所善多勸止之又詢於卜者其兆亦然皆不听持千錢以行過一

淫祠叱其像曰俟我回来與汝理會及事畢欲還城復至祠前便覺黑氣繳繞急拖法解戰畧無驗白他人聞暗中怒聲言與汝非冤何故罵我交鬬近暮仆於榛下而死明日父母方知之慮為同輩訊突就行火尸其夕託夢訴其死本末且又告母曰可多買草鞋焚火令已拘充排軍了自此無復敢歸鳴咽而訣時方二十六歲

麗池魚箔

鄱陽麗池村無田疇諸姓累世居之採木於山捕魚於湖以為生業邑境多有淫巫每游歷人門謁覓錢谷酒肉須隨其所好卦斟酌應之可不但已否則能為害崇其當得陂池利者乘秋冬之交水淺源涸必遍晉施棧箔遮闌界內俟咸杪則四環罔怙率竭澤取之紹興二年鼐氏子弟百三郎者主其柄不甚待外巫乃密至陂所步訣呪禁迨舉網空無一魚鼐子訪知所以然屢遣它巫解釋殊弗効歎莫測一夕月下聞巨魚跳擲急視之乃一双頭小鯉隨波舞泳絶欲為怪方以擊之俄復躍出或言此蓋彼所投木荷幻變相戲弄非真魚也後數日岸上人咸見異物壯如蛟螭衝棧箔盡破徑望彭蠡而去魚以万計接續從之出魚漁者並肩而立付之無可柰何而退

李小五官人

李耆俊子壽淳熙二年為兩浙轉運司主管宮其弟耆碩子大自嵊縣解官来館于公宇送還小吏劉廣立于司前橋上遇一官人坐轎中轎之制作極草、兩卒負籠篋先牌題云李從事問廣曰那處是李主管所廣指示之且奔告于大從事又其弟耆壽也喜而出迎乃畧無所覩尋常諸李旅人入都多泊舟於河下沈氏客邸及吳山上扁鵲堂散謁訪審皆不見子大甚駭率子壽諸郎步往沙河塘試加物色俄一家僕從奮檐連夜疾行喘汗而至報言小五官人因醉飽而得病昨日已殂所謂從事者也廣蓋見其遺

吳師顏

大史局令史吳師顏在京師時已世為日官及渡江掌其職者猶二十年居於臨安橋下也紹興壬戌秋以旬休不入局或詣其家邀之出袖相近茶肆欵話若素所厚善者從容久之客先起吳忽仆於地衣裳有血汙溼主人視之死矣一、手揷於腹間走報其子澤奔趨而至遺傷處洞貫腸胃莫識刺客為

誰但執主人告官坐獄數月鞫不成府尹以為不應白晝於都市中敢行杀害憐其無辜久受猶受杖乃得釋擇繼代父任令為春官大夫判太史局子嘗質以此事云殆是宿生冤業耳

夷堅支癸卷第八

夷堅志支癸卷九

沈大夫磨勘

朝請沈大夫用年勞詣銓曹求轉朝議為吏所扼有弟官中都呼其小吏與之錢十千使訪此吏姓名及居止處吏喜甚他日告曰已得之即導往官巷伺於客邸須其人自省歸吏持刺迎白曰沈大夫拜謁送巡不領畧曰吾身為胥吏豈得與官員抗礼謙揖往反始延坐須臾沈啟言某當磨勘而以憂制歲月小不圓受沮正賞限圓一階視宅秩不同利害甚切愿垂護念袖出銀一笏授之曰聊以奉窣扎瞥愕然曰此為何名而非理賄我沈曰吾欲賑濟名官艮出我懷而入君手定無漏泄之慮苟為不納微誠是君有心敗吾事耳吏沉吟若不得已及受之揖使少待自造左畔一室良久持一紙示沈曰依此書寫訴諸尚書讀之大抵指考功主事陳仲夷吹毛求疵擬遞摩賂且引某人、、例乞送棘寺或臨安鞫治而實于理廣為姦胥舞文之戒沈謝曰詞意詳盡皆吾心所欲剖露而不能者敢問陳主事安在笑曰即我也沈曰既受教於君何容相訴曰無傷也明日尚書朝退部沈持狀自言陳生在傍切反目而視尚書

責問頗峻陳試沈以為不可行詞色頗悖尚書叱使去曰今日不書欽當送獄陳羞憤咄咄而退至晚文書遂成沈後屢語人以為省部事無巨細盡出此書手若挾貴臨之愈生節目吾所費至微然能撼之者蓋尋常士大夫行賕經涉非一及真入主吏家不能十二茲乃悉得之故其應如嚮予親聞之於沈云

吳六競渡

慶元三年四月鄱陽小民循故例競渡於鄱江率皆忘賴惡子又無衣裝結束唯袒裼布褌終日鳴金喧噪下上又有持酒賞犒或以六七撥棹者往、酣醉才東西值遇各吽呼相高稍近則拋石互擊甚至者射弩攻彈丸遺傷疾亦不告官五月二日東湖一船與南岸一舡鬬薄暮不解湖舡遂船所載五十人盡沈存溺吽呼乞救時已曛黑莫能審其在亡明旦檢勘獨不見吳六同舟之人遍處尋覓得其尸於二十里之碎外双港津頭左股已粹於魚腹矣州學士人言吳生本陽步村民長通五尺滿身雕青狠悍不遜淳熙間棄其父母而來城下寄食於學前菜園家受傭作雜善操舟專捕魚取給且復健走嘗為齋僕凡科舉及堂補試揭榜必為報捷先鋒徧飲酒炙仍分錢居多

衢州司戶妻

衢州某司戶之妻盛年有姿色與同官家往來和柔謙下皆得其歡心但每睡時常開口伸舌而舌表兩岐夫積以驚異密言於曺掾、云吾聞蛇舌如是今

室賢空亦然何也因畫寢乃使視之妻似覺為人所窺至暮泣與夫曰與君緣分止此行當永訣明日而病頃刻而沉篤遺言我死後殯斂了切莫開棺方當暑天恐形容易敗空招憎惡再三申約遂亡翌旦就殮其家近在旁郡走介報曰三日父母来云初不關有疾何為遽尔必欲覩其尸夫以所戒告母疑非善終因啟之則一蛇蟠曲於中衣裳冠履如蛻悲駭慟絶亟舁出野寺焚之趙彦迁儒林時在衡實所視見

東塔寺莊風災

鄱陽城下東塔寺與城北芝山禪院皆有田在崇德鄉疇壤相接耕農散居慶元三年五月一日農人男女晝詣田揷稻秧唯數歲小兒乃陪老疾者守舍當晝雨作驚雷震天東塔四僕家皆遭狂風之暴先捲屋上茅翔舞狼藉已則椽桟梁楹窓戸床榻一切撇蕩若有人拆拽拋擲其聲洶洶不可復辨老弱呼吁奔走半日始定凡築室處垣為平地人幸而得免雖犬不一存近處桑木連根拔起投於數丈之外四家生口之具掃空被禍之酷蓋去死無幾後兩日芝山甲首備其事告主僧自慶其獨脫大厄或謂此四僕者好屠牛以故獲譴

詣

鄒氏小兒

東湖萬福長老了興住持且優結賢癖終以破腹而亡紹熙三年五月郡士鄒侃夢其捧櫻珠一顆圓瑩可鑑墜地碎矣驚而覺時興亡已數年明日侃妻陳氏誕一男子乃具所夢告於兄仁解之曰婦得雄固慰人意但碎珠之兆恐不能佳仁解之曰瓊珠碎却圓以圍老名之可也兒在襁褓中無病無惱及能食啖以肉輒吐與餅餌蔬筍則喜稍能移步追隨弗捨母拊之曰送汝去寺院做行者服事和尚即歡躍問往妙果寺如何搖頭不應遍舉諸刹皆然至言東湖便請行乃從興乞名俾出家而製小直掇與着每日使僕抱諸方丈所居在槐花巷裹才還又索去慶元二年甫五歲矣忽若淋疾旋瘡發腎下顧母曰與兄喚我歸来將酸餡糖糕與我母深憂之既而亦以暴下而夭畧與興同也晉之姪與之最善方其病時戲謂之曰和尚異世肯来吾家乎曰官門纏統人未必許我出家耳其後夢如平生招之入不應而去緣乎

鯉魚玉印

淳熙中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舟過曹娥江漁叟持巨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撥剌不止士人愛其腴鮮擬到日斫繪延客適天色微煖慮不餕腐使僕作鮓既剖腹於中得小玉印温潤潔白刻兩篆字不能識人朴野元不料為奇物漫收藏於笥至都城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以誇示然但領價五千商酹五之三士喜所獲數倍即付與此商亦非博雅者只挂於檐上經德壽宮門者得加封士人曾鄉貢者亦然邨氏時年八十有二提舉張去為下直車中覘望取而翫視命隨詣其宅問得所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於腰間它日光尧太上見之曰汝何處得此具以奏聖命子婦述具蕩沐盥手濯足合常瞻敬四方兒在孫侍坐在傍戒使勤學跌然湛然而逝初邨氏壯歲常苦氣疾遇發時頓劇自佩錢至老三十三年故恙如洗耳目聰明步履彊健至於灯下穿針縫紉或半夜乃就枕後生所不能及

蕪湖項氏子

恩蕪湖江公忠以特恩入官淳熙未為鄱陽西尉言其姻家項國華以紹興丁巳年生八九歲時惡瘡生於臂肘更外科醫十輩療之弗効父母憐愛備至嘗挾上一物從空中墜於坐隅躑躅不已俯拾而視之乃宗寧當三大錢也自喜曰吾昔日聞張氏獲飛鴈所持巨鯉重七八斤來售買以錢五百魚撥剌不止士人愛其腴鮮擬到日斫繪延客適天色微煖慮不餕腐使僕作鮓既剖腹於中得小玉印温潤潔白刻兩篆字不能識人朴野元不料為奇物漫收藏於笥至都城旅舍留頗久資用不繼值常買小商過門出以誇示然但領價五千商酹五之三士喜所獲數倍即付與此商亦非博雅者只挂於檐上經德壽宮門者得加封士人曾鄉貢者亦然邨氏時年八十有二提舉張去為下直車中覘望取而翫視命隨詣其宅問得所處且扣其價亦僅求五千如數與之而佩於腰間它日光尧太上見之曰汝何處得此具以奏聖命子婦述具蕩沐盥手濯足合常瞻敬四方兒在孫侍坐在傍戒使勤學跌然湛然而逝初邨氏壯歲常苦氣疾遇發時頓劇自佩錢至老三十三年故恙如洗耳目聰明步履彊健至於灯下穿針縫紉或半夜乃就枕後生所不能及

蕪湖項氏子

恩蕪湖江公忠以特恩入官淳熙未為鄱陽西尉言其姻家項國華以紹興丁巳年生八九歲時惡瘡生於臂肘更外科醫十輩療之弗効父母憐愛備至嘗挾

之出門嬉戲從倚遇一道人闖口多鬚身長七尺父
訝其異迎揖之道人駐立凝目視病子曰何不教服
前執四物湯煎熟兒子嘘呵按慰父將邀入飲之酒固辭
翻然而去父用所戒即治此藥服之愈三年瘵如初
然藥不輟於口方春日戶外楊柳枝方新成行一鳥
鳴其上兒望之甚喜悅欲取之而高不可升此念終
起遽覺身輕乎羽在柳稍自是益以趫捷意之所如
無遠近立到常騰超太空其高無際鸞鶴之飛亦在
其下恐太高則入杳冥將不能及又慮貽親憂不敢
放肆而父母未知之也會上元之夕所親戚之曰我
可聞汝能飛空行游今夜寧國府極好燈何以去一看
兒笑曰此固不難迢然躡虛疾如鳥翼三鼓後還家
倫說所見某事某妓它日驗之而信瘡亦良愈至十
六歲娶妻始不能飛江尉之子項婚也故得其詳江
今為江州司法其母壽滿百而步履若少年嘗赴郡
守王叔明宴集坐終集不倦石門鎮士人陳六奇與
江有雅契慶元丁卯冬赴省試枉道訪之因見國華
欣然而長儀格近道久當不凡也右二事焦吉甫說
者此段聞之於六奇

東流道人

賭賞狀

池州東流縣村墟常有少年數輩相聚於酒店賭博
各齊錢二三千被酒戰酣一道人顏狀獷武策鉄柱
杖傲睨其傍曰添我一分同錢得乎衆相視雜言不
可始應之曰鄉民小作劇不足煩先生其人必欲
預席衆不得已曰如此便請入社既槃跚圍坐乃笑
曰忘記帶錢来且劇親俟了後結筭若我輸却當一
一奉還滿座同詞言焉有是理不將一錢隨身如何
賭得道人怒目曰汝曹任意喝五喝六偏不着我勃
然變色擅腕索鬬少年中兩人最不堪且又恃衆交
伏去則必牽連入獄稍近前為拘執之勢道人提拄
杖之曰来則就死洋洋而行店人以行省遮兩尸候
里正及縣檢驗至夜尸忽作聲蹶起守者大叫有鬼
奔而出兩人曰何我曾死且来听說仔細稍還就
之云日午正賭之次被一道人邀我去吃酒痛飲二
十盞不覺大醉所以困卧於此今已晡然衆猶疑不
信共坐到天明果不死道人莫知所之

申先生

紹熙初江湖群盜不靖鄱陽城内雖不罹兵戹人煙

亦蕭疎淮容申先生者僑藥於市東平雍友文陰察其有道術往拜之恐為弟子見其無出貲一小釜隨所至為皂滿貯水燒熟而布青綠黃朱雜色於上徐用牙篦撥開便成長林絶島飛鳥翔集或作群山夾江漁艇煙雨或士女春遊或詩人緩轡日、不同頗類所謂沙書者友文乘閒咨扣一二笑云只爬剔頭散垢投一豆許衆色自然凝結不敢乃信手指畫耳無它奇也將退即將舉而棄之留半年而去友文意不得其要領於是學醫右二雍友文事皆說

夷堅支癸卷第九

夷堅支癸卷第十

硬腳道人

慶元二年夏秋間饒市一丐者自稱硬腳道人士大夫僧民頗談其異予凡三遇之其一在判官廨門外街右臺上寘兩股酣睡而上躰虛無所着其一在慶善橋北石欄柱表承日光端立鋪一紙於地曰緣化四十九錢忽躍下則已滿數振衣而歸其立仍立石奉上而拳起一足或至三時始下今不知所終

淳化鼈榜

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有道術能出神遊天庭或閱十數刻乃反淳化二年癸巳冬嘗至一洞府見兩仙官對坐共談其一曰來春進士榜有三個宰相所恨一人極低將如之何其一曰高下已定不可易也獨科甲尚堪致力不若以第二甲為第一甲若拙既覺與其徒言之但不曉其何以致力明年大廷唱名時宮禁過有誕彌之喜天顏悅懌顧侍臣曰第一甲可多放幾人教止即止遂以次臚傳上意亦忽忘之過三百名方悟遽曰止是歲孫何為狀頭凡放三百五十三人而居一甲者三百有二余皆為第二甲丁晉公謂為第四人王奐公欽若第十一張鄧公士

遂乃在二百六十所謂極低者也國朝以来臨軒賜
科第未有景甲若是其多者鄧公三人相致仕後嘗
還其鄉光化因遊武當若拙弟子倫道其事馬永卿
為浙川令聞之於鄂鄉士人劉可云

斯

蔡確執政梦

蔡忠懐公確少年日梦當為執政仍有人告之曰俟
汝父作狀元時思其証也覺而大笑謂人曰鬼物乃
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自佚豈復作有狀元之理
確以元豐二年五月自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其
父久已沒五年三月確侍殿上听唱進士舉人名南
劔州黃裳居首選確不覺大驚蓋父名黃裳也黃裳
本泉州人清正恬退仕至鎮安軍節度推官而告老
得右贊善大夫遂徙居於陳

古塔主

南康建昌縣雲居山大禪刹也所侍五通甚灵異名
為安樂神居於塔上常出與監寺僧語言無間其形
其聲全如五六歲兒紹聖元年忽謂僧云古塔主得
知江州今日出都門了時佛印師丁元為長老明日
當具以告元笑曰說與要鬼子莫要乾道僧回以語
神神曰塔主昨以到泗州遣急脚某人賫書来與堂
頭矣僧復往白之師不荅後半月又云日午書堂至
如期果有黃衣辛以新知江州彭侍制書至方悟彭
器資尚書乃古塔主後身也初范文正公守鄱陽以
毋忌預請芝山寺僧誦金剛經夜梦毋云得古佛經
半卷已超升矣明日入山有輒到僧曰古塔主扣之
果如梦中語戲云何不看畢曰好物不須多會薦福
訣住持即自草疏請古往於是始出世西禪問予詰
輒應曰莫至於丹三令牓法堂曰莫、此故也時彭
公猶未生彭治九江数月而辛壽終五十四其為人
清修淡漠真有自来右三事見馬永卿懶真録古塔
主頗未盡予以所聞正之也

項彥吹笛

饒兵項彥好吹笛遇休暇無事常獨往芝山登五老
峯賞徹風月當其得意至於忘歸紹熙四年十月約
儕侶数輩同游彥方二十二歲最先行已而諸人不
至笛聲正喧忽聞左側語音起望之一婦人也青衣
黃裙以綃帛包新茶嫩芽茶四五葉在手彥頗惧欲
下山婦云哥、且穩便我自尋量吳九問為誰曰我家
地客遣就近處修屋慮其不謹故來視之便十余日
未得了與彥茶兩葉食之甚美臨去又囑曰早晚得
工夫時更来吹笛彥曰諾遂歸自是不間陰晴持賂

禱請於辛長飯罷輒至婦已先在彼綢繆款接其父深以為疑試隨於後婦匿不肯出彦回顧見父愠曰可知道壞我事故、障碍我遂如喪心到家擊破物件什器不容訶止若出城遨蕩則意能歡愜今隸役鑄錢使者衙無歲十月皆然唯過中冬則稍妥帖一笛不暫离腰間父累邀行法人攝治未覩厥効也

王資道及第

天台王居敬字簡卿淳熙十三年以布衣經過衢州謁劉樞幹問命劉元不知其名即書云此命富貴但名下一字係舊庙諱今雖已祧迁終不可達天听王大騄既退亟改為居安而字資道再詣劉肆劉喜而迎曰今名甚利兒於魁天下而居官乃在水邊須待闕十年以上王默然笑其妄曰烏有在魁甲而需久次之理来春省第二人奏名未迳對問在太學舊齋宿泊鑷工季松詣之再拜曰来賀狀元王　相戲倆印咄之松曰那敢尔夜得一梦極審上舍必做第三名狀元王方詢扣其說曰梦如常時入學逢一老翁立門左語曰今年　學出狀元松請姓名翁遲、不出口久而言作殿試第三人者即省試第二人以是知為君不疑也迨唱名果符所說李松求賞乃以為期

集所上名親事官在局月余得餐錢数十千王調徼捷州官已而連遣家难留滯恰十年始幹辦江東刑獄公事盡合劉占書

林秀才鷄

福州城内市人林生居於府倉側淳熙己酉八月将入舉場令家人殺所育鬬鷄以充饌方呼僕執縛鷄詹飛出外徑投大中寺法堂屏伏禅坐下距林氏蓋三百步而遠長老偶在一室讀語録聞其勃跳窘怖之聲出視之正見林秀才追逐而至便擬搏取曰是我家物也僧曰既已遁脱来此豈非命當未盡頓施與茲寺充長生報暁可乎林曰貴剎自有行者打鍾供此戝矣何假此禽僧曰非是之謂也因為演揚緣法相報復之義勸驚之林即順听乃付之庫下日飼以谷一升後七年當景辰之冬予大兒携家寓居以俟解邨鷄尚存其高二尺余雄俊之狀殊非它比

劉自虛斬鬼

福州紫極宮道士劉自虛以正法為人治邪崇雖頗有効驗然賦性誕妄留意財賄且好大言自衒鬻垂對客称我前月中在西門某家考治手斬三鬼血滿釵鐀数日前在東廓某家亦斬其二皆流血赫然大

率一月之内無慮主斬誅數十兇也梁緄大仲夙能行法深嫉其欺妄欲摧沮之因訪所親款曲偶及劉驅制妖魅之妙咨嘆不已梁笑曰劉本無術但架空云赫人耳君可詐去宅一笑即遣邀之劉至梁告之曰吾與是家雅故目覩憂窘合為致力然度非一人所可了我請先不克則軋

劉取付之又曰吾法印却隨行只在小僕處今出外取入良久而還執印誦呪訣禹步數币置劒袖中俄叱曰神將速擲之地流血津、顧劉而笑曰幸不辱命俯首羞怍不敢荅睿遁去所親之家捧腹大噱自是聲光日削浸華故態梁告人云此是戲術須摘一草藥淬釅却須鞘內才見風則赤如血復點滴沾濕全如刃傷渠所用以斯世者吾亦能之耶發其宿愆俾知省愧予二孫僅修嘗聞之云不應輒誦呪訣媟瀆心灵曰那敢尔但默念修真秘要不緊切處姑以藉口副急僃後見道人林無、云此草名為紫背天葵渠與虎耳相類其色上青下紫更濟以他藥可煅炒砒硫黃之屬究其功用非止血釅鋒而止也

雷州雷道士

雷州天慶觀道士病心恙歲遇發作時冥、無所覺雖赴蹈湯火亦不自知几如痴兒不語笑而膏腑夜遇三鼓掘几危坐忽有我似有怒意道士曰夜漏甚深靚門又閉如何旋入得来汝定是兇曰若不啟户我是有道理俄双扉軋然已在前立須　拂腰身罵且笑曰吾聞汝抱奇疾、相救乃反行閉拒仍以我為異物邪道士惧其籌擊躬身遜謝客怒色少霽顧童子取水一盂水至起刮壁土置地上捻身中始賦併以水摶和捏為一小丸授道士道士嬝其不潔未遽領又怒曰哭了便安樂無事而不吾信是只要速死耳道士勉接取以余水吞之即覺滿腹精液流轉頓異常日但痛處愈甚不敢言少頃客揮手告去明旦同侶来問訊詩其神采向別扣所以然或回顧壁上於刮土處畫一呂真人像左手撚須下手垂下風儀飄放爽、神仙之容不可贊述仍題七言絶句於傍病者即健彊若未嘗被福州士人林士華得其事獨忘其詩及道士姓名

相太學道人

紹興十二年臨安始建太學於衆安橋北基址已定兩道人不知名過門注視其一與人言好一個去處將來士子雲集必出大魁卿佐貴人比肩接踵只恐不出宰相其一人笑曰汝眼力見不盡若向東一處却大勝此狀元宰相皆有之語聞於朝時營創且成指不容改作於是用所措者立貢院興學以來到今五十五年自乙丑至丙辰凡十八牓英俊輩出遊庠序擢第者幾二千人侍從執政不可勝數而未有真相其膺此選者悉由鄉舉兼名馴至極品如福唐黃德潤洽天台陳叔晉騤蒲田鄭惠叔僑乃自學起家皆位元樞臨當大拜而並出典藩煩符道人之言料它日必有破天荒者

安國寺觀音

饒州安國寺方丈中有觀音塑像一龕民俗祈請多有神應慶元二年七月寓士許洄妻孫氏懷妊臨産乳醫守視自夜半至平旦乃泰然如常又兩月後擬就蓐將産之除卮痛萬狀孫默禱觀音乞垂哀護令其子特淨油一盞點照像前家素貧不能廣拖願力所居迩丈室長老了祥日前聞其聲音之聲深為不忍因其油至命童行滅宿燈而燃所施者自為焚香啟白曰許洄妻孫氏感恩以来身被家四壁空、二膳不足燈油微矣而出於誠心望菩薩慈悲賜其母子團圓平善亦使隣近老僧得以安寢祝罷許之還孫正困卧矍然興念是必觀音見白氅婦人往来其前凡三返菩薩来救我也最後抱一金色木龍呼而與之孫氏授受驚寤才頃刻生男遂采梦名之曰龍孫此兒蓋辰生屬龍云洄說

温愷遇異人

乾道八年冬司馬李思侍郎鎮廣州下班祇應温愷在帳下本淮北人謹畏純恪盡顧淳熙元年司馬召還愷送之詣闕緣道陪其諸子而不肯言所以他日淡論多談其怪自云嘗遇異人司馬到一郡泊驛舍呼喚語移時大相契合益以称愷来參謁命館於書賞後三年將赴泉州少駐會稽院設榻延之無就枕撤去衾席伸足指空而熟睡鼻息鳴雷迫告去留頌為別自此間有聲問雖外題為狀申某官及發視之但書頌一首或四句或八句皆意奥未易遽曉熟徐味其詞往往如卦讖觸事多驗旋祇役江西府帥張兗仲従卧赴俾送還時司馬奉

夷堅支癸卷第十

祠里居見之驩復留憩累
與侍郎別勢無舟膽望出
馬卒惴亦不知安往司馬
詐歸汪然出涕曰今日
刻責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去每以未窺一見
為恨遂屢夢華錄副以歲既沈中亟
以宋刻照余向副本欲易
有訪及洪氏著述者遂輟贈之此事
已越三載矣後知余尚新本
堅支癸三志合併本在又求友購
之余二兄共諗益人多
此好宋刻向一夷堅也有三種宋刻
蓋最後所得夷堅志乙冬与
四集本固故不數之也彼好新奉
而欲成合璧余敢不輟贈以遂其
好乎伪余倭宋之癖天竟有以成
之俾夷堅各稔復遇宋刻當又
必錄副照之也書此為券 乙亥孟夏 洛高